

方 正 學 像



方正學絕命書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

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

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

君兮抑又何求

岳武穆王像



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怕死

夏彝仲父子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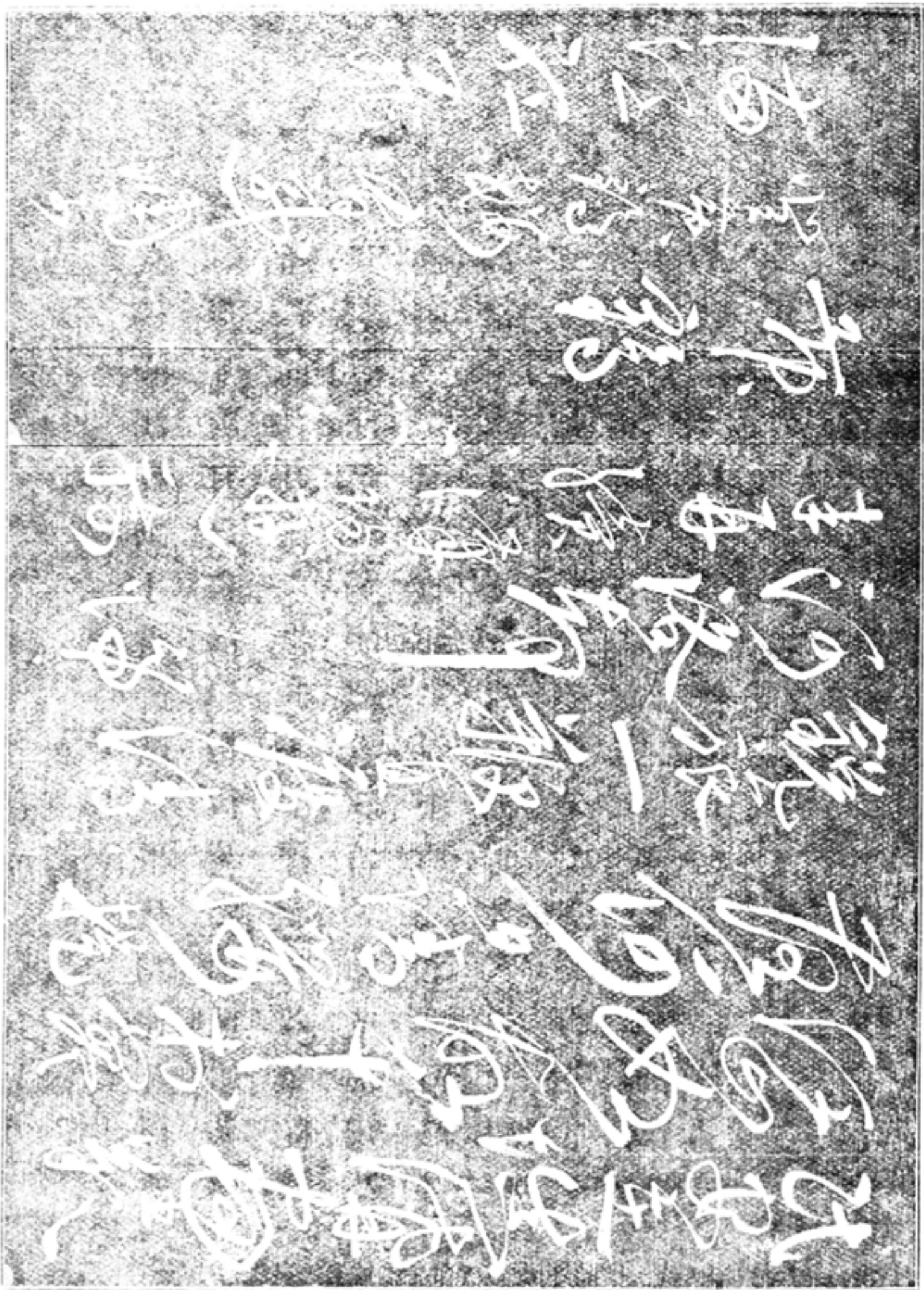


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愧
忠貞南都繼沒猶望中興望杳
安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
繩如慤人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
後人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
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
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
敵歷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
十七年報口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
以無愧矣

遙望中原如掌
行與城郭相親
年與山河共老
樓閣龍宮藏
子孫天子靈殿
家室宗廟不
風雨無私
百代無疆

南渡之初寇虜交訌勢岌岌矣岳公力任中興之
圖內平劇盜外攘強敵觀此詞與二書其當日忠
義奮發居功度勢之概皆可具見使高宗始終專
任之復神州報大讐在且暮間耳乃惑於賊檜甘
心事仇反害忠良此何心哉故天下皆惡檜之奸
而我獨深恨高宗之昏也往歲曾見高宗手勅有
憤因與石田同和滿江紅一闋以抒心曲今閱此
手跡不禁涕零耳

停雲館主人文徵明拜題



岳武穆滿江紅詞手書真蹟一帙舊爲謝升孫所藏詞後并附有公書稿二帙後辨志山房主人因以入石而佚其二書按此詞公之全集及金陀粹編皆未載題爲登黃鶴樓有感蓋公始屯鄂州時所作詞意瑰麗沉雄而恢復中原之壯圖時時流露於楮墨之上卽此一吟一詠而公之生平志事可知矣余旣搜得公之遺像摹於冊端復得此詞并摹錄於像後瞻公像讀公詞玩公之墨蹟而保種愛國之念殊睠睠而不能自己云

傅青主像



傅青主山大原人明末諸生國變後易服爲黃冠強徵不受居
土穴中謝絕世事以讀書賣藥自給稱老藥禪有問學者則告
之曰老夫學莊烈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其語致足
哀云此儼爲先生五十五歲時所寫係謝文侯彬手筆舊藏太
谷溫味秋處爲枝江張繼盛重摹先生學術氣節特立獨行以
任俠聞於鼎革之交醫其餘事耳乃以憤世之故逃於黃冠以
自隱余讀舊史未嘗不悲其志而想見其爲人今得拜先生之
遺像而生平愛慕之忱竊以自慰云

後學順德鄧 實拜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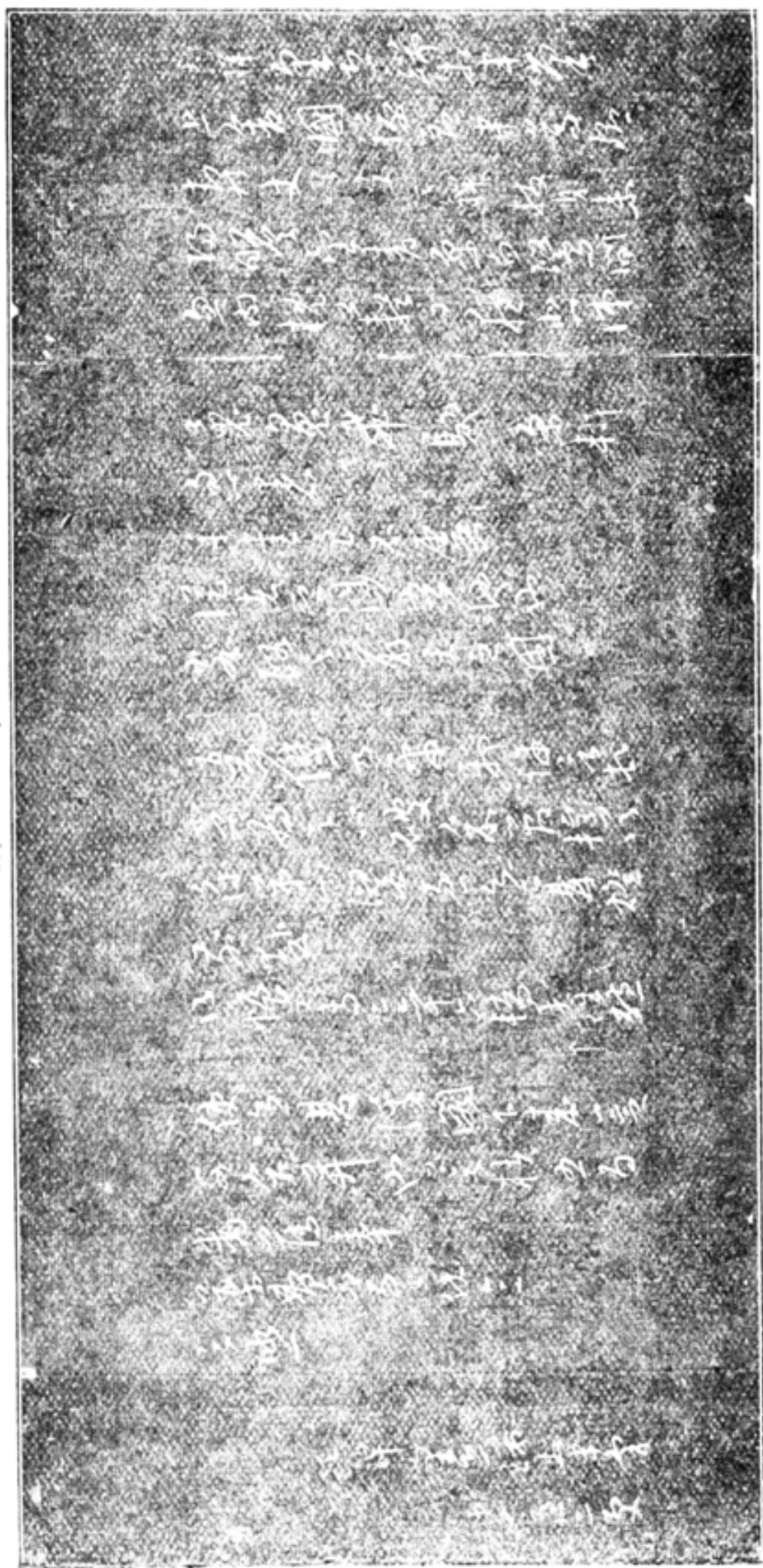
送北兵張先生北伐
 蘇軾為建寧王
 翰力北陳長
 海軍自精向
 函子為
 氏
 血折
 明王
 州
 紹興五年秋
 岳飛

岳武穆送紫巖張先生北伐一詩其墨蹟石刻在朱仙鎮公廟中
癸卯余遊中州入謁公廟見巨碑峙立庭草間審讀之則公手書
是詩也因乞老僧爲榻一紙藏之行篋原碑高丈餘衡半之字極
蒼勁雄秀而詩意則激烈慷慨讀之令人氣壯蓋公抱種族之痛
最烈夙懷忠憤不忘恢復今去公七百餘年而公之排斥異族忠
君愛國之精神猶可於此尺幅之上想見之云

後學鄧 實拜題

文山公倉猝出督收攬招徠撫納視古名將相無不及其不能成功天耳往年海上初見陸實翁盛稱文公開督南劍幕府多文墨議論之士一時林城山一甫陳尙友舜卿皆在參佐然俱終於幕下公撫恤斂葬一如禮今觀青山所出公諸手帖卷卷迎勞青山及弟簿君於八十里外於荒驛沉綿中遣醫發從半夜走書致餽及簿君不幸饋藥具棺解衣賻贈營葬無不盡誠只此一客殷勤縷縷如許信實翁之語不妄也山西事公不終東軒出仕而歿青山耿耿清苦不負公知爲予出前帖使題其後相與潸焉出老淚相視視公真如鵠矣劉會孟曩嘗歎羅君開禮復永豐彼執殓死公聞之爲發喪制服而哭之哀殆古人所無青山昆弟則舉義於西者窮途知己千載猶可感動後二十又四年友生鄧光薦書

文 信 國 墨 蹟 (一)



古來工書者不必盡奇傑俊偉之士而奇傑俊偉之士則無不工書者其節義氣概之流露不可掩也有宋三百年如岳武穆文信國皆一代偉人而其書法皆秀勁見重於後世得其寸柬視同瓊寶則豈非以字因人重人之愛二公之忠烈因以並愛其文墨歟然二公之文墨其佳妙處固亦有可愛者在也此二書舊藏無錫章氏書後有鄧光薦跋字大逾半寸今縮小十之七以入銅版卽此方寸之上而公之揮灑毫楮文采秀出猶可想見公當年慷慨磊落之氣度而書中語字字懇摯則古道義交也

與道子孔子



唐吳道子畫 先聖爲魯司寇時像二本其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號曰圖立而先師侍者曰小影世人求合苟卿所謂如蒙俱轉失其真乃摹小影於石而綴之壁夫聖人蓋有不可以見見而聞聞又况以像求耶然學者緣貌觀其道緣形觀其天亦或有所得云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宣德郎充耀州州學教授尙佐均記

吳道子畫 先聖像獨此爲真餘皆盛於鬚髯盡僞本耳子思告齊君曰吾先君生無鬚眉而元儒黃四如亦謂自宗廟小影外偶塑轉異美髯長鬚未審何據益足証驗漢文翁曾圖遺像想尤真今不可見矣雖然當時門人欲以事夫子禮事有若以有若似夫子也曾子直指不可欲學者得江漢秋陽之本以求悟所謂皜皜是爲善事夫子耳瞻容貌者欲得夫子之真尙敬念斯哉明嘉靖癸亥六月望陝西督學使孫應鰲稽首手書

長興伯吳曰生像



夏存古吳江野哭詩

案此詩爲吳曰生作（明末忠烈紀實）吳易字曰生吳江人明進士福王立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

才薦授職方主事監紀軍前甚有勞績明年督餉吳中未還而揚州失已而吳江亦失遂與同邑孫兆奎等號召舟師聚衆數千人復吳江屯軍長白蕩清兵來擊易用計獲勝唐王授易兵部右侍郎魯王亦封易長興伯後兵敗被執至杭州不屈 戮

於草橋門

江南三月鶯花嬌東風繫纜垂虹橋美人意氣埋塵霧門前枯柳風蕭蕭有客扁舟淚成血三千珠履音塵絕曉氣平連震澤雲春風吹落吳江月平陵一曲聲杳然靈旗慘淡歸荒烟茫茫蒼海填精衛寂寂空山哭杜鵑夢中細語曾聞得蒼黃不辨公顏色江上非無弔屈人座中猶是悲田客感激當年授命時哭公清夜畏人知空聞蔡琰猶堪贖使作侯芭不敢辭相將灑淚銜黃土築公虛冢青松路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離桌

黃石齋先生像



此漳浦黃忠端公待漏圖小像也宏光乙酉馬阮當國公去位還閩畫帥秣陵曹彥所作
藏海昌將氏道光六年丙戌餘杭訓導時樞假諸友人摹勒上石置洞霄宮三賢祠祠故
祀宋李忠定公朱文公蓋公講學大滌山所建後人以公祠焉從公志也蔣翁杰又訪名
手塑公像以配李朱二公公之盛德不能忘於人若是其至乎八年戊子閩中政公全集
梁芷鄰藩伯自吳門寄畫像至因縮摹於卷端士君子誦公之文瞻公之容齋遊起敬咨
嗟歎慕於百世之下者憬然如見端委立朝不忘恭敬之心仰其氣象睟乎金和而玉溫
則又追思公正襟講道之時未始不予人以可親也於乎偉矣九年乙丑冬十月福州後

學陳壽祺敬識

張 玄 子 先 生 像



張文烈公畫像記

余自幼時客海上即聞明末吾粵有三忠曰陳文忠公子壯陳忠愍公邦彥張文烈公家玉皆以起義師抗節不屈而死心竊慕之丙申南歸於邑城錦巖曾拜陳忠愍公之墓謁雪聲堂得瞻其遺像丙午黃君晦聞以聽颿樓石刻陳文忠公贊岳武穆手札語見遺而鄧君溥溥復贈以其鄉張文烈公遺像於是而三忠之遺墨畫像皆得瞻仰以遂其向往之心矣願吾譜劫灰錄載張文烈公事有云公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辯又云公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又云公常乘一黃馬神駿趨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又讀鄭海雪集載公結纓死軍中得其首者懸之都門七日顏色不變秀眉如畫怒髮欲指則公雖以儒生而具烈士之節概此其能犯大難不顧卒以死報國而無愧也此像爲其宴居時所作外雖雍容而內具剛健沉壯之氣毅然不可動嗚呼粵中起義之師事雖不成然牽制北兵使不得西上而翠華萬乘得以安苴於桂林武岡之間豈非三公之功哉予記張文烈像合陳忠愍像與陳文忠墨蹟共裝一軸晨夕東帶莊容而仰止輒神爲之壯復蒐得三公遺集而彙刻之屬予友黃史氏并爲之合傳焉後身順德鄧 實記

陳巖野先生像



陳忠愍公臨命詩

清遠城陷題朱氏池亭 三首

無拳無勇無餉無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命不佑禍患是嬰千秋
而下鑒此孤貞

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萑宏化碧還同屈子俱沈

戀闕孤懷盡懸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
爲罽毳衣祇應魂氣在長遼玉階飛

臨命歌

天造兮多艱臣也江之游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
躬兮獨苦厓山多忠魂後先紹千古

黎 美 周 先 生 像



黎忠愍公像贊

嗚呼此嶺南才子海內所稱牡丹狀元者也讀其文則錦心繡口鏤
月而裁雲瞻其像則秀眉明目蘭芬而玉溫乃能捐軀殉國取義成
仁勇斷霽雲之指憤嚼肌陽之齧配四烈於章江追三忠於崖門蓋
天地嚴凝靈淑之氣并萃於一身世泰則爲朝陽之鳳運窮則爲西
狩之麟嗚呼大死臚對三年一人間幾人其報國能不低頭而拜君

東吳後學潘耒敬題

平南 通 區
區

0000

通 區 通 區
通 區 通 區

事者始拓行於世永甯州志錄其字於篇首刻在巖
上最高處非垂木骨架不能施蠶蠟近又有雙鉤版
本隨意俱例配合但取大小相容形雖是而文不屬
今依州志縮木逐字釋之好學深思者因所釋以求
其文字古茂雅奧非尙質之世斷不能爲恒謂前人
大書深刻字青石赤二語持以贊此種庶乎近之蓋
已上儕禹碑下陋秦石矣道光二十有九年龍集亡
醜正月庚寅新化鄒漢勛記於普甯故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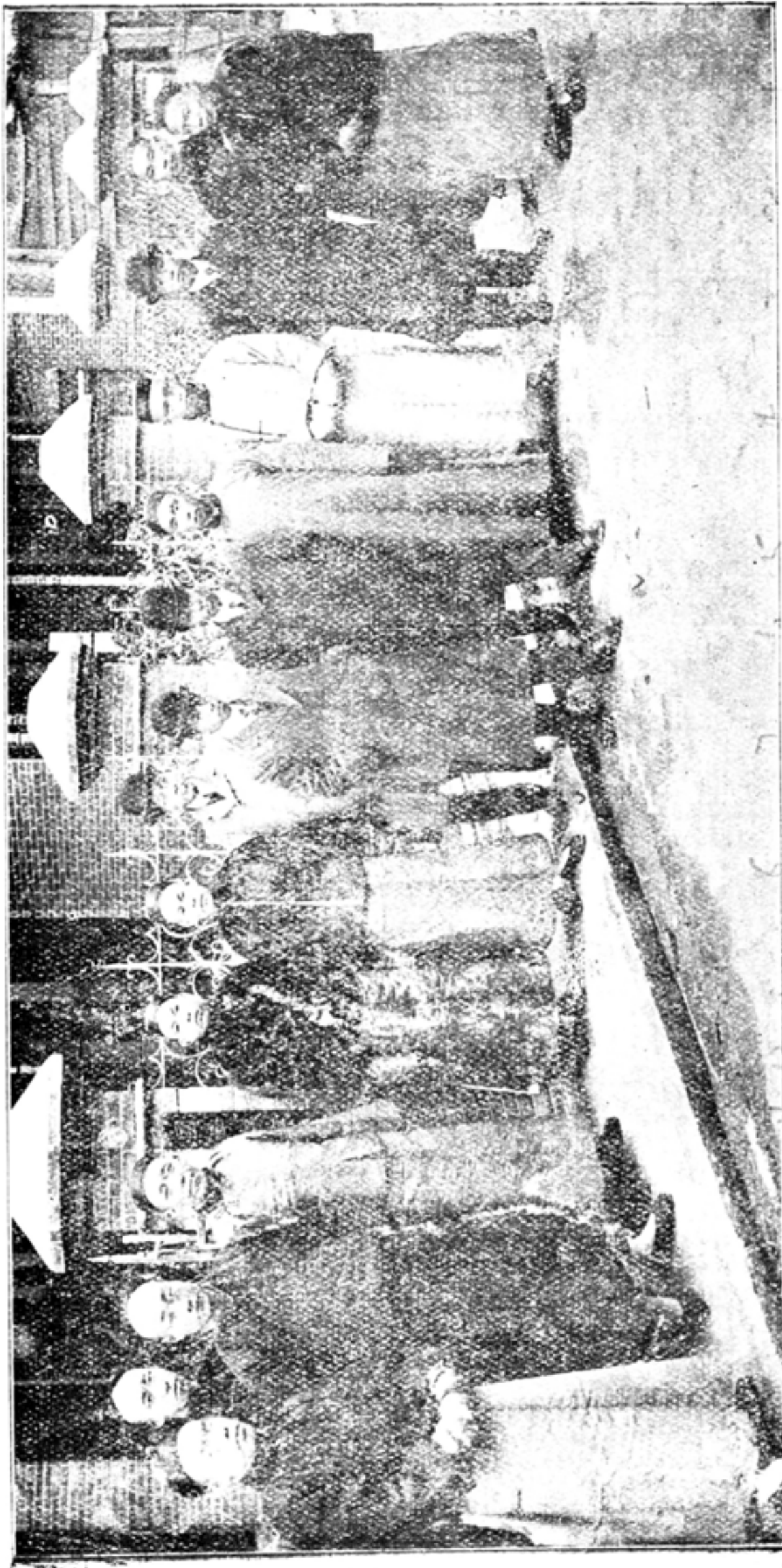
啓

史國朝碑下法

河上人有錢冰者費精神忍
寒凍究竟無益于事而意外
之感發粟冽沓至旁觀者徒
嘆恤其苦惱耳法今日何異
於是荷
諸老先生之恤念深至矣高興
平遇害已出意想靖南復稱
兵維揚尤匪夷所思內變如

支撐殘局終至一死殉國而後已豈不忠哉此書公
集中不載其所復何人蓋卽錢機山相國其作書年
月當在高傑既死之後蓋去揚州之陷而公殉節之
日纔二三月耳今覽其遺墨而忠義純摯之色不泯
于紙上當與遺像家書同寶也丙午九月後學鄧

實跋



會員

沈廷璠

來賓

會員

黃節

會員

鄧實

來賓

會員

高天梅

會員

朱葆康

會員

馬和

來賓

來賓

來賓

會員

文永馨

會員

陸紹明

來賓

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開樓小集記

黃帝甲子四千六百有三年丙午十月丁卯朔有四日爲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開樓之晨是日也北風集霰將大車之自塵東海揚波見高岸之爲谷深察物態乃陳圖書龍門史筆豈必名山之藏虎觀遺編多出秦火之後斯樓之設乃在滬濱地近梅花之原人有林木之節於是風雨君子聞聲相思天火同人先咷後笑嚶嚶鳴鳥俯喬木而自娛悠悠昊天等河槩之非偶凡與斯會皆爲通人屢盟無長亂之譏作歌有告哀之響雪交猶在斯無負於歲寒許劍不遙願相期於夕汝况復江河大異衣冠云亡西方來托忒之書新進失典型之舊拾寒瓊於幽草起神州之陸沈嗟嗟東南文獻或在於斯松柏巖阿庶幾不改是爲記順德黃節

右圖十四人會員八人來賓六人是日會員多有以事他適或遠在內地故不能全體合影所請來賓亦爲海上各報記者而已蓋此次僅爲小集待明春再開大會云

周忠介公像



天啟丙寅三月吾忠介周師以偽旨被逮暫留吳署時忠良
焚夷屢不能生還因私繪一影六月十七日遂遇害密網吹毛
秘不敢發明年瑞敗始出與子佩昆玉世兄共哭之後之瞻拜
者亦有感於師弟之際矣門人龔汝虬百拜謹識

像 佳 彪 公 祁



德裕園亭文山聲伎一旦
殉亡棄若敝屣危坐正襟
跌跏止水首不墮冠足不
遺履毫無戚容滿面歡喜
如斯人也乃以四負名堂
余曰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山陰張岱題

張公國維像



張玉筍先生像贊

公之降其靈星耶公之歸
其騎鯨耶不可繪者德馨
可繪者其蛻形耶其視熒
熒勞營營耶其爲吾民屹
長城耶彼蒼者仁哀獨憫
耶去今百年庶重生耶

後學林鷗敬題

沈公循龍字少章升萬曆四十四年
進士歷官兵部方侍郎總督
兩廣軍務福王立乞歸南
越臨募壯士守松江抗
大兵城破中矢死



陳先生子龍字世子
所闕于崇禎十年
士為紹興推官
科給事中命下而京
師陷事福王於南都
言事不聽乞歸魯王
授以兵部侍郎林
陳以七以吳越光復
趙連及被獲後亦死
年四十



吳先生字允字純如之賢子天啟
四年舉人初王時薦授戶部
主事南都陷請方正
與子祠自經死



徐先生字遠
字闡公陟曾孫
崇禎十五年舉人
闡王以張肯堂
兵科給事中從
於潮州



國學保存會第二年小集叙

鄧 實撰

歲維丙午。春日載陽。同人假地於黃浦江上之雞鳴風雨樓。爲國學保存會第
二年之雅集。以紀念也。危樓百尺。獨立乎橫流。珠履三千。媿懷乎盛會。所思人
遠。毋忘金玉之音。不速客來。匪望瓊瑤之報。玉壺共醉。證此冰心。桂漿斯陳。同
茲臭味。黃冠草服。旣脫略乎容儀。金版玉箱。復商榷乎今古。疑義與析。形神俱
忘。高論驚人。長歌見志。放懷天末。悵彼美於西方。回首山河。歎陸沈之禹士。於
時天高日永。春融景和。桃李成蹊。芝蘭當戶。詩題人日。寄彼草堂。歌詠春風。成
余素志。虛室生白。帶草常青。相與甄明古誼。辨析微茫。如見古人。以俟百世。歲
寒逸士。風雨詩人。儻有懷乎。亦樂此也。嗟乎疾風勁草。履霜堅冰。素琴張以獨
彈。魯酒薄而不醉。傷高邱之無女。嗟余情其信芳。前修茫然。大雅不作。白華序
孝子之潔白。闕睢哀窈窕之賢才。青霞在空。鬱奇志而不發。白鳥戒露。遺哀音
以我思。此則澧蘭沅芷。難招大夫之魂。瓊茅玉英。每思君子之德。庶幾踐其素
履。矢以弗諉。葆此貞盟。永以爲好。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附國學保存會簡章

一本會以研求國學保存國粹爲宗旨

一入會毋須捐金惟須以著述

自或撰或搜求古人遺籍或鈔寄近儒新著

見增於本會者即爲會員

員

一本會志在收羅遺籍其有古人已燬版之書或尙有版而不多見之書或寫定未刊之書或久佚之書海內君子如有以上各書皆可投寄本會經同人審定重版印行彙爲國粹叢書卽以印成之書若干部用答雅誼

一海內藏書家如願以所藏書籍價售於本會者本會亦可備價承買惟請先以目錄價目函知

一本會月出國粹學報一冊爲本會機關其有外間投贈文字著述當擇尤先刊報內其既經刊出者卽以原報一份還贈每頁并以一金爲酬

一本會設藏書樓一所凡有以古今載籍捐助者當題名報內以誌盛誼

一本會所設於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國粹學報館外埠寄書贈文請投是處

社說

○○國粹學報第一週年紀念辭 并叙

鄧 實撰

國粹學報既印行之明年正月歲歷一週秩及十二同人幸斯報之成立而喜古學之將復興也乃有紀念之會以行祝典之禮禮既成於是鄙人綴之以辭并爲之叙叙曰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漢家博士有白虎之編掇拾舊聞發揮大義抽金匱之軼簡釋名山之秘藏上符前哲下啓來學蓋匹夫雖賤皆有抱殘之責而三代之英詎無樂育之懷嗶鳴之鳥猶求友聲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同人被服儒術伏處海濱家傳漢學抱一經世守之遺世多歐風有百年爲戎之懼丁茲憂患發憤而作粗解涯轍譬彼識涂之馬合此羣力庶幾集腋之裘不揣固陋用刊報章以與諸君子共學日紀月書如左史右史所紀短書小冊異旁行斜上之文幽冥莫知太常博士所見讓文不雅馴薦紳先生之難言故僞體之必裁惟古調之是式敏求而復好古溫故卽以知新經窮乎結繩橋周

乎倚柱究六藝之博成一家之言其志苦故其辭哀是亂世之音也其義隱故其文晦是小雅之旨也好古而信古人是仲尼之志也愛國如愛父母是離騷之忠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學之不講是吾憂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其身閔子馬以無學不害而亡其國然則學其烏可已乎今設爲斯報以保存國學刷垢以磨光鈎玄而提要惟陳言之務去庶精義以入神綜其大綱厥有四焉一曰政洪範八政周官三物大易爲憂患之作春秋乃撥亂之書禮以防民之淫樂以和民之性禹貢一冊可以治水詩篇三百乃當諫書孔門多稱政事之材漢儒牛列循吏之傳兎苴可作干城甘棠猶聞遺愛作宰三月厥有絃歌之聲爲邦百年無愧善人之目古人政學合一官師同途故學卽所用而用卽所學後世工文章者徒拾其香草嗜利祿者乃繡其鞶帨無經世牖民之志爲雕蟲篆刻之風性理空疎清譚以誤人國考據叢脞白首不通一經是以神州雖大而無附髀無材之歎儒冠可溺復有文武道盡之憂惟必破其拘迂作其材武庶經義治事遠師湖州之名齋文事武備近法博野之講學二曰史尙書獨載堯

來史記始於黃帝崑崙踰越種族知其西來大夏經過華夏所由名國秦帝秦古見於封禪淮南之書天皇地皇先乎九頭五龍之紀楊朱曰太古專滅矣史遷曰書缺有間焉夏殷之禮既亡杞宋之文莫考周室東遷史官失職官失而師儒傳之詩亡而春秋乃作猶龍一去柱下之藏久虛司馬既刑京師之副猶在自魏收作色穢史流傳崔浩云亡直筆久絕由是蘭臺無色家譜貽譏中國之無史久矣然潛德久閔豈無不發之光亂賊日多終有橫流之懼黃冠歌哭存正朔於空山斷簡飄零訪殘碑於荒野本麟經之正誼傳信史於千秋於以縹筆禮天用告成功西狩莫獲吾道不窮乎三曰學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連山歸藏爲夏易殷易之號歷度傳於伏羲算數作於隸首樂律始於黃帝本草作於神農圖書造於史皇六書作於蒼頡故古人無空言之學亦上世多有。用。之。材。九。流。同。出。於。史。官。六。經。皆。先。王。政。典。制。禮。作。樂。道。術。盛。於。周。公。玉。振。金。聲。大。成。集。於。孔。子。顏。子。號。帝。王。之。佐。子。夏。爲。傳。經。之。儒。彬。彬。四。科。之。英。堂。堂。四。教。之。目。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吹。殘。秦。火。之。灰。盡。付。咸。陽。

一炬嗟斯文之未喪。嘆後死其如何。吾道有人挽狂瀾。於既倒小雅盡廢。吹參差其誰思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四郊多壘。大夫之辱。學以救國。是在吾黨矣。四曰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羣經多有韻之文。舊典盡排偶之作。故聖門有文學之選。而鄭僑稱華國之才。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離禾黍之感。亡國而在大夫。瀟瀟風雨之吟。亂世而思君子。屈原既死。猶傳香草之篇。宋玉多悲。乃有招魂之什。賈生憂國。遂痛哭以陳書。杜老哀時。賦北征而見意。腸斷出師之表。淚下英雄傷心。正氣之歌。魂歸帝子。過西臺而慟哭。如意之竹。俱傷入蕭寺。以絕糧。號鍾之琴。已斷。此則雖曰以言感人。而入人爲已深者矣。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大夫之爲病。未能焉而救民。以言亦下士之責也。自夫寰宇多風。江流不靜。百家箚鼓。大道亡羊。論語當薪。三傳束閣。倡權利之說。放棄道德。作競爭之譚。掊擊仁義。謂六經爲糟粕。以萬物爲芻狗。快意一時。流禍百世。數典而忘其祖。出門不知其鄉。謂他人父。其亦不可以已乎。夫不自愛其國。而愛他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愛其學。而愛他人之學。謂之學奴。昔樂大心

卑宋而賤其宗。君子謂其無禮。韓非子引秦而覆其國。其報卒至。殺身登城頭。以罵漢人。唐代詩人之所悲。彈琵琶而學胡語。齊朝士夫之無恥。是故先王之祭也。必先河而後海。聖人之學也。亦內夏而外夷。恩主報天。禮隆反始。士先立志。學求有本。通天地人。曰儒。推十合一。爲士。盈科後進。則放乎四海。溝澮皆盈。則亡可立待。未有本實先撥而枝葉不害者也。嗚呼。逸民懷漢。精衛有填海之思。發緯恤周。首陽高采薇之節。望舊都之葱鬱。佳氣依然。覩漢官之威儀。典型猶在。至死不變。無慚國士之風。與子偕臧。共采山原之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詩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願與天下學人共勉焉。其辭曰。

丁神州之多故兮。傷古學之沉淪。大道其將中絕兮。懸一髮以千鈞。登高邱以四望兮。後不見來者而前不見古人。世混濁而莫與言兮。吾將獨守乎吾之真。曠獨立而不懼兮。抱遺經以自珍。爲歲寒之松柏兮。作後凋之逸民。二三君子不我遐棄兮。以相與講求於荒江之上。寂寞之濱。朝懷鉛而夕握槧兮。究萬卷之紛紜。拾叢殘於兩漢兮。尋死灰於暴秦。本一得未足以自矜兮。譬彼滄海之

微。塵。羣。陰。晦。育。而。否。塞。兮。猶。幸。茲。伯。果。之。留。存。庶。幾。發。揮。而。光。大。之。兮。是。所。冀。於。大。雅。之。同。羣。嗚。呼。吾。道。其。信。不。孤。兮。天。之。未。喪。乎。斯。文。

社說

○哀古社會文

陸紹明

丹文。綠。膜。文。心。雕。龍。曰。玉。版。之。金。鏤。之。質。而。丹。文。神。符。煥。龜。馬。之。文。曰。神。符。煥。河。洛。

文。金。鏡。玉。衡。徐。陵。文。曰。符。執。玉。衡。而。運。乾。象。天。德。禮。記。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者。其。執。能。也。皆。書。樂。志。曰。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莊。子。曰。古。之。君。天。下。德。

治。國。安。民。之。本。也。皆。書。樂。志。曰。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莊。子。曰。古。之。君。天。下。德。

無。為。也。天。德。而。已。顏。延。之。詩。曰。天。德。山。河。壯。帝。居。澤。布。虎。龍。之。化。明。陳。於。陛。下。龍。

飛。纒。宗。社。福。卦。圖。畫。地。功。開。四。日。之。先。六。伏。書。蓋。因。其。法。而。衍。之。也。作。彩。石。補。天。續。

振。九。頭。之。後。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頤。民。為。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炎。

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

四。極。正。淫。水。止。舊。所。書。音。樂。志。曰。高。祖。縮。地。補。天。重。張。區。宇。梁。元。帝。言。志。賦。曰。補。

沙。列。子。曰。天。地。亦。驗。璧。合。而。珠。不。連。楊。禹。昔。者。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足。著。

之。說。蓋。占。人。喻。言。女。媧。之。懸。績。非。真。有。其。事。也。後。人。不。察。信。以。為。真。如。南。康。天。曰。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絲。綸。峨。峨。秀。上。切。雪。隣。景。名。曰。女。媧。石。大。風。雨。後。天。

澄氣靜聞紗管聲梅堯臣苦雨詩曰澆盡天漢流蒸海神沐化山鬼被恩曰北齊書樊遜傳

命屈己濟民山鬼仁滿天淵禮光地軸禹服義滿天淵禮昭地軸四皇六帝

見景福刻玉鑄金呂聖人觀四時之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五行之精微鑄金均其

濁九舜十堯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雷濡澤恩被服淳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蓋

天容地上漢有驛心以傳詔曰百姓天欣然治萬民者蓋欣交通而天下治上以雨化

下以雲從古之社會道德而已皇質唐文也後漢書崔駰傳曰唐文聖上之怡怡比

之屋為仁壹天下之乘異齊品類遠羨春臺之共濟享太子曰如登春臺如堯風舜

日李嵩詩曰假武堯風接沈約春白砂等狀曰堯年舜日而無極李嶠詩曰舜日

今歎秋實之難存秋書張協傳曰皇風載時聖道醇舉之君蓋初敗壞其精

神卒枯亡其迹象矣究其大槩得有數端一日晦之者為詭文之淮南子曰木巧

詭文逆波畫脂鏤冰學桓寬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自詡鳳蛟之格王勃滕王

蛟起鳳孟學散珠橫錦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

孫肇成公之屬並結常邀虎狗之譏曹植與楊修書曰孔璋之才不畫虎不成

狗反為月斧雲斤斧雲斤堅詩曰肝衙官屈宋曰吾文曰杜審得屈宋必簡常語人心爐

筆炭筆端為炭銀鍊元本雕潛羣形為爐僕隸風騷頗道其歌詩賀元和能探尋前事

今古未嘗經道可也賀琬琰之心與遵從兄孝儀書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

未死僕隸風騷可也賀琬琰之心與遵從兄孝儀書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

四儷六錦琅玕之腹韓愈詩曰排雲叫濯絳練青藍文蔚矯龍曰翻淺遠宗經誥必歸

臺閣之文吳禮者厚青箱也朝記曰文章有文二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所倚也諛

言雨散電流彤管兩散翰翰林之體明詩紀事曰黃輝字平倩南充人當時之

學盛行則詞林又改而從之天下皆謂翰林逸藻雲浮泉湧逸藻雲騰潘尼英氣

無平平倩入館乃刻意為古文傑然自異翰林逸藻雲浮泉湧逸藻雲騰潘尼英氣

三秋馳思泉湧敷藻雲浮含英咀華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舍大半傷情

之作雕蟲篆刻子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盡為喪德之端詩鬼文妖李

賀為詩有鬼才皮日休詩曰所以文字妖不為也童盡為喪德之端詩鬼文妖李

造謗而著書鷄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西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

什者成郭氏奴濟有文童而善振翰好道人之惡振翰稿子曰書魔字癖曰書魔昏詩

釋尊為筆句琢七言魏書任放下傳口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胃之

禮高祖禮高祖口連韻與高祖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尚文喪質才占八斗

有常談云文章多謂之八斗我得一斗高靈運嘗曰天下才背理違經漢書哀帝紀

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皆遠經背古不合時宜文字之健兒陶宗儀輟耕錄曰

魏書李諡傳曰不荀言以達經弗飾詞而背理文字之健兒嘗有問於虞先生曰

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曰社會之益賊也詩曰食葉曰賊又蝨賊內註左傳曰食根曰

帝曰詔以來蕩搖我邊疆勸督農桑去螟蝻以蝨賊也蝨賊按蝨與蝨同二曰雜之

者為異術狂象毒龍唐詩毒龍孽分赫然狂象奔傳來西域西域有神其名曰

佛因遣使之天竺魔鷲紺馬閻道元水經注曰入谷搏山東南向佛坐禪處西北

求其道得其一書魔鷲紺馬閻道元水經注曰入谷搏山東南向佛坐禪處西北

舒乎摩阿難肩怖則得止鳥翅手孔悉存故曰雕鸞窟也藝文天琴夜下紺馬

佛所乘也侵入神州宋書劉勰之曰神州治本金字貝文殿坐獅子坐講

三綱獅座蜂臺肆考蜂臺誦經臺也占奪講經之席虎溪蓮社居廬山記云惠遠

而客不遇三溪笑亭內有陶淵明道士陸靜高僧傳云晉義熙間僧惠遠居廬山大笑

劉道民等十人既同修淨別分論道之門心鏡額珠照彙苑曰心鏡外塵匪真

妙惡紫朱之易雜髮金眉火髮大集經曰佛不以羅事加衆生故得歎黃翠之立

言傳燈錄曰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竹若法身法身即同草木

如樹之錄樹敵中原橫摧社會三曰亡之者為偽德放縱之謂穢德顧天穢德

漢書東方朔傳贊曰驕傲之謂妖狂歐陽修曰平貝州表曰手持君鬚考梁武

帝與何子甚厚詔徵為侍中子哲以手拈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疾不起入華

足加帝腹以會稽典錄曰嚴光一名遵小字狂奴帝引甚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

陵共探鵲殼而自若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呼狗竄以

共歡光逸太傅辟至屬胡母輔之與謝鯤逸便脫卓羊曼桓舞阮孚散髮裸袒

之曰我祖也達呼其貌似狂如社尋芳醉似狂直問殊為害道若狷之形似則

性之近愚者也藏石憂天為大賈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

不列子曰杞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奇愈寢與食愈刻舟膠柱鼓瑟畏影

惡跡多走疾而有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足休絕力而死掩耳搥鐘范氏之春亡

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以槌也。如此之類，大害捐道，非狂非狷。

敗俗。敗風。統諸三端。侵害社會。養春函海。班固答慨道德之難明。爍電舒虹。顏

延年應歎皇王之不作。澤從雲布。今已何存。聲與風翔。徒勞懸想。遺文反質。陸

機大將軍蹈德詠仁。見東賦天晷仰澄。協風旁駭。見陸機宴涵濡茂澤。翔舞太和。

勸進表慕義繩陶象之隆恩。見張協弔帝澤皇風之不永。我懷在昔。文以哀之。

社說

○○明末四先生學說

鄧實述

○○○序

有一代之變即有一代救變之學天下之變無窮而天下之學亦無窮學術者所以通時變而爲用者也自夫三代以來天下之變亦多矣而皆有學以救之東周之季強凌弱衆暴寡天下脊脊大亂乃有孔墨老莊諸子之學門戶分立派別雖殊而究之皆規切時弊以致實用多爲途術而赴國家之急而周祚之賴以綿延者二百餘年秦并天下重刑法廢紀綱四海騷紛然淆亂斬木揭竿雲合響應乃有西漢諸儒之學抱遺經傳正學伏處草野以口說相授受及至漢興而天下統一尊崇儒術遂彬彬稱盛王莽篡竊漢祚中衰頌功德者至十餘萬人廉恥道盡乃有東漢諸儒之學重名節持清議風雨如晦不已鷄鳴而東京風俗之純上追三代故至末造能傾而未潰晉室偏安五胡

雲擾中原塗炭神州陸沉乃有北魏隋末諸儒之學避地河西守道不屈河汾
講道門徒衆盛而唐以興起幾至於治五代之亂極矣弑逆相尋廉恥掃地乃
有有宋諸儒之學安定公山詒經授徒二程朱子隱居讀書而宋能久而後亡
其亡也忠節相望是故天下之變至無常矣變無常而學有常學有常而其變
乃不至流而無終極東周以降山國之天下事變迭出而學術亦迭出求之前
史未嘗不有焉然則自古事變之來安在非求有學以維繫之乎雖然天下之
變至於明而無所復變矣奄宦柄國太阿倒持邊外防遼江海防倭練餉疊加
亂者四起米賊一呼而屋明社黃虎殺人六萬萬魚爛中區削盡元氣號呼擾
攘束手無策而卒以天下授之他人此顧黃王顏四先生之所以目擊心傷撫
膺扼腕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也不能自己則既有一代之變不能不爲一
代救變之學四先生亦學焉曰已矣學經世救時實用之學以維世變以明大
義傳千秋之正誼待一治於後王固欲讀書報國憂時講學陳古諷今著書見
志以救斯世之變而使之不變者也是故其言用其學行則用以救一時之變

其言不用其學不行則用以救萬世之變顧亭林之爲日知錄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黃梨洲之爲明夷待訪錄曰吾雖老矣如箕子之具訪或庶幾焉王船山之爲噩夢曰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爲授此者顏習齋之爲會典大政記曰苟有用我舉而措之耳嗚呼四先生之言何其相似也夫四先生自信其學之必能用世而祇以生當鼎革不欲曲學以進身乃以望之百世以後之王者其志亦可悲矣然四先生之學雖不用而四先生之艱貞大節照耀人目遺書晚出大義日昌而炎黃遺胄皆得食四先生學術之賜其有功於神州不亦大乎寶早歲讀經即好涉獵四先生之學說壯歲遠遊求學乃得盡讀四先生之遺書誦習既久嘗作四先生畫像記以誌景仰今別述四先生學術之大者著爲一編朝夕服膺守而勿失庶幾愛吾學以愛吾國云爾非敢云救時也

顧亭林先生學說

有明一代其學術衰息之時乎自太祖以制科取士先以經義士皆趨於帖

括聲律點畫之學。向壁虛造。空疎亡具。固不足以言學。而以理學自詡者。亦多流於禪寂空言。著書開門。講學風動天下。以爲名高。及其季年。而心學之流弊。至率天下以不學。故明史儒林傳。謂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專門經訓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專精。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夫學術不盛。則人材不出。而夷狄盜賊。遂得以乘其虛。以亡人國。故米賊以一屠沽兒。而作亂。至十七年。遼左用兵。茫無成算。以中原之大。而無一定傾軼侮之人。以莊烈之爲。君勵精求治。至以身殉。而無救於宗社之傾。後學術之於人。國顧不重哉。亭林生嘗晚季。目覩不學之患。故首以讀書哭告天下。力矯明儒之空疎無用。而以經世實用爲宗。遂以開有清一代實事求是之學。至其致歎風俗之盛衰。留心郡國之利病。其規畫深遠。有未敢爲今人道者。吳江潘氏之言曰。先生非一世之人。先生之書非一世之書。王不庵之言曰。甯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

聞博學其辱已甚。可謂知先生之所學所志者矣。實嘗聞諸朱九江先生曰。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絲體及用簡其大法。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嗚呼。知人而論世。憂患以求學。舍先生其安歸。此余所以抱先生之遺書而莫置也。述亭林學說第一。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江蘇崑山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自其先世家海上。世爲儒。富於藏書。其先人類皆通經學古。本生祖紹芳。著有文集至數百篇。祖紹芾好鈔書。日課數紙。嘗訓先生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生十一歲。卽授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傳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如得宋人書一卷也。年十四。爲諸生。卓犖有大志。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少與同

里歸莊嘉定吳其沆相善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嘗共歸莊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崇禎己卯秋閣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攷索利病之餘凡閩志書一千餘部參互一統志二十一史而成者全書浩瀚細字縱橫其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其遺稿鈔本尙藏吾友劉君光漢處當圖刊行云最精韻學謂此道之亡二千有餘歲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統稱

音學五書。由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自吳才老以下。廓如也。性喜金石之文。謂其事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捫石履榛。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著有金石文字記。求古錄。抉剔史傳發揮經典。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有書曰下學指南。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所以致慨於上。蔡橫浦象山之學。謂其末流語錄多淫於禪言之甚切。尤留心明季史事。著有聖安紀事。明季實錄。昭夏遺聲。三書。昭陽秋之直筆。傳信史于千秋。而于晚季門戶黨援之弊。士大夫反顏事仇之無恥。有餘痛焉。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積三十年之勤。乃成一編。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其自述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于

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之以贈人庶不爲惡其害己者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又曰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某之爲是書早夜誦讀反覆可究蓋庶幾采山之銅也又曰須俟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觀先生之自述然後知先生于是書致力之勤用意之遠爲不可及也今讀其書有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又曰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又曰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其言皆規切時弊深切著明關於天下治亂之大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又有菰中隨筆論官人選士之法所言皆

國家大計。考辨精密。足輔日知錄而行。其他著作。有左傳杜解補正。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同異。石經考韻補正。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京東考古錄。山東考古錄。顧氏譜系考。譎觚救文格論。亭林雜錄。亭林文集。亭林詩集。亭林餘集。亭林佚詩。皆已刊行。其未刊者。尚有唐宋韻補異同。二十一史年表。熹廟諒陰記。十九陵圖志。營平二州史事。北平古今記。建康古今記。岱嶽記。萬歲山考證。海道經。官田始末攷。下學指南。當務書。經世篇。第錄。詩律蒙求等。而何義門稱先生所著。尙有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可謂盛矣。蓋先生生平精力絕人。耳目至廣。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其學能舉大而不遺其細。自經史掌故。以至聲韻金石輿地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源究委。條理燦然。其所著書。皆有裨于世風學術。其生平論學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予取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曰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

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又。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其。論。文。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又。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至。其。概。論。時。事。亦。多。精。言。如。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又。曰。日。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

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缺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其病起與薊門當事書有曰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嗚呼先生此言宋以後久無此言矣蓋先生之學貫通今古不分漢宋博大而盡精微通達而切實用生長世族少負異資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實錄奏報手自抄節自以生當晚季目擊鼎革之變而洞然於國家末流之禍不禁痛心疾首思欲盡反之故周覽郡國究其利弊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然先生雖抱用世之畧祇以故國之戚時時不忘日茹口口之痛不欲曲學以干進故不得已蘊蓄其材而不用而足跡周流半天下則隨所至而小試之於度地懇田故累致千金隨寓饒足嘗卜居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

門亦有建瓴之勢。遂置田五十畝而東西開。懇所人別貯之。以備有事。觀此則先生之蓄所學固欲待時而用。而未嘗一日忘乎光復之大計者也。方先生之出遊。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發書而對勘之。或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有時旅居不出。則選門生四人環坐。朗誦十三經。先生端坐聽之。每年以爲常。其好學不倦如此。至先生之生平大節。如少年嘗起義兵。奉母遺命不事二姓。六謁孝陵。六謁思陵。當事有欲薦先生者。則以死爭之。高風亮節。頑廉懦立。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歟。其行事畧見於先生之詩文集。及全謝山所爲先生神道表。今不述。述其學術之大者。

(未完)

社說

○○明末四先生學說

鄧實述

顧亭林先生學說

(續第十五期)

一 經學

鄧實曰先生之治經以大義爲先不分漢宋者也自乾嘉之際士大夫盛言考據之學乃尊漢而抑宋而漢宋之途遂分儀徵阮氏編經解以漢學爲宗采先生之說凡尊宋者及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博大義何由而明乎之類今不采獻縣紀氏爲四庫書目提要反謂潘氏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而近人論學之書有以漢學專門經學家首列先生者皆未知先生之學者也夫先生之學以實用爲歸故其說經追漢采宋不名一家務通其大義而施之今日所可行者不爲叢脞煩碎之學而於制度名物有關世故者則考核引據不厭其詳蓋先生經世之學一本原於經史言漢學者徒以考據稱先生

固非而世之徒以經濟推先生者亦非也。阮氏晚年爲先生詞堂記謂先生之經濟皆學術爲之而欲論先生之經濟舍經史末由則其治學有得之言也。知乎此可與言先生之學矣。

日知錄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朱子周易本義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卦爻外無別象

易之五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
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上同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饗豆之事其在學術則
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估舉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
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觀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
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
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上九弗損益之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
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

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包九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祇遜。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耆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墻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共稽及古人之德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譖。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

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棊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
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同中
以覆
盟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
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
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
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
怪焉。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短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
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
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
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譏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
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
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

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据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友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處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趙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豐熙偽尚書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於外。則其友弔之矣。於文日夕為退。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日之夕矣天之方憊。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

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貴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忝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毗夸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告。山川之變。烏

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靈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肯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書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白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考德也。

不弔不祥

以格物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致知

治化之隆，則遺乖滯德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擾鈕其帶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本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邱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幽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擾。鈕白旌。可以爲兵。而不可缺食。以修兵矣。糠粃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紱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

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挺以撻秦楚。亦是可
以無待於兵之意。去食去兵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
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
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
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
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
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旣不足以觀其會
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予一以貫之

文集

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
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觸類

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覲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與友人論易書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儀禮鄉注句讀序

二 史學

先生以老遺民。具良史才。自其幼年。從祖父受資治通鑑。後卽日讀邸報。手錄成巨帙數十。故其於有明季年。朝章國故。無不洞悉原委。而於國論之是。

非尤能持清議。至其表彰節義。闡揚幽隱。則慨然於人心風俗之所係。每三致意焉。觀其所爲聖安紀事。明季實錄。三朝紀事。闕文諸書。隱然有國史之志。以存一代之直筆。然生植忘諱。是時東南史獄方敷。起迺不克竟其志。然而先生所作之文。皆史也。如書吳潘二子事先生之詩亦史也。如引之類胡學者讀先生之遺書。卽以爲讀晚明之信史可耳。

日知錄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密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楊雄校書天祿閣。班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傳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爽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講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秘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秘書監。

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冲。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徃徃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上一史三史之料。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况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裳同毀。

空聞七畧之名。家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悽矣。國史秘書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

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

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

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皐

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

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史記通鑑兵事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

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同上

臣祖年七十餘矣。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閔邸報手錄成帙。皆細字草書。一紙

至二千餘字。共二十五帙。臣伏念國史未成。記注不存。為海內臣子所痛心。而

臣祖二十年抄錄之勤。不忍令其漫滅。以負先人之志。於是旁搜斷爛之文采

而補之。書其大畧。其不得者則闕之。以備遺忘而已。三朝紀事

(未完)

社說

○○明末四先生學說

鄧實述

顧亭林先生學說

(續第十六期)

三 文學

鄧實曰。有有用之文。有無用之文。先生之文。非猶乎後世。文人之文也。先生之文。以明道。以救世。以維風俗。以正政教。以表彰節義。皆有用之文也。後世文人之文。則雕琢其辭。藻繪其語。以注蟲魚。命草木而已。不則伊。唔。蔓。衍。唱。歎。不。急。以。爲。干。祿。之。文。而。已。皆。無。用。者。也。是。故。其。文。有。用。則。奉。天。草。詔。遂。動。勤。王。之。兵。其。文。無。用。則。玉。樹。後。庭。徒。留。亡。國。之。恨。嗚。呼。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先。生。以。勝。國。之。遺。黎。居。草。野。之。下。位。不。能。救。民。以。事。而。祇。欲。救。民。以。言。先。生。之。志。亦。可。哀。矣。然。至。以。言。救。民。而。言。且。不。用。鳳。鳥。不。至。河。清。無。期。此。則。讀。先。生。之。遺。書。者。不。能。不。掩。卷。三。歎。者。耳。雖。然。自。古。獨。

立不懼之君子。本其大義發爲公言。百世之後。大義明而其言亦於以見用。言豈必在一時哉。功豈必在一世哉。

日知錄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文不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歟。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送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

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著書之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遺樂工數人。連袂歌於薦。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蓋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譎者矣。孔稚圭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矢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直言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考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創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節文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

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爨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立言不爲一時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

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

難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日士當

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

所謂。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

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

言。空同大以爲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

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文人實按有用之文以紀政事以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

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

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

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言巧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

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

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奇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旣許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叙。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鸞鷲。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托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末

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干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秦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而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文辭欺人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

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辭修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生。爲韓侂胄譏。南園閔古泉記。見議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文非其人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三師。下篇謂之強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

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臬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古文未正之隱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傳虛譽，故有損而賤。作詩之旨

文集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

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與人書二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氣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尙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入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槩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又已譏之。與人書十八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人

四 政治學

先生之學以經世爲主。通經皆以致用。所謂坐而言。卽可起而行者也。故其論政必本原。經史於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故。皆洞悉胸中。而後規切時弊。筆之於書。以待後王之作。今讀其遺書。簡其大法。皆可行於天下。百世而無弊者也。或以先生好綜核名實。頗雜申韓之學。謂其言幸而不用。使其言用。亦不能無弊。嗚呼。其不知先生之所學所處者矣。先生生於明季。當是時。朝廷之紀綱已墜。地國家之法。令如弁髦。外訐內叛。元氣久虛。四方鼎沸。勢成魚爛。故以莊烈之好剛。任察而明。史稱其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賞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馭者。則其時之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可知矣。先生曰。擊明政寬弛之弊。至於末流。遂以亡國。故思欲矯之以名實之治。而於崇禎晚年之事。則不禁再三太息。引爲大鑒。使後之有天下者。毋再蹈其覆轍。先生之心。如見矣。夫先生之學。固非一於名法者也。觀其於人心風俗之間。立法

用人吏治財賦。尤三致意。寓封建於郡縣。務去專制。束濕之治。而一反之於斯民之自爲不欲。使其權盡歸於人主。可謂有民政之精神矣。

日知錄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愛百姓故刑罰中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齊嚮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維收族之法。

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餅糲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庶民安故財用足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周室班爵祿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

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者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中。蔣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鄴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纍重以居。乎其上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鄉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野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

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甲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甲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鄉亭之職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人。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

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甲里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胥吏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

民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擬於成康之盛也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究詳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既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制法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材人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

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令守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史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守令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又讐歛。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積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未完）

社啟

○○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啟

並凡例

劉光漢

嘗考周官外史之職掌四方之志鄭注釋之曰若晉乘楚檣杙之類是則諸侯各國志乘咸有專書然吾觀春秋左氏傳備引周志鄭志之文卽外史所掌四方之志然細繹其體大抵彙錄名賢緒言旁及學術之大要非僅如後世圖經地志之例也蓋周代之初民無私學東周以來士尚私門撰述而學派或因地而殊郡國州邑有特殊之學卽有專門之書顧六朝以前求書之使相望於道猶得采詩陳書之遺法故文章載籍皆聚於上篇目並較然可按後世以降學士大夫纂述尤盛而典書之官職同虛設雖遇右文之朝其能珍藏冊府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加以兵戈竊發波動塵飛燼餘之書又十不存一士之仰屋著書冀千秋萬歲之名將何恃以自壯歟今者太西學術輸入中邦戶肆大秦之書家習劫盧之字倚席而講匪博士之才抱經以行喪宿儒之業自今以往更

三數十年其銷蝕散亡視今爲何如哉昔鄭樵通志論校書之法謂當因地而求近儒章氏實齋亦曰治書之法當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著爲錄籍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托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此誠存書之要策然州郡師儒通才罕購別白精密良非易事且以官掌書則遺民義士之書旣于禁目必羅芟剗之災甚至啟挾持之漸以文網相繩又或時士鳴高恥以著書自眩雖著述淵富亦必湮沒不彰較之遺官求書之法其失相同竊意欲保存舊籍宜先編書籍志凡一州一邑皆有部次之書夫郡邑志乘非無經籍藝文各志然附詳纂述事本旁及僅具書名不詳優劣或疏漏駁雜考證靡資非陋則蕪亦其勢也惟咸豐永嘉儀徵縣志著錄故書悉用朱氏經義考例體例最優然志乘咸出於官修不能盡書而美善故州邑編輯書目宜屬民而不屬官並宜特輯一書不與志乘相附推而行之約有數善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豈無忠信名賢碩德列士貞臣僻壤遐陬均有可述然生平大節徃徃形於楮墨焜耀簡編昔孟子謂友善始於一鄉又謂誦

詩讀書可以知人論世夫式廬表墓表彰名德承學之士猶多興起况親見其書罄欬若接可不思尙論其人乎其善一也先哲著述非徒博聞嗜古逞佔畢之長類多通於掌故練於典章以備世之急咸洞明一方利病諳悉風土人情於兵刑錢穀深求端委可以坐言起行若條其緒論擷其精英則私門論議足補官府文移之缺異日革新頒政興利除弊或奉言爲師裨益鄉閭學該實用其善二也巫醫卜祝惑世誣民咸有私習之書奉爲圭臬隱僻之區流行愈溥熒惑衆聽戕賊民生風化僿染職此之由今仿劉班之例方技術數雖列其書然反覆辨難指隙攻瑕黑白旣昭務去斯易使鄉曲之氓不爲岐誤讐言所奪啟淪民識卽肇興學之基其善三也昔蔡邕校定石經以爲四方之士賄改蘭台漆書求合私家文字夫文字點畫之微猶有四方傳習之異况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各逞私臆淆亂是非別有僞造古典託名前儒妄希詭合疑似混淆然郢書燕說雖或取信於他方而本邑士民則耳目近接聞見易審若能考定篇章覆審文字參以耆舊之傳聞以判其眞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其

善四也。四善既彰，收效甚速。今也創辦伊始，雖一州一邑各自爲編，及漸次推行，凡一府之中，約取州縣所錄之書，輯爲一郡書籍志。省垣之地，又約取各府所錄之書，輯爲一省書籍志。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異日名都大邑設藏書之樓，或儒林之彥，文苑之雄，編輯一代之學案彙刻，一代之詩文，凡購求典籍，皆可案簿而稽，無旁搜博采之勞，收互證參觀之益。修述故業，發明光大，以與哲種之學術爭驂，比靳保存國學，意在斯乎。昔孔子欲攷夏殷之禮，謂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宋不足徵，由於文獻之不足，則徵文考獻必援地類求。雖聖如孔子，欲睠懷故國，不能於文獻之外，別有取資。况復學衰道喪，故訓式微，後生小子，目不接前輩之典型，耳不聞先正之緒言，風流歇絕，一至此極。神州學術，誰延一線之傳，故欲謀保存，必先輯錄。世有君子，仰前哲之芳徽，杼懷舊之蓄念，分類輯錄，彙爲一編，使粉社文獻，賴以有徵，師師相承，賡續於無窮。非惟閭里之榮，亦且邦家之光矣。先民有作，庶無愧焉。今將凡例列於後。

凡例

一。歆。向。校。書。彙。爲。七。畧。蘭。台。作。志。始。著。藝。文。之。名。夫。藝。爲。六。藝。文。卽。儷。辭。載。籍。浩。博。非。藝。文。二。字。所。能。該。隋。書。改。藝。文。爲。經。籍。夫。經。爲。四。部。之。一。不。足。以。該。四。部。之。全。考。其。缺。失。與。蘭。台。同。後。世。史。書。因。仍。相。襲。鄭。樵。通。志。名。沿。班。史。馬。氏。通。考。名。襲。隋。書。律。以。正。名。之。義。均。名。與。實。違。今。編。萃。各。邑。書。目。擬。改。用。書。籍。二。字。蓋。經。籍。藝。文。均。書。籍。之。一。端。義。有。廣。狹。不。可。不。辨。也。

一。周。孝。王。作。關。東。風。俗。志。有。墳。籍。志。之。名。見。於。劉。氏。史。通。是。爲。地。志。載。書。目。之。始。顧。其。書。久。佚。義。例。不。詳。自。明。以。來。郡。邑。志。乘。類。志。藝。文。事。由。枝。贅。式。同。帳。籍。所。見。地。志。藝。文。畧。師。口。錄。家。前。軌。者。惟。咸。豐。永。嘉。儀。徵。二。志。義。例。爲。優。今。擬。取。各。邑。藝。文。物。爲。專。書。不。附。志。乘。用。管。氏。庭。芳。海。昌。經。籍。志。孫。氏。貽。讓。溫。州。經。籍。志。廖。氏。井。研。藝。文。志。例。也。

一。自。封。建。易。爲。郡。縣。漢。魏。之。世。地。沿。古。稱。唐。宋。以。來。分。爲。各。道。各。軍。元。稱。行。中。書。省。明。乃。建。設。省。會。分。各。布。政。司。至。於。今。日。其。州。郡。之。名。有。沿。古。弗。改。者。有。隨。地。隨。時。更。易。者。或。古。歧。而。今。併。或。今。分。而。古。合。欲。明。沿。革。如。治。亂。絲。今。編。輯。

書籍既州邑各自為書而著錄之書又以本土之人為限而州邑之名復今古互歧於古代著書之士何由辨其為邑人非邑人乎然各邑志書均有沿革一門於歷代裁割併省記載特詳可約取其詞參考萬氏一統志表次為本邑歷代沿革表一卷然後參考羣書據鄉貫以搜撰著庶免混淆案州縣方域古州縣疏而近代州縣密也故古代一州兼今數州之地古代一邑跨今數邑之疆雖能辨古州縣即今何州縣然古代一州兼今數州有今數州縣之地著書之士其所產地欲辨其在某州某縣甚為難事如餘姚一縣乎亦旁見於附近數縣舉此一地充為餘姚人其所著書僅著錄於餘姚一縣乎亦旁見於附近數縣舉此一地其難可概見矣是在考古之家確訪其里廬祠墓以確定其所生之地在今何處然後列入某邑志中

一州縣之地有異地而同名者錢氏竹汀所析甚多如嘉慶揚州府志藝文門誤收福建興化人之書他邑志書必多蹈此久此類俱當審正

一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為桑梓生色然多有不覈其實者如大夫種為鄒人而王深寧以為鄞人老子墓近亳州而陳州志以為陳產名賢且然

况於儒林文苑之才乎此類俱當博考不得襲前人之謬使鄉邦之文獻真偽互淆

一韓非爲韓人墨翟爲宋人荀卿爲趙人尸子爲楚人然韓趙楚宋疆土浩大前儒鄉里渺不可稽然遺編記載父老流傳或廬里存其故址或祠墓表自後王既有確證可憑則鄉貫不難逆臆然後據鄉貫以搜著述庶考證不涉空疏一隱秘之書多缺著書者之姓氏後世傳聞異詞有同爲一書而著書之人其名互異如明季行在陽秋一書或以爲劉湘客撰或以爲戴笠撰是也然傳聞既有異同勢難折衷一是若削而不錄後世何稽若此之流兩邑志書均應互爲著錄並注疑詞於下方以備後儒之考訂

一古代之書其不可信者凡二類一曰僞託乃贗作書籍假託名氏者也僞託之書其作僞之人或不可考其所託名之人鄉貫雖或可稽然其書既非己意所欲出魚目混珠之譏詎能免乎一曰勦襲乃乾沒舊籍妄託己名者也勦襲之書書非己著而坐享盛名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而况竊其籍乎凡此二類采錄宜嚴然僞託之書或間有精義凡遇作僞之人確有主名而爲本邑之人者量加收錄而託名之人則不錄勦襲之書既非心得凡遇原作之人確有主名

而爲本邑之人者必詳加收錄而乾沒之人則不錄若夫其書在眞僞之間者考究既難亦姑爲著錄以備參稽並注存疑之詞於下方以俟來哲之決疑一日錄家原出劉向別錄昔人謂書名之外有所稽誤是也晁陳兩家咸守軌轍至馬氏通考之列經籍間存叙跋益以諸家論釋之詞體裁大備秀水朱氏經義考宗之益加恢博今宜參用馬朱之例

一七畧之列其實僅六自荀氏剏立四部沿革至今阮孝緒之七錄王儉之七志分析近碎不能奪荀氏之幟也志乘書目或以人爲綱蓋用剏錄之例然淵源流別隱而不彰今一以四部爲次蓋後世史籍浩繁不能盡隸於春秋而九流之目則佚三存六又與古代不同不得不用荀氏之例也至子目分合出入則四庫全書提要辨析最精分隸亦當可奉爲圭臬惟稍易成規以合大易變通之旨今將子目列於左

經類十三 易 書 詩 禮 春秋 孝經 五經總義 四書 小學

史類十六 正史 編年 紀事本末 別史 雜史 詔令奏議 傳記

史抄 譜牒 載記 時令 地理 職官 政書 目錄 史評

子類十四 儒家 兵家 法家 農家 醫家 天文算法 術數 藝

術 雜家 類書 小說 釋家 道家

集類五 楚辭 別集 總集 詞曲 詩文評

所分子目。或本邑書籍。徑缺此門。則用孫氏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明某

類書。無用便省覽。

一編輯書目。首據各史藝文經籍志。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志。遼金元無者。取金魚門及錢竹汀補志。然各

志所缺甚多。仍當參考各列傳。如漢書叔孫通傳。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後漢書曹褒傳。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

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依禮條正。鄭君注周禮。引漢

禮器制度。賈疏以為即叔孫通所定。而漢隋二志均無此書。則據各志。猶需考

列傳矣。然史書所作列傳。於一代之人物。不必盡書。即書之。亦未必盡列。其著

述。故臯陳趙鄭馬漢諸家。以及各家詩文集筆記金石碑版藏書家目錄。均可

參。考。若。四。庫。全。書。提。要。尤。多。未。備。一。由。山。林。隱。遁。之。流。不。欲。以。著。述。自。矜。雖。有。遺。書。未。經。呈。獻。一。由。勝。國。遺。編。刊。禁。日。者。以。千。數。既。去。其。籍。其。詳。莫。聞。則。近。代。册。府。所。儲。亦。不。得。謂。之。為。全。璧。也。郡。邑。志。書。間。有。書。目。視。提。要。所。載。必。多。增。益。然。修。志。之。頃。目。錄。之。學。既。非。專。門。簡。陋。之。譏。誰。能。免。乎。故。編。輯。書。目。宜。參。用。鄭。樵。求。書。之。法。一。曰。卽。類。而。求。如。經。學。家。必。多。說。經。之。書。詞。章。家。必。多。先。賢。專。集。是。也。二。曰。因。地。而。求。如。名。山。大。川。崇。祠。古。刹。咸。有。專。志。可。按。地。類。求。是。也。三。曰。因。家。而。求。名。門。世。族。多。為。文。獻。之。宗。且。牒。譜。之。書。亦。可。補。官。書。之。缺。四。曰。因。人。而。求。職。官。政。書。或。錄。於。吏。胥。之。手。道。書。釋。典。或。藏。於。佛。老。之。徒。凡。此。之。流。均。可。參。考。循。此。四。法。則。事。半。功。倍。易。於。成。書。然。猶。有。難。者。一。由。古。代。之。書。出。於。後。世。鄭樵云古之書籍有不出於當時而出於後世者有上代所無然。真。偽。互。淆。而。出。於。今。之。民。間。者。引。證。甚。多。見。通。志。校。弊。略。中。茲。不。復。引。然。真。偽。互。淆。如。孔。傳。為。三。一。由。通。志。通。考。均。錄。藝。文。然。記。錄。著。書。之。人。只。載。姓。名。未。標。鄉。貫。今。填。諸。書。是。一。由。通。志。通。考。均。錄。藝。文。然。記。錄。著。書。之。人。只。載。姓。名。未。標。鄉。貫。今。年。湮。代。遠。無。由。訂。其。為。某。代。之。人。更。無。由。訂。其。為。某。邑。之。人。非。精。於。考。證。曷。能。詳。備。無。遺。哉。

一。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所。以。仲。尼。定。書。逸。篇。具。載。王。儉。七。志。舉。七。畧。漢。志。魏。
 簿。所。缺。之。書。別。爲。一。志。阮。氏。七。錄。亦。守。其。例。隋。代。亦。然。至。唐。人。收。書。只。詳。其。有。
 不。記。其。無。而。亡。闕。之。書。無。復。著。錄。然。書。籍。存。佚。有。關。學。術。風。尙。惟。朱。氏。經。義。考。
 區。別。存。佚。於。存。佚。外。別。有。二。例。曰。闕。篇。簡。俄。空。世。無。全。帙。也。曰。未。見。著。錄。未。見。
 購。覓。則。難。也。存。闕。二。者。稽。注。尙。易。佚。與。未。見。易。於。歧。泝。孫。氏。溫。州。經。籍。志。例。凡。
 注。未。見。者。斷。自。五。代。絳。雲。述。古。諸。目。所。收。爲。始。其。千。頃。堂。書。目。記。明。人。之。書。多。
 張。空。目。不。在。此。例。四。庫。全。書。著。錄。及。存。目。所。載。不。必。目。驗。槩。注。爲。存。釋。通。兩。藏。
 亦。然。釋家書據雍正中藏經官重刊龍藏今宜遵用其例惟鄉貫著述晦而復
 顯。隱。秘。之。書。久。而。始。彰。恥。作。玉。堂。之。獻。甘。爲。名。山。之。藏。雖。爲。四。庫。及。藏。書。家。所。
 未。收。然。書。苟。未。湮。亦。概。注。爲。存。以。待。後。儒。之。表。章。

一。卷。佚。異。同。關。於。省。併。今。於。見。存。之。書。宜。詳。考。舊。槩。標。題。卷。數。其。後。人。重。編。卷。
 第。異。者。則。注。於。下。方。若。亡。佚。之。節。著。籍。多。歧。今。以。最。初。著。錄。之。卷。數。爲。主。異。者。
 亦。注。之。如。上。例。

一各邑之中不乏留心鄉獻之人。文徵詩錄必多總集。然一總集中或列其人。詩文數篇。並無專集者。而此數篇中。有關風化大義學術源流。亦載入書目。仿漢書藝文志某人。文幾篇賦幾篇之例。直書作者之姓名。庶使後日綴文之士。知所觀感。

一編書之家。多率爾操觚。有見名不見書者。如顏師匡謬正俗。崇文書目。列入論語類。顧烜錢譜。唐志列入農家類。是也。如此之流。其隸屬某部。均應確實。至於古代子書。分合出入。史志多殊。惟四庫全書提要。集衆家之大成。證訂多精。諸書之分類。似宜以此爲折衷。

一劉畧班志部次學術。有互著之例。有裁篇別出之例。互著之例。如兵書權謀。家有荀卿子陸賈伊尹太公之書。而儒家復列荀卿陸賈之作。道家復列伊尹太公之作。是也。裁篇別出之例。如裁管子弟子職篇入小學禮經三朝記篇入論語。是也。此例最精。蓋目錄之學。非徒簿記而已也。蓋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學有旁通。書有兩用者。當用互著之例。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於一

之旨意主闡幽不嫌歧例

一叙跋之文出於本書馬氏繫志錄之後朱氏冠書目之前今宜於每書之下先錄叙跋再及著錄各書惟序跋作者不一家朱紫淆雜雅鄭雜糅義主考稽不釋文義但取其有關著作條例傳授原流以逮其人生平皆載之有刪無改有年月結銜者亦錄之其原書已亡或未見則於序跋之下注所采之書以示徵實至空泛之論庸腐之談駢儷之文徒費抄胥無關考證翦裁斯下芟柞從嚴

一編次之例既主分類一類之中又以時代爲次大率以科第生卒之年爲次無可考者則以游處之人定之若夫遺民義士未膺興朝爵命則繫名前朝用四庫提要錄宋景熙元朱希晦例也故明季遺民之作均當殿入明人之末其有姓名厪具事蹟莫徵亦殿之一代之末云方外閨秀概從其世一舉業文字爲利祿之階而雜劇列教坊之事小說實奸盜之媒凡此三科古帙雖存概不甄采用孫氏溫州經籍志例也不得以千頃堂之收時文百川書

志之收傳奇概之。

一近世瀛海交通東西各邦學術輸入扶桑之書大秦之籍學士大夫多有肄業及之者然尋其體例約有二科一曰繙繹一曰編纂其已刊之書亦宜按譯書編書者之鄉貫列入書目之中蓋繙繹之例釋典已開其先編纂之書經桴實開其例雖學術別分科條多吾國所未有宜別立專門之目然繙繹編纂之書流傳之本不及古書之百一宜強為變通仍揭四庫提要之子目為綱將新出之書區隸各類如東西史乘宜隸別史雜史二門名哲傳誌宜隸傳記之門五洲經地圖志宜隸地理之門若夫政法之書亦分二類空論者隸入法家徵實者附入政書至於醫藥之書農工之學以及數學兵學諸科於吾國內部之書咸可分類附列如醫學之書入醫家農學之書列於農家工學列於兵家是也惟哲理諸書或自成一家之言宜仿墨子諸書之例併入雜家此分別部居之大概也惟佳編罕覩俗筆流行言不雅馴有乖著述之體亦宜刪削免貽泛雜之譏一編次書目既州邑各自為編惟每編之首宜列總序一篇詳述本邑人文之

特色推及學派之流別。文章之源流。使讀其文者備悉一邑學術之大概。庶與蹈空之作不同。

一地志書。日宜有限。斷然郡邑之人遷徙。無恒。或本邑之人僑居他郡。或他邑之士來作寓公。或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揚州名士多屬徽產是也。又有同一人而鄉籍兩稱者。以徐石麒之忠節。而籍有青浦嘉興之異。以閻伯詩之淹博。而籍有山陽太原之殊。蓋一爲桑梓之鄉。一爲僑寄之所也。今宜用孫氏溫州經籍志例。凡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以父尙邑產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遺父。以子已土著父則寓公也。故編輯本邑書。日宜參考各邑志書。有名載他志而原籍本邑者。其始遷之人著述。亦得列入。即有名列本邑志書。而原籍實非本邑者。則去取宜嚴。期於不漏不誣。庶可傳之來葉。

一乙丁二部之書。多關一邑之掌故。一曰別史之屬。別史之書。古代以國爲限。如吳越春秋是也。後世則有以一地爲限者。如燉煌實錄。邗溝要略是也。一曰雜史之屬。雜史之書。古代亦以國爲限。如越絕書是也。後世則亦以一地爲限。

如唐人奉天錄彭門紀亂廣陵妖亂志是也。一曰傳記之屬傳記之屬皆以人區別其偶有兼係以地者如漢中士女志陳留耆舊傳是也。又有甄錄一姓之書如豫章列士傳之類是也。若一行之美出自一族之人彙而爲書者如宋浦江鄭氏旌義編是也。一曰職官之屬職官之書多官制官箴之類六朝以前有專記姓名鄉貫及歷官大畧者然咸以時代爲斷。又有以府寺爲斷者如晉東宮家屬名大司名家屬名之類是也。又有以府寺一時之人爲斷者如晉齊王官屬官庾亮參佐名之類是也。一曰政書之屬政書之屬以地爲限其例有二。有一州一邑法有專條如兩浙轉運須知元祐廣西衙規之類是也。有賢守茂宰治績永垂如張全義撫汴錄是也。一曰地理之屬地理之書有記都城宮苑者如三輔黃圖洛陽記東都記是其有僅記一邑者如鄴縣紀鄱陽縣圖經是也。自此以外有僅詳方物者如交州異志是也。有僅記川瀆者如姑蘇水利是也。有僅記名山洞府者如嵩山記雁然書所記載僅限一隅。一曰目錄之屬古代目錄之書均以册府所藏爲限其以一邑之書爲限者始於唐河南東齋史目。又有以一族之

書爲限者始於宋荊州田氏書目以上所列皆屬乙部之書若丁部之書一曰總集之屬所錄詩文以一州一邑之人爲限如丹陽集洛陽集是也又有甄錄同時之人其著作成於同地者如漢上題襟集是也一曰別集之屬名賢著作裁篇別行復有關於郡邑文獻者如侯圭江都宮賦是也又有游客寓公以地標集如武元衡臨淮啟事之類是也所舉九類書籍浩繁惟或纂自官師或成於羈旅輿地掌故轉益多師不盡繫桑梓敬恭也考各地邑志於列傳之外皆列流寓一門今帙畧師其意書之成於本邑人者依類著錄其成於他邑人之手者則別邑附錄列爲外編凡書之以地以事繫名者分隸九類之中附游記或金石錄或桑梓之聞斯在主客之辨宜嚴彙而觀之或亦搜討舊文之一助

一官撰之書纂錄不止一手標題止據監修凡郡人爲官書監修者義得入錄其同纂之人則注名於下方

一郡邑各志必多誤收之書若確有明徵宜別爲辨誤一卷次於外編之後

一編輯書目董其事者宜多識前言往行諳於著作體裁然亦非一人之力所

能。藏。事。宜。以。一。人。總。其。成。而。每。鄉。酌。任。分。纂。者。一。二。人。旁。搜。載。籍。博。訪。通。人。隨。時。詮。次。容。可。觀。成。

一。州。邑。之。中。世。家。儒。族。或。以。藏。度。相。高。儲。藏。之。書。首。以。宋。元。槧。本。爲。貴。蓋。寶。器。奇。觚。閱。世。則。重。在。書。亦。然。雖。與。本。邑。之。學。術。無。關。亦。宜。錄。入。外。編。之。末。以。崇。秘。笈。以。發。思。古。之。幽。情。

一。州。邑。之。書。有。板。刻。久。湮。而。槧。本。罕。購。者。有。僅。存。傳。抄。之。本。而。未。付。剞。劂。者。海。內。所。藏。不。過。數。本。若。此。之。流。宜。將。收。藏。家。之。姓。氏。注。列。下。方。庶。他。日。旁。搜。秘。笈。可。以。按。籍。而。稽。

一。書。目。志。既。成。宜。將。本。州。本。邑。之。文。彙。爲。一。本。或。仿。焦。氏。楊。州。足。徵。錄。例。所。采。之。文。不。必。以。本。土。之。人。爲。限。惟。取。其。事。有。關。於。本。土。者。或。仿。丁。氏。山。陽。文。徵。之。例。所。采。之。文。不。必。其。事。與。本。土。有。關。惟。以。本。土。之。人。爲。限。至。編。輯。之。次。第。或。以。時。代。相。次。或。以。文。體。區。分。俾。與。書。目。志。並。行。以。彰。本。土。人。文。之。盛。

社說

○○論中國宜建藏書樓

劉光漢

選稽上古言必考典。左傳昭二十六年云言以考典以志經是故爾雅釋言訓典爲經及稽之戴禮則古代書在上庠有典書之官以詔國子之讀書。文王世子篇典爲五帝之書從冊在耳上許氏說文釋之曰尊閣之也又以耳字象薦物之形解界字爲約在閣上徐氏繫傳曰典尙書所謂大訓在東序閣所以承物據此以觀則倉史造字之時加冊於耳足證初有書契早已建閣珍藏彼三皇五帝之書周官所掌典墳邱索之籍楚史能諳諒無不度諸高閣以示尊崇良法美意其所從來者遠矣又考周官宰夫之職府掌官契以治藏夫令史簿錄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猶布在方策無或失墜況於典籍之重乎昔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見於史記則周代之時藏書有定所掌書亦有專官然書掌於官民無私藏及周衰道廢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謂老聃可以與謀蓋當此之時學術之權操於師儒

故孔子欲以私家之藏。輔官府之不逮。惜有志未償。降及暴秦。律令圖書藏於宮禁。掌於博士。民間莫得而視。民間亦無復有書。西漢肇基。挾書除禁。至於武皇。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邱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厥後陳農求遺書。劉向典秘籍。劉班所錄。班班可考。然秘書之副。僅賜班。旃亡書。能識。僅傳安世。霍山以寫書而獲。愆東平以求書而見斥。蓋當此之時。在上者以書籍自私。不復公之於天下。自此以降。光武明章。篤好文雅。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別於東部。及仁壽閣。搜集新書。兩晉八朝。率遵遺軌。七志七錄。篇目具存。隋開皇間。牛弘遣求書之使。搜訪異本。唐中葉命。苗發求書江淮。而簽察御史兼掌求書。宋設秘書省。凡州縣印本書籍。咸解赴册府。以補四庫之缺。雖契丹蒙古。以異族宅諸華。然遼建乾元閣。元開弘文館。秘府所納。均有可觀。明命有司。訪經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至於清代。四庫所收。尤徵完美。此皆書藏於上之證也。然館閣校讐不盡。向歆之才。吏民檢閱事。干例禁。加以隱秘之書。伏匿不出。而山林枯槁之作。專門名家之藏。亦非一時徵求所

能集况復中祕之藏世鮮傳本而易姓改命之際兵鋒所及文賦摧殘觀建章焚而秦籍燼西都覆而七畧亡梁都陷虜玉軸揚灰唐將稱兵簡篇零落遂使觥觥巨冊與國偕亡向使琅編秘笈散布民間藏書者非僅一人流行者非徒一帙雖有水火之不時兵戈之竊發書策散亡常不若是之甚也雖然漢魏以下鴻儒著作日出而不可誦窮冊府所存不過十之三四耳而世家儒族當全盛之時物力滋殖崇尙儒雅多以藏度相高刊書之役聚書之方日新而月異故方鼂鄭王藏書甲於宋代降及元明此風益熾絳雲汲古尤著有聲下至阮氏文選樓鮑氏知不足齋左圖右史異書燦備咸足補官書之缺作文獻之宗乃不數十年或罹兵燹或出燼餘或子姓失德棄舊典若弁髦或家國淪亡鞠藝苑爲茂草至並簿錄不可見况其他乎嗚呼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今以書自私上行下效寒陵之家雖欲檢閱而無由當其盛時亦欲以留意篇籍博嗜古之名傳之來葉以示子孫曾幾何時而文籍湮軼一至此極非獨自亡其書也且使皇古相傳之故笈由已而亡昔孟子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吾亦謂上

下交爭書而學危言念及此能無恫哉嗟乎三代以降苛政日增不知以學術導其民並不以學術公之於世雖庠序之間藏經有閣以嘉惠多士然頒賜之籍半屬功令之書且事領於官簿錄出納職守多虧閱者裹足惟近代江浙之間建閣貯書文匯文淵均饒善本及閣燬於火崖畧僅存若夫私家之書有公之一族者如孫氏淵如藏書家祠不爲己有是也卽有達觀之士鑒于聚書之易散欲擇寬閒遠僻之區以傳久遠仿史遷藏史名山白香山藏詩東林寺例於崇祠古刹築室珍藏如阮氏芸台藏書杭州靈隱寺及鎮江焦山是也然地匪通都艱於跋涉閱書之士屐跡罕臨夫道書釋典均有藏室二氏且然况於典籍昔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近儒章學誠亦欲於尼山泗水之間擇地藏書法非不美然僅託空言以致好學之士難於得書見聞狹隘囿於俗學並博聞之士多識之才且不可多得况欲窺古人學術之眞乎故國學式微由於士不悅學此非不悅學者之咎也書籍不備雖欲悅學而無從此則保存國粹者之隱憂也今考東西各邦均有圖書館官立公立私

立制各不同。上而都畿。下而郡邑。咸建閣度。書以供學士大夫之博覽。今宜參用其法於名都大邑。設藏書樓一區。以藏古今之異籍。然經營伊始。厥有數難。世祿之家。鮮明公德。鑿楹而藏。以矜私蓄。齊一鳴之借。蹈懷璧之譏。其難一也。若夫求書遺官。下檄郡邑。則順康之時。曾行此法。而四方州郡。疲於應命。憲檄甫加。卽報無書。見顧亭今仿其規。恐蹈覆轍。其難二也。梓人考工。以藝自植。市賈之徒。僅知射利。儲藏雖富。索值必高。今公私交墮。巨資誰供。其難三也。傳錄文字。非由目驗。時值右文。必多僞託。記事或昧是非。考古莫明存佚。屢鼎亂真。審定匪易。其難四也。有此四難。故欲建藏書樓。必先令一州一邑。普編書籍志。博采旁收。悉著簿錄。他日按簿而稽。見存之籍。則檄郡邑。上其書秘異之編。或命寫官錄其副。前之所謂四難。庶可免矣。及簡編既備。棟宇落成。然後條列部目。按類陳列。典籍得其人。閱書定以時。以俱專門之尋繹。以擴學者之見聞。庶載筆之儒。凌雲之彥。專業是尙。師承並興。卽後來承學之士。亦興起於斯。此則國學昌明之漸也。嗟乎。歐民振興之基。肇於古學復興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啟

於尊王攘夷之論此非拘於則古昔稱先王之說也蓋國政浩繁惟睹往軌者斯知來轍非鑒於成憲明其利弊之所在無由試改革之端且一國之立必有特異之才豐功偉烈懿行嘉言載籍浩博班班可考若能誦詩說書知人論世杼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愛國之心既萌保土之念斯切國學保存收效甚遠乃惟今之人不尙有舊圖書典籍棄若土苴亦獨何哉夫漢書以下均誌藝文以迄於今載越數千雖篇目可按而傳書至稀宋代以下鉛槧之設益繁由今考之十不存一幸考古之家尤多善本左右采獲足備儲藏若失此不圖一經兵燹銷蝕散亡雖欲聚書亦無及矣則聚書之法不可不籌而藏書之樓必宜先設世有知言之君子或亦措意於茲乎

○國學講習記

鄧實述

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爲。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故。既。有。國。則。必。有。先。知。先。覺。之。聖。人。出。焉。著。書。立。說。以。俟。百。世。聖。爲。天。口。賢。爲。天。譯。演。之。爲。宗。教。尊。之。曰。聖。經。是。曰。一。國。之。經。學。既。有。國。則。必。有。其。風。俗。習。慣。治。亂。興。亡。之。故。與。夫。英。雄。豪。傑。忠。臣。義。士。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是。曰。一。國。之。史。學。既。有。國。則。其。一。種。人。之。內。必。有。心。靈。秀。犢。之。士。各。本。其。術。以。自。鳴。若。陰。陽。名。法。儒。墨。道。德。成。一。家。之。言。者。是。曰。一。國。之。子。學。既。有。國。則。必。有。一。部。分。之。師。儒。讀。聖。賢。之。書。守。先。王。之。道。以。繼。往。開。來。明。道。救。世。是。曰。一。國。之。理。學。既。有。國。則。必。有。政。治。因。革。損。益。之。事。是。曰。一。國。之。掌。故。學。既。有。國。則。必。有。語。言。文。字。以。道。政。事。以。達。民。隱。詩。以。歌。之。辭。以。文。之。是。曰。一。國。之。文。學。是。故。國。學。者。與。有。國。以。俱。來。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以。通。是。學。知。愛。其。國。無。不。知。愛。其。學。學。也。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治。事。學。其。一。國。之。學。以。爲。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自。

一。心。之。微。以。至。國。家。之。大。皆。學。也。故。不。明。一。國。之。學。不。能。治。一。國。之。事。乃。若。有。兼。通。他。國。之。學。以。輔。益。自。國。者。則。兼。材。之。能。也。國。傑。之。資。也。然。而。不。通。自。國。之。學。在。古。不。知。其。歷。史。在。今。無。以。喻。其。民。在。野。不。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卽。無。以。効。忠。於。其。子。孫。知。其。歷。史。熟。其。遺。事。則。必。以。讀。本。國。之。書。學。本。國。之。學。爲。亟。雖。然。國。學。之。替。也。漢。宋。操。其。矛。焉。朱。陸。刺。其。盾。焉。叢。脞。其。攷。據。空。疏。其。性。理。藻。繪。其。詞。音。靡。靡。乎。香。草。逐。逐。乎。鞶。帨。以。云。學。則。非。學。以。云。國。則。不。國。嗚。呼。非。學。不。國。雖。匹。夫。與。有。責。焉。矣。夫。國。以。有。學。而。存。學。以。有。國。而。昌。昔。孔。子。入。其。國。而。觀。其。教。卽。以。知。其。國。詩。曰。觀。國。之。光。又。曰。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以。云。士。者。國。之。楨。也。學。者。士。之。用。也。多。士。力。學。以。爲。國。楨。豈。非。國。光。之。可。觀。者。乎。實。不。敏。斷。斷。於。讀。書。報。國。而。無。忝。其。爲。國。士。者。承。諸。君。子。之。雅。以。相。與。商量。舊。學。於。荒。江。寂。寞。之。上。風。雨。神。州。雞。鳴。不。已。思。以。松。柏。之。節。偉。爲。國。楨。庶。幾。讀。書。申。明。大。義。正。氣。尙。存。國。光。不。泯。意。在。斯。乎。

○○○經學篇第一

正名

經之名何自始乎。曰：凡一學術成一宗派行之社會而成國教，是曰經。有教主以前之經，有教主以後之經。由前之經則如孔子未生天下已有六經。莊子天運篇曰：某以六經干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自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是為教主以前之舊經。未經教主之刪定者也。由後之經則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然太史公有言：孔門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又曰：世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則孔子雖不作經，孔子未嘗不訂經。史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是為教主以後之經。經教主所編訂而用為孔門之課本者也。乃若教主之言行有紀述以成書者，則亦謂之經。如孝經、論語是。然而孝經、論語之稱為經者，乃後人之尊崇教主而然。在古無是經，也不可名經。故班固序六藝為九種也。於乎經之名不正，於是而有以傳為經。左傳公羊穀梁以記為經。禮小戴以羣書為經。周官以子為經。孟子以釋經之書為經。爾雅者此皆不知經之名實出於國教也。夫中國古代之有六經，猶印度之有四章，馱猶太之有舊約。

而已。教爲一種人所特有之教。卽經爲一種人所特有之經。有一國之教。卽有一國之經。守教者曰祭司。守經者曰經師。其義一也。

六經皆史

章實齋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龔定安曰。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夫二子之以史稱經。可謂知其本矣。經之爲物。其始於中古乎。既有天地。卽生人類。人類而聚居一處。卽有其山川風土。而成一羣羣之內。必有其文字。以記事。積之久而成一書。其始有之。數書大抵以記其種人。開闢遷徙。戰爭及古來所傳聞之遺事而已。故其書。每人神並載。政教不分。有英雄傳記焉。有酋長號令律例焉。有教主言行焉。有種人舊俗遺詔焉。數體相合而成一書。則尊之曰經。要之皆其一種人所演之歷史也。太史公有言。載籍極博。學者猶考信於六藝。六藝者。六經之文。卽三皇五帝之書也。六經皆史。豈不信哉。

通今

經者古史。讀經者宜以今義通古義。以今制通古制。故經之名物度數車服宮廟如明堂辟雍郊祀禘祫皆當博觀其義而不必拘泥其迹。儒者是古非今。聚訟紛如甚無謂也。昔孔子論政皆政之精意。若政之法度。殷輅周冕未嘗多及。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余聞仁和龔氏有言曰。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又聞之太倉陸氏之言曰。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是故讀古人之經。貴得古人之意。以古證今。而權以時義用之。則可行。則可謂通經之士矣。

致用

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吾聞兩儒。經儒通經。皆以致用。西漢諸儒。如以禹貢行水。

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東漢鄭君隱修經業黃巾不入其境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毋失其素風此皆行乎經術而能致用者也漢學之真也嗚呼古之漢學豈如今之漢學之叢脞無用者哉以聲音訓詁名物考據而號之曰漢學此近二百年之學風之所以敝也非漢學之真也

師說

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於易驗消長之機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界於禮見聖人行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斷事之大權

經明其理史證其事知經史則掌故非胥吏之材知經史掌故則性理非迂儒知經史掌故而又服習性理則詞章非輕薄之文人書與春秋經之史學也六經之法掌故之學也六經之義性理之學也六經之文辭章之學也十三經之文天地之至文也其義以文而著不察其文則其義亦隱北人之經學守舊而棄新南人之經學喜新而得僞

(未完)

社說

○○編輯鄉土志序例

劉光漢

嘗考周禮一書司會之職于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司書之職復掌邦國之版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逆羣吏之政令則周代之大經大法必掌以專官雖在僻遠之陬亦記載靡遺此卽後世志乘立書志之祖也又黨正之職屬民讀法以書其德行道藝閭胥之職值大比之年於民之敬敏任恤者則書之以待選舉夫一行之微一藝之奇猶鉅細必書况立德立功之彥身沒言立之儒鄉社所祀太常所書而忍令其湮沒不彰乎此卽後世志乘誌人物之始也又誦訓之職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昭辟忌以知地俗則古代之方志兼誌民風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則古代之方志兼詳氏族若夫形方氏之職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之職各掌山林川澤之名原師之職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則後世志書附列輿圖此其嚆

矢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時辨五地之物生山師川師既掌山林川澤之名復
 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誌其珍異之物則後世志書兼陳物產此
 其濫觴蓋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悉以國統鄉以王都統侯國一國之史合衆鄉
 之史而成一代之史又合各國之史而成故觀于訓方氏道四方之政則列國
 之政未嘗不各自為書觀于外史掌四方之志注云謂若晉乘楚則列國之事
 未嘗不各自為書干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引陳止齋之說云古代有四方之志
 之二子畫之於觀于太師之陳風詩則列國之文未嘗不各自為書漢書藝文
 是有董史是也觀于太師之陳風詩則列國之文未嘗不各自為書志云古有
 采詩之官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
 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蓋古者天下巡守則太師采詩以觀民風事見王
 制觀于輶軒之采方言則列國之言又未嘗不各自為書郭璞方言注序云
 軒之使所以巡游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觀于小行人之獻五書則列國
 人跡之所昭莫不備載以爲奏籍其言甚確觀于小行人之獻五書則列國
 之禮俗亦未嘗不各自為書豈僅禹貢兼詳物產周書兼列職方爲後世書志
 之始哉秦代以還易封建爲郡縣郡縣之制雖與封建之制不同然土地人民
 均有一定之分下至吏胥之分職守令之設官亦均有定制則今之方志擬于

古。代。之。國。史。豈。有。殊。哉。特。近。代。以。來。郡。縣。志。乘。猥。濫。無。法。掇。拾。不。精。而。所。立。之。例。互。相。參。差。不。可。爲。典。要。故。治。目。錄。學。者。多。視。爲。地。理。家。言。不。知。國。家。者。合。無。量。郡。邑。而。成。者。也。郡。邑。無。志。乘。則。一。代。之。史。無。所。取。資。顧。就。近。世。之。志。乘。觀。之。徵。文。考。獻。既。不。足。供。國。史。之。采。擇。則。志。乘。以。外。不。得。不。另。編。鄉。土。志。廣。于。徵。材。嚴。于。立。例。非。惟。備。國。史。之。采。也。且。以。供。本。邑。教。民。之。用。考。孔。子。編。春。秋。以。魯。爲。主。始。隱。終。哀。則。古。人。之。通。史。乘。必。以。本。國。之。史。爲。基。鄭。人。之。饗。韓。子。也。七。子。賦。詩。不。出。鄭。志。鍾。儀。之。囚。軍。府。也。南。冠。操。琴。不。忘。土。風。則。古。人。之。誦。文。詞。必。以。本。國。之。文。爲。始。公。羊。作。傳。多。雜。齊。言。屈。子。賦。騷。不。遺。楚。語。則。本。國。之。語。言。古。人。未。嘗。盡。舍。也。叔。孫。豹。之。對。士。勾。學。舉。臧。孫。王。孫。滿。之。見。晉。臣。功。推。射。父。則。鄉。賢。之。言。行。古。人。未。嘗。不。崇。也。孟子謂友天下之士始于鄉吾謂尙論古人亦然若。夫。重。耳。對。楚。王。以。羽。毛。齒。角。晉。用。楚。餘。則。欲。考。他。邦。物。產。者。必。先。計。本。邦。之。物。產。晏。子。對。齊。侯。以。重。厚。乘。禮。齊。不。魯。若。則。欲。考。異。國。民。風。者。必。先。驗。本。國。之。民。風。由。是。言。之。則。古。代。名。卿。大。夫。莫。不。嫻。于。掌。故。典。章。諳。于。民。情。風。俗。始。于。鄉。里。終。於。邦。國。鄉。邦。政。事。纖。悉。

靡遺其故何哉所受之學則然也今也教民之法略于近而詳于遠侈陳瀛海之大博通重譯之文而釣游之地桑梓之鄉則思古之情未發懷舊之念未抒殆古人所謂數典忘祖者矣若一郡一邑均編鄉土志則總角之童垂髫之彥均從事根柢之學以激發其愛土之心故觀于輿地志則治地學者可以循軌而遵途觀于大事志則治史學者可以卽小而見大觀于人物志則嘉言懿行均可資以淑身乃倫理之精言也觀于文學志則巨什鴻篇均可擇爲讀本乃國文之軌範也政典有志則熟于地方之利弊而政治之學非僅托于空言風俗有志則明于羣治之進退而社會之學可以得所依歸方言有志則國語學之別途也物產有志則博物學之門徑也推之輿圖有資于繪事而書績之學則美術學之先河也觀物必相其土宜而物宜布利則實業學之要素也使童而習之則普通科學可以得所入門而國粹保存又以鄉邦爲發軔其有裨于教育豈淺鮮哉昔朱育之對濮陽興左思之作齊都賦雅材好博爲古所推若一郡一邑咸編鄉土志則鄉邦文獻童稚能嫻而旅人之蒞止者亦可入國問

禁入境問俗以得所參考之資此則章氏實齋州縣請立志科之意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有注意於斯者乎尙祈搜輯遺文甄錄佚事持公覈實分科別類彙爲一編庶幾投以瓊瑤毋爲金玉以備教育英才之用兼爲討論國政之資此則當今之要務也今將例目列于後

鄉土志目

輿地志第一

政典志第二

大事志第三

人物志第四

方言志第五

文學志第六

物產志第七

金石志附于前二類中

風俗志第八

鄉土志凡例

一與地志。山川能說可為大夫矧於釣游之地今郡邑志乘記述地理偏于繁瑣鮮提要鈎玄之法夫輿地之學貴于通今尤資證古地名沿革豈可忽乎沿革苟訛則通部之篇皆誤然古今變遷多故各據所聞以為說折衷一是莫莫其難今宜仿一統志表之例一郡一邑各自為編南陵徐氏南陵縣沿革表可用法為執簡御繁以示限斷然表可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形象之有沿革則不得不列之於圖以便觀覽然近代地志於地名沿革咸有表無圖今宜開方計里邑各為圖以今地為主自明以上復朝各為圖古地所在標以朱筆以證今古之異名地勢之遷變非惟有裨于知今亦且有資于讀史雖然沿革有圖僅圖學中之一體耳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為號而地理統圖起于蕭何之收圖籍然湮廢已久元和郡縣志分道列圖亦書存圖亡今郡縣志乘之圖簡陋榛蕪厠于序目凡例視若弁髦或遂于景物隨地摩繪以

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而裴秀遺法不復存矣。今編地志宜縣各爲圖。城廂四境復各爲分圖。以山川爲綱。以城郭鄉鎮爲緯。並按其畧度使開方計里不爽銖黍。若夫宮寢壇祠有關建置。亦用三輔皇圖洛陽宮室圖例。粗具形象。以附總圖。庶合古人並重圖書之旨。然圖表之學。可以自治而不可以口耳求。欲虛實相資。詳略互見。不得不有資于地誌。近代志乘山川古迹各自爲編。夫區古迹于山川。不若以山川定古迹。昔伯益佐禹治水。述山海經以山表道。支幹綱維。槐眉息壤之區。石室固時之構。蓋頗涉古迹焉。上溯九邱斯存。繩準夏商以降。賡續者稀。周官職方氏自山川浸外辭無枝葉蓋職官之分司非輿地之通紀矣班志以下多志地理與山海經義例不同。至酈元注水經。乃修禹益成法。水所經流。取宮室苑囿宅墓祠廟之屬。揭瀦其下。推較方輿。粲然明晰。按籍徵古。無假推尋。其後宋敏求爲長安志。又取酈氏之例。變通之標。舉坊里統治羣碎。均可謂善師古者矣。外此。地志則揆張名勝。近于類書。無復古法。其云距某地若干里。及某地之東西。若南北。殺青之際。村氓能達都邑。旣改學士。不知虛名。掛于簡編。實

地迷其疆。理班氏所謂采獲舊聞。推表山川者。一支半節。時見游記。而郡志邑乘。乃闕然無聞。不亦悲哉。今宜用伯益書例以志山。用酈氏書例以志水。用宋氏書例以志城。廂若台榭。陂池府寺。宮觀名城。鉅邑夥頤。莫殫卽學士大夫登高覽古。一觴一詠。動成故實。履綦莫尋。觚簡斯寄。咸是增美。山川今宜按地類記。不復各自爲編。以具條貫。其地址無可尋按者。則立表以揭之。次第時代。仍以類從。使後之覽者。慨然發思古之幽情。燕陋之譏庶幾免矣。

二政典志。歷代史書具有書志。其原出于官禮。鄭樵謂書志之原出于爾雅。其說似是而實非也。宇文倣周官。唐人作六典。一代典章。粗備于是。顧一代之典章。一邑亦有一邑之典章。善乎章氏學誠之言曰。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所在。掌故莫備于斯。治法莫具于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爲其人微。爲摺紳所弗道。故史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者。舍是莫由知其要。又曰。今之州縣。繁簡異勢。故令史

因事定制。不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卽以一縣之制定其書。舉其凡目。可以見一縣之事矣。永清縣志又曰。今部寺鄉監之志。卽掌

故也。擬于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

國史之分體。擬于周制。猶晉乘楚檮杌魯春秋也。郡縣異于封建。則掌故皆

出于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存而奉之。較之國史。具

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混也。又曰。簿書案牘。頒于功令。守于

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

荒陋僻邑。無以異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諸今日

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

掌故。則志義轉可明。臺州志掌故例議下又曰。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

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藏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詞案牘無因人藏否。因人

工拙之義。例文詞。蓋以載登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

遺意也。州縣請立志科議由是觀之。則一郡一邑之政典。存于簿書案牘之中。古代

一國之政典各掌以官官存則政典亦存今代一邑之政典各掌以吏吏備則一邑之政典亦備今欲編輯此志則一邑之簿書案牘不得不廣於徵求宜以胥吏所掌之職為綱一為吏類官制之沿革職官之損益官權之輕重咸載于斯編一為戶類約分數目一曰田畝二曰賦稅凡關權及鹽三曰丁口四曰倉儲以詳財政以重民生一為禮類祀典及學制屬焉亦附列焉一為兵類兵制及驛遞屬焉兵制一類一考兵制之沿革二考兵額之推益三考營汲之所在一為刑類以存法禁一為工類以誌營造此即章氏修永清縣志創為六書之例也昔東漢郡縣掾吏以六曹區分則地方行政與中央之制相同揭之為綱與古奚倍若書不可明別之為表表不能盡別之為圖如戶類之營汲門使學者曉然知一邑制度之因革以審世變所自來因推其得失利弊酌古準今以備他日施行之用以立地方自治之基孔子有言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王道者寓于政典之中者也明于政典之大綱則改革弊政必自一鄉一邑始豈不重哉

三大事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尚書，動爲春秋。記動者，卽記事。

之謂也。古代史官掌誌時事，非惟王國有之也。卽侯國亦有之。試觀春秋之

世，魯有太史昭二年，齊有南史襄二十二年，楚有左史昭十年，晉有太史國語，左史襄十年。

衛有祝史哀二十年，及太史閔二年，鄭亦有祝史昭八年，列國皆有史官。則列國均

有史書。此卽孔子與左邱明所見之百二國寶書。墨子所見之百國春秋也。

今之郡邑，其疆域之廣者，比于古之小國，有過之無不及。而史乘多缺，此豈

古代列國置史之制哉？今考古代記事之史，畧有數體。一曰編年體。編年之

史，有僅揭大事爲綱者，如魯春秋及魏竹書紀年是。古代春秋經本不附左傳而行。有敘事

詳密，詳目畧綱者，如左傳及通鑑是。通鑑叙事其首句有以目附綱者，如朱

子綱目是。若夫年表一體，旁行斜上，年經月緯，如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是其

體均屬于編年。一曰記事本末體。揭事爲綱，備詳原委，有統貫全史爲一書

者，如通鑑紀事本末是。有僅記一代之事者，如宋史元史紀事本末是。有僅

記一國之事者，如西夏記事本末是。若夫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備記各國

之興衰雖與記事本末之體稍殊而其意則同若夫僅記一方之事者則郡邑志乘均有大事記大事表而江都汪中復撰廣陵通典貫穿史事無綱目之分無章句之析畧次時代彙爲一編其體與左傳通鑑相近然不善學者必致牽于混并無條目之可尋不知編年紀事二體實互相爲用章氏實齋有言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于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于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

方志立三書議

其說甚確今編此志二體均宜互用編年之體年經事緯束于次第宜舉其大綱簡于序事使閱者瞭如指掌然闕載之事必多則宜仿紀事本末體別爲著錄包該事迹參貫話言以盡一事之原委大事從其詳小事則從其畧志不可盡則列之爲表以省支詞若夫一郡一邑之兵事古代記事間有專書如德安城守錄汴圍濕襟錄以及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是也亦刪彼

燕詞。擷其精要。因事命篇。附于記事。本末之體。至于大業。開河記。廣陵妖亂。志雖所記之事。與兵爭有別序。而列之。亦是以廣一邑之異聞。此宜兼收。博采者也。倘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采里巷之鎖談。作鄉邦之事實。此則古人所謂穢史也。孔子言雖多。亦奚以爲其此之謂乎。

(未完)

社說

○擬編輯鄉土志序例 (續二十一期)

劉光漢

四。人物志。列傳之體。始于史記。然正史而外。則有別史。標舉人物。約分二體。一曰以土地爲綱。二曰以品目爲綱。以土地爲綱者。如周斐汝南先賢傳。王基東萊耆舊傳。謝承會稽先賢傳。張勝桂陽先賢畫讚。陸凱吳國先賢傳。是也。以品目爲綱者。如劉向列女傳。稽康高士傳。諸葛亮貞潔記。是也。其有以土地爲綱。而兼以品目區別者。如徐整豫章列士是傳也。近世州縣志書。大抵均有。人物志。其例多與列傳同。大抵以鄉賢名宦流寓三門爲綱。以鄉賢一門。義係桑梓。復各分條目。而名宦流寓二門。則次列傳。末僅備篇卷。不知名宦流寓二門。當與鄉賢並重。夫官師有牧圉教誨之責。專城分符。或比古代侯伯郡邑之休。蹙繫焉。今志乘之誌名宦。非簡則詳。簡者僅書官階姓名。雖治蹟擬冀黃。亦僅具崖畧。詳者或兼綜生平言行于本邑治績。而外兼

涉他事越境而書惟章氏學誠撰永清縣志取官師名蹟別為政略次諸列傳之前表志之後按其序例蓋以歷官時代為次督撫丞簿鱗次編列先書

官階姓氏次詳政績今宜改名宦之名為官師名宦者謂官祠名也非列傳

名宦者入之未祀名宦者亦入之殊為混淆記載之法略仿章氏之例較諸舊志略有四善興革

政俗義在一方前後居官當從刪省則畧而不蕪一善也蓋情論定近則易

審遷除異邦起居莫詢斯無生傳嫌諱二善也莅官年月援例而書政績有

述表章斯貴隱約之際抑揚以具三善也郡邑風尚各有升降一張一弛迹

各不同以世繫之可明政要四善也此為前賢所未詳宜來後人之取法此

志中所宜詳者一也昔曹交假館于鄒許行受廛于宋民有流寓由來久矣

特志中所列約區四類有與政事相關者千石以上咸辟幕僚諮詢利弊補

救設施民生之慎舒或係于幕賓之賢否如古代汝南治績成于范滂此以

秦多倚恕谷有如慎伯容淮浦有裨于治河默深寓緝揚有裨若此之流均

宜類誌有與生計相關者昔范蠡寓陶千金致富卓氏徙蜀冶鐵製錢隱民

食於其間。利源操諸其手。郡邑之貧富。或視一姓爲轉移。

如近世徽人治鹽于淮南淮南民生

之貧富視之若

轉移。餘可類也。若此之流亦宜特記。有與學術相關者。昔子夏設教西河而

化行三晉。蓋學術之盛。有開必先而通人。魁儒或不擇地而施教。然學風所

被。揆芳承軌。年音不衰。

如朱子之學行于閩。亭林之學行于南。是也。

若此之類亦

宜特書三類。而外別有遷客騷人。嘯傲湖山。觴詠所寄。古迹斯存。信乎增美

于山川。豈僅流連于風物。後賢憑弔其跡者。或興起于斯。履綦既留。表章宜

亟。特蹟遠則易。詳事詳則易。冗凡流寓諸公。宜取事定之。關於本邑者。分類

編次。每類之中。復以時代次。先後行實。既徵斷限。斯在此志中所宜詳者。二

也。若夫鄉賢立傳。亦宜以品目類區。昔五代史乘。成于歐陽。列傳一編。盡人

皆署其品目。蓋史乘以事爲主。則事重于人。今標標著目。宜參用馬班范歐

諸史之例。一曰名臣傳。凡德澤及于一國。事功關於一代者。入之。

若夫尸位素餐之流

雖居顯位亦宜從略焉

二曰紳耆傳。凡惠澤被于一邑。能爲闔境興利除害者。入之。三

曰武勳傳。凡功勳赫卓。確有戰功可誌者。入之。四曰節義傳。凡以死力捍衛

地方者入之。五曰文學傳。凡道學之儒。儒林之彥。文苑之英。均入之。六曰一行傳。凡貞臣孝子義僕均入之。若夫游俠隱佚諸門。有則誌之。無則從缺。列女一門。則別自爲編。附于鄉賢之後。庶幾表揚名德。闡發幽光。可備國史之采矣。特往昔志乘列傳之體。多乖章氏學誠有言。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擷大義。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叙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詞。簿書結勘之說。濫收猥入。無復剪裁。至于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于白鄒無譏。存而不論可也。亳州人物志表序列例又曰排纂比次。畧如類書。其體旣褻。所收亦猥濫無度。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永清縣志闕列傳序列例可謂深中志乘之弊矣。今編此志。宜以實事爲限。虛美之詞。概加刪削。又猥瑣之跡。亦宜從省。蓋此志體裁與志乘稍別。志乘記事宜詳。志所不載。則此事失傳。此則採擷羣言。擇其要者。著于篇。不必盡人盡事。而書也。惟列傳以外。兼宜列表。表分二類。一曰氏姓表。昔周禮瞽矇。翼世繫

小史書昭稱而春秋傳又稱公孫揮能辨大夫族姓是譜牒始于春秋東京
以降譜學復興其體有二有合一國之氏族而爲表者如唐書宰相世系是
然詳於貴族畧于平民有僅一姓之世系者如家譜族譜是也若夫郡邑志
書僅誌戶口之書不詳世系之牒惟章氏學誠修永清縣志特創士族表大
抵謂州縣之書當部次世族以達所司府部院而立表之法則凡爲士者皆
得列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其說至精然氏姓列表別有數益夫中原肇
亂人民遷徙無恆永嘉僑寄洪武移民民去其鄉自古然矣彙而觀之可以
觀民族遷移之迹且漢魏以後羌胡之族雜處中區改姓易氏若溯其氏姓
所由來明于同姓異源之說則氈裘之民不復與冠帶之倫相雜別生分類
其在斯乎至于編次之法則通都大邑之民或轉徙他所淆改其籍載記維
艱若僻壤遐陬之民則聚族而居有祠堂以收其族其數典忘祖者鮮矣若
仿章氏之法爲之其徵求必易惟其例則宜謹嚴耳二曰古今人表昔劉居
巢之議漢書人表曰附生疣贅不知剪裁章氏學誠則曰班表取補遷書作

列傳之稽檢。又謂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夫方志之紀人物。亦通史之支流。

故景定志人表。師法班氏。革九等為七類。又顯善而不昭惡。稍與班氏殊科。

此皆成法之可師者也。今編此表。宜稍易前規。畧其章灼。務宣幽隱。革九等

七類之例。所品目。共分九類。一以列傳之口為衡。名臣種各武勳節義文

類九而事實已見列傳者。則概從刪削。以省復文。凡列于此表者。或僅垂聲

稱事跡。莫考或名本不彰。因師友講習牽連得書。或庸言庸行。無奇異之蹟。

可稱。或艱貞之士。所志終虛。時值諱匿。或有闕書。致功業湮沒。凡若此者。均

列其姓名于表。按類區分。以年相次。其行事可稽者。則增注文于其下。所以

存古考佚。表徵也。蓋既列此表。則列傳之文。可以省約。而梓里名流。既有姓

名。可按即可別。徵臺籍以待表章。不必以變例為疑。其必以品目區分者。則

以百行所存。趣舍難易。非有輕重于其間也。此二表者。均與鄉賢傳相輔庶

幾。煩簡得其宜。編纂得其法。若夫人物二字。嘉定王氏雖斥為不詞。然唐書

藝文志所著錄。有江敏陳留人物志。復有陽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則名稱

已古改易實難今則仍因其名不必泥于王氏之說也官若改爲先賢者舊則

該于其中若川士女二字亦屬不詞不若仍用人物二字也

五方言志 昔爾雅有釋言一篇所以釋五方之殊語也蓋直言曰言三代

之時諸侯各國言各異聲故十五國之詩即各操上音之詩也觀于輶軒之

使巡游萬國采覽異言車跡之所交人跡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郭方言

注而漢儒揚雄則本之以作方言考九服之佚言標六代之絕語則方言之

學其所從來者遠矣特三代以前其有彙一境之方言爲一書者今皆失傳

惟汲郡竹書有楚晉事名三卷晉書東晉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

又似爾雅記今亦湮沒無存厥後王長孫作河洛語音志見隋王之珂作閩音必

辨志所載殊語限以一隅其例甚善及毛西河作越語肯綮錄謂考陸

法言韻書每與越俗語相發明凡屬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韻多有之因

取卑巷之常談而證以古音古訓約取工氏自序之詞而胡氏文英亦作吳

下方言考謂吳音備具四聲以吳音證之經史諸書以參其離合亦稽古審

音者之責錢氏人麟序其端謂好學深思之士當師此書之義凡所讀書及所聞街談里語一字一句皆援古證今必求其意義之所在則方言之志一郡一邑咸當別自爲書昔人固有言之者矣今編此志宜區分子目一以爾雅之篇目爲主惟釋詁釋言釋訓之名似宜改易凡動詞靜詞及各虛詞均該以一類取錢氏恆言錄之義名曰釋恆言庶幾推證俗音詮釋別語不至貽疏漏之譏矣且考釋方言其益甚溥一曰讀古書論語所列多齊魯之方言不明齊魯之方言則不可以讀論語楚詞所稱多荆楚之方言不明荆楚之方言則不可以讀楚詞然齊魯之方言當於今日之音竟求之荆楚之方言當於今日之荆楚求之昔顏氏匡謬正俗以秦中之音證未央之詩以江淮之音證九邱之語此宜取法者也一曰考古義如爾雅訓戎爲我其義不可解也今考揚州東境之俚語則我音近戎此可以明爾雅訓戎爲我之故矣爾雅訓劉爲殺其意不可考也今者山陝二省之恆言則言殺爲劉此可以明爾雅訓劉爲殺之故矣昔顏氏匡謬正俗以爾雅訓洋爲多釋俗語之

洋字以說文訓勗爲汁釋俗語之勗字此亦宜取法者也一曰考古音古人各以方音爲韻後人以近代之通語爲韻然近代之方語未必合於古代之方言猶未必合于古代之雅言惟方音則間存古音如詩關雎采與友韻今淮安北郊讀采爲日讀友如野此可以知古音通叶之故矣柏舟河與儀韻今河南人仍讀河爲吼宜切此又可以知古音通叶之故矣若此之例咸可類推此編輯方言志所以有益於考古也然考古而外猶有三善嘗考管子一書謂五方之地川原泉壤其淺深廣狹不同故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亦各不同淮南子亦有言輕土音速重土音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蓋中國之民得音各有所偏其得音之偏則由於風土之不同燕趙之音傷重濁吳楚之音傷輕淺風土爲之也故觀於發音之不同可以驗風土之不同下至一郡一邑地僅百里而各區之地音復不同則亦風土之不同故耳若彙而觀之考其發音之同異亦覘風土者之一助也其善一旦方音不同由於民質如古昔徐州之地其土舒緩釋名其氣寬舒其民稟性安徐李巡爾雅注而近

日長淮以北之民其發音亦舒緩古昔揚州之地其水波揚釋名其氣燥勁其

民稟性輕揚李巡爾雅注而近日江浙之民其發音亦輕揚約舉二例餘可類求

蓋民性各殊不可推移故入境問俗親於居民之發音者何即知居民之稟

性若何昔季札以詩歌驗土風樂記以樂音驗民情吾亦謂方言亦可驗民

性非惟可以驗民性也並可覘社會程度之若何如北音無入聲可以覘民

風之寒僿與東具七音可以證民心之靈敏蓋進化速者音愈眾開化緩者

音愈單若援此例以求之觀於方音之不同則羣治之進退可驗矣其善二

日語言援民族而區中國自魏晉以還鮮卑之語行於河朔唐宋以後沙陀

女真蒙古之言恒與華音濁雜故北方之語間雜夷言顏氏家訓而中國固

有之方言則漸滅殆盡李氏舜臣六經直音自序云昔齊桓公與管仲謀伐

羽之俄也吾青自蒙五胡之或胡語也余觀詩至瓠葉有免斯首釋曰斯白

也齊魯問斯解聲相近此方言也亦並惟按地審音凡語音與古籍所載相

合者則中國之舊語也其為古籍所未言者則或非中國固有之言其有古

籍所載舊言而至今不復存者則必民族遷移之故試觀吳下之音多與古
合則古代荆方士族萃居江表之故也滇黔之音或近金陵則明代應天勁
於移屯西南之故也故觀於古今方音之遷變則古今民族遷徙之跡亦可
瞭如其善三有此三善故編此志者亦宜本此義以立言庶與摭拾之學不
同且此志所以重要者則以中土之民言語不同多操鄉音不復自知其失
夫辭氣鄙背曾子所嫉南蠻馱舌孟子所羞宋高祖未變楚言則史臣譏其
失雅王丞相偶操吳語則坐客謂其無才一見宋書孫詳雅音偶乖則學徒
因之不至北史李業興舊音未改則梁人笑其失詞北史顧氏亭林有言五方之
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所不取況近日瀛海
交通迥異安土重遷之世乎若音操土語則應對多乖故國語一科亟需教
授然必明於方言與官話之殊方言某字之音卽官話某字之音始也用官
話以誇方言繼也易方言而爲官話此則統一言語之漸也若不以方言證
官話是由治訓言者不以今語證古義也且欲革鄉土之音必自纒角之童

始。若。年。齡。稍。進。則。宜。教。授。西。文。故。國。語。一。科。必。以。小。學。植。其。基。而。欲。通。國。語。又。必。以。方。言。爲。階。梯。則。方。言。一。志。豈。僅。備。考。古。之。用。哉。

(未完)

社說

○○編輯鄉土記序例

(續二十二期)

劉光漢

六文學志。考周禮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傳道者後世所傳。往古之事。亦卽後世所述。往古之學也。是學以域分。而古賢之學術。又爲後人考鏡之資。其由來者久矣。居古代學術以域分。如陰陽之學。古有扈氏不之。至文王孔子徵夏道。則之杞。徵商道。則之宋。道者學術之所寓。亦學術之所從出也。韓宣子觀書於魯。見易象與春秋。以知周公之德。則古代一國之大經大法。必賴學術而存。觀于一國之學。卽可以通達一國之情。此尤深切著明者矣。且非惟學術爲然也。卽文章亦然。文章可以驗世變。亦可以驗民風。故十五國之風詩。各自爲編。卽文以國分之證。若夫國語國策諸書。亦以邦國區卷帙。古代言尙文。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亦語而雜之。以文者也。視鄭七子賦詩。賦不出鄭志。則知古人重本國之文。尤甚于重他國之文。雖封建之制。易爲

郡縣然一郡一邑之地卽古一國之地也則徵文之事豈可不與考獻並重乎此文學志之所由嘗輯矣惟編輯文學志其例稍與書目志殊蓋書目志以詳爲貴此志則以簡明爲貴也其以文學標題者則以錢竹汀有言古代文與學合後世文與學分文學旣分故此志亦分文學爲二途學爲先而文爲後學以研求派別爲主略仿古代目錄家成法考地志載書目始于關東風俗傳其勒一郡一邑書目爲專書者則以近代爲最著如管氏海昌經籍志孫氏溫州經籍志是而郡邑志乘亦類誌藝文然成疏漏不足觀此志旣以簡明爲主宜取郡邑所編書目志提要鈎玄摘其要者著于篇至于類次之法分合出入悉以四庫之目爲次使學者由本邑之藝文以考學術之派別並以審讀書之門徑然古人之治目錄學非僅資記誦之功也必明于學術之流別洞流索源昔莊子作天下篇荀卿作非十二子篇皆明于學術之源流以推論諸家得失馬談論六家要旨劉班誌七略藝文於學派起源均反覆論次下逮宋儒鄭樵明儒焦竑近儒章學誠咸明此意故編此志者于

類次學術之中宜條分派別以窮其指歸使學者曉然於學術之殊途方爲有裨實用若夫空泛庸腐之書雖係古佚慨從屏削至于書籍之存佚卷帙之省併今亦從畧以書目志可以互證也然研求派別復有三端一曰博考師法漢代經師最崇家法及師說故學術之出于一地者其派別以不相遠如齊學多古文家言是後世以降凡學術之興必有一二巨儒提倡宗派而門戶遂立承學之士意見不能岐一乃各尊所聞而屈伸離合之妄其會歸皆有以自植然末流之蔽或互相訾噉凡經學史學理學莫不皆然而通都大邑爲尤甚則傳授源流不得不記也一曰彙萃通義凡古人作一書均有一定之旨亦必有一定之法若僅記書名則無從窺其義蘊之所在觀管氏孫氏之書均仿四庫書目提要之例子書名之外別有論釋以闡明本書之大義記列本書之體裁使古人學術思想不致湮沒不彰其例最精今宜取法此惟施之于重要之書耳則著作條例不得不稽也三曰兼詳事蹟夫誦讀詩書所以知人論世故子政子固校上之篇均總括著者之生平新唐書志

注。且。補。傳。缺。况。稽。古。之。儒。不。必。盡。人。而。爲。傳。惟。以。書。傳。人。附。誌。其。生。平。言。行。庶。與。古。人。闡。微。之。意。相。符。則。前。儒。風。概。不。得。不。詳。也。蓋。明。于。傳。授。源。流。可。以。啟。後。賢。懷。舊。之。情。明。于。著。作。條。例。可。以。示。後。學。著。書。之。法。明。于。前。儒。風。概。可。以。堅。鄉。人。矜。式。之。心。一。舉。而。三。善。以。備。此。編。輯。學。志。之。益。也。若。編。輯。文。志。則。以。徵。獻。爲。主。班。馬。之。書。均。入。文。章。于。列。傳。唐。劉。知。幾。史。通。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法。甚。精。夫。一。國。之。史。宜。別。列。文。章。爲。一。途。則。一。郡。一。邑。之。史。亦。宜。別。列。文。章。爲。一。類。此。固。劉。氏。之。旨。也。古。代。彙。衆。體。文。章。爲。一。書。者。若。孔。道。文。苑。蕭。統。文。選。許。敬。宗。文。館。詞。林。均。詳。于。論。文。畧。于。徵。實。不。足。備。史。官。之。采。惟。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文。鑑。兼。取。政。治。之。文。文。類。則。兼。詳。故。事。咸。互。與。史。書。相。輔。然。所。選。皆。一。代。之。文。非。一。境。之。文。也。考。選。文。以。方。隅。爲。限。者。若。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畧。寓。徵。獻。之。意。近。世。以。來。有。以。文。傳。人。者。如。丁。氏。山。陽。文。徵。夏。氏。海。陵。文。徵。是。也。有。以。文。傳。事。者。如。焦。氏。揚。州。足。徵。錄。是。也。吾。謂。以。文。傳。事。尤。重。于。

以文傳人。何則一境之政事禮俗必賴文章。而後傳。昔章氏學誠方志立三
 書。或謂修志宜別博文。徵其修。州及永清志書咸取邑中著述。有碑文
 賦及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別爲文徵一書。惟所分子目區爲奏議徵述論
 藝文。賦四門。今擬仿其法而變通之。一曰考訂之文。凡文之詰經解字及攷
 證古事者均入此門。其有列舉本邑故迹及鄉賢事實者尤宜詳錄。二曰論
 事記。之文。凡文之屬于奏議章牘及誌於碑傳者均入此門。其有關於本
 邑利弊及關於鄉賢生平大節者尤宜甄采。三曰論理之文。凡文之屬於論
 說辨解而立言可垂不朽者均入此門。四曰緣情託興之文。凡文之屬於詩
 賦箴銘而彬彬可誦者均入此門。故觀於考訂之文可以覘前賢之學。觀於
 論事記事之文可以覘前賢之識。觀於論理之文可以覘前賢之思想。觀於
 緣情託興之文可以覘前賢之才藻。凡與本邑之事有關者選擇之法官寬
 卽其文非出於本邑之人亦加以錄之。川焦氏揚州足徵例也。故論事記事
 本邑而存詩文者均可以撰錄。惟論理之文以本邑人爲限。以其記事爲主。

也。故選之以與史乘相輔。凡與本邑之事無關者。選擇之法宜嚴。凡文之非出於邑人者。不錄。以其以論文為主也。故選之以示作文之法。考證以上四類。下經記事論事之文。近于史。證理之文。近于子。緣情証典之文。近于集。凡初學作文。宜先學考訂之文。然後學記事論事之文。然後學證理之文。近于文。迨三體均工。乃學有前之文。故此志依之為次。叙也。然國語載言必先叙事。太師陳詩均有叙文。後世選文者。則不然。採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章氏學誠論之詳矣。今編此志。凡論事之文。當先述其時勢。寄言寓意之文。當先綴其事由。庶可以得其意旨之所在。以窮其得失。即著文者之事迹。凡人物志所未載者。亦宜附誌。以文傳人。而每類之文。又以時代次先後。其詩文之有派別者。亦歷叙其源流得失。庶與史事有裨。此編輯文志之益也。近代志乘。以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尤猥陋。不足觀。要而論之。中國之文學。以域區分。昔周末之時。孔學行於北。老學行於南。至於南北朝。治經學者。南學簡約。得其菁英。北學深蕪。窮其支葉。迄於宋代。關洛之學。亦與荆溪之學殊途。文章亦然。北人工記事。析理之文。南人貴託興。緣情之作。南人之文。多柔靡之音。北人之文。饒剛勁之氣。此固中國文學。剖分南北之證。

然青齊亦居北方何以談瀛之學亦起於其間新安僻處南方何以治經之儒偏詳於徵實是則學術雖劃分南北然所以成爲風尚者則地勢使然所居之地不同卽學術文章亦各殊觀故編輯文學志邑各爲編彙而觀之以窮其所以各殊之故不惟人情風俗之殊可以推見卽各邑地勢之不同亦可瞭如况郡邑既有部次之書則一邑之文字皆著籍錄語及鄉賢著述雖童稚能諳則天下無私錮之書亦無僞造之本異日用鄭樵之法因地求書非惟有簿目可稽已也凡一書之得失均可詢之士著之民以得所折衷其所裨益較書目志爲尤巨國學之存而不亡其在斯乎

附金石志 範金伐石以傳文字古人所託以不朽而後人資以考古者也近世之儒咸重金石之文或據之以證經文之字或援之以補史冊之遺此固代有傳書矣惟金石之學目錄家多附于藝文之末不知金石之用非惟有益于學術也考其工作稽其度制可以覘古代之工藝蓋刻縷之學固美術學之一端也且古代吉金樂石其質各殊或爲偏隅之所產

或爲後世之所無。若參互考驗于古代之礦物。亦可互有闡明。則又有資于博物。故金石之學。介于藝文及物產之間者也。宋元以下。金石之學始立專門。如集古錄。金石錄。諸書。均廣收海內金石。以助博聞。然所錄僅據拓本。其以一鄉一邑爲限。則自近代之儒。始有錄一省之金石爲一書者。如畢氏中州金石志。關中金石志。是有錄一郡之金石爲一書者。如嚴氏江甯金石志。田氏揚州藝文志。是有錄一邑之金石者。爲一書者。如段氏益都金石志。周氏永清金石志。武氏偃師金石志。是而郡邑志乘。亦例列金石一門。然畧者僅具目錄。詳者或博徵載籍。惟傳錄文字。非由目驗。致存佚岐淆。昧蓋闕之訓。失謹嚴之旨。甚至先後相襲。名存實亡。謬不勝糾。其義例稍優者。惟嚴氏武氏之書。以蠶蠟所及爲斷。別白存佚。號稱精密。今編此志。非目擊手搦者。概不濫登。凡古代鼎彝及近代碑誌。均以本邑出土者爲限。錢幣古器之屬。均以本邑所製者爲限。唐宋之錢。凡在某地所製者。錢背均鑄地名。及南宋徽錢。其最著者也。所錄金石。仿洪氏隸釋之例。具錄全文。

凡碑額之題字。碑陰之題名。兩側之題識。亦宜詳錄。至碑製之長短寬博。則取工部營造尺度。其分寸注于下方。若碑文有漫漶者。則書口以補之。缺多字者。則書缺幾字。既錄原文。必詳加考釋。或編次前人之說。取其與志乘相輔者。以已意爲折衷。或舊志所載之文。異于石刻。則必以石刻之文爲主。又必詳注其原器之所在。使後之覽古者。得所徵信之資。惟所輯以明代爲斷。考趙歐之錄。止于五代。後之編金石者。遂援以爲例。不知歐至五代。僅及百年。今去歐趙之世。又歷八百餘年。雖至近如明末。亦歷三百年之久。其未可引用歐趙之例也。明矣。故今定體例。所錄金石。以明代斷。有古器。舊在邑中。原文已佚。近代重經摹刻者。亦列入此編。若夫碑誌之文。見于前人文集。而石刻未出土者。謂之有文無碑。又吉金款字。市肆流傳。便于遷徙。通都大邑。所在尤多。或爲故家所藏。度若徧登簡冊。則界域蕩然。今編此志。概從屏削。蓋一用歐趙以來之例。以出土之器爲限。一用田氏揚州金石志例。以土著之器爲限也。二端以外。彙帖不錄。用王氏金石萃編例也。白碑不錄。以無文字可徵也。妖讖之文。不錄。懼誣民也。若

古器之存佚莫考者則宜仿嚴氏江寧金石志之例旁稽羣籍取本邑金石未經目睹者輯爲待證錄惟嚴氏用編年例今則以所引之書爲主首金石之書以其爲專門之學也次考方志山水之書以其因地載言可以徵信也次考史傳集部之屬以補其遺若無地址者則概從畧或虛張空目以候專家此編輯金石志之略例也嗟乎三代之上以金爲貴三代而下石刻遂多以迄于今則或亡或缺銷泐湮軼遺跡莫尋幸好古嗜奇之彥于山崖屋壁時有剝獲椎拓考藏使瑰奇不至終閤寶刻之文或泯佚復顯若一鄉一邑不復編次成書恐金石亦有時而湮泐也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也重古人之道而不復重古人之器奚可語于考古之學耶昔王孫滿能對周鼎孟僖子能述孔氏鼎銘均見于古傳則本國之民貴知本國之器今編此志使一郡一邑之器均著于簿錄不獨使後之覽者可以發思古之情卽研究博物美術諸學者亦或有取于斯此亦闡明實學之一助也

（未完）

社說

○擬編輯鄉土志序例 (續二十三期)

劉光漢

七物產志。昔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五會之法辨土地之物生。其言曰以七

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

勿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

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肥而圻因此五物者民

十有二教而山師川師各掌其山林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頒之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用者害毒物及螫噬之虫獸川澤之物若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盤魚澤是則三代之時首尚格物觀司徒之辨物生則知博物一科古

代視爲專門之學觀山師川師之職掌則知古人之於物產也調查之法靡

不周陳列之法靡不備蓋古人之意以爲一國之富貧視乎物產之衆寡非

僅資多識之用已也且山師川師又言使邦國致珍異之物是當此之時諸

說六國也於各邦物產均道其詳則物產各有專書明矣夫今之一郡一邑
卽古之一國也古代邦國於物產既有專書則今日之郡邑亦宜列物產爲
專書考地理之附著物產始於山海經厥後朱應作扶南異物志楊震作南
州異物志均三國時吳人萬震作巴蜀異物志薛瑩作荊揚已南異物志宋祁作益
部方物畧記所記物產僅限方輿若夫洛陽牡丹記諸書則所記又限於一
類後世志書物產一門僅據土貢或陳陳棹因或記載多缺若沃饒之壤產
物多奇則朝廷因之而婪索官吏因是以誅求以致黃蓍之根掘於淳化荔
枝之林翦於元江而紳耆之修志乘者慮徵求物產足以病民遂以物產爲
諱言嗚乎此中國所由日貧也加以儒生不辨菽麥於田野之物不知其名
而老圃老農知物之而不知詩書遂使古代博物之學浸以失傳而近歲以
來學校教科均列博物乃中土博物尙無專書此非學士大夫之恥乎然欲
考一國之物產必先考一省之物產欲考一省之物產必先考一郡一邑之
物產故各邑之中均應自編博物志以供小學鄉土格致之用其編輯之法

宜於一邑之地。爲其區。每區設調查員一人。於本區物產。詳列於表。復將所得之物。建室收藏。以裨繪圖製標本之用。然其取表中所列。編爲一書。其編輯之大意。約有三端。一曰。因今而考古。夫景純注雅于古書所記之物。釋以今名。近儒桂馥治說文。亦用此例。如鳥部。鴝字。注云。戴祚西游記云。至雍邱。始見鴝。大小如鳩。色似鸚鵡。案戴所見。乃綠鳩。馥於滇南。見一綠鳩。色近鸚鵡。魚部。鯛字。注云。玉篇云。鱗鯛也。案萊沂海中有蟹。大者徑尺。壳有兩錐。呼爲銅蟹。卽此魚也。魴字。注云。曾在沅江得一魚。鱗白肉細而尾赤。此眞魴也。鼠部。鼯字。注云。說文以鼯爲竹鼠。曾於雲南大理見一鼠。似鼯而花面。土人呼竹鼠。約舉數則。足徵古人之解釋物類也。均以得之目驗者爲憑。並以今物證古物。和氏爾雅義疏亦多類此若今編此志。則宜以古物證今物。凡本草爾雅說文以及博物志諸書。均宜參考。所見之物。其形態又與古籍所載相合者。則云某物曾見于某書。並易俗稱爲古名。庶考訂無疏。陋之譏。其例一也。二曰。舉名而證形。昔周代之時。於植物之中。析膏物。覈物。莢物。早物。叢物。爲

五門於動物之中亦析毛物鱗物羽物介物羸物爲五種蓋格物之功必自區析物類始而物類之區則由於證物形而窮物性如毛公詩傳云藁似桂而細又陸疏云菲葦大如手赤圓而滑埤雅云葍初生者類鼈腳此卽物形而證之者也家語載子夏說易謂介鱗夏食而冬整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此卽物性而窮之者也宋儒崇尚格物至謂一草一木皆有理可格其說當矣夫不誠無物固見於中庸然不知其形安能定其類又安能窮其性故王陽明因格庭竹而致疾則以不知實驗而空思窮理之故耳今編此志宜卽物形而實驗之物各爲圖而係之以說以定某物屬於某類然後因物性而窮之庶實驗之功不難實踐其例二也三曰辨物以明用夫一物均有一物之用如漢儒注書經云蒲子可以爲葍席注周禮云紅草可以爲染則一物均有一物之用明矣故山師川師之辨物也首辨其利害蓋物之有利於民者則可籌推擴之方物之有害於民者亦宜施翦除之策此卽所謂興利除害也况一國之實業不外農工商三端欲興實業必視其

土地之適宜與否以及所產原料之若何中國自古迄今棄貨於地以致地有餘利而民無餘財推其原因則由於不能辨析物用故今編此志不惟辨物名已也且將卽物以求其用一物有一物之用卽一物有一物之利若彙而列之以裨實業家之研究庶各省之實業均可漸次振興非僅有裨之學術亦且有裨於民生其例三也且郡邑物產各自爲書其益仍有二端一曰可以審土質昔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而九等之田辨於戴師九等之土辨於草人范子計然書亦曰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鄭君孝經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坂險宜棗栗是而揚雄太元復因九地之高下而別其名卽涉泥澤地氾崖下田中田上田下山中山上山是也淮南子亦分九州之土爲九名蓋物產不同由于地質之不同故欲布地利必考土宜然既生此物則此物必爲此地之所宜彙而觀之則此境物產殊於他境者其土質亦必不同此宜研究者一也二曰可以驗民風試觀漢書地理志關中之民好稼穡殖五穀則其民務本業巴蜀之

民食稻魚無凶年。憂則其民輕樂淫佚。代北不事農桑。則其民好氣爲奸。鄒魯有桑麻之利。無林澤之饒。則其民儉嗇愛財。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則其俗剽輕易發。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之輸。則其民巧說少信。此言民風之殊。由于物產。蓋所產之物不同。則民之所業亦必不同。民業既殊。則民俗亦因之而殊。故風俗之異同。由于民業之異同。此可研究者二也。由是言之。則物產之書。凡一郡一邑。均宜各自爲編明矣。乃近人之言教育者。鮮注意于斯。何也。

八禮俗志 中國自古迄今多一統之世。然政教盡地而同。風俗則因地而異。何則。中國羣山發源。夔嶺蜿蜒而東。趨黃河以北。爲北幹。江河之間。爲中幹。大江以南。爲南幹。蓋兩山之間。必有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中國古代舟車之利。甫興而交通未廣。故人民輕去其鄉。狃狃榛榛。或老死不相往來。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羣之習。尙悉隨其風土。爲轉移。

觀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以及王船山禹書宰制可見俗字

從人由於在下者之嗜欲也。王制曰中國戎蠻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

則以廣谷大川民生風字訓教也詩大序云風諷由於在上者之教化也詩大

其間者異制之故也故風俗之遷移可以識社會之進化上古之時受命

師有陳詩觀風之典太之帝王必易服色殊徽號以與民變革如夏人尚黑而殷人則尚白夏道尊

命而殷人則尊神夏道親而不尊殷道則尊而不親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

周之質不勝其文此由在上者之倡率民遵其令不自知其所以然故一代

有一代之風俗王制言同風俗此之謂矣然王制又言修其教不易其俗則

以一方有一方之風俗俗因土地而殊禮記曲禮篇云入國而問俗鄭君注

云當常所行與所惡也六一國有一國特殊之俗則一郡一邑亦必有特殊

之俗禮緣于俗俗緣于習民之彙萃羣居也本無一定奉行之準則因境遇

之不同而嗜好遂不同以事之宜于此羣者爲善以事之背於此羣者爲惡

及相習成風卽不能越其範圍故人民漸摩濡染日親其俗不自知其所以

然由是所乘之禮咸因風俗而殊此禮之所由緣於俗也中國古人區禮俗

而二之豈其然哉。古代書藉惟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以及劉熙釋名、李巡爾雅注均區別土疆以考民俗之同異。若晉宗凜荊楚歲時記、雜錄歲時風物兼及故事。唐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則于風俗而外兼誌山川古跡。然所記均限于一隅其弊也。或至夸飾土風附會古事。今宜酌用前人之例于一郡一邑各編禮俗志爲一書。其編輯之益約有數端。一曰可以驗地勢。班志言北地西河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故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南山近于夏陽地多險阻故民易於爲盜。爲天下劇。李巡爾雅釋地注亦謂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濟河之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稟性安徐。燕地其氣深要厥性剽疾。而劉熙釋名亦謂魯之民性樸魯晉之民性迅進。蓋民俗之不同由於土地。故觀於民俗之不同則地勢之不同亦可瞭如其善一也。二曰可以驗史事。試卽史記貨殖傳及班志觀之則潁川南陽本夏人所居。夏人尙忠故其俗

鄙朴宋地重片多君子因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民有先王之風
鄒魯濱洙泗好儒備禮乃周公之遺化齊地人物輻湊其俗尚侈乃太公之
故墟中山地薄人衆染紂淫風故民俗儇急燕民雕悍少慮染燕丹遺風故
敢於仇人推之鄭衛之俗尚剛武由於子路夏育趙代之俗尚剽悍由於趙
武靈王蓋民間特殊之俗非自然而成者也必有人以開其先故欲考民俗
之起源不得不徵之歷史而歷史所陳之事蹟驗之民俗而益明如日知錄
言南人輕
薄乃梁陳諸帝之遺風北人刁悍
乃安史諸凶之遺化其說亦精其善二也三日可以考民業如漢代之時
關中沃野千里其民好稼穡殖五穀則其民重爲邪巴蜀民食稻魚無豐年
憂則其俗輕弱天水隴西以北以射獵爲先則其民高尚氣力中山之民仰
機利而食則民俗儇急齊地有布帛魚鹽之饒則其民夸大尚詐魯地有桑
麻之利則其俗畏罪遠邪陳民多賈則清刻矜已諾彭城地貧則民好爲姦
盜蓋民業既殊則民間之俗尚亦必因之而殊觀王制言先王之巡守必命
市納價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蓋觀於人民之擇業不惟可以驗民俗

亦且可以驗民情其善三也四曰可以驗民族史記言秦末遷不軌之民于南陽故俗雜好事漢書言長安諸陵五方雜處風俗不純蓋同一土地而古今之俗不同則由於民族之遷徙故楚人多尙鬼事神則以三苗舊居洞庭而苗族淫祀之風猶存于荆楚燕北之民多氈幕酪漿則以北狄多據塞垣而狄人鄙野之風漸行於北土故觀於民俗之變遷可以考民族遷徙之跡試觀近世以來廣陵之士風同於徽歙則以廣陵土著之民多溯源於徽歙天山之民俗近于三湘則以天山駐防之軍均徵調于湘省畧舉數例餘可類求其善四也至於編輯之法亦畧有數端一曰證之於古事如古代一境所祀之神名之曰社今鄉僻之區有民戶數十必有祠以祀土神其遺制也古代劫掠婦女必乘婦家之不備故必以昏時後世沿用其法故昏禮必行於昏此皆禮俗之訛於古代者也今編此志宜卽近今所行之禮俗以考其所由來其例一也二曰驗之於瑣事如孟子言宋人掘苗莊子言宋人爲不龜手藥卽以瑣事證宋人之多愚莊子言齊諧孟子言齊東野人之語卽以

瑣事證齊人之多誣。故晉人覘宋見子罕之哭介夫而言宋不可伐。單子入陳見道塗之不修而言陳之必亡。此皆古人之卽小見大者也。今編此志於民間俚俗以及巷議街談均宜記載。靡遺其例二也。三曰驗之於詩文。昔周代之時太師陳詩觀民風。蓋民間之俗尙悉寄於詩文之中。故鄭俗之淫驗於贈芍之章。秦俗之強驗於小戎之什。推之。屈宋之文可以徵楚民之信。鬼曙齊梁之作可以徵南人之多柔。故欲考一隅之禮俗必徵之前哲之詩文。下至歌謠里諺亦宜旁采兼收以借參考。其例三也。本此三例庶禮俗之志不難。邑自爲編。惟古人之編此志者如東京夢華錄諸書不過寓盛衰之感。板橋雜記揚州以證今昔之殊。若歷史五行志於聲色服御之偶殊輒指爲妖異亦屬附會之談。今編此志宜蒐集人世之現象推記古今之遷變以驗人羣進化之跡。蓋人類舉止悉在因果律之範圍。惟卽果以溯其因使民之囿於習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並證明遷化之無窮。若囿於習染斯爲不知通變。則中國之弊俗庶可因之而漸革。此則孝經所謂移民易俗而

禮記所謂化民成俗也豈僅備教民之用哉。

社說

○○明末四先生學說

(續第十七期)

鄧 質述

顧亭林先生學說

五 風俗學

鄧質曰：天下之學術有三焉。一曰君學，一曰國學，一曰社會學。君學為君之學，其功在一國；國學為羣之學，其功在天下；社會學為羣之學，其功在一國。為羣之學，其功在天下。學即風俗學也。先生之學，則為羣者也。當其往來南北，周歷齊秦，首豫燕薊之野，每至一處，則詢其故老，考其志，乘披其金石而證以平日所讀之書，務求得民生郡國利病之所在，而知一國之興亡，罔不由于風俗。而風俗之成，則本於人心。一念之微，復太息痛恨于晚季之學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獨亡其國，而至于亡天下。夫至天下既亡，則衣冠禽獸，狗彘食人而人類之一息絕矣。此則先生之所大痛也。

日知錄

春秋終於敬主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平。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

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周末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于天下。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于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鬪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跣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

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樹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兩漢風俗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

世。自。正。始。以。來。而。一。變。之。不。明。福。於。天。下。如。山。海。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
之。賢。不。免。下。之。不。避。而。不。顧。夫。邪。說。之。說。不。容。而。立。使。謂。忠。則。必。謂。王。
不。忠。而。不。思。而。謂。其。性。然。則。率。其。性。而。行。而。不。以。
動。心。爲。善。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
天下。者。其。夫。之。賤。與。有。責。焉。矣。正始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百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
藝祖嘗褒韓通。次褒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唐。介。
諸賢。以直言謫論。爲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
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
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
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乎上。則復生于下矣。宋世風俗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
仔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于畢命。兩漢

以來猶循舊制。鄉裏選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故風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已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凡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且過。常之恩赦。文亦。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乖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汗。至。詔書爲之。剛。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此。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口乎。予。曰。下有。鯀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畏。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於。堯然則崇。月且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闕也。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曰。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吏士舞文弄法。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毀性賦。謂。保蟲。三百人最爲。瓜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齧。等而下之。至於。台。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自其

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于家。卽不無一二僞矯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名教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哉。爲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鷄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云。齊朝一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能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康私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耿介顏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之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旨。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也。此其所以爲莽大夫。

與。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原鄉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三反。

巧召殺。伎召殺。齊召殺。

殺召

江南之士。輕薄奢靡。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門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

化也。

化有北風化之失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

小慧。矧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南北學者之病

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黃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

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

一篇曰。國雖大。救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禪于禁之流。至於嘔。

血而終不敢覲于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

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

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

傳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人類矣。
臣降

文集

莊子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日。見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覽于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于天下。
廣宋遺民錄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卽已異于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于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

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于禍敗而莫知其所終 余行天下見好道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

萊州任氏
族譜序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斃然而怒矣何以異于是

與人書
十九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強宗無強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辟而卒至于亡然則宗法之存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中略）近古氏族之盛莫過于唐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圍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于石虎符堅割劇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十人猶爲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

人國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地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爲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率。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于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心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歟。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皇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殘破者。多得之豪宗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裴村記

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中略）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

于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
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
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
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于下易曰改邑
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
之所以爲俗殆漸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廡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
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于
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償其所遺之財昏媾異類而脅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
人相食者幾希矣

華陰王氏
宗祠記

君謂芳纘曰士不幸而際此當長爲農夫以沒世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慎無仕
宦嗟乎可謂賢矣余出遊四方嘗本其說以告今之人謂生子不能讀書寧爲
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不得嫁名門舊族寧爲賣菜

備婦而不可爲目挑心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蓋三十年之間而世道彌衰人品彌下使君而及見此其將噴然而哭如許伯子之悲世者矣

常熱陳君墓志銘

鄧實曰先生之學其學準大者五者而已至其音韻之學發二千餘年古人未發之微金石之學揚幽闡微有舊國故都之想地理之學究郡國之利病對山川而流涕其學皆卓然特立獨造其微而具有深意非下士之所能知矣惜乎其徒著書而不講學故門人寥落無有一能傳其學者即以其亡友潘力田之弟如次耕者於先生有肺腑之愛屢書規誨亦覲顏失節有負師門以視黃梨洲之有二萬斯大顏習齋之有李剛王崑能光大其學者蓋有間矣然而遺書猶在私淑有人閱百餘年乃以開浙西實事求是之學而論近三百年學術者必推先生爲一代儒林之首自江永傳其學而戴震學于江氏遂翹然爲漢學之大師晚近復有包世臣者以經濟之學見稱于時皆私淑先生之學者也

（本章已完）
（全篇未完）

政篇

○○古政宗論

陸紹明

○○○古政宗論序

皇木王。啟照八區。龜書龍圖。啟以政術。六龍名師。五色命官。百政發軔。歟。迨後。赤帝神化。衣食導源。軒黃龍興。道法立礎。陶唐無爲。禮教振綱。袞音律。鳴盛時。尚各異綱。舉曰張鴻。政偉績。經天緯地。今舉古政。窮源。爲不敏。夫豈因仍。敢抒心得。獨標見地。前人未道。有數端焉。一曰政源。源泉蒼蒼。同烝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百政發源。芒芒昧昧。而窮究其端。枝附於本。二曰政支。文垂日虹。文有體用。武掃氛霧。武有表裏。體用表裏。宗支寓焉。支分爲二。大支小支。放準循繩。曲因其當。三曰政翼。龍之翼。歟。素雲爲翼。虎之翼。歟。暴風爲翼。若夫政治。則亦等耳。彌綸天地。籠絡萬品。無非有附之。以彌六合。輔之以建四維。以教翼政。以道翼政。以術翼政。以政翼政。

政之翼耶。可貴也。夫四曰政。僞皇古政事不失於仁。降及周代。穿鑿古政。變本加厲。以僞亂真。噫。風雨一廬。手書口典。研究古政。著為一書。舉前四端。篇分內外。顏曰。古政宗論。欲以一得之愚。質諸天下之士。思不可不自明。體例以表鄙意也。於是乎書。

○○內篇

○○道術為禮之源論

伏羲以來五禮始備。杜氏通典曰。伏羲致儷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蚩尤戰於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

又修贊類帝則吉禮也。蓋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中野可為凶禮。直云與朕三禮者。據事天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

人。管子謂禮為節文。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董江都謂禮導人情。董生

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也。禮者。人為之節文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節文徒觀。糟

是也。究其菁華。猶有奧焉。蓋禮之源。出於道術。轉為陰陽。列為鬼神。其

於禮記。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特而為陰陽。太一之紀。品

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特而為陰陽。太一之紀。品

物之宗其論記於史册五代史曰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救資體象五

刑義合四時大戴禮記言禮之經緯故以四時舉有忍有義四時也天地

同氣陰陽為符禮稽命徵論禮之發達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

是觀之古人論禮似已知禮原於道但未窮源竟委語得其真耳試申論之道

之為物恍忽窈冥寂寥獨立為萬物母老子曰道之為物唯恍惟惚忽兮恍兮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又無名天地之好有名萬物

母皇教之所憑太真科曰皇教道也聖人之至蹟隋經籍志曰道者蓋為萬

天之積靈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道之應形也應有三才合度太乙者天也

受一氣蕩蕩而致清政術之極點道者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為政如是

道也道本元首萬氣之祖元妙內篇曰氣之元道而沖用天帝之先沖而用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泮云帝似或存吾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南華經曰黃帝立為天子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

氣不待族而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平拜稽首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蹇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彭祖

得之而有壽傳說得之而有名下而華經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稀草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試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

乎少廣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有之天

下乘東維駒箕其教質而精其言實而抑其經簡而幽而齊書願歎傳曰佛精非

尾而比於列星其教質而精其言實而抑其經簡而幽而齊書願歎傳曰佛精非

競前佛經繁而顯道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其經簡而幽而齊書願歎傳曰佛精非

在道則為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道家原出於老

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府為飛仙之

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歛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峭教帝魯於牧德大

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即道德之旨至於教也威靈去邪累深雪心神積行金樹功

有靈洞之說如此文不可勝紀其於教也威靈去邪累深雪心神積行金樹功

累德增善乃至上在儒則為蒼壁黃琮為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壁降天地之

神素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儀禮周官之法典氏通

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儀禮周官之法典氏通

商二代故多別泊周武王既沒序云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也周公攝政也統之於太平曰禮武而

行。之。曰。其。然。則。月。之。禮。也。陽。儀。但。探。其。君。周。衰。諸。侯。僭。武。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餘。天。子。之。功。也。以。通。為。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立。萃。臣。飲。詩。爭。功。其。也。以。通。為。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今。日。知。為。天。子。之。功。也。以。通。為。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以。通。為。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季。氏。得。周。官。五。篇。大。夫。而。蕭。奮。亦。河。間。獻。王。千。个。子。春。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門。冬。官。一。篇。亦。以。實。禮。五。淮。杜。子。受。業。於。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佛。衆。賈。逵。皆。禮。受。業。始。置。博。士。行。於。世。官。傳。鄧。元。為。注。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論。列。禮。事。百。四。十。二。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一。篇。至。孔。子。三。朝。記。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三。篇。總。之。百。二。篇。戴。十。七。篇。謂。之。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三。篇。總。之。百。二。篇。戴。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九。篇。凡。三。種。唯。鄭。元。受。業。於。融。復。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合。而。戴。聖。又。三。篇。總。之。百。二。篇。戴。十。七。篇。謂。之。官。餘。並。散。落。以。王。祭。衛。觀。集。創。朝。儀。而。魚。祭。王。沈。陳。壽。初。以。荀。顛。鄭。元。注。立。於。學。相。髮。吳。則。了。乎。拾。遺。洗。事。獨。則。孟。七。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顛。鄭。元。注。立。於。學。考。今。古。史。其。節。文。羊。祜。任。虞。夙。峻。懸。真。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繼。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夙。峻。懸。真。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定。五。禮。至。梁。武。帝。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依。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則。天。法。地。則。天。傳。之。明。因。地。之。利。白。虎。通。曰。禮。以。法。地。麟。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論。則。天。法。地。則。天。傳。之。明。因。地。之。利。白。虎。通。曰。禮。以。法。地。麟。經。白。虎。之。教。道。左。氏。立。說。皆。循。經。之。義。其。言。何。者。道。之。行。也。以。利。道。南。華。以。恬。養。知。之。生。

而無以知為也。謂之禮之行也。亦以利見。魯道之守也。以約。知者不
 知與恬交。如養而和。禮以出矣。禮之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言無欲而不知。故聖人云。無為而民自化。太乙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
 地不能違也。拾色。人始可與言矣。觀此。可以知道守於約矣。禮之守也。亦
 以約。禮記曰。禮之失。煩而貴。約是禮之體。用皆本於道術。道之處已也。懼觸物而
 慎言。語虛實。生而節飲食。避受辱。而謹鉅細。免疾謗。庶不為先。潛化導而始終
 淳信。密行教。而進止和光。玉錄。其禮之處已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論見。魯是禮之用於修身者。本於道術。道之接物也。且敬且祇。首。漢子
 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禮之接物也。亦貴於敬。禮記曰。君
 節。退讓。以明禮。又。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又。賓。客。主
 恭。祭。祀。讓。上。敬。又。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又。賓。客。主
 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起。其。禮。而。不。敬。也。又。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祭。
 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禮。焉。盡。其。心。而。心。焉。盡。其。德。而。德。焉。盡。其。道。而。道。
 示。以。敬。道。也。又。夫。禮。之。初。始。以。諸。飲。食。其。燔。黍。稷。豚。汗。尊。而。飲。黃。桴。而。禮。主。鼓。人。猶。若。
 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素。器。以。齊。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鼓。人。猶。若。
 贊。請。見。之。而。曰。神。之。所。饗。亦。以。素。器。以。齊。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鼓。人。猶。若。
 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得。斯。敬。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
 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得。斯。敬。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
 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得。斯。敬。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慈之舉者為不敬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又歲二月
 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又歲二月
 數宗婦若富則不敬又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又適子庶子祗事私
 祭又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之民順也又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
 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又子民如父母有憐但之愛
 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詩雖離威敬天
 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威而愛敬其政之本與又子民如父母有憐但之愛
 以是經在廟筮云羣臣助人文王養老則移風俗詩祭於廟則僮僮傳曰詩關雎
 賓之初筮左右秩秩既肅敬也詩肅肅敬也詩肅肅敬也詩肅肅敬也詩肅肅敬也
 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詩既肅肅敬也詩肅肅敬也詩肅肅敬也詩肅肅敬也
 亡其潔敬之故神賜之威我思而得成亦謂且信不言而教行所為束哲補
 皆畏敬故云威如用此道故得吉也書同而恭傳曰同敬以治民君請用之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又曰敬必通德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妻德人之敬與歸言諸文公禮也注曰秦穆能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又秦人來歸傳公成風之禮也注曰秦穆能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又惠伯道史佚有言曰兄怨弟致美教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喪哀情雖不并及成風又惠伯道史佚有言曰兄怨弟致美教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其如舊而隨加敬焉又齊仲敬序來聘勤也夫是禮之接物本
 人也注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敬焉又齊仲敬序來聘勤也夫是禮之接物本
 於道術道之入於幻也玉醴金漿木比金丹若醴金漿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
 肯來宴騎狗鈞龍之輩與汝俱去夜有仙也壽百餘歲狗呼子先子將一急與
 也

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後宮於山上後數十年得白燕魚母在此陽子明者

服食遂上黃山采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玉膏石髓雲英兩遊仙詩曰朝嗽

石髓瑤臺藻緝霞享牧羊乘虎之儔思遠之師也時使人莫得所處傳言東海中

綺麟裳羽蓋級纒享牧羊乘虎之儔思遠之師也時使人莫得所處傳言東海中

仙將寄書呼為仙公真誥曰黃初平丹谿人得牧羊在日近山東往視其良

萬頭白石初起知其得仙道禮之饗燕也華尊羽爵繼白奕詩驚鳥歸鳳來升舒

子室華尊羽爵繼白奕詩驚鳥歸鳳來升舒極歡娛通天拂景雲府臨四達衢羽帝浮象尊珍勝盈豆區開嘉宴樂飲之場

初筵嘉賓華林園詩修醫處鱗大庖妙饌物以時序情亦既渥賓委餘歡主客

不溫其如玉芳饌甘醴潘尼詩聖朝命方岳爪牙同比鄰皇儲延篤愛設饌送

濱羽飛融酥方饌羅奇珍煊煇光清歌製妙聲萬舞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

無方佐布惠發德之端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仁布惠綏人杯酌若浮

雲禮記曰奠酬而工升歌之禮又道則玉管神鼓志詩玉管會元圃火棗承天

鼓於玉袂舞靈衣於金据神奏碧臺金宮之宴藉臺之錯落矚金宮之玲瓏禮

桐瑟竹簧鄭箋云既見君臣閒暇相與燕飲以為和樂也助金罍玉觴之享

劉楨詩漫星陳旨酒盈玉觴道術中有禮不可目為禮而可目為道禮儀中有

道非真入於道而原於道是饗燕之禮本於道術道有行步之術禮重趨踰之

節禮之躡步翔步接武布武堂上接武非如道家之禹步哉是趨踰之禮本於

道術道有勅封之事禮有封禪之典封太山何報告之義也必升其封禪也金策

石函封以印璽成治定告成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白虎

通曰封者金泥以印璽或曰景雲填星報以祥瑞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寶鼎與封

石泥金繩封之秋有足字於東井後十日陞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侯

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陞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侯與

道家以五岳真君之秘籙九天文人之寶書况歌封於石室告於天神無以異

也封禪之典實原於道即徒觀其表面往往與道術相類道術相類考禮記曰

昔先王因天地名山升中於天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云管仲曰

古封太山禪云神農封太山禪云炎帝封太山禪云黃帝封太山禪云顓頊

封太山禪云周成王封太山禪云舜封泰山禪云禹封泰山禪云湯封

北里之禪云周成王封太山禪云舜封泰山禪云禹封泰山禪云湯封

之後漢到官儀曰秦位於東南曰北面帝升壇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北有石室墮南有封
 之漢官儀曰秦位於東南曰北面帝升壇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北有石室墮南有封
 盤中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極美又曰高十武三始齋九年巡狩正月二十八
 日發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極美又曰高十武三始齋九年巡狩正月二十八
 亭百官布野此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見書中曰昔古聖王功成道
 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見書中曰昔古聖王功成道
 東方異氣所生名曰鰈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以義說之命
 已為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命
 止封岱泰山之岳長配泰山之故獨封於秦山禪梁父說岱宗功
 也禪梁父者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風俗通曰封泰山於天梁父說岱宗功
 上金鏡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得十山倒讀曰八氣上屬天遙望不
 漢官儀曰光武登封泰山禮畢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上屬天遙望不
 見山巔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
 黃帝以巔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
 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禪儀仕曰誓令封上十石檢亦以金繩泥雜
 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函尚誓令封上十石檢亦以金繩泥雜
 不用四方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是封禪
 之禮本於道術若夫祭祀之禮則更類於道術綜而論之春祭曰禴夏
 祭曰禘新菜秋祭曰嘗穀也冬祭曰烝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祭地曰瘞埋
 既祭埋祭山曰廋懸或廢於山祭水曰沈浮或浮或沈祭星曰布於地祭風曰
 藏之祭埋祭山曰廋懸或廢於山祭水曰沈浮或浮或沈祭星曰布於地祭風曰
 磔以今俗當此大道遺也除惡之祭曰被會福之祭曰禱道上之

祭曰。楊。潔。意。以。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禴。祭。司。命。曰。社。祭。豕。先。曰。禮。月。祭。曰。禘。

是類。是禘。為師。祭。類。於。所。征。之。地。既。伯。既。禱。為。馬。祭。伯。馬。祖。也。將。用。也。則。如。道。家。

春遊。冬鍊。咒。天。畫。地。與。夫。步。罡。踏。斗。呼。風。喚。雨。驅。鬼。役。怪。者。也。又。見。諸。月。令。孟。

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

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祭。神。祇。而。言。及。脾。肺。心。肝。腎。蓋。義。有。

徹。內。外。而。為。禮。者。焉。則。如。道。家。內。丹。外。丹。合。鍊。之。意。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禮。見。周。則。如。道。家。用。五。色。旗。以。祭。方。也。黃。鵠。來。壇。後。漢。書。章。宗。紀。章。帝。元。和。二。年。

壇。上。東。北。過。於。宮。屏。紫。氣。散。殿。漢。書。宣。帝。始。幸。甘。泉。有。紫。赤。光。入。祠。宣。帝。幸。五。

丈。從。雉。城。來。入。祠。中。餘。夜。光。如。星。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

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若。祭。祀。之。禮。誠。能。動。物。則。如。道。家。施。術。可。以。感。鬼。

神。也。祭。祀。之。法。不。一。端。有。本。於。道。而。不。易。見。者。有。本。於。道。而。彰。明。易。見。者。焉。祭。

之。沙。繁。不。一。端。考。尚。書。大。傳。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爾。

雅。曰。禘。大。祭。也。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形。夏。曰。復。胙。尚。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

六宗望於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又咨四岳有能曰朕三禮僉傳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汝作秩宗於山川徧於羣神又曰宗伯之事治都鄙一曰明祭也又曰其宗伯以九式均節財用上曰周禮之式又曰冢宰以八
 則職掌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祭禮均節財用上曰周禮之式又曰冢宰以八
 之職掌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祭禮均節財用上曰周禮之式又曰冢宰以八
 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禋社稷五祀天上帝以實柴祀之日官冢宰以
 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禋社稷五祀天上帝以實柴祀之日官冢宰以
 赤毛之祭四方百物又曰祭凡陽祀於南郊及宗廟之陰祀祭於北郊及社稷也
 為幽黑也禮擅弓曰朝壇祭日出夕奠逮日注云陰祀祭於地於北郊及社稷也
 子祭天地也禮擅弓曰朝壇祭日出夕奠逮日注云陰祀祭於地於北郊及社稷也
 五祀歲徧士祭四方祭山川祭五歲徧諸侯門曰國門或立戶則祀之窳又曰聖人之制祭也
 曰戶曰歲徧士祭四方祭山川祭五歲徧諸侯門曰國門或立戶則祀之窳又曰聖人之制祭也
 曰戶曰歲徧士祭四方祭山川祭五歲徧諸侯門曰國門或立戶則祀之窳又曰聖人之制祭也
 法施於民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於泰壇祭之也仰也瘞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
 大忠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於泰壇祭之也仰也瘞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
 於泰昭祭也時也典又曰燔柴於泰壇祭之也仰也瘞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
 雲宗祭水旱也四坎壇於四方也左傳曰王宮祭於泰折祭地也所用牲少牢也
 後致其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告之也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
 也謂其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告之也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
 謂馨香無譏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告之也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
 而神降之福漢舊儀曰先王之時修其教親其其九族以皆致其嘉禋祀於上帝是乎民和所
 能紀天地五福行二舊儀曰先王之時修其教親其其九族以皆致其嘉禋祀於上帝是乎民和所
 賢人鬼神告急而靈王鼓鐃自潔若願之上帝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
 其國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自潔若願之上帝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
 其國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自潔若願之上帝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

不鼓太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遼聖宗紀六年九月癸卯祭
祭之虎以爲神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二年懷漢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
皆本於道但有易析而言之則禮之本於道更繫有據矣祭祀之禮古今重薦
文獻通考曰唐開元禮薦新物五十餘品凡薦新者配之以薦又元豐中詳定
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又元豐中詳定
郊禮文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苴仲春薦冰季春薦笋與稷以含姚孟夏以
疑嘗麥仲夏嘗籩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苴仲春薦冰季春薦笋與稷以含姚孟夏以
仲秋嘗麻宮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藟開季冬
羞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月令曰仲春獻羔開冰
先薦寢廟鄭注云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唐六典曰太宗廟乃後賦之又季
春天子乘舟薦鮪於寢廟鄭注云進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唐六典曰太宗廟乃後賦之又季
及四時品物甘滋新成者皆薦焉遼史太宗廟合率齋郎灑掃廟內大官先饌所薦之
廟文獻通考曰開元禮薦新之日太宗廟合率齋郎灑掃廟內大官先饌所薦之
物於神廚唐志彭景直疏曰今諸陵朔望之奠也於古通考蜀譙周禮祭集志於
古之薦新鄭注云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於古通考蜀譙周禮祭集志於
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祭凡五穀新
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祭凡五穀新
薦新皆熱無尸月令曰孟夏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注云麥之新氣尤盛以彘嘗
之散其奠也彘水畜也又仲秋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注云麥之新氣尤盛以彘嘗
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注云麻之新氣尤盛以彘嘗
四時寢藏衣冠兒杖之具而祭以新物然國語大寒取名角登水禽神主而祭以
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廟者薦於廟曰元者冬至非謂
也呂氏春秋月令曰一歲之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廟者薦於廟曰元者冬至非謂

新於諸陵其物薦以含桃。月令曰：仲夏之月，天子乃獻以櫻桃。漢書：叔孫通

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此薦獻之禮，本於道家。鮮

花之獻及蟠桃之會者也。祭祀之盛，牛賴祈禱。書：維四年，孟夏，王初禱於宗

廟，乃嘗麥於太祖。淮南子曰：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媿道之不。行禱於桑林之短

而憂百姓之窮也。是故禹為水，以身解於陽阿之河，湯為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短

仍遣文獻通考：仁宗嘉祐元年，以帝不豫，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為皇祈

講修火政，亦足以前書。所求年豐，禮大祝，作六辭，以通神。下親疎遠近，五曰：禱以速

云：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凡雲祭之時，為

快經濟類編：李谿敬鬼神議，敬而無失，非道而巳。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益也。苟

有先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不安，左右憂惶，言至令禱祠願以息身。代

性：太風雨之甚，怒勅令禁。止以鄧太后，故乃有此文。類：范梈：大熟乃延，樂龍之年，早禱

後：病遂舉，豈非天而念兆民。禱龍禱虎之文。三：日穀，大熟乃延，樂龍之年，早禱

飲：世歌以承祀元，宋本：績溪縣尹政記：有羣虎入宜禱。蝻禱：蠶：天禱：元：年：以：宗

宇：再：祭：城：都：記：三：月：遠：近：祈：福：於：龍：橋：命：曰：益：市：此：祈：禱：之：禮：本：於：道：家：之：役

禽獸也。又有所謂祈禳者，與祈禱有區別焉。眠：視：掌：安：宅：叙：降：注：云：次：序：其：凶

禍禳移之史記成下病夏有公剪瓜祈禳皆禮志歲且常年設葦茭桃榎磔雞於百
 寺門禳惡氣漢儀用仲夏周公桃無雞起於魏青龍元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於
 乃謂曰不在祀典其除之禮大宗伯以羊門夾室以雉又女祝國祭
 祀曰禳不供其雞牲注云蠶宗廟之屬登廟以招讀為禳禳也又牧人
 后謂禳祭未至也除災害曰禳禳猶刮去也郤變異曰禳禳也又
 梗謂禳祭未至也除災害曰禳禳猶刮去也郤變異曰禳禳也又
 祭毀之事用龍子曰無益也祗取評焉天之禳有慧於除穢也若德之穢
 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評焉天之禳有慧於除穢也若德之穢
 昭公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慮更火也遼史太祖
 七年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慮更火也遼史太祖
 以禳陰氣秋分前一鬼箭以禳陽氣季冬傍礪大饑亦如之選禳牲於宮門
 隊有司預備於門酌酒及視舉牲并酒坎之柳宗元遂畢方文永州夏師執事
 調性勾礪之雄雞羊及酒於宮門并酒坎之柳宗元遂畢方文永州夏師執事
 相傳云有怪鳥莫其狀宋呂南公文古方見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假之以
 令色中圖狀禳而礪之宋呂南公文古方見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假之以
 禱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撤樂恐懼責已修德
 一除焉文獻通考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日月令季春礪大饑非所
 事皇天也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又漢制所六氣不和災告薦至願避也又
 神以配之其壇祀以禳災宜曰舜有拂卵無磔雞五月五日未索修禳祭
 門戶節以醮止惡氣又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卵無磔雞五月五日未索修禳祭
 雞特禳之禮郡縣往猶存王禹稱待漏院記六氣不和災告薦至願避也又
 磔禳之禮郡縣往猶存王禹稱待漏院記六氣不和災告薦至願避也又
 之招魂續魄文獻通考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除不祥迎神禳惡文居文明太

喪太尉不改帝曰魏家故事後三月不必迎自至於西嶽惡於北具行吉禮自始皇以來
 未之或改帝曰魏家故事後三月不必迎自至於西嶽惡於北具行吉禮自始皇以來
 當行况此祈禳之禮本於道家銷災借壽之術也祭祀之禮首重齋戒祭統之
 居喪乎此祈禳之禮本於道家銷災借壽之術也祭祀之禮首重齋戒祭統之
 祭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白虎通論
 曰齋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玉藻曰君齊車羔幣虎皮飾邊也又元冠丹組
 鄭注云幣覆芘也植謂緣也君齊車用羔羊皮為幣虎皮飾邊也又元冠丹組
 纓諸侯之齊冠元冠綦組纓也士之齊冠也注云齊敬也禮外傳曰齊者不樂不弔鄒
 三日則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小祀敬也禮外傳曰齊者不樂不弔鄒
 三日則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小祀敬也禮外傳曰齊者不樂不弔鄒
 注云爲哀樂則失政散其思也莊子曰須回見仲尼將去之亂國就之曰奚爲多疾願以
 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曰奚爲多疾願以
 所聞忌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齊吾將語若回曰齊也敢問心齋曰若
 茹革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敢問心齋曰若
 於耳心無聽之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筮者心齋也敢問心齋曰若
 以成之春秋合誠曰齊戒六丁道乃可成恭默思道以交神明書曰恭默思齋禮
 者精明之至也然此禮之齋戒者本於道家修鍊內丹之法也古今之禮郊天
 後可以交神明也然此禮之齋戒者本於道家修鍊內丹之法也古今之禮郊天
 尙矣以通典云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
 有虞氏禘黃帝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禘明天道也所從來司樂
 云冬祀天於地上之圓丘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有再就建
 幣用綯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

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及萬牛醢器並以瓦罍以約片爲之以平粘及蒲但姑
 頭不納爲籍神席配以帝魯其樂大司樂云陶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
 汎爲羽六鼓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位曰禮不於地上禘王者禘
 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位曰禮不於地上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罔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
 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具配帝牲亦騂犢其築司樂云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氣者以人奉
 成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氣者以人奉
 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之郊帝春以太皞於中築方壇亦名曰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
 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帝春以太皞於中築方壇亦名曰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
 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積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
 琴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畢宮選
 可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齊於上帝寢之室祭之日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畢宮選
 鈴以應雞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司樂既宿懸遂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將不
 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將不
 敢入國門祭前於丘之東南西面大門外樂奏四錘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
 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門外樂奏四錘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
 柴於丘壇上而祭尸親率牲而殺之次則實牲入時樂章奏曰王夏肆祀昭夏就坐
 丘壇上而祭尸親率牲而殺之次則實牲入時樂章奏曰王夏肆祀昭夏就坐
 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
 及血腥等爲重古之薦豆
 紫壇雲鬢蒼璧之獻紺幄霞褰黃郊之迎曰紫壇雲
 靈紉幄霞褰後漢書曰靈
 此郊天之禮本於道家之奏天庭也又有靈星之祭
 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靈
 靈紉幄霞褰後漢書曰靈
 此郊天之禮本於道家之奏天庭也又有靈星之祭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就歲星之始最尊

故就其位祭靈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唐禮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城之東南通典開元中

靈星於城之東南此靈星之祭本於道家施法之一端也更有所謂請雨之祭者設土

龍而求雨之論衡董仲舒申春秋沾澤原畝明徐應聘雲禱詩曰東阜方按序靈

明禱牲自潔齊戒德仍持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向萬里沙而禱雨雲霓迭

興史記漢武帝元封元年歲早此請雨之祀本於道家行術之一端也夫上古

之時代一守神道主義之時代也利用神權以制萬民百政發達半由神道而

禮之與道術其關係更為直接也蓋禮有祭祀所以敬事鬼神道有內丹所以

靜守神志神志既守而後可以事鬼神夫亦可知道為本而禮為末矣敬事鬼

神亦道術中應有之事靜守神志亦禮中應有之事但道以靜守神志為要禮

以敬事鬼神為要古人立禮注道為體而禮為用可以不辨而知矣用本於體

亦何待言哉則禮之本於道誠非虛言也作道術為禮之源論第一（未完）

政篇

○○古政宗論

(續第十三期)

陸紹明

○○○內篇

○○○圖書為教之源論

原夫河出龍岡洛出龜書。龍圖龜書一獸文並出。地應以河圖洛書。曰伏義象之乃。

作八卦春秋曰義德合乾下天苞以鳥獸文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則而象威。

乃父易班固俱以河圖授義洛書。禹宋子曰邵子因之。其說遂牢。不可破。此。

誠經生太犧皇。庖犧氏為犧以充庖穎悟以定人道。新語曰。先聖仰觀。

畫乾坤以定人道。幼之始。開悟。知有父子親君臣。於是禮教昌明。義文遺物。於茲。

始作去飾穴之居。變茹脾之食。立禮教。以導興矣。變太素之質。政教發達。改淳。

遠之化。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跡。河洛表其文。變太古之質。改淳遠之味。神化通於。

禮位樂文。物自茲而始。去吁吁之習。知其虎母。不知古其父。能復前而六。能紀後人。臥。

之法。法起於地。因夫求食。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求食。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羲仰觀象。

伏義也。垂悠悠之德。寂神澄無。為而化。出悠悠之皇。體湖厥由來。圖書而已。又其。

甚者。河馬石圖。石類。曹魏時。張掖。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蓋玉有文。當為。

大開圖畫之學。洛龜甲書。龍臨壇。街元甲之圖。公與成。而王觀於河。洛榮先。幕河青。

背甲刻書。赤文。成字。觀此。可以龜龍。負而。出如。中候。所謂龜甲成書者。也。邢昺論。

甲似龜背。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推為書契之源。圖書之事實。

紀與亡之數。是也。觀此。可知。洛書。龜正之度。帝王錄。推為書契之源。圖書之事實。

統教育。以繪事。導人思想。先王設教。賴於圖書。詩地理考。曰。陳諸國之詩者。

黜陟。此教育。緝禮樂。衣裳之制。非圖不明。此教化。賴圖書。緯相錯。

成文。紉也。相錯。而成文。圖約書。博相副成學也。玉海曰。圖書之世。

界也。坎離。知書。又列卦。為三立。誠易傳。曰。三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

推之。坎卦。三即。水字。也。初作。八卦。字必。皆以。三畫。為字。今。文。尚。燹。坤。尚。益。以。此。

代圖名。畫地。取法。龜字。効靈。龍圖。畫呈。寶軒。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倉。頡狀。焉宋。濂學。

一士集也曰許慎說文倉頡皆古聖人也初作書蓋造書史象形故謂之文其非異道也其初
 即謂之字者言華乳而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者如也史臣曰黃帝
 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張君房雲笈七籤曰黃帝
 有臣史氏始造畫李善文選註曰世本曰史皇作圖書不臣圖謂
 畫物象觀此可知畫李善文選註曰世本曰史皇作圖書不臣圖謂
 界壯美豈虛言哉亦古今一教育之天下也神道設教而天道設教易曰聖人
 書以存世道德設教尚書傳曰所簡之文以及法為教無先王之謂也雜霸之師世
 中為教韓非子曰明主之書國無書簡之文以及法為教無先王之謂也雜霸之師世
 法謂也弘開化之書表曰大弘文教納俗升平此之謂也承天武之世反初結繩中繫
 文謂也弘開化之書表曰大弘文教納俗升平此之謂也承天武之世反初結繩中繫
 陳師物旅疏水頌古者春秋振旅秋崇禮教魏文帝曰成平教之優乎昆蟲仁恩治魯
 頌讚物旅疏水頌古者春秋振旅秋崇禮教魏文帝曰成平教之優乎昆蟲仁恩治魯
 平草木以正德大豫之謂也尚儒之政六經為教禮記曰溫柔教厚詩教也又教
 太學所以講藝文此有所謂也尚儒之政六經為教禮記曰溫柔教厚詩教也又教
 疏也屬遠比事也春秋教也陸機曰皇樂教也繁淨弘道於
 化既豐在工則備極幽微仲淹明堂賦曰教為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宜
 室志曰司馬承禎隱天集仙錄曰天亦教屢加尊異封演見聞之俾其尊明道李
 氏出老君故崇道教集仙錄曰天亦教屢加尊異封演見聞之俾其尊明道李
 教張衡外書曰君子雲妙一極道無非與五人擬此化涵育也舍圖書無教育
 至今不衡外書曰君子雲妙一極道無非與五人擬此化涵育也舍圖書無教育
 而外並無教育者蓋教也舍教育非圖書論此書專指六書言不言及書籍蓋先聖作
 育賴圖畫以存者也舍教育非圖書論此書專指六書言不言及書籍蓋先聖作

書契本無意於書籍論後積字成文積文成書籍以言義無理事實書契與書籍
 固不可混言夫教育之一事自有天地以來即有之矣蓋無圖書以著明者也
 自伏義所謂畫卦為文以教民者即自此始也
 別有所謂畫卦為文以教民者即自此始也
 非所也教育之通塞視夫圖書教育之升降亦視夫圖書圖書變遷時分三古
 分上古中古以視教育亦復如是試申論之上古圖書半尚眞實虞尚五采以圖
 古近古中古以視教育亦復如是試申論之上古圖書半尚眞實虞尚五采以圖
 物象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安國曰會五采也以五
 采成此繪畫衣冠以為刑法漢書刑法志曰有虞氏之治之畫衣冠則虞畫衣
 冠為刑教之精神不降始由法合太明刑教太峻嵇康太師箴曰刑教中興之前
 性喪夏禹鑄鼎畫百物使民逆備不罹其害左傳曰昔夏之有德也遠方
 眞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注禹之世圖書山川奇異之物而賦之使則夏圖百
 九州之教貢金象所圖物著之於鼎圖書山川奇異之物而賦之使則夏圖百
 物為德教之發見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賈誼傳曰道之以術王道德教者德教洽而民
 氣樂漢書董仲舒傳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用刑曹植求自試
 表曰沐浴聖澤潛潤德教顏延之重釋達性論曰似由近驗吝情遠猶德教李
 邕曲阜宜聖廟碑曰德教既往言商書九主之形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象賴以
 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商書九主之形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象賴以
 劉向別錄九主三者有法君專九品圖畫其形以為寶鑑又圖良弼之象賴以
 寄君破君固君三者有法君專九品圖畫其形以為寶鑑又圖良弼之象賴以

旁。求。以。尚。書。注。疏。曰。尚。書。說。命。恭。默。思。道。步。帝。資。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

下。則。商。繪。形。容。為。像。教。之。先。聲。又。渚。宮。遺。事。曰。長。沙。寺。有。阿。育。王。像。每。南。朝。大。事。

也。王。少。頭。陀。寺。碑。曰。正。法。既。沒。像。毀。陵。夷。隋。場。帝。與。天。台。山。衆。令。曰。眉。毫。散。彩。

指。端。震。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杜。甫。登。慈。恩。寺。塔。詩。方。知。像。教。力。足。可。追。冥。搜。

杜。牧。詩。西。方。像。教。毀。有。海。綉。衣。行。王。惲。登。吳。天。周。圖。土。地。以。資。披。覽。曰。周。禮。注。疏。

寺。塔。詩。高。標。直。上。跨。窮。穹。穹。物。外。方。知。像。教。雄。天。周。圖。土。地。以。資。披。覽。曰。周。禮。注。疏。

曰。土。地。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氏。則。周。圖。輿。地。為。邦。教。之。益。助。邦。教。曰。周。禮。注。疏。

宰。曰。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顏。延。之。釋。奠。詩。

曰。妄。先。國。肖。側。聞。邦。教。任。昉。齊。竟。陵。王。行。狀。曰。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方。詩。

任。雖。重。比。此。為。輕。權。德。契。咸。寧。王。渾。公。神。上。古。教。育。周。為。完。備。蓋。圖。畫。之。事。至。

道。碑。曰。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神。上。古。教。育。周。為。完。備。蓋。圖。畫。之。事。至。

周。始。備。也。列。於。冬。官。載。諸。周。禮。之。工。畫。續。鍾。篋。慌。雜。以。五。色。配。以。四。時。疏。曰。畫。注。

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青。南。方。謂。之。黃。相。次。也。鄭。氏。注。云。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玄。

九旗之圖畫以義別

功。山。以。第。次。續。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云。畫。績。六。色。所。象。及。布。玄。

為。大。閱。贊。司。馬。頌。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異。名。也。及。國。

象。州。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

奉王敢犯也政教而已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扞難辟害也猛則為兵法之教史記蘇秦

說惠王曰以秦士民之衆兵法服冕尊彝畫不厭精云周禮注疏曰春官司服十二章

者相變至周而以下稱帝而治於旌旗所謂三長旂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龍

曰火次五曰宗彝皆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戲皆

通圖云繪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無升龍龍首卷然故謂之袞

周禮注疏曰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鄭氏注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袞

為雞鳳皇之形稼穡畫禾稼也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王應麟漢制考

曰後漢阮謨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羔鴈之飾又尚圖績天子大夫飾以羔鴈者以績鄭氏注云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

相見也則為禮儀之教註見前戶口之數詳列版圖百物財用亦載其間周禮天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則為風教之所資曰詩序一日風疏

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為風教之所資曰詩序一日風疏

名之為風史記五帝紀贊曰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乎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後漢書左雄上言郡

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言曰張祜深

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上問

元稹對曰張祜雕虫小巧壯夫恥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茲風帝令

曰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衰貶梁武帝旌沈崇素詔曰旌彼門閭教茲風帝令

梁昭明太子陶靖節集序曰不必旁游孟郊送魏端公入朝詩曰何當補風教李

絳請崇國太學疏曰風節教大成禮樂成備孟郊送魏端公入朝詩曰何當補風教李

詩曰薦三百大荒外風教即難知本國炳炳周圖足堪千古。蜀志曰秦必曰書道非史
 虛無自演然則為典教之所宗。九記曰王植與友朱壽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
 嚴平不於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何典教應揚論曰頌宣尼之典教探
 讀而至於所弊韓愈詩曰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柳開補亡外生傳曰六經又探
 微言言之與教。周室典圖法嚴三尺。周語曰太子晉曰則寓威教。黠虜李曷傳曰
 不能後之典教。威經圖垂遠益人神志。唐書藝文志彭祖春秋圖七卷圖則助經教。見前注又教
 教經圖垂遠益人神志。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華以觀經教。與易教篇曰
 文史通內篇論易教書教詩教篇幅冗長今摘其精華以觀經教。與易教篇曰
 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
 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春秋以為周禮
 章切於民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願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易太
 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願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易太
 卜所謂易與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願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易太
 乃謂易與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願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易太
 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辭商道豈得衰文之作易以垂其政典歟。故八卦為三易所
 而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豈得衰文之作易以垂其政典歟。故八卦為三易所
 意所計及也。書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多名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餘則
 尚書者雜取以備一經。書而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其書文氣不類
 與典謨訓誥同。為一經。書而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其書文氣不類
 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經記之文。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時事。其亦未必非
 記不待繁言而決矣。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時事。其亦未必非

百篇而逸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也夫定體信而好古先王之別記外篇猶有
 存者附合之亦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韻集而紛紜承
 從情達志敷陳莫由知其體而莫由知其義之要也其於聲韻之備於古人之不
 用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朝以明之文可以別而九國是故明於詩而
 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朝以明之文可以別而九國是故明於詩而
 井以降之導源而後禮樂之六朝以明之文可以別而九國是故明於詩而
 言可說也六耳象贊言之變可韻者而定矣以通乎卑極訓詁之韻而別於
 詩聲也而韻也言不廢則音協律必得專為詩教之比與哉傳記如左國著非
 詩部韻世言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之五言七言參同契之斷字成術取言少
 當於詩後世言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之五言七言參同契之斷字成術取言少
 片語不人諧韻也而文指存雅其歎為風騷遺也故善論文者萬言求或寥之
 拘於形貌可也魯書則班圖神考汝風俗通義曰百班以足畫圖之經水見舊
 付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頭見其人出留曰班我於醜卿善地圖物畱覺不
 能出班於此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其人出留曰班我於醜卿善地圖物畱覺不
 便還沒以故立置其像於楚畫則廟繪神靈公卿楚辭章句曰楚有先王之廟
 水及古賢聖為神教之所憑訓也緯龍神教也顯聖燕畫則圖宮室曰史秦每破
 怪荆物行事聖為神教之所憑訓也緯龍神教也顯聖燕畫則圖宮室曰史秦每破
 使荆物行事聖為神教之所憑訓也緯龍神教也顯聖燕畫則圖宮室曰史秦每破
 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田秦畫則圖宮室曰史秦每破諸侯寫

放其宮室作之為寶教之所基宮實教所基此上古圖畫牛俗真實而教育

亦半從實也實非若後世專以文學為教育者也於上古書契迂曲奇異識字

洵屬非易教育因不普及言其迂曲顯頌之科斗世寶一編氏墨數曰顯頌高陽

穆王書按程王時無名科斗書斗書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至文月史籀之籀書

篇傳十五異帶又曰史籀十五篇注周官王太史作大篆十篇書斷曰史籀

周官王時為史官書籀字見法帖言書衛恒曰昔周官王時史籀始著

史書王應麟下海曰史籀字見法帖言書衛恒曰昔周官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籀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江氏益書表曰漢字如鳥

跡鳥跡之象也籀字見法帖言書衛恒曰昔周官王時史籀始著

仁智有五臣沮誦余頌鳥文曰真德昔文曰信文之始也尚質之文

皆當時之古文也三皇尚鳥文也上帝尚黃字之始也尚質之文

鳥迹明而書契之作也心其之萌也君子小人見矣字體迂曲豈易於

作教哉戰國策曰文地略曰文地略曰文地略曰文地略曰文地略曰文地略曰

隋書刑法位曰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以民引

加。以。煩。鄙。之。詞。不。得。如。五。教。不。於。上。陳。若。明。上。皆。反。執。而。長。吏。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管。子。曰。鄙。三。字。不。得。如。五。教。不。於。上。陳。若。明。上。皆。反。執。而。長。吏。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入。敷。五。教。王。字。外。運。六。奇。迂。曲。字。體。有。以。致。之。也。若。夫。論。字。體。之。奇。異。則。亦。文。曰。內。平。五。致。外。運。六。奇。迂。曲。字。體。有。以。致。之。也。若。夫。論。字。體。之。奇。異。則。亦。

多。端。焉。皇。犧。之。伏。前。計。王。龍。書。應。景。龍。之。瑞。龍。字。源。曰。庖。犧。氏。欲。校。龍。書。下。筆。難。軒。黃。雲。書。記。卿。雲。之。祥。字。源。曰。真。帝。因。卿。雲。見。作。雲。書。神。農。穗。書。誌。八。穗。之。豐。

字。源。曰。神。農。氏。穗。上。黨。史。佚。鳥。書。存。丹。鳥。之。奇。室。史。佚。曰。赤。雀。銜。書。集。戶。丹。鳥。入。嘉。禾。八。穗。乃。作。穗。書。史。佚。鳥。書。存。丹。鳥。之。奇。室。史。佚。曰。赤。雀。銜。書。集。戶。丹。鳥。入。者。鳥。書。溯。夏。后。氏。又。作。鐘。鼎。之。書。氣。存。金。石。氏。作。鐘。鼎。書。金。天。氏。作。鸞。鳳。之。書。

之。流。書。溯。夏。后。氏。又。作。鐘。鼎。之。書。氣。存。金。石。氏。作。鐘。鼎。書。金。天。氏。作。鸞。鳳。之。書。旨。有。飛。翔。氏。作。鸞。鳳。之。書。務。光。作。倒。其。之。書。意。似。交。假。唐。玄。奘。於。詩。冷。之。書。曰。務。

非。而。食。清。風。時。至。見。其。交。假。為。司。馬。作。蓮。花。之。書。形。如。未。開。以。葵。感。退。舍。司。馬。花。未。開。形。也。孔。門。作。麒麟。之。書。瑞。紀。獲。麟。西。狩。獲。麟。曰。孔子。弟。子。申。魯。哀。公。十。三。年。戰。國。作。夢。英。之。書。祥。存。靈。芝。或。曰。漢。代。有。靈。芝。三。種。植。於。殿。前。故。作。也。英。書。媒。氏。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問。詩。曰。宛。轉。結。行。書。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虎。書。感。虎。以。造。不。入。名。騶。虞。丙。茲。始。也。又。有。所。謂。假。波。之。書。狀。作。逆。文。曰。假。假。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之。填。書。用。題。宮。闕。用。題。宮。闕。王。虞。王。隱。皆。好。之。秋。婁。之。蠶。書。結。於。蠶。桑。魯。秋。胡。妻。澆。蠶。作。蠶。書。宋。之。伯。氏。之。及。書。因。武。而。制。文。章。儀。曰。受。書。伯。氏。所。賦。周。史。之。

波書即版書狀如連文謂之假波書以防疑姦錄蚊脚之書體時仄纖詔版也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假波書以云興教崇賢垂訓慎終紀表揚往行所以
 其字似蚊纖垂書法奇異有礙記誦以云興教崇賢垂訓慎終紀表揚往行所以
 下有似蚊纖垂書法奇異有礙記誦以云興教崇賢垂訓慎終紀表揚往行所以
 牛弘詩曰粒食與利於後雖先王興教後人抗行也不亦難哉亦并六國滌除
 焉用之權論曰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後人抗行也不亦難哉亦并六國滌除
 舊典欲愚黔首自我作古往非昔而是今故以李斯變大象以程邈自我作古
 然而或足以垂法而利民宜後世有取焉然矣創作八書以易適用晉書衛瓘
 道高古非世俗通行之書故以闕然不講久矣創作八書以易適用晉書衛瓘
 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也及平王
 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垂形秦始與古同或與古異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也及平王
 之秦罷不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歷籍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歷籍太史令胡毋敬作
 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境古文有方
 奏之始皇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境古文有方
 入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籀文四曰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籀文三曰
 入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籀文四曰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籀文三曰
 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籀文四曰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
 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漢祭酒許慎撰說文隸書
 篆書為正以爲體例最新可得而論也亦稱善郎郭淳師焉器究其妙章誕師皆
 斯書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郎郭淳師焉器究其妙章誕師皆
 淳而不及也蔡邕中延武郡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掩誕不
 也漢末又有蔡邕中延武郡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掩誕不
 如淳也邕爲左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
 作篆勢也邕爲左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
 各科教育賴以稍達即戰國學術發達之屬完備此上古書契迂曲奇異而

教育為之有阻礙也。中古圖畫其趨不一。以考教育並道而馳。即漢而論。圖不

一端。文帝好誹謗。本敢諫鼓之。圖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本敢

諫鼓君以禮教。臣以忠教。成一平治之天下。武帝信金馬神碧鷄神之圖。郊祀書

志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又

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購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

之。上以道教下以術教。成一放縱之政治。言上即欲與神通。漢書郊祀志曰。文成

神物不玉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辟日。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曰。中元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若既至。升殿。乃拜天。傳

曰。中元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若既至。升殿。乃拜天。傳

列仙圖。道術秘方。兩漢往。往以神道設教。於此可見一斑。書。宣帝圖。單于於麒麟

麟之美。迺蘇武傳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於麒麟。署其官。僑上姓名。足記聲教之所被。

通雅。博覽。能於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也。東都賦曰。陳泰何如。其父司空。咳曰。

於所被。陸雲書曰。輿。不欣。聲教。所加。願為。臣妾。李庚曰。茂。聖。於。皇。天。清。暉。光。

所。帝。圖。經。史。於。畫。官。張。彥。遠。歷。代。名。畫。班。固。曰。漢。明。帝。雅。好。圖。畫。命。立。畫。方。畫。足。為。儒。教。之。小。補。而。史。記。家。游。俠。俠。曰。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宜。聖。德。碑。曰。國。體。家。儒。教。神。文。武。忠。啓。弘。天。王。術。結。和。僕。射。晉。浮。公。屈。從。濕。湯。詩。曰。王。禮。

寺讀書詩曰欲先儒教李暹王正居山殿門成慶之圖短式長劍三傳曰
 既長劍師古曰殿門有成慶古之勇上也大則有關列教揚烈教李焯於史氏自階七
 國之禍鴻都尼父之圖儒冠章布都門學孔子及七十二年弟子像則自感孔
 教晉書阮籍傳贊曰老大開東漢之學以論魏晉亦復可觀魏有溫室之圖丹
 青炳煥百瑞畢集文選左思碑誌賦曰丹青炳煥特有溫室之堂次聽政殿之後
 東西二坊之中央有伯仲條教之功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漢書薛宜
 溫室中有畫像贊曰伯仲條教之功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漢書薛宜
 卿為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文心雕龍曰卿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遺乃事
 緒明也江總文曰廣晉有隱士之圖圖繪精巧九人合寫扇上畫贊曰晉陶潛
 弘條教精察毫蓋晉有隱士之圖圖繪精巧九人合寫扇上畫贊曰晉陶潛
 長沮桀溺於陵仲子張長公丙曼發見清教之端生亦持清蕭朝野風靡靖節先
 容鄭次都薛孟嘗用陽珪凡九人發見清教之端生亦持清蕭朝野風靡靖節先
 端倪任希古和燕公詩曰他若金粉六朝盡屬臙脂之畫江山半壁洵為慘淡
 調官振薄俗清教叙舜倫他若金粉六朝盡屬臙脂之畫江山半壁洵為慘淡
 之圖宋則廬山隱士畫獻一筆博犀柄聖尾之榮東觀餘論曰宋武帝東征劉
 畫一柄帝賜齊則蕭貴統扇畫如尺幅有咫尺萬里之槩蕭南史蕭貴傳曰齊
 以犀柄塵尾賜齊則蕭貴統扇畫如尺幅有咫尺萬里之槩蕭南史蕭貴傳曰齊
 水咫尺之內便梁則定瑞應之圖兼畫樓臺法書乎錄曰宗炳有造畫瑞應圖王
 覺萬里為遙便梁則定瑞應之圖兼畫樓臺法書乎錄曰宗炳有造畫瑞應圖王

程一披十物漢武帝鳳其術君舞鶴五錢九井螺杯魚硯金勝王英直圭朱草等凡狀
 百詳其動植實世中未此乃北齊則有蒼鷹之圖神於筆墨
 青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此乃北齊則有蒼鷹之圖神於筆墨
 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者皆極為南北圖畫濃豔細細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
 豈無益觀也吾所知用筆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
 為說也於教有關者聊舉梗概亦足見其為名教之益
 事晉書樂廣傳曰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開而笑曰
 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袁宏三國名臣贊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開而笑曰
 乎任放賤曰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何用苦拘傳范質誠兒姪詩曰周
 烈志存名教韓愈城南聯句曰始知樂名教何用苦拘傳范質誠兒姪詩曰周
 孔垂名教齊大教之敵也於太學所以教諸侯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梁尚清議齊大教之敵也於太學所以教諸侯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禮也
 大教也高僧傳曰支謙以教諸侯雖行而經多楚文未盡翻譯也
 曰放為大教之敵也於太學所以教諸侯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救之本也傳休奕疏曰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也
 論教疏序曰勝縵馬鳴止笈迨至唐宋圖畫清麗目染心感教育近之唐則像
 大教疏序曰勝縵馬鳴止笈迨至唐宋圖畫清麗目染心感教育近之唐則像
 圖凌煙閣舊唐書太宗紀曰貞觀十七年長孫無忌等勳臣二十人於凌煙閣
 楮閣寶錄云至李晟等二十人圖形於凌煙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
 楮閣寶錄云至李晟等二十人圖形於凌煙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

義傳曰大中正初詔求李煥等景圖金橋次上黨聞志曰唐明皇封泰山近迎駕
 三十七人畫像其獻饋錫資有差其間有加帝相識者悉賜以酒食與之
 帝皆親加所過村部必令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帛恤之於蘇華羽衛子也
 話舊故引張謏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挾右上帝乘照夜白馬陳闕主
 即右引張謏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挾右上帝乘照夜白馬陳闕主
 左召吳道子草無人忝草木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白馬陳闕主
 遂召吳道子草無人忝草木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白馬陳闕主
 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木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白馬陳闕主
 之圖成時謂三絕焉主書畫太液君臣事迹命畫工圖太液亭朝夕觀覽鶴圖
 屏風名歷代名畫紀曰薛稷畫也足占唐代文雅之教宋則圖品物於國學
 曰太宗至道二年詔翰林畫工壁類落以板代之圖祥瑞於龍圖祥符五年十
 制度於宗國學講論堂之壁以舊壁類落以板代之圖祥瑞於龍圖祥符五年十
 二月召宗室近臣親祀汾陰后上殿朝圖耕織於延春宗寶元初圖農桑耕仁
 觀親奠西嶽廟及祠瑞四圖於龍閣西園名曰孝嚴別殿曰象真戶部副使
 符問更以山哲宗元圖將相於孝靈宮西園名曰孝嚴別殿曰象真戶部副使
 張焘於殿壁繪象自此始足卜宋朝醇樸之教此中古圖畫趨向不一而教育
 大臣於殿壁繪象自此始足卜宋朝醇樸之教此中古圖畫趨向不一而教育
 亦因之不可一槩論也至於論中古之書契漢則有六體八分六體者古文志曰
 字篆書隸書繆篆試書皆所以通古今文字摹印章書信也周越古今法
 書苑曰隸書文姬言制程隸字八分取二分今刻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
 遺教易明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饒鐵以易理所必然非臆見也先王遺教君

子深思小人儉陋九遺致於後耳為不隨分願慕先聖之遺教司馬相如封禪
 文曰慎所由於於高謹遺致於後耳為不隨分願慕先聖之遺教司馬相如封禪
 絕迹蔡邕胡太傅碑曰凡聖折中之揚載送丘子正之際罔有不綜謝靈運辨宗論
 曰法綱問云遺教孔釋昌言折中之揚載送丘子正之際罔有不綜謝靈運辨宗論
 教實梁則重百二書體風作百體間以采聖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屏
 本而己其百禮者懸針書垂露篆古故書籀文書奇字繆篆玉文書鶴頭書虎爪書
 倒雍書假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故書籀文書奇字繆篆玉文書鶴頭書虎爪書
 風書雲書星隸隸食草書科斗書署志胡書蓬小科隸此五種皆純書一
 每篆飛白書一隸隸飛白草書科斗書署志胡書蓬小科隸此五種皆純書一
 聖文書節人文書真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龍象龜隸象虎隸龍象虎隸龍象
 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遠家雲星篆象魚篆鳥篆龍象龜隸象虎隸龍象虎隸龍象
 魚隸麒麟隸牛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此
 龜文隸麒麟隸牛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此
 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斷草印刻符石經象形
 篇章震書倒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誦縑素書簡奏書歲表
 書外所記書行押書檄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以唯
 之外所記書行押書檄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以唯
 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出者遂呼為衆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
 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為衆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
 益寡敬通又作雜筆草書一十四種寫凡百將恐一筆鄒子凡百莫有繼者宗炳
 復於屏風上作雜筆草書一十四種寫凡百將恐一筆鄒子凡百莫有繼者宗炳
 隱井懷鴻教易晦簡易不然則先教因書契荆隸晦而不可明文心雕龍曰事當
 教息懷鴻教易晦簡易不然則先教因書契荆隸晦而不可明文心雕龍曰事當
 不刊之久鴻教也道唐則刊正五體字其體有五校書郎正廢而不用二曰籍大篆
 不刊之久鴻教也道唐則刊正五體字其體有五校書郎正廢而不用二曰籍大篆

石經。碑。所。用。三。曰。小。篆。印。文。所。用。四。曰。八。分。石。弘。教。易。彰。王。位。尊。莫。與。比。以。○
 經。資。梁。簡。文。帝。大。法。頌。序。曰。啓。宋。則。明。辨。書。體。學。亦。復。窮。源。究。委。在。上。而。明。務。之。
 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啓。宋。則。明。辨。書。體。學。亦。復。窮。源。究。委。在。上。而。明。務。之。
 書。少。精。剛。有。太。宗。神。宗。在。下。而。明。辨。書。體。學。亦。復。窮。源。究。委。在。上。而。明。務。之。
 臣。章。俊。卿。高。文。教。俾。益。注。見。前。此。中。古。書。契。大。半。簡。明。而。教。育。半。因。之。昌。明。也。近。
 似。孫。僧。步。英。文。教。俾。益。注。見。前。此。中。古。書。契。大。半。簡。明。而。教。育。半。因。之。昌。明。也。近。
 古。圖。畫。之。學。委。靡。不。振。圖。書。之。道。蕪。穢。難。堪。往。往。以。畫。爲。怡。神。之。具。宋。學。七。集。
 繪。者。或。畫。詩。或。畫。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既。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
 未。失。其。初。也。下。述。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猶。
 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浸。不。古。若。往。
 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虫。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
 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閣。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
 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面。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
 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求。媚。之。術。者。也。百。瑞。等。圖。而。
 未。易。言。此。也。觀。此。可。知。晚。近。之。畫。以。怡。情。爲。事。亦。求。媚。之。術。者。也。百。瑞。等。圖。而。
 進。以。博。寵。願。遠。有。招。諫。之。圖。年。詔。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古。蹟。之。圖。祖。紀。曰。太。
 比。比。然。也。願。遠。有。招。諫。之。圖。年。詔。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古。蹟。之。圖。祖。紀。曰。太。
 人。宗。會。同。元。年。詔。建。日。月。四。金。有。宮。室。之。圖。寫。京。師。宮。室。制。度。潤。狹。修。厚。畫。以。
 時。堂。圖。寫。古。帝。王。事。於。兩。廡。金。有。宮。室。之。圖。寫。京。師。宮。室。制。度。潤。狹。修。厚。畫。以。
 授。之。左。相。張。浩。功。臣。之。圖。臣。二。十。八。人。於。衍。慶。宮。聖。武。殿。左。右。庶。功。元。有。嘉。禾。
 畫。按。圖。修。之。浩。功。臣。之。圖。臣。二。十。八。人。於。衍。慶。宮。聖。武。殿。左。右。庶。功。元。有。嘉。禾。
 之。圖。元。史。武。宗。紀。曰。大。二。年。九。月。河。趙。孟。頌。繪。圖。藏。諸。秘。書。農。桑。之。圖。齊。松。集。

曰趙孟頫農桑圖上嘉賞久之此圖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二司臣
 源進呈農桑圖上嘉賞久之此圖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二司臣
 四圖正幽風因時紀事之義有明有河洛之圖東九五齋之西室也室北壁繪河
 四詩正幽風因時紀事之義有明有河洛之圖東九五齋之西室也室北壁繪河
 壁東壁洛陽西漢唐之圖御榻東壁下有御屏三曲護焉西室皇上齋居於此
 所命工繪漢文止蓋受諫圖懸之右觀其圖畫悖教而行無助於教助教壁元四門
 左唐太宗納魏徵十思圖懸之右觀其圖畫悖教而行無助於教助教壁元四門
 助教之職佐傅士以反害於教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不可怪哉此近古圖
 掌鼓箛之棹楚之政以反害於教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不可怪哉此近古圖
 畫幾無關於教育誠不足觀也至於近古書契則更奇焉遼則製契丹大字遼

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業隆禮契丹志曰阿保機服諸小國多用漢教以隸書
 之半增損之作文字約金則字重女直谷神始製女直字詔依倉頡立廟例於
 數千以代刻木之約金則字重女直谷神始製女直字詔依倉頡立廟例於
 上京命史選舉志曰金承遼後凡事欲直文世故進士科目斯蓋就其所長以收
 增損之策論進士取其國而用女直文以故進士科目斯蓋就其所長以收
 其用又欲行其人初無文字通習而廢耳陶宗儀其史會要曰太祖命完顏希
 在行陣間金人初無文字通習而廢耳陶宗儀其史會要曰太祖命完顏希
 尹撰本國字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所製字俱行希尹所撰謂之太祖
 命願行之國字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希尹所撰謂之太祖
 字熙宗所撰謂元則用畏吾字蒙古字元史曰元初施用文字用國師入思及畏吾
 之女直小字撰謂元則用畏吾字蒙古字元史曰元初施用文字用國師入思及畏吾
 古新字字僅千餘其母凡四上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
 要則以詣聲為宗也凡有書須降者並用新字仍各以其語韻之法而大

二。年。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不。許。用。
 詔。虎。符。舊。用。畏。吾。字。其。宣。命。割。付。並。用。蒙。古。文。字。二。十。一。年。勅。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
 畏。吾。字。其。宣。命。割。付。並。用。蒙。古。文。字。二。十。一。年。勅。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
 真。觀。政。要。錢。板。模。印。以。賜。百。官。元。典。章。曰。至。順。元。六。年。命。奎。章。閣。書。院。以。書。言。
 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諸。國。制。例。各。有。字。用。文。字。
 因。所。模。楷。及。術。兀。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遠。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用。文。字。
 治。寢。興。而。寫。一。字。書。方。闕。其。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已。往。凡。有。聖。書。八。思。降。並。用。蒙。古。
 新。字。譯。寫。一。字。書。方。闕。其。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已。往。凡。有。聖。書。八。思。降。並。用。蒙。古。
 新。字。仍。以。國。字。副。之。所。有。公。式。文。書。咸。遵。其。舊。趙。岫。碑。皆。以。環。古。字。書。其。署。年。
 梵。天。迦。盧。之。變。也。故。與。佛。真。言。相。類。重。陽。萬。壽。宮。元。碑。皆。以。環。古。字。書。其。署。年。
 今。世。傳。飛。白。字。如。於。聖。善。之。教。有。所。窒。礙。之。資。有。聖。善。之。教。且。明。則。好。用。古。文。奇。
 字。如。楊。慎。李。贊。朱。謀。埤。豐。坊。淺。學。者。因。不。知。師。教。曰。重。言。告。師。氏。言。告。師。教。也。而。
 深。文。碎。教。文。碎。機。悉。伊。何。能。存。猶。以。八。比。自。雄。八。比。之。技。解。不。得。已。竊。據。此。近。古。書。
 契。為。教。育。之。阻。力。者。也。嗚。呼。曠。觀。古。今。教。育。之。道。時。晦。時。明。而。究。其。源。委。圖。書。
 左。右。之。力。也。無。圖。而。教。難。明。無。書。而。教。難。伸。圖。歟。書。歟。教。之。源。歟。若。欲。發。明。教。
 育。而。不。主。意。於。圖。書。其。可。乎。哉。作。圖。書。為。教。之。源。論。第。二。

(未完)

政篇

○○孔氏政治學拾微

春秋拾第一

(續第十三期)

馬叙倫撰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故深察君
 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曰。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
 君。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五科者何謂也。元之為言仁也不仁者不可以為君。原之為言原
 也。不知原則失其所以為君。故事事而自委舍。不委舍者必其暴虐恣睢。有樂
 於己者。已權之為言中也。執中而臨天下。其道自平。失中以臨天下。其道自頗。
 溫之為言德也。君必德以持之。君無德。天下輕之。不用其令。則衆叛而不服。羣
 之為言生也。君所以生民者也。君不善羣。則民離散而不生。故君不能羣。則失
 其羣。而不全乎君。天下安用其君。君者名也。五科其真也。非全於五科。弗以為
 君。君者聖人之所以合五科而謂之也。明矣。雖然。徵之魯之十二公。安有合乎

五科者乎。徵之諸夏之君。安有合乎五科者乎。曰是說不然。春秋垂空言以立治法者也。夫如是。將何以見春秋之王心乎。何謂也。使魯十二公而合乎五科。春秋胡爲而作與。使諸夏之君有能合乎五科。春秋胡爲而作與。夫齊桓晉文者。春秋之方伯也。然孔子曰。吾取其義而已。則於是焉。而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乎王事。雖然。加王心焉而已。何以言之。春秋之作。爲撥亂也。治亂之所繫乎君者尤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篡奪爭殺相繼也。其甚則楚世子殺商臣。弑其君。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春秋懼其無撥亂之始。故立貴讓國之義。若隱公者。固春秋之所欲得託始也。迨乎祖而又有讓國之貴。故春秋以爲撥亂之始也。然春秋之治法有三世。其褒貶沮勸之義。則一而已。是以終春秋之篇。凡讓國者皆貴也。曰貴讓國之義當乎。應之曰。春秋託始云爾。春秋之義。有常有變。此變而求之也。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猶其於諸夏也。則先魯讓國者之於篡奪爭弑者。此仁不仁之別也。春秋寧不貴讓國者。而引篡奪爭弑者乎。未之有也。然則其常義奈何。曰君羣之所立也。天下之君有不

爲羣之所立者。春秋且措而貶之。是以苟非大無道。則隨其所行而貶之。譏之。如魯隱公。齊桓公。晉文公是也。苟有罪。則稱國人以弑之。不書葬。以貶之。若莒弑其君庶。晉弑其君州蒲。莒人弑其君密州。宋人弑其君處。血齊人弑其君商人。皆不書葬。不予葬也。且春秋之絕惡也。嚴已爲君矣。不守乎君之義者。春秋雖予人爲善。勿少假之。故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貶而不書其葬。不予其殺世子也。宋平公殺其世子痤。何以書葬。予其殺世子也。何以不予其殺世子也。痤有罪也。若申生無罪者也。宜爲君者也。且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長養而教之。則父不得專也。獻公嬖驪姬而殺申生。其罪在獻公也。故貶之。爲得罪於民焉。爾宋公王臣晉侯。孺殺大夫而亦不書其葬者。何也。亦貶也。何以貶也。曰君之所可殺者。罪人耳。罪人勿殺而反近之。則春秋危之。故蔡侯申弑也。弑之者。罪人也。春秋變而書之。曰盜殺蔡侯申是也。大夫者。國之大夫也。非若一人之大夫也。大夫有罪。君稱國以殺之。宜也。宋公晉侯殺大夫。其罪非宋公晉侯所得殺之也。故貶而不書葬。且吾又觀諸矣。晉趙

所弑其君夷犇夷犇者。靈公也。靈公不道而殺宰夫。從臺上以彈人。趙盾實而
 欲殺之。是春秋之欲措而去之者也。然趙穿弑靈公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責
 盾之不討賊也。是春秋之常辭也。四年之後別牘復見。則非春秋之常辭也。爲
 非盾之親弑之也。猶許世子止之不嘗藥而以爲弑父也。春秋赦許止之罪。而
 悼公書葬。以此推之。春秋亦赦趙盾矣。至靈公不書葬。何也。曰春秋之義有常。
 有變。常用於常。變用於變。各止其科。非相也。此乎信矣。恣靈公之不道。雖克終。
 其天年。春秋猶不書其葬也。故於別牘復見趙盾。知春秋赦趙盾矣。而靈公不
 書葬。此春秋之不予其葬也。豈非義之各止其科哉。於是引而長之。宋公慈父
 有方伯之業。春秋不予其葬。爲其背殯且內娶也。晉惠公。晉成公。衛侯。剝之不
 書其葬。爲其篡奪爭弑相爭乎兄弟之間也。推而外之。宋閔公。姪婦人而近嬖
 人。不書其葬。以見其惡之不得予葬也。亦以見無復讎討賊者之起也。是則一
 辭而止二科。進而說之。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
 也。絕之者。賤之也。以其姪乎。蔡也。稱蔡人。則予其殺也。不謂之君。不予其爲君。

也。惡播乎他國。其罪孰甚乎。不予其爲君。故亦不予其葬也。此春秋之所大惡也。以是邾婁人執鄒子而用之。春秋不譏也。賊不討。不書葬者。何也。曰。以爲無臣子也。曷以爲無臣子也。曰。君羣之所立也。羣之所立而一人弑之。其罪不在君也。君無罪而被一人之弑。臣子宜爲討賊復仇也。賊不討。不書葬。如君有罪。云爾。則臣子之心必不忍也。且君固羣之所立也。一人弑之而不討賊。羣之罪也。後安有爲若君者耶。此春秋所以爲君者也。若魯隱公。宋公。與夷。蔡侯。固則未知其有罪與。春秋不書其葬。責臣子與。然則何以見君羣之所立乎。曰。衛人殺州吁于濮。稱人者。討賊之辭也。此盡其爲君矣。衛人立晉。晉者不宜立者也。稱人衆立之之辭也。石碯立之。曷爲謂之衆立之。衆之所欲立也。猶諸州吁之殺衆之所欲殺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討賊有如衛人者乎。立君有如衛人者乎。未之有也。故喜而書之。曰。衛人立晉。蓋一而已矣。衛人立晉。則不予石碯之立之也。石碯可謂純臣矣。討賊也。立君也。如已勿與而已矣。

春秋何以立五始之義。曰。五始者。即爲民更始之說也。何以明之。春秋者。欲撥

亂世而反之正也。故有三世之義焉。使其自據亂而昇平。漸乎太平。示治之進。化未有能獵等者也。夫春秋空言也。託治法於空言。故以十二公配之。三十四使治亂盡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曰吾庶幾見之矣。遂絕筆於獲麟。非不得已也。曰備矣。吾王心盡矣。故知春秋者必知其爲空言也。故天下愈亂。春秋愈治。然欲撥亂世而反諸正。此何異於披焚餘掃瓦礫。召工事而復建之大厦也。何其可以不與民更始也。後世暴戾無道之主。當必假與民更始之號。而後得整其師。以出此則撥亂反正必由之道也。况春秋者二帝不足法。三王不足使。掃除數千年之遺穢。流弊而播以新王之治。所謂與民大更始也。故於五始以見春秋治法之所起也。然則何以必五始與。曰元年者一年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言氣之始也。春者四時之始。萬物伏於寒陰。至春而昭蘇。故春者言萬物之昭蘇也。立元以聚歛民氣於春。以見民氣之昭蘇矣。故春次於元也。王者受命之始。據亂之世。無王以統之。則民無所歸往。必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仍無以撥亂而反諸正。故必立王以治之。然必民氣昭蘇而後能被治。亦必民氣昭蘇而

後能受治。故王次於春也。正月者政教之始。王者所以治民之術。政教而已。政教之始。期乎正月而布也。故正月次於王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何以記也。曰知乎此者。始知春秋矣。春秋於五始亦見三世之義焉。易言乎據亂之世。民德智力俱疲。而氣澆漓。以困故必聖歛而昭蘇之。及可與立。王而後之。政教躋乎昇平之象矣。公即位者王者政教已無偏頗而大一統。且遠夷狄而教焉。四方莫不懷而歸之。獨於魯何。魯固王立所首進也。於魯以諸夏之莫不然也。於諸夏以推諸夷。夷又莫不然也。此大同之象也。故曰止乎公即位而已。天下大小遠近各一矣。故公即位次於正月也。嗟夫五始之義。蠲則治法之綱。領建矣。春秋之旨亦於斯焉。矣。

春秋之常辭曰。不予諸夏而予魯。不予夷狄而予諸夏。內魯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何謂也。曰此據亂而陟乎昇平之辭也。若太平之世。則固天下大小遠近各一矣。夫春秋始於據亂。據亂之始。內治急也。故詳內而略外。外取邑不書。書者書其重也。莒人取牟婁。宋人圍長葛。是也。內取邑不日。日者甚之也。

辛未取郛。辛巳取防。是也。諱而日者。甲戌取涇胸。是也。外夫人不卒。卒者。內女而有繫乎我者也。紀伯姬。叔姬。宋伯姬。杞叔姬。鄆季姬。皆書卒。是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何以不言戰。諱獲也。不予。諸夏之獲魯也。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獲也。曷爲不言獲。不予夷狄之獲中國也。據亂之世。小國之君卒而不名。不葬。隱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僖三十三年。杞子卒。是也。中國卒。名而不書葬。莊十六年。邾婁子克卒。二十八年。邾婁子瑣卒。是也。夷狄則不卒。不名。不葬。昇平之世。小國之君卒。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名葬者。襄六年。杞伯姑容卒。葬杞桓公。二十三年。杞伯匄卒。葬杞孝公。是也。不名。不葬者。成十六年。滕子卒。是也。夷狄。則亦卒。而名之。宣四年。秦伯稻卒。按秦嫡子牛不以名。於四竟擇其名下十八年。楚子旅卒。成十四年。秦伯卒。襄二十五年。吳子謁卒。二十八

皆不書

皆不書十八年。楚子旅卒。成十四年。秦伯卒。襄二十五年。吳子謁卒。二十八

年。楚子昭卒。是也。太平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故小國中國。夷狄皆卒。書名葬。昭

按秦嫡子牛不以名。於四竟擇其名下

元年。邾婁子華卒。葬邾妻悼公。三年。滕子泉卒。葬滕成公。五年。秦伯卒。葬秦景公。六年。杞伯益姑卒。葬杞文公。十五年。吳子夷昧卒。按吳子卒皆不書葬。辟其號也二十六年

楚子居卒。按楚子卒皆不書葬亦辟其號也三十一年薛伯穀卒。葬薛獻公。是也。然則春秋之常辭曰：不予諸夏而予魯，不予夷狄而予諸夏，內魯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皆據亂昇平世之辭也。不以據亂昇平之常辭疑太平之義，則春秋幾可論矣。

春秋始於據亂，據亂之世自治亟也，故無駭終其身，不予氏爲疾始滅也。莒人取牟婁而書爲疾始取邑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書曰：甚內小惡也。焚咸邱，亦書曰：爲疾始火攻也。宋人伐鄭，圍長葛，公及諸侯伐鄭，圍新城，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皆圍之爲疾重也。惡其彊而無義，言圍以如其意之必欲爲得也。不書之譏之何也？曰：據亂之世自治亟也，何暇攻人耶？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內憂者何？內不競也。故據亂之世當釋外以自懼也，懼則競矣，競則修治矣。修治則愛其民，愛其民則能保其民，保民者天下莫之禦也。且春秋之於據亂也，方養其瘍，瘳綏其衽，簞聚歛其氣，使之昭蘇，而有彊無義者，則是轉輾於水火溝壑而無止也。此欲拯之而彼溺之，是春秋所以必貶之譏之尤甚也。吾又

春秋據亂之治矣。親其所親，則無外侮矣。無外侮，則自治能完。
名兄弟之辭也。虞師晉師滅夏陽，廣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
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定
哀之間，文致太平，猶諱乎同姓之滅乎？春秋之治法，雖有三世其喪，貶沮勸之。
義則終始一而已。然則莫貴於親其所親。公子慶父之亂魯，殆危亡而齊安之。
齊非魯之親也。尙來憂之，則春秋所以有取乎桓公之義與何也？同姓之自相
滅，惡大而亂愈甚。然後夷狄得進而圖諸夏，諸夏復相絕。又誰與塞亂乎？於乎。
據亂之世，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非諸夏之自侮自毀而召之乎？故公
會戎於潛，書其不當會也。衛人及狄盟，恥其與狄盟也。公追戎於濟西，大其爲
中國迫也。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若桓公者，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是以其德不終有滅。潭

遂項之惡。春秋猶爲之諱。曰。是嘗有方伯之行。以塞亂者也。如是故。五伯迭興。中國賴以狃安。然則春秋所以諱之者。非苟爲諱之也。春秋所以貶之者。亦非苟爲貶之也。春秋之所以賢之者。非苟爲賢之也。春秋之所以不肖之者。亦非苟爲不肖之也。春秋有公是非。無私好惡。此春秋所以爲天下也。

且吾說春秋。蓋有本矣。董子曰。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是故君無道於上。百姓順毒於下。莫之起而弑之者。此百姓狐獨不羣之效也。夫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爲民也。君者掌令者也。掌令者何。合羣之號令。得君掌之。然後有建瓴之勢。登山而招順風。而呼臂不加長。聲非加激。藉山與風之力也。民之於君。亦猶是矣。約言之。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善之教於王。民受可與羣之質於天。而退受合羣之法於君。夫王與君受天之命。而負重任。如此。故棄重任。而違大命。則天奪其魄。使民起而覆之。曰。安用贅旒。以爲累也。等。

殺其事而各與之罪去之可也。執之可也。弑之可也。桀紂者古之王也。令而天下不行。禁而天下不止。不能乎天下也。故湯武不爲弑。蔡侯般親弑其父而欲得民其罪浮於桀紂。楚子虔誘而討殺之於申。然而春秋不予。楚子名之而著其專討之罪。靈公反書其葬者。疑春秋者起矣。曰虔亦方苦其民懷利國之心而討不義已非能爲義者也。凡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正。則人正。我正而人不正。則奉正以討人。若楚靈王亦一靈公也。以靈公討靈公。此亂階也。春秋之意曰。般之惡。惟蔡人得討之而已。蔡人不知討而召楚以亡其國。然則春秋亦惡蔡矣。書曰。葬靈公者。猶書葬是蔡之無人焉。爾矣。蔡人有殺陳陀之功而不能自克其君者。蔡前羣而後孤乎。夫莊之世。天下大國莫如齊。桓公以九合之餘威。不終其德而滅潭遂。項遂人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乃共殺齊戍者。故春秋曰。齊人澣于遂。澣者何。澣積也。衆殺戍者也。遂人亦可謂不畏強禦矣。舉亡國之餘。同羣則澣。大國之戍。然則國同羣則葆。國諸夏同羣則夷。狄不能窺也。國惡乎羣。羣乎盟。是以春秋書盟者徧也。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同欲而盟。盟猶羣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宋元公有憂內之心。至乎曲棘而卒。春秋因錄其地。鞏之戰。曹無大夫。而書公子手。亦爲其憂內也。然而春秋非褒其憂我也。褒其憂我之心。之能爲羣也。包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鄆去會。謂之逃歸。鄭伯處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若是者。春秋非貶其外我也。貶其外我之心。之不能爲羣也。此亦春秋善善不嫌其寬。惡惡不嫌其嚴之意也。鄭伐許。惡之。使如夷狄也。曷爲惡之。鄭與諸侯盟於蜀。已盟而歸。於是伐許。是鄭無羣心也。盟而叛。盟是欺衆也。逢丑父欺三軍而免。頃公之難。春秋不予其賢。鄭欺諸侯而伐許。春秋夷狄之。夫諸夏者。體義之邦。爲其能羣也。鄭無羣志。故使之如夷狄也。何以知之。楚子誘蔡侯。般書名。誘戎曼子。不書名。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由此言之。春秋之意。大可見矣。然則衛人及狄盟。何以爲恥。盟也。曰據亂之世。當先親內衛。方滅邾而不恤。何有乎狄。盟盟之。猶言羣也。欲羣而後盟也。邾兄弟之國。衛之所當

與盟者也。猶且滅之矣。何親乎狄而及之盟。及猶汲汲也。我欲之之辭也。衛何欲於狄而汲汲與之盟。蓋迫盟也。衛有滅邾之力而數受侵於狄。不能自雪其恥。乃爲城下之盟。故君子惡而恥之。曰不如存邾而滅狄也。夫存邾大德也。報恥甚順也。皆春秋之所深予也。衛不自措於大德。甚順之地而犯滅同姓盟狄之惡。一出焉。一入焉。伯亡之分也。由此言之。國亦貴乎羣而必擇其所當羣者也。使虞虢并力。晉獻難之。魯大國也。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之孤獨無援也。故國同羣則外侮自絕。內治不擾。恤民力而養民氣。此春秋撥亂之一法也。

春秋之法。既合羣於諸夏。則莫亟於治內。何也。外好者。猶恃於人也。善於治內者。且雖外好不足恃。猶足以無害。春秋之會。有善有惡。善之者。會猶盟也。操與首戴之會。是也。惡之者。惡其恃外好。虛內治也。公會戎於潛。會其不當會也。亦猶衛人及狄盟。盟其不當盟也。若是者。以見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梁內役民無已。其民至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

者。則。君。者。所。以。教。民。羣。也。民。不。羣。不。生。託。於。君。而。羣。之。生。之。今。君。求。財。如。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使。民。不。能。守。丘。墓。承。宗。廟。分。崩。離。散。哀。苦。不。生。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城。楚。邱。者。城。衛。也。城。緣。陵。者。城。杞。也。是。時。衛。與。杞。皆。亡。矣。曰。城。之。者。憫。其。亡。也。晉。滅。赤。狄。潞。氏。以。潞。之。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以。致。於。亡。春。秋。猶。進。之。陳。火。何。以。書。陳。已。滅。矣。系。乎。陳。者。存。陳。也。曷。爲。存。陳。曰。存。陳。憐。矣。然。則。春。秋。之。所。最。不。恤。者。莫。如。自。亡。者。已。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曰。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若。虞。者。雖。非。自。亡。而。自。召。其。亡。亦。梁。之。伯。仲。耳。故。春。秋。惡。之。亦。甚。滅。夏。曷。使。首。惡。死。不。葬。夫。自。亡。者。非。人。之。罪。也。苟。不。至。於。自。亡。而。被。滅。於。強。國。大。邦。者。春。秋。猶。少。憫。之。分。其。責。於。強。國。大。邦。蓋。春。秋。之。勸。善。也。寬。而。沮。惡。也。嚴。矣。由。此。言。之。春。秋。之。譏。貶。者。非。苟。爲。譏。貶。之。也。故。刻。桷。丹。楹。築。三。臺。新。延。廡。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以。爲。上。驕。奢。不。恤。下。也。乃。至。觀。魚。亦。譏。何。也。百。金。之。魚。張。之。而。爲。君。

一人之觀娛其不恤下亦甚矣夫觀魚與新延廐皆不足譏也春秋譏之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尙痛之况殺民乎蓋春秋之意救民爲重故曰君子以天下爲憂今夫王者有天下之責者也君者有一國之任者也王不恤天下君不恤一國夫誰與用王君此則春秋譏天王以致太平之旨也夫民待君之羣之生之君之羣之生之非有他法也重政教重政教莫亟於內治內治者卽所以整政而善教也彼觀魚與新延廐者固小惡之尤微者也築三臺作兩觀皆小惡也必譏之何春秋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然後可以致太平小惡猶惡其苦民况大惡乎是以春秋內大惡諱諱之乃甚譏之也且考惡皆不嫌其細大輅推輪之所成也七尺之軀嬰兒之所長也彼君固以爲小惡也而姑犯之天下從而爲之辭曰此小惡也非爲暴君之俚乎集千掖而成一裘君被之而溫曰此一裘之美也千狐之背骨已委化於谿谷矣彼叢林冒烟霜而求狐死於勞死於瘴癘者又不知凡幾矣百金之魚張而觀之富室猶爲之國君一觀而卽譏之非必責於君者厚也春秋

之意曰。君者爲民者也。勤於事者。君之責也。君勤於事而爲民者。民奉千金之魚。強而觀之。且反美之。何致譏乎。若隱公者。春秋多其讓國。其他則未有聞也。然則猶張百金之魚。以爲觀。其苦民亦既多矣。春秋曰。觀魚。猶言觀社也。諱大惡之辭也。觀魚小惡。而以諱大惡之辭言之。則春秋之重民可知矣。知春秋重民之意。則知春秋重內治。故驕奢淫佚之行。譏之徧矣。夫能內治。完則外侮無由入。齊桓公用管仲。管仲參分齊國。以起軍旅。又煮海燒鐵。以經財用。使國內農工商賈各整其事。國無不耕之夫。無不紅之女。故齊國富強。桓公之威加乎天下。終管子之身。諸侯莫敢正目而視齊國者。鄭非春秋之強邦也。至乎簡公之世。介晉楚之間。事晉則楚怒。事楚則晉怒。簡公相子產。而修內政。使民廬井。有五溝。田有洫。修學校。而存鄉議。故終子產之身。亦使鄭國不受大國之兵。而簡公爲明主。晉悼公能任六卿。補敝起廢。復伯諸侯。齊須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怒魯衛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伐魯魯不敢出擊。衛敗之於新築。志得氣盛。

以爲無敵國以興患也。弛其內治。又驕大國。於是魯晉共伐之。大困之。於鞍。斯逢丑父及歸。乃恐懼。七年不聽聲樂。不飲酒食。內愛百姓。問疾吊喪。外敬諸侯。從盟於蟲牢。及蒲。得終其身。家國安甯。由此觀之。春秋重內治者。亦撥亂之一法也。

政篇

古政宗論

(續第十四期)

陸紹明

兵戎為法之源論

律分五刑。尙書舜典曰：帝曰：皋陶，殲厥亂政，用儆厥民。又：大禹謨曰：帝曰：皋陶，惟茲五刑，以備五刑。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

刑者，墨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百，魯師致捷。宋書：孝武帝紀：詔曰：時乃功懋哉！早陶謨曰：天明於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百，魯師致捷。宋書：孝武帝紀：詔曰：時乃功懋哉！早陶謨曰：天明於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

法嚴三尺。史記：杜周傳曰：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

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書，是律也。法。漢史：飛聲。宋書：孝武帝紀：詔曰：牙簡竹章。唐

下積有繁囚。竹曆七年，詔曰：園土嘉石之密皇人之濶網。虞密皇人之濶網。玉科。

金書：隋五刑。法志曰：切見南使北郊壇材官軍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啟並請

郊壇錢署三所。於辛將恐五科重全關墨授金書去取更由丹筆繁帝者之

約法。晉書：紀之傳曰：夏殷繩墨斷例。晉書：杜預傳曰：與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

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願犯易見則人知

所避難犯則幾於刑眉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

由來久矣溯其發端道術為之遠因兵戎為之基源也今試言其基源銅頭鐵

額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

事黃帝因使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信符制伏

蚩尤帝仁義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

威天下萬邦皆為弭服不跳梁神州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

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不跳梁神州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

蚩尤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帝佩符既畢王母歸息

命九玄女授帝以三宮五音於中冀又黃帝攻蚩尤三年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

實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又黃帝攻蚩尤三年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

問之胥曰是城中將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帝為蒼

色角音此雄軍也請以戰為帝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帝為蒼

黃帝作兵

黃帝傳

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大雨古黃帝作兵

女為帝制蚩尤車當其前記甲鼓車居其右拾遺記昆吾山其下多赤金里如

鍊石為銅色青而利古史考曰黃帝作弩黃帝作兵班班可考究其地中多丹

僅對待蚩尤是亦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
 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
 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
 其志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新書曰炎帝者黃帝同母
 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新書曰炎帝者黃帝同母
 異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野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
 杵歸藏曰黃帝與炎帝爭鬪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巫咸曰涿鹿之野有
 機論曰黃帝初養性愛民危於上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
 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
 由非養寇邪今民萌之上而四道充衡遞震予師於四帝矣史記曰滅四帝向
 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亦嫁於是遂師矣史記曰滅四帝向
 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九山及岱
 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帝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
 阿遷徙往來無常蕩海夷岳其兵也其法也而又何可以歧視之哉兵爲法之
 處以師兵爲營衛蕩海夷岳其兵也其法也而又何可以歧視之哉兵爲法之
 大者也法爲兵之小者也凶暴而不可以法制舉兵以敵之凶暴而可以法制
 舉法以裁之兵也乎哉謂之曰法可也法也乎哉謂之曰兵可也且古人無意
 於民之善惡鎔銖必較而創一禁暴之政也若夫兵也者則古聖不獲已創作
 所以不較鎔銖而禁巨惡者焉而所謂鎔銖必較之爲法者蓋由兵而演成也
 淵鑑類函曰黃帝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虞舜聖德
 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虞舜聖德

賊非於是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戮於社

是法者以兵黃帝作兵而又作法見路此可推仁聖之心由兵而演及法也顧蚩

尤亦作兵而又作法按此則肉刑在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

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此可知凶頑之意喜

兵而自繁及法也夫亦可悟法之原於兵為進化之公理者矣今詳究刑法更

覺原於兵戎請申言之夷吾謂兵為尊主之經則可知兵寓於法管子曰兵者

可廢也不抱朴謂法為捍刃之器則可知法本於兵抱朴下子曰德教者輔賊之祭

兵戎有書六韜三略為之宗李衛公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

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龍首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

已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才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出三門四種而

此四種也馬端臨經籍考見氏曰此三門也漢任宏所論權謀無此書梁隋唐

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董承祖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隋經籍志黃石公藝文

志趙瑜聚米圖經五卷隋錄一籍志元女戰商曰吾所以說我君者橫說之則以太

詩書禮樂從此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張良嘗步遊下邳城山下有一老父出素
 書一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張良嘗步遊下邳城山下有一老父出素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唐藝文志黃帝太李光弼統軍靈帖秘策一卷陰宋藝文卷
 宋藝文志吳起玉帳陰符三卷唐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帖秘策一卷陰宋藝文卷
 志李筌間外春秋一卷又吳兢劉元正史九卷宋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帖秘策一卷
 產王佐秘書五卷又吳兢劉元正史九卷宋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帖秘策一卷
 論三卷李氏佐國元機一卷又李光弼將律一卷宋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帖秘策一卷
 卷又李氏佐國元機一卷又李光弼將律一卷宋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帖秘策一卷
 籍考李衛公問對三卷案國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一卷
 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譌舛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一卷
 震等校吳正分闕慮闕令今可行豈即問對三卷觀之矣經籍考武侯八陣圖一卷
 法見於吳王闕慮闕令今可行豈即問對三卷觀之矣經籍考武侯八陣圖一卷
 宋藝文志諸葛亮行軍指掌二卷將苑一卷武侯八陣圖一卷經籍考武侯八陣圖一卷
 金匱三卷枕中記一卷又兵林六卷宋藝文志李侯八陣圖一卷經籍考武侯八陣圖一卷
 天一兵法三書汗牛充棟而六韜三畧可為兵法之宗也漢書晉中祖氏作鼎約
 十卷兵法三書汗牛充棟而六韜三畧可為兵法之宗也漢書晉中祖氏作鼎約
 章為之要法禮章其他法律之書雖多要亦不外乎六韜三畧也漢書晉中祖氏作鼎約
 錯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國之亂乎也鄭人鑄刑叔向詰子產書曰吾子相
 經緯其民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國之亂乎也鄭人鑄刑叔向詰子產書曰吾子相
 鄭國制三辟鑄刑之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之謂乎晁氏讀書記管子於書終子之
 世鄭其敗乎屏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晁氏讀書記管子於書終子之
 漢書藝文志鄧析子一陰比事一卷附錄非子二卷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
 卷折獄龜鑑八卷棠陰比事一卷附錄非子二卷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
 三折獄龜鑑八卷棠陰比事一卷附錄非子二卷疑獄集四卷補疑獄集六
 章兵法之書其旨相同不外繁簡相副寬猛相濟兵有甲兵斧鉞之威即法有

敵與我不得斯二伐者皆伐合之對是敵欲謀我伐敵其未形之謀拒我若伐敵其已不
得與我戰非止於一人易也揣知敵入謀勝之趨向四而加兵攻其最爲上何氏曰敵
之計固我非先攻之易也揣知敵入謀勝之趨向四而加兵攻其最爲上何氏曰敵
始謀攻我非先攻之易也揣知敵入謀勝之趨向四而加兵攻其最爲上何氏曰敵
預曰敎始發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取勝於不戰若兵之上也沮也機也漢高禮功臣
謀者用果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取勝於不戰若兵之上也沮也機也漢高禮功臣
頭伐者用果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取勝於不戰若兵之上也沮也機也漢高禮功臣
錫請赴行營去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受割伐其心也生於兵法精神備重於方寸
心爲至法義者子曰女子問老子法安此冷之要也兵法精神備重於方寸
用兵宜審乎時用刑當察其國周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正身之貌使萬人觀之於
句而斂人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害邦之刑禁及一家口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
平國用中典三曰刑禮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
者書於士殺無罪凡獄遇訟者告而謀之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入諸市三隸女傷
人見血不以告者擣獄遇訟者告而謀之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入諸市三隸女傷
子入於存稟管子衆法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君舉大國之君所以尊者
何也曰爲存稟管子衆法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君舉大國之君所以尊者
用者衆則何曰管爲令行則寡則衆矣主安不能立令不行之衆爲己用也然則爲
己用者衆則何曰管爲令行則寡則衆矣主安不能立令不行之衆爲己用也然則爲
之立所立令之所行與所廢者多則廢者寡矣民不聽則不誦議行矣聽從矣所
立所立令之所行與所廢者多則廢者寡矣民不聽則不誦議行矣聽從矣所
以愛民者爲用之所廢者多則廢者寡矣民不聽則不誦議行矣聽從矣所
以愛民者爲用之所廢者多則廢者寡矣民不聽則不誦議行矣聽從矣所
民者將致之民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用

好而者行所惡故善止則功名軒冕不疑而斧鉞受矢石入水則賢者勸而暴人
止賢者勸而惡人善止則功名軒冕不疑而斧鉞受矢石入水則賢者勸而暴人
盡行禁盡不敢引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而有功是民不致愛其死衆皆不敢保其首
然後有禁盡不敢引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而有功是民不致愛其死衆皆不敢保其首
領者不與大慮始於國無以故小民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失於身也
道者不與大慮始於國無以故小民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失於身也
官職法有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身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失於身也
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身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失於身也
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彼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行可無求而得道而
導之得賢而使之外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則國何可無道人行可無求而得道而
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則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切已切而凡人在上則臣制於君
者勢也故人君失勞則臣制之矣而蔽已蔽而切已切而凡人在上則臣制於君
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秋也臣期年君雖不忠君不能也故曰堂上遠於
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者一曰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而
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百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而
日而君不出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而
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而
期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而
有因於時勢兵則見可知難左傳而退武子曰善見可而進量論將不從文帝欲伐
吳蜀何先賈羽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
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論將臣以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
多法則貌察情志吳質曰察其情至也魏辯處察辭刺吏韋元甫以故潤州
死法則貌察情志吳質曰察其情至也魏辯處察辭刺吏韋元甫以故潤州
之不加禮他日奇之署司獄參軍出刑察爾於參差也契
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獄參軍出刑察爾於參差也契

舌庸乃大進夫種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
 王曰庸乃大進夫種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
 戰乎王曰可以巧大夫如進對曰為法律之嚆矢法則求生求殺孔子曰古之聽
 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對曰為法律之嚆矢法則求生求殺孔子曰古之聽
 今之以聽之殺人求為兵戎之濫觴兵則始柔而後剛如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所開戶後
 命周訪與諸軍共杜鼓與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如
 採樵者而出於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如
 多故輕來而食賊謂官軍益至而退淮南子曰始如狐狸如用法之先利後厲和先
 彼故輕來而食賊謂官軍益至而退淮南子曰始如狐狸如用法之先利後厲和先
 所以誘其情後法則訓人而齊衆禁以齊衆執如治兵之練士訓戎曰六韜太公
 厲所以誘其情後法則訓人而齊衆禁以齊衆執如治兵之練士訓戎曰六韜太公
 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銳士有銳氣壯勇強者聚為一卒
 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銳士有銳氣壯勇強者聚為一卒
 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銳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銳士有銳氣壯勇強者聚為一卒
 明法審令尉不練子而明法言如持法之尙嚴百姓苦吏急也聞帝持法平召以知
 為廷尉正唐書李勣傳曰勣用兵多籌算故人為善抵掌嘆及戰勝必推功於
 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善抵掌嘆及戰勝必推功於
 帝云吾無此心中史記法也至於小忿大怒失不當效也王維詩曰深欲大無持
 法明君無此心中史記法也至於小忿大怒失不當效也王維詩曰深欲大無持
 窮也又李斯傳曰二世欲窮心志之嚴法不刻刑於不農者相坐誅
 至收族陸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漢書曰嚴法不足生刑於不農者相坐誅
 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安如鳥獸下之有理鹽鐵論文重刑猶狹不能禁也晉書
 後秦載記嚴法酷刑豈是安上取獸下之有理鹽鐵論文重刑猶狹不能禁也晉書

嚴可法峻刑法則烈火秋霜明君元日擬法秋霜嚴而無火烈抱朴子曰如發兵以赴義禮

春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注曰諸將問皆曰發兵擊之坑監子今時以劍虎符發

帝紀曰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曰初禁網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又每紀一發兵頭須為白又村詩傳曰相傳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侯傳曰以義

信詩上疏曰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史記淮陰侯傳曰以義

兵從思東歸之名有五曰義兵二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

救亂曰凡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暴

曰逆呂氏春秋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亦大矣淮

南子曰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執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

至也至於不戰而止五朝會要咸平四年點陝西義兵稅戶家一丁號保殺崔

駟西征賦序在昔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

以顯武法原於兵豈虛言哉且法有肉刑其表面更與兵相類四肢重罰文選

功也肉五虐峻刑上五刑劓象七政日尚書德刑考曰劓象七政臏象七精刑尚考曰德

刑罪五而容席衛侯怒足也周改臆作肘也尚書曰斷朝之刑爰始浮為刑師
別罪五而容席衛侯怒足也周改臆作肘也尚書曰斷朝之刑爰始浮為刑師
聲子機而容席衛侯怒足也周改臆作肘也尚書曰斷朝之刑爰始浮為刑師
椽天注曰苗人始為截刑淵鑑類函五放為也易六三曰其天五別
注天注曰苗人始為截刑淵鑑類函五放為也易六三曰其天五別
百肘罪五百者守內肘者守凡二千五百積穆王享國百年中施荒命呂侯使守門訓
者守肘罪五百者守內肘者守凡二千五百積穆王享國百年中施荒命呂侯使守門訓
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則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罪有五百而殺八為下逆天罰其屬二白五刑
之屬三刑墨罰之屬千則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罪有五百而殺八為下逆天罰其屬二白五刑
神鬼神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左道以亂政者殺罪及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
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罪及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
以滂上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詠者不待時不以聽者要無非如將
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詠者不待時不以聽者要無非如將
士之謂吏卒兵家之坑敵軍也夫法之原於兵觀法家之學更有徵矣管子法
家也而談兵首重節制也戰而外言兵法篇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
不敢校也得有地而國不敗者則明也治也乘有則敷勝敵有理察數而
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明也治也乘有則敷勝敵有理察數而
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方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而出號令然後
可以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方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而出號令然後
不巧則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無蓋程官無常則下怨上器
器械巧則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無蓋程官無常則下怨上器
危而無害窮而無難故能遠以教也官免也鼓九章著明則不危
以起也所以利進也二曰金故能遠以教也官免也鼓九章著明則不危
兵也所以利進也二曰金故能遠以教也官免也鼓九章著明則不危
其目也所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三敵三曰教其足進退之度四曰教

其丁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則夜行三日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所矣九章則行
 曰舉日章即書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
 林在日舉鳥章則行六曰舉蛇章則行七曰舉馬章則行八曰舉狼章
 則行九曰舉日舉鳥章則行六曰舉蛇章則行七曰舉馬章則行八曰舉狼章
 無端卒此則法家兵家合一之證亦為法原於兵之一證商子法家也而兵學
 乎無窮此則法家兵家合一之證亦為法原於兵之一證商子法家也而兵學
 自得精蘊者不與久敵衆勿為客敵帶不者勿與戰食不若此則法家兵家合一
 之證亦為法原於兵之又一證韓非子法家也而兵機洞若觀火韓非子曰夫
 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又曰臣聞之曰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乃不有又曰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
 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仇由之君曼枝曰不可此亦章曼枝因斷
 也而仇由也大以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曼枝曰不可此亦章曼枝因斷
 穀而仇由亡矣七此則法家兵家合一之證亦為法原於兵之三證鄧析子法
 月而仇由亡矣七此則法家兵家合一之證亦為法原於兵之三證鄧析子法
 家也而兵法自有心得當敵析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此則
 法家兵家合一之證亦為法原於兵之四證嗚呼今之人不能用兵而獨能舞
 文弄法忽其大而注意於小者誠非君子所忍言也作兵戎為法之源論第三

(未完)

○○諸子言政本六經集論

陸紹明

○○○刑篇

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案莊子曰。以刑爲體。以禮爲翼。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安樂其法也。韓非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荀子曰。王者之人。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善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又曰五帝三王經天地。理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齊萬物之情。上與神爲友。下爲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元聖而守其法。藉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尹文子曰。老子曰。民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揚子曰。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元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曰。龍乎。龍乎。韓嬰子曰。傳曰。水濁則魚竭。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羅子曰。許魯曰。推勘公事已得夫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違此則利惡害善。顯不能逃。其刑賞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觀諸子之作此說。無非本於易經。析而論之。則莊子得其要。申子知其法。韓非子原其義。文子探其旨。荀子得其糟粕。淮南子

求其精神。尹文子知其權。楊子知其經。韓嬰子就其說而衍義。理羅子因其旨而陳利害。夫諸子之政治學。半本於易。蓋易言政治之理。不似詩書春秋。言政之拘於迹者也。諸子皆富於理想。空言著書。其學術於易爲相近。其政治之說。所以半本於易者也。且易所包者。廣儒家。墨家。道家。兵家。法家。雜家。之學。無非易學也。諸子言政。半本於易者。亦可占諸子皆得於易學者矣。

尙書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

案慎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龍川子曰。風林無竄翼。急湍無縱鱗。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善治。奸究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不忍斲其樸。羅子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文中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司馬子曰。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

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之速覩。爲不善之害也。諸子之說。本於尙書。慎子。演尙書之義。龍川子。發尙書之理。羅子。得尙書之旨。文中子。竊尙書之意。司馬子。敷尙書之說。此諸子言政本於尙書者也。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禮記曰。君子刑以防淫。大爲之防。民猶踰之。

案管子曰。文有三侑。武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又曰。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强而治矣。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而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

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商子曰。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又曰。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韓非子曰。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今廢勢背令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世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餌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廢刑法之威。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又曰。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此諸子言政本於禮經也。管子商子韓子得其精蘊。成一法家之學。今讀其書。其言本於此者居多。而今所舉者。其與此爲最相符者也。

(未完)

政篇

○○孔氏政治學拾微

馬叙倫撰

春秋拾第一

(續第十五期)

春秋之道。褒仁而重智。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故仁者則憐
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
欲。無險詖之事。無辭違之行。如此者謂之仁。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
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不敢譁。然之而不敢廢。取之
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
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言當務。如此者謂
之智。春秋何以褒仁而重智。曰春秋之旨。在救民有仁者。以愛其類。有智者。以
除其害。則春秋之道得行矣。是故泌之戰。君子楚而夷狄。晉者以莊王之舍鄭。
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

而輕救民之意也。則於是乎賤之。司馬子反受君命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於是舍宋而欲去。夫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子。反視宋。政在大夫也。而春秋美之。以謂君子之所貴者。仁也。當仁不讓。故春秋美之。則春秋之無通辭。從變而移者。見矣。春秋之所爲公公。而私私貴貴。而賤賤者。亦於是乎見矣。抑仁者積慈之謂也。智者積義之謂也。何以見之。仁者泛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楚宋敵也。愛敵若己。故曰文王之師。不是過也。愛所以爲仁。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雋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迫也。濟西則大之。大其爲中國。迫也。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且春秋之於據亂也。自愛其國。進於昇平也。愛及中國。至於太平也。鳥獸昆蟲。莫不愛。故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古之生民。不知有父子昆弟倫之始。有夫婦相愛者。仁之始也。鳥獸昆蟲。莫不愛者。仁之終也。故括乎仁之用。不在愛我。而在愛人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桀紂厚自愛而亡。湯武愛人而興。春秋曰。梁亡。梁亡。梁自亡也。梁自。

亡者梁雖然君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也梁君厚自愛而不愛民故莫之亡而自亡也然而愛人亦有說矣子愛其父不愛人之父常虧人而利其父者不爲仁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善愛親者施及人之親故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不仁也我竊異室以利我室則人亦竊我室以利其室此非愛也害也故爲仁莫近於慈慈則不虧人以利父不竊異室以利其室故曰積慈爲仁智者不欲正人而先正我我之不正奚暇正人我不正而欲正人人以我之道而正我則我危矣非智也然而雖有亂世在上莫不欲正人奚謂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勿予之者我不正也澠子嬰兒離狄而歸僮以得亡於諸侯無所能止然而春秋領其意而予之者其身正也我先自正而人莫敢誹諸我然則正我以除已之害我正而後正人所以除人之害此爲仁之必且智也抑智者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智先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而德加乎萬

民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至於殘類滅宗亡國夫略地則得攻城則克墟人國都以爲園囿俘人孥女以侍房闈此世莫不以爲大智也然而五世以後不葆其國家而弱女亦遠嫁故大智者自正而不求正人禹痛罪人而湯引責可謂智矣智者規所宜而行之故義義故行莫不順故曰積義爲智仁者慈也智者義也慈故能義仁故能智其說與佛若冥契矣夫仁智者所以善人之性也生民之性皆無善也知仁而行之知智而通之然後能善性善則行善祖禰善者可以善其子孫祖禰不善者可以不善其子孫故善之爲系於人者若此其大也而仁智所以善之也聖人欲善其祖禰而施及子孫故莫亟於仁智仁智以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事之起而先覺其萌者非智莫能也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非仁莫能也仁以愛人仁自倫始智以正我智自我始倫我爲羣我倫不分自我而倫自倫及羣則天地之間無不快其仁充其智矣觀春秋之時與春秋之志其褒仁而重智者其明至矣。

春秋之旨。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欲播仁智於天下。必自近者始。雖然。春秋之作。據亂之時也。據亂之世。民之性。果善與。果不善與。夫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必待教而後覺之。何道以教之。則覺乎。曰。智以覺之。仁以善之。然則孰智其始。孰仁其初。曰。惟君作始。惟君作初。故爲春秋之君者。非仁且智。不可一日居也。明矣。聖人治國。利五味。盛五邑。調五聲。以誘其耳目。白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駁。以感動其心。使別美惡之分。知美惡之分。則有所好。惡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乃設賞以勸之。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乃設罰以畏之。今夫孩提之童。不可語以仁義者也。以其心無美惡之感。不知別美惡之分也。故使童子能別美惡之分。則在父兄之行。有以感其美惡之心。君欲使民行仁智之行。故在君作之始。作之初。民之從上也。如風偃草。故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體。民之欲立君者。若立圭。欲以見影。立鑑。欲以觀垢。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淵。其處高也。則下見者衆。隨指而行。

無迷惑之患也。故春秋之責於君者，嚴君之仁也。始於親親，故天王伐鄭，譏親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推而言之，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親也。譏文公，呂喪娶賤，其無人子之心也。反而說之，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故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隨所指而異，皆先王經世之志。

孔子嘗言五倫矣。五倫之教曰：父慈子孝，夫義婦貞，兄友弟恭，君臣以禮，朋友以信。夫是以父不慈則子行其孝，而父不得責子以孝；夫不義則婦守其貞，而夫不得責婦以貞；兄不友則弟盡其恭，而兄不得責弟以恭；君臣不相禮而離，朋友不相信而異，五倫之義皆平等也。孔子嘗言五倫矣，無三綱之說也。後世習末師之說而疑聖人之言，以爲三綱出於春秋。夫吾嘗春秋，烏覩所謂三綱者乎？春秋譏親迎公薨，書葬夫人不異也。夫人淫泆而致國亂，春秋如其譏。且在漢之世，樊英有疾，其妻使婢候問，英則下牀答拜曰：「妻齊也。」禮無不答，英蓋本諸禮之合。昏禮與春秋通矣。昏禮婦初至，姑迎而酬之。今遺俗猶有存者。女

之於歸三月而後廟見者以見夫婦之以愛合也。至三月而情定久矣。則於是乎告於祖廟而成其禮。不合者則離不足怪也。仲尼出妻而晏嬰之御驕其妻請去。是夫婦平等而後可也。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敬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敬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立而誅之。夫仁義之名則一而已。營蕩以言仁義而誅何也。營蕩之言平等之義。太公法家之學也。法家立至尊則平等之義廢。言平等者必誅。是故華士欲君臣平等者也。太公誅之而後入齊。故仲尼不稱伊呂者。抑有以也。冠禮者古之大禮也。三加彌尊。見於父母則拜之。是子至於冠。父母以成人禮之而平等矣。故雖有子不食其力。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春秋之所常見也。然春秋必原其君父之美惡。以貢臣子之重輕。是故楚公子比弒其君。春秋不曰以惡靈王之無道。寬比而不誅。趙盾弒其君。夷犇。春秋亦赦盾而不誅。而靈公不書葬。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弒父者也。春秋雖勿子。楚靈之討而絕其子。以誅之。反書葬。以辱之。故曰。父不

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夫。春。秋。之。旨。君。臣。父。子。夫。婦。平。等。之。義。昭。然。而。後。世。以。爲。三。綱。之。說。始。於。春。秋。此。仲。尼。之。道。所。由。危。而。不。行。也。抑。吾。嘗。考。漢。儒。之。說。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又。曰。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由。此。觀。之。陰。陽。成。序。謂。之。綱。紀。綜。言。之。則。三。綱。析。言。之。則。六。紀。平。等。之。辭。也。互。爲。綱。紀。矣。安。覩。所。謂。尊。卑。於。其。間。耶。自。宋。儒。規。然。於。名。分。之。說。乃。易。其。平。等。之。辭。而。爲。獨。貴。之。說。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而。後。爲。君。與。父。與。夫。者。處。至。尊。嚴。赫。然。以。臨。其。臣。與。子。與。妻。爲。之。臣。與。子。與。妻。者。一。若。隸。於。僕。皂。供。給。統。系。生。死。苦。樂。莫。得。自。命。且。莫。之。失。爲。君。與。父。與。夫。者。得。執。而。繩。之。而。君。與。父。與。夫。之。橫。暴。毒。虐。暢。其。禽。獸。之。行。者。爲。臣。與。子。與。妻。者。不。得。報。而。罪。之。於。乎。此。自。韓。愈。孫。復。之。倫。已。不。能。辭。其。罪。矣。洛。閩。之。學。承。其。流。而。播。衍。之。以。爲。儒。者。之。道。莫。重。於。明。三。綱。及。安。國。

作春秋胡傳如其說則春秋不啻仁義桀紂而叛逆湯武也其背於仲尼之志亦甚遠矣於乎後世三綱之說吾爲其非聖人之言而爲魑魔也而措之則平等之義顯然昭於天地而春秋之道行

夫欲撥亂而反諸正其道必自措專制而立共治始故春秋首立讓國之義若且公國而不得專則於世卿乎何有世卿非古也專制之主欲致其禽獸之行於民獨力有所不能行必藉其左右以爲爪牙於是乎有世卿昔者武王伐紂之辭曰官人以世而紂以亡夫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質言之曰授官惟賢能古者造士於學校而升自鄉黨賢書之上王拜而登之天府擇其尤賢者而居之民上故輔君而治天下者莫如官賢能之士執天下之公道不阿君以爲蒼鷹故專制之世恃以扞抗君主而屏翰百姓者莫如公官及專制之主起欲挈國而魚爛之佞人以官其子孫躋而獵其祿世卿之制成夫公官所以均天下之貴賤也世官則貴者長貴賤者長賤於是乎有貴族貴族雖不肖者據高位而握天下賤者雖賢無以致於朝廷其禍天下不可言矣抑專制之主如虎世卿

則爲虎而輔之翼也。其不飛針而善刺者無有也。然其始專制之主藉世卿以爲爪牙。久之世卿且攫君主之威權。以暢其所欲。爲夫民之受毒於君一人。無厭之欲。不可言矣。况轉而受毒於世卿。雖糜百體。無以滿其望於乎民之不幸。而生於專制政體之下。固無以完其天矣。春秋之世。元公之法如虛牒。以蓋屏游卿大夫。以世自王室。以至諸侯。莫不然而具禍灼矣。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三桓之專。魯六卿之分。晉田氏之篡。齊夫世卿之不利於專制之政體。如此。其不容於共治可知矣。春秋欲掙專制而立共治。則譏世卿是故。尹氏卒而不名。貶也。崔氏犇衛不名。亦貶也。以其後世之擅廢立而逆貶其先世。春秋之絕惡也。嚴矣。引而左之。仍叔之子來聘。雖天王之使。而不予名。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當言聘。而不言聘。曰譏乎父老。而子代從政也。推而右之。郤缺帥師。納接菑於郟。婁不光。納大之也。大之而又貶之者。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溴梁之盟。諸侯皆在。是而書大夫。盟者徧刺天下之大夫。以爲君若贅旒。然綜而觀之。春秋之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也。見矣。

（未完）

政篇

○○孔氏政治學拾微

(續第十七期)

馬叙倫撰

春秋拾第一

春秋之義大復仇何也曰昔者聖人命名百物示百姓以有辨辨也者辨其類也必辨其族類所以使百姓昭然於異同之識而澈其榮辱之情也夫聖人之所以彌綸人道者一名而已矣以美名爲賞勸以惡名爲懲罰是故聖人不待操策握箠而循於百姓之後者也使其身勸而口沮之終朝不能正三閭及以名術治天下爲美者自然喜以勸爲惡者自然懼以沮然得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以榮辱之情澈之而已矣剖大竹而書之曰爲仁義者榮爲恣戾者辱榮則聲施天下辱則禍及後世故莫不惕然懼懼然戒矣不然必其好惡不同於人者也不然必其情性有異於人者也抑人之所以殊乎禽獸者非必謂其齒角毳羽之不同也亦爲人有矜名之心而知榮辱之情禽獸則無之而已是故使

人而無榮辱之志則名之不足以動之矣。是其自淪於禽獸者也有明者在位之所必誅也。夫榮辱亦名也。非死生之謂也。死生者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榮辱者有生而榮有死而榮有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唯君子爲能辨之。不惑。孟子有言恥之於人大矣。恥莫大於被辱。曾子曰辱可避。則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辱莫大於國家爲人滅君父爲人弑。夫蒙國家君父之大恥。辱黯然無有。視戈流血之志者必其無榮辱之情。而名之不足以動之也。是其自淪於禽獸者也。明者在位之所必誅也。故人人有榮辱之情則莫不爭榮而避辱。措國家於甚榮之地而孰敢以辱加諸我。欲措國家於甚榮莫如務仁義。今雪國家之恥復君父之讎亦仁義之途也。故春秋大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其治術分三世矣。於據亂也。張榮辱之義。故大復讐。張榮辱之義者。所以厲撥亂立國之神。以爲天下之亂民不知榮辱。始今辱莫大於國家爲人滅君父爲人弑。於是焉而雪之恥復之讐。是反大辱而爲大榮也。號民以榮辱之所在。則國本自然固。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文宣之後厥亂愈烈不能復夫國家君父之讐者豈一二爲然哉而春秋獨於齊襄之滅紀也大襄之魯莊公及齊侯狩於郕諱構齊人而甚譏之夫襄公有禽獸之行而春秋爲之諱猶反襄之者以襄公不忘恥辱能復九世之讎乎紀措齊國於其榮禽獸之行其私德也復先君之讎者公德也國君一體者也其公德之美大而私德之不善細故爲諱其私德之不善而襄其公德之美猶夫桓公有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有淫行矣襄公之仲也而春秋大其有方伯之行尊周室攘夷狄繼絕世興亡國亦公德之美大而私德之不善細也莊公有弑父之讎日覩襄公能復九世之讎乎紀而已反與讐狩此春秋之所以甚譏也難者曰齊方滅紀而勢甚宏莊公之不復仇乎齊者魯非齊之敵也曰是不然春秋之義復仇以死敗爲榮者也委以力之不足勢之不敌則窮諸日月可無復仇乎事祖禰者苟被大恥辱則生不若死矣今先君之恥非先君一人之恥也國若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如衆立君而一人弑之春秋猶賊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况受他國之辱耶是吾君可弑也則吾國亦可滅也是故

春秋於仇在外者卽書葬魯桓公蔡靈公是也何也賊在內者是臣子之所宜立討而誅之也故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云爾仇在外者臣子不可立報故書葬以堅臣子之不得委舍於勢力也若曰君父爲人弑賊未討而書葬何以爲臣子之心乎則不能委舍乎勢力於是焉復仇者雖死敗猶榮此君子之詞爲臣子者也復仇者臣子事君父之心也死敗者臣子事君父之力也心盡矣力之不足春秋稱之賢仇牧是也然則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仇也公親復仇乎大國而書曰及齊師戰於乾時若爲使數者者何不與公復仇也公方不能爲納糾之師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仇伐之於是復仇伐齊非公之誠意乎復仇也故不與也不與而猶錄之亦爲其死敗之猶足以爲榮也然則復國家君父之仇一乎曰國君之仇人之所得復之也雖遠祖可也家父之仇其子孫所得復之而已不能乎幾世者也何也國君一體也故君之仇猶一國之仇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者衆之所成也君者衆之所立也故國君爲一體也國君爲一體故雖百世猶可復也

何也。國仇者其恥。千世猶炳然。揭於牒譜。况百世乎。况九世乎。國不同。雖喪其民。以復仇。不爲不仁也。昔者武王爲天下復仇乎。紂流血漂杵。後世不以爲不仁。今舉國受辱。不復則無以湔牒譜之恥。而復國之榮光也。若夫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則立復之而已。祖禰安之而已。復之章祖禰之不孝。非所以爲孝也。况所與仇者同國一祖也。耶。是故聖人欲兩善之。父不受誅。而子復之。全孝子之心也。不許乎其復。幾世者所以全法也。是以春秋之大復仇。非無辨也。於乎。據亂之世。雖有國家。其疲靡極矣。欲使新之。必先立其神焉。今以先君之仇大呼之。百姓未有不奮然起也。然則春秋之大復仇。非徒云爾。非徒云爾。問者曰。太平世其將雖國仇無可復乎。應之曰。然。太平世者將消爭變。弭異同。天下偃然。無干戈之迹。遠近大小各一固。無仇可復矣。且治至太平。諸侯玉帛會聚。朝聘皆有辭號。以相接矣。尙何仇之有。故復仇者其據亂昇平之際乎。春秋於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故世愈亂而仇愈甚。而復仇之道不復見。春秋之義。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者。

何。天。之。生。人。也。爲。之。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夫。行。仁。義。則。國。可。以。大。榮。而。至。辱。大。恥。莫。甚。乎。國。破。身。虜。今。仁。義。不。行。而。陷。於。辱。宗。廟。羞。社。稷。身。獲。而。虜。又。不。能。死。如。之。何。其。爲。國。也。况。國。之。所。以。立。者。以。其。有。榮。光。焉。爲。之。神。宗。廟。辱。矣。社。稷。羞。矣。國。榮。焉。在。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君。子。以。爲。生。不。若。死。夫。死。而。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固。有。廉。名。宗。廟。已。辱。社。稷。已。羞。如。此。而。死。死。無。利。於。國。春。秋。尙。賢。之。者。以。其。不。羞。爲。人。之。性。命。而。不。陷。於。禽。獸。之。道。猶。足。以。爲。義。亦。如。復。仇。者。以。死。敗。爲。榮。而。已。故。曰。正。也。齊。侯。滅。萊。不。言。萊。君。出。奔。是。也。抑。春。秋。所。謂。滅。者。亡。國。之。善。詞。也。無。罪。而。大。國。強。脅。之。力。不。足。以。抗。拒。則。君。死。乎。位。然。後。謂。之。滅。矣。故。曰。君。死。乎。位。曰。滅。齊。侯。滅。萊。是。也。非。是。若。虞。梁。之。亡。俱。不。假。以。滅。國。之。詞。一。則。自。亡。一。則。貪。賂。以。求。亡。無。罪。於。人。者。也。故。曰。取。虞。曰。梁。亡。國。滅。而。君。出。奔。者。雖。曰。滅。猶。國。之。也。虞。師。晉。師。滅。夏。陽。夏。陽。者。郭。之。邑。也。曷。爲。以。滅。國。之。詞。言。之。夏。陽。無。罪。焉。爾。上。下。同。力。以。拒。之。者。也。然。則。曷。爲。不。繫。之。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由。此。推。之。國。亡。而。君。出。奔。者。非。

春秋之所貴也。國亡而君死之，是春秋之所賢也。春秋之意曰：出奔者，臣僕之事也。出奔以求夫存宗祀復仇者也。君者宜死乎位也，以爲至辱不可加於至尊大位而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也。故韓之戰，獲晉侯，絕之也。蔡侯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皆滅國也。而言歸者，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其諸亦以羞陳、蔡與若紀侯者，始春秋之所貴者也。難者曰：以鄒入於齊者，紀侯使紀季爲之。夫國滅而俱死之者，正也。則何賢乎紀侯而貴之也。曰：齊將復仇乎紀侯，自知其力不加而志拒之，故使季以鄒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以存宗祀而已。則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勿去求之，勿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春秋賢之，謂之大去。難者曰：滅亦亡國之善詞也。則何言乎大去。曰：滅者，大國滅之之詞也。今紀侯力雖不加而志拒之，故率一國之衆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則非紀侯一人之心拒之而已。故謂之大去。春秋賢紀侯之死，義且得衆心也。蓋春秋亦賢紀矣。賢之者，何賢其中仁義也。抑春秋不啻國滅而君宜死也。今不戰則已，戰勝則國榮，敗則辱矣。辱則君宜死，以湔宗廟社稷之恥，是故齊

頃公大困於鞏。身獲而虜。以逢丑父。易而免死。春秋勿以爲榮。何也。被大辱而身殉之。毋辱宗廟。毋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爲頃公者。宜死以衛仁義。以謝宗廟社稷。爲逢丑父者。宜責頃公以死而已。俱之。今不能言而反易。頃公以免。故春秋不以爲知權。而反以欺三軍於晉。辱宗廟於齊。於是知春秋之所貴者榮也。所恥者辱也。

（未完）

○○古代政術史總序

陸紹明

今秦西政術盡善盡美及證之周禮一書無不相合則神州古政非不足觀也

抑推原其故漢賈長沙痛哭陳書言封建之足患封建為古政之大綱封建之制廢乘不行古政無不次第

而宋王介甫剛愎自用致青苗之為禍自是而後人曰古政為厲階嗚呼古政

何足為害在不善用古政之足為害耳夫古政固備載於周禮而亦散寓於六

經龔定安謂六經皆史人無不朋其學識竊以為龔氏僅知六經為古史而未

知六經為古代政治之史即周禮一書人僅知其為政治之書而未知周禮六

官為政治之譜譜書分六官之體也六官為六經之嚆矢六官為六經之權輿說見第十一期政篇

有史而無譜古政之制不存有譜而無史古政之術不明今之治六經者往往

攻於章句訓詁於古代政治所不關心烏見其能知六經哉周禮六經為官守

之書即所謂官學也由官學而變為私學諸子踵興百家並起於古代政術各

有發明所以諸子百家之書皆可謂為政治之史或謂史分紀事記言二體記

事之史所記固半屬政事而記言之史何可強謂之政治史哉孰知記事之史

記政治之事迹。記言之史。記行政之權謀。耶。今周禮六經諸子百家之書。人人視爲迂闊。殘編斷簡。塵封蠹食。可勝歎哉。余性好古。頗形獺祭風雨。一廬山林。多暇讀書之餘。擬著一書。顏曰古代政術史。采集陳言。依類排列。古代政術。或偶得焉。今將序言列於後。以觀梗概也。

刑法史序

刑法之事萌芽於皇古。昌明於黃農。刑從刀。有刀而刑之義。卽具焉。燧人氏鑽樹取火。又鑄金作刃。見古史考是爲刑之影響。及伏羲之王天下也。殺秋約冬。其末世有共工氏。任知刑。是爲刑之嚆矢。法從水。古文爲灋。注從水。從去。正古代。百洪水之患。由流質而爲疑質。爲萬物演成之公。理地球初有洪水之患。猶是理也。因以去水。正水爲政。法人皇九人。依山山川土地之勢。裁爲九州。各居一州。以平水土。古以治水爲政法。此其明證。由是觀之。則法初爲政治之總稱。考刑法由微而著。組成政事者。則更有說焉。說文曰。刑者。刀守井也。蓋求飲之人。入井。陷於水。刀守之以止其貪。由刀守井之義。而創作刑字。因推井生人。亦足殺人之理。發明刑殺人。亦所以生人之

旨乃定刑爲罰之類。良有以也。案神農氏鑿井。見本經則以刀守井之政。意必

盛於神農時。且三墳神農氏政典曰。刑正平過政。反私。又曰。刑者形也。形在身。

刑之一政。昌明於神農。此其證矣。法象也。懸一象而使人有所守。其必取政法。

之法。而進稱於刑法者。因法有象之義也。推究其取象之旨。知古聖王欲人見。

法之一字。卽不忘其象也。矣。何者。用法肇於黃帝。而黃帝用法始於誅蚩尤。案

蚩尤出自羊水。見歸藏而黃帝誅之於涿鹿。羊水爲州之一名。涿鹿爲近水之域。

注地理通釋水經誅蚩尤而後。欲人民知法之所自立。而因有所畏。則有取乎法。

字從去。從水之象。欲人不忌去羊水之兇也。以之爲刑罰之統。稱黃帝誅蚩尤而

外。又設立五法。布之天下。見素王妙論法由黃帝。而昌明此其證也。神農黃帝昌明

刑法。固有可考者也。其因他政而組織成刑法者。得有兩端。一曰道。古之政術

皆由於宗教。所謂宗教者。皆近於道也。其於刑法一政。更有密切之關係焉。古

政術皆近於神道故道亦可謂爲政。案神農師於赤松子。見列仙傳則神農似習道也。淮南子曰。昔者

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謂非有道之象歟。又曰。刑錯

而不用則可知其以道術行刑法矣見莊子黃帝好道列子其又立刑法蓋刑法所

以行其仁厚之心也說見史案道從是從晉說文曰一達謂之道又理也韻廣順也

貢注再考法家出於理官文志理治也則道字具有理之義與法之精義相通

法以順情為要易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道具順之義亦與法

相通聖人處事既知此術豈不請於法哉古人作道字以會意為主說文

道路而言後以德猶為人所共由之追跡乃以道為總綱古之道德之道亦

道無所謂道德也所以道字理順二字皆可移謂道律之道且道德之道亦可

與法通析釋道為與黃農自後以道行刑法者亦有其人穆王作呂刑定贖

刑之律觀其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戒於報應之間

咨嗟懇惻此寓神道於法律為得刑法之宗墨子得其旨以刑法之權歸之冥

漠復謂鬼神臨下能以賞罰及君身此墨家託法律之權於天神為得刑法之

要老子取刑法之精神去刑法之糟粕其謂名可名非常名一語非得名法之

精神乎老子嘗為周史史為律書之綱聖人出處不苟如老子而為柱下史足

徵法與道有關係也班固曰道家出於史官不知者以余言與班氏相敵矣其

實非也。考黃帝立極先立史官。班氏之言其取此乎。且古之記言記事。史官爲
 刑法之萌芽。究不可謂爲刑法之書也。史爲道之祖。亦爲法之源。非史爲法之
 源。有道承史而爲法之源也。此道家承史官之術。爲名法家之祖。二曰兵。兵爲
 法之近因。非無所考。神農作兵法。列代書藝文志兵家而又諳於刑法。黃帝作兵
 而又好行刑法。蓋兵爲法之大者也。法爲兵之小者也。古聖人見蠻夷小醜之
 難制。不獲已作兵以制之。又慮軍士之不靖也。於是作軍法以繩之。焉由罰軍
 士之法。而移爲罰人民之法。此出於理之自然者也。若法無兵爲之啟。其端聖
 人何意及。威福制人。鎗銖必較者乎。且蚩尤作五兵。見世本而又作剗。剗。椽。鯨。之
 刑。此可見法由於兵。爲政術進化之公理。考兵原於律。呂史遷作律書。已慨乎
 其言之矣。律呂亦爲法律之鼻祖。法律猶律呂之有紀律也。則兵近原於律呂。
 法遠原於律呂。愈可見兵爲法之近因。以卿法家未有不知兵。亦足徵法之原
 於兵也。管子法家也。而熟諳兵法。管子有兵鄧析子法家也。而洞悉兵機。鄧析
慮廟不算凡千定里不帷可帳以之應奇卒百兵戰不百閑戰習黃不帝可之以師當商子法家也。而善知兵勢。商子曰

久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疑不與韓非子法家也而強識兵事韓非子曰

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鉞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亦章蔓

不聽遂內之赤章蔓枝因斷穀而此法家得兵家之術為得刑法之旨由是觀之

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此法家得兵家之術為得刑法之旨由是觀之

法之原於道與兵豈虛言哉而究其派別亦有數端儒家恥言刑法而又慮民

之為惡也乃制禮以定分說文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考五禮莫重於祭

故禮從示豐者祭器也則知儒者制禮之旨在使人民信於鬼神冀其守禮如

守法也案禮遠原於道其祭鬼神而法近原於道禮為法之派別可知矣釋名

曰禮體也得其事體也以事體辨是非謂非得法之精神乎夫禮由理而生說

文曰理治玉也徐注曰治玉治民皆曰理蓋天理人理事理物理必因分析而

後有條理理亦可訓為條理禮中序文理也則治民不可無條理也又治獄

之官曰理禮月令曰孟秋之月命理刑官曰理刑理官無罪於法官者矣孔

子曰逆人倫者罪及三代是明以刑法輔倫理也又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

蓋謂有禮而後有刑也禮為理之枝葉亦為法之支派於此可見矣此禮為刑

法之派別也。由講禮而辨名之學興焉。故名。家出於禮官。說文曰：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可知聖人造名字之旨。取其於黑暗處。以表明也。猶法家於紊亂處。以正名定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作春秋。褒善貶惡。一歸正名。則儒家以名行法也。管子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又曰：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尸子明分正名。商君以實覈名。則法家以名施賞罰也。若名家者。流則以名為律。更甚於儒法二家也。惠施鄧析。茂其端。尹文公孫龍。揚其波。鈎鈇析亂。毫釐必辨。則名家以名為法。為專家之術也。此名為刑法之派別也。名法之變流。為法術。管子恃術。而韓非子曰：恃術而郭牙議管子曰：恃術而商君好法術。後漢書：刑術。分燒韓非之說。論之。申不害修術。史記：韓世家曰：申不害相韓。修術。以道此術為刑法之派別也。嗚呼。神農黃帝作刑法。以達其愛民之心。作刑。使惡者不敢為惡。以害羣也。自晉鼎鄭書出。而刑法已為虐民之具矣。後世舞文弄法。因緣為姦。誠古聖人之罪人。狗彘所不欲食其肉者歟。

(未完)

政篇

○○政學原論

陸紹明

皇王施政學寓乎其中非若後世行政無序而流無源者也太古之世有天皇

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之政樹元陳樞春秋保與乾曜合德卦易通合天德之

政學也地皇氏之政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待道之柄立於中央淮南得地利之

政學也人皇氏之政結繩刻木賦真源分畫九州尚書璇璣盡人事之政學也有所

謂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者始學即天皇十三人地皇十一人人

皇九人是也賦真源蓋十三人之政學皆主意於天十一人之政學皆主意於地

九人之政學盡主意於人故以天皇地皇人皇稱之也自是而後政治之學不

外乎三才由天皇氏之政治學一變而為順守陰陽之政治學再變而為重歷

象之政治學三變而為順天時之政治學四變而為守神道主義之政治學由

地皇氏之政治學一演而成立步制畝之政治學再演而成修備城郭之政治

學三演而成種植之政治學四演而成守據險要之政治學
一推而爲尙文之政治學再推而爲尙武之政治學政治之學至周集其大
成周官一書首列天官卽天皇氏之政治學也次列地官卽地皇氏之政治學
也後列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卽人皇氏之政治學也夫觀古帝王之政治學以
此三者詳求之百不失一矣請申言之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書乾坤以
定人道則伏羲綜三皇之政治學也而深究其理圖書八卦實爲順守陰陽之
政治學又造六筮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其亦爲順守陰陽之政治
學也爲天皇政學之宗派由順守陰陽之政治學流爲重歷象之政治學由微
而顯理所必然黃帝設靈臺立天官命鬼臿盧占星義和占日尙儀占月車區
占風又命大抗探五行之術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
之形因五量定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時節以定
又迎日推筭造六神歷積斜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部此重歷象政治學之
萌芽也黃帝之孫顓頊氏改黃帝歷法以斗杓建寅爲歷元四正五

星聚室此重歷象政治學之圭臬也爲天皇政學之支派陶唐氏命羲和治歷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西理西成以殷仲春和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是由重歷象之政治而演爲順天時之政治學也爲天皇政學之別派由陰陽歷象天時三派而流爲守神道主義之政治學先經後緯事所必然敬事鬼神守神道主義之得者也諂事鬼神守神道主義之失者也守神道主義而昌明禮樂重神道之經者也守神道主義而欺愚民重神道之權者也爲天皇政學之遠派遠派見會此皆宗天皇之政治學也若夫地皇氏之政治學宗之者亦爲不乏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故地著而數詳是立步制畝之政治學也爲地皇政學之正派正派見由立步制畝之政治學流而爲修備城郭之政治學修備城郭以備不虞自古尙矣是修備城郭之政治學也爲地皇政學之殊派殊派見神農種五穀爲種植之嚆矢黃帝教民植桑

使西陵氏之女嫫媧教民育蠶以供衣服則爲種植之政治學也爲地皇政學之末派書末派見唐志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安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峒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之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其主意於險要可以知矣則爲守據險要之政治學也爲地皇政學之分派此皆宗地皇之政治學也他若人皇之政治學所包者廣試論其綱目伏羲造書契以治天下由書契而漸積字成句有文辭之可觀於是文辭可歌可咏之理推演而爲音律伏羲造琴瑟音律寓焉黃帝又改制六書而又造律呂作咸池之樂此可見由文字而演爲音律爲進化之公理者矣音律發明禮因之而發達禮由理生理無形而禮有形有形者而無音律以助之吾立見其桎梏而不能舒矣由禮而生教先施於己而後及於人出於循循有序不自知也尙文之政治學如是而已爲人皇政學之巨派黃帝作兵伐蚩尤由兵而演成法蓋兵爲法之源也蚩尤作兵而又作肉刑此可見法由於兵爲必然之進化者也尙武之政治學如是已矣法雖非武事然可附屬於武矣爲人皇政學之一派此皆宗

人皇之政治學也。由是觀之。古帝王之政治學。本於三皇。非虛言也。卽諸子之政治學。亦本於三皇。管子法家也。人以爲管子政治之學。必本於人皇。而實則管子爲道家中之法家也。道家雖出於史官。漢書藝文志亦與陰陽家之術相合。管子之政治學。實本於天皇氏。商子法家也。人亦以爲本於人皇氏。不知商子爲農家中之法家也。其政治之學。本於地皇氏。莊子道家也。人不以政治家目之。亦有卓識者。知南華一經。多所寓言。謂其諳於政治。其言何以不類老子道德經之靜穆也。但卽有此卓識者。終謂其學本於天皇。實則莊子於學。無所不窺。其言汪洋恣肆。兼法家兵家縱橫家之旨。其政治之學。本於人皇氏。嗚呼。今論古帝王之政治學者。誰能知其本於三皇哉。惟能舉三皇異說。津津樂道。駭人聽聞而已。抑何可笑也。

政篇

○○古代以術史序

陸紹明

工商史序

工商之義早發明於太古太古之世以狩獵為主所得蓄物有以器剖解之者

燧人氏鑄金作刃以則造成剖解之器為工之萌芽也一羣所得蓄物必有以

剖解蓄物則為商之嚆矢也工古文為利從刀斤寓剖解之義可知太古由

剖解蓄物而興工由此而發明工以刀治之法太古之世需於工者固渺及後

草昧漸闢民智稍開無事不需於工一羣之中無不重視乎工何者尊為注酒

器古以尊為恭敬之稱尊從會以之稱會長明矣因能造酒器故鄭重視之曰

尊且草昧之世人視天有風雲雷雨無不以為有鬼神主持漸開祭祀之風酒

器用之於祭祀人重視祭祀即因之重視造酒器之人又考工與巫同許慎說

下云巧飾也象人有規矩與巫同意又巫字下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巫從工

與工同為尙手技巫山尙手技而媚鬼神故尊巫為一國之會長與尊字之義

相同由此觀之古人重工非虛言也案工與官通玉篇曰書堯典曰允釐百工

百工即百官也工為百官之總稱共工亦為古代之尊官書堯典曰共此古重

工藝之證也商起源於工夫人而知之矣案正字通曰商乃漏箭所刻之處古

以刻鐫為商所云商金商銀是也易兌卦曰九四商兌未寧註謂商者商量裁

制也則商字有工之義商古文為賈賈從貝說文貝介蟲也居陸名焱在水

名蝻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考草昧之世重物滋生

幾與人雜居故人之所思皆啟於動物伏羲悟文明於龜馬而八卦以畫又因

以龍名官號為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吳英為潛龍氏大庭為居龍氏渾沌為

氏夏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神氏黃帝命倉頡象鳥獸之跡而制字又命伶倫

制十二箏以象鳳凰之鳴六雄鳴為六雌鳴為少昊因鳳鳥來集以鳥紀官鳳鳥

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祝鳩氏至者也伯趙即伯勞夏至鳴冬至青鳥氏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古人以飛而在上

者為可貴。因以借義立制。所以以綱開三而亦他若獸類可捕而得之，則食肉寢皮為日用所必需。介族經洪水而浮於陸，俯拾即得龜為介族始則罕見為可貴。繼則多不勝收，亦可貴。亦常有因以龜為卜筮之用。古為神道主義之時代，卜筮頗多龜為常有之物得以應用。介族往往不可食者多，故占人以介族為應用之具。貝為介族古以貝易物，亦因其常有而用之也。人人利用貝，貝有錢帛之義。古商字賈從貝，可以知商注意於錢帛。商所以通有無而使民富也。商業豈可輕視之哉！且古人興商業未始不由貝而發明其思想也。賣字從貝，詎無謂哉。賄財也。說文曰：財貨賂賈。購負賈。說文曰：賈，財也。賈，求也。說文曰：賈，行買也。市也。說文曰：買，皆從貝，有商之本義。賈賚贈貸賚賞費貪賈購賅皆從貝，有商之旁義。古代以貝易物，視貝為不可少之物。古商字從貝，亦可占古人以商與貝同為不可少者也。此古重商業之證也。太古之世，人不巢居，工事皆未發明，亦有所謂工事者，鑠金為刃，剖解蓄物以外有以凝土為器。見考記蓋穴居野處，隨所得之士以演作為器，是則為工藝。用土之時代由土器而發明石器，削石為兵器，是矢石石鐵是也。製石為用器。

如石牀石硯是也。以石爲樂器如石磬石鼓是也。又如石屋石室石闕石碣石階石柱石砧石柎此石器之大者也。古人擊石拊石銘石枕石鍊石於石大殷其審察裁制之念有工之義寓焉。又有所謂衡石斗石藥石爲石工大發達之曲證也。是則爲工藝用石之時代。土石而外有作物以文飾其身體輝煌其器用者以獸皮爲衣。有巢氏教民取蓄物之皮蔽前而蔽後。白虎通曰茄毛飲血而衣皮。韋禮記鄭注曰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是古代以皮革束身明矣。鞞鞞鞞說文曰鞞皆從革可知古代衣工從事于革也。且革不盡屬于衣。工以革爲筥室曰鞞以革爲馬羈曰鞞以革爲穀飾曰鞞以革爲鞍繮曰鞞以革爲車束曰鞞以革爲牛絆曰鞞以革爲小鼓曰鞞以革爲兵器曰鞞以革爲牛羈曰鞞以革爲車鞞曰鞞以革爲刀鞞曰鞞以革爲馬帶曰鞞以革爲刀鞞曰鞞此可總之曰革。工案皮生曰革皮熟曰韋。呂氏曰革者去毛而未爲韋者也。故以韋製物者亦屬革。工以韋爲衣服之用者則以韋爲皮帖履其名曰鞞以韋爲小兒履其名曰鞞以韋爲蔽膝之戎。

服其名曰鞋以韋爲大帶其名曰鞅鞞以韋爲蔽膝之胡服其名曰緼鞞赤鞞

若夫以韋用于兵器者則有以韋爲刀鞘弓室詩秦風曰虎鞞二弓傳曰鞞弓室也射決文

曰射決也所以鈎弦以象骨卓糸著右巨指弓衣周頌時邁疏曰繫者弓衣一名也所謂革工者屬

於皮工考工記所謂攻皮之工五也是則爲工藝用革之時代古人由食而備

求飲乃以勺水爲飲以匏爲求水之具詩大雅曰匏古人所謂瓠器是也瓠卽匏

也又瓠與壺通可知古人以匏爲壺莊子言大瓠爲瓢古史考言許由瓢飲魯

論言顏子一瓢飲此以匏爲飲器之證也匏短頸大腹見陸佃以爲飲器不勞

人力徃古工事未精以匏自有可爲飲器之象遂卽採之以爲飲器又以匏爲

樂器是則爲工藝用匏之時代有巢氏構木爲巢以避獸類之患伏羲氏以木

德王斲桐爲琴瑟神農氏以木爲農器軒轅氏因有巢草創爲巢不利居處乃

使民伐木構材築爲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見新又作舟車以通水陸而木

之用廣矣考工記列攻木之工於首蓋以古代常用木故列木工於攻金攻皮

設色刮摩搏埴五工之先也是則爲工藝用木之時代黃帝命伶倫取竹以作

爲十二律蒼頡沮誦任左史右史之職其言事皆記於竹簡也自是而後竹器漸廣矣以竹爲樂器則有笙笛簫管筑也以竹爲禮器則有筮簋也以竹爲用器則有竹杖竹筆竹筏竹筐竹筒竹箋竹箬也是則爲工藝用竹之時代黃帝採銅造兵器製軍中發聲之器見御批通鑑採首山銅鑄鼎而銅器於是乎發達矣是則爲工藝用銅之時代古代工藝次第發明降至周代百工已備矣若夫古代之商業亦爲次第發達神農氏教男子以耕教女子以織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呂氏春秋曰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先教民以農桑乃作市以通有無潛夫論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以粟帛二者爲商之主實爲商之發軔也及至黃帝之時舟車已備戰爭煩繁商業因之以擴充日用所必需與夫戰爭所必需者求利者皆載之以爲商案商字之義行曰

商若處而不行者則曰賈神農時所謂商者有近於賈者也而黃帝時所謂商者眞得商之義焉此因戰爭而發達其商業爲商之權輿也要而言之古代工商所以尙未完備者工過尙質實不貴奇巧有創以奇巧之工學者往往人之重其學遂湮沒而不彰墨子曰化微易若壺爲鶉五合水火土離然鑠金腐水離木亢倉子曰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以及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即泰西所謂化學也化學有資於醫醫亦歸於工而當世之醫多不識化分解剖之學此工之所以不精者一也墨子曰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臨鑑立景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下光故成景於下卽泰西所謂重學光學也重學光學有資於工而春秋之世未聞有以重學光學發明工學者此工之所以不精者二也關尹子曰石擊火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爲之淮南子曰黃埃青曾赤丹白礬元砥歷歲生瀕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卽泰西所謂電學也電學有資於奇巧之工而神州之知電之爲用者至近世而始明此工之所以不

精者三也。他若商業則亦過於尚質。范蠡爲商，注意於植物。子貢爲商，注意於絲帛。白圭爲商，注意於五穀。要之范蠡、子貢、白圭皆爲農家之流。司馬遷著列傳，其所慘淡經營而爲之傳者，皆爲九流貨殖一傳。誠史遷所注力者也。內嘖嘖道范蠡子貢白圭而不厭者，以其學近農家也。漢書藝文志列農家於九流此足知古人爲商，非若後人專注意於奇巧之物矣。古代以文物爲尚，其工學只求有用而不求精巧。其商事只重實業而不重奇邪。此其所以爲閉關以前之工商歟。

政篇

○○孔氏政治學拾微

(續第十八期)

馬叙倫撰

春秋拾第一

或謂春秋貴仁義而賤勢力。故恥伐喪。應之曰。仁義誠春秋之所甚貴也。勢力誠春秋之所甚賤也。然亦有說乎。爾董子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推而說之。有仁義之勢力。有勢力之仁義。仁義之勢力。春秋未嘗賤也。猶反美之。楚春秋之夷狄也。莊王舍鄭有可貴之美。故進而爲君子。勢力之仁義。春秋未嘗貴也。猶反惡之。晉文公實召天王於河陽。已率諸侯而朝之。飾爲仁義。春秋惡其不可訓。爲之書曰。狩。若天王之自出者。此春秋諱大惡之辭也。凡春秋諱大惡而多美辭。出之若觀魚與天王狩於河陽是也。然觀魚內大惡也。諱之宜召天王外大惡也。於外大惡。書不惡。不書此反以諱之辭。言之非春秋之常義也。曰春秋外異不書。梁山崩。河上之邑也。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然則召天王

亦爲天下諱大惡耳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此之謂也且春秋嘗榮復讎矣兩國相讎仁義設而勿用非以勢力得之何由哉春秋以謂勢力加乎敵國而已仁義伸乎先祖此推諸敵國而不義引之先祖而義者也故榮而大之春秋義不義之指不可不辨也春秋之所賤者不仁義之勢力耳伐喪者舍仁義而徼倖於勢力以勝之此春秋之所甚恥也然吾聞春秋者治人之學也治人之學則其旨在圖人羣之進化於是乎建三世之義託魯爲新王非私魯也使魯執仁義之方以引諸夏共入於文治之域貴讓國者春秋撥亂而被治之首法也國中興讓則衆和戢衆和戢則可以言強國國強然後可以進於治未有國弱而治者也是以潞子嬰兒爲善而亡春秋致其意而子之以見國弱之未可以爲治也未有治國而不強者也昔者文王挾岐周百里之國布施仁義而武王卒得天下當其世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孔子稱之由是言之弛其文德洽此四國者固春秋之所甚善也然自昇平入於太平乃能行之耳未入於太平天下遠近大小未一我欲行之人我肘之其甚則將足以亡爾故考意而觀指則

春秋之於據亂昇平未制其言強也且天下之國必莫不強而後無所爭故能遠近大小如一遠近大小如一而後爲太平然則欲致天下於太平必先致國國於強強故治治故太平此亦進化之途術必趨而勿能避與越者也。是故恥伐喪而榮復讎皆春秋之示不諱強也何以言之夫有強己之謀者不示人以自弱之機有勝人之志者不預戒於必敗之地復讎者求勝人也故以死敗爲榮焉死敗之適所以振勵之也伐人者必自以爲強者也強者之行常欲擊天下之至強而挾天下之至弱楚莊王伐鄭鄭服而舍之反迎晉師而諾與之戰將軍子重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卒戰於邲若莊王者雖伐人而有強國大邦之義是以春秋美而進之與之爲禮今不能擇強者以擊之而乘人之喪以伐之夫人處忤慟悼之際脅而制之何求不得抑君子以爲孝子之心一耳雖深讎大寇或以忤慟悼之感而損其報國侵伐之念况非仇讎而兄弟之國耶然春秋之意則以爲乘人之殆而圖之雖勝不武故曰恥伐喪也蓋

伐喪者。脇殆也。其勝可券。故雖勝猶恥之。復讎者。擊強也。其勝不易。故雖死敗猶榮焉。矧不能擊人之強而伐人之方。殆其背於文王之師而爲仁義。羞勿論。人亦知其弱矣。是自示其弱於人也。國必殆矣。衛侯邀卒於八月。而鄭師以冬。侵衛是伐喪也。明年正月公會晉宋曹衛之君。以伐鄭是鄭伐喪之報也。鄭自示弱於諸侯。又蹈不義。故諸侯得接踵而報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曰還者。春秋出師之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士匄一舉而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寢兵者數年。措國家於甚尊。奠社稷於大安。雖大夫遂事於外而不爲嫌。反得春秋之所美焉。由此觀之。恥伐喪而榮復仇。皆春秋所以示強國振威之義。其辭二科。其意一指也。非精以遠思者無以知之。豎儒不達春秋之義。謬以爲聖人之治天下。貴文德而羞武力。是以雖有興王崛起。必務爲粉飾太平。以邀譽於豎儒之口。而皆眞謂契於聖人之道。不必數十百年而禍亂。遽起。夷狄謀夏。綱紀淪喪。此未通於春秋之義。故也。春秋立五始之義。自元而春。自春而王。自王而正月。自正月而卽位。合於三世之義。余嘗

言之矣。顧又以為自公即位上溯而至元。亦可以為三世之義。何以言之。蓋自一國而後推及天下。自天下而至氣之所屬。故公即位為一國之始。據亂之世。必貴君治也。立君而後布政教。故正月次之。政教脩明。天下來王。故王又次之。王者治天下。民氣無不昭蘇。故春又次之。至於民無一夫之鬱屈。則氣元矣。故元為太平。太平之世。治天下者。不敢有君民之心。使民家給人足。民修德而美好。恥惡不犯。被髮含哺而游。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當此之時。天下大小遠近如一。聲教大同。爭機盡泯。故弛其文德。和洽四國。永葆太平。若未入於太平。天下大小遠近。未一強。凌弱。衆暴寡。當此之時。語弱者曰。修女文德。偃以武力。而強國自服。適教以速亡之道耳。聖人之治天下。有如是其不達者乎哉。故春秋於據亂昇平之世。責大邦強國以仁義。若五伯之興滅國。繼絕世。是也。滅國猶興之絕世。猶繼之。則不可以滅國絕世也。審矣。是故齊桓公救衛。城杞。仁義之行也。及晚德不終。有滅潭遂項之惡。春秋猶為之諱。若非齊滅之者。非私於桓公也。以謂不可使。

後者聞而效之耳。教弱國以圖強，以爲非。並強則不能弭爭，而並入太平。是故大小遠近，春秋之所不計也。太平之世，文明之機，大達有可以通遠近，郵大小者，強弱之間，必齊焉。非強弱齊則爭未已，則治不進，治不進，何以以太平。然圖強之道，非尚武，何由。春秋所謂尚武者，勵諸我以拒人之侵伐，有其精神云爾。必曰：尋干戈，而事誅戮，此則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者耳。非春秋之所貴也。何以見之。鄭之戰，非楚之所欲戰也。莊王既服鄭而舍之矣。晉請與之戰，莊王不戰，則無以立於天下。及戰而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晉與魯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春秋善之，爲其偏戰也。小國無大夫，及公子季友敗莒師於犁，則書曰：獲莒挈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爾書者，莒將求賂乎魯。季子拒之，待之以偏戰。春秋善其偏戰而美其禦外，難以正故，大其獲也。偏戰者，我不欲而敵強之故。曰：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春秋以爲非太平世戰，何由已。恃戰者，殺傷爲樂。春秋所甚疾，故善偏戰，則可以勵武於內，而待敵於外也。夫非太平世戰，固無由已。

昔者徐偃王躬行仁義而滅於周蓋嘗率九夷以伐周者也潞子嬰兒躬行仁義而入於晉則服於晉而又埶於婚姻之好者也是觀之處據亂昇平之世毋論小國大邦武力不足而徒務仁義以爲文德可以洽四國者祇就於滅亡而彼豎儒之說誣春秋之義而有國者從之故至夷狄謀夏綱紀淪喪典午之世最可鑒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抑又嘗察春秋諸侯必爲田狩所以習兵事初兵所以習戰事皆示不忘武備也然以常事故不一二書書者桓公大狩於郎及莊公及齊人狩於郟蓋一以譏遠一譏與讎狩耳甲午初兵書爲久也其他皆不書固以爲尙武之宜也及昭定之間大蒐於比蒲者再三焉書春秋蓋惡之也夫太平世方相與弭兵而勵文德且魯託新王之義者反大簡車徒以示武則非春秋之意也故書以譏之不然大蒐亦田狩之例也常事不書此再三焉書何故知其爲譏也且桓之世嘗書大閱矣大閱者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非太平世有國家者存不可

以忘亡安不可以忘危以言武備之不可忽忘也大閱亦常事也不當書而書何以罕而書危之也蓋桓公既無文德以致遠悅近又忽忘武備獨至是而修大閱春秋危之故例時而曰以見齊衛鄭之有以窺其無備故來戰於郎耳夫因怠忽於武備而來三國之師且戰於近國之邑故逆而危之由此觀之據亂之世當右武而緩文昇平之世則尚文而弛武太平之世然後偃武而修文且嘗察治運之衍亦動進而靜止武動事也文靜事也據亂之世欲其進故尚武太平之世已無可進則欲其止故右文然據亂之世尚武之力有餘而修任文德以親近來遠亦春秋之所許也春秋示治法與進化之相切者則如斯而已

政篇

○春秋時代地方行政考

劉光漢

西周地方行政制度見于周官經其地方區畫之制大抵鄉遂之地五家為

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都鄙之地則五家為鄰

五鄰為比四鄰為鄴五鄴為比五比為縣五縣為遂若公卿采邑所在之地則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鄙之地二千

邑所在則二千是西周之時鄉大于縣縣小于都邑去都尤小至于東周之

世則不然邑與都相同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故都邑

並稱縣亦與邑相同或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如楚國之制是史記稱老子楚苦

縣厲鄉曲仁里人此其證也或以國統鄉以鄉統縣如魯國之制是史記稱孔

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此其證也或以縣統鄉以屬統縣如齊國之制是國語言

管子制齊三鄉為寰寰縣字作寰十寰為屬是其證矣或以縣統郡如晉國之

制是左傳載趙鞅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姚姬傳以郡為所得戎狄地郡

也非是其證矣或以郡統縣如秦國之制是國語載晉夷吾對秦公子繫言君實

有郡縣是其證矣秦以下後即以郡統縣甚久故得蓋縣境之大小視國境之大小國大

之國或以新滅之國夷之為縣如左氏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

聽命而遂縣之蓋楚以一國之地設一縣故其地廣大也秦故縣境廣濶國小

之國或仍用周官遺法故縣境狹小考當時之縣有萬家之縣見戰策有千家之

縣說苑即當時之邑有千室之邑有十邑之邑語論咸有大小之不同而州遂邱甸

之名則或存或亡即有存者其區畫之法亦殊于西周此列國之改周制者也

若夫列國所設之官亦各自不同周代土地人民大抵均掌于司徒春秋列國

亦有師周制者宋司城華臣掌具正徒襄九年楚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授司

徒則地方行政之事仍統于司徒若楚蒍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辨京陵表

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衍井渥量入修賦襄二十五年是地官之事兼

掌于兵官宋華喜為司城使伯氏司里司城即司空是地官之事兼掌于工官

則東周掌地方之政者列國之官名不齊故地方行政之官其官名亦不同今試卽其可考者言之左傳襄公九年傳云二師令四鄉止敬享杜注云鄉正鄉大夫也案周禮有鄉大夫各掌其鄉之禁令宋之鄉正有四蓋每鄉各有長官矣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圍嘉平圍田王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正義云典邑大夫法當以邑名冠之而稱人者甘人是甘縣大夫案周禮僅有縣正之官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無縣大夫之名則此之縣大夫卽縣正因其爵爲下大夫故曰甘大夫是周畿之內每縣皆有行政之官也在魯亦然昭四年申豐論藏冰曰縣人傳之杜注以縣人爲縣正蓋五縣爲遂之制魯國當東周時猶問存此法與以鄉統縣人與周之甘人同卽縣大夫亦卽周禮縣正之職推行于列國者也又文十五保卞人以告杜注云魯卞邑大夫襄十年傳陬人紇正義曰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蓋魯國之縣邑有二類公邑之長官稱大夫或稱爲人私邑之大夫稱宰如左傳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定五年傳子洩爲費宰八年傳成宰公歛處父十年傳公若爲郈宰

哀十四年成宰公孫宿以及論語所言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游為武城宰

子夏為莒父宰是也以上各邑蓋皆分屬於三家故長官咸稱為宰若夫昭二

大夫公孫朝益當時之成謂之大夫者表其處下大夫之位也謂之宰者表其

處家臣之位也是魯國縣與邑同咸有長官晉多大縣而都又較縣為大晉都

多守以宗子如莊二十八年二五言於晉侯謂曲沃君之宗蒲與二屈君之間

乃命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是也縣則各以大夫守之故縣之長

官咸名大夫僖二十五年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襄三十年絳縣人或

年長矣趙孟問其縣大夫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

吉氏之田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因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

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則各縣均有長官明矣又僖二

十五年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則守縣邑之官或謂之守蓋此乃大縣所設

之官也戰國之時郡置郡守即襲此名又哀四年使謂除地之命大夫士蔑杜

注云。命大夫別縣監尹。正義謂以其去國遙。別爲置監。蓋此猶後世之邊臣。其權在行政。各官之上。且晉國縣邑之官大夫以外。仍有縣師。如襄三十年傳。旣言趙孟問于絳大夫。又言使老人爲絳縣師。則縣師在縣大夫以外。考周禮縣師。上士二人。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美縣大夫之屬官也。足證晉國縣邑長官治事者。不僅一人。楚國亦多大縣。而各縣咸有長官。或稱尹。或稱公。莊十八年。謂楚武王克權。使鬥緡尹之。後遷權于那處。使圍放尹之。襄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皆各縣長官稱尹之徵。昭二十年。棠君尙君。字古與尹同。棠君者。卽棠縣之縣尹也。凡左傳所言。揚豚尹。莠尹。鷲尹。陵尹。武城尹。沈尹。清尹。疑皆縣尹之稱。又宣十一年。莊王言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蓋楚國縣之小者。其長官稱尹。縣之大者。其長官則稱公。如申公。壽餘。申公巫臣。息公子。朱葉公。諸梁。及棄疾。爲蔡公是也。然皆國境遼遠之區。故重其權。以捍外患。若夫成二年。衛所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守新築大夫。昭二十一年。宋廚人濮。杜注曰。廚邑大夫。是宋衛各國莫不有邑。卽莫不有守邑之宰者。然當時守邑之官。

有統治一邑之實權。故叛服靡恒。雖爲私邑之宰者。亦得據邑稱兵。蓋以強鄰逼處。不得不行地方分權之策也。又襄公七年傳。叔孫昭伯爲隧正。杜注云。隧正主役。徒正義云。隧正官名。當周禮之遂人。三十三年。孟氏將辟藉。除子戚氏。戚孫使正夫助之。杜注云。正夫。隧正。又襄九年云。宋父樂喜令隧正納郊保。奔九所。正義云。此隧正。當周禮之遂大夫。按周禮。每遂有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又遂人職曰。掌邦之野。若起徒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蓋隧正猶言遂官。故遂人。遂大夫。咸可名之。爲隧正。隧遂二字。古通。周代遂官。其位較縣官爲崇。其所轄之境。亦廣。列國之遂官。蓋僅有調發之權。非一境之事。悉爲遂官所掌也。故權勢遠。遂縣邑。各大夫。又宋有司里。襄九年。使伯氏司里。杜注云。司里。里宰。正義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卞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又國語。單子假道于陳。引里不授館。蓋里宰之職。各國均有之。以分治地方之職務。不必限于六遂以內之地也。宋又有帥。甸文十六年。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注云。帥甸。郊

甸之帥。正義云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帥甸者甸地之帥。公邑之大夫也。是列國之時。郊甸之制猶存。郊甸之大夫兼有統兵之責。崇兵農仍未盡分也。楚有郊尹。昭十三年傳。楚子使成然爲郊尹。杜注治郊境大夫。此雖周禮所無之官。然其官亦帥甸之流也。周禮有封人之官。列國之時。宋楚鄭蔡均有之。宋有呂封人。華豹。康封人。高衰。鄭有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有蔡仲。爲蔡封人。蓋各邑均置封人之官也。封人之官掌四疆工役之事。以固國邑之防。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畿封而樹之。鄭康成云畿上有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或以土著之民爲之。觀于穎考叔。蔡仲。蓋皆以邑爲氏者也。若宣十一年言楚令尹城沂。使封人慮事。杜注云封人主築城者。正義謂封人主造城邑。計度人數。是各邑工役之事。各有專官司其成矣。周禮秋官有縣士。各掌其縣之民數。邦有大役則掌其戒令。昭十八年鄭災。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云縣士也。正義曰謂司寇之官在野者。周禮縣士掌野。故知野司寇是縣士。蓋列國之時。司法行政之權仍分爲二。卽都外亦然。故各境刑法之事。有專官治其職。周禮有候人。各掌其

方之道。治與其禁令。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之朝。及歸送之于境。蓋保持各境之公安。兼有保衛行人之責。略與今日警官相同。而列國之時。周有候人。襄二十一年。使候出諸轅。轅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候人爲道。晉有候正。成二年。候正受一命之服。杜注云。正。士斥候。楚亦有候人。宣十二年。豈敢辱候人。杜注云。候人。謂伺候望敵者。蓋候人以備姦寇。兼偵敵情。如巡則各域警務之事。另有專官掌其政。推之。周有司市諸官於商業繁茂之區。分地以治而衛。鄭各國亦有稽師。則各境監督商業。設有專官。周有山虞。林衡。迹人。諸官以掌山澤而魯有山人。虞人。齊有虞人。並有衡鹿。舟鮫。虞候。祈望各官。宋亦有迹人。則各國于財利所生之地。亦設有專官。周制。卿大夫采地。各使家臣爲司馬。以主某地之軍賦。而魯叔孫氏亦有家司馬。周有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而鄭國亦有司墓。則列國諸侯于邦國之中。凡邦邑都鄙之地。咸各設官以施治。一境有一境之官。卽一境有一境之政策。而觀之。則地方行政之制度。可以瞭如。蓋春秋雖爲亂世。然禍亂咸起于鄰封。而邦內之治自若也。然後知周代地官之善矣。(未完)

政篇

○○論孔子無改制之事

劉光漢

中國自古迄今。制度不同。朝名既改。則制度亦更。然改革制度之權。均操於君主。未有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者。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始於漢儒言孔子改制。然孔子改制之說。自漢以來。未有奉爲定論者。奉漢儒之言爲定論。則始於近人。夫以庶民而改制。事非不美。特考之。其時度之於勢。稽之於書。覺孔子改制之說。實有未可從者。中庸有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非孔子之言乎。王制有言。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此非先王之制乎。先王之制。既如此。孔子之言。又若彼。使孔子而果改制也。又奚必以制度之權。僅屬於天子。又何必引先王之制。以自蹈亂政之誅。是則孔子者。從周制者也。從周制而兼攷古制者也。文見後謂之改古制。不可謂之改周制。猶不可然。孔子改制之說。亦有由來。蓋六經之書。所言之制。與他書不同。而六經所記之制。復此經

與彼經互歧卽一經之中亦或先後異辭此誠考古者之所難解也然靜以察

之約有數故一由周代頒行之制未必普行於列國古代舊制仍復並行如晉

啓夏政之說又云封夏時見于左傳以前人言之已詳政宋藝殷官之制見于曲

禮諸書而墨子亦曰五官六府蓋不爲殷後墨子爲宋人所言亦殷制五官取

法五行故墨子經下篇亦曰五行常相勝若宋有六卿則大抵不列太宰宗伯

而增左師右師蓋卽殷代司天之官故不列六官與周異之官魯備四代之禮樂

遺制太宰宗伯皆司天之官故不列六官與周異之官魯備四代之禮樂言魯備

四代之禮樂如禮則有庠序之制如樂則有琴瑟之制如周禮則有六官而樂

之設般之禮樂如周之爵學制則兼備虞夏之制如周禮則有六官而樂

亦兼備四代之制如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也此雖近于誇張然足證列國之制有

魯國所備四代之制如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也此雖近于誇張然足證列國之制有

悉用古代之制者有用周制而稍參古制者故制度互歧其故一二由周代之

制亦前後不同如武王所行之政殊於文王之治岐而周公所定之制又殊於

武王開國之初如周文王時用五官之制故佚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

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至于開國之後則改五官爲六官又如孟子言文王

則有征有禁又封爵之制亦周公與武王不同蓋侯國之制異于王畿而守成

之法又異于開創是猶西漢初年之制異於孝武時代之制也故西周末年之

制又與周初不同也又禮言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

此西而詩則年改幽王初時有卿士東周以降更無論矣其故二三由列國之時多更

古制言如初又秋經所書初稅畝作邱甲作三軍制為偏伍鄭作邱風楚用乘廣凡田

賦軍旅之端餘可類推無論政治之多紛更也即禮制亦多紛更著列國之變

禮如言魯婦人此委巷之禮是餘可類推曾子故禮制未能畫一其故三加以古

代之制或因地而殊而地方區畫或用縣遂之法都鄙用九夫為井之法或因事

而殊賦如出軍之制是也或因時而殊如伯禽居長不至於孔子之時則古經殘

缺故史記儒林傳有言禮至孔子時其經不具又孔子世家曰周室廢而禮樂

廢詩書缺孔子亦曰吾猶及史之缺文管子言封禪者七十二君夷吾所記者

哉則古事至東經典既殘而古代之書又著於方策有漆書刀削之勞學術多

周缺者多矣見後然魯備四代禮樂又孔子徵夏禮於杞徵殷禮於宋

憑口授孔子雖從周禮之外間引古代禮文亦所必然故古禮異於周禮者

則孔子編訂之禮於周禮之外間引古代禮文亦所必然故古禮異於周禮者

必明證某禮為某代之制今之見於戴禮者是也檀弓王制郊特牲表記者甚

多不贅引茲亦有舉古代僅存之禮而未引今禮以證其異同者或係當時人

士所共知不必證明其因革或係所錄之文書缺有間未能判決其是非由前

之說則係孔子之省辭由後之說則係孔子之缺疑故孔子言知之為知于所不知蓋

缺如况六經多據古册見後古册所記雖係實錄或所錄僅一時之制或所

記据時人之言或增以誇飾之辭如明堂位是或由於傳聞之異孔子因其舊而書

之故六經所言之制與他書不同復此經與此經互岐而一經之中亦先後異

詞也且孔子周游七十二邦莊子則所見不僅一國之制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

則所聞不僅一人之言多見而訛多聞而缺疑兼收博采以待折衷此史談所

由以博而寡要相譏也然博采異文附之簡策管韓諸子皆有之則儒家之書

記載之岐奚足異乎及孔子既歿其弟子所見有異同所聞亦有詳略或所師

不僅孔子一人如今大小戴諸書均孔門弟子所編而詩書春秋諸經亦為孔

門弟子所傳然各有所記采掇雜俎或所用非孔子一家之說由是傳經之派

各自不同其詳見下冊漢代其確守孔子之說者亦僅據孔子所錄之文未能

詳考其所出亦未能辨析其異同則以載籍缺殘之故見下冊古文然六經之

互相犄犄者遂無由而明其故矣如檀弓篇論大功廢業所引者已具兩說而

弔喪之服子游與曾子不同曾子為子思之師而其論執親之喪也又互相駁

詰皆見足證當世之論古制均傳聞異詞然皆傳述之歧非關制作之旨此可

孔子不改制若如近人之說則孔子所改之制門弟子俱加以戰國之去籍秦

政之焚書見下冊古禮盡亡所存者惟周官經亦見漢儒以之考訂他經覺

制度互岐遂臆斷某書所言為殷禮某書所言為虞夏禮及於虞夏殷之禮無

所徵遂臆斷為孔子所改之制然孔子改制於經典雖明文且改制必屬於王

者不屬於平民漢儒因論語有其或繼周之文或名疑遂以為孔子承周之統

以謂孔子既承周統則必革周之制夫承統者必改制大抵謂王者治定功成

也必新天下之耳目損益質文以應世運然其說非出於儒家實出於陰陽家

之言五德考五德終始之說大抵以君主感天而生歷代感生帝不同則所尚

之德亦不同感生之帝有五即青黃赤白黑五帝也所尚之德有五即金木水

火土五行也此說出於黃帝所倡之五行若周代文王周公均不信五行故夏

殷之五官爲六官信周易而遺洪範周易者不言五行者也孔子亦治周易故
儒家亦不言五行凡言五行者均爲背師觀荀子之斥子思孟子也謂其按往
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非十二子篇則儒家不言五行於此可見孟喜易
注謂陰陽氣無箕子箕子爲遵信五行之人陰陽爲文王周公孔子所奉之說
陰陽氣無箕子固周易不言五行之證亦周代不從五行孔子不信五行之證
也儒家既不言五行安有所謂五行之說故大戴禮之載孔子論五帝德也無
一語涉及五德終始非惟不言五行已也並不遵從術數故荀子深闢機祥之
道若五德終始之說則列於術數合歷譜五行二派而成者也周代傳其學者
謂之曰者班志謂術數皆古明堂羲和史卜所職而其序陰陽家也則以陰陽
家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是戰國之時信術數者惟陰陽一家老墨均不信術數故五德
終始之說亦惟陰陽家言之史記言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文終始
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言因載其機祥度數又言稱引天地開判以來五德轉
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又言鄒子作主運則五德終始之說爲鄒衍所傳至

於秦代而鄒衍之說大昌。史記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五德終始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遷方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蓋古代之宗教有神術、仙術二派，及戰國時而符籙之說興。如秦伯祠陳含而而獲其始也，亦由於迷信鬼神。厥後則用以預言休咎，至於秦代，其說益盛。如秦名胡也楚雖三戶亡楚必楚是是爲讖緯之始。然讖緯不雜於六經，神術亦不雜於仙術。至燕人依於鬼神之事，爲僊方，爲神術，雜於仙術之始。始皇使盧生入海求仙，歸奏亡秦之兆。史記秦本紀爲讖緯雜入仙術之始。又漢人公孫卿言黃帝游山與神會，且戰且學仙，百餘年後，乃與神通。史記封禪書而始皇禪梁父，封泰山，亦采太祝祀雍之禮。史記秦本紀則以求仙必本於祀神而祀神，卽所以求仙。旣重祀神，不得不崇祀神之禮。而古代祀神之典，咸見於儒書，欲攷祭禮，不得不用儒生。而一二爲儒生者，咸因求仙而致用，亦不得不竄仙術於儒書。始皇因慮生亡去而

坑諸生則盧生亦諸生之一矣又扶蘇言諸生皆奉儒家之說矣又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史記張蒼

為秦柱下史傳左氏春秋而其書列於陰陽家漢書藝文志張良從倉海公學禮或

以蒼海公為神仙則秦儒之誦法儒家者咸雜神仙之說矣儒生既雜采神仙

之說由是讖緯之雜入仙術者亦纂入於儒書故儒生之明禮者咸因求仙而

進用漢代亦然觀公玉帶獻明堂圖倪寬艸封禪儀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咸因

漢武求仙之故然秦皇僅重禮儀漢武則兼言符瑞而儒書多言受命之符如

子言有大德者必受命推之書太哲言赤鳥之瑞詩言文王受命之符又稷契感生之說春秋家言孔子受命及赤血之書皆其証也其說與鄒

衍之書相近為符錄故儒生之言禮儀者一變而為言符瑞言禮儀出於祀神言

符瑞亦出於祀神而漢儒言符瑞即由逢迎人主之求仙觀倪寬言黃龍之瑞非因人主之封禪而

上厭後求仙之說衰而言符瑞者乃一變而侈言讖緯讖緯蓋起於秦漢之間

至哀平之際而益盛東漢以降更無論矣故漢代之經生多兼明符籙曆數仙

術明符籙者如哀章獻金匱圖是也明曆數者如路溫舒受曆數天文以為漢

厄三七之期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讖謂漢家曆運中衰是也曆數符錄二明仙

術者如韓詩言鄭交甫遇洛神是也。劉子政亦作神仙傳三者之說同出一源近於周秦
之方士實則古代明堂義和卜祝之敵傳也是爲鄒衍學大昌之時代然以孔
子爲學者所共尊由是托名於孔子若董仲舒諸人皆傳此說者也。使此說而
果有意理則亦已耳無如讖緯之說便於君而不便於民何則讖緯之說不外
感生受命以天子爲天所生卽受天命以爲君此實神權時代之思想然後世
之君主恃以護身因之君主自居於神聖以輕視下民而黜民之于大寶者亦
飾此說以惑民秦漢之間君權益固由是陋儒迎合其旨以讖緯之說竄入六
經於經文之可附會者不惜改經義以求售故論語鳳鳥河圖之文公羊孔子
哭麟之語或亦漢儒所僞造憑臆妄作以誣古經遂據鄒衍以陰陽推五德之
說以爲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逐末忘本以僞亂眞此正孟子所謂邪詞也
使緯書果係孔子所作何以戰國諸子以及孔子之門人從未一及斯言則讖
緯起於秦漢明矣故五德之始雜入儒書亦始於秦漢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序云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書焉此史公推明漢

代五德說之所起也。又三代世表序云。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此言足證五德之說與經典之古文乖異。古文爲真經見下又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儒者斷其義。數家隆於神運。以數家別於儒家。足證書之言五德終始者。史公均別之。儒家以外。又封禪書云。羣儒既已不能辨能封禪事。又拘牽於詩書古文而不能聘其言。其言詩書古文者。正以漢代俗傳之。詩書均有封禪之說。而古文之詩書無之。此卽據六藝古本以證讖緯之失也。又隋書經籍志曰。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怪妄。故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足證漢代之治古文者。均不信讖緯。其所以不信讖緯者。則以古文不言讖緯之故。此古文學所由長於今文也。今人因古文不言讖緯。於改制諸說。未易附會。於是以前古文爲僞書。殆孟子所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與。見下冊古東漢尹敏言。緯非聖人所作。桓譚鄭興均持此說。足證緯非儒家所制定。在漢代早有明徵。知緯書之爲僞。託卽知五德終始說之亦爲僞。

記矣。今乃引之為已助，亦惑之甚者矣。因五德終始之說，興由是公羊家有王

魯新周故。宋黜杞之說，繁露三代改制篇云春秋作新王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

曰紂夏存周以大抵謂孔子託王于魯，變革周制以殷周為王者之後。此說一

昌儒者多以為新奇可喜。然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據魯親周故，宋據魯者以

魯為主也。即史表所謂興于魯而次春秋也。言所記之事以魯為主，據字之音

義，近于主。西漢初年鈔胥者，誤主為王，儒生以訛傳訛，遂有王魯之謬說。何公羊

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繁露曰春秋應天作新上之

事以時正黑統，王魯尚黑，又曰春秋緝魯以言王義，公羊何注曰春秋上魯託隱

公以制王法，又曰春秋王魯以魯為天下化首，然如公羊所言則公羊于魯作三

軍魯僭言公，又何以譏其僭用王禮乎？若夫親周之說，蓋以周為天子，且為魯

國之宗國，故施親親之誼。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

書新周也？此新字明係親字之訛，蓋外災均不書，因周與魯最親，故書其災。文

義至為易明，至親誤為新，亦猶大學親民漢儒不解其詞，遂有新周之謬說。見

若夫故宋之說，不過以宋為古國之後耳。黜杞者以其用夷禮也，明見于左傳而公羊家引為黜夏之義，誤之甚矣。

史公蓋親見古書故能據其文以證董生之謬春秋之義所以不晦者賴有此

耳乃漢儒既創新周王魯之訛言猶以為未足更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何注

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

與故係官榘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主後記災也此說一呂近人附

會之者其邪又自變其王魯之說昭公僭天子之禮則公羊家不以王禮可魯

明矣安有王又以為王魯為託詞以為王魯者乃託新王受命于魯實則孔子為

繼周之王即為制法之王也春秋演孔圖曰丘為木鐸制天下法又曰孔胸文

曰制作定世符運繁露玉杯篇云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而反和見其好

誠而滅偽其有維周之弊故若此也蓋以孔子為繼周之王即為制法之王其

說大約其說均迂曲難通今就中國學理言之則王即國家是則王為一國之元

若此其說均迂曲難通今就中國學理言之則王即國家是則王為一國之元

王位有居王位之人而後可以謂之王者也今以春秋當新王則是以無機體

之書當有機體之人也以孔子為王則是以不居王位之人而妄稱之為王豈

不通乎然以孔子為王於古無徵乃援緯書素王二字以為孔子即素王夫素

王二字即孟子天爵二字之義也莊子以虛靜恬澹為元聖素王之道此泛指

有道之人言非指孔子言上文明言堯舜無一字涉及孔子而近人則因莊

秦以前無有稱孔子為素王者以孔子為素王始於緯書春秋元命苞云麟出

王。授。當。興。也。論。語。曰。仲。尼。為。素。王。孝。經。緯。鈞。命。訣。曰。孔。子。言。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而。董。仲。舒。等。據。之。遂。謂。孔。子。作。春。秋。見。素。王。之。文。雖。大。儒。若。鄭。君。亦。為。所。惑。故。六。藝。論。謂。孔。子。而。淮。南。子。中。論。論。衡。風。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而。淮。南。子。中。論。論。衡。風。俗。通。均。襲。緯。詩。之。說。而。稱。素。王。論。衡。曰。孔。子。之。春。秋。素。王。之。義。也。風。俗。通。曰。孔。子。制。春。秋。之。義。夫。王。必。有。位。故。孟。子。曰。天。子。一。位。中。庸。亦。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若。如。緯。書。之。說。則。是。無。位。亦。可。作。禮。樂。既。背。于。中。庸。而。不。必。有。位。亦。可。謂。之。王。復。背。正。名。之。旨。豈。可。信。乎。然。素。王。猶。係。空。文。之。稱。且。公。羊。傳。明。言。王。者。孰。謂。謂。文。王。則。以。王。即。孔。子。未。免。前。後。互。歧。背。于。傳。文。後。儒。知。其。說。不。足。以。自。立。由。是。王。愆。期。謂。公。羊。之。文。王。即。指。孔。子。近。人。以。其。新。奇。可。喜。又。據。論。衡。文。王。之。文。傳。孔。子。一。語。遂。以。繁。露。何。注。及。緯。書。之。文。王。均。指。孔。子。而。言。夫。春。秋。所。用。之。正。即。周。代。所。用。之。正。後。見。公。羊。之。文。王。明。指。周。代。之。文。王。而。言。不。必。強。詞。附。會。果。如。其。說。則。是。以。優。伶。扮。演。古。人。之。法。施。之。于。孔。子。豈。非。以。孔。子。而。扮。演。文。王。乎。且。論。衡。祇。言。文。王。之。文。傳。孔。子。未。嘗。言。孔。子。即。文。王。若。合。文。王。孔。子。為。一。人。豈。不。大。謬。今。執。途。人。而。語。之。謂。甲。即。是。乙。雖。愚。者。亦。察。其。非。王。氏。之。說。

母乃類是若不察其非而信之豈非呂布舒所謂大愚乎乃近人既信王氏之

說並以荀孟所言之聖王其言曰孟子聖王不作即指孔子荀子以聖人為師

怒亦指孔莊孟所言之先王其言曰荀子言先王惡其亂故治禮義莊子春秋

忍人之政守先王之道道先王荀卿所言之後王君子審後王之說不及後

天下之君繆學者雜舉不知法後王法後王謂之制度均指孔子而言

孔子而言夫孟子聖王不作明指當時無聖君而言前文言堯舜而復言堯舜

既歿若此聖王指孔子言則上言孔子此文亦當言孔子既歿方與上文相符

趙岐章句曰此言孔子之後聖人之道不興也可謂得孟子之義矣若荀子以

聖王為師此則古代君主兼為教主之制見上年本報論亦非指孔子言也至

于世子等所言之聖王更係泛指之詞若莊子以春秋為先王之志與孟子以

春秋為天子之事同言春秋據先王之法能得先王治國之意耳荀子言先王

惡其亂故制禮義而上文言人生有欲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則此事指上

古艸昧之世言與太古社會學所言且荀子又言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既

言先王。又言聖人。聖人指孔子。言則先王。非指孔子。言明矣。若孟子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道。言則非先王之道。此先王明指前文之堯舜。言豈得以爲孔子乎。又鄭君駁五經義異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以孔子與先王分言。則先王非指孔子。彰彰明矣。若荀子言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此言孔子之道。足以爲王。非謂孔子卽王也。至荀子所言後王。明係指當時之王而言。史記六國表序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按史公此文。則後王卽近代之王。明矣。若孔子之道。則墨子以爲必服古言。馬談以爲博而寡要。實與後王之道相反。今乃謂後王卽孔子。毋亦昧于史公之文乎。況荀子之言法後王。其意欲使天下之民。遵守當今之制度。不取或違此正。李斯韓非所祖述也。若謂荀子所用之制。卽孔子亦未嘗改制也。非且荀子所謂法貳後王乎。蓋荀卿不用孔子所改之制。孔子亦未嘗改制也。且先王之文。與後王之文。相對待。果如近人之說。則是先王後王。均指孔子言。荀子旣言儒者法先王。又言法後王。同爲荀子所著之書。其稱乃互相歧異。是曰亂名亂名者。荀子之所痛斥也。今乃自蹈其失乎。况荀子最崇正名于公名別。

名辨之尤嚴若後王先王即孔子則孔子為別名先王後王為公名豈非混別
名于公名之中乎不惟此也儒家素無帝王思想荀子儒效篇曰大儒者天子

三公也楊注云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又以周公

為大儒蓋儒者之志僅以卿相三公為莫大之榮決不敢以天子自居故下之

僭上卑之陵節均為儒家所首斥今乃以繁露白虎通之王者大戴禮之王言

史記之王道悉舉而屬之孔子名為尊孔子實則非孔子之志也至于孔子之

徒多尊孔子為聖人而宰予以為賢于堯舜此係學者標榜之詞是猶宋儒以

程子接洙泗之傳近儒稱戴東原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

何得據後儒標榜孔子之詞遂以孔子為帝王乎蓋漢儒以王擬孔子亦有二

因一則以孔子當正黑統見繁露三篇蓋以秦為黑統不欲漢承秦後遂奪秦黑

統而歸之孔子以為漢承孔子之統此一說也一則以孔子為赤統孔子為漢

制法論衡佚之曰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後漢書霍諝傳曰此春秋亦為漢

興而作假即何修所謂非主因以孔子受命之符即漢代受命之符此又一說也

由前之說。由于欲漢之抑秦。由後之說。由于欲漢之尊孔。則正漢儒附會其說。欲以歆媚時君。不得已。而王孔子。又以王者必受命。遂以西郊獲麟。端門受書。爲孔子受命之符。並雜引緯書之文。以爲證。若明其立說之隱。則漢儒之說。不難立破。故知緯書不足信。則知孔子之不稱王。知孔子之不稱王。卽知孔子之未嘗改制無稽之說。其亦可以息喙矣。

（未完）

政篇

○○論孔子無改制之事 (續二十三期)

劉光漢

且近人創孔子改制之說復為二說以自輔一曰六經為孔子所作二曰儒教為孔子所創故今之所欲辨明者一當明儒教非孔子所創夫孔子非宗教家其證有三一曰孔子以前中國久有宗教中國宗教起于祀先故教字從孝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其確證繼因祀人鬼之故而並及天神地祇故中國古代有祖先教是言人死者皆有靈者有多神教拜物教是因不明萬物運行之理故有神物一體惟鬼神二字足以該括而一切祭禮如祈禱如禳禍皆為宗教之確証見於禮記祭法爾雅祭名者則古代宗教之儀式也是皆孔子以前之教其證一二曰孔子未立宗教之名孔子所著書偶有言及教字者皆指教化教育言如王制言明七教荀子言十教中庸言修道之謂教自誠明謂之教是也君施于民者為教化師授于徒者為教育說文教字下云上所施下所受也此即孔門言教字之的解孔

子之於宗教大抵在疑信之間故于古代鬼神教不敢深信其有亦不敢力闢

其無事觀孔子言敬鬼神而遠之言未能蓋經數千年社會之迷信而又無科學以資

實驗不得不仍襲其說也故孔子所著書亦多沿古代鬼神之說謂之襲用則

可謂之自創則不可若災異之說亦非由孔子發明西周之時其說已盛岐山

號射父諫春秋所載尤為書不勝書此亦古代社會之一般迷信也故孔子著

春秋亦仍其舊此則據事直書之例是由編歷史者不能改易事實選古文者

不能刪盡舊思想而西哲著書多上帝靈魂之語用前歲某君演說語何得據以宗教為

孔子所創若以孔子創宗教何以六經及儒家之書無一語涉及末日審判亦

無一語涉及靈魂世界乎三曰唐宋以前孔教之名未立故其稱孔子者或曰

儒學或曰儒術史記老子列傳云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學

也者即儒家所據之書及所習之業也淮南子俗訓曰魯人習孔子之術術也

者即儒家致用之方也故劉略班志均稱為儒家列于九流之一則儒家者流

固無異于法家者流名家者流縱橫家者流也故孔子之學僅列周季學派之

一耳。宋儒尊爲道統。已爲不詞。若桓氏鹽鐵論。謂禮義由孔氏出。此言禮義得孔子而傳耳。亦不得據爲創教之證。至東漢時。牟融說釋典。始以儒道與釋道並稱。然道字指學理言。非指迷信言也。六朝之時。釋道漸盛。張融之徒。始以儒學與老釋並衡。創立儒教之名。與老釋二教鼎峙。爲三自此以來。儒教之名始著。是則孔教之名。由與老釋相形而立。至韓愈信儒。闢老佛。明人李贄又謂三教同源。而孔子儼然居教主之一矣。不知孔子受學士崇信者。不過以著述浩富爲諸子弟子衆多弟子三千人而又獲帝王之表章耳。于傳教無涉。試觀晉帝梁宗皈依佛法見晉書武帝本紀而崇孔子如故。元魏李唐施行道教見魏志而崇孔子仍如故。若王羲之謝靈運之流。則又信二氏而並崇孔子。是則奉孔子者。本無迷信之心。而使人立誓不背矣。與西教強人必從之旨大相背馳。皆孔子非宗教家之證據豈得以宗教家稱之哉。若後世崇奉孔學。不過由國家之功。令社會之習慣使然。非眞視孔子爲聖神也。則孔子之非教主。確然可徵。其詳見前歲所作讀某君且非惟孔子非教主也。卽儒字

亦非教名。說文云：儒，柔也。而此就儒之性質言，術士之稱。案鄭君周禮注云：儒有

指儒鄉里教以道業者，蓋皆指儒者學成以後之事。言非指儒者受學之時言也。

也。又風俗通云：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揚子雲云：通天地人為一。而周禮太宰

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儒，以道得民。而大司徒亦言：聯師儒，是儒字之名起源甚

古。禮為人則以周然。據說文之訓，觀之則術為邑中之道，邑中猶言國中。因古代

授學之地必在鄉邑，故有學之士必會萃邑中。即王制所謂：升于司徒，升于國

學之士也。儒為術士之稱，與野人為對待，猶孟子之以君子與野人區別也。儒

也者，猶今日恆言所謂讀書人，以示與齊民區別耳。孔子之學，所以稱為儒家

者，因孔子所教之學，即古代術士所治之學。孔子所說進身之道，即古代術士

進身之道。何則？古代術士以六藝為學。如王制言：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見後其證。古人稱六藝之書為儒書，或稱為儒道。則以此書為術士所習之書。此

道為術士所遵之道也。左傳哀十七年：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惟其儒書，以為

二國憂。夫稽首之制，見于禮而齊人以為儒書，足徵周代以禮為儒書也。故論

衡引古禮文亦以古書爲儒書又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夫

若保赤子其言皆出周書而夷子以爲儒者之道足證周代以書爲儒道也故

六藝亦名儒書儒書不外六藝而孔子亦以六藝爲教史記言孔子弟子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既身通六藝則所學與古術士無殊故自稱爲儒而後世亦

稱治六藝者爲儒家故荀子孟子之書均是猶稱工游說者爲縱橫家稱制法

律者爲法家也抑又考之韓詩外傳云儒之謂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變萬舉

其道不窮六經是也六經即孔叢子云子高對平原君曰取包衆藝兼六藝動

靜不失中道故曰儒子高孔漢董仲舒曰臣愚以爲凡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儒以六藝爲法又孔子世家

曰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又淮南子云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

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于世記論由以上所言觀之則儒字之起原由于儒

者皆習六藝六藝即儒術亦即孔子所從之學孔子者僅奉六藝之學爲依歸

者也其所以爲後世儒家所宗者韓非子云儒之所至孔丘也論衡云儒家之

子之則以儒家所奉之六藝均孔子編纂之書戰國之儒家無一不通六藝如

術尤長于詩書荀卿深于禮而戰國策劉向序曰孟子荀卿儒術之士又即班志觀之若陸賈虞卿賈誼之書均列儒家則虞卿陸賈均通春秋而賈生兼通

也五經史記于通經之人別列儒林傳誠以儒者舍通經之外別無所謂學而通

經之人即儒故論衡問孔篇曰使世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又曰儒

生持經又曰五經之儒抱經隱匿此可證者一也又古代術士可以入為王官

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王論定然後官論官然後爵位定

然後祿是古代平民之升進者惟術士一途而荀子王伯篇曰論德使能而官

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此言確與王制合足證儒即古代之術士

故儒家以求用為旨大戴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是以上下相親而不離此即學古入官之法蓋古之儒者

均守此術以進身故鹽鐵論曰所以昔儒術者貴其虛謙堯讓以禮下人鄭君

三禮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其與人交也常能優柔蓋仁柔謙讓均儒者進

身之秘術故儒訓外柔惟其以待用為宗旨故儒字又從柔聲即儒行篇所謂

待聘待問待舉待取也。是則儒者以入仕爲志，又爲具入仕資格之人。故仕字從士。說文亦曰：仕，學也。學以求仕，爲古代術士所奉之旨。孔子所奉之旨，與古術士同。故孔子譏丈人之不仕而學于孔子者，若子張、學干、祿子路，冉求不辭邑宰而七十二弟子均仕于諸侯。厥後叔孫通責弟子，謂若真鄙儒，不知時變。歐陽建言經義，荀明取青紫如拾芥，桓榮以明經爲三公，自於稽古之榮，此皆學儒術者之代表也。如荀子以大儒爲天子三公也。此可證儒者實無帝王思想。若戰國之置博士正所以與儒生以升進之法也。然推其起源，則以古代術士卽學古入官之人孔子既奉其旨，故孔子之學術卽蒙儒家之稱。論衡以儒生與文吏並言，足證儒以位區，兼以業區。此可證者二也。觀此二證，則儒字非教名明矣。儒字既非教名，則孔子非創教之人。猶之戰國諸子之非創教也。乃近人則謂戰國諸子均各自創教，各自改制。然莊子天下篇謂諸子之起源均謂古之道術有在于此，某某開其風而說之。淮南子淑真訓云：百家異說，名有所出，則諸子之說均有所本。班志謂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則周末諸子均得西周官學之一體者也。故荀子之非十二子也，均謂其持之

有故。故者古也。言諸子之學均援古書也。何得謂之自創教乎？又莊子天下篇

以諸子為方術。謂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蓋方術者各推所學以求致用之謂

也。淮南子汜論訓謂百家異業而皆務于治。此之謂乎。故用則為管子商君之

變法。若棄置不用則為許行白圭之創議。如近儒黃梨州顧亭林王船山均著

議不可謂之改制何則制也者頒之于民者也若呂覽尸子言孔子貴公一節

言諸子之各有宗旨也。淮南言某說為某子所立。言諸子之各有所長也。又言

其國之俗若何。故某子之學生比言諸子之學隨地而異。因以溯學派之起源

也。若此家所持之學與彼家不同。古人謂之異端。若焦循云論語攻乎異端斯

各持一理此以為異己也而攻之彼以為異己也而攻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止也

端猶言兩端攻而摩之以執其中而已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

此皆學術之殊。非關宗教之同異。管子書云修舊法探其善者舉而用之。

淮南子稱管子廣文武之業。則管子非創教也。墨子之書屢言法夏法禹。則墨

子亦非創教也。若墨子言敬天明鬼又出於清廟之官其中用多宗教家言然

言宗教與否所言者均襲用古宗教今但當辨其非自創教不必辨其書之

也餘子亦然約舉二家則二家以外均可類推。惟陰陽家稍帶宗教性質若

以諸子皆自創教。則周秦之際，宗教各殊，其派別奚止數十。且卽此例以推之，則凡學術能自成一家言者，均曰宗教。則是兩漢之時，劉向爲一宗教，劉歆又爲一宗教，鄭康成爲一宗教，許叔重又爲一宗教，王肅之攻鄭學者，亦別爲一宗教。由此而下，數之則周濂溪自創一教，二程又各自創教，朱爲一教，陸爲一教，永嘉永康金華之學，與朱陸殊，亦必各自爲教。下逮近世之顧黃顏王，均各自爲教。中國古今之教，更僕難終。世界有此多教之國乎？况泰西哲士若柏拉圖、康德、赫虛黎，其學術均不尙墨守，能成一家之言，未聞稱爲宗教家也。蓋學術固與宗教不同。知柏康等之非創教，卽知漢宋諸儒之亦非創教矣。知漢宋諸儒非創教，卽知戰國諸子之亦非創教矣。戰國諸子皆非創教，則儒家之學與諸子並列於九流，卽彼例此，則儒家之非宗教，彰彰明矣。

有雜治他家之學者，何以田子方受業于夏，其後流爲莊周，何以告子此教非之徒，又儒墨兼治明於此義，則諸子之爲學術，非宗教，不待辨而明。

孔子所創及孔子不創教之證也。二當明六經非孔子所作。夫六經掌于專官，均見于周禮。左氏傳去歲本報第一冊古學孔子六經之學，亦得之史官。如易

與春秋得之魯史問禮老聃問樂萇弘傳詩于遠祖正考父得百二十國寶書于周史于古藉具有明徵然近人猶曰古籍亦孔門所僞托則墨子管子均與孔子之學殊科乃墨子之書曰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管子之書亦曰澤其明經書是證孔子之前久有六經經字之義取象於治絲引伸之則為組織之義上古之時治絲授以多憑口耳之流傳故六經之文奇偶相生聲韻相叶以便記口而某績流口參伍錯綜之義故假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經字本非六經所得專若道德經語經凡書之多用文言者亦得稱之為經經書與羣書之區別猶近日別駢文於單行之文耳非必以經為尊稱也故經名不必專屬於孔子之書孔子之定六經則以六經本古代教民之具如王制或為講義申以時言教以春秋此不秋教民之語故孔子亦用之以教民之六經去歲第一冊國學發微若以六經皆孔子所作則史記記孔子編訂六經其語特詳其記孔子編尚書也謂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則孔子之於尚書僅編次其篇目而已何得謂之作其記孔子刪詩正樂也謂孔子言吾自

政篇

○論孔子無改制之說

(續二十四期)

劉光漢

孔子改制之說始干董子。春秋繁露曰：務平春秋，正不正之間，以明改制之義。

符瑞篇

又曰：春秋作新王之制，並以春秋為繼周而作，歷舉春秋所尚。

之統所垂之法，所改之制，旁及百姓改號之說。三代改其說雜揉無紀，出于緯

書者，半出于臆說者尤多。推其起源，蓋以古代制度不相沿襲，故大傳言立權

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所得與民變革而易經

亦言窮則變，變則通，古人不諱變法，然未有私改制度者，亦未有言孔子變制

者。自董子之說一出，近人附會其詞，遂以六經所言之制，大抵皆孔子所改。試

詳辨之，一日：儒服。禮記：儒行，載孔子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

章甫之冠。此由各國禮服或有不同，遂披為魯國之服，章甫為宋人之飾。故居

魯，則衣魯服，在宋，則服宋冠，所謂各從其宜也。猶今人在外國則服華裝，昔禹

入。禮。國。書。衣。冠。秦。伯。適。吳。文。身。師。髮。謂。之。從。俗。則。可。謂。之。創。制。則。非。何。得。以。衣。因。魯。制。冠。因。宋。制。定。為。儒。者。所。期。之。服。乎。若。史。記。言。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臂。墨。子。載。公。孟。子。戴。章。有。搢。笏。儒。服。以。見。墨。子。新。序。言。出。質。衣。儒。衣。而。見。于。史。記。言。叔。孫。逆。儒。服。鄒。生。儒。冠。而。莊。子。諸。書。所。載。衣。秋。之。季。魯。人。服。儒。服。者。尤。多。見。用。子。篇。一。蓋。孔。門。弟。子。裂。仿。古。代。庠。校。之。法。凡。入。學。者。必。有。特。別。之。服。以。異。于。衆。猶。今。日。冬。杪。之。冬。有。制。屨。也。若。時。人。之。多。欲。法。亦。猶。近。日。凡。學。校。所。在。之。地。其。附。近。居。民。多。效。學。行。之。風。其。何。得。以。佛。法。去。髮。服。袈。裟。相。擬。乎。且。當。此。之。時。林。既。服。章。服。以。見。齊。景。公。說。文。尹。文。作。華。山。冠。以。自。表。非。蓋。周。季。人。民。之。服。飾。可。隨。已。意。所。欲。出。林。既。尹。文。且。然。况。於。孔。子。且。孔。子。之。器。即。古。代。之。服。考。大。戴。禮。哀。公。篇。云。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章。甫。句。履。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是。孔。子。所。用。之。服。即。古。代。之。服。亦。即。古。術。士。所。服。之。服。也。又。莊。子。言。宋。人。章。甫。適。越。足。履。章。甫。制。子。所。新。序。曰。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足。證。儒。服。為。先。王。所。制。定。即。孝。經。所。謂。非。先。

王之法服不敢服也。鹽鐵論云：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足證褒衣博帶之制起於孔子之前，而近人則以為孔子改制，改教之徵。其不可信者一也。若鹽鐵論云：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則以諸生初入學時各必易其服，乃號為儒，誤之甚矣。若後世儒者之服，則與周代之制而改變矣。若儒服果為宗教之服，則亦當如僧道有特別之服，不隨國家之制而改變矣。

二曰親迎。夫詩經言文定厥祥，親迎於渭，則親迎之禮行於周初。此制沿古之風，蓋起源甚古也。公羊紀履踰來逆女傳云：譏始不親迎也。足證古有親迎之禮。厥後廢而不行，故公羊以為譏。公羊為改制家，所據亦有此說，且甚為彰明，而今人以爲孔子所託之詞，何歟？而近人以為孔子以前無親迎禮，此禮為孔子所創，其不可信者二也。三曰立嗣。夫周平王之崩也，太子狐父先卒，其孫桓王即位前乎此者，則有太甲嗣成湯之位，足證敵子死則立敵孫，亦古代通行之禮。惟舍孫而立次子者，古亦間有其制。如檀公篇子服伯子所舉者是也。孔子定為立孫，不過於兩說之中酌從其一耳。而近人以為立子為舊制，立孫為孔子所改之制。並以儀禮有承重之制，服亦為孔子所制定。其不可信者三也。四曰三年喪。夫堯典明云：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是為考妣服。

喪三年其制始於唐虞若以此為記事之文或為孔子所竄入則無佚篇言殷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係周公之語必非孔子竄入無疑若左傳叔向言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傳係古文之書則三年之喪在孔子之前非孔子所

製定特因時人不守此禮故孔子刺其非如宰我短喪三月是而近人以古代為親

服喪僅期年而非三年三年之制為孔子所定荀子禮論篇明以三年喪為先

子然荀子又言百王之國所同古今之所易則百其不可信者四也若孟子滕文

王豈皆指孔子乎特我國之時此制不行耳五曰合葬夫詩王風

有言死則同穴檀弓引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

周公蓋祔則合葬始於周公不始於孔子而近人謂合葬是孔子定制然檀弓

言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季武子在孔子前孔子生十

卒即豈杜氏逆料孔子之改制而先行此禮耶其不可信者五也六曰大一統

夫大一統之說固見於公羊此由孔子欲復古代天子之實權即論語所謂天

征伐自天子出故創為此議而近人以為孔子所定削封建之制然墨子尚同之說何

以亦與相符。此不可信者六也。七曰授時。夫三正之制由來久矣。佚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代有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享。猶自夏也。此語最明。而白虎通則謂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何修公羊解詁。亦謂春秋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不知春秋所記均周正。而非夏正。如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爲夏正。則震電不爲異矣。成二年春二月無冰。若爲夏正。則無冰亦不足異矣。蓋編年紀月。均用周時。而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祠丞嘗。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如桓四年春公狩於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正與佚周書所言恰合。推之周易周書。亦多用周正。則孔子不改周正明矣。以孔子爲用夏時者。惟公羊家有此說。然何修又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必謂春秋悉用夏正。則第書王三月可矣。何以又書王二月。王正月乎。故知公羊多互歧之說也。且春秋之時。晉用夏正。觀左傳所載。卜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彰彰可據。足

證周代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若如公羊家之說。豈晉國預從孔子所改之制乎。蓋孔子雖言行夏之時。不過託之空言。又因得夏時之書。今夏因並考夏代授時之制。非盡據夏時。而悉改周代典冊之文也。而今人從公羊之說。以授時爲孔子所改之制。其不可信者七也。即宋人夏時冠周月之說亦不可信八曰井田。考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對冉有作田賦之問。謂有周公之典。在國語亦同。並詳言井田之制。使井田非古制。何以載于周公之典。藉曰此係僞書。孟子諸人所言。均係託古。則什一之法。明載于管子八觀篇。且戰國之時。商鞅開秦阡陌。使無井田。何以有阡陌。若謂井田係仿孔子之制。則荀子明言秦無儒。則孔子之制。必不行于秦。蓋商君所開之井田。卽西周建都時所劃之井也。而今人則謂井田爲孔子之制。其不可信者八也。九曰刑罰。考墨子尚同篇曰。古者聖王爲五刑。是孔子言五刑。墨子亦言五刑。足證五刑之制。非孔子所僞託。而近人據荀子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一言。又歷引尚書及荀子之文。以證刑罰古。今不同。實爲孔子託先王以明改制。不知荀子言百王所同。僅指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二端言也。此二端爲百王所同。則此二端以外古今之刑罰不盡屬荀子之說。非與。荀書相歧亦非自歧。其說且呂氏春秋有云。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此制實爲古制。故儒墨二家均采之。並足徵此制非儒家所造。何得據此以證孔子改制乎。此不可信者九也。十曰選舉。考墨子尙賢篇曰。尙賢此聖王之道。先王之誨。距人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心。以力則選舉之制。墨子非不言也。管子言擇賢民爲里君。又言匹夫有善可舉。而舉則選舉之制。管子亦非不言也。足證選舉爲古代成法。今人據公羊譏世卿之說。遂以選舉爲孔子所創。並以王制選士。造士。俊士之法。同爲孔子之制。其不可信者十也。十一曰封建。以爲封國百里。係孔子所創之制。然管子形勢解云。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豈管子預師孔子之制。而爲此言乎。今人以百甲之國爲孔子建國之規。並謂王制一千八百國。古代實無此制。此不可信者十一也。且。今人既以秦代廢封建。本于孔子大一統之制。夫以又創封。十二曰卿士大夫四士之法。明見于管子。而今人據公羊古者上卿下

卿。上。士。下。士。之。文。以。此。制。為。孔。子。所。創。其。不。可。信。者。十。二。也。然。近。人。證。孔。子。所。
 改。之。制。猶。不。止。此。並。以。古。代。尚。朴。凡。靈。台。明。堂。之。制。均。係。孔。子。所。偽。託。然。戰。國。
 之。時。齊。國。之。地。何。以。有。明。堂。之。址。見孟豈。孔。子。改。制。之。後。所。建。乎。又。文。王。之。靈。
 台。在。今。西。安。省。會。西。故。址。猶。存。豈。亦。後。人。所。築。之。台。乎。案陸氏詩疏引舊
文伯舍晉侯于靈臺大夫謂以人杜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京同此
文下之靈臺也二輔皇圖云靈台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
十甲長安古云水出長安西而中五十五里是也
漢長安縣晉今長安故城在西安府西北十三里水都謂長安之西也
漢水而東逕長川北是也
里即長安西北四十里北是也
水上一水在郊斷斷然矣
台為孔子三雍之制然明堂實台官也

于。明。堂。靈。台。且。疑。其。偽。由。是。于。古。禮。所。言。之。制。度。器。服。均。疑。為。孔。子。之。制。夫。古。
 代。之。制。度。固。非。今。日。所。得。見。然。北。方。名。省。于。墾。土。之。時。多。得。殷。周。之。器。是。鐘。鼎。
 盤。彝。起。于。孔。子。之。前。足。證。古。禮。書。所。言。器。服。均。非。孔。子。所。創。則。佩。玉。舞。羽。諸。禮。
 亦。非。孔。子。所。創。也。矣。乃。今。人。又。引。說。苑。建。本。篇。之。文。以。耕。鑿。醫。藥。官。室。出。于。儒。
 者。即。係。出。于。孔。子。然。則。孔。子。以。前。之。人。民。竟。飢。者。無。以。得。食。疾。者。無。以。為。醫。倦。

者。以爲居乎抑神農創藥。黃帝作居后稷教稼。均係子虛烏有之談乎。且近

人之所據者。一爲孔子答顏子問爲邦之詞。一爲孔子答子張問十政之詞。一

爲荀子王霸儒者爲之之言。不知爲訓爲治。小爾雅又訓爲行。又訓爲學。世說

非必創作之義也。荀子言儒者爲之。猶言儒者循此道以行也。不得據爲儒家

創制之證。若孔子其或繼周一語。或之者疑辭也。非以繼周爲已任也。且孔子

明言殷因夏周因殷。又言損益可知。因革改制之謂也。不得據此爲改制之證。

尤不得據此爲孔子改制之證。若孔子之答顏淵乃係論之詞。所謂垂之空

言也。是猶如字林於禁合則取秦法于鄭未嘗頒爲定制。春秋不用夏曆則孔

子答顏淵之詞均係理論。且史記殷本紀引孔子曰。殷虛車爲善而色尚白。則

殷路尚白。又與繁露孔子建統之說不符。安得以此爲改制之徵。若據孟子春

秋天子之事一語以證孔子以天子自居。則孟子僅言天子之事。未嘗言天子

之制也。朱一新曰。聖人有其位則義見于制。無其位則義見于事。又曰。制與事

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處水火。兵刑錢穀。是之謂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

焉。改作通致。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此終。聖王所必誅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即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所必誅也。漢王改制者。蓋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于。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者。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為。事。實。漢。儒。亦。但。竄。之。于。緯。未。特。敢。著。之。于。經。也。朱氏。之。說。雖。涉。于。迂。然。以。孔。子。為。事。實。漢。儒。亦。但。竄。之。于。緯。未。特。敢。著。之。于。經。也。朱不改。制。則。固。至。確。至。當。之。論。也。若。據。墨。子。攻。儒。之。文。以。證。墨。子。所。攻。之。制。即。孔。子。所。創。之。制。則。墨。子。之。刺。儒。家。也。明。言。其。法。周。而。不。法。夏。淮。南。子。亦。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背。周。道。而。從。夏。政。足。證。墨。子。所。攻。之。制。即。儒。家。所。用。周。代。之。制。墨。子。之。攻。儒。以。其。法。周。也。非。以。其。改。制。也。若。位。有。子。心。論。訓。云。夫。讓。以。為。禮。厚。葬。文。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之。此。立。字。不。搖。也。言。儒。家。與。論。語。立。于。禮。及。不。學。禮。無。以。立。之。立。字。不。搖。也。言。儒。家。信。此。制。其。為。堅。固。而。早。子。何。以。知。儒。家。之。法。周。蓋。儒。家。偏。于。崇。古。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荀。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儒。效。篇。韓非。子。曰。今。世。儒。者。之。說。皆。道。上。古。之。傳。舉。先。王。之。成。功。類。學。篇。墨。子。非。儒。篇。曰。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誦。先。王。之。言。以。亂。先。王。之。制。後。胡。氏。說。墨。子。非。儒。篇。曰。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

以。應。當。世。相。來。此。皆。儒。家。崇。古。之。徵。故。史。記。載。老。子。曰。孔。子。曰。子。言。老。子。人

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猶在耳。觀老子之所譏則儒家因崇古之故而並從古人之言。惟其崇古故儒者貴學見于孔子及儒家各書者指不勝屈論衡曰儒生以學問爲勞又曰能博學道古謂之上儒昭昭明矣。然儒家既貴尊古尤貴法周。淮南子要畧云。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此兩其字均指周公成康言。非指孔子言。言孔子以周代制度周代學術施教也。與墨家言儒家法周相符。故中庸記孔子之言。兩言從周。復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餘儒家之書言及文武之政文武之道周公之學者不勝縷舉。故孔子之脩春秋首用周正左氏傳發其義曰。王周正月。公羊傳亦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卽言從周之旨。故史公謂春秋褒周室也。且贊易則取周易而廢連山歸藏。刪詩僅存商頌。訂禮不廢周官。皆孔子從周之確證。惟上法堯舜之道。旁考夏殷之制。則又由周制以考其所出。兼以證明其異同。故韓非謂儒墨皆稱先王。又謂儒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取舍不同由于所見之書不同。及所持之義不同耳。是猶漢儒均尊孔子而有今古文之不同。宋儒均尊孔子而有朱陸之不同也。此

孔子法堯舜之證不得謂若孔子言殷因夏禮夏因殷禮此孔子兼考二代典

禮之證然欲觀夏道僅得夏時欲觀殷道僅得坤乾即歸此不過僅孔子參考

之書耳惟孔子畧于言夏詳于言殷亦有二故一以孔子為殷後故殷禮多得

之傳聞如正考父藏以示不忘本源之義一則孔子法文王文王事殷故所用

多參殷制即魯國亦然如公羊周公用白孔子擇其可考者著之篇册亦由儒

家崇古之念而生其所以無全書者則孔子有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閻氏有宋存孔子世家言伯魚生彼字子思嘗困于宋

之以與事實合接閻氏此論可謂入微蓋疑十年為之冰釋至宋氏翔鳳附會

然以本文語氣求之未必也蓋不徵者均不錄所謂信而好古也故知孔

子所持之旨不外法周及崇古二端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子雖

人言不廢言恆德則南國有徵于善人為邦則曰誠哉是言于隱居行義則曰

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考百官宰逸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此復禮為仁左氏以述也古志已所以不觀其所施于人管子以此古語三分天

止下有其二遺言也推此文也陳力就列空作耶而今人見孔子之書多言法周從

古與改制之說。歧乃別爲一說。以通之。有蜀人某者。以從周爲孔子早年之學。改制爲孔子晚年之學。以爲漢儒經學。凡古文家言。均主從周。此孔子早年之論。今文家言。均主改制。係孔子晚年之論。今且不必辨論其是非。但近人多以中庸說公羊。則中庸明係孔子晚年之定論。且係子思所作。何以中庸均言從周。且今人謂孔子晚年改制。均在反魯訂經以後。然據史記諸書。顏淵少孔子三十二歲。顏淵三十二而卒。淵卒之歲。孔子僅六十三齡。此時尙未反魯。遠在編訂六經之前。而孔子答爲邦之間。則又在顏子未卒之前。何以已有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之說乎。則謂孔子早年從周。晚年改制者。實屬無稽之言矣。昔明季之儒。欲合陽明于朱子。于朱子之學。稍與王學近者。不復考其爲何歲所言。均指爲朱子晚年定論。然近儒均辨其非。蓋朱學偶符于王。非真符于王。學也不得據爲朱子晚年定論。則孔學偶近改制。亦非言其改制也。不得據爲孔子晚年定論。故孔子者。早年從周。卽晚年亦從周者也。至所言或與周制不同。不過兼言古禮耳。若今古文之不同。乃文有今古之分。非制有今古之殊。本見

學辨古文不得據為孔子改制之證故從其學者亦以此說之不可乃孔子

所言之古均係偽託又據淮南子托之古末言此者必証之神農皇帝然僅手

言緯書明孝經緯道又曰與先王以托權今人據此以無符緯之實斧以之誅大義稱

無論亦必孔子謙詞即使繁露符瑞篇以此託手春秋正古之義公羊解詁之文

隱元年解詁云制正月假春秋假行軍以見上法今人均據為孔子托古改制

以為六經所言均係孔子所改之制不過托古以行言不必信之說即孔

子所言堯舜文王亦係孔子假託之辭儒家法孔子故託言法堯舜法文王不

知公羊作傳去孔子之世已遙另有故于春秋所言之事不明其顛末遂以為

經文假行事以見義例有所謂文與而實不與者又所謂行權反經者漢儒解

此傳者鮮施徵實之功又欲自飾其空疏乃舍事而言義以為此聖人之微言

不過托行事以見耳公羊之微言即史記所謂褒貶挹損舍褒貶而董何之說

生由是于經文之明顯者均視為隱語有只射覆然惟說公羊者為然耳近人

乃推此義說羣經使六經之書易為莊列寓言干典制人物之灼然可據者均

皆為偽託以真為偽同于戲劇不知儒家所言之古固指古言如孟子言古者

棺七寸明係指事物之進化而言周即僅言禮而不言古亦指古言如論語麻

易作結繩一節亦然何得謂之偽也純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禮字與今古不可徵徵之禮制故中庸言無徵弗信

若如今人之說則是無徵而欲求信也論衡曰儒者說不空生若如今人之說

則是儒說均空生也且公羊傳云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若文王

即孔子所托之人則此文亦可言繼孔子之體守孔子之法度矣其如孔子非

周王之祖何哉豈孔子不妨偽為周王之祖乎又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則未知

其為是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若堯舜

即孔子所托之人夫此文之君子既指孔子言則堯舜非孔子明矣若云孔子

樂道孔子之道孔子知孔子豈孔子有化身之術乎觀此二證則六經及儒書

之中凡有言及堯舜文王者均非偽託之詞不得視為郢書燕說蓋古非孔子

所偽託而制亦非孔子所臆改也乃今人又以王制為孔子改制之書然鄭君

五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三禮目錄云王制作在

秦漢之際。又鄭志答臨頌曰。孟子蓋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而盧植之稱王制也。則曰。漢文集博士所作。其說似較鄭君為尤確。夫周尺東田。明係漢制。故別古于今。且此篇義例。近于白虎通。乃采四代典禮而成。故其中所言。雜有虞夏商周之制。時博士僅治今文。故所言多。今文之說。而今人以其多。今文之說也。或據之以說公羊。定為孔子所改之制。或謂今文家言。均出于王制。王制為孔子所作。乃春秋之舊傳。故其說同于公羊。尤符于穀梁。不知王制首章言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與公羊家制爵三等不同。朱氏曰。王制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傳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賀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于孟子。孟子曰。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為殷制。順與孟子不合。蓋鄭欲通周官之說。致多。歷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易言謂王之制。又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與公羊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之制不同。何得以王制悉同於公羊。且王制言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鄭注以為即周召分陝之事。又言冢宰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古代宰為祀神之官。至周代而始尊。而周官經兼以理財。居太宰則冢

宰制國用亦用代之制足徵王制兼采周制非孔子所改之制也惟周制與古制並舉故鄭君注王制必證明某制爲殷禮並證明某制爲虞夏禮在當時均有所本而其注周官經也亦兼引王制正以王制之中亦有周禮其所引者皆王制所記之周禮若馬許注經不引王制固因王制爲今文家言然亦因其爲後出之書耳使王制果爲孔子改制之書何以董仲舒何修未嘗一引其文豈漢儒竟昧王制之所出必待千載後始闡其幽耶若謂穀梁悉合于王制則王制言庶人葬不爲兩止同于左氏公羊異于穀梁見五經義異又何說以自解乎故知王制之偶與公穀合者乃王制本於公穀非公穀本於王制非惟本於公穀也兼摭及四代之書三家之詩旁及爾雅孟子此因漢文之時二書均立博士故多言虞夏殷之禮今人見其多采詩書也送疑詩書本非古籍依王制而習穿鑿附會以證爲孔子改制之書其如立說之特摭何哉既以王制爲孔子改制之書並以荀孟二家均遵孔子所改之制故以孟子證公羊然孟子梁惠王篇言七八月之間旱趙注云周七八月也文公篇言秋陽以暴之趙注周之秋離婁篇言十一

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趙注云周十一月夏九月言七八月之間雨集注趙

云周七八月也則孟子所用者皆周正曷嘗舍周正而用夏止以用孔子行夏時

之制哉且公羊譏世卿善選舉今人所改指為孔而孟子之稱文王也則只仕者世

祿其以井田之制告滕文公也亦以世祿為王政之本則孟子不譏世卿公羊

言伯子男同位合公侯為三等今人所改之制王制言公侯伯子男為五等而

孟子則言公侯伯各為一位子男同一位合天子而為五等未嘗用制爵三等

之制也案孟子之說本於尚書列傳惟五分七惟三此本武王篇原文故班志

則王之制不言天子一人疑孟子子為用孔子位也故孟子之言不可

以之合王制今人疑孟子子為用孔子位也故孟子之言不可

王之不合何以同為周制而互歧若此不知一係周初之制一係周公之時滅殷代

百國甚多以初之廣諸侯之封上故有百里為孔子所改之制也然且孟子明云周

室班爵祿又言雖周亦助又引文王治岐之政則孟子不黜周孟子不黜周則

必不用孔子所改之制既不用孔子所改之制則孔子改制之說不足信也明

矣若荀子有王制一篇所言序官之法大致與周官經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

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政。豈得以爲孔子所改之制。如曰。荀子用孔子改制。何以李斯等不能行其制于秦。野如封國百里田且孟子明言法先王。荀子明言法後王。孟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荀言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而今人均誣爲改制。嗚乎。安得起荀孟于九原而質之乎。孔子改制之說。其不足信也。既若此。而今人所以昌其說者。亦自有故。蓋改制之說。本于讖緯。董子纂其說于公羊。以公羊有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一語。遂疑孔子不從周。又見公羊所言禮制。與他經不同。遂疑爲孔子所定。新王之制。復因張三世存三統之說。以推之。而新周故宋。黜杞之說。生夫張三世者。所以明人羣之進化。存三統者。所以存歷代之典章。授時爲古政古禮之一若如董子之說。則春秋既從殷之質。何以又有故宋之詞。既以王魯爲宗。何以又以新王卽孔子。其說本悍格鮮通。惟其悍格鮮通。欲兩通其詞。由是以公羊多微言。不過托事以見義。邵公繼興于董子之說。又變本加厲。然所說者。惟公羊未嘗牽合公羊之說。以證六經也。自近儒孔廣森治公羊。始以公羊之說證

孟子然于王魯新周之說則深斥其非若凌曙陳立之書亦僅由公羊考古禮以證殷周禮制之殊未嘗有穿鑿之說也自常州莊氏治公羊始倡大義微言之說蓋斯時考訂之學盛行儒者欲脫其範圍又欲標漢學之幟以自高見公羊家之學說最易于蹈虛且識緯諸書多與公羊相出入而董何之說具有全書其持論甚高其著書又甚易故劉宋之徒均傳莊氏之說舍古文而治今文舍訓詁而求義例並推公羊之義以證論語及中庸而源莫自珍襲其緒餘咸以公羊學自矜強羣經以就公羊習術至清凌雋無序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必鍛鍊而傅合之夫六經各有義例見於禮記經解篇漢儒說經最崇家法有引此經以證彼經者未有通羣經而為一者也蓋此經同於彼經亦有二故一則此經出彼經之後多用彼經之文如左傳用周官經以及王一則漢人多兼治數經故彼此互相證引如通公多通韓詩今文尚書通魯詩者多通穀梁傳通左傳者若如近儒之說則是六經之中僅取春秋而春秋三傳又僅取公羊凡六經之大義均視為公羊之節目

昔公孫祿謂劉歆顛倒五經今卽近儒之學觀之真可謂顛倒五經者矣然斯時仍無孔子改制之說也自變法之說盛行主斯說者乃取公羊家改制之說以古況今又欲實行其保教之說乃以儒教爲孔子所創六經爲孔子所作其有不不言創教改制者則目爲僞經夫六經皆先王舊典欲考古代之史事以證中國典制之起源觀人羣進代之次第不得不取資於經今以六經所言均孔子所僞託則古代之史失傳且既奉孔子爲教主崇尙孔子所定之制則凡政治與孔學不合者均將不論其利弊得失悉屏而不行則革新之機轉塞在創此說者固以爲此說一行必可轉移人民之視聽在創此說者不外欲以孔子而無如其立說之無根也豈足孔子自孔子爲聖人奚能預料今日之必行新法哉而無如其立說之無根也豈足此一時也藉成爲確當之論乎考孟子之論知言也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又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其今人孔子改制說之謂乎惟推其立說之源並考其立說之互歧以確證其失庶可以祛世人之惑耳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附錄焦循孟子正義說如左

趙氏佑溫故錄云。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周天子也。孔氏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趙岐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作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尙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勝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曾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素王

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絜以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卽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嘆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正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亦妖妄不足道。

案焦氏所引之說。足破孔子改制之惑。故並錄之。

附錄劉恭冕春秋說之言如左

公羊于隱元年傳云。王者孰謂。文王也。此卽新周之義。謂周之王始自文王。則後世子孫相繼爲王者。皆當如文王之所以爲王矣。能如文王之所以

爲王則新周矣。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舊者新之。即春秋新周之說也。孟子對滕文公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觀孟子此言。文王能新舊邦。故公羊傳言王必推本文王。其後宣王際夷厲衰亂之後。們身修行。致治中興。故春秋於宣謝災以新周美之。此必夫子微言。而公羊氏傳之。乃解者反以新周爲從王者後錄之。致夷周于杞宋。而謂王者得備三恪。此所謂彌近似而大亂真者非耶。

案劉氏不知新周當作親周。故仍依新字之義。解釋然不以孔子爲新王。又言孔子不黜周則固。卒確之論。故並錄之。

史篇

○○黃史倫理書

黃節著

對於家族之倫理

(續第八期)

祖先

對於祖先而有祀嗣續兩義吾國羣治所由盤桓於宗法社會而不

進者黃史氏曰此關於羣治一大端則以為對於祖先之倫理未詳也說文

曰宗尊祖廟也從示從示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始祖

世之祭故不遷始祖以下皆得各享其四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又曰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

輕一重其義然也倫理之對於祖先必異於對其父母而報先祖者首以祭

祀繁露曰古者歲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執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陸宗

主之仲春則祭仲夏則祭高祖為主曾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祖之衆

繼高之宗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祖之衆

衆繼之繼之宗之主之仲冬則祭秋則祭二代以考為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祖之衆

一歲而遍祭五宗與古書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則高宗形

所謂祖透宗易者異矣祭日數祭非也孔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形周曰經繁露之言祭義也曰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

而欲恭敬黃史氏曰苟其潔清恭敬則歲一祀焉而已可矣大傳曰自仁率

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親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

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

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

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注刑猶禮俗刑然後樂於戲充祭祀之道則始於親

親而成於禮俗蓋對於祖先之倫理進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曰舜之

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對於祖先以嗣續為重者也黃史氏曰以嗣續為重

是故一夫多妻之制視以為禮所宜然而皆美其名曰廣嗣續北魏元孝友

下悉合置妾表曰古者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

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非修繼嗣有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

人不幸生逢今世羣朝既共無妾天下殆皆一妻一妾人疆志廣娶則家道

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無子而一婦悉令充數
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一婦悉令充數
自絕無以血食祖父母請科不孝之罪離道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醫申妻
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金史
后妃傳序曰古者天子聚后三國來媵皆有姊妹夫上古人類未繁其爲嗣
几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也夫上古人類未繁其爲嗣
續計對於祖先之倫理此在宗法社會初期未嘗非一大要事也若夫人類
既繁宗法社會已完備則證之古聖人嗣續之義其對於祖先原不必自我
所生而後可以爲後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明示乎
同宗可以爲後則無取乎以嗣續爲多妻藉口者對於祖先之倫理抑進矣
族屬 爾雅釋親父之黨曰宗族別乎母黨妻黨言之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
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
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然則宗族之範圍止此已乎禮曰睦於父母之
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坊記注曰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爲燕食
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然則母黨亦可稱宗族顧共姓爲宗白虎通宗者
父之黨也故以宗族言自別乎母黨妻黨而言之大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

屬也。故以族屬言。則合父黨母黨。妻黨而言之。黃史氏曰。嚴陵方氏云。九族之外。謂之絕族。族絕即非其所屬。族屬云者。合父族母族。妻族言之。證之。今文家九族之說。其範圍不若是。與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神州舊說。失九族之義。謂上。湊高祖。下至玄孫。襲班固釋宗族之文。而遺其述九族之序。白虎通宗族篇曰。族所以九况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隘族屬之範圍。其有碍於倫理。使堯典親睦之誼。迄二千餘年。而不克光大之於戲。他日宗法社會進化。須知九族之義。兼言異姓有親屬者。詩王風葛藟篇正義曰。異姓有親屬者。則其對於族屬之倫理不遺也。其始諸此矣。其始諸此矣。

奴婢 說文曰。奴婢古之罪人。周官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稟鄭司農曰。謂坐爲賊盜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春人稟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藉也。神

州舊俗無所謂奴婢有之乃從坐而沒入者耳於戲均產主義不復行於
國則人類中不能無奴婢一倫吾滋痛爾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當
彼其時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周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賈人
掌民人之質劑蓋役於士大夫之家者如後世所謂官奴耳戰國秦漢以後
平民始得相買為奴漢書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刁問獨愛貴之桀點奴人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者皆免為庶人然若漢制嚴實人
五年夏五月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然若漢制嚴實人
法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唐律不
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韓愈狀曰臣往長州刺史日檢袁州界內
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與貼則猶
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依則猶
欲從古之道至若罪隸春臺之屬從坐沒入者猶必郵愛之是故漢制有殺
奴婢之禁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十一年二月詔曰有灼灸奴婢之禁建武
年八月詔曰敢有灼灸者為庶人其後立奴婢與庶民犯罪平等之律建武十
論如律免所灼灸者為庶人其後立奴婢與庶民犯罪平等之律建武十
除奴婢射傷又其後詔從沒者悉免為庶人後漢書孝安帝本紀永初四年
人棄市律傷又其後詔從沒者悉免為庶人後漢書孝安帝本紀永初四年

庶人黃史氏曰求之吾漢世蓋儼然有釋奴之風矣蒙古獸處中夏立不平等

之制度以待漢人其時乃有所謂驅口者有所謂轉賣者有所謂標撥者有

所謂抄估者陶宗儀輟耕錄曰蒙古色目人之威獲男婦而所生子孫總曰驅

奴婢又有曰紅契買者則其原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不有估送

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奴

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過犯杖凡此種種苛辱皆以待我皇漢之遺民

而待蒙人則否悲夫其尤可痛者則視奴婢等於牛馬著之于律輟耕錄又

宰牛馬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等於牛馬無異哀哀遺民受此奇毒以擬黑奴續

天不是過也有王者起當首復漢唐之律立買奴之禁顧炎武曰士大夫之

家所用僕役令出貲雇募說文僱字曰均直也苟不繇此則對於奴婢之倫

理苛虐既失之寬縱亦失之乃無寧而有取於袁氏之治家袁氏世範治家

詳多黃史氏曰斯下矣吾言而有效則奴婢之名可以不設乎黃史氏曰他

日倫理得大進化對於奴婢者復有兩事在實行一妻之制非除置妾之例

而不得而先之以唐甄之去奴唐甄潛書有去奴於戲則吾言效矣（本章已完）

而平

○○戴震傳

劉光漢

戴先生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生具異稟。十歲始能言。就傅讀書。過日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節。問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述。卽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識者知其非常人。年十五。普讀羣經。每字必求其義。好漢許氏說文解字。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存于今者。參互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詰由是盡通。前儒之說。年十七。卽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能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故其言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道。乃能得之。是則先生之學。以小學爲入門。故所著之書。亦以小學書爲最先。嘗作六書論三卷。謂轉注猶言互。

訓許君以考老示轉注之例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
緝纏其他或分形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觀說文訓考爲老訓老爲
考故序中論轉注舉之大抵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
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義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
是而推之於用則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
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其涯畧見于答江慎修書六書論今未見
論小學書一篇發明此義江氏得其書又作爾雅文字攷十卷復以訓詁之學

謂衆說紛紜此爲定論誠無以易也
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曾以方言之字校說文或以字爲綱以方言
之字傳說文之字或以訓爲綱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又或以聲爲主以方
言同聲之字傳說文可謂同條共貫之學矣嗣又校正方言十三卷正訛補脫
疏通證明一仿邢氏疏爾雅例卽今聚珍殿所刊之本也然音韻之學較訓詁
之學尤精嘗以訓詁必出於聲音當據聲音求訓詁成轉語二十章以爲言出
於口聲音以成而抑揚高下各不同以喉齒唇舌之音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

備蓋即中國字母之濫觴也。

先生成此書在二十五歲時孔氏序戴氏遺書則云未見蓋此書失傳已久惟自序一篇尚見文集

中蓋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聲論反細圖後諸篇又著聲韻考

四卷凡韻書之源流得失皆彙括其間時江慎修作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

之字母音等又箸古韻標準嘯先生商訂先生舉艱鯨二字以證字從偏旁得

聲特江氏分古韻為十三部嗣金壇段氏又分古韻為十七類先生折衷其間

謂亭林作音學五書於古音有艸創之功江段之書皆因而加密段氏分支脂

為二自為卓識然得失互見乃作聲類一書析聲韻為九類類各為卷於今音

古音無不兼綜彼此相配四聲一貫而反切之學大明其撰述大義具見於與

段若應論韻書小學家咸奉為圭臬云繼潛心典章制度擬作學禮篇取六經

禮制之糾紛者事各為類折衷眾說萃為一編雖所成僅十三篇即冠服記得

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褐衣襦褶之屬記冕弁服記冠衰記括髮免然銓釋禮

制以類相求簡約詳明遠駕江氏禮書綱目上弟子興化任大椿本之作為釋

繪數篇蓋用先生之例云先生所著之文又有春秋即位改元先生說典制之

書。復。有。考。工。記。圖。注。齊。召。南。日。為。奇。書。先。生。治。經。之。暇。兼。留。意。天。文。算。法。先。成。
籌。算。一。書。列。乘。除。次。列。命。分。次。開。平。分。次。列。等。式。畧。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
術。成。秩。以。備。治。經。之。用。後。更。名。策。算。孔。氏。繼。涵。取。以。附。九。章。算。術。謂。凡。學。九。章。
者。必。發。軼。於。此。又。作。釋。天。四。篇。以。堯。典。璇。機。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命。
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曾。以。璇。機。玉。衡。乃。古。代。觀。天。之。器。漢。後。失。傳。爰。詳。其。制。
於。釋。天。之。末。復。命。工。仿。造。現。藏。曲。阜。孔。氏。家。繼。作。勾。股。割。圖。記。三。篇。善言精神
割圖記三篇不必要注。就。本。文。亦。可。了。然。釋。準。望。一。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咸。足。稗。疇。人。之。用。後。合。九。
篇。為。原。象。列。為。七。經。小。經。之。一。云。秦趙田輯五禮通考於觀象授。時。一。門。詳。載。先。生。之。說。其。所。校。之。書。復。
有。周。髀。算。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
經。嘗。謂。周。髀。算。經。即。古。蓋。天。之。法。自。漢。迄。明。皆。主。渾。天。惟。歐。羅。巴。人。入。中。國。始。
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圖。即。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
即。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是。為。寒。暑。推。移。隨。
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冬。方。

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歷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卽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臯古數學自此大明先生又作歷問一卷古歷考一卷然先生之論地學也亦發前人所未發蓋近儒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胡臚明閣百詩錢竹汀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國其叙水經注云因川源之派別定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又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脉絡而汾之東西山爲幹爲支爲來爲去俾井井就序水則以經水統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又攷其例作水地記欲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以山川爲綱凡古今郡國之地望悉依山川而定雖僅成一卷自崑崙起至太行止孔氏刻之叢書中然以山川定郡邑則固地學之精言也又校勘水經志一書謂水經注向無善本乃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

統注注必統於經以正經注之互譌亦爲先生之卓識別著幾輔安瀾志以大
川統小川以今水證古水其體例一仿水經別修汾州府志及壽陽縣志又于製地圖書方
計里用晉斐秀法以里數之遠近定北極之高下惜書本失傳則先生研精地
學乃地理家致用之學也殆及晚年窮究性理之本原先著原善三篇以性爲
主以仁義禮爲性所生顯之爲天明之爲在實之爲化順之爲道循之爲常曰
理合此數端斯名曰言又由性生材因材施教亦成爲善人性既善則行於心
者爲誠信應於事者爲道德又作孟子字義疏證以爲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
才言誠言權言仁義禮智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視孟子
字義開示來學謂區而別之是謂理血氣心知是爲性智德所別是爲才人倫
日用是爲道生生之德是謂仁義禮該於仁智該於仁義禮據其實而言則曰
誠就輕事而言則曰權字各爲篇篇各數千言然其辨析最精者則天理人欲
之說也自宋儒講學以爲天理與人欲不兩立惟人欲淨盡斯天理流行先生
力斥其非謂古人所謂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必求之人情而無憾然

後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於欲中。蓋一人之欲。即千萬人所同欲也。自宋儒以意見爲理。舍是非而論順逆。然後以空理禍斯民。故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別有答彭進士允升書。以證宋儒之學。出于釋老。與儒家之言不同。使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又作大學中庸補注。皆存鄭注而補之。與原善疏證二書。互相印證。尚格物親民中和諸說。尤足補先儒所未言。則先生之言性理。殆所謂特立成一家言者。與蓋先生之學。先立科條。以審思明辨。爲歸。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復能好學深思。實是求是。會通古說。不尙墨守。而說經之書。厚積薄發。純朴高古。雅近漢儒。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庶得其源。既而悔曰。義理即考覈文章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又答方濬原書曰。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先求其日。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之文。烏視其非藝歟。先生有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故凡守一說之確者。當終身不易。又曰。讀書當識其正面。背面好學。當得其條理。得其

條理則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無不可爲。蓋先生治學之功。背于斯乎。在先生少貧。以謀徒爲業。繼乃橐筆。讀書往來燕晉閩越間。數更府主。卒以供職四庫館之故。官翰林院庶吉士。生於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年僅五十有五。先生既歿。段玉裁彙其學行。輯爲戴氏年譜。謂先生合義理。考覈文章。爲一事。浩氣同盛于孟子。精義上駕乎鄭朱。修詞俯視乎韓歐。識者以爲知言。其所著書。尙有屈原賦注。詩補注。及文集若干卷。子一名中立。

劉光漢曰。戴先生之學。出於婺源江氏。特由博反約。與江氏稍殊。厥後訓詁之學。傳之高郵王引之。典章之學。傳之興化任大椿。而義理之學。則江都焦循能擴之。故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則發揮光大。固吾郡學者之責也。方先生之沒也。京師人士。共製輓詞。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雖譽或過矣。然探賾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自桐城姚鼐以宋學鳴於時。爲先生所峻拒。因集矢漢學。桐城文士多和之。致毀失其真。嗚呼。夫亦不自量之甚矣。

史篇

○○史學稗論

(續第十一期)

陸紹明

地理之學可爲各種學問之益助而研究史學者更不可不知也。地理之史幾令人望洋而歎於地理志類之外。又有所謂河渠之屬邊防之屬山水之屬古蹟之屬雜記之屬遊記之屬外紀之屬皆爲研究史學所不可少者也。試申言之。桑欽水經經緯分明。後魏酈道元註釋其文。卷帙浩繁。晚近沈炳巽因之作集釋。訂訛據明。嘉靖間所刻水經注而博考諸書。參以己意。辨證同異。爲之銓釋。趙一清又因之作注釋本。全祖望之說區別原本。注中有注。以便循覽。宋之單錡著吳中水利書。究心水利。積三十年。據所目睹。著爲此書。蘇軾嘗爲奏進。上不能用。而明夏原吉周忱祖其遺法。以成厥功。據軾進狀。稱其有圖。今見其書。圖已佚。脫宋之魏峴觀它山之水灌溉七鄉。迫於江湖時。反爲患。遂請於府重修。唐時之堰以捍吞天浴日之濤。因作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上卷記水。

之源。流堰之規制。下卷載前人之碑記。名士之題詠。元之沙克什著河坊通議。或作贖思所著者誤。書分六門。門各有目。凡物料工程。丁夫輸運。以及安椿下絡。壘埽修堤之法。無不畢備。元之王喜著治河圖畧。首列六圖。各附以說。又繫治河方畧。及歷代決河總論二篇。明姚文灝著浙西水利書。大旨以南直隸之蘇州松江常州浙江之杭州嘉興湖州環居太湖。最爲卑溼。圍田掩遏。則水勢無所發洩。而塘港溼塞。因輯宋以來論浙西水利者。纂爲此編。明潘季馴著河防一覽。卷分十四書。之次序殊爲井井。首敕諭圖說。次河議辨惑。次河防險要。次修守事宜。次河源河決考。各一卷。次前人治河之議。與明代之奏章。共九卷。求其大旨。主於束水以刷沙。明歸有光以吳中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自汪洋不爲患有鑒於此。因作三吳水利錄。前人議論編輯七篇。又獨具心裁。總論水利。附諸於後。藉以發明明謝肇淛著比河紀。河道諸圖。布列卷首次分八紀。條理分明。又比河紀餘四卷。山川古蹟古今題詠。搜羅殆盡。明陳應芳著敬止集。芳以秦州之人。言秦州水利。故以桑梓敬止之義爲名。

集當時奉疏公牘彙成是編又岡附六頁論繫十三明張內蘊周大韶合著三吳水考文辭蕪穢殊不足觀但源流利弊載記詳明明張國維著吳中水利書首列總圖以明七府水利次論諸水源委無不臚陳縷載晚近之士效前人所爲而爲者亦爲不乏萬斯同著崑崙河源考穿穴古書獨具卓識薛鳳祚著兩河清彙鳳祚精於天文亦究心地地理是書率有實徵惟欲復海運一論全爲臆斷書分八卷折衷精確張伯行著居濟一得八卷前七卷論東省運河疏證最詳末一卷爲河漕類纂僅存梗概靳輔著治河奏績書四卷卷一爲川澤考漕運考河決考河道考卷二爲職官考堤堰考及修防規制卷三爲章奏部議卷四爲疏濬事宜皆非書生見解紙上空談而藉以閱歷以成是書陳儀著直隸河渠志僅舉所見形勢侃侃而談而徵考古蹟非其所長傅澤洪著行水金鑑總括古今臚陳利病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人事得失地形變遷無不言之鑿鑿條析分明言水道者觀此一編足以見四瀆之大概齊召南著水道提綱召南以酈道元水經注詳北畧南黃宗羲今水經詳於南而略於北乃作此書以矯

前弊考其書以巨川爲綱而以所會衆流爲目大旨以今日水運爲主而陳言古蹟不屑牽合附會翟均廉著海塘錄載記浙江海塘形勢由漢至今無不臚載書分八門洵屬詳瞻此皆河渠之屬也明胡宗憲者籌海圖編南北沿海衝要日本入貢入寇始末及戰守經畧一一詳備或謂此編爲嘉靖中備倭而作亦有見也鄭開陽雜著十一卷明鄭啓汎得其遠祖若曾遺稿十種合爲一編考六遺稿卷目曰萬里海防圖論曰江防圖考曰日本圖纂曰朝鮮圖說曰安南圖說曰琉球圖說曰海防一覽圖曰海運全圖曰黃河圖議曰蘇松浮糧編此十種成一偉書宋吳若陳克著東南防守利便論事詳實文亦條暢元曾三英著南北籌邊考南之攻北其人有九諸葛亮紀瞻褚裒元溫劉裕宋文帝陳顯達沈慶之吳明徹是也北之圖南其人亦有九曹操魏明帝羊祜苻堅拓跋太武孝文元英邢辯北齊是也人爲一論論指一事皆援昔以證今因迹以求心卽成而究敗考古有法且具心裁唐李德裕著西南備邊錄考其書有十三卷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總目亦止載一卷豈嘉祐以前已亡逸乎宋鄧嘉

歐。著。志。取。秦。漢。以。來。凡。史。傳。所。載。變。事。皆。著。於。篇。九。志。一。圖。義。例。明。
時。著。海。國。圖。志。首。列。籌。海。篇。議。論。精。闢。識。見。獨。超。此。皆。邊。防。之。屬。也。
李。冲。昭。著。南。嶽。小。錄。首。列。五。峯。三。澗。次。敘。宮。觀。祠。廟。壇。院。之。屬。而。以。歷。
傳。道。飛。昇。之。跡。附。之。雖。黃。冠。白。彭。其。教。不。足。爲。據。第。山。志。之。中。推。是。書。爲。最。
古。亦。圖。經。之。所。宜。徵。也。宋。陳。聖。俞。著。廬。山。記。原。本。五。卷。併。冠。以。圖。今。僅。存。前。三。
卷。考。聖。俞。謫。官。南。康。時。與。劉。渙。以。兩。日。之。力。徧。游。廬。山。因。取。渙。嘗。所。紀。錄。編。爲。
此。書。皆。所。目。睹。考。證。精。核。宋。倪。守。約。著。赤。松。山。志。金。丹。羽。化。洞。天。瓊。宇。以。及。藝。
林。金。石。無。不。搜。采。詳。博。考。其。體。例。仿。用。縣。記。後。之。記。山。水。而。用。縣。記。體。例。者。實。
法。於。此。明。田。汝。成。著。西。湖。游。覽。志。名。爲。游。記。實。重。事。跡。足。備。史。家。之。考。核。其。又。
著。志。餘。二。十。六。卷。於。南。宋。軼。聞。分。門。載。記。明。張。鳴。鳳。著。桂。勝。桂。故。兩。書。桂。勝。以。
記。山。水。援。引。諸。書。附。以。詩。文。於。石。刻。題。名。之。類。搜。羅。尤。詳。桂。故。以。記。故。實。書。分。
六。門。近。於。志。乘。晚。近。蔣。溥。著。盤。山。志。以。僧。智。樸。舊。志。冗。蔓。殊。甚。乃。雜。綴。八。門。載。
記。有。緒。晚。近。梁。詩。正。著。西。湖。志。纂。提。綱。絜。領。包。括。無。遺。此。皆。山。水。之。屬。也。後。魏。

楊銜之著洛陽伽藍記考魏自太和以後洛陽佛刹甲天下永熙亂後銜之行役故都感懷興廢因捃拾舊聞追叙故跡文詞秀逸且多軼事書僅五卷頗資考證唐陸廣微著吳地記原本散佚後人鈔合以存其書多所竄穴廬山面目以致不存宋宋敏求著長安志是書於長安古蹟城郭宮室山川道里津梁郵傳言之甚詳其坊市曲折及唐時士大夫第宅所在一一能舉其處山水載記中之最精核者也宋李格非著洛陽名園記詳記別墅洵屬雅飭宋程大昌著雍錄考淳熙間關中已久爲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關中險要尤爲注意蓋作是書時孝宗方有陰圖中原之志大昌著此書有意存焉宋鄧牧著洞香圖志書分六門猶屬可觀元李好文著長安圖志尙有遺憾明李濂著汴京遺跡志以歷代都會皆有專志惟汴無之乃捃拾舊文編次成帙義例整齊引證亦具有根據明吳之鯨著武林梵志大觀古刹多所載記亦洛陽伽藍記之流也後附天朝寵錫宰官護持古德機緣歷代勳績四門不出地理載記之積習晚近亦有效之者陳宏緒著江域名績二卷上卷爲考古下卷

爲證。今敘次考證頗有可采。惟好載雜事。時參小說。是其一瑕。顧炎武著營平二州地名記。洵屬詳明。高士奇著金鼈退食筆記。考士奇以康熙甲子入內居太液池之西。朝夕往來。訪求前明故蹟。記其梗概。鄭元慶著石柱記箋釋。注釋尙詳。此皆古蹟之屬也。晉嵇含著南方草木狀。載草木果竹種分八十。敘述簡雅。洵爲可觀。梁宗懷著荊楚歲時記。考其人爲楚人。故述其鄉之士俗。著爲此書。唐段公路著北戶錄。嶺南風土。載記賅備。其於物產考。据尤詳。其注亦頗典贍。不下原書。唐莫休符著桂林風土記。敘述風物。甚屬雅贍。所載諸詩亦多。他書所略。唐劉恂著嶺表錄異。所敘物產風土詞屬。古雅於蟲魚草木訓詁名義尤爲精核。蓋於圖經之內。兼有蒼雅之學焉。宋宋祁著益部方物畧記。累贊於圖。并注形狀。今圖已佚。贊注尙存。文詞古雅。仿效山海經贊。宋范致明著岳陽風土記。不分門類。隨記成卷。於郡縣沿革川原改易故蹟存亡考證。特詳。宋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考其於南渡之後。追憶汴京之盛。不釋於懷。以作是書。都城坊市及典禮儀衛靡不記載。雖畧大識小未免淺陋。而朝章國典實多雜見。

於其間。宋張敦頤著六朝事跡編類考。其書爲補金陵圖經而作門分十四引。據詳核其碑刻一門尤資考證。惟書名六朝而南唐北宋之事往往闕入。名實不符。是足憾耳。宋王十朋著會稽三賦三賦成書。考其三賦一曰民事堂賦二曰會稽風俗賦三曰蓬萊閣賦詳言風土。宋龔明之著中吳紀聞。探吳中故者嘉言善行及風土人情。爲圖經所未載者彙爲一編。體似小說。足補地志。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敘述雅正。無夸飾附會之習。宋周去非著嶺外代答。考去非自嶺外歸。有問其風土物產者。則著此書示之。代應對也。其邊帥法制財計諸門。足補正史所未備。宋吳自牧著夢梁錄。南宋舊典敘述詳備。而拙於詞藻。時雜鄙語。宋周密著武林舊事。考其於宋亡之後。追述軼聞。如呂榮陽雜記。而加詳。如孟元老夢華而近雅。元費著作歲華紀歷譜記。蜀中節候風俗。自元旦至冬至。無不臚載。殆仿荆楚歲時記之體乎。元陸友仁著吳中舊事。軼聞故蹟。掇拾猶詳。元高德基著平江紀事。吳中故實。采掇猶廣。他若神仙鬼怪。諛謔。問有採入。爲例不純。學者譏焉。明陳士元著江漢叢談。楚地故實。搜探有法。衆說異同。一時采入。各設問。

答疏通證明何宇度著益部談資記蜀中山川物產及歷代軼事考其體例不似圖經名曰談資於實相副是則地志之支流掇拾之末學也明曹學佺著蜀中廣記大致似通志而所分十二門則多類雜記採掇繁富足資考核晚近效之者亦有其人孫廷銓著顏山雜記考廷銓家於益都顏神鎮採其地舊聞新事輯爲此書敘述瑣屑工於造語周亮工著閩小紀閩中物產民風敘述有次時參論斷亦甚名雋吳綺著嶺南風物記敘嶺南風物縷述不支宋俊增補江閩刪訂更覺綱舉目張簡雅無匹此皆雜記之屬也宋張禮著游城南記考其於元祐元年與其友陳微明游長安城南訪求古蹟因作是書而自爲之注辨證頗詳元納新著河朔訪古記載山川古蹟皆今日輿記所未詳明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記考其好游足跡幾徧天下嘗西行數千里是編皆其紀游之文此皆游記之屬也宋釋法顯著佛國記考其於晉義熙中自長安游天竺經歷三十餘國歸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成此書山川道里足資考證宋徐兢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地理風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儀文往來之道路靡不

具載所繪諸圖自南宋時已佚。宋趙汝适著諸蕃志所言皆海外諸國與宋史外國傳相出入。史詳事蹟此詳風土物產。宋朱輔著溪蠻叢笑考溪蠻卽武陵五溪蠻也。輔嘗官其地據所聞見作爲此書。明董越著朝鮮賦例仿謝賦又自爲注與傳相符信而有徵。明黃衷著海語書分四門語多不經明張燮著東西洋考體例與道汝括諸蕃志相同。明西洋艾儒畧著職方外紀絕域土風條載詳明爲自古輿圖所不載。萬國全圖羅列卷首四海總說附之於後。地分五洲大旨不悖。明鄭露著赤雅載記徭事未免塗飾而敘山川物產亦屬簡潔。明時朝鮮人作朝鮮志首述疆域沿革爲一書之綱領其載古蹟多雜神怪案其體例近於小說。晚近陳倫炯著海國聞見錄二卷上卷八論下卷六圖事事得諸閱歷確有據焉。此皆外紀之屬也。河渠邊防山水古蹟雜記游記之類。研究中國史學所不可少。外紀一種研究外國史學所不可少。以吾所讀者縱論及之於地理之學得一失十知所不免也。

（未完）

○○戴望傳

劉光漢

戴先生望字子高。湖州德清人。倜儻有大志。初致力於考據詞章學。繼從陳碩甫。宋于廷。游。通知西漢經師家法。嘗本劉先生述。何宋先生發微說。以公羊義例釋論語成論語注二十卷。其自序曰。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既不行。當留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夢奠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逮至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日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考。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悽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次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

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冲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畧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乃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隱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旨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爾又以顏元李堪學主實用。竟湮沒不彰。條其言行及師承。成顏氏學記十卷。其自序曰。望年十四。於敝麓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崑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

陳搏壽匪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昇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遊。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搗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慙焉如己。爰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鷺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搗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携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旣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

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源。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箸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蓋先生治學。嫉視宋儒。有若大敵。人雖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詩有曰艱危觸處見生春觀。由西漢之微言。上窺三代教學成法。吾獨傾心大詩云鉅儒二百載林立此可見。由西漢之微言。上窺三代教學成法。吾獨傾心大詩云鉅儒二百載林立學一天。爲微言。大義。學實則欲推經學。而施之一用也。殆師淑常州莊氏者。與學。莊氏。徐。取。讀。之。一。豈。發。悟。於。先。生。及。宋。先。生。書。若。有。神。悟。迥。然。於。吾。生。之。晚。

不獲侍先生也蓋劉宋皆莊氏之弟子當此時湘軍甫克金陵公卿慕儒術者多僞託宋學以投

時尙博聲譽先生壯罹兵阨客游江南其所講肄多與世違一時卿士大夫雖

躋先生雅才之右及論學輒悟齟不相合而先生特立獨行竟以此不克伸其

志常繪夢隱圖以見意然先生非無意時事者潛心兵農禮樂之學曉然於民

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國政之失平嘗謂舜禹有天下咸與天下共之

未常以己意與其間論語二節注文又謂毀生於造惡譽生於造好惟驗以民言

斯好惡出於公論語毀誰譽章注文其精理粹言一於論語注發其微迨及晚年

日茹口口之痛謂後世兵不知學斯盜賊夷狄甬逐於天下注仲伊握喜誦薑

齋亭林遺書以發揚幽潛為己任嘗作亭林像贊稱爲明職方又曰於明儒書

刊禁目者博采旁收隻字片言珍若拱璧如廣陽雜記熊謂觀其遺物輒悠然

有故國之思記明地尤留心明末野史獲書數十種擬網羅散失輯為續明史

一書蓋以近世所輯明季史書無一直惜有志未逮僅成記蔡氏二列士數篇

蓋先生睠懷勝國有明季遺民之風慨冠帶之沈淪劉戡山祠堂詩昭陽秋之

直筆魯王廟詩曰儻法陽尤嫉視湘軍諸將帥方口口口刺口口口先生適居

金陵聞其報拍案稱善目口口為英傑嗚乎此可以觀先生之志矣先生於亭

古之集皆別求先生善談辯精校勘於書工小篆於詩工五言惜遽隕天年未

盡厥才卒於同治十二年年僅三十有五妻凌氏無子其所作書尚有管子校

正謫慶堂文集若干卷聞尚有古文尙書說惜未成書

劉光漢曰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制久湮晚近

諸儒振茲遺緒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為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啓之一為

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

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闕六藝家法不復以章句名物為學凡經義晦

蝕者皆一一發其指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况復明華夏之防茹口口

之悲蟄居維誦不欲以曲學進身亮節高風上躋顏李豈若近儒詰麟經者飾

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

○○黃史列傳

黃節著

唐珏謝翱傳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力學聚徒教授營瀆瀧以養母宋德祐二年蒙古兵入臨安伯顏劫帝及太后北去閱三年景炎二年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怙恩橫肆勢燄燦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明年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利宋殯宮金玉又西番僧回回俗以得帝王髑髏爲可以厭勝致富乃發趙氏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皆棄首草葬聞珏時年三十有二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平日未嘗相往來今若是將何爲珏泣然具以告曰我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暴露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斯義事也今無有知之者然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發將奈何珏曰予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以相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匱六複黃絹囊各署其表

日某陵某陵夜分往收之。薙地以藏。詰旦事訖。出白金遺諸少年。戒勿泄。越七日。楊璉真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浮屠名之曰鎮南。杭之遺民悲戚。不忍仰視。蓋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珣瘞骨後。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間髡形。南面欲起語。野磬尙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紀其事為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於戲令百世以下讀其詩者。為之掩卷流涕可哀也。

諸陵寢時林故為杭句者背竹蘿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羅中林詩銀作兩
 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

一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其詩有年年中作十首其
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一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其帖落誰
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奉香
上來又有冬青花一怨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
上又雪飛根雲氣龍所藏尋常山竹裂又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會禮之萬年觴底
月微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又首曰君不見羊之馬之月露
一轍耕石裂載羅雲著唐玉潛傳并及鄭元祐著林景曦傳兩錄其詩陶九
成轍耕石裂載羅雲著唐玉潛傳并及鄭元祐著林景曦傳兩錄其詩陶九
微有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唐傳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士詩而
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唐傳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士詩而
作冬青詩去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如此以疑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一
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枯瘁作如此以疑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一
事豈相方起謀固時有之矣云云予采是詩入於唐傳則猶九成所論植冬青之
志不相知會理固時有之矣云云予采是詩入於唐傳則猶九成所論植冬青之
多異又獨何耶然予采是詩入於唐傳則猶九成所論植冬青之
篇一再稱君明然以冬青事屬之玉潛則更有說謝臯羽冬青與鄭元祐所記
無可疑者予故從之并附林事於此論者謂爾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

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與雲羅
唐傳而丘既毀家取義發陵事尋亦為蒙會所聞掉首禍者比焉山陰人始藉
藉傳丘事義聲震吳越間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延丘於賓館一日問曰吾

渡江間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既知珏卽其人則大駭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納拜有謝翺者與珏友善嘗感珏事作冬青樹引

謝翺字臯羽閩人父鑰性至孝事春秋學著春秋衍義左氏辯證朝世其業咸

淳初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間倜儻有大志胡元破宋虜帝后北去丞相文天

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長掛

詣軍門署諮議參軍已而別去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

之間行抵句越句越之人不知其爲天祥客也既聞天祥且死悲不能禁過唐

珏於越揮涕道發陵事作冬青樹引其辭曰冬青樹山南陞九日靈禽居上枝

張孟兼曰山南陞者山之南邊也靈禽者鳥也陽精也精爲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日者君之象也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

九泉護龍髓張孟兼曰星在寅也恒星盡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張孟兼曰

者在位人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

下起靈禽啄粟飛上枝張孟兼曰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

此今木陵寢既獲安矣故援此以既復與珏別去嚴有子陵臺孤絕千尺天涼

風急。鞠乃挾酒登臺。賦招魂之歌。為位以哭。天祥作西臺慟哭記曰。始故人唐

宰相。與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張孟兼曰。按文公丙子

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起。州謀入衛道。不通。三月。後

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

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張孟兼曰。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

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

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

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

焉。張孟兼曰。按乙亥。文公募兵于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公

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公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又後四年。

而哭之於越臺。張孟兼曰。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句越。行。又後五年。

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張孟兼曰。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年始十七。後

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年者。蓋先是一日與友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

買榜江溪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

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張孟

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惟三人同又

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睽焉

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池淳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張

君及有江山人物睽焉若其乃念其也喪亡而思親之不可見可乃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囓焉食

歌闕竹石俱碎張孟氣曰按本鳥南方宿也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火正或食

方風過公墓有詩懷之曰於是相向感喑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

始驚予哭云適有運舟之過也孟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

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

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

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

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游亦良偉，其爲文辭，因以達意，亦誠可
悲。予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
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
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張孟兼曰：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昔如季漢月
表皆采獨行做秦楚之際，余未得而盡見也。
谷登後二十六年於戲其旨隱，其辭哀，又不欲以元正紀年，則必溯乙丑二十
六年後何者？黃帝甲子忽然中絕，使羣胡盜我正朔，當是時且數十年而鞞獨
哀之，生口之世，其有覩於日月如鞞者，寧獨以一哭已乎？然其志汗漫超越，浩
不可禦，觀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所至卽造游錄，游倦輒憩浦陽
江源及陸之白雲村，尋遺民方鳳，吳思齊吟詠晝夜不輟，慕屈原以晞髮，自命
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遺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
出入風雨中，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晚倡汐社，蓋取諸潮汐，期晚而
信，慨時降交，靡耆舊零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爲許劍錄，思集同志姓氏，年爵
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且欲爲文塚，瘞所爲橐

於子陵臺南自宋之南遷河北萬里蕩爲獸窟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常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黑棧偏江淒然淚下翱獨想望中原爲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以寫太祖造基之偉俯仰之間以爲陳迹當時樂府猶傳之甲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寓公於杭遣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故老猶有存者咸自詫見翱晚乙未以肺疾死年四十有七無子重校語妻劉收骨及所爲文授方鳳吳思齊明年鳳等窆以文槨葬之於子陵臺南作許劍亭伐石樹表於墓曰粵謝翱墓蓋翱嘗入剡見戴顓墓表云然門人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隳髮處士黃史氏曰予傳唐丘謝翱錄其詩及其所爲文曰其所以傳二子者賴有是與曰非也二子之誼可感也予聞胡元初西僧發穆陵餞理宗頂骨以爲飲器明祖遂羣胡洪武二年手救李善長遣使北平索理宗頂骨於西僧汝訥歸之穆駿一時紀其事者多咏歌之予悲乎中國無人予旦暮莫遇明祖猶或得其人如二子者與咏歌之其諸林霖山王脩竹鄭朴翁羅銑其人與其人與黃史氏曰雖然十七廟之不食唐丘父之然若謝翱天下事亦寧可以一哭了也於戲

史篇

○○史學稗論

(續第十四期)

陸紹明

溯自四史昉於有熊。五史建於蒼籙。麟經一編冠冕諸史。龍門一史伯仲六經。班范而後代有史才。第吹霜噴露入地。上天事失其實。往往有焉。考厥原由。半陷於勢。莫不愼取前言。往行之類。恐蹈借古彈今之弊。穢史相承。謗書亡有。正不如稗官野史。直宗董南。專家小說。義得馬班。無忌諱頌揚之格。有直陳暢叙之體。縱間有海市蜃樓虛實參半。亦體例之應爾。真偽之易辨也。讀史之餘。宜兼研究野史。涉獵小說。夫亦可使廬山面目得以彰明者矣。凡野史小說。汗牛充棟。今舉有助史乘者。試陳梗概。世說新語。宋臨川王劉義慶所著。考其體裁。搜羅軼事。由漢至晉。瑣語畢載。探掇賅博。爲說部之大觀。叙述名雋。爲清言之淵藪。梁劉孝標爲之註。徵引富有。多所糾正。朝野僉載。唐張鷟所著。考鷟歿於元宗時。而書中有敬神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掇拾成編。李唐軼事無不

縷載但瑣屑猥雜殊不足觀唐李肇之國史補記開元長慶間雜事凡二百五
條鬼神夢卜津津樂道紀事實以探物理辨疑惑以示勸戒采風俗以助談笑
是書在唐宋說部中最爲近正唐劉肅之大唐新語所記唐事起自武德迄於
大歷以類相從門分三十考諸唐志列於雜史其中諧謔一門洵屬猥雜明皇
雜錄二卷補遺一卷唐鄭處誨著天寶軼聞載記最詳考其卷數與晁公武讀
書志所載合而葉夢得避暑錄話所引盧懷慎好儉一條今本無之則尙有所
佚脫也唐趙璘之因話錄考其體例五音分部第一卷爲宮部載記帝王第二
三卷爲商部載記公卿百僚第四卷爲角部載記人民第五卷爲徵部載記典
故附以諧戲第六卷爲羽部雜述諸物而瑣事無所附麗者亦併入焉唐人說
部推是嚴整大唐傳載一卷由武德至元和雜事多所載記公卿言行大半采
入新唐書所採用而詼嘲語言時有所見此則小說之本色也唐張固之幽閒
鼓吹考其所記皆中唐事語有深旨有關勸戒松窗雜錄一卷所記唐事明
皇最詳其內有言及蘇瓌有子李嶠無兒通鑑考異斥其誕妄其信然也雲溪

友議唐范攄所著考摭居於若耶溪一名五雲溪雲溪名書不沒其地觀其大
槩詩話居多條分六十題標三字玉泉子一卷唐代雜事多所採入與因話錄
尚書故實諸書相爲出入雲仙雜記十卷古人佚事搜羅獨新每事援引注明
所本依託顯然又工造語詞賦之家轉相引用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所
著唐代貢舉採摭特詳其他雜事記有條理具表士風有資法戒中朝故事二
卷南唐尉遲偓所著奉先主李昇之命述宣懿昭哀四朝舊聞觀其上卷則君
臣事迹朝廷制度縷述詳明觀其下卷則鬼怪神靈雜陳其間金華子二卷南
唐劉崇遠所著考崇遠自號金華子因以名書有山林廊廟之感採李唐中葉
之事於將相賢奸藩鎮強弱侃侃而談幾等捫蝨兼述文章又誌神怪開元天
寶遺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所著考仁裕初仕蜀名列翰苑及蜀淪亡栖寓長安
得所傳聞記爲此書洪邁容齋隨筆嘗摭其失實者四事但小說家言得諸委
巷又信口耳事難盡眞鑑戒錄十卷蜀何光遠所著觀其體例名爲鑑戒實則
雜記李唐之遺事五代之軼聞無不搜採無遺間以詼嘲之說且又擇焉不精

好爲神怪之談。以云鑑戒。不亦愧乎。觀書錄解題一書。稱其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蓋未讀其書。但據名臆說耳。南唐近事一卷。宋鄭文寶神著瑣語。碎事駁雜。成編。吾疑文寶搜羅遺聞。以朝廷大政爲江表志著述之餘。又集餘文成此一編。一爲史體。一爲小說體。古人著書。糟粕精神。往往相間。不求雕琢。不求修飾。純駁表裏。理所必然。非若後儒精心結撰。字字求工。易失著述之體。反近酬世之文者也。江表志爲彼作之精神。南唐近事爲彼作之糟粕。其或然耶。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所著。考光憲初從高季興於荊州。在夢澤之北。因以名書。唐末軼事。五代遺聞。臚陳縷載。採不憚繁。體例蕪雜。文辭冗沓。但語有根據。足資考證。賈氏談錄一卷。宋張洎所著。考洎仕南唐之時。奉使至宋。錄所傳聞於賈黃中者也。此錄所述。盡唐時代舊聞。唐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不其然耶。洛陽緝紳舊聞記五卷。宋張齊賢所著。梁唐以來。洛中舊事。苦爲摭拾。篇分廿一。多據傳聞之詞。以存疑信。好爲事實之文。以明勸戒。自謂與正史差異者。並並以存。亦別傳之比也。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所著。唐朝故實。五

代軼門皆授無遺叙述有法而朝章國典因革之故亦廣羅窮究雜載其間文多瑣語有表明典章之功書爲小說無侈談迂怪之弊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所著考曾諳習掌故學有根柢趙宋之初廊廟舊聞擇要而言確鑿有據李燾作通鑑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儒林公議二卷宋田况所著觀其所記建隆以迄慶歷朝廷政令士夫言行載記詳明持論平允不以恩怨親疎爲是非公議之名卓然不忝涑水紀聞十六卷宋司馬光所著雜記宋代舊事起於太祖迄於神宗雖偶涉瑣事而國家大政多所載述蓋光欲輯錄宋事作資治通鑑後紀故以此儲史料也黃庭堅等修神宗實錄多取是書蔡京等重修朱墨本盡削光說澠水燕談十卷宋王闢之所著紹聖前事條載詳明類分十五條存三百晁公武讀書志稱所載三百六十餘條今不存其數疑商維濬刻入稗海有所刪節明人所刻古書往往妄行點竄是可憾也歸田錄二卷宋歐陽修所著似作於致仕居穎之後故名歸田朝廷之事士夫之言無不載事詳明述言簡要觀其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小異於筆者不書人之過惡耳嘉祐

雜志一卷宋江休復所著觀其所記皆當代軼事兼以雜說東齋記事六卷宋
 范鎮所著考鎮致仕家居作故所記多蜀事慨時新法甚熾而祖宗美政特加
 表揚是非有魚藻之意乎惟間涉神怪弊蹈稗官文獻通考列諸小說家殆以
 是焉青箱雜記十卷宋吳處厚所著當代見聞雜記成書亦多詩話往往可取
 錢氏私志一卷宋錢世昭所著親其體例雜述家世見聞究其書旨詆斥歐陽
 爲主自稱報東門之役在是書也蓋歐陽修五代史吳越世家及歸田錄皆不
 滿錢氏耳龍川畧志十卷別志八卷宋蘇轍所著考轍於元符二年謫居循州
 時作畧志三十九條首末兩卷記雜事者十四條餘二十五條皆記朝政於衆
 議之同異載記特詳別志四十八條則皆述耆舊餘聞也後山談叢四卷宋陳
 師道所著宋代瑣事雜摭成書洪邁嘗摭其失實者四條然稱其筆力高簡必
 傳後世孫公談圃三卷宋劉延世所著皆記聞於孫升之語考升雖列元祐黨
 籍而觀其所論既不滿王安石又不滿蘇軾抑又不滿程子洛蜀二黨難囿其
 人別樹一幟自行其意無所偏附獨申議論則是書當爲公議矣孔氏談苑四

卷宋孔平仲所著雜摭諸書以成四卷所載之事與宋人說部相出入畫墁錄一卷宋張舜民所著記所見聞頗存臧否如新唐書五代史皆屢致不滿雖在黨籍之中而自行己意蓋類乎孫升者也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所著觀其所記盡東都舊聞本各自爲書後鞏之曾孫合其稿爲一編甲申錄記一卷凡二十二條所記上起仁宗迄崇寧而止聞見近錄一卷凡一百四條所記上起周世宗下迄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眞宗仁宗事爲多隨手雜錄一卷凡三十三條所記惟周及南唐吳越各一條餘皆宋事止於英宗之初雖稍涉神怪而朝廷大事爲多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宋釋文瑩所著以作於荊州金鑿寺故以湘山爲名北宋雜事蒐輯有法續錄中太宗卽位一條李燾引入通鑑長編啟千古之論端今詳核其文實無可斥玉壺野史十卷亦釋文瑩所著觀其體例與野錄相等蓋卽野錄後集爾侯鯖錄八卷宋趙令時所著考令時晚節頹唐而早年入元祐黨籍所往還酌唱皆一代勝流故目染耳濡典型終在是所錄載詩話文評言有淵源斐然可觀鐵圍山叢談

六卷。宋蔡條所著。條爲京子。是書宗旨爲父飾。非然。條嫻翰墨。又預直中。禁於朝廷。令典知之。綦詳。故所記徽宗時一切制作始末。足資考證。鷙獸當殪。骨革適用。則是書亦不可以人廢矣。道山清話一卷。著者姓氏已佚。觀其所記。皆北宋雜事。止於崇甯五年。於王安石深致詆譏。於程子劉摯亦不甚滿意。惟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加詳焉。其入蜀黨灼然可見。獨醒雜志十卷。宋曾敏行所著。考敏行曾祖孝先祖君彥。在熙寧中皆不願以新學求進。敏行守其家法。所與游者胡銓楊萬里之流。此書所記是非不詭於正。間有疎舛。要不害其宏旨。耆舊續聞十卷。宋陳鵠所著。觀其所載。皆兩宋遺事。文集家傳兩相採掇。往往直錄未改其體。有似自述之詞。有似子孫之詞。體例駁雜。殊不足觀。但品評文藝。具有學識。程史十五卷。宋岳珂所著。兩宋遺事條載有體。雖涉詼嘲瑣語。亦寓警戒勸懲。洵推小說之尤足補正史之遺步。里客談二卷。宋陳長方所著。考步里爲長方所居地也。嘉祐以來名臣言行。擇尤以載。而於熙寧元豐之間。邪正是非尤三致意焉。其論元祐黨人不盡君子。卓識謹論。迥異凡庸。又評論文章。

亦多可采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所著以其父伯溫有聞見錄故此以後名然伯溫尊程氏博則助蘇氏以攻程持論駁雜大乖家法惟辨訂考證時有可取北窗炙輠錄一卷宋施德操所著名輠之名殆取史記所載淳于髡事乎但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足爲世法間及雜事亦無滑稽之意不識何以立此名也歸潛志十四卷元劉祁所著考祁始有不仕元之志自署所居後西山之節不終大可愧也其書一卷至六卷傳記金末諸人七卷至十卷雜記軼事十一卷記哀宗亡國始末十二卷記崔立作亂劫羣臣立碑事辨亡之論附載於後以下二卷語錄詩文元修金史多採其說山房隨筆一卷元蔣子正所著宋末元初之事無不臚陳縷載而叙賈似道悞國尤爲詳備山居新語四卷元楊瑀所著觀其大致似陶氏輟耕錄而讀其所記政興攸關則非陶氏之所及遂昌雜錄一卷元鄭元祐所著考元祐家錢塘寓於平江而是錄題曰遂昌蓋不忘本也元祐生元中葉上及見趙宋遺老下及見秦哈布哈長弔徃古大發遺言軼事之光而身逢喪亂亦多憂時惑事之言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明葉盛所著

徵引繁碎。議論不足。好著己長。時有牴牾。而明代制度記屬詳贍。考其素習。掌故。又家富藏書。不類塗說。足資考證。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所著。明代朝野故實。多所叙述。足以參證史傳。而詼嘲鄙事。時參其間。小說體例。自亦應爾。惟考辨古義。好爲偏駁。先進遺風二卷。明耿定向所著。記有明名臣之言。取居家行己之事。專取人品。不論朝政。揆度其意。似爲當時士夫諷也。觚不觚錄一卷。明王世貞所著。有明制度。叙其梗概。而縉紳瑣事。亦載其間。一代風氣之升降。於此足見一斑。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所著。是書襲裴啟語林之名。因世說新語之體。條載古事。自爲之註。翦裁鏘鑄。雅有體裁。噫。稗官小說。浩如煙海。今所舉者。雜事之小說耳。由漢至明代。有佳著。上而記君主之行。廊廟之事。下而記士夫之術。草野之言。六官之制度。政體學術。小而風俗人情。嘉言懿行。由漢至明之事。載記有專本。誠研究二十四史之一大助也。

(未完)

○○劉永澄傳

劉光漢

劉永澄字靜之一字練江揚州寶應人年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
 朝夕展拜謂大丈夫當如是年十九舉于鄉飲酒有妓不往會試罷歸築土室
 讀書益刻苦奮勵以古聖賢自期凡古今人物及朝廷典章兵農錢穀九邊要
 害莫不窮究原委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補順天儒學教授劉穎城方公年譜云公先擬館選會
 身為有力者所奪旁觀咸為不平而公無幾微見顏色喝選當得郡邑自謂非病
 與起人才身所宜改順天府儒學教授仕任是官者期月輒遷以故皆傳舍視之公獨以
 稱為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華氏東林書院志云公選國子監學正訓士如順
 雷震郊壇先生上書李廷機乃先生為禮部尚書規以開言路語甚切直謂災異
 求直言自漢唐迄今未之有改若一切報罷謬謬之門務庸庸之福傳之史
 册尚謂朝廷有人乎廷機得書默然繼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舉朝沸騰先生
 擬具疏陳得失會其父繼善至京尼之不果上遂泣焚其艸復作書懷時云憂

多艸低虎徘徊豹應且作藏不畏九關復作甲乙雜志此書及邸中雜記今集中有邸中雜

則殆即邱云援古證今見者咸側目惟相國沈鯉重其行諮以出處先生上以書中

畧謂近日時事非獨與古之治世異即亂世亦異蓋亂世不正則邪不用君子

則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蘊蒙而不露混擾而無別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

之柄操于上則治竊于下則亂今既不在上而下又無顯竊之迹彈射之既無

其的尋求之莫得其倪則膏盲無可施之功叢神有不還之勢矣永澄嘗讀唐

史蕭嵩引韓休為相而心惡其直盧杞引關播同升而目懾其言然休不以嫌

逼而挫諤諤之鋒播竟以避禍而甘靡靡之節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異

君子待小人之道可見于此矣又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夫有以君

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

者彖之揚庭是也從前之道為曲為隱狄仁傑行之于昌宗輩從後之道為直

為顯張九齡行之于李林甫二者操術不同其為君子一也夫君子豈不樂薄

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勢不可耳故君子雖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

人

之奸雖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己志清議直筆雖有俟于將來
 來小術隱微自白于天下若徒泥用晦之志則微累之行即乞休未必得而
 天下萬世安能盡遺其迹而諱其心哉然此時又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
 也非勇退之難退而不失其道之難也我朝劉文靖謝文正及近日王山陰皆
 侃侃諤諤退不踰時趙蘭溪則病疏屢上而不獲請豈前二君子見知之
 淺而蘭溪結主之深故三君子能苦口犯顏而蘭溪不能故也進限之機亦可
 見于此矣顧大臣去就又非可毛舉垣細當舉其大者急者若孫覺呂獻可當
 宋治平朝言不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決去就因共爭濮王事不聽遂
 爾決去是不爲苟去大臣之準則也又曰自古豪傑作事正于觸地挂闕之中
 見斬釘截鐵之勇若上下無迂爲所欲爲又何難焉由是權貴益怒與選司比
 思所以中傷先生先生遂以奉母乞歸年譜云公在京師數夢王右夫人病三
咸謂公瓜期及矣盡少待公曰昔陽城爲國子師諸生中有三年不省親者取
斥去之京兆李諤宦游久不歸省李阜劾奏謂無親之子豈可與事君吾今免
於斥且劾幸矣尙可覩顏作吾心亦涼年譜云公于溲暑中搜輯古人則自爲跋
諸生之上耶卒請歸養焉

語又作書懷詩以見志其詩有云男兒三十修名立况我年復加此時無錫

顧憲成講學東林先生事以師禮嘗借劉宗周南游謁憲成于東林精舍相與

參性命微言年譜云先生三十一歲夏過梁溪訪顧文端公于東林以師事之

方抱恙聞劉永澄至欣然倒屣劉為寶應人與吳門文起山陰余以病不果

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

復訪文震甫於蘇州年譜云先生三十一歲夏又訪文文公于山中宿竹塢數夕過高

攀龍于錫山年譜云先生三十一歲夏又訪文文公于山中宿竹塢數夕過高

西湖年譜云先生三十一歲夏又訪文文公于山中宿竹塢數夕過高

漸摩濡染學益昌殖尤嚴邪正之辨嘗謂

善人在患弗救弗祥惡人在位弗去亦弗祥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若

逢忤時抗俗之事便不肯為非畏禍即畏損名耳此其心仍出于私右書座又謂

不愛財而愛官不可謂之無所愛不趨利而趨勢不可謂之無所趨清謙篇其

有人焉徒矜矜于下關清議者則惟恐犯手擦髮百不一發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

此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論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
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改到十分好是不敢到十分惡則于莫之中鄉原之善耳
好惡篇○又答劉去非書云今之容容者勿論已其以手壁自持者不過跳脫
于是非之外居無得無喪之地此其相直懲夫好名喜事者耳而不知聖賢無
兩處著脚之道也夫聖賢只冷世時不冷世務只冷富貴利達之心不
冷親賢慕義之心宜冷而熱固是不肖宜熱而冷亦非君子其語亦精天下豈
有不爲君子不爲小人而中立一格者乎答劉去非書故豪傑作事能不任受德無
能不任受怨怨付于不知己其是非自伸于自己行已在清濁之間非能行已
任事在恩怨之外非能任事與丁茂書若夫以輕熟之人講中庸之道祇自賊而
已矣讀史○又讀史云漢士明經術者不少至元成之間帝喜經術文學章立
車知其貽臭萬年與介操等乎仲翁之嗤抱關槓棊之誇稽古千里鄙人又書
又謂世無中行全恐高世抗俗之人砥柱頽波而當事者多爲假中庸所惑答
我真又不識清介廉潔四字以逢迎世路之資託中行通變之道與某茂漢儒
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自唐儒以博愛爲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自
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

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于○此○三○字○之○義○說 恕 齋使○鄉○愿○冒○時○中○之○似

狂○猜○遺○負○俗○之○譏○茅○靡○波○流○長○此○安○極○程 朱 藥 言 斥復○推○論○鄉○愿○之○流○弊○謂○謙○謙○在

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如○游○鷄○羣○鶴○骨○自○在○此○居○鄉○之○利○也○而○耳○習

瑣○尾○之○談○目○存○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為○渾○融○以○不○悖○時○情○為○忠○厚○如○入○鮑○魚

久○與○俱○化○此○尸○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為○庸○人○又○豈○可○為○惡○人○不○當○交○庸○人○又

豈○足○交○故○鄉○人○等○之○塗○炭○消○者○非○苛○古○人○遇○之○且○暮○狂○者○非○矯○右 書 座又○謂○鄉○人

之○好○君○子○也○不○甚○其○好○小○人○也○亦○不○甚○用○情○在○好○惡○之○間○故○立○身○亦○在○君○子○小

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惟○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交 迫

篇此○等○之○人○大○抵○以○脂○韋○為○涵○養○以○模○稜○為○渾○厚○本○畏○禍○而○託○之○于○明○哲○木○保

奸○而○託○之○于○謙○讓○其○貌○託○中○庸○無○可○非○刺○而○行○真○鄉○愿○貽○害○國○家○讀 史此○則○孔○光

張○禹○之○一○流○耳○又 雜 說 云 大 丈 夫 學 可 大 也 貶 丈 夫 即 貴 不 足 貴 矣 至 冠 而 妾 婦 何 以 施 鬚 眉 于 人 世 貞 士 羞 與 為 友 異 代 子 孫 羞 以 為 祖 人

國 豈 有 賴 焉 而 世 之 昭 其 轍 者 不 復 少 之其○持○論○急○切○類○如○此○復○推○論○國○政○之○得○失○以○為○天○下○者○人

主○與○天○下○公○共○之○器○也○與○天○下○公○共○者○謂○之○公○非○天○下○公○共○而○為○主○之○所○獨○有

者謂之私人主必不有其私而後可以覆天下。若置其公共若附贅旒而專恤其私則天下將安所託。王者以天下為家論故人主之患莫大于喜總攬之名杜臣下之紛挐而紛挐者如故抑庶司之專擅而專擅者復如故推偏信偏任之極必致公鄉知之而不言台省言之而不盡股肱之臣代持代行而不用其持行耳目之臣代視代聽而上不用其視聽夫權也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天下公之則治內秘之則亂攬權者至使外不得爭則語言傳奉之際悉屬弊端威福賞罰之用悉為奸藪。辛丑會試策人臣之患莫大乎喜同之名而不究其實同非人臣所諱而所諱者在不同心而同迹不同心而同跡則專一之意見于國家無尺寸補而異同之辨黑白之分反有以備小人之口修君子之隙而國家坐收其紛紛呶呶之禍。辛丑會試策又謂今之朝政孰急于補言官起放廢罷探權之三端。三上歸德論者謂先生所言不在楊左諸公下。又作舉劾說謂撫按所劾者盡沈公書而不塞。又作巧宜篇謂今之巧宜雖已之胥吏亦不得稍失其意又作胥吏篇謂古之知在道德今之知在文藝又有答文文起書謂今人卑卑碌碌實是官情太濃而其病根則在應官爵當斯時闔官柄政方正莫容先生斷斷力持仗求第之心太急故不能輕官爵

義糾彈為清流標鵠嘗謂漢代家家講義故義之所在無不趨故黨禍之起宗

親殄滅郡縣殘破不復畏死而愛生說雜雖無救于一時之危亡猶足以維萬世

之名節其身可殺其志不殞所補于名教者甚大寄弟書今也風會日趨俛仰成

習繞指者譽強項者擯讀史又謂士氣之不振由于言路之不開大臣持祿妒賢

惟恐人之齷其短小臣養交避世惟恐害之及其身由是摧折言路排斥忠良

杜塞于未言之先消磨于未用之日以犯顏敢諫者為生事以脂韋唯諾者為

賢臣起答文文以慷慨任事者為浮躁以軟美噤絨者為有養與喬靜士書曰今

喜始媮惡審諤間有一二慷慨任事抗道敢言之士非得罪于朝廷而概斥即

得罪于大老而排去又曰凡忠諫之倫被以喜事浮躁之名謂此輩皆無實用

徒釣虛譽不當令一日在朝廷之上不思自古仗節死難之士皆于平時犯顏

敢諫中得之如士必軟美噤絨而為有養則滿執皆有養士也皆大聖大賢也

而何紀綱日以類政事日以蓋言已絕而當塗所最忌者人言善類甚少

而當塗所欲盡鋤者善類與野書雖有有志之士如獨秀于顛風之中持之愈

堅其折愈速安能有成與丁長夫變急激之局易變骹骹之局難與孫拱陽書

陽設陰施乍明乍滅攻之則善逃執之則况以是為非將醉為醒倒置已極安

無迹雖有勁矢不能穿絮其此之謂乎

得平蕩正人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枉叟叟別白未免抑揚低昂之分蓋以不

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王道篇其志哀其言切志節行芳同夫屈子故先生之注

離騷於此三致意焉先生作有離騷經蓋先生之學以刻苦自勵為歸以裨益

身心世道為吟動必以古人自師嘗謂士不立志如樹無根如舟無舵答筮我

又謂利根不斷漫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不好三字乃恣情縱慾之

先聲書座又書薛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自損廉恥當銘之

于心誓之以死當居鄉時同年生有為司理者憫其清貧會幕官有得金入差

例命齋金叩謝再三益峻却曰如某應差何以金為如不應差而以金構吾又

可構耶君真所謂不知故人者其他事每類此及里中有冤抑不平事則攘臂

裂背不啻若身受義所獨斷往往不避形迹至舉世非之不顧邑人某以戇得

罪于令令必欲寘之死閔境不知所措先生終夕不寢且為令白某冤狀令曰

吾自蒞事來未受劉公隻字此何可拂某得無死又村氓殷法以誣殺人訟繫

先生察其冤力言于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則謁諸郡在旁邑則謁諸旁邑必

白其誣。乃已。孝廉桑明楨爲豪家所中死。先生爲之抗言。旁觀嚙指曰。如虫百足。何不虞肆螫耶。先生不爲動。而四方賢士大夫乃益頌先生高誼。先生居恆慨然稱百年易。盡榮名不朽。眼前朱穀身後青蠅。富厚貴顯于人。何繫毫髮。嘗題文信國年譜云。彭殤盡芝棘。共殞所不與。千秋俱磨者。獨此耿耿者在耳。故譜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爲可譜者。生後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後之年。年之大。又謂文震孟曰。余輩若幸入仕版。四三年無稍建立。碌碌猶夫人者。便須割席絕交。故生平勢不依勢。近利。當先生居焦山時。相國葉向高過揚州。冠蓋摩集。向高曰。今朝良會。獨少劉靜之。或以輕舟迎之。謝以河魚腹疾。卒不往。又督漕侍郎李三才雅慕東林。請公每過。賓應必詣先生門。先生婉轉謝之。三才性豪侈。聞先生至。盡撤其供帳。講學之餘。尤喜觀史。嘗謂自幼讀書。見前史所載公卿閔閔之榮。文章翰墨之業。都不關意。惟名節行誼。振絕古今。則心豔神往。恨不能執鞭以從。語文震故讀書根極底奧。不爲浮沉。涉獵于古人一言一行。必評注得失。兩漢人物咸有定品。每觀往事。如身臨其際。嘗謂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今爲劉靜之摘其瑕焉。知千載以下。無摘劉靜之之瑕者。烏乎。此可謂慎獨之學矣。先生歸里三年。

復入都候選補戶部主事旋以丁艱返里後養疴焦山確乎有終焉之志繼補兵部職方司主事。中朝賢者咸慶得明有李綱不入不成朝廷等語咸以先生行藏卜世運消長乃命甫下而先生卒。先生閱邸抄見南中一疏有感時之時啓其弟曰今衣襟不正豈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遂瞑日而逝事見年譜。生于萬曆四年卒于

萬曆四十年。年僅三十有七。學者謚爲貞修先生。文震孟爲之狀。高攀龍誌其墓。劉宗周爲之請謚。復作淮南賦以弔之。高攀龍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吾後者若何矜式之。丁元薦曰。靜之力學苦行。思以其道掃氛翳而揭日月。不惜以觸然之身抵鑠金之口。熱腸苦心。歲寒愈篤。劉忠周曰。昔人稱陳孝廉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陳白沙稱陳文毅以爲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當之。黃宗羲亦曰。先生天性過于學問。故其疾惡之嚴。如以利刃割腐朽。觀諸公所言。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所著之

書。尙有禮記刪注兩漢人物纂家塾緒言詩筒遺艸。今所存者。惟練江先生集八卷。即家塾緒言詩筒遺艸合刊之本

劉光漢曰。予讀練江先生集。知東林學派與空言講學者不同。昔中庸以智仁勇爲達德。而孟子并言仁義。今東林諸公之講學。大抵貴勇而賤智。先義而後仁。故矜氣節。重聲譽。高風亮節。砥柱頹波。而先生所言較高。顧諸公尤爲嚴密。先生之言曰。說心說性說立說妙。咸爲口頭禪。惟孟子集義二字。可以檢束身心。觀于此言。可以知先生學術所從入矣。厥後先生子心學。著四朝大政錄。明于君子小人之辨。而裔孫台拱。亦潛心理學。修身勵行。殆守先生之遺訓者歟。又邑人朱止陶。亦師淑東林學派。後起之士。又有王茂鏞。朱氏之學。近于導虛。而王學則稍趨平實。頗與先生學術稍殊。然射陽白馬之間。講壇林立。則固先生開其先也。嗚乎。遠矣。

史篇

○○史學稗論

(續第十五期)

陸紹明

六經皆為古史

見龔定盦文集章氏遺書

各具一體龍門作史得其深旨竊六經之精神成

一家之著作自是以降不得其義班范之輩雕琢成言慘淡經營浸失古意蓋

學無根柢語皆塗附也若馬遷而前得六經之義成一家之史者則有諸子焉

諸子之言足謂野史

諸子之學得於六經

見章氏遺書

儒家順陰陽而明教化出於司徒之官

禮樂之學也道家記成敗而清虛自守出於史官尚書周易之學也

漢書藝文志曰合於

堯之克讓易之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陰陽家敬順昊天又敬授民時出於羲和之官周易之

學也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出於理官春秋禮記之學也

春秋賞罰一準於禮

名家正

名辨禮出於禮官亦春秋禮記之學也墨家貴儉兼愛出於清廟之守禮記之

學也縱橫家游說諸侯因權制宜出於行人之官毛詩之學也雜家兼儒墨合

名法出於議官禮樂春秋之學也農家播百穀勸耕桑出於農稷之官尚書之

學也。九流學由六經自成。一子觀其採摭多所軼事，謂非近於野史乎？請申言。

之。晏子晏子春秋孫卿子即荀子也漢書藝文志曰孫卿儒家也。各記君臣問答之

辭。晏子內外諫篇無非昌言禮樂。荀子禮樂二篇竟能發明禮樂，足見晏荀之

學禮樂之學也。此為儒家之史。老子莊子之學道家之學。老子為周史著書五

千餘言。史記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以終。其言皆史理，得於書而深於易也。莊子十卷為寓言之史。

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關，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採

論五帝、泛言天地、莊周之學，出入書易。此為道家之史。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

之史、鄒子四十九篇、談天、飛譽、考其言近於易。此為陰陽家之史。商君行法以

禮為律、管子立法以禮為制，其學出於春秋禮記。此為法家之史。鄧析二篇鄭

也。與子產並時。列子、荀子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公孫龍子十

四篇趙人也好為鈎鈇析亂正名定法。其學出於春秋之正名禮記之辨理也。

此為名家之史。墨子名習為宋大夫。一篇胡非子翟之弟子隨巢子翟之弟子之流

此為名家之史。墨子著書七十一篇。胡非子著書三篇。隨巢子著書六篇。之流

雖爲空言著書亦兼言時事其旨不外貴儉兼愛敬鬼禮記之學也禮記以禮

兼愛此爲墨家之史蘇子張子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謂善誦詩者非歟蘇著書

三十一卷張著書十篇皆記當時游說諸侯之辭此爲縱橫家之史尉繚子二

十九篇六國時人劉向別錄云繚爲商君學呂氏春秋二十六篇考其所言兼合儒墨名法尉繚

之學深於春秋而淺於禮樂呂氏之言詳於禮樂而略於春秋此爲雜家之史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作此書以勸農野老十七篇六國時人所著主意

耕耘旨近尙書此爲農家之史儒家之史爲極善論斷之史道家之史爲極善

寓言之史陰陽家之史爲極善時令之史法家之史爲極善褒貶之史名家之

史爲極善考訂之史墨家之史爲極善共和之史縱橫家之史爲極善議論之

史雜家之史爲極善纂修之史農家之史爲極善皇古之史史分九家學原六

藝後人爲史全昧厥旨可勝歎哉

評史之學兩漢以前所未有唐代劉子元深知史例官秘書監時與人爭論史

事因著史通而評史之學於是興矣其書內篇論史家體例三十篇外篇述史籍

源流

十三篇

辭條言葉駁詰無窮。降至有宋評史之作。汗牛充棟。錢時著兩漢筆

記十二卷。評論漢史多所心得。前數卷評論苛刻。類胡寅讀史管見。後數卷漸近人情。其謂井田封建必不可行。識在南宋講學諸人之上。唐庚著三國雜事二卷。雜論凡三十六條。瑜瑕參半。則漢史有評。足爲前漢書後漢書之小補。李燾著六朝通鑑博議十卷。六朝戰爭多所載記。系以論斷。亦復可觀。則六朝史有評。殊爲南北朝史之濫觴。范祖禹著唐鑑二十四卷。原本十二卷。呂祖謙註之。卷析爲二。其書摘唐事標題。係以論斷敷陳。剴切於法戒。多所申明。孫甫著唐史論斷三卷。朱子嘗稱其議論勝唐鑑。呂夏卿著唐書直筆四卷。前二卷論紀傳志三卷。論舊史繁文闕誤。四卷創言新例。宋史稱其於故唐書最有功。世系諸表皆出其手。則唐史有評。可補舊唐書新唐書之不足。呂中著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臚列北宋九朝事迹。而推論其治亂得失之由。皆反覆開陳。洵屬明暢。則宋史有評。可助宋史之所未及。劉義仲著通鑑問疑一卷。考義仲劉恕子也。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以三國至隋屬恕編次。恕以書往返商榷。義仲因排

纂成帙。朱子通鑑綱目。黜魏帝。蜀講學家以爲上。繼春秋。今觀此書。則恕已先持此論。曹彥約著經幄管見四卷。考宋寶元二年。始詔以三朝寶訓進講。是書卽彥約進講三朝寶訓之語。旁證經史歸之法。戒葛洪著涉史。隋筆一卷。考洪解官憂居時。獻於時宰之作。故所論皆古大臣之事。臣道可風。王應麟著通鑑相答問五卷。考其論始於周威烈王。與通鑑相應。但終於漢元帝。則不與通鑑相應。又以通鑑答問爲名。而所論乃以尊崇綱目爲主。名實亦乖。持論刻覈。南宋人所著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蓋卽宋史藝文志所謂十七史名賢確論。南宋人所作明刻或題錢福撰者。誤也。考其書上起三王。下迄五季。諸家史論蒐採頗詳。下至元代。亦有其學。陳傑著歷朝通畧四卷。歷代興廢皆有論斷。詳近畧遠。足資考證。胡一桂著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約括史事。系以論語。普通史評之學。繼續不息。知幾學派代有其人。宋元而降。明儒繼起。邵寶著學史十三卷。取自周至元史事。隨筆論斷。詞義簡括。朱明鎬著史糾六卷。觀其體例。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抵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元史不甚置可否。

自謂仿鄭樵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此皆普通之史評宗法劉知幾者也輓
近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一書其論史學不下於知幾評史之學足云盛矣

○○史學分文筆兩學派論

陸紹明

古之文字。文與名並稱。子思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文心雕龍曰。

先王聲教。書必同文。是偶文韻語之謂文也。釋名曰。名明也。明事實使分明也。

儀禮聘禮曰。不。百名書於左。註曰。名者即今之文字也。周禮秋官曰。諭書名。

註曰。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名書之。是以事直書之謂名也。其專指記事而言謂文名並稱之外。又以

文筆並稱。古今注曰。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秦吞六

鹿毛為杜羊毛為披。所謂蒼亮也。形管赤漆耳。史官記事用之。禮記曲禮曰。史

猶文名之義也。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梁元帝金樓子云。至

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為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劉彥和

文心雕龍總述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爾雅釋器

謂之不律。謂之筆。註曰。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說文曰。楚文筆之學。判若兩途。古今

史家學擅文筆。漢班叔皮好古能文。所著有王命論及賦論奏事。凡九篇。又著

西漢書草創未成。皆秀句奇章。炳如繪素。擲地振玉。揆天凌雲。其子孟堅九歲

能文。及長能守家法。續成其父所著西漢書文章。炳炳雍容。揄揚班氏之史文。

所擅長吳華歆研精墳典善飛翰騁藻後主擢為東觀令慰之曰卿當光贊時

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冊府元龜曰吳華歆遷東觀令領右相國上書辭讓後

非薄官勉修所職以適前賢勿復紛紛是後主知華歆之學近於班氏者也唐

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以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等掌其事並當時屬文之士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年詔修晉書以房元齡及褚遂良許敬宗掌其事又詔

其精要所以駢文記事爛若披錦秀藻雲布潛思淵停王安石所謂丹青難畫

是其精神也元宗時蕭嵩得房褚之學能鈎深學海囊括詞林詔令修國史降

至有宋尚文學派愈衍愈盛王安簡黃唐卿同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

刻意篇什皆工於文者也山堂肆考曰宋天聖中下安簡謝陽黃唐卿李邕

句曰王貌間如鶴黃吟苦似猿吳春卿繼其學文詞雅正天下推之歐陽修宋邴集其大成同

修新唐書好以駢體長篇潤色唐代詔令此皆史家尚文之一派也至於重筆

之學派更盛於尚文之一派司馬遷具良史之才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見漢書司王肅所謂不虛美不隱惡敘事實錄者也見魏南北范曄知

遷學人謂其得班氏之學蓋徒以迹象論也曄著後漢書主意功過直書熊方治曄之學著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其論說皆取材於范書條貫參稽至爲精密吳仁傑亦治范氏之學但所著兩漢刊誤補遺引據賅洽考證精確由於重筆學派而流入於考據之學亦重筆之支派也晉陳壽以馬爲宗而其學未能一貫至今讀其所著三國志衆事直書不能如天衣無縫人譏其學爲求米有以也夫唐韋述居史職二十年其修國史事簡語詳人謂其有良史之才洵不誣也見冊府元龜良史之稱馬遷而後則始於韋氏其精於馬學可不辨而知矣其後元行冲撰魏典其學於韋氏反對但事詳文簡亦不外乎重筆之一派時王彥威撰唐典本於國史略其繁文舉其機要元和時李氏謂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也其秉筆史官主意於直載事功下至宋代李清臣編修國史撰河渠律歷選舉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下史漢見宋史其實李氏之學純得於遷史非得於班氏之學也范旻治遷學得家法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或朝廷大典因爲史官袁樞爲編修官時嘗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甯可負鄉人不可

負天下後世公議時趙雄總史事稱其無愧古之良史樞有良史之目蓋深得遷史之旨也宋代而後元揭傒斯治司馬之學詔修遼金宋三史彼嘗謂修史以心術爲正得遷史之精義是皆重筆之一派也今之論史才者輒謂某有史筆某無史筆蓋不知史家有尙文之一派而一孔之士又謂尙文非史之正裁孰知記言之史宜於尙文而記事之史始宜於重筆哉不此之審概求史筆亦太慎矣

朱止泉傳

劉光漢

朱澤澐字湘淘號止泉揚州寶應人生而端慤弱不好弄康熙初年補諸生初從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苦誦習講求經世之學凡邊防水利農田社倉學校諸法考核精詳學歷算於秦州陳厚耀盡傳其法蓋先生早年之學專務該博於道學源流未待要領繼念朱子之學上紹孔孟周程後儒或議其殉外因專心朱子語類文集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及讀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答張敬夫諸書始知朱子之學先從發處察識自己丑以後深透未發之旨故涵養工夫日益加密其先後次序昭然可考其朱子未發涵養一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取朱子言收放心存心者不分明無以分朱陸合一定論一書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曰爲討可以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謂中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

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未嘗於諸賢之弊亦自己悟心兼體用必而無
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而有以未嘗於諸賢之弊亦自己悟心兼體用必而無
論之養之疑而自悔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悟心兼體用必而無
悟涵養之旨而自悔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悟心兼體用必而無
而求之會而通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不可信始也悟心兼體用必而無
失乃所以涵養乎已發之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裕雍有象
養於未發貫通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裕雍有象
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裕雍有象
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而後諸友無一截功愈深則有見愈精本領愈親
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假借者多湖以南往涵養之功愈深則有見愈精本領愈親
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亦有說以
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得則有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易
焉答呂伯恭周叔輩往來函養中亦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
箴來學而自巳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肩進而離之有驗蓋涵養而
涵養而精於理者動靜合一而處事不常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動靜合一而處事不常者易
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而處事不常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而處事不常者易
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曰用所得力之語至庚戌而貫已發者得恁地之語又曰幸
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得恁地之語又曰幸
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
脉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
黑方亦何爲有所以混於一吾子或曰子言中其欲而資以糧乎曰不然彼陸
者方爲晚同論以混於一吾子或曰子言中其欲而資以糧乎曰不然彼陸
知家多言朱子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亞夫
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亞夫
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說最爲提徑而有知甲寅戊午後
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說最爲提徑而有知甲寅戊午後

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於。動。而。常。正。動。之。涵。養。者。然。歷。觀。諸。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先。生。遂。守。定。斯。旨。反。身。體。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先。生。之。說。如。此。先。生。遂。守。定。斯。旨。反。身。體。驗。其。論。動。靜。也。初。謂。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又。以。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動。靜。之。交。不。無。起。伏。轉。換。乃。考。之。朱。子。文。集。得。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得。九。林。擇。之。書。旁。及。玉。山。諸。義。太。極。圖。說。西。銘。解。注。因。悟。未。發。之。時。條。理。畢。具。故。已。發。之。時。品。節。不。差。舉。語。類。所。錄。根。源。來。歷。爲。治。朱。學。者。之。門。徑。以。爲。一。動。一。靜。體。用。雖。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謂。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蓋。先。生。之。學。初。分。動。靜。爲。二。途。繼。悟。動。靜。同。出。一。源。嘗。作。書。致。王。懋。竑。謂。敬。貫。動。靜。以。靜。爲。本。懋。竑。作。書。辨。之。謂。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

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以來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記濂溪書堂。已亥作隆興祠記。癸卯爲韶州祠記。癸丑爲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靜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眩動。專言靜則偏矣。且旣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先生深服其言。迨及晚年。悉以主敬標宗旨。謂敬之一字。行住坐臥。不可頃刻離。因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嘗謂居敬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在。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是豈朱子所謂居敬窮理哉。蓋先生學深養邃。於朱陸學派之同異。辨析尤精。嘗講學錫山。通書關中以闡明朱子之學。教人以誠。終日講論。聲不巳。講學之餘。不求人知。時同里劉艾堂總督直隸。擬特疏薦之。辭不就。尋卒於家。年六十有

七學者稱爲止泉先生所著之文多發明朱子一家之學若朱子答黃直卿書

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

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陳安卿先生集跋羅整菴答王陽明

書書後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一家之學者有文集八卷別有朱子聖學

考畧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

集覽各若干卷乾隆口年從祀東林道南祠高斌贊云涵養未發實功縣密體

潛符讀書居業堪繼薛胡子光進負質純粹少遵父訓專心朱子之書嘗訪道東林極爲顧

俟齋所器先生既歿光進力守家學與同里喬漢講論切劘淮南學者奉爲宗

盟以喪母致毀卒而淮南講學之風衰

劉光漢曰中國古昔以陰陽二字表示對待之名詞而周子通書復言動則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陽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爲動靜互相循環之

說然觀周易言寂然不通感而遂通中庸言未發爲中發皆中節是靜爲動根

動原於靜蓋靜以聚衆理動以應萬事效實原於儲能固人心同然之理也自

周子始標主靜之說洛學閩學皆從之由是以靜制動飾孟子不動心之說以

標無思無慮之宗。以靜爲本體。以動爲役物。以動心與放心並論。故陽明提倡良知。亦以捍格外物爲格物。夫所以捍格外物者。卽慮外物之足動己心耳。此仍沿主靜之舊說者也。若白沙諸儒。又以勿忘勿助爲本然。東林學術。亦守陽明之說。而飾以朱子之書。厥後顧高遺胤。世傳其說。遂蔓延淮南。止泉先生。殆亦治東林之學派者。與觀先生之學。首從主靜入門。繼言動靜互相循環。復舍主靜。崇主敬。其學術遷變。略與紫陽相符。惟紫陽首崇問學。而先生則頗尙空言。揆其派別。近陸遠朱。乃所著諸書。又深闢陸王之學。夫先生謂敬貫動靜。其說卽出於陽明。陽明之言曰。敬畏之存。無間於動靜。非其證歟。故知先生之學。非盡導源於紫陽。然辨析理欲。頗多心理之精言。則又後儒所奉爲標準者也。故訟其遺事。以彰吾郡學術之盛云。

史篇

○○史注之學不同論

陸紹明

史注之功。劉知幾章實齋嘗稱之。但其學派之異同。劉章二氏未論及焉。所以後世欲從事於史註者。苦不得其門徑。史注之學。不將墜地歟。不揣固陋。請申言之。溯自毛爲詩傳。孔爲書傳。而注之義。即具焉。考傳之義。以訓詁爲主。傳者轉也。轉受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則傳注二名。其義相近。說文注。灌也。通俗文曰。記物曰注。因支分派別之意。又凡以傳釋經曰注。史通曰。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則注之名立矣。自宋裴駟作史記集解。而史注之學。乃發明其書。採諸家史記音義。而先儒之言。亦復引入。唐司馬貞守裴駟之學。作史記索隱。其體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惟標所註之字。顏師古注前。漢書考正音義。多所解釋。下至有宋。宋祥作國語補音。其例以唐人所音居前。而爲之辨正焉。晚近陳景雲作通鑑胡注。舉正辨正胡三省通鑑音注之誤。凡六十三條。此爲訓詁。

家之史注由訓詁史注而流爲考據史注史注之學愈推愈廣唐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註釋音義較他註爲密而徵引故實洵屬賅博於地理尤爲考據詳明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史注之學與張氏同但音義在所忽略援引諸書藉爲考證宋裴松之墨守章懷太子之學其注三國志援引富有所引之書皆所標明章懷太子引諸書而間有以己意注之者裴松之全引諸書其體例較章懷太子爲純也王應麟作通鑑地理通釋考其不以通鑑之文爲次但總括爲四類首爲州城次爲都邑次爲山川又其次爲形勢是則考據史注之中爲偏重於地理之學者也晚近徐文靖作竹書統箋引據賅博於地理世系尤爲詳悉杭世駿作三國志補註因裴松之三國志註典博可觀乃欲捃拾殘剩以駕乎其。上參校異同洵爲精核此爲考據家之史注由考據史注而變爲文辭史注史注之功愈顯矣文辭史注之學起自宋徐無黨注五代史文辭晦澀者注以明之吳仁傑作兩漢刊誤補遺其於前後漢書文辭多所正誤有三國志辨誤一書不著人名氏辨魏志二十一條蜀志七條吳志十四條兼訂陳志裴注之

誤。吳縝作新唐書。糾繆其辨。誤未免有意。吹求但亦多中。其失又作五代史記。纂誤。其正誤亦有心得語。晚近芮長恤作綱目分註拾遺。長恤以通鑑綱目分註出趙師淵手。非朱子之筆。乃取通鑑原文與分註互勘。以成此書。此爲文辭家之史注。訓詁考據文辭三者以外。又有所謂自注者。不可拘以訓詁考據文辭三派之例。蓋隨有所得注之。以申明者也。班書作地理志。自爲之注。范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章實齋。謂其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并有言曰。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章氏之言。思過半矣。司馬光作通鑑。因參考書過多。乃參校以作通鑑考異。亦爲自注之例。呂祖謙作大事記。自著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以申明己意。嗚呼。自宋而下。史家自注之法。不行而史注之體。亦復不能辨其同異。此君子所深憂也。

○史家宗旨不同論

陸紹明

披覽二十四史。初覺其體裁微異。而按卷深思。知史家宗旨各有所在也。今之

讀史者往往強識史事自詡便便而於修史者之懷抱學術槩不尋思未為得

者也考司馬遷著史記其志欲繼六藝太史公自序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

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其學貫通九流觀其體例可以知

矣八書所以法六藝也按楊慎曰史記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

于后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禮論之意何其自相矛盾今按自禮由人

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禮論之文問治辨之極也至刑錯而不用一段荀

子議兵篇答陳器之文後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終篇亦皆禮論之文乃斷至

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司馬遷其率略為禮書律不足勸矣竊以為禮律二

音義云律書缺有錄無書有司馬遷以禮書律不足勸矣竊以為禮律二

書恐非褚先生所補甘二史攷人以為禮書律不足勸矣竊以為禮律二

有今上即位之文似盡格先生所補柯維駙曰此律書也何以兼言兵按周官

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兵之資乎律尚矣史遷雖兼言兵而所重在律宋儒

陳永嘉謂其知制律之意蓋指其言兵也蔡西山謂自太史公之後即無識其

意朱子亦謂太史之法可推蓋知其言律也其非兵書與褚先生所補明矣按

此二說言禮律二書非褚先生所補且文之出於禮律二書為褚氏所補而反譏

名亦可知史遷之宗旨今恐目論之士自負知禮律二書為褚氏所補而反譏

予陋故禮書探言秦漢之禮繼禮記之學樂書半祖樂記之言申樂記之義

論及馬禮書探言秦漢之禮繼禮記之學樂書半祖樂記之言申樂記之義

曰此篇多來樂記者茅坤曰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武帝律書兼言兵械而

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時述樂記之言而成文武帝律書兼言兵械而

音律之精蘊固已盡言之矣此出於詩學者也歷書明定歲月俾存正朔此出

於春秋學者也。天官書叙言星官兼論吉凶。是深於易學而發明易之迹象。封禪書論古帝王封禪之事。淋漓有致。猶堯典舜典之意也。河渠書於水之利害。津津樂道。猶禹貢之意也。平準書詳言食貨。猶洪範之意也。是深於尚書學而發揮書之精義。六藝之學。八書承之。至於九流學術。史遷亦復知悉源流。其作世家。首列吳太伯。太伯爲儒家。次列齊太公。太公爲道家。漢書藝文志列太公於道家。次列魯周公。周公爲名家。又其次列燕召公。召公爲法家。著世家而先列儒道名法。四家。史遷之識卓矣。其著列傳。首傳伯夷。伯夷爲儒家。次合傳管晏。班固著藝文志。列管子於道家。列晏子於法家。則馬遷合管晏。蓋知儒而尚約者。卽流入於道也。又合老莊道家爲一傳。以法原於道也。第四傳司馬穰苴。第五傳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武。兵家也。其學不列於九家。而史遷急爲之立傳者。何哉。以司馬穰苴。孫武。兵而法者也。二人行兵最重法。吳起。兵而儒者也。吳起曾子其與魏武侯在舟中論形勢不。故爲立傳。伍子胥爲雜家。故亦立傳。張儀。陳軫。犀首爲一傳。樗里子。甘茂。甘羅爲一傳。此皆縱橫家也。張蒼。知律歷之學。漢書

藝文志列張蒼於陰陽家則張蒼爲陰陽家也固爲史遷所不忽者矣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俠士也俠爲墨家之派別故史遷特爲之立傳不知者以爲遷好俠也范蠡子貢白圭猗頓輩爲農家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貨殖一傳其所書者皆范蠡輩所以存農家也觀其列傳首列儒家末列農家按之班固藝文志九流考亦首列儒家而末列農家是史遷於九流學派固皆有所得矣史遷表章六藝發明九流體成一家學開千古此史記之宗旨也班固著漢書其宗旨在善惡比較所以列陳勝項羽於傳首陳勝爲揭竿之首項羽爲炎漢之敵班固不爲忌諱而不書大可嘉也循吏酷吏並列兩傳蓋導人以從善避惡者矣其爲貨殖游俠兩傳宗旨不與遷史同固嘗謂遷史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今讀固所著貨殖游俠兩傳皆首冠厚非貨殖游俠之辭其旨亦可知矣此前漢書之宗旨也若范曄所著之後漢書其宗旨在以筆勝班固之文章嘗自負曰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觀其言可以知宗旨所在矣

雖舉黨錮。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名。廣爲列傳。而其
實非有意發明史事。意在炫耀其文辭耳。此後漢書之宗旨也。陳壽著三國志。
其宗旨在銓叙一時巨事。使後世得以裨感。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如國
語。國策。然此三國志之宗旨也。唐房玄齡。褚遂良。修晉書。以諷諫。太宗爲宗旨。
標宗室爲傳名。又標孝友爲傳名。蓋諷太宗不能容兄弟也。此晉書之宗旨也。
梁沈約。修宋書。自誇博學之士。其宗旨亦如是而已。嘗謂班書十志中。禮樂疏。
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
紛然莫辨。觀其言。可以知其必自負也。其著志三十卷。貪多務得。未免不純。此
宋書之宗旨也。梁蕭子顯。之南齊書。其宗旨在自顯其文而已。更改破析。刻雕
藻繪。自以爲能。其著列傳四十後。列文學。良政。高逸。孝義。四傳。孝義傳。次於文
學傳。後而區區文學。居於三者之先。其旨可不問而知矣。此梁書之宗旨也。唐
姚思廉。之梁書。其宗旨在拒佛教。佛教爲中國之患。於梁爲尤甚。思廉誠思有
以敵之也。其廣著孝行。儒林。文學。處士。止足。良吏。等傳。殆欲重吾道。以拒之乎。

梁書序有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在梁爲尤甚。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觀梁書序。言拒佛之嚴。有如此者。其序雖非思廉所撰。而爲序者。覩其書以發。是言豈不得其宗旨哉。姚思廉又修陳書。夫陳之爲陳。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可章示後世。而下復有爭奪詐僞之徒。其史誠不可修。而思廉積十年之功。旁探窮求。列孝行儒林文學三傳於後。史識過人。砥柱中流。風雨之詩。所爲作也。梁書陳書。皆以矯時弊爲旨。此梁書陳書之宗旨也。齊魏收修魏書。以黨齊毀魏爲宗旨。褒貶肆情。入地上天。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此魏書之宗旨也。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魏徵之隋書。其宗旨似皆好表揚藝術。北齊書列方技一傳。周書列藝術一傳。隋書列藝術一傳。藝術之事。樂道不厭。此北齊書周書隋書之宗旨也。唐李延壽修南史北史。其宗旨在審慎其修。南史刪潤四史。不遺餘力。其修北史於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積學深思。精密無遺憾。此南北兩

史之宗旨也。晉劉昫修唐書以工於模寫爲宗旨。有唐事跡悉載無遺。撰述詳贍。固勿待論。此舊唐書之宗旨也。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以事增文省爲宗旨。因舊唐書標目分曰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義孝友儒學文苑方技隱逸列女西戎東夷北狄乃更廣立傳。目曰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烈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北狄東夷西域南蠻姦臣叛臣觀其傳目亦足以知其以事繁爲旨。此新唐書之宗旨也。宋薛居正修五代史其旨在除授沿革之事。鉅綱畢書而歐陽修著新五代史大旨以春秋書法爲宗。長於褒貶略於事迹。此新舊五代兩史之宗旨也。元托克托修宋史大旨在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數。又修遼史以有助人君之鑑戒者書之。其旨如是而已。彼又修金史其宗旨在詳載典制。此宋史遼史金史之宗旨也。明宋濂修元史倉卒而成。碑誌之語案牘之文。往往不及修改。但以集大成爲宗旨。此元史之宗旨也。張廷玉修明史以超軼諸史爲宗旨。著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但史裁不易。其中考究未詳。此明史之宗旨也。二十四史之宗旨各有不同。要而論之。優

於史學者則長於叙列學術優於史才者則長於文筆優於史識者則長於褒
貶優於史法者則長於體例優於史德者則長於議論優於史裁者則長於銓
叙史學宗旨大半由是分焉日論者以爲史家宗旨無所異豈其然哉

宋徐正節先生傳

馬叙倫撰

先生諱應鑣。字巨翁。衢州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國子司直。恭帝德祐二年。元將伯顏師次皋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犯臨安府北關。檢校少保張世傑知臨安府。文天祥請移三宮入海。合師爲背城決戰計。丞相陳宜中方議和不許。而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表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張世傑耻以不戰而降。遂與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去臨安。入於海。時除文天祥右丞相。至元軍中。與伯顏辨論不屈。伯顏怒。遂被拘留。詳天祥傳中。伯顏自湖州入杭城。館於萬松嶺盧原宅。太宴諸將。謝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但見天子可也。伯顏命阿答海張惠阿剌罕董文炳等遷宋三宮。期會於瓜步。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帝拜謝禮畢。與皇太后全氏福王及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出宮。於是宗室駙馬省院臺司三學諸生從而北徙。先生痛哭不從。誓與國俱。乃與其子鄉貢進士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願爲國殤。太學故岳鄂王第有王祠。先生具酒肉祀王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俱北。乃作絕命詩曰。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烈士甘焚死。丹心照紫雲。琦崧元娘各賦詩。自誓琦曰。每說天兵出守疆。忽聞勁敵犯睢陽。火焚邵邑人民苦。血染江淮鬼物傷。忠報君恩名不朽。孝隨親死義難忘。皇天后土宜知鑒。白日英魂照劍光。崧曰。成仁取義在於斯。一死君恩報未遲。某日當空存正氣。狂瀾砥柱起常彝。孔明未復中原鼎。鵬舉空撐二帝旂。可恨奸回移宋祚。閻門厲鬼泣秦師。元娘曰。毓秀含華十六齡。慈韓口授十三經。奇文不欲掌天地。大節偏教揭日星。何姓移劉亡漢室。誰人復楚乞秦庭。願從一死明忠孝。碧血應留萬古青。又曰。弱質原歸玉女峯。家亡國破恨重重。椿萱已遂杼忠願。昆弟先教殉難從。熱血千年啼杜宇。寒泉三尺照芙蓉。堪憐宮院齊收北。忍聽天朝長樂鐘。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先生乃與其子女入經德齋。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驚起。至樓下穴牖窺之。先生父子儼然並坐如偶人。急報諸僕起。壞壁入撲滅火。先生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不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

前井中。皆僵立。瞳目面如生。蓋先生不欲久活。以辱生。不得死於火。則轉而共趨於井。達於死而後已。亦烈矣。諸僕具棺殮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先生有弟應鑣。諫議大夫。棄官隱陽羨。其子琨。憫父之志。亦遁居於新安。

論曰。余讀宋史所立先生傳。甚畧。知有所諱不言者。及讀劉汝鈞正節徐先生傳。稍詳。顧亦書先生死節事。無他甚異。或者宋史本而節之。未可知歟。則先生之行。誼。磊。落。及。琦。崧。元。娘。之。爲。國。殤。者。猶。藉。汝。鈞。而。傳。之。及。得。海。忠。介。弔。先。生。詩。知。先。生。嘗。散。家。財。募。死。士。勤。王。則。先。生。非。徒。見。危。能。授。命。也。於。乎。有。遭。夷。夏。大。防。之。潰。知。其。不。可。爲。而。遽。緇。衣。黃。冠。或。決。然。自。裁。甘。腐。螢。草。者。高。矣。烈。矣。然。視。先。生。儒。官。而。責。與。天。下。力。絀。而。後。死。儒。行。十。五。儒。先。生。庶。幾。矣。余。至。江。山。讀。其。志。乘。見。先。生。妻。忠。懿。夫。人。之。死。尤。烈。夫。人。錢。唐。方。氏。女。適。先。生。嘗。觀。乾。象。知。宋。室。將。亡。欲。推。髻。練。裳。與。先。生。偕。隱。先。生。曰。朝。廷。養。士。三。百。年。豈。可。效。巢。由。高。

蹈。竟。抗。志。不。回。夫。人。曰。吾。不。忍。見。子。女。被。髮。左。衽。也。因。作。短。章。以。明。志。曰。昊。天。
惜。惜。四。海。洵。洵。趙。氏。終。衰。妖。孽。景。從。解一我。生。不。辰。咨。嗟。風。雨。一。木。難。支。勸。君。解。
組。解二妾。身。邀。隱。君。志。殉。忠。願。學。仲。連。甘。蹈。海。東。解三舉。世。鬚。眉。何。殊。巾。幘。偏。我。婦。
人。尙。知。報。國。解四有。女。貞。潔。有。男。才。良。素。解。大。義。不。負。綱。常。解五遂。投。蓮。沼。以。死。於。
乎。精。燐。碧。血。爭。照。千。古。此。烈。丈。夫。所。變。色。而。道。者。矣。夫。有。夫。人。之。隱。而。後。可。以。
死。亦。有。先。生。之。死。而。後。可。以。隱。若。夫。人。者。志。見。乎。詞。矣。然。先。生。儒。官。琦。崧。儒。生。
故。不。可。以。辱。生。若。夫。人。及。元。娘。豈。非。世。所。謂。婦。人。女。子。者。耶。而。欲。與。文。文。山。謝。
疊。山。爭。光。比。烈。觀。夫。人。不。忍。子。女。被。髮。左。衽。則。夷。夏。之。吟。自。古。所。不。能。泯。雖。婦。
人。女。子。識。詩。書。者。皆。有。以。自。處。矣。余。獨。怪。元。虜。入。主。制。人。爲。十。等。以。歌。曲。徵。儒。
列。娼。丐。之。間。孔。聖。貶。爲。中。賢。大。學。鞠。爲。茂。草。天。地。之。變。極。矣。而。草。廬。魯。齋。之。徒。
尤。詔。然。以。道。學。自。銜。其。視。夫。人。女。娘。何。如。哉。此。吾。蓋。不。獨。悲。宋。而。抱。小。雅。之。戚。
多。也。

○○周宗建傳

陳去病

公諱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南直之吳江人也。曾祖用。字行之。號白川。弘正朝進士。位冢宰。以文章經濟為世推重。卒謚恭肅。祖式南。亦名孝廉。為墨吏。易可久。齟齬死。父輯。符諸生。公幼而岐嶷。讀書自鏗。苦不為章句所累。登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謁選得武康令。明年冬甲寅之任。三年丙辰移劇仁和。所至有政聲。能發奸摘伏。邑民驚以為神。戊午上計報最。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入臺日。即首白祖冤。得旨昭雪。一時咸稱其孝。公亦感激益圖報稱。舉凡國事有可裨補萬一者。無不竭忠盡愚。以疏上陳。如請修實錄疏等而尤以遼陽事為切摯。帝每優詔褒納之。當是時。東事亟。杜松。劉綎。皆戰死。熊廷弼起復罷代者。袁應泰。又才拙難應變。瀋陽遽陷。公聞之大悲憤。再疏論邊事。殷殷以用人為急。謂百凡防禦。總藉人為。而臣所欲用之人。非猶夫人之所謂用人也。平時之人。橫金結綬。赴闕生歡。今所欲用之人。必被髮纓冠。誓身殉國者也。平時之人。安車緩轡。徐徐吾行。今所欲用之人。必擊楫枕戈。矍鑠自薦者也。平時之人。小廉小謹。標格自持。今所

欲用之人必不衫不履不傍時趨者也。平時之人求封求蔭畫錦在懷。今所欲用之人必仗劍出門不與妻兒作別者也。以如此事任如此人而旁揣者猶爲之銖銖而較曰某向以某事而退某向以某人而歸某曾經駁於彈文某曾身掛於察典某爲習氣之未除某爲功過之不掩不徘徊於銓司卽旁撓於私口嗟乎嗟乎抑何其忍忘君父之封疆哉。又謂董應舉先幾遠識能料遼事於二十年前徐光啟於一切兵甲器仗火車火工城守攻禦之具咸有成製自宜優之京秩以備顧問且曰人臣當效古人同舟之助不宜效後世倖災之心併膽一力如救溺然輔臣樞臣當思展齒欲折之深心勿學圍棋賭墅之虛貌諸臣當思有事時求人甚難毋於事定後責人太易當思今日只有此事之驚危毋於他日再多小事之爭執此尤今時救遼第一根本義也。此疏係天啓元年三月十七日具題疏上而遼陽敗報適再至應泰張銓死之三河五十寨河東大小七十餘城望風皆降公益憤切謂遼事之失在內外臣子畏縮引避無同仇敵愾之槩致潰敗決裂而不可救欲回此習計惟堅其恢復之志毋專退守以悞國大戮遂上疏

力陳機要曰臣聞天下強弱之勢譬之相搏我進彼退決無中立矧一當久勝日鼓則日前一當屢挫日怯則日縮狃其縮而安焉計當一無所之忿其縮而奮焉一呼可以立振猶之犇且仆者蹶然自立挺然向前站立一定而逐者亦止此今日東事得失之大勢也朝廷昔年銳意勦滅輕率喪師今見口勢披猖陷我遼左逼我門庭漸迫而進反欲漸退而守惴惴焉不思爲捲土恢復之計則是口口李永芳之逆謀所以愚我中國者乃欲以此自愚也且今日之勢不可不恢復者其說有三可以恢復者其說亦有三而計必出於恢復者其說又有二國家連年斷送幾千萬生命於遼陽斷送幾千萬金錢于口口斷送幾百員貞臣烈將於沙場匹夫有恨尙思報復何況大國便自包羞此不可不議復者一也前此失一城一堡尙不勝憤憤而有三路之舉有十八萬之集今一朝而喪祖宗數百里之封疆顧乃束手歎氣視若固然一棄之後何所不棄臣子何以仰對君父皇上何以上慰列祖此不可不議復者二也國家運氣全在人爲安史之變天下去而復來奉天之厄宗社危而復定轉危撥亂從古已然豈

一。狡。口。遂。甘。退。讓。此。不。可。不。議。復。者。三。也。當。時。遼。民。苦。西。兵。苦。降。虜。苦。車。運。輒。有。詛。望。之。心。今。遭。口。戮。更。慘。更。毒。怨。氣。所。結。豈。遂。消。沈。洛。邑。頑。民。田。橫。義。士。山。間。海。上。豈。曰。無。人。此。可。議。恢。復。者。一。也。當。時。口。巢。深。密。險。惡。難。前。今。口。以。遼。左。爲。巢。地。廣。力。分。衆。心。未。集。彼。方。求。守。之。之。策。而。我。乃。爲。擾。之。之。謀。道。里。邈。濶。勢。難。照。應。虎。狼。雖。猛。離。穴。易。擒。此。可。議。恢。復。者。二。也。川。兵。一。鼓。殲。及。萬。人。儒。生。一。椎。殺。及。頭。領。口。口。之。兵。豈。真。如。神。如。鬼。有。異。於。人。但。使。我。肯。向。前。彼。自。決。然。退。避。事。由。人。做。有。志。竟。成。此。可。議。恢。復。者。三。也。且。今。日。計。欲。結。連。西。虜。牽。掣。東。口。必。使。堅。圖。恢。復。我。無。畏。口。之。心。而。後。勁。氣。不。衰。始。可。得。西。虜。之。用。倘。令。畏。口。如。虎。甘。心。棄。地。豈。惟。口。欲。辨。厭。亦。且。西。虜。生。心。東。西。交。困。何。以。自。存。此。勢。之。不。得。不。恢。復。者。一。也。且。隔。河。一。線。我。不。過。東。則。口。必。渡。西。彼。無。大。挫。必。求。大。逞。庸。寧。不。已。漸。而。山。海。山。海。不。已。漸。而。神。京。即。欲。自。守。何。以。爲。國。此。勢。之。不。得。不。恢。復。者。二。也。夫。以。不。可。不。復。之。恨。有。此。可。以。恢。復。之。機。而。又。處。不。得。不。恢。復。之。勢。顧。不。著。著。上。緊。事。事。奮。揚。必。待。虜。計。已。成。聯。絡。牢。固。乃。欲。借。一。河。一。海。恃。爲。鴻。溝。

臣恐謀國大臣雖有百身肉不堪食也。誠爲今計，請急督兵三萬發三岔河鎮守，以兵三萬發登萊鎮守，以兵一萬發天津鎮守。若云一時調募未足，則請以五十萬金付王化貞自募，以五十萬金付登萊道臣自募，以二十萬金付畢自嚴自募。朝廷視此百萬，何啻錙銖。事在剝膚，豈容慳惜。再俟川兵併集，浙兵齊來，聯絡十萬之師，以四萬從登萊渡以攻口，之後以六萬從三岔河渡以搗口之前，使其腹背受敵，支吾不及，卽未必繫口之頸而逐口遠去，仍可得遼爲鎮，因而進取，殺口可期。正未可以今日一敗遽而索氣也。乃臣所痛惜者，密勿輔臣不能爲中流柁師，主張國事本兵重地，如愍如醉，一籌不展，更可笑者，以大司馬帷幄之寄，亦自派於坐守一門，而其自謂枯据者，則惟搜覽朝報日戾不遑，如同官張捷所言，中朝有如此等人，亦足羞殺當世士大夫之氣矣。乃猶欲仗之折衝禦侮，動以舊經，臣之更換爲戒，是有一袁應泰之誤，國將使土寓木，偶終長據而不易，是當局大臣明明以國事爲戲，恐金甌天下不壞於口口而壞於二三大臣之迷暗矣。

此疏四月十九日具題

會鞫降卒公廉得李永芳謀主李伯龍

以水滸策飾醫藥諸徒侶流布扇惑爲內應狀因再陳防察內奸及天津登萊
添兵防禦諸疏語極愷切皆得旨允行而撫臣王化貞獨以西虜可恃又妄倚
李永芳可內應欲盡撤諸路登萊兵樞臣張鶴鳴不加察遽信之由是三方
布置復弛公無如何憤憤而已當是時帝乳母奉聖夫人客氏驕侈甚內俺魏
進忠漸與比矯殺王安等帝婚客出矣而復宣入宮內外時事無一可問者宗
建立朝日淺位卑不得枋政權而居諫垣又不甘錄錄則誼當言遂卽上疏劾
客氏謂倖萌曲竇豈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藏之後所當
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所宜分玩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及且
言漢齊諸君惟不悟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蠱惑故卒亂國引喻極眞摯客聞之
睨魏而嘆璫之私人則擊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力怨患矯詔杖八十疏上於元九年九
十月二日宗建不爲動言事益勇會邊事急經撫臣議益左樞垣且無一右廷弼者
公獨不爲然議常朝廷弼明史謂相廷弼者惟公及何喬遠耳並聞河西危乃糾同官請權廣寧
城又謂邊事之壞由於牧令之不得其人因獨上更置邊方有司疏顧時事已

不救廣寧既陷而河西之地亦盡歸口有沈淮方起用又媵媵與進忠暱孟夏
雨雹朝士僉粉飾進賀宗建獨謂雹者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
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因條四端護切時事臣名節曰大
宜重以刺淮一曰小臣忠告宜寬以救言路一曰內臣窺伺宜防以而彈擊魏
排魏閣一曰外臣傷讒官化以諷張鶴鳴等不當因廷弼羅紱朝士而彈擊魏
閣尤激切不遺餘力進忠得疏大懼環御床而泣帝優容之進忠乃喜登文華
殿大誦誼聲達御聽欲竟礙杖賴葉向高婉解之三礙杖而三免焉旋巡中城
董建首善書院與嘗官鄒元標馮從吾講學其中爲朱童蒙等所中傷鄒馮皆
引去公卽求同罷不許遂因典兵事疏攻劉朝謂內臣行邊有三不可九害又
以察典撓亂再疏劾郭鞏皆指斥魏閣由是羣閣益恨齒骨巡按湖廣湖廣人
喜公來冤獄多所平反其墨吏夙憚公威校莫不望風解印綬去而馮銓父馮
盛明居官多不法公廉得實力劾之銓私人曹欽程以先爲吳江令遂撫無影
事誣公削籍六年春復逮問坐贓至萬三千五日一酷掠明制縉紳下獄多優
待至是許顯純恨公甚坐鎮撫堂張拳瞋目以犬豕罵之曰而尙能詈魏公不

識一丁。否。因箠楚下。較衆益毒。至不能出聲。獄具。御史王家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令開釋。銓厲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案。不能忍。含淚出。璫命以鐵釘丁之。不死。復着錦衣。沃以沸湯。頃刻皮盡。膚爛。肉燹。赤若火。婉轉兩日。死之。或曰。以沙囊壓之。云。時六月十七日夜也。明史作十八日。係據平且而言。猶追賊不已。府縣官憐其貧。咸爲册募。始償少半。思廟立。子廷祚首伏闕。訟父冤。詔復原官。贈太僕。蠲其所坐金。仍卹銀五百兩。予祭葬。弘光朝。復追諡公曰忠毅。烏虜可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古者矣。公於學無所不窺。尤斤斤律已。而惡虛僞。恒謂天下之壞莫不繇於賣名。市譽。巧捷好異之人多。而謙謹朴素。靜退損抑者之無所尙。故世益不治。因本老氏旨。成道德經解一卷。去病按此書成於癸亥冬。以標揭已意。而隱諷黨類。其託志蓋尤遠云。子三。廷祚其長也。字長生。以難蔭中書舍人。當公昭雪時。卹贈祇逮本身。廷祚援張忠烈銓死事例。上請得贈兩代。如公官。同難者咸邀異數。則廷祚力也。國變隱居。終其身。鄉人私謚孝節先生。議者謂不媿名父子云。

南史氏曰。予聞忠毅之死。詔獄也。子在途。不及知。僕在都。不敢視。獨鄉人沈義。殮其尸。當義請尸時。叩鎮撫司前。許顯純痛斥之曰。爾主爲東廠仇人簿上第一名。且絲腐獄底。義泣不已。七日乃許之。予退徵諸志。義蓋一吳江賣餅兒也。徒慕公直筒攘臂走京師。其所盡於公者。橐餽事耳。非他有所希望也。而獨始終黽勉。還裨於鄉。此其人之義。俠爲何如哉。故並記之。嗟乎。當啟禎之際。天下固有媚闖降虜以求富貴者矣。而自今論之。直鄙不足道。然則義也者。豈非容城定興之徒歟。

史篇

○○論史學分二十家爲諸子之流派

陸紹明

史家振翰成章八紘馳聘於思緒萬象出沒於毫端博極古今牢籠天地固爲筆補造化口吐天文也而研究其體例文辭夫亦可知其區區學術之所在矣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王充所謂學與文相副也嘗研究諸史知史家各竊諸子之糟粕而瓜一偉著者焉及今辨析其學術可分二十家請申言之司馬遷貫穿經傳馳聘古今學擅三長稱爲良史其學莫可名也姑勿具論馬遷而後班固修書文辭和正雍容揄揚辭章家之史也自是而後時乏其才降至有宋歐陽修宋祁作新唐書半用駢體吳育除直史館爲文雅正天下推之辭章家之史如是而已由辭章家學派而流爲經學家理學家歐陽修又撰五代史法嚴詞約人謂其取法春秋得其旨也歐著新唐書爲辭章家之史其著五代史近於經學家之史此辭章家學派流爲經學家學派之證也朱子撰綱

目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經學家之史也朱子深於理學但綱目一書不可謂其為理學家之史理學家之史肇於隋王通之元經自晉太熙元年至唐武德元年稱薛收所續元經以事明道盛於宋司馬光之通鑑通鑑以事餘理終於元托克托之宋史宋史大旨在乎表章道學皆為理學家之史者為此辭章家經學家理學家三史為儒家之流派也有所謂理想家之史其學由於理學家宋蘇轍著古史上起伏義下訖秦始皇凡本紀七世家十六列傳三十七蓋病史記淺陋疎略為之改修其持論以無為為宗行文渾涵澹泊時杼理論此理想家之史為道家之流派也史有褒貶家評論家學派猶乎理想家學派蓋同為史家之位虛者也晉陳壽著三國志宗馬遷之實錄實錄即褒貶之謂也不褒而自褒不貶而自貶實錄之史最足尚矣唐吳兢與劉知幾撰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魏元忠事言張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勸轉佞為忠說知兢所為屢請改數字兢辭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見山亭肆考自是而後實錄之學為世所習而褒貶之法於

吳平。行。焉。宋。范。旻。上。言。曰。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朝。廷。之。大。典。因。以。爲。史。館。修。撰。後。旻。修。辭。尚。實。不。負。所。言。袁。樞。爲。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求。樞。釋。其。事。樞。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甯。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趙。雄。總。史。事。見。子。厚。傳。歎。曰。無。愧。古。之。良。史。是。所。謂。實。錄。寓。褒。貶。也。他。若。史。以。實。錄。稱。者。名。不。副。實。者。居。其。半。如。唐。許。嵩。所。著。建。康。實。錄。令。狐。峒。所。修。元。宗。實。錄。路。隨。章。處。厚。所。修。憲。宗。實。錄。明。錢。習。禮。所。修。兩。朝。實。錄。其。褒。貶。之。法。皆。不。及。唐。吳。兢。劉。知。幾。所。撰。武。后。實。錄。也。所。謂。名。不。副。實。者。非。歟。明。丘。濬。修。英。宗。實。錄。或。曰。于。少。保。死。以。不。軌。蓋。正。其。罪。濬。曰。已。已。之。變。可。無。謙。故。謙。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錄。其。實。或。褒。或。貶。皆。隨。其。中。則。武。后。實。錄。而。言。英。宗。實。錄。爲。獨。優。焉。是。爲。褒。貶。家。之。史。至。於。評。論。家。學。派。雜。而。不。醇。蓋。爲。史。家。所。通。習。也。班。書。附。贊。范。氏。後。漢。書。附。論。而。又。系。以。贊。陳。壽。三。國。志。附。評。沈。約。宋。書。改。稱。史。臣。曰。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皆。稱。史。臣。曰。五。代。史。論。不。加。標。題。而。輒。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名。自。所。異。而。實。則。盡。爲。評。論。

家學派也。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後附唐太宗御論改論曰制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贅列侍中鄭國公魏徵論一章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雜用思廉之父所作論說稱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李百藥北齊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而其餘紀傳有僅有論無贊者有僅有贊無論者有論贊俱無者有論贊俱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曰評論家學派至此下矣此褒貶家評論家兩學派為法家之流派也由評論家學派流為議論家學派評論家之史是非其事議論家之史辨駁其理非可一列論也五代周賈緯充史官修撰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儕輩不平目為鐵嘴見堂肆降至有宋王韶之為著作佐郎善叙事理議論可謂時號為後世佳史見堂肆羅泌撰路史四十七卷內有發揮六卷餘論十卷皆為辨駁之文劉勰謂其無益經術有裨文章謂非取其長於辨論乎此議論家之史為縱橫家之流派也又有所謂文字家訓詁家考訂家其所宗之一家與縱橫家相近文字家之史始自荀悅漢獻帝以班書文繁命荀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卷斟字

酌。句。辭。約。事。詳。爲。文。字。學。派。之。正。宗。宋。楊。侃。著。兩。漢。博。聞。十。二。卷。摘。錄。前。後。漢。書。之。文。不。依。篇。第。不。分。門。類。惟。簡。擇。其。字。句。故。事。列。爲。標。目。而。節。取。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往。往。可。訂。正。注。文。之。訛。漏。爲。文。字。學。派。之。旁。支。至。於。訓。詁。家。之。史。則。當。獨。推。唐。張。守。節。守。節。著。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其。於。音。義。獨。詳。雖。爲。史。註。之。家。其。實。當。列。爲。史。家。蓋。史。記。正。義。別。自。爲。書。非。附。於。史。記。內。有。明。以。來。正。義。一。書。訛。脫。至。一。千。餘。條。書。賈。取。其。殘。編。附。人。於。史。記。內。以。爲。博。利。之。計。世。以。爲。正。義。藉。史。記。而。傳。豈。知。彼。有。史。家。別。裁。之。體。哉。他。若。考。訂。家。學。派。則。有。宋。吳。縝。王。禹。偁。元。胡。三。省。近。世。陳。景。雲。吳。縝。著。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內。分。二十。門。所。駁。凡。四。百。餘。事。雖。未。免。有。意。吹。求。然。亦。多。中。其。失。上。禹。偁。著。五。代。史。闕。文。一。卷。摭。拾。五。代。軼。事。以。補。史。缺。王。士。禎。香。祖。筆。記。稱。其。辨。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洵。不。誣。也。胡。三。省。著。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南。宋。時。通。鑑。釋。文。有。數。家。有。海。陵。本。者。有。龍。爪。本。者。此。二。家。皆。從。史。炤。書。勦。襲。成。編。而。炤。書。訛。外。實。甚。三。省。舉。炤。書。之。誤。一。一。辨。之。海。陵。本。龍。爪。本。與。之。同。者。亦。附。注。於。下。考。訂。一。家。推。此。數。子。

此文字家訓詁家考訂家三學派爲名家之流派也自此而外有所謂權謀一家其學宗於兵家數學五行兩家其學宗於陰陽家纂修敘述考據文獻四家其學宗於雜家地理一家其學宗於農家曲筆一家其學宗於墨家音律一家其學宗於小說家權謀一家其學術未有精者惟宋郭允蹈明宋濂二人爲完全權謀之家郭允蹈著蜀鑑十卷皆述戰守勝敗之迹於用兵故道尤拳拳示意宋濂修元史主重權謀喜言兵事此權謀家之史爲兵家之流派也數學家之史當推皇王大紀是書爲宋胡宏所著上起盤古下訖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號事迹帝堯以後用皇極經世編年胡宏精於歷數之學故是書足觀五行家之史春秋別典足以稱矣是書爲明薛虞畿所著於三傳之外掇拾春秋時事迹分十二公編次洵爲賅博於災祥之事尤爲樂道此數學家五行家之史爲陰陽家之流派也纂修家之優者厥惟宋司馬光光著資治通鑑資治通鑑考異通鑑釋例資治通鑑目錄光在著書時書局自隨博采羣書纂修成史淹通貫串爲史家絕作敘述家之優者厥惟宋范曄曄著後漢書自命一家之作

長於叙述不爲文累其作黃憲列傳以言語模寫是叙述之神者也考據家之史當推唐李延壽所著北史於周則補文苑傳於齊則補列女傳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豈非深於考據乎文獻家之史當推元托克托所著金史一代典制修明圖籍亦備此纂修家叙述家考據家文獻家四史爲雜家之流派也地理一家則爲宋王應麟爲獨優應麟著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不以通鑑之文爲次但總括爲四類首州城次都邑次山川次形勢而以唐河湟十一州晉燕雲十六州附於末此地理家之史爲農家之流派也曲筆之學能者甚夥惟晉張輔知其學輔嘗謂良史述事善足以勸惡足以戒小告微惡亦爲之曲筆寬之也此曲筆之學爲墨家之流派也墨家主重愛物也曲筆之道亦愛物也音律家之史惟梁沈約所著之宋書而已約精於音律故宋書之文咀微含商回宮轉角爛若披錦炳如繪素此音律家之史爲小說家之流派也綜而論之宗儒家道家法家縱橫家名家兵家陰陽家雜家農家墨家小說家之學以爲史者雖不可謂爲儒道法縱橫名兵陰陽雜農墨小說諸子之史而要可謂爲諸子之支史

鳴呼。諸史澹雅沈鬱。研精覃思。詞順理正。言典事該。筆力千鈞。光芒萬丈。不知者以爲鏤心鳥迹之中文。如揚馬織辭魚網之上。體類屈宋。豈真如是哉。元主謂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得其旨也。而所謂史學。分二十家。爲諸子流派。恐知之者無其人。也不可慨哉。

○○方召傳

馬叙倫

夫天之爲人性命者。使人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仁義莫如不虧道而自利。而可恥莫如苟活以辱生。春秋之義。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社稷亡矣。宗廟滅矣。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於乎。覬夫秦以來。獨得明。思宗爲能知春秋之義。然而悲矣。夫君死乎位。謂之正君。死於正而臣死之義也。故臣有去君而無去國。有死事而無死君。人非宦官宮妾。孰有受君之荼養而爲之犬馬者乎。此晏嬰所爲不死於齊光也。臣受國之命。輔君以治事。國亡君死。則辱命而何有於事。此宋明之末。殺妻子。趨水火。行仁蹈義者之多也。悲夫。悲夫。哀莫大於亡國而亡國於臙腥。毒酪。仁義不識。父子昆弟。烝報不制之族。此所謂天地閉之時。歟。夫靈星舞童。至賤者也。掘之使拜。犬豕則拂然怒。况吾懷與立冠赤舄之倫。五帝三王。禮樂文明之遺。秦漢唐宋。雖不肖而皆出於軒轅之一本。自相統役。其間迭起迭伏。或數十年。或數百年。皆謂之革命而已。雖漢唐與商周。無以異。

焉。唐之亡。沙陀犬羊之長。攫中國而主之。可謂亡國矣。雖然。冠裳未裂也。政教未易也。風其故。風俗其故。俗不數十年。夷盜迭居。以待命世之英。則猶諸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是故而農先生。至於不欲以五代予之。古之人哉。先予度之矣。迨宋替。其赤刀。立鉞。臙腥。毳酪。仁義不識。父子昆弟。烝報不制之族起。而竊其版籍。毀其圖法。裂其冠裳。易其政教。舉其臙腥。毳酪。仁義不識。父子昆弟。烝報不制之俗。以易我。立冠。赤烏。禮樂文明之遺。斯謂之亡國矣。自是之後。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二年之間。乾坤亂。夷夏倒。極矣。明高帝崛起於草莽。揭竿斬木。舉已亡於夷狄之土地。歸而還之中國。大哉斯功。其不在禹下矣。然而廟算不勝。貽謀不臧。越三百年而後。版籍載淪。圖法載毀。冠裳載裂。政教載易。古之所謂天維折。天維絕者。其至此而極歟。其至此而極歟。然明之亡。大夫學士。至於販兒走卒。宦官宮妾。殉爲國殤者。較宋尤烈。悲夫。此何以也。豈非思廟王之。大勳痛來者之何人。悲憤所召。一瞑萬古。於乎予嘗讀汪氏史外。爲之變色。流涕者矣。其他稗史野記。蓋有不忍卒讀者焉。太史氏曰。余登涇江之景。星山。

其上。有明知縣方召。慕云。還而得其傳曰。方召。字虎鄰。宣城人。爲諸生。貧。喪失志。明亡。山谷兵起。召輒集鄉勇。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大書不愛錢。不怕死於脾。使人負以前趨。與父考約。寬徵歛。自謂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騎使。毋暴民。橫索尉傳。民呼眞父母。時順治丙戌。江邑尙稱隆武。二年。清師定浙江。金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師次衢州。江邑震恐。無守志。召泣謂事已去。毋徒殘民。乃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綬誓不辱。適坐堂。吏役寥寥。有執蘇白扇者。召取其扇。題詩曰。獨守孤城誰是伴。只留烈骨可招魂。俄報師至。遂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國。自投署後井死。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屍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因立亭井上。曰冷香亭。亭今不存。太史氏曰。余至江山。訪其井。吊之。未嘗不爲扼腕於邑也。頽井在縣齋之西。乾隆二年。知縣宋雲曾建涵香書院。與縣署通道。卽過天前。意其初學士大夫往來。其處必有爲之怛惕心。驚歎歎不平者也。今過其處者。多吏役。

僕。圍。然。則。使。召。有。靈。必。惡。其。讙。鄙。而。不。鍾。乎。是。矣。余。又。聞。自。召。死。江。山。陷。口。師。遂。長。驅。入。閩。而。明。无。復。尺。寸。之。土。方。師。入。城。中。營。三。日。蹂。躪。劫。掠。勢。如。鼎。沸。原。燎。居。民。徙。避。十。八。九。其。後。招。撫。遺。黎。漸。集。然。已。太。半。爲。白。地。於。今。不。滿。七。萬。戶。蓋。蕭。條。極。矣。於。乎。使。召。有。靈。其。遺。痛。於。國。於。民。者。豈。有。旣。哉。雖。然。余。嘗。詢。諸。父。老。江。邑。以。哀。召。之。故。都。世。農。戒。勿。學。仕。故。二。百。餘。年。以。科。名。顯。者。稀。如。晨。星。夫。江。邑。在。宋。明。間。頗。多。顯。宦。有。文。聲。今。其。子。孫。如。柴。氏。毛。氏。徐。氏。周。氏。鄭。氏。趙。氏。者。其。最。著。也。獨。元。及。今。未。有。宦。至。二。千。石。以。上。者。其。故。可。深。思。而。知。矣。而。今。爲。尤。少。莫。不。以。爲。召。之。死。有。以。感。之。然。則。召。之。精。神。豈。特。不。泯。而。已。固。常。貫。於。江。人。如。聚。沙。而。雨。之。入。之。深。矣。召。未。嘗。死。也。死。其。可。死。非。死。又。不。足。以。得。其。不。死。雖。然。惟。烈。丈。夫。之。死。乃。足。以。聳。動。激。昂。入。人。肝。膈。耳。惟。亡。國。之。際。其。死。乃。足。以。使。孝。子。慈。孫。百。世。不。忘。耳。夫。召。何。術。而。得。江。邑。之。盡。爲。其。孝。子。慈。孫。歟。管。吳。之。曰。殉。難。死。戎。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內。土。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天。下。之。士。雖。間。有。

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悲夫。明之亡。科舉爲厲而謂諸君子絕臆斷脰死而不悔者。皆正學之效。吾不知也。彼賣鉛冶鐵者。流鬻藝賦淫之伎。目不識詩書之旨。耳未聞誅泗之言。亦嘗以刀鉞蹈水火者。蓋自西元以臙腥毒酪仁義不識父子昆弟。烝報不制之族。強主中夏。其摧靡我玄冠赤舄之倫。禮樂文明之遺者。亦深入乎人心。明高帝復而蘇之。至莊烈之殉。三百年於茲矣。十口相傳。銘心刻肺。以故不欲重辱而甘於絕滅。不然學術之塗。每趨愈狹。尊師重信。莫過於兩漢。其效何如哉。於乎夏夷之畛。族類之防。此則仲尼之志而春秋之教也歟。

○○記鄭濤詩禍事

馬叙倫

專制之主。輒以文字刺譏。興大辟之獄。其由來久矣。董仲舒著五行災異之說。下吏幾死。西漢去古未遠。董子大賢。猶然遭此災。况值亂世末流。而夏夷之防。大裂人獸。易位冠裳。倒置之際。其得禍蓋有甚焉。崔大夫以暴拓跋氏。先世之惡。誅夷赤族。其後胡元竊夏。頗自尊其種類。而抑華人。修潔獨行之士。多恥之。

斷右指雜屠沽中或托之緇流俱以壞奇深自藏匿而洩其憤懣之才於詞曲間如世所傳天機餘錦倩女離魂等皆古今之絕唱然文字之禍不少概見者何哉蓋元之竊夏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娼後此其賈憤於華人者亦既多矣而况華人仕不得居臺省正官不得預聞大事其賤士類如此則夫列於其朝者以爲扞衛鄉里而已孰有爲之效忠守正以驅除同類者乎然則華人之仕於元者尙未有如后世趙口口輩之廉恥掃地以盡歟抑古今之風不同歟夫有含血鬪角之族莫不有受拒之性同類則受異類則拒禽獸猶然圓顛方趾之倫含英毓靈其去禽獸亦遠矣然而聖人猶懼其知識之不深易迷其性故不得已而居萬姓之下爲之設五色五聲五味以導民知必使巖異同別美惡若大山之與深壑白堊之與黑漆然後不以狗爲母猴以母猴爲人未至而知拒之未近而能禦之又懼其生生而無教養之術適以自淪其性則爲之慮井以養之庠序以教之皆所以使自絕於仁義不苟爲生苟爲利而已人受英靈之氣於天而受成性之教於聖人由而行之守其秉彝是謂肖子是故趙宋

朱明之亡。自國君公卿大夫士庶。至於販夫牧兒。歌優娼妓之流。慷慨就死。不忍苟活。雖素不肖。亦爭自磨濯。於一朝。豈趙氏朱氏之恩。浹於民者深歟。夫三代之興。積德累仁。數十百年。獨商之亡。遺民猶爲之奮。周雖享國最長。而分裂於強。藩卒亡。以暴秦有文武成康之餘烈。而不若齊有王蠋。趙有魯連。以爭其亡也。彼趙氏朱氏。其功德曷嘗邁於三代哉。而天下爲之死節。蓋非僅爲趙氏朱氏也。亦五帝三王禮樂仁義之遺教。未泯而相與爭爲天之肖子而已。及宗國旣亡。子餘遺民。隱忍苟活。待其子孫。以復恥爲之子孫者。各行其性之所近。最不得已。寄其枕戈泣血之志於文字之間。斯亦窮而無力之尤者矣。然彼盜竊臙腥之會。猶務翦而去之。不遺餘力。豈非以爲文字之感於人者。易而入人者深歟。是故入世以來。查嗣庭呂留良戴名世等之獄。株累牽連一案數十百人。雖公卿非其種者。莫能自脫於誅夷。可謂殘賊矣。乾隆末葉。稍稍厭棄其事。然破家殺身者。尙相隨屬。而未有已也。歎天子曰。余游江山。聞故老述鄭濤詩。禍事甚奇。竊欲得而記之。江邑鄭氏。而宋進士鄭口口之後。家巨富。濤能詩。

酒善拇戰。以廩生入貲為知縣。旋加輸為知府。補江蘇口口府知府。屬吏有善詩者。以事掛誤。濤愛其才。曲護之。因亦被劾歸。遂益以詩酒自娛。與同邑王可羣等結詩社於其家。時江山知縣王昭麟亦與其會。濤性豪奢。將以所積詩文刊青龍集。張筵納賀。詩友會者七八十人。水陸初陳。忽大風熄其燭火。都滅。其兄以為不祥。勸勿梓。濤不聽。書成。遍贈戚友。初濤僚壻三人。一即王可羣。可羣廩生。有文名。一毛某。庠生。家貧無行。每遇試輒落四等。濤與可羣俱輕之。燕會拇戰。獨呼四以辱之。又嘗假貸於濤。濤以足蹴案下錢。令自取之。某因啣濤欲圖之。適得其青龍集。遂刺取其詩。有咏紫牡丹句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按此詩憶為金人瑞作。不知江人何以俱指為濤詩。又咏鼠句云。壞我衣冠皆若輩。破爾巢穴待明朝。一在明朝。愚以待字為有味。又咏勝朝所製酒杯句云。反面復見明天子。謂杯覆面有年。快把胡兒逐出關。又咏風動書句云。清風不識字。翻我案頭書。此詩據甬人云。系甬中某詩禍事。又咏葉子俗名戲句云。胡人胡人。殺盡胡人定太平。遂指為大逆。迭控縣府道。俱不理。則控於大吏。三司亦不理。會高廟南巡。某蚤緣會稽相國梁

國治。相傳爲梁相國。按是時錢氏相國梁詩正已薨。而會稽相國官從南巡。故巡官其名。以青龍集進御覽。遂發訊問。

皆承旨欲擬濤大辟。縣府道以不受詞坐廢。三司皆去任。凡與唱和列名於其集者。俱擬軍流。濤乃以巨貲賄欽差大臣和珅。得緩其事。而謀以僕代刑。讞上。上已厭其事。詔勿問。濤得免死。以重貲悉贖其所贈集。以歸。銷聲匿跡。更名學淵云。獻天子曰。余嘗過江之城東。蓋有濤詩樓及無敵館故址。無敵館者。卽濤搆戰之所也。又有鄭氏花園。其刊集張筵之所也。今僅存其汗池。敗壁荒草。碎礫而已。聞濤以是喪其家資三百萬。而戚友坐之破產者十餘家。於乎酷矣。夫文字之禍。專制政體之所必不免焉者也。然莫甚如今代當其至烈之際。清風明月皆爲之諱。一二遺民逸老之著述。莫不韜晦以避禍。吾聞甬上萬氏之刻續騷堂集也。以朱印之預防其禍。則當時之怛惕懼。可見矣。抑又聞船山王氏梨洲黃氏之著述等身。亦爲藏其黃書待訪錄而已。然則二書之所以得傳而不見燬者。固二先生之靈有以呵護之。亦二先生之苦心有以預及之耳。夫口口入主政教之間。其摧壞芟夷者亦多矣。至復錮人於文字之間。其意

豈非欲使冷灰無復燃之日耶。若鄭濤者，其亦有宗國之痛者與。雖然，吾謂自東林復社之沒，黃顧王顏四先生以氣節學問爲天下倡，其遺風所被，蓋二百餘年而未有已。况大水之潰，大火之熅，孰使之哉。亦堤之退之者之過耳。故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日以刀鋸隨文字之後，而天下之不平愈甚。老聃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非此之謂與。不然，查嗣庭呂留良戴名世之獄，去濤最近。濤非不畏死者也，而欲與禍爭名，與豈非四先生之力以啓其先，而專制之刀鋸以激其後耶。青龍集今不得而見，觀所傳者，其憤激蓋什倍於南山集。然名世被大禍而濤得免死者，事固有幸不幸耶。抑亦懼激毒於無窮而故寬之耶。

鄭濤詩禍事，東華錄南巡錄等俱不載，而鄭氏宗譜中更不敢著其事。且并其名無可攷，而江山故老盛傳其事。後生自總非以上，亦無不能言者。意非誣也。然傳聞多異詞，今會而約記之。

記者識

史篇

○史學存微

馬叙倫

古人不著書。非不著書也。古人之書皆史也。無若今之所謂著書者耳。何以言之。史記事者也。理籍事而彰者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欲辨理者。莫不籍事以明之。是故古人無空言撰述者。太古之史。不可得見矣。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學者猶是考信。夫六藝六藝之文。六經燦然。然皆所以記事而理具矣。故曰六經皆史也。蓋自伊尹書五十一篇。漢儒入之。道家今雖不傳。然與老聃之道德經俱列。則其書可推測矣。獨柱下史作五千言。名之曰道德經。其說不徵事而空言理。於是疑古人之書者起矣。然其達隱微通形名。探未有窮。無始固甚。近於鄰國之哲學。史也。則其撰述體變而已。蓋三代以上撰述無定體。尚書典謨訓誥。貢範官刑。而春秋爲編年。左氏又變益之。爲傳。至如諸子百家。其源皆出於官守。而其文。

皆詩書之變體。是仍出於史官者也。故曰古人之書皆史也。然古者記注守於王官。古人之著書者必求事於有司。是故孔子感端門之命。使子貢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於周。然後作春秋。伊尹太公俱藉王者師。老聃則守藏之吏。其閱事遍。故言理無不達。孔子亦憑魯相之尊。而通於王官。至於庶人。其不得撰述。寔矣。迨周室衰。而王官失守。學術斯流於下。儒墨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而况載籍流離。故諸子百家俱得其一端。著書以鳴於世。然其去古未遠。源流可尋。子也。而通於史矣。後世不察。古人著書之故。落筆成文。莫不自名一家。要曰流于簿書之文。去諸子遠。而去古史愈遠矣。故三代以上。文與史合。三代以下。文與史離。文與史合。故著書難。文與史離。故著書易。三代以上。書少。而三代以下。書多。亦職是焉耳。夫文史離合升降之際。亦古今盛衰得失之林哉。

許慎曰。史記事者也。此蓋史之定義也。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而後儒妄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章氏學誠嘗非之。然左氏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意列國有其職。與抑所謂三墳

五典者。或卽三皇五帝之書。則左史右史者。卽周官之內史外史。而傳記互其文。與然古無記言之書。尚書典謨訓誥。言以爲事事。見於言未嘗分也。則安用左史之專記言爲哉。蓋記言記事者。左史右史記注之法。非卽爲撰述之成書。而懸爲國史者。卽決矣。是故百二十國寶書者。列國記注之書也。孔子剪裁而取去之。成爲春秋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皆有司之所掌。孔子詳略而訂。聚之成爲尚書。其取材均於有司。而撰述之體不同者。故曰三代以上撰述無定體也。夫記注有成法。而選述無定體。故其取材也不濫。而成書也精。此尚書春秋之所爲。經世而非後世摹擬者。所可同言也。知此者。漢之司馬氏而已。史者所以綱維羣物。而條具事理者也。是故一朝之典故。一代之政俗。而盛衰之由。沿革之數。民族之原。教化之本。人物之繁。食貨之重。莫不於史乎。繫之史。非有才學識具者。烏能作。與抑史於文。從中又持中之義也。蓋以謂作史者。貴乎持中。此章氏學誠史德論之所由來也。夫良史之才。或數百年而一見。或數千年而一見。若班固陳壽者。亦足以與言良史矣。然固受金而壽求米。挾其奇。

縱。愧。逸。之。才。而。爲。褒。貶。過。情。之。論。至。如。中。郎。博。識。匡。世。一。見。然。亦。自。謂。惟。撰。郭。有。道。碑。無。媿。色。歐。陽。修。能。作。表。志。於。千。載。之。下。直。欲。凌。陳。范。而。上。之。而。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致。當。時。劉。貢。父。卽。譏。以。爲。第。二。等。文。字。乃。夫。帝。蜀。帝。魏。大。儒。猶。曲。古。諱。今。握。董。狐。南。史。之。管。而。爲。投。鼠。忌。器。之。慮。大。體。旣。非。又。何。暇。觀。其。細。節。之。長。哉。則。自。史。遷。而。下。其。書。汗。牛。充。棟。足。當。於。史。義。而。無。媿。者。難。矣。中。國。之。史。其。大。別。曰。編。年。紀。事。而。已。而。二。者。所。皆。不。能。去。者。記。注。而。已。古。人。不。必。自。撰。一。史。而。後。爲。著。述。也。相。與。注。記。掌。故。以。待。聖。智。之。作。者。故。取。材。富。而。成。書。精。自。劉。知。幾。氏。章。學。誠。氏。皆。言。之。矣。是。以。記。注。非。有。成。法。則。蕪。濫。外。復。不。足。以。備。作。者。之。審。擇。東。漢。以。還。不。必。良。史。之。才。之。如。鳳。毛。麟。角。而。卒。無。良。史。者。抑。亦。去。古。愈。遠。人。人。務。爲。撰。述。相。矜。誇。而。記。注。之。無。法。有。以。致。之。此。觀。於。劉。知。幾。氏。之。能。評。騁。前。史。而。不。能。自。爲。良。史。者。大。可。鑒。矣。若。夫。編。年。貴。書。法。而。紀。事。重。體。例。體。例。書。法。均。不。足。以。得。史。之。實。特。古。人。自。示。其。經。緯。耳。卽。一。篇。之。中。何。嘗。無。體。例。之。可。言。書。法。之。可。指。故。知。三。代。以。上。撰。述。無。定。體。然。後。能。讀。三。代。之。書。

至於善序事理。屏而不華。質而不信。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此司馬氏所以爲良史之才。而班范之徒。望塵而莫及也。

體例書法均不足以得史之實。然書法昉自春秋。春秋之書法。公羊高董仲舒何休之倫言之詳矣。春秋非史也。蓋經世先王之志。故書法謹焉。以著其所以異於史。在漢之儒。董仲舒司馬遷能明之。司馬遷稱董仲舒明於春秋。以其傳公羊氏也。然司馬遷亦不法春秋。而獨於紀傳之外。作八書十表。以存治亂興亡之大迹。典章制度之沿革。蓋紀傳遠師尙書。而近法左氏八書十表。則尤濟左氏之窮。而得官禮之遺意者矣。司馬氏誠萬世史學之宗哉。後之作者。斷代爲史。則宗班固編年之例。多仿春秋。斯亦可謂不知春秋。而亦不知史記也。與古史之體。如尙書典謨訓誥。貢範官刑。剗然分界。亦體例之濫觴矣。然我謂不過區分於言詞事理之性。非有上下等殺其間也。后世曲儒必於體例書法之中。求其褒貶予奪之情。斯鑿矣。而古人著作之精。或爲其鑿蔽。謬矣哉。無怪司馬氏爲呂后本紀。而遺惠帝。遂蒙謗於一孔之儒矣。且體例書法之擬尙書春

秋猶諸西施鬻而美東鄰之女起而效之則祇見其醜耳若司馬氏生秦后灰
燼之餘而欲上下二千餘年條其典章制度山川郡縣民族人物之繁內於五
十萬言非立體例以綱紀之則亦難爲矣夫遷取旁行斜上之遺列而爲表而
八書師法行人蓋書猶志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其次莫如表故自
班氏而外范曄之徒能沿古爲志而於表闕如及歐陽氏始能復班馬之舊蓋
表志之難作如此也亦大有關於記注之學矣抑司馬氏立體例以綱紀事物
非所以異尊卑也故本紀者紀年之牒也年無所繫則紀之若呂氏春秋一歲
爲十二紀是也史記於秦滅而漢未興之際繫之以項羽本紀而班固易以爲
傳權之所繫則亦紀之惠帝拱默而權繫之呂后及惠帝沒而呂后稱制者八
年故太史公遺惠而紀呂班固加立惠紀而不復紀少帝亦自矛盾其例世家
者有家可世也故陳涉孔子皆列世家而班固廢世家而立傳遂不傳孔子而
立人物表然貨殖傳又不去烏保懷清抑何說哉是故體例之嚴自班固始體
例之失亦自班固始鄭樵至以龍爲遷固喻雖過然王充已謂子長叔皮甲

乙而孟堅比叔皮非徒五百里蓋遷去古未遠猶有得於古人之遺固宗匠司馬而善師心此其不及與且自固而後史氏步趨沿故蹈常幾成簿書惟杜佑作通典獨本周官之遺而通史法之變者也於宋則鄭樵有志於通史之作紀傳之外甘畧兼政學之長駸駸乎直軼遷史而上之庶幾千古著作之林哉使其生於劉歆班固之世吾知其必更有得於古人之學矣

(未完)

○○史有六家宗派論

陸紹明

劉知幾論史有六家一尙書家二春秋家三左傳家四國語家五史記家六漢書家今考史體其言不誣請申論之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定爲尙書百篇內多所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左史之體也古左史記動言又

有周書者與尙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者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典雅高義亦頗不乏但時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下至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

鑑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究其義例皆準尚書他若舒元漢魏書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鶩者也此尚書家之學派也若夫春秋之學始自汲冢竹書紀年外此而名爲春秋者指不勝屈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見左傳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見墨子由是觀之春秋汗牛充棟矣但春秋之書雖夥唯孔子所修之春秋爲出類拔萃者焉孔子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定人道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明如日月垂乎千載專制之世奉爲圭臬其體例法乎竹書紀年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春秋之名殆取於此歟其他晏子春秋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皆非編年之體但與春秋同爲記事之體也以著者標爲書名因其所記之事不名一國也至於左傳公羊穀梁則雖以著者姓氏標名而究不可目以諸子春秋蓋就孔子所定之春

秋附以論說。因三家之旨不同。故以三家姓氏標名。若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

宋章沖春秋別典。明薛虞所撰。春秋戰國異詞。近世陳厚則皆有助於三傳也。春秋

列國諸臣傳三十卷。贊書錄解題稱其議論醇正。以經義多有發明。故徐乾學

刻之。九為有發明。春秋之旨也。以邦國標名。名為春秋。而實無春秋之體例者。

則有吳越春秋。煜趙十六國春秋。魏崔鴻撰。別本十六國春秋。亦崔鴻撰。十國春秋。世

吳任此春秋家之學派也。有所謂左傳家一派。為春秋家之支派也。左丘明受

經作傳。左氏作傳。實非創體。因孔子作易。傷之意。而作春秋傳。劉知幾以傳體

創自左氏。何不思之甚也。迨後孔氏注尚書。毛氏箋詩經。皆謂之傳。至晉著作

郎魯國樂資。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是墨守左氏之學也。當漢代史書。以遷

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紊亂傳體。不克辭其咎矣。至東漢孝獻帝命荀

悅撮漢書。依左傳為編年之體。著漢紀三十卷。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如張

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之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

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不同。而實則皆依左傳之體焉。宋司

馬光著資治通鑑亦依左傳之體上繫年月而下繫叙述論斷宋胡宏皇王大紀呂祖謙大事記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履祥通鑑前編明陳桎通鑑續編王禕大事記續編其體例皆以左傳爲準焉此左傳家之學派也又有所謂國語家者其源亦出於左丘明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合爲二十一篇迨六國爭雄縱橫互起有衍國語之緒餘而著戰國策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卽簡以爲名耳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名爲春秋後語迨乎漢氏失馭英雄盜起司馬彪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各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例亦宗國語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等於諸侯其史若爲國語之體亦其宜也而無如所在史官妄爲尊重國體爲記傳者規模馬班爲編年者摹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迨至有宋有以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漢

劉氏閩王氏之事著爲一書名曰五國故事亦國語之旨也此國語家之學派也司馬遷因魯史舊名著爲史記上起黃帝下終漢武作紀傳以統君臣立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自是以後以史記爲名者不一而足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無表而已唐李延壽南史北史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五代史元托克托宋史遼史金史明宋濂元史近世張廷玉明史皆因史記之體例者也此史記家之學派也漢班彪因遷史終於孝武遂演成後記以續前篇班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名書而不名之以史獨樹一幟與馬史敵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也他若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新舊唐書皆斷代爲書法班書之大旨也此漢書家之學派也要而論之史

分。文。筆。兩。家。尚。書。家。爲。文。章。史。家。之。鼻。祖。春。秋。家。爲。筆。記。史。家。之。嚆。矢。左。傳。家。之。體。例。實。爲。筆。記。史。家。而。亦。重。文。彩。爲。筆。記。史。家。之。變。者。也。國。語。家。爲。文。章。史。家。之。流。派。也。史。記。家。之。體。例。文。章。史。家。之。體。例。而。實。則。龍。門。尚。筆。不。尚。文。文。章。史。家。之。變。者。也。漢。書。家。爲。文。章。史。家。之。流。派。也。後。世。爲。史。者。不。知。史。分。六。家。又。不。知。六。家。統。於。文。筆。兩。派。而。昧。昧。然。爲。史。其。可。乎。哉。

○○黃史列傳

黃 節著

徐光啟傳

徐光啟字子先。江蘇上海人。先世籍中州。高祖竹軒。自姑蘇徙滬濱。父懷西。母氏錢。光啟生而岐嶷挺秀。弱冠補諸生。學爲文。鈎深抉奇。意無不暢。嘗論文。謂宜得氣之靜。理之極。方足傳。而生年所學。遂於天文。歷算。農政。水利。諸端尤勤。於西洋銃器之製。於西士所傳天主教之理。奉之逾篤。初游粵。至韶州。遇西教士郭仰鳳。建堂護城。河西與語。頗愜。洽見天主像。輒頂禮。既而與利瑪竇遇於白下。聞利言。天地有主宰。萬物不能自主。人間禍福。皆一主宰掌握之。人負氣以活。具形體。秉靈性。形必歸灰。而靈性永無泯滅。光啟恍然爲低徊者久之。既而又訪羅如望於石城。授教籍一卷。竟夕披覽。逆旅中奮袂起曰。道在是。我無間然矣。於是乃從羅受洗禮。加其名曰保祿。光啟以明萬歷二十五年丁酉舉順天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當是時。東南士大夫開門講學。以風節相尚。窮義理之學。遼左多故。口口犯邊。邊率日以失地。聞西方哲種。

通航身毒涉數萬里以達南海挾其教宗思行之吾國神州宗教學術之變種
族之戰爭交通咸隱現於此光啟朝士首奉西教與利瑪竇交最密從其口譯
著幾何原本一書乃大張藝學其言曰唐虞之世自羲和治曆暨司空后稷上
虞典樂五官者非度數不爲功周官六藝數與居一焉而五藝者不以度數從
事亦不得工也襄曠之於音般墨之於械豈有他繆巧哉精於用法而已故嘗
謂三代而上爲此業者盛有元元本本師傅曹習之學而畢喪於祖龍之燄漢
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無效或依擬形似如持螢燭象得首失尾
至於今而此道盡廢有不得不廢者矣自謂不以古學廢絕二千年後頓獲補
綴唐虞三代之闕典遺義其裨益當世定復不小光啟慨吾國藝學失傳乃從
事西教思窺其象數之學以救漢宋以來空言論學之失故尊崇其教曰事天
悔罪而已此皆吾儒書所已言然光啟謂其教可以補儒易佛獨取其緒餘所
謂格物窮理格物窮理之中又旁出一門所謂象數故光啟曰象數之學大者
爲曆法爲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爲用用之無

不盡巧極妙者故其叙泰西水法也。謂西方教士於水法之傳無吝色而有慚色。深恐此法盛傳天下後世見之。視以爲公輸墨習。即非其數萬里東來捐頂踵。冒危難。牖世兼善之意。蓋陽尊其教而陰取其象數之學。以爲己用。彼教士之傳其藝學。如是其慎。光啟匪奉教。曷靳其傳。則其對於教宗。所以信服而圖益者。可見已。辛亥光啟教習內書堂。時利瑪竇新歿於京師。教士留京。未奉俞旨。至是欲具疏奏留。而無所藉詞。乃以去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臺監推算失驗。而龐迪我等所測。若合符節。則促禮部奏請用龐等同譯西洋曆法。不報。明年李之藻上言。迪我三拔。及龍華民陽瑪諾等。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圖籍。極多。其言天文術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均以三百六十度算之。二曰地面南北北極出地高低。度數不等。三曰各方所見黃道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四曰七政行度。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二萬七千餘歲一周。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

順逆遲速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入高低之度。看法不同。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差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日。日食與合朔不同。凡出地入地之時。近與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減少十三日。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凡此十四事者。臣竊觀前此天文歷法諸書。皆未論及。而諸臣能備論之。觀其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迄今惜之。今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敕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光成

化不無裨補也。疏入亦不報。尋光啟與迪我製天盤地盤定時衡尺璇璣玉衡等器。皆時人所未覩者。而廷臣嘖有煩言。謂光啟用西士將爲中國憂。光啟託疾請假。田於津門。欲興西北水利爲國家立根本之計。歲省東南輓漕百萬。而未竟其願。丙辰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疏請驅逐教士。光啟上疏爭辯。謂其教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累數千言。毅然爲彼教保障。八月。沈淮稱兵馬司拘南京教徒王豐肅等十三人。請旨處斷。十二月。又題催請將王豐肅等分別治罪。於是排擊彼教者若山崩鐘應。在都教士不獲寧處。密謀地以寄迹。光啟馳書家人力保全之。丁巳正月。晉左春坊左贊善。四月。以疾乞休。復田津門。於時西蜀被寇。淮揚大水。倭寇溫州。杭城兵變。土蠻犯遼。左各行省飢饉。珩臻口口以七恨告天。政東海沿邊部衆陷撫順城。進至清河堡。神宗以邊事急起。楊鎬經畧遼東。督師出塞。敗績。於是京師大震。光啟入都。疏請效西洋法造萬年臺。不報。己未。遷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命總理練軍事務。而光啟亟留意西洋火器。遣人赴粵購之。葡商爲當事者所阻。熹宗卽位。

元年辛酉四月遼瀋相繼陷於口口舉朝駭皇不知所出光啟上疏自請以傳教往朝鮮連絡島夷撫用礦民以牽口口內顧之慮與兵部尙書崔景榮議不合遂辭疾南歸癸亥十月在籍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崇禎元年二月以原官起用明年疏請建造銃臺多造銃器爲所以禦備口口之計語至激切於是思陵始令遠西諸人留京任製造教演等事又未幾以臺監推算日食復失驗命光啟設局修曆采用西法於是遠西之人爲吾國委任治曆權輿於茲矣光啟痛口禍日亟復上疏曰臣竊見東事以來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威大礮一器而已一見於寧遠之殲敵再見於京都之固守三見於涿州之阻截所以然者爲是及遠命中也所以及遠命中者爲其物料眞製作巧藥性猛法度精也至彼國之人所以能然者爲其在海外所當敵人技術相等彼此求勝故漸進工也今我旣享其利矣可復如前次令空返乎諸人之來感國厚恩忘身自效誓欲滅此而後朝食其忠憤之氣見於詞色廷臣聞且見者咸共贊歎以爲有此絕技又若此精忠必宜盡用其術而况敵衆日多敵勢日深不一

大攻終無抵禦。臣昨見外城守臣言身至戰地，博詢土人，言滿桂之敗，敵亦用火攻。每一驟負二礮，如田單火牛之法，疾赴我營，以致敗衄。今又陷永平、建昌等處，所得礮位更多，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欲盡其術，必造我器，盡如彼器。精我法，盡如彼法，練我人，盡如彼人，而後可當時兵備。竊敗光啟，以爲必采用西法製器，練兵而後可以禦敵。則又以爲中國之人可用，故復陳鼓舞之道。曰：兵書曰：殺敵者怒也。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今天下之民恥甚矣，怒甚矣，欲用其恥與怒，莫若使之造器以殺敵，其反覆徃復而不已者，乃在防備。口口至不得已而欲借用外人爲所以禦敵之計，於是疏請招致葡商來都助戰，遂遣教士龍華民畢方濟奉旨赴粵，糾集善藝四百人，購大礮十門以教士。陸若漢、葡人公沙的西勞帶領北上，方由粵道贛而徃於外人入內地之禁言事者，奏止之。而公沙的西勞已抵京師，以所攜銃礮攻敵於寧遠、涿州，俱獲大捷。尋往登萊，以兵力過單，麾下又不用命，亡於陣。陸若漢亦受重傷。辛未八月，口口陷大凌河，光啟疏陳兵事。時時以虜禍爲亟。壬申五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明年七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十月。以疾卒於位。贈少保。諡文定。子驥。字龍與。治陰陽律。歷兵法農政之學。又殫精火攻諸器。曲盡其妙。孫爾斗。晉京。呈光啟所著農政全書。而光啟於肇嘉濱所築觀象臺。今猶矗立。霄漢環臺。而處者有傳教堂。

黃史氏曰。予游肇嘉濱。登觀象臺。望光啟墓。懷想者久之。及訪其教徒。拜光啟像。彼其所頌者。光啟傳教之力。爲不可多也。予方詣教堂。甫及門。見赫然壁間者。景教流行中國碑。則是西教之東漸。自唐以來矣。宋時有孟特葛。非落建堂北京。奉其教者六千人。迄十萬人。其後有波德隆者。傳教於大江南北。迨元季。所錄教徒至四十萬。然顧其教之不昌。何也。予聞之。彼教宗之書。多爲光啟潤色。毋亦前此之奉其教者。於其教之來。不知潤色。而有待於光啟。與故予謂西教之昌也。始於光啟。宋以前未聞。泰西曆法。元至正間始用。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曆。其法不傳。洪武中葉。太祖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及靈臺郎海達兒。回回科師馬沙赤黑等。譯修西域曆法。於時設有回回科。及刊行西域曆法三卷。猶未

知西方氣象之學。如是其精微也。自光啟設局修歷。於是始用西儒。而其所以信任之者。復有製銃一端。亦始於光啟。嗟夫。彼教以弭殺爲念。而光啟之製銃也。惟恐其不傷人。彼教之傳於人也。在事天悔罪。若象數之學。傳之嘗有忤心者。獨光啟所傳。則幾何水法農政諸大端。舉不及其教中事。黃史氏曰。光啟信人傑矣哉。至其用兵疾視口口。不惜借外族殲之。以謂彼非吾種也。故借外族殲異種。則可借外族戕同種。則不可。黃史氏曰。近世借外族戕同種。得富貴以去者。有之矣。事固有所施同而用心異者。比比是也。嗚呼。

史篇

○○黃史列傳

黃節著

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傳

陳子壯字集生。又字秋濤。雲淙其別名也。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舉進士第三。授翰林院編修。父熙昌以給諫疏璫罪。而子壯亦以天啟四年典試浙江。發策刺魏闖。坐誹謗。與父同削籍。崇禎初起復。累遷禮部侍郎。爲思陵所簡知。詣溫體仁。體仁盛稱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以謂昔衛侯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有國事日非之歎。乃正色曰。世宗皇帝與議禮。諸臣同心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然祔廟之議。與二張之獄。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大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爲怫然。而自後禮部票旨。漸見吹索矣。崇禎八年。詔以祖訓。凡郡王子孫。以降。有文武才能堪用者。宗人府以名聞。考驗。奏授京外職官。子壯抗疏言。宗室改授。適開

僥倖之門。墮藩規。溷銓政。而以不習艱苦之貴介。出傅姆之手。登之吏民之上。徒爲民苦。疏奏上。震怒。體仁復乘間深中之。謂子壯敢於非祖間親。欺罔恣肆。欲以祖訓離間親親。條抵之極刑。刑部議上。祖訓與律例皆祖宗垂法。子壯罪如律當戍。覆上。體仁猶嚴駁。從重。部執益堅。乃得減死論戍。當上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體。仁因是遂諷上。頒祖訓於學宮。令天下諷習。而錮子壯於獄。子壯獄中。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不果。則與人談性命之學。暇與同獄僉將軍奕其子上。延衣短後。伺候。邏較羣朝而橐。饘夜而視寢。子壯則引醪。張琴而已。故於其出獄也。爲罪言紀之。凡五閱月。出獄。是時溫體仁已死。而唐王聿鍵猶具疏劾子壯。反復數千言。欲搆之重典。蓋子壯在部時。遇事裁抑。唐藩由是修怨於子壯。已而宗人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廷臣薦起子壯。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都。起禮部尙書。至蕪湖。而南都亦陷。桂恭王方避亂梧州。子壯馳檄遠近。言桂恭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王已立於閩。廣督丁

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海道湯來賀。謂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為敵。蚌鷸即無死，誰為之漁人者？議遂寢。隆武間，就家拜文淵閣大學士。赴闕，時閣員二十三人，皆具銜，不與票擬。子壯告歸。案桂恭王之立之。言遽寢其議。隆武拜子壯文淵閣大學士，而子壯赴闕，則子壯至，是不復挾宿憾於唐王。昭昭然也。乃明史謂唐王立，福建召相子壯，以前議宗室事，有宿憾，辭不行。徐爾小腆紀年復從之，則是國計之大，而子壯挾私恨敗之。後論史者，遂謂津鐔之立，子壯移書，罷式相，請興師東向，亦挾前此私恨，則重誣子壯也。此一節乃子壯生平一大要端，亦千古懸案。予昔亦有憾於子壯，及讀馮再來劫灰錄，則記湯來賀之言，讀王船山永歷實錄，則知子壯嘗赴隆武，召馮又閱徐爾小腆紀年所論蘇觀生立津鐔事，則知子壯之請討廣州，曲在觀生。實有萬不得已之勢，與前此唐藩宿憾毫無關涉。明史變亂是非，竊願為子壯雪之。閩陷，丁魁楚瞿式耜奉桂王由根即位肇慶。加子壯中極殿大學士。當是時，蘇觀生駐兵南安，閩事急不能赴援。既而贛州亦陷，退至廣州。主事陳邦彥勸以趨惠潮，扼漳泉以保兩粵，不從。聞魁楚奉桂王監國梧州，遣邦彥奉箋勸進。而聿鐔適浮海至廣州，魁楚欲居擁戴功，與舊輔何吾驕等遂立聿鐔於廣州。改元紹武，招海盜鄭石馬徐四姓，授總兵官，與肇慶相拒。子壯移書瞿式耜，請舉兵東向，馘觀生，靖內亂，以圖外禦。而奏桂王先遣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

諭觀生日。今上神宗嫡胤。大統已定。誰復敢爭。且閩虔既陷。強敵日逼。公不協
 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兄弟卒。并於曹瞞也。觀生怒殺之。未幾
 李成棟破廣州。時永歷丙戌。十有二月也。明年春。成棟將大舉西犯。而張家玉
 起兵東莞。戰於新安。子壯奉母避居南海九江。與陳邦彥謀乘虛復廣州。乃約
 故指揮楊可觀等結花山降盜三千餘人。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而
 子壯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謀者入郭。被執。事露。可觀等皆死。成棟聞報。還抹邦
 彥示子壯。將伏兵要擊之。子壯不布其謀。麾下誤以邦彥兵皆敵也。遂潰。子壯
 奔九江。邦彥分兵與麥而炫等復高明。而炫具書于壯。遂入高明。十一月。高明
 復陷。子壯被執。至廣州。佟養甲李成棟仇子壯甚。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
 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舁之遊城內外。遍更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
 足踢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
 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刃。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
 日死於市。

案王船山永歷實錄廣州之戰成棟嬰城不出數日子壯兵盡登岸
 成棟乃大出鐵騎蹙之於水擊軍覆溺子壯死事之情勢與夫時之

前後與此絕異子壯之死爲口所欲並非溺斃吾粵人至不可言之尚有餘痛粵
諺有之曰解人須用板相傳謂虜欲以鋸解子壯質軟不可鎔子壯乃發是言
卒以板夾而解之予案諸書不紀此事今據粵諺補錄於此口之慘虐子壯有
殆無人理粵諺所傳當有其事亦以見船山所記子壯死事實有謾也子壯有
妾張爲成棟所得艷而納之年餘不歡會成棟以口廷序功出養甲下頗快快
偶演劇張見之而笑成棟詰之張曰爲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也成棟遽起着
明冠服張取鏡照之成棟歡躍張察知之乃慙慙使反正成棟撫儿曰憐此雲
間眷屬也時成棟妻孥猶在松江故及之張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
君志遂自薙死成棟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歛之於後成棟卒以此反正張
家玉字芷園廣州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家玉
衣斬衰哭思宗皇帝於東華門扣額搶地血出被面宛轉號啼不能起又上書
自成請旌已門爲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而褒恤范景文周鳳翔隆禮劉
宗周黃道周尊養史可程魏學濂等自稱殷人從周願學孔子自成怒召之入
長揖不跪縛午門三日復脅之降忱以極刑卒不動自成曰當磔汝父母乃跪
時其父母在嶺南家玉遽自屈人咸笑之然家玉不屈於口口而屈於自成則

其種族之見固不可蔑者。闖敗南歸，以荐賢於闖，被逮南都，陷從唐王入閩。推翰林院侍講，監鄭彩軍謀復江西，尋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而廣信已失，乃請募兵回粵，說降山盜黃海如等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已聞閩陷，餉竭衆潰，乃歸東莞。唐王聿錫立於廣州，以兵部侍郎召，辭不拜。廣州陷，佟養甲聞家玉名，飛書召之。家玉答書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會鄉人，以被虐於口相攻殺。家玉即其渠，何不凡莫子元等約舉義兵，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口令籍降紳李覺斯家，以犒軍。騰檄遠近，所在望風以應。口巡撫某者與家玉舊相知，聞至是遣書家玉，勸使薙髮，畧云：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軻也。譏之先生何愛一毛而不以利宗族鄉黨耶？家玉得書大罵曰：老賊不死，乃敢侮孟子。囚答書責之曰：兩都繼陷，三君蒙恤，玉謂公爲國大臣，必久已死而尙存乎？公豈不聞哭先帝於賊廷者爲誰而今欲以淫詞汚君子之耳哉！已兩口大至，復陷東莞。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

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斷肢體以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眾保境。奉家

玉進克新安。當是時。義兵風起。陳子壯。陳邦彥。方聯兵復廣州。成棟與家玉相

持戰於新安。徵廣州。七月七日之敗。成棟將首尾不顧。廣州恢復。在指顧間。而

子壯等既潰。家玉勢亦孤。夜走萬家租。名鄉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

戮殆盡。乃大哭而去。家玉有痛悼先塋。被伐句曰。廬屋空餘一炬。灰祖骸。李覺

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燬廟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所存輒指而戮之。幾

無噍類焉。皆覺斯之為也。家玉收拾散亡。得眾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遂

攻惠州。克歸善。進屯博羅。復攻增城。入之。成棟以馬步萬餘圍之。數重大戰。十

日。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

縛矣。大丈夫立天常。死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

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曰

得家玉首。猶以為偽。集諸降紳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

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為人所匿。

覺斯不得踪跡也。家玉詩才亢爽。生亂世。嘗慕文文山之爲人。讀文山集。泣下。集其句。成六絕。曰。南望端門淚雨流。衣冠塗炭可勝羞。遙憐海上今塵土。無限斜陽故國愁。風打船頭繫夕陽。孤臣性命寄何鄉。江山有恨消人骨。南北今年幾戰場。魯連大節豈容磨。回首中天感慨多。春事暗隨流水去。江山如此故都何。國亡家破見忠臣。何事癡兒竟誤身。借問一門朱與紫。黃金橫帶爲何人。庭諍堂堂負直聲。江南匹士死猶榮。幾多江左腰金客。不值人間一唾輕。偃偃乾坤靡所之。飄零回首壯心悲。素王不作春秋廢。獨抱春秋莫我知。嗚呼若家玉者。其視文山河多讓焉。而後之讀其詩者。其知有所愧與殆無矣。家玉所乘黃馬神駿。矯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家玉死。馬亦自躑死。溪側陳邦彥字會份。廣州順德人。居龍山鄉。父韶音。徙邑之北郊錦巖。邦彥講學於斯。又號巖野。爲人美髭髯。顧盼燁然。能視日不眩。慷慨喜大節。治易詩。教授常數百人。陳子壯抗疏論宗藩。削籍南歸。延邦彥于其家。使課諸子。甲申之變。邦彥憂憤坐臥不寧。每歎曰。不報國。非夫也。乃輟講業。謝遣生徒。閉戶草中興政。

要書數萬言走南都上之曰今國家遣酬口之使案此即指左此故時勢宜然

而使節尙稽約誓未定臣觀今之議者一似口闖並營無復次序又一似先齊

魯而後楚豫臣竊惑之夫齊魯之交當逆闖偽官布滿之日舉朝不爭而今與

口爭耶審如此則將速口之來而又以寬闖之罪案邦彥所謂與口爭齊魯者即指福王命左懋第經營河

北山東諸軍馬事口席累勝之勢既非新集之旅所能支而闖堂養銳之餘將為南牧

之謀而不可遏臣謂方畧不審則非所以守者此也臣度口口今日我不速費

彼且按甲未動稍收甌脫之士以益其封徐觀勝敗之形坐致漁人之利其不

肯悉心助義亦可知已而我練兵選將扶義而西足以自振豈其借助口口而

後復仇哉然而酬口之使至彼且陽浮而從之我因陽浮而馭之使突騎毋進

而北顧可紓也使口與闖賊毋合而西事可為也使河南之士毋折而入于口

而兵道可通也今宜速諸將出開歸移南督守淮海分道長驅亟取襄雒則闖

不敢東而楚豫之士復為我有矣夫然後因利乘便布德兆謀廓清關隴之塵

一雪神人之憤寇氛既靖則所以應口者亦當自有長策非謂遂以河北委之

也。書上不報。當是時。南都以闖既敗。竄而西。口口勢盛。駸駸南下。故備口亟於備。闖其主和口者。又欲借口兵破闖。爲復仇計。觀邦彥言。則其熟權乎。緩急先後。而不以借口爲是。謂口非助義而來。何其瞭與。唐王卽位閩中。求粵士於蘇觀生。以邦彥對。並進其所上書草。讀之大驚。召授監紀推官。命下而邦彥舉於鄉。晉職方主事。監粵兵萬人出南安。時觀生以閣部督諸軍援贛。邦彥數以策干之。不聽。閩陷。觀生擁殘兵將入廣州。邦彥請其指曰。國未有主。邦彥曰。國亂先內國危。先外。今東喪三閩。西絕湖湘。北淪章貢。國家分土十五。獨兩粵存耳。埽境內以屬閣下。及其危而棄之。謂天下何曰。然則奈何。邦彥曰。國自有主。非閣下所急。敵今全刀在閩。勢且西侵。閣下南歸。毋駐而以重兵東走。惠州因漳泉未潰。以控扼之。猶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爲功。謀議之間。動淹時月。則敵越韓江之險。士將恆怯而不肯附。難與守矣。兩粵存亡繫於東向。遲則亡。速則存。夫亦憂彊圉之不固。何患無主。北門之事。請留一軍以委邦彥。不聽。南安人涕泣遮道留邦彥共守。亦不許。邦彥遂隨觀生還廣州。於後口兵破漳泉。陷惠州。遂

下廣州一如邦彥所言。觀生聞丁魁楚奉桂王監國梧州。使邦彥奉箋勸進。既行而唐王聿錡適至廣州。觀生欲居擁戴功。乃立唐王於廣州。改元紹武。而邦彥未之知也。至梧。方上啟。候旨。夜分。中使十餘人。燈火連江。呼陳主事船。邦彥驚起曰。事變矣。衣冠入對。王御龍舟。太妃垂兼魁楚侍。王曰。聞四王非錡思文第四弟也至廣州。甚善。然孤既監國矣。輔臣蘇先生既具啟入朝矣。彼胡爲者。邦彥曰。此或仍閩舊稱。而小民傳訛乎。魁楚曰。已卽眞矣。王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邦彥曰。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非名。敵急矣。觀生不悔禍。則亡悔禍。則不得不求和於我。是我爲主也。焉用先之。以示弱。則和不可。粵西之兵長於灘瀨。而不長於江海。且新募浮囂。戰必不勝。藉幸而勝。其力必疲。敵以銳來。我以疲往。必難禦矣。則戰不可。且天家之胤。中州之產。盡區區兩粵中。不以死仇讐。口口而死於骨肉乎。當今之計。宜速返肇慶。正大位。以屬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以觀其變。今南雄之守。皆西山勁卒。藉以取韶。其勢必舉。粵東十郡。我制其七。而委其三代。吾受敵從而乘其敝。猶或可也。何必戰。王曰。善。明日

擢兵科給事中。奉敕宣諭觀生。時丙戌十一月九日也。十八日桂王卽位肇慶。當是時廷臣以建策倚重邦彥。咸歎曰敵深矣。旦夕不保。何忍自尋干戈相魚肉。使兩粵生靈並充刀俎乎。然邦彥既東還。觀生招海盜四姓詐降。掩襲肇慶。林佳鼎以舟師問罪。廣州倉卒戰死。觀生於是益驕。無和意。高峽三水之間。同室操戈。無日不戰。于是桂王避之桂林。十二月。修養甲。李成棟果自閩攻潮惠。下之用潮惠印符。日爲文書郵廣州。報平安而輕騎襲廣州。觀生不設備。或報敵至。則怒曰。東方昨日文書。寧得敵兵。妄言斬之三報。三斬人而口溢城中矣。當邦彥之使還也。觀生奏補刑科都給事。邦彥止近郊不入。乃以書報觀生曰。昔晉人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旣乃拒之於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邦彥卽令從仕於西。亦春秋所不譏也。乃變姓名入高明山中。廣州旣陷。成棟盡銳西向。破肇慶。遂圍桂林。邦彥出自山中。臨西江之口。望敵旌旗。歎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徑襲廣州。此孫臏所以解趙也。乃走甘竹灘。說大盜余龍乘虛攻廣州。滴血酒中指天相誓。衆大感奮。丁亥二月十日。龍率舟師數百進薄。

廣州攻之四日。養甲震栗。飛騎走桂林。追成棟軍城中。豪猾夜起。劫掠養甲。不能禁。乃揚言成棟還。剽甘竹。且盡龍懼。引退。成棟聞報。亦解而東。桂林由是得完。邦彥之謀也。邦彥間至南海。與陳子壯相見。大慟。議舉兵。於是約張家玉於東莞。黃公輔於新會。互爲犄角。而貽家玉書曰。邦彥自正月來。崎嶇山海間。以蘇張之舌。行申胥之心。賴國家威德在人。一呼而十萬可集。獨無米之炊。殆難爲巧耳。然邦彥自料已決。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姑置勿計。方今主上殷憂王師。風鶴若得牽掣敵騎。使數月無西。則潯梧之間。可以完葺。是我不必收功於東。而收功於西也。嗚呼。邦彥之爲謀。其忠且勲者如此。四月。邦彥使其弟子馬應房。率余龍舟師。攻順德。與成棟戰於黃連。舟焚。應房死之。邦彥身下江門。收拾餘燼。出攻高明。御史麥而炫等毀家以從。於是軍聲復振。養甲患邦彥甚。思劫其家屬以要之。乃獲其妾何。及其二子。和尹。虞尹。遺書以招邦彥。邦彥判其後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卒殺之。初。邦彥上書南都。舟中遇指揮使楊景燁。與論古今。以忠義相許。至是。景燁與參將楊可觀約。

爲內應說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得守東門期以七月七日三鼓薄城以銃臺獻於是邦彥約子壯會師攻廣州子壯從徑道攻其西南邦彥從海道攻其東北計既定邦彥引軍而東而子壯先期二日薄城諜者爲養甲所得事發可觀方與景燁計事聞子壯攻城驚曰死矣奈何先期負我此必洩矣語未竟而捕至養甲使引餘人可觀怒曰所以屈身爲若輩用者正爲今日丈夫斫頸矣終不緩一死殺天下英雄也養甲怒殺之又犒花山三千人伏甲士於空院分伍而入入則斬之及期邦彥兵至而大事則已去矣成棟方與家玉戰於新安聞報趨歸邦彥偵知之度其夜半當至禺珠嶼名乃密治火具使報子壯曰成棟夜至必遭吾火懼其餘舟奔突請嚴陳待之青旗而朱旂者我師也報至子壯未卽傳令鷄鳴成棟軍至出珠火舟遽發起蘆葦間焚其巨艦數十邦彥引軍乘風追擊環城而西平明迫子壯軍諸軍望帆檣千翼蔽空而上者以爲盡敵也陣動後軍拔船先走成棟因擊之遂潰邦彥乃收兵攻城而城上揭可觀景燁首矣邦彥拜而哭之是役也使發不先期嚴陣待舟師至水陸並進內外夾擊則

廣州可復而子壯誤且忘之失機取敗實不能為子壯諱邦彥收餘兵轉攻三水高明並復之鏖戰新會香山間一月十餘捷清遠指揮白嘗燦舉城迎邦彥率軍赴之池水諸鄉釋耒耜輦粟以佐師四會韶連翕然響應廣州之咽喉中絕成棟盡銳爭之邦彥設柵江上拒敵欲老其師成棟不得戰值北風總兵霍師連以火舟出柵擊成棟軍順風縱火追殺數里風遽反火成棟回軍師連舟却迫柵不得入盡焚乃退而城守成棟頓兵城下久不拔乃穴地及城剗城根而實之火器火發城崩十餘丈邦彥率死士巷戰自曉及午頸被三刃左右死傷略盡走朱氏園亭題詩于壁赴水死敵騎引出之邦彥曰我陳兵科也執至廣州養甲欲降之使醫視創膳者進食邦彥笑却之自書生平一紙與清遠題壁三詩其一曰無拳無勇無餉無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命不佑禍患是嬰千秋而下嗟此孤貞其二曰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為賻襚衣祇應魂氣在長繞玉階飛以示養甲養甲亦笑而袖之下獄五日不食端坐賦詩養甲知不可屈遂見害臨命歌曰天造兮多艱臣也江之濟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

苦。厓。山。多。忠。魂。後。先。炤。千。古。歌。已。西。向。稽。首。受。刃。時。永。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也。自。邦。彥。死。粵。中。義。旅。始。衰。越。十。二。日。增。城。之。戰。而。家。玉。死。又。一。月。高。明。之。戰。而。子。壯。亦。死。

黃。史。氏。曰。讀。三。子。傳。則。口。禍。之。中。于。吾。粵。其。始。末。蓋。可。知。已。以。三。子。之。忠。且。勇。然。卒。敗。以。死。李。成。棟。一。庸。材。乃。能。橫。制。三。子。之。命。何。哉。廣。州。肇。慶。之。兵。內。自。爲。敵。成。棟。乘。間。遂。陷。廣。州。詩。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蓋。不。能。不。痛。恨。于。觀。生。也。觀。生。雖。死。廣。州。而。其。罪。浮。于。降。口。陳。子。壯。復。誤。于。後。粵。事。益。不。可。爲。嗚。呼。是。則。人。事。而。已。豈。有。天。命。哉。予。過。九。江。訪。雲。淙。之。遺。風。登。錦。巖。拜。巖。野。講。學。處。于。東。官。得。讀。芷。園。遺。詩。予。悲。夫。三。子。者。與。粵。事。相。始。終。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予。之。草。是。傳。不。知。涕。之。何。從。也。

史篇

○黃史頻復記

黃節著

黃史氏讀易至復曰吾族今日其得頻復乎蓋去復遠矣遠矣而不復則占上六之迷復不可得也反迷之道而爲厲故頻復之厲于義无咎黃史氏曰悲夫吾讀易至此吾族而不出於厲也則即于迷吾其能獨復乎哉聖人愛人厲非所取而事無可逃義亦无咎王輔嗣曰義雖无咎它來難保悲夫悲夫吾讀易至此則吾族當頻復之時而出於厲吾又烏知它來者之果能保邪否邪然吾又烏能以它來之難保欲毋厲而寧迷邪黃史氏既痛厲之爲害而以易義无咎乃草是篇叙曰吾之言復于今蹙亦甚矣何甚爾易之剝自足而及辨辨而及膚虜禍之興由西北而延蔓東北於今蓋數數爾自周之衰犬戎攻殺幽王遂取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平王不能復乃去鄠鄗而徙維維邑襄王不能復乃去維維邑而奔汜汜邑於是西自陸渾東至於衛赤體白望被於中原矣晉文攘戎

狄居之河內。圖洛間。迄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

北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將秦開襲破東胡。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遼今

東地以拒胡。秦并六國。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墜谿谷。

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於是左衽侏儻之

俗咸斥之。戎索儼反。成周荒服之制。易曰不遠而復。庶幾有焉。秦亡中國擾亂。

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漢興高帝

有白登之圍。其後歲奉絮。繒。酒。食。和親。以羈縻之。孝武崛起平西南夷。以置六

郡。南指閩越。東臨朝鮮。天聲既振。乃窮海內之力。與匈奴爭。比宣帝時。匈奴舉

國。遂附於漢。嗟夫。使漢於是時。所以處之。勿使雜亂。華夏則離石之變。何至起

白腹心。乃宣帝納呼韓邪。居之亭鄯。委以候望。趙充國擊西羌。徙之金城。光武

徙南庭。數萬於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而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引

虎狼而置之戶庭。適以自噬而已。及董卓之亂。汾晉之郊。蕭然矣。自是以後。則

人頻復之世。五胡雲擾長淮以北。夷爲獸窟。晉帝陵江。建國回首。中原力不能救。於是反首衣皮。殄饕飲。漣之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提封天下。十喪其八。洎及五季。沙陀諸部竊踞中土。而石晉攘燕雲十六州。引契丹自衛。由是西北胡禍移而東北。迄遼金元。口口爲禍。混一中國。南面而朝。皇漢且數百年。嗚呼。寧不謂自五胡始之。與予草是篇。始自五胡而終於術桂臺灣之殉。若漢魏以上。未有以異種而臨制中夏者。則闕如焉。其大別爲二。若地理若禮制。拾其微茫。皆吾神州光烈。至可寶者。悲夫。吾懼去復日遠。而天下卽於迷也。作頻復記。

地理之略

徙戎

魏嘉平三年。城陽大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羗夷失統。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議未及行。而反納鮮卑。降衆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當是時。匈奴左

賢王豹爲左部帥。族最強。居并州境內。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逮晉永興之初。豹子淵發難。離石自謂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神州種姓。瀆亂乃始。諸此矣。鄧艾之議未行。而淵更爲晉人所重。王濟至。謂淵有文武才。李熹至。請假淵以一將軍之號。發匈奴五部衆。西討樹機能。獨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及八王之亂。王浚引鮮卑烏桓攻太弟穎。淵將發兵救之。右賢王劉宣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嗚呼。以夷攻夷。猶之不可。宋之用韃靼。是也。矧用夷以自攻者。蓋處種族之爭。競如劉宣其人者。彼族之干城也。如鄧艾其人者。吾族之干城也。

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徃徃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

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船山王氏曰。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劉宣張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嗚呼。

元康九年。孟觀西討。擒氐帥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其畧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威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懷柔也。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綰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逮春秋之末。戰國方

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徒。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軻。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龍。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輔，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矣。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并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郡。雅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其不有焉。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羗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胡三省曰：劉淵之禍，江統固知之矣。秦陽句

本屠遼東塞外，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驤，徙其餘種於秦陽。始徙之時，戶落百

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時不能用。

黃史氏曰。嗚呼。口口未已也。郭欽江統所論。欲峻防而外斥之者。大抵皆徙居塞內之胡。惟鄧艾謂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備。蓋以塞內之胡。乘虛竊發。為主中國。患可慮而徙。戎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胡。其麤獷悍厲之氣。且過於塞內諸胡。萬萬則其乘虛而為主於所虛之地。如蟹之登陸。陵藉藉以繼進。無有已時。其為中國患。則尤可慮。此鄧艾所獨見。而為欽統所未之覺也。當元康之五年。拓跋方盛。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今直隸宣化濡源之西。今外太河在獨石口。今東延慶州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今山西大同使兄沙漠汗之子。猗盧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今土默東使猗。弋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

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之。說猗𡗗猗盧招納晉人，猗𡗗悅，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七年，猗𡗗渡漠北，巡因西略諸部，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然則正江統箸論之時也。劉石慕容姚符據吾腹心之地，迭相乘襲，而猗𡗗之裔持滿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群胡之所有，而竊據獨久。寢乃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門閥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嗚呼！皆始於是時也。是故契丹入燕雲，而金源乘之于東，金源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於今數十年間，則可薩克之鐵蹄將騰躍南下，以步其後塵。悲夫！殆非郭欽江統所及料也。

（未完）

鄭露傳

黃節著

鄭露字湛若號海雪南海人萬歷甲辰二月露生而甘露降庭槐故名露甫婉不餒母乳五臺僧愁山見之摩頂祝曰天上玉麒麟豈與人間乳氣哉以露水

調米汁餒之五歲其父命之為詩應聲而就詩曰月浸的曉天字開降鶴通宵

警游鴻達曙哀集靈三使至應問長卿杯其夙慧如此年十三補諸生嘗試於有司以恭寬信敏惠

命題露為五比文以真行篆隸八分五體書之有司黜置五等露大笑棄去好

大言汪洋自恣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常敝衣跣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或時

清談緩態效東晉人風旨所至輒傾一座至為詩則憂天憫人主文譎諫雖小

雅之怨誹離騷之忠愛無以尚之見海內多事乃學騎射跨馬出門衝縣令頭

踰令怒申文學使者除其名將加以桎梏乃亡命之廣西遍尋鬼門銅柱舊蹟

游於岑藍胡侯槃五姓十司為獠女執兵符者雲韡孃書記嘗紀其山川風土

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陳之製為赤雅一書奇怪若山海經齊諧華藻若

西京雜記而其指陳地勢間及兵法則尤非文士可及有曰若割兩江東包廉

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屬。之。南。甯。使。自。為。牧。鎮。則。兩。江。谿。洞。可。馳。尺。版。而。服。即。
 用。兩。江。之。兵。南。略。交。趾。此。指。臂。之。義。也。桂。林。故。衡。湘。地。形。勢。交。延。首。起。衡。嶽。腹。
 盤。八。桂。尾。達。蒼。梧。湘。灑。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焉。割。衡。永。柳。道。
 諸。郡。并。隸。廣。西。封。略。偉。矣。又。述。岑。氏。兵。法。能。以。少。擊。衆。將。十。人。者。得。以。軍。令。臨。
 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
 爭。救。之。一。人。戰。歿。左。右。不。夾。擊。者。斬。一。伍。之。衆。皆。罪。一。伍。赴。敵。則。左。右。呼。而。
 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歿。左。右。伍。不。夾。擊。者。斬。一。隊。之。衆。皆。罪。不。如。令。者。斬。
 退。縮。者。走。者。斬。言。惑。衆。者。斬。敵。人。衝。而。散。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論。者。以。
 爲。他。日。有。新。王。起。必。置。南。甯。爲。重。鎮。東。包。康。欽。北。盡。宜。柳。收。指。臂。之。效。如。露。言。
 比。者。衡。桂。鐵。道。交。通。關。蠶。叢。斬。荆。榛。以。取。建。瓴。之。勢。其。論。蓋。鑿。鑿。可。行。者。然。則。
 露。不。僅。以。文。學。見。也。又。曰。猛。獸。食。人。人。知。禦。之。使。猛。獸。而。冠。裳。也。誰。禦。焉。嗚。呼。
 今。之。冠。裳。者。類。猛。獸。矣。而。誰。禦。焉。然。則。露。之。痛。可。知。也。已。復。縱。遊。吳。楚。燕。趙。間。
 爲。詩。數。百。篇。才。名。大。起。又。嘗。從。軍。幕。中。有。苦。寒。行。其。自。注。曰。甲。戌。冬。流。冠。陷。潛。

其。自。注。曰。甲。戌。冬。流。冠。陷。潛。

發曲突之謀不能脫處囊之類爰賦述征諸詩其自注云甲戌獻春去親為客

斯由諸知好用達所湖軍務極迫之日故有是作是既而復歸嶺南作美女篇以

自况自注云亥子之交予端居處默客有燕京既陷露感桑海之變飲於花田

吟黃佐句越女不知搖落早輕舟何處采芙蓉因為詩以寫其概乃復走南都

入史館與梁非馨疏白袁崇煥之冤得復爵賜葬留都贈梁非馨

同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法天下冤復爵賜葬非馨信友矣南都陷遂浮海

歸嶺南集中有浮海詩自注云時南都已失又右後歸與詩云南北神州竟陸

士節望鄉終慘越人吟臺關倘擬封泥事回首梅花塞草唐王聿錫立於廣州

起露中書舍人屈翁山廣東新語謂湛若蘇相國百韻則舍人之官已自唐王

時也廣州陷露子鴻年二十餘率北山義旅千人戰於東郊死之桂王在肇慶

以原官起露庚寅奉使還廣州十一月廣州復陷幅巾抱琴將出騎以白刃擬

之笑曰此何物可相戲邪騎亦失笑徐還所居海雪堂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真

蹟等環置左右意若殉焉騎入死之露固多奇蓄二琴有曰南風宋理宗物有

曰綠綺臺。唐製而明武宗物也。出入必與俱。露旣殉難。綠綺臺爲老兵所得。以鬻於市。惠陽葉錦衣某見而嘆曰。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贖之。屈大均爲作綠綺琴歌。露甚貧。二琴嘗出入質肆。俗謂質曰當例。付票以爲驗。故露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視其目。皆奇器也。有石癖過某貴家。見奇石。賞之。微示所欲。不許。請易以綠綺臺。不許。則晨夕衣冠詣其家。就石問訊曰。石安穩否。乃揖而退。歲以爲常。某厭之。益堅持。不可問訊。亦弗輟。厥後露得美姬。工聲伎。特寵之。某偵知其美。戲謂之曰。若以姬來。當以石往。露深信之。歸給其姬。曰。某公子內屬。欲受聲伎於若。若當往。速治裝束。衣飾與俱。恐曠日不返。姬唯命。遂與以往。至門大呼曰。姬來。石往。如前約矣。疾抱石歸。藏之。姬室如貯阿嬌。人罕見之。又嘗以懷素墨蹟贈何吾驪。旣而大悔。拏舟抵香山。登吾驪之堂。欲白掛梁上。吾驪亟卷還之。手書所爲詩曰。嶠雅法顏平原。自爲像贊曰。不偏不倚。亦援而止。入金馬。而陸沈頌碧鷄。而嶽峙文慚。皇墳書泝龍史。生乎今。而古道是起。愚賤汝身。及汝孫子。露有從兄湛之。嘗與露讀書羅浮明福洞。有扶風石。越之志。以驪

騎從袁崇煥死於邊。次子丙戌之難爲口縛去。客有見其胥靡解驂贖之。黃史氏曰：予讀海雪集，乃連綴而成。是傳然，予不能無悲也。丙戌廣州之陷而露子鴻殉。庚寅廣州再陷而露殉。予考紀載咸多畧焉。露南海人而南海志不爲之傳，故得於聞見者翁山表章之力爲多。吾邑黃蓉石曰：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嗚呼！吾聞綠綺臺，今猶在。惠陽葉氏而露反藉之以傳，然則不重可悲也。耶？予往草陳子壯傳記。子壯妾張，事李成棟，說以反正及讀海雪集。趙夫人歌則趙亦事成棟而說以反正者，其言曰：天下謳吟思漢，不謀同聲。脫有微風義旗將集，君所矣。海雪集載趙夫人語卒以尸諫，血書藏於衽服。浹之間成棟反正，西迂乘輿復我漢官。然則其爲張邪、趙邪，抑並有其事邪？嗚呼！吾國之人爲虎作倀，自殘同胞，二口年來不絕於漢，然皆待烹爲彼走狗而已。曷勿讀海雪之歌，歌曰：瓊花一枝天下無，新粧絕勝秦羅敷。掌中學得平陽舞，趙璧堪償十五都。自矜嬌豔無雙質，嫁與將軍北射胡。胡騎憑陵風雨急，金陵鐵鎖何嗟及。都尉慙恩夜受降，桃根感義春相泣。感義慚恩春復秋，漢家宮闕水東流。

高臺愛妾魂將斷。南雁方過翡翠樓。翡翠樓前月如練。二十四橋花似霰。鼓吹雲旗錦浪堆。牽牛織女重相見。相見相歡無幾何。蓬萊清淺近無波。泰山東傾作平地。日南銅柱高巍峨。將軍高閣臨江起。湘簾一派珠江水。羌笛胡笳沸綺城。美人一見心先死。婉轉娥眉霧幘邊。霜摧楊柳風打蓮。李陵胡服不報漢。申胥淚出玉嬋娟。脫簪解佩重烏邑。哀鸞半暎菱花立。就桀阿衡負鼎干。興周吉甫山龍緝。自古英雄畏失時。將興將廢女紅知。奉春旣衍留侯策。陶侃休迴溫嶠旂。將軍沈吟目如電。手捉長戈日輪變。詎肯陰謀及婦人。任他死後開生面。閨中春暖草初薰。白水歌通管細君。鸛鷓飛上凌烟閣。雙兔雌雄世莫分。黃史氏讀之而哀。曰是烏可以不傳也。海雪云口殺張家玉。懸首國門七日。顏色不變。秀眉如畫。怒髮欲指當事者。過之雙瞳躍出。向東飛去。皆予前傳所未及云。

史篇

○汪紱傳

劉光漢

汪炳。又名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器備且備。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聞父卒。慟幾絕。扶匳而歸。先生二十以後。着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

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芾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積累既多自能洞澈。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裡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既多自能洞澈。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可以會通。遇事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又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所言並非不同。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

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謂心覺其難不妨舍難而治易易者既解則難者亦因彼說印證參會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實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白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白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又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以養之則樂在其中若急迫監押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又曰人閒百事須是人爲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

原非在外亦非邪與誠不兩立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爲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高者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下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攝此心然整齊嚴肅悉由于靜使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寧矣及其動也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又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爲私欲以流入於惡有以節之是之謂寡咸歸於則

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又曰已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已私則復貫通而昔之所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且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又窮之也如既識此字復細玩此字之筆畫細辨此字之聲音又求解此字之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一字數用而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又古人言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向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日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尋求先生又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荀子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

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極推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所格之物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又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然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然疑念既生終被神怪牽惑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人貴窮理窮理者非窮此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其論漢學曰漢儒說經于義之本淺者鑿之使深最爲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是其論詩經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以穿鑿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若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又詩自有韻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既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雖稍難解然且反身切己視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

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
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
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
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知。其。止。有。定。然。亦。
相。通。也。或。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
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或。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
絕。病。根。使。之。無。欲。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或。又。曰。克。己。可。
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
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
處。帶。來。唯。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即。克。己。之。事。張。子。言。人。
氣。欲。剛。言。須。剛。以。自。勝。也。又。言。人。心。欲。柔。言。須。柔。以。受。人。也。先。生。之。立。說。如。此。
蓋。先。生。之。學。體。勘。精。密。貫。澈。內。外。毫。釐。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誠。偶。設。一。喻。能。
使。盲。者。察。愚。者。明。說。者。以。爲。朱。子。後。第。一。人。先。生。沒。後。門。人。余。元。遴。刊。其。書。而。

其學稍稍行于世。然尊先生之學者至今未一睹也。

劉光漢曰。昔朱子有言。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語最精。蓋宋儒多尙空談。唯朱子則多務實驗之學也。致知者窮理之學也。唯能實驗然後乃能窮理。中儒徃徃以格物致知之學皆歸之窮理。而實驗之派亡。此陽明所以訓格物爲桿格外物也。若朱子之學則與倍根笛卡兒相近。格物之義既與倍根實驗之義同。而窮理之義亦與笛卡兒懷疑之說相似也。朱子又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案此卽實驗之說。蓋誠字之精義在於眞實。無妄妄之生也。由於虛虛之生也。由於誕。此妄誕不經之說。所由屢見於史冊也。觀於史誌五行傳。詳變異妄誕之說。卽此可窺若西國格致之精。爲世界冠。無非不誠無物之說。有以開之耳。大學言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誠。蓋以實驗之學。明則一切虛妄之念不生耳。特考之名學家言以物之

所具者爲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所以與吾心相接者爲覺。蓋物者形也。德者象也。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誤象爲形。不知象也者。只物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象耳。譬如於鏡觀花於水觀日。豈花與日之真形哉。不過月之象由水而見。花之象由鏡而見耳。德儒汗德之言曰。自吾人有生之後。常爲氣質所拘。於物之本體斷無有接而知之之理。英儒罕木勒登之言曰。人心一切之知。主於所發見之形。表由是而觀。則吾人之所見者。唯物之色相而非物之本體。明矣。佛書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此之謂乎。雙池先生明于心物二元之說。故物理心理均窺其深。殆能守朱子之學者。故卽先生之說申論之。

○吳節士赤民先生傳

陳去病

吳節士赤民先生者。吳江之爛溪人也。諱炎。字赤溟。又字如晦。號媿庵。以遭逢鼎革。繫心故國。不忍背棄。故更號赤民。云少承家學。為歸安諸生。有聲於時。未幾國變。乃避蹟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則與其伯叔昆季為逃之盟於溪上。一時吳越間高蹈能文之士聞聲相應而來者得數十百人。蓋彬彬乎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遺風焉。按先生之父兄弟九人。因變後皆改名隱遁。旋返故園。結順治庚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懸跡林泉。優游文酒。角巾方袍。時往來于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林連同社。有權法者。肩集遂輟。又按其祖以除夕祀屈原九日祀淵明。夙與同邑潘檉章交莫逆。其才學識又相埒。居恒累歎明興三百年間。聖君賢輔。王侯外戚。忠臣義士。名將循吏。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之倫。天官郊祀。禮樂制度。兵刑律歷之屬。粲然與三代比隆。而學士大夫上不能為太史公。叙述論列成一家言。次不能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聲。韻鼓吹風雅。獨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以為將不此之任。而誰任之。因相與定為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為明史記。又疏遺軼及赫赫耳目前。

足感慨後人者得百事作今樂府今樂府先成虞山宗伯錢謙益見之大激節
先生因遂致書宗伯求異書乞爲助宗伯得書歎曰吾老矣無能爲矣絳雲樓
遺燼尙在當有以畀之可也乃悉出所貯付先生昇之去崑山顧炎武故與二
子善聞其作史亦出先朝藏籍佐之於是先生益自憲爲明史記益力友人王
錫闡戴笠皆與同志咸爲撰述錫闡長於律歷任撰十表笠明於近事爲編流
寇殉國諸臣事畧而先生尤長於叙事櫟章則精攷覈因各竭其能而從事焉
不半歲竟得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明史記成且有日而南
潯莊氏史獄起辭連先生遂被逮初同邑莊胤城者家富居烏程之南潯與故
相朱國禎府第鄰相國生時故撰史稿殊衆歿後其裔貧不自存則舉而質之
莊莊子廷鑑得之喜甚因更予千金市其書益聘名士足成之爲明書略書多
觸時忌不肖者輒挾持以爲利久之事瘡昭着不可掩按吏聯翩自北來盡逮
莊氏族及諸名士入於獄而先生與櫟章徒以名重爲莊竄列參閱中因是并
株及二子固未知也事聞或勸避之先生笑不應闔戶攝衣冠危坐以待捕者

既鞫訊先生獨廷辯侃侃不稍撓已知其無濟則益抗慨激切罵不已鞫者不能堪至拳踢之仆地在獄中氣意自若與同坐者賦詩酬唱陽陽如平時以康熙二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與樞章同縶於杭州之彌教坊烏乎悲已先夕先生知不免謂其弟曰吾輩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第視兩股有火字者卽吾尸也聞者悲之家屬北徙至齊化門夫人某氏竟服鴆死陳去病曰吾聞之莊獄之成其同日死者至二百餘人其妻子族屬之徙邊不返者且數倍焉烏乎可謂變革以來之一大慘禍矣顧余獨惜自莊獄起而令先生之書不成明室之事渺證張駿所謂故老凋謝後生不弔慕戀之心不其然歟抑又聞之晚邨呂氏嘗欲就先生遺稿與曉閣干氏繼賡爲之而王呂遽喪事卒無成及潘耒之歸且求其稿而無獲焉烏乎天之阨人不甚矣哉然其他詞賦雜著光燄萬丈雖閱世澆久而去病獨得之於劫灰蝨蝕之餘儼然出管井而陳心史則謂彼蒼蒼之無足憑又豈然哉故謹傳其事爲良史痛亦并爲後之慕良史者勸焉

熊開元傳

陳去病

公諱開元字元年號魚山。姓熊氏。湖廣嘉魚人也。少與金聲同里共學。又同叅

禪理。出覺來大師之門。稱石交。以天啓五年乙丑成進士。除崇明知縣。丙寅調繁吳

江。六年考治狀第一。崇禎四年辛未授吏科給事中。木強抗直。多所匡諫。如抗爭中官

試視關寧軍馬疏駁奸人張應時又力上平天下有道疏。疏已危言覈論頗犯

當事之忌。乃假催科政拙貶二秩。出之外。明史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

賦帝怒貶賈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于是開公不赴官歸。是歲十年始起山西

按察司照磨。辛巳遷光祿寺監事。壬午又遷行人司司副。時內外騷擾。畿輔岌岌而

廷。臣徇情婪賄如故。常絕無所建樹。公竊憤激。自請獨對。以補牘不符。觸帝怒。

見明史下錦衣衛鞫訊。備諸楚毒。見外史會禮科給事中姜琛亦以事忤旨。下衛獄。

上私計欲並殺之。衛臣駱養性不敢從。都御史劉宗周又廷爭之。上怒。革宗周

職。僉都御史金光宸為剖辯。亦削藉。賴范景文等開解。始移二人刑部。而上書

徐石麒以情輕。擬附近充軍。上益怒。罷石麒官。詔杖二人百。繫之獄。見外史時

一年閏也。踰年周延儒敗。或請釋之。不報。請贖徒。又不許。而母計至。犇喪。不得號。慟而已。歲甲申春正崇禎十七年寇難益逼。迫傳烽。駸駸達京師。上憂國事急。不復恨二臣。繇是督師李建泰。因陛辭。力請釋開元。塚上從之。謫塚宣州衛。開元杭州衛道出吳江。吳江民扶老携幼。傾城郭。迎慰勞餞。送惟恐不及。喁然莫不喜。其至而悲。其遇則以公昔者惠愛及民之深。而難忘也。三月抵戍所。而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聖安立南都。詔赦還鄉。未及父。又死。當斯時也。公念國亡家破。一時並集。既惛惛。其在。疾復瘳。蹙而靡騁。意將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乎。乃東徙家吳江澤畔。群臣交章荐起爲吏科給事中。堅辭不赴官。而南都再覆。遂走湖州。山中匿焉。湖州陷。走孝豐。將登天目。聞金聲守徽州師甚盛。因走入歙。當是時。江南北郡縣多陷沒。其義師亦咸被摧破。無子遺。獨金聲以區區餘燼屹然。搆挂于閩廣之交。爲南天屏蔽。以阻口蹠迹。口師頗憾之。因益以全力注徽。而聲故文士。非將才。至是卒不能支。及九月。而所派遣防守俱陷。乃急貲遣開元入閩。身自赴敵。死之事詳他紀。不具。贅初隆武帝在藩邸。素聞公吳江治績。及

壬申秋降。處道出南陽。帝益重公。直節與璽書。褒歎。既又遣使問。貽公父母。禮數有加。及是。聞公且至。則大喜。立擢公工部左給事中。聽服闋。補職。公益感激。上疏謝。且陳中興之策略。曰。今天下所共傷。祖宗之陵廟。必不可沒于口。口中國之衣冠。必不可化爲口。口吾民之子女。玉帛必不可割。倭虎狼。皇上親征。所爲不再計。決也。然而徒用兵。急歛餉。則臣昧昧思之。有以知其不可。何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國家自有東患。以來。朝廷官吏日益貪汙。民間風俗日益敝壞。未嘗有一毫髮撐持世界之事。而獨勞勞焉。兵食是計。于是竭天下物力。以事一方。不啻腹蚊。蝨之血。填滄海也。臣爲此慟。持鋸攀檻。思一吐其孤懷。淚未乾。而禍至此矣。今皇上以身先天下。刻意澄清。而所爲貪汙敝壞者。尙不能卽轉。移是民命。實未嘗一日蘇。人心實未嘗一念正。苟又欲竭一方以事天下。不待明者。知其不濟也。然則如之何。勾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春陵子弟。殲尋邑。久則需之。歲月速則犯乎。矢石于斯二者。取一焉而已矣。今皇上之德之才之畧。備見於詔旨。三代而下。中興令主。罕有能逮者。誠能簡率精銳。會浙東。

文武眞指錢塘別用少水師趨泊崇明號召三吳豪傑士民觀車駕臨戎萬歲
 載呼必且震動天壤急則治標無逾此者必欲治本則閩粵滇黔暨江浙楚蜀
 之未陷者必當講求大道思民命何繇保全人心何繇變化小之爲馮灌之薛
 尹錫之晉陽中焉則西漢之關中建武之河內上焉則商之亳都周之豐芑從
 昔帝王未有本根不固可以立國者若小民仍苦誅求而會更生之樂士大夫
 仍溺于富貴利達而無憂愁愧恥之心如道路所云百姓少而官多朝廷小而
 官大臣懼夫求敵之意衰從賊之路便非所以成興王大業也疏上帝嘉歎卽
 日超擢太常寺少卿命速赴行在補官公不獲已陛見亟自辭謝帝不從復手
 詔連擢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行在都察院權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公堅辭至
 再不獲命因上疏請飭臺規言頗懇切未幾鎮江諸生錢邦芑至行在上欲不
 次用之立擢任御史公執不可邦芑亦糾劾公於是公益有去志會南京吏部
 侍郎郭維經至公卽乞辭憲務讓之挈家移舟至大埔遇亂兵被掠公跳而免
 妾徐死之而皇太子生覃恩進右都御史公仍疏辭且言輕用人多遣使急歛

飾厚徵兵四者俱失請推廣皇恩與民休息未報聞而北師寇閩益急帝出奔

汀州城陷帝崩乃棄家入休寧仰山為僧更其名曰正志自號菜菴徽州府志云俗禮

或謂隨人提撕或禪悅或經史居黃山中久之永歷二十八年甲寅三月耿精忠

反正於閩中公去之吳居靈岩山上又之吳江居華嚴寺或曰周莊永寧庵

數年游西磧卒于華山其徒某仍葬之黃山云

南史氏曰魚山先生固仁惠慈愛一宰官身也其任吳江也政刑張弛要皆

於俗吏者之所為抑且振拔士類宏獎風流一時若吳沈大姓諸子亦莫不經

其陶冶而蔚為通材當日孫吳孫孟朴治吳扶九復社之興乃至以松陵一隅地獨能

萃吳楚燕趙齊豫之英羅致之以溝通其聲氣其故未始非公有以策勵而扶

掖之之力為多焉天禍中國僉王盈廷寇亂相乘國以再覆於是中朝忠謹全

不得與逢比爭休而瞿曇終老烏乎不愈可哀也哉予少長具區往來垂虹塔

下即華嚴寺及南湖之上在永寧前未嘗不裴裒想望溯高風之匪遙竊嘗就公頽宇

改建齋廊以楠髦士行將奉位祀之而遺書幸出盡表孤忠因濡筆傳之如此

史篇

○○黃史頻復記

黃節著

地理之略

晉宋齊梁陳之失地

晉之興也。中原半為夷。居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惠帝永興元年。劉

淵據離石稱漢。永嘉二年徙都蒲子劉曜徙都長安。國號曰趙。是年李雄稱成

都王。僭帝位。建國為成。後蜀改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石虎據鄴後三十八年。

符堅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虜處於河之青山。移居棘城。徙

在營州城東南稱燕。是歲自符堅後一年也。僞始僭號。號以成康三年即燕王

一百七十里稱燕。是歲自符堅後一年也。僞始僭號。號以成康三年即燕王

城縣七年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通典曰。州柳城縣有和龍城。通志曰。即後三

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秦姚萇據長安。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

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稱帝於長子。是歲呂光據姑

臧稱涼。後謂之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

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四年，沮渠蒙遜殺業，稱涼。謂之北涼。後六年，赫連勃勃據朔

方都統萬，稱大夏。而拓跋氏以東胡別部世居北荒。晉懷帝時，劉琨表以猗盧

為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城，盛樂以為北都。脩故平城，以為南都。愍帝晉猗盧

為代王。至珪而改代曰魏。都雲中，徙平城。至弘而遷洛陽，改拓跋為元氏。乘後

燕之衰，蠶食并冀三十餘年。而中原萬里夷為鹿豕之場矣。故自東晉之初，以

迄陳亡，凡二百六十有七年。異族日進而軒輊之喬，日蹙神州。雖大幾使吾族

無立足之所。迄今考之，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增置郡國二十有三。凡十

九州。司冀、兗、豫、荆、揚、青、幽、平、并、梁、秦、雍、涼、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神臬

冠帶，捍絕外族。惠帝而後，中州盡棄。永嘉南渡，淪行建業。九分天下，僅得其二。

於是司州淪沒而傳置司州於徐。後書地理志：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聰兗州

淪沒而僑置兗州於京口。行書地理志：元帝僞司州之公，兗州闕，京口明帝以郗鑒為刺史。

史寄居廣陵後，始當地為南兗州。或江、南、或京、口、對岸。豫州淪沒而僑置豫州於

江淮之間。居燕湖，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乃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燕

湖雍州淪沒而僑置雍州於襄陽晉書地理志建興之後雍州沒于劉聰石勒

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青州淪沒而僑置青州於廣陵晉書地理志永嘉喪亂青

置青州當是之時中原諸州皆淪沒其有流人渡江者則為之僑置故都使為

之僮而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

而已悲夫神州陸沈百年邱墟僑置之事乃自晉始則猶不忘舊土而有恢復

之志然自長河以北若幽冀平并其遺黎之淪於異種且莫能自拔則并僑置

之名號而無之隋書地理志曰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

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泊於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據

中原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

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畧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梓柯又以舊州

遐濶多所析置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是逮於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

漢北喪淮肥以長江為境有州四十二地轉狹而州益多郡百有九縣四百三

十八戶六十萬司馬公曰陳國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也是五分天下而異種

居其四之有餘。自東晉以迄陳亡。芸芸禹甸南北分裂。其間桓溫伐漢。自江陵至青衣。戰於合水。出彭模。至成都而止。伐秦。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至藍田而止。伐燕。自姑熟至金鄉。拔胡陸屯兵武陽。至枋頭而止。然藍田枋頭之師。終以不利。引還。惟謝玄以八萬衆破苻秦百萬之師。肥水一役。遂復壽陽國恥。一震劉裕。相晉滅慕容超。而復青齊。降姚泓。而復洛陽。滅姚泓。而復關中。其後關中雖爲赫連勃勃所奪。而沂河西上。時遣王仲德在北岸。陸行魏將尉建。棄滑臺。仲德入據之。自後魏屢攻得而復失。魏明元帝欲南伐。崔浩謂當略地以淮爲限。則滑臺虎牢反在我軍之北。是滑臺虎牢尙爲宋地。宋將劉彥之。王仲德攻河南。明元帝遣長孫道生等追擊。至歷城而還。是歷城亦爲宋地。宋元嘉十九年。詔闕里。往經寇亂。應下魯郡。修復學舍。是魯郡亦爲宋地。直至魏太武遣安頡攻拔洛陽。克虎牢。克滑臺。帝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宋魏百年。乃班師。於是河南之地多入魏。魏孝文時。宋薛安都以彭城舉衆。敬以兖州常珍奇。以懸瓠俱屬於魏。張永沈攸之與魏戰。又大敗。於是宋遂失淮。

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其後齊將裴叔業又以壽春降魏於是淮北之地亦盡入於魏故蕭齊北境已小於宋迨梁武帝使張紹惠取宿豫蕭容取梁城韋叡取合肥以及義陽邵陽之戰浮山堰之築兩國交兵爭沿淮之地十餘年魏孝明帝時元法僧以徐州降梁梁武遣蕭綜守之綜仍以徐州降魏魏末爾朱榮之亂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爲魏主使陳慶之送之歸國深入千里孝莊帝北走顥遂入洛梁之勢幾振其後顥敗被擒魏仍復所失地而梁地尙無恙也及侯景之亂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其淮陽山陽淮陰等地俱降東魏鄱陽王範又以合州降東魏東魏遂盡有淮南之地景又攻陷廣陵使郭元建守之景敗元建以廣陵降北齊於是江北亦爲北齊所有是時蕭繹在江陵乞師於西魏令蕭循以南鄭與西魏西魏遂取漢中繹稱帝於江陵武陵王紀自成都起兵伐之西魏使尉遲迴攻成都以救繹及紀爲繹所報而迴亦取成都於是蜀地盡入於西魏矣是時梁之境自巴陵至建康惟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而岳陽王蕭察以繹殺其兄譽遂據襄陽降

西魏西魏遣於謹等伐江陵克之殺元帝即乃以江陵易襄陽使察為梁主而

襄陽亦入於西魏矣元帝歿後王僧辨陳霸先立其子方智於建業北齊文宣

納蕭淵明入為梁主陳霸先廢殺之仍奉方智其時徐嗣徽任約降北齊方據

石頭城文宣又遣蕭軌柳達摩東方老等來鎮石頭為霸先所擒殺金陵之地

得以不陷計是時江以北盡入於北齊西境則蜀中及襄陽俱入西魏江陵又

為蕭察所有梁地更小於元帝時矣陳霸先篡位因之以立國其地之入於周

者西魏恭帝惟湘州在江之南周將賀若敦獨孤盛不能守全師北歸地歸於

陳其後周陳通好陳又貽周以黔中地及魯山郡迨北齊後主荒縱陳宣帝乘

其國亂使吳明徹取江北大敗齊師於呂梁又攻殺王琳於壽陽於是淮泗之

地俱復而是時周已滅齊宣帝欲乘亂爭徐兗又使明徹北伐至彭城反為周

師所敗明徹被擒於是周韋孝寬復取壽陽梁士彥復拔廣陵陳仍畫江為界

江北之地盡入於周嗚呼司馬公曰陳國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也是五分天

下而異族居其四之有餘也然五分天下而異族居其四之有餘則猶有吾族

之一小部分若并此小部分而亡之是自晉以來二百六十餘年間所保存之衣冠禮樂而并亡也

黃史氏曰元經之終也而書陳亡曰晉宋齊梁陳亡王凝問曰陳亡而具

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

焉懷帝永嘉二年中國大亂而元帝渡江中興衣冠往依之卒不貴者無人也元帝明帝成帝賴王導

不衰至孝武賴謝安為之佐後齊梁陳不與其為國也宋常有樹晉之功

桓元篡劉裕興晉故不衰也及其亡也則君子猶懷之自齊梁陳三國之

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舊晉且言其國亡也言自凝曰晉

宋先亡今具之何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不欲其先亡也故具晉宋齊梁

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責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責其不能

相篡而亡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遣人也言齊梁陳亦皆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埽

地而求更新也杖杜之詩日期逝不至而多為卹嗚呼晉宋齊梁陳其已

矣。其逝矣。期不至矣。然而君子憂之。蓋謂乎期逝。斷不可復。至而不可以不憂也。宋以前河南之地。未盡喪也。已而淮北陷矣。蜀地陷矣。其間若陳慶之之入洛。吳明徹之收復淮泗。豈不小捷而終至大敗。故觀於二百六十餘年間。南朝土地之喪失。如蠶之食葉。葉盡而繭適以自縛。恢復之略。乃不起。自江淮屠沽而起。於威加九錫之楊堅。嗚呼。豈非勢也哉。

○○徐石麒傳

劉光漢

徐石麒字又陵。自號坦庵。其先世為浙鄞人。明初遷揚州。父心繹傳王心齋之學。以不怠不欺為旨。石麒生當明季。幼承父學。及明亡。身隱北湖。精研名理。蟄居不應試。以著述自娛。嘗著枕函待問編五卷。論治論學。崇尚心得。不事勦襲。嘗謂告子以食色論性。食色之性。人與禽獸同。惟仁義之性。人所獨具。然食色不待教而知。故謂之性。仁義必教而後知。故不可謂之性。焦理堂論性之說多出于此又如父子之間。惟慈與孝。慈實天生之。而孝則待聖人之教。夫婦之間。惟情與義。情實天生之。而義則賴聖人之教。又謂聖人不能使人心無欲。惟湏安排得法。不使^言理如食色。人所同欲。同而不為之別。則貪者日相奪。淫者日相侵。將不得各遂其欲。故聖人之禮法。所以因性而遂。生別因論性之說。推及修身。應世之方。謂人未服中和之教。鮮不以氣為志。今之所謂狂者。妄也。所謂狃者。戾也。所謂中行者。狃也。聖人以力謀食。凡耕漁屠牧。無不可託以養身。然自食其力。無事苟求。今人以耕漁屠牧為恥。而衣食之計。以心謀。不以力謀。不肯自養其力。

或反出于苟求其以隱士名者于世治無所設施于世亂無所補救惟航泉石之樂以傲王侯是爲天下之情夫雖廉靜自好猶恐不爲聖賢所許若諂縉紳以盜虛聲則名教之罪人也其辨論學術與論性之旨相表裏嘗叙論九流得失以爲莊周之說有性而無教荀卿之說有教而無性又謂立言當因其時以察其事與情更因論學推及于論政謂開創之君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奔走天下豪傑亡國之君亦必有過人之才無過人之才不足以塞抑天下之豪傑人臣事君當安社稷利生民使僅知恭慎無益于社稷生民乃古人之謂佞且能廉僅完已身之名能死僅盡已身之節能去者僅一遁世之人若包容荒穢則又陷于模稜是均不得謂之忠江都焦循得其書稱其語多精實又作客齋語話五卷推言象數名物之理以抉隱辨惑謂物之有者均有盡無則無盡地盡之處爲天天周地外地轉天中無所偏倚是猶以杯積水以繩轉杯碗覆而水不遺也故虛能戴實地之四面皆天四面均人是猶虫懸危枝蟻行覆宇也又謂雷電一物電乃雷光雷乃電聲猶之引火發炮見光而後聞

。響。虹。由。日。映。兩。氣。而。成。其。半。潛。亘。天。者。則。以。日。射。地。球。四。面。其。形。當。圓。人。在。地。
中。止。見。其。半。人。於。烈。日。中。噴。水。水。氣。必。成。五。采。故。虹。亦。成。彩。色。焉。又。謂。釋。氏。所。
謂。四。大。指。地。水。火。風。言。卽。易。之。天。地。水。火。亦。卽。乾。坤。離。坎。復。深。闢。堪。輿。晷。卜。之。
說。以。事。神。祈。福。爲。諛。謂。自。然。爲。理。當。然。爲。道。舍。自。然。而。論。理。舍。當。然。而。論。道。均。
妄。人。也。蓋。當。此。之。時。石。麒。里。人。孫。蘭。從。泰。西。人。士。游。傳。其。格。物。致。知。之。學。石。麒。
此。書。曾。屬。孫。蘭。訂。正。故。所。言。均。前。人。所。未。發。別。著。轉。注。辨。二。卷。以。轉。注。爲。互。釋。
已。啟。戴。段。之。先。在。茲。錄。四。十。卷。寶。倦。小。言。六。卷。均。語。錄。之。流。趨。庭。訓。述。六。卷。則。
述。其。父。心。繹。之。言。咸。足。俾。訓。世。做。俗。之。用。又。撰。蝸。亭。雜。訂。一。卷。爲。考。訂。之。書。盡。
天。暇。筆。十。卷。壺。天。續。筆。二。十。卷。壺。天。肆。筆。八。卷。皆。摘。錄。子。史。粹。語。而。辨。其。名。實。
之。同。異。坦。菴。瑣。錄。四。卷。雜。錄。箴。銘。語。錄。之。類。古。今。青。白。眼。三。卷。刺。撥。諸。史。及。說。
部。各。書。於。評。騖。人。物。之。稱。彙。列。成。編。其。例。亦。古。人。所。未。有。花。傭。片。令。一。卷。記。培。
花。種。樹。之。法。則。爲。農。家。之。書。復。有。談。騷。寤。語。四。卷。爲。論。騷。之。書。叙。書。說。三。卷。爲。
論。書。法。之。書。詞。府。集。統。四。十。卷。詩。餘。定。譜。八。卷。咸。爲。論。詞。之。書。尤。精。詞。律。嘗。撰。

訂正詞韻四卷。謂平聲可通者上去入皆可通。惟入聲通法人多不知。蓋平聲三十韻入聲止十七韻。每不知所從。故錯亂耳。乃支微魚虞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原無入聲字。蒸韻無上聲字。故上聲止二十九。蒸亦無去聲字。三上者泰卦分也。十三元韻歷考宋人皆以前半原元等字入先韻。似有確見。庚青真文自是兩韻。中州中原皆不通押。侵覃鹽咸閉口音不得與真寒先通。梅同不酷等字不與齊微同用。人知之。悔每對退亦不可與尾味通用。人不知。蔡山作詩者皆用平韻上去不常用。不免以土音混入耳。其所作詩文有松步集十卷。倦飛集四卷。三憶艸一卷。白石篇一卷。所著之詞有堯吟四卷。瓠聲四卷。且謠一卷。兼工度曲。入白石甫關漢卿之室。郭士環謂其感憤之懷寄之詞。滑稽之致寄之南北劇。後徽人凌廷堪于詞曲之學。造其微。最稱石麟謂其合于元人本色。其散曲有黍香集三卷。雜劇有大轉輪拈花笑買花錢九奇逢珊瑚鞭扇寒釵胭脂虎范蠡浮西施諸種。又有彩鷺集。設爲男女贈答。而絡以詩餘。爲傳奇之變格。以上各書江都焦循均見之。尙有談經筭八卷。蓋說經禽愧

錄五卷。天籟譜二卷。蓋論音通言一卷。枕函待問編之中。引于如鑑三卷。吉凶影

響錄五卷。蓋皆文字戲十卷。宮閣粧飾五卷。指水遺編六卷。唾餘癖佳二集各

一卷。此二卷均詞。向澤佚失。傳蓋明濟之文。吾鄉著述之富。未有過石麒麟者。然石麒

麟不自足。沈澁寡言。門無雜賓。人見築亭書堂于湖濱。極同亭之

勝。四壁圖書。終日靜坐。作湖居好十詞。以見致所作賀新涼一詞。寄燕尤深。詞

思足。愁來野借。山白雲一。地無。六折山。橋三面。水遠。卻。花。幾。步

不。著。得。問。鷓。無。夢。周。火。不。留。林。外。照。日。言。及。白。石。那。堪。煮。歸。去。也。出。無。故。門。前

其風概略可想見。時王玉藻以故同隱湖中。湖民罕知其賢。而石麒麟獨與交

高。陳卓均以世家子出仕。而石麒麟獨退隱。及王貽上司理揚州。招致境中

士。高人吳嘉紀。雷士俊。邵潛均詣其門。而石麒麟獨不往。時兄子元美女元瑞。嘗

工詩詞。石麒麟問與倡和。以供笑樂。始與羅然。侍劉子祉。陳聖茹。吳齒。次宗。鶴。問

交。劉陳兵死。與然侍把酒。話舊。淒然淚生。歌唐多令。以寄慨。後齒。次仕至湖州

守。以書招石麒麟。石麒麟作浣溪沙答之。有杖履逍遙懶出山。旬竟以康熙十口年

口。月。卒。于。家。年。口。十。有。口。里。人。范。筌。叙。其。文。江。都。焦。循。曰。石。麒。蓋。隱。于。詞。曲。者。其。推。論。經。史。探。論。道。德。豈。屯。田。夢。窓。之。流。論。者。以。爲。知。言。子。三。元。聲。元。佑。元。吉。均。知。名。而。女。元。瑞。才。尤。高。能。傳。石。麒。詞。律。之。學。

劉。光。漢。曰。石。麒。力。斥。隱。士。目。爲。天。下。之。惰。夫。而。其。身。亦。以。隱。佚。終。日。避。世。若。惟。恐。不。深。得。毋。行。與。言。違。乎。不。知。石。麒。所。斥。之。隱。乃。隱。而。盜。虛。聲。者。也。不。必。隱。而。隱。故。爲。惰。夫。若。石。麒。之。隱。乃。不。得。已。而。隱。隱。而。猶。有。餘。痛。者。也。以。石。麒。殫。精。物。理。使。出。其。學。以。媚。時。亦。足。與。李。光。地。諸。人。相。勒。乃。竟。棄。利。若。浼。遁。世。無。悶。不。欲。以。所。學。媚。異。姓。卽。不。屑。以。所。處。盜。虛。聲。此。則。古。之。所。謂。義。人。也。且。石。麒。學。窮。天。人。不。以。所。學。自。矜。于。家。國。之。誼。尤。篤。則。大。學。推。論。齊。家。治。國。必。探。本。于。格。物。致。知。者。非。無。故。矣。使。遺。著。未。湮。雖。擬。以。薑。齋。不。是。過。也。

○○王玉藻傳

劉光漢

王玉藻字質夫。號螺山。明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父納諫。官司勳郎。以勁節著聞。玉藻幼居京邸。習聞東林諸君子緒論。慨然興起。以進君子黜小人。自矢。時遼東兵事日急。玉藻謂非屯田大小凌河。則戰役不克持久。聞者輕其言。不之信也。崇禎癸未。登進士第。釋褐知浙江慈溪縣事。慈溪民健訟。玉藻蒞邑。子良平和以廉介自持。牧民不擾。而事集浙中。言吏治者。均曰。惟慈溪是法。蒞任甫數月。李自成陷北。懷宗殉國。玉藻察時變之急。時以勤王之策。于大吏大吏拂其請。惟劉公宗周嘆其忠。且曰。此何時何事。大吏不言。而令小吏言之乎。適少詹項煜在北。受自成僞官。繼亡命南奔。以玉藻及慈民馮元颺均出其門。匿于馮氏夾田橋別業。馮氏諾之。慈之義民不容留。集百餘人。斃煜於水。玉藻置不問。明人重閭誼。或以爲過。玉藻曰。吾豈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北兵南破金陵。大江以南盡附。浙中守令或棄印綬。解官去。否則以城納降。惟民氣殊激昂。適魯王監國紹興。玉藻乃與沈

宸。荃。起。兵。魯。王。授。以。牒。並。晉。御。史。銜。仍。留。慈。溪。知。縣。事。玉。藻。既。募。義。勇。固。請。赴。江。上。自。効。畧。謂。以。慈。溪。彈。丸。之。地。當。北。兵。勁。銳。之。鋒。是。猶。以。肉。投。虎。今。國。家。所。恃。以。自。保。者。惟。錢。唐。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後。禦。曷。若。禦。之。於。未。渡。之。先。臣。雖。不。才。願。以。一。身。先。之。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往。軍。前。時。駐。兵。江。上。者。有。方。國。安。王。之。仁。孫。嘉。績。熊。汝。霖。章。正。宸。鄭。道。謙。錢。肅。樂。沈。文。光。陳。潛。夫。黃。宗。羲。咸。各。自。爲。軍。兵。餉。交。訐。莫。敢。先。進。以。玉。藻。任。事。適。往。江。上。諸。帥。均。惡。之。先。不。予。以。餉。玉。藻。陳。割。地。分。餉。之。說。又不。聽。玉。藻。曰。是。將。割。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既。入。諫。垣。雅。持。正。議。上。封。事。十。餘。條。畧。謂。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軍。之。可。慮。者。在。怯。怯。由。於。驕。兵。驕。由。於。將。驕。今。統。軍。之。將。無。汗。馬。之。勞。輒。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啟。以。驕。心。驕。則。畏。戰。非。稍。加。裁。抑。恐。無。以。戢。其。鷙。陵。之。氣。又。謂。宜。用。海。師。窺。吳。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勢。又。謂。劉。宗。周。祁。佳。彪。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職。時。莊。元。辰。爲。太。常。固。乞。留。之。謂。古。人。折。檻。旌。直。今。令。直。臣。去。國。豈。國。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職。如。初。丙。戌。夏。浙。東。再。破。玉。藻。追。魯。王。蹕。弗。及。乃。

自投於池。適池水涸，得不死。家人出之，乃黃冠行。遞於剡溪，日行深山窮谷中。足俱繭，久之資糧俱盡。采野葛爲食，噉湖水飲之。慈民及浙東義士時周以粟。時妻子及門人熊亦方均從行。妻氏李，遼東巡撫李植女。知書明大義，在浙右時，屢脫簪珥，佐軍興。勛玉藻以身許國，母以家爲念。及入剡溪，躬收遺棄，命二子方歧、方疑拾墮樵，不以窮阨易操。玉藻以爲難，適四明山寨競起，義軍謀恢服，書致玉藻。玉藻思乘間入舟山，因爲偵騎所遏，不果。往每臨流讀所作詩，輒激厲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與熊亦方相答，終年方以爲。玉藻亦放廢，乃率妻子歸故鄉，卜宅揚州之北湖。此辛未以後事，蓋居剡溪近六年。湖中故有塢田一頃，夫婦躬耕，親負錢，鐫刻於野。與田夫田婦相比，伍觀者莫知其爲故將軍也。惟范鞏、孫蘭、徐石麟異其爲人，因棹小舟訪之。遇則携酒共飲，問以平生戰事，則仰首不一答，或振筆作艸書自遣。時李氏殷盛，適在郡城。玉藻及妻未嘗一顧其門，木狀簪席衣，緝食料，終其身不裘。嘗題其柱云：羊求誼洽蓬茅潤，梁孟心諧杵臼香。君子多其知義，以口口口年口口月卒於家。年口十有口，當玉藻。

之。曰。世。誓。不。易。衣。去。髮。其。逝。也。作。絕。命。詞。一。章。詞。曰。半。生。辛。苦。泣。孤。臣。賸。得。乾。乾。淨。淨。身。四。大。既。崩。神。識。散。這。篇。艸。稿。付。誰。人。遺。命。不。冠。而。歛。其。書。像。如。之。不。冠。帶。而。利。頭。葬。於。城。西。之。雙。墩。寧。波。父。老。舊。有。祀。玉。藻。者。至。雍。正。間。而。祀。袁。子。二。長。方。岐。字。武。徵。次。方。疑。字。大。名。均。承。父。志。不。仕。著。書。以。終。

劉光漢曰。吾閱揚州郡志。以玉藻入文苑。稱其高栗里之節。作絕命詩。以逝。而其事及詩均缺。如及閱浙西諸志。亦僅誌玉藻名氏。而在浙之本末。則志乘所未書。卽全榭山所作事略。亦記載失詳。今特網羅故鄉文獻。別爲傳文。一通。以補榭山之缺。夫玉藻抱淵明之操。繼皇羽之蹤。浪跡浙西之郊。掩息淮南之野。凡屬冠帶之倫。孰不高其志節。以躋於古之佚民。不知玉藻之事實。畧與梨洲相同。江上之師。不減黃竹浦之守。吳淞之策。詎異援崇明之謀。卒之偉績不成。而文采亦歸湮沒。不獲與梨洲競名。殆亦士之有幸。有不幸也。若夫負耒躬耕。自食其力。雖曰不得志者之所爲。毋亦夷齊恥食周粟之心乎。君子曰。非惟玉藻之賢也。其婦亦足多矣。

史篇

○○張國維傳

王先生

張國維字九一。號玉筍。浙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起家番禺令。福王立。官吏部尚書。後從魯王於紹興。事敗。投水死。國維幼篤學。名噪諸生間。其令番禺也。番故劇邑。爲令者。率不得要領。國維至。翦豪暴。繕城郭。清田界。時論翕然。以長擢刑科給事中。是時崇禎方改元。大憝甫去。其餘黨猶未除。國維以爲。誤國者。璫。爾助璫惡者。黨也。去璫而留其黨。非拔本計。于是首劾羅副都御史揚所脩御史田景新。皆魏黨也。轉吏科給事中。稍遷太常少卿。晉應天巡撫。部安慶等十府。是時流寇勢張。甚大江以北。二千里。楚豫之盜。往來如織。鳳泗英霍間。烽燧相屬。而安慶以孤城。爲留以扼轄地。天下太平久。民不知兵。兵額素不足。有事時。咸改調防。城空無守者。國維乃調吳淞及徽甯諸兵。戍旣。後奏請設兵三千名。以控險制。嘗時。闖賊諸賊蔓延天下。而南國獨無恙者。國維之力也。國維之

言曰。凡欲弭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養民。養民必先興利。除弊使民得食。於是平賦稅。革虛糧。興水利。立鄉約。設社學。凡塘堰堤埽之窳者。與一切不利民者。悉更革之。撫吳八年。吳人大悅服。晉秩工部侍郎。督河道。兼轄漕務。時崇禎十三年矣。歲大旱。餓殍望於道。所在人相食。國維至而雨。乃征兵蓄以衛運。方奉璽書獎勵。而李青山之變起。李青山者。故劇賊。擁衆數萬。假護漕以給當事者。截漕舟焚之。肆淫掠。國維既得報。以單騎入其壁。大呼曰。我張某來諭汝降者。不從。則還部署。所將軍間道擒青山。斬以徇。餘賊咸奪氣。壬午。晉大司馬。於時外禍已迫。不可復制。破蘇州。略山東。視師者。率以姑息從事。國維痛之。國維謂今日之大患。不在寇。而在口。欲挫口於邊。必先去邊。帥之不職者。甫視事。乃疏劾范志完。潘永圖諸人。而自請馳赴軍。兩圖自効。疏上不報。國維之在中樞也。頗以執法稱。忌者側目。適因周延儒事。並劾國維。被迨。下詔獄。幾不免。久之始得釋。復原官。視師。方行。而京都陷。國維兼程渡江。募兵圖勤。王會宏光立。乃朝留都。如太子太保。協理戎政。國維諱仿。漢唐成法。建三輔。以藩南京。以鎮江爲

東輔以蕪湖爲西輔以燕京爲中輔又陳中興八事是時馬士英阮大鍼方柄國於邊事若無睹者然日惟以報復爲事惡國維之才也均齟齬不果行國維既遇事多掣肘至是乃知國事不可爲矣以終養告歸歸未久而南都破國維乃起兵東陽朝魯王於浙請監國以原官入關辦事於時四方義師應者雲集而人治一軍不相統攝國維曰此敗之朕也遂上疏魯王謂治兵患分而不患合今必合諸帥之心爲一心然後尅期會戰可握勝算魯王素才國維至是賜尙方劍便宜行事督諸軍七月復富陽九月攻於潛克之冬十月兵禦口於江上陳兵上下流橫擊之敵遁走時唐王卽位閩中頒詔至監國不悅思讓位士民惶懼靡所得策國維戴犀而馳朝監國俾朝士毋宣讀册書而上書於唐王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者咸當協力并心誓圖恢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今日未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南面正朔退就藩服人失所依閩中寫遠鞭長莫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王提兵北伐老臣敢不效死前驅若止一丸封嶺作天子空以官爵

浙東士心大敵旦夕且渡江臣不敢奉詔手勅七至竟不發議始定則益深塹
堅壁嚴斥堠置木城緣江與諸營犄角爲進取杭州計諸帥中有方國安者故
馬士英黨也國安至自金英士英實匿其軍中方請入朝國維劾士英十大罪
士英恨國維甚丙戌三月諸軍乏餉方力戰會閩使陸清源齎餉銀至士英噉
國安殺清源奪所賚餉而劫監國走台州諸軍皆潰國維返扈至黃石岩國安
以斷所過橋不得前痛哭而返會守者病監國得脫航海命國維圖恢復國維
因上任賢從諫錄以諷而已則退守東陽蒐殘兵期再舉於時口兵已破義烏
所過爲墟諸軍望風鳥獸散國維知事不可爲歎曰數年心血付之東流身爲
大臣於國無寸補今惟有死耳旁有言者曰宋亡而文山疊山尙不卽死者志
恢復也公何汲汲爲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越日沐浴束冠服北向拜
遣伴延東陽令至曰某以今日死方炎熇恐尸腐有疑吾他逃者必貽此邦禍
故邀令君來視死耳令方涕泣而國維殊自若作三詩曰負國篇曰念母篇曰
誠子篇取素繪書竟謂其僕曰吾死國死於正也口兵早暮至必戮吾所部將

士之在東陽者是吾貽之戚也。若幸昇吾屍詣其門謝之。第慎勿對太夫人言。遂從容赴園池死。時年五十二。有三子。曰世寶、世鵬、世鸚。國維既死。家人陳屍廳事。口至見國維。倜如生成。驚去。

贊曰：朱明之季，士心發皇，為節為俠，鸞翔龍驤，志不稱才，乃底覆亡。才剛厥志，伊維一張魑、魍、張侯，起自牧，令挾纊銘恩，糴粟請命。維水之潔，維臣之忠，生作國楨，歿為鬼雄。公殉後，口兵挾婦人飲其殯，圍見公朝服，怒目南向，坐大呼不

見遂遁去

五旬頭白千秋血碧

公聞安慶官軍覆沒之報，一夕頭盡白

大漢燭

昏小枝，雨泣吳江。太湖其流稽天，公為納之。茗雪受焉，飲水戴德，人皆聞之。況在我公，云胡勿思維。唐維魯，同為宗臣，不敵是競而位之爭。亡有餘殃，惜哉！先生吳水可泐，公功不桃，靈兮歸來松陵月高。

○○堵胤錫傳

王无生

堵胤錫者，字仲緘，江南宜興人也。父堵翁，乏嗣，禱於三茅神君祠，夢神界一牧牛兒為之嗣。寤而胤錫生，遂名之曰牧子。胤錫少落魄，亡賴，不事家人生產，好

爲大言與狂生魯釗等相結納如釗者凡十人號十鈍崇禎初口患日亟屢挫邊師帥邊者多不得要領上方命熊廷弼經略北鄙朝命下胤錫聞之笑曰熊公未得爲知兵者也不往相之事且敗以萬言書自薦上郡守歷陳邊鄙形勢得失請守爲先容守哂之年踰三十始舉孝廉崇禎十年與劉同升爲同榜進士出知長沙府事善用兵斬劇賊草上飛等因有聲於時福王立陞湖廣參政分巡武昌黃州漢陽未幾改本省督學使者時左良玉闕於楚方料兵赴留都都胤錫奉督師何騰蛟檄募萬餘人防口武漢旣失騰蛟奔長沙令攝巡撫事唐王立實授湖北巡撫先是李自成有義兒李錦者慄悍善戰得士心自成旣死錦遂代帥其衆屯澧州都十八營聲言乞降胤錫思撫之爲已用偵知錦母高多智略錦事高孝凡事取決焉高弟一功所部尤精悍高誠輸服錦衆易與耳乃親以單騎入其壁呼曰我巡撫某也奉天子命念若曹皆善民無昏墊靡所訴今旣自效天子實嘉乃能汝高錫命服汝錦一功錫蟒玉金銀器其心膺王室無貳心於馬上且行且讀聖書錦率鐵騎數千踴躍羅拜馬前謹聲震

山岳乃卽軍中稱宴胤錫南向坐引卮酒酣論列忠孝大義環聽者幾千人舉大感動高氏徐自帷間出謂錫曰堵公天上人若曹苟負公神實殛之於是別部咸聞風驚而請內向受約束事聞唐王加胤錫總督侍郎賜劍並鳳紐印寵之封高氏英淑夫人錦左軍侯易名赤心一功右軍侯名必正他部賞賚有差號其營曰忠貞俾胤錫統制之丙戌二月胤錫督赤心等攻荊州指日垂克軍士方朝食忽大霧晝晦救兵數萬如潮湧矢彈雨注南軍軍大潰走胤錫乃退守澧州丁亥口勢益猖獗犯湘南武岡陷之馬進忠王有才等均敗入蜀蜀靡所得食乃散入永定衛是時永明王立封胤錫光化伯東閣大學士不拜命惟疏請給空勅印頒秦中舉師者秋八月口兵連陷辰沅常德諸府勢不支楚宗人朱容藩者素翫法至是聞師潰擅稱天下招討副元帥居於夔建行台焉胤錫時方道永順土司入遵義思有所謀得報怒甚泝三峽入夔面容藩責以不義容藩悔請去僞號胤錫始還未幾金聲桓李成棟反正以江西府東來歸氣象爲一大變於是馬進忠王有才李赤心高必正乘其勢分軍攻常德桃源澧

州藍山道州荆門宣城臨武石門諸州縣咸克之。又進拔牛皮灘麻河赤心與進忠以勢埒素不相能赤心陰以荊州殘破欲避敵思南遁而陽請取長岳自效進忠知其謀惡之因惡赤心兼與胤錫不協胤錫令赤心等爭進忠所取常德十月必正自荆分道南渡率輕騎數百突入常進忠出不意怒甚置酒高宴而陰具舟渡兵東下以鐵騎自環咸裹甲注矢走出城焚城內廬舍及瀕江船隻殆盡沿途肆淫掠必正怒請北還胤錫以好語撫之忠貞故盜賊性胤錫無如何羈靡不絕而已是歲常德飢忠貞營芟芻弗給胤錫乃自將兵與何騰蛟會攻長沙不克騰蛟自攻長沙令胤錫以忠貞營援江右爲分兵計忠貞營方逗留不前而南昌潰未幾湘潭亦陷騰蛟進忠均死於湘羣議頗歸咎忠貞營胤錫不得已分其軍爲三一守永興一守安仁一守攸縣而自守衡州三月戰不利走萊陽意趨永興而永興三鎮已先期潰赤心等走廣西方緣道焚掠衡永郴桂間頗受害桂陽守將曹志建惡之以爲忠貞營胤錫所撫而受其節制者也忠貞營不律胤錫實蹤之乃並惡胤錫而胤錫不知也至是胤錫道萊陽

入彬時湖南已失。彌望皆口踪。聞胤錫遁。迫之甚緊。瀕於險。日方午。忽宇宙黯。黥大霧。澹濤不見掌。夜有螢火數萬。照其行。故獲免。乃由間道。兼程進。所行皆菁嶠。捫蘿附葛。流血被髀。垢穢塗附。無人色。晝靡得食。所夜出。旬殘粒。厭飢渴。虀食叢莽間。久之始達桂陽。方謂可合師再舉矣。志建。志前。鯁迎胤錫。人籠虎關。而託詞給其隨行者。於關外夜則發兵環所居室。駢戮之。並欲殺胤錫。胤錫問道。逃入富川。猺峒猺潛送胤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所。問關達。肇慶王拜胤錫大學士。督師時忠貞營駐廣西久。民厭苦之。王命胤錫督忠貞營出楚。經略湖南。檄忠貞營並別部會師。而赤心實以殘敗。方得安土。無北去意。且要胤錫代請以高雷二郡休息。士馬胤錫不可以是亦心等。竟不至。散居南甯。賓橫間。別部來者。又率潰去。可三千人。惟劉世俊。劉國昌。頗出楚。胤錫喜。親至潯迎之。冬十一月。劉世俊果率所部至。遣東下。梧待會師。檄各鎮兵。期望日北發。是時王在梧州。馬吉翔。李元允。方專柄國。以樹黨爲事。胤錫既以赤心不足恃。而內勢益紊。用恚憤致疾。革自爲遺疏及誄詞。時方舟居泊潯江。廿六夜半。胤錫聽

江流滄海。命左右曰：丈夫身荷重任，不能碎身疆場，而斃命臥榻之上，雖死有餘恨矣。豈若置身魚腹，一滌腸胃，或奮起欲自沈，左右力抱持之，乃已。竟以是夕卒。事聞，王震悼，贈潯國公，易名曰襄。後改諡忠肅。子世明先數日卒，而赤心等死亡相繼，竟無成。襄胤錫所交十鈍者，舉不知所終。惟釗在，釗聞胤錫訃，求遺骸不得，得胤錫所自題像，以歸。其文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逋臣見者，罔不流涕。

贊曰：落落潯國，起自儒生。少作孤子，壯為國楨。大狼墮空，時時火聲。為昏為妖，益之寇氛。公曰：咄哉！我則是障，誓回頽波。而使西向坎，既困險乾。用壯赤幟，興師丹旆。歸葬暮雨，彭侯秋風。蜀州澄波，無滓可喻。臣心孤舟，大江有似。臣身

公歿于潯 嗚呼！臣心甘殞疆場，胡為臣身。乃歿於牀。維臣之心，可格上帝。蛛絲

江舟中 嗚呼！臣心甘殞疆場，胡為臣身。乃歿於牀。維臣之心，可格上帝。蛛絲

暖空 慕三年，慕上絲結為孝字。螢火流地，天如無知。胡獨表異，天如有知。胡仍憤憤，臣身既亡，天心終醉。維公之歿，誤越三百。維公之誠，可渝白口。歿有千秋，生無七尺。何以記公，其言曰：筆人本分文筆為二 何以哭公，其淚曰：血

史篇

○○黃史頻復記

東西魏周齊相攻之大勢

地理之略

後魏起自北荒。至道武珪率兵南下。攻拔慕容寶中山。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通

都平城。通典今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於滑臺。許昌。彭城。明元嗣秦常中。

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通典道武不能守。至是始有之。克滑

長安統萬。通典始光中遣軍伐赫連。統萬即赫連所都。今朔方郡。是神寤中。宋師來伐

碣磔。通鑑地理通釋郡縣志。濟州治河北博州界。宋元嘉十一年。平縣也。其城西臨

河平碣磔。立戍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說。受城而退。後更滑臺

城之。後魏置鎮守碣磔。津在濟州盧縣北。一里後魏於此置關。名濟州關。滑臺

通釋。郡縣志。滑州城即古滑臺。城甚險固。到產之。虎牢。通釋。宋毛德祖戍虎

百修之。郡守滑臺。修之。堅守。數月。禰壽魏遂克。行臺。虎牢。通釋。後魏書。夜圍攻二

以臨山。東坐清三。齊強楚。躡不道太。爾其之。以拒河。明克擒醜。夏偽鄭。相

節著

轉而請命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恃以滅聖憑而王戍將皆不守尋並復之太延以後東平遼

東西平姑臧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瓠彭城青州

之南而已其後肅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至獻文弘自

河之南長淮之此皆為魏有見第十册孝文宏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宣

武信又得壽春續取漢川至於劍閣兼得淮西之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

三四年後分為東西魏矣故自魏之分也拓跋氏為同室之爭而宇文賀六渾

乃奪其權以兵相見其間互相攘奪土地皆吾之土地人民皆吾之人民非夫

疇北荒野逐水草合禽獸之種類部落也高歡以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

津靜帝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齊神武自總大衆于蒲津資奉自蒲津同州也於是寶泰敗沒西魏乘勝攻陷陝州又襲洛陽明年又至於河陰洛陽

則渡河而南而為拓跋氏攻殺之所其後興元四年高歡圍攻玉壁不克武定

四年又圍攻玉壁不克玉壁古絳州地也則相攻於汾水以北而西師南伐至

於崑山蓋又渡河而南而至於偃師矣然當是時猶西阻洛水也既而武定五

於崑山蓋又渡河而南而至於偃師矣然當是時猶西阻洛水也既而武定五

年冬。西師圍潁川。明年六月拔之。于是河南自長葛以北。河北自平陽之西。悉入西魏。北齊代東魏。文宣之世。命將略地。南際于江。又過江。得梁夏口。武成清

河中。築戍於軹關。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北魏代武平中。周師攻拔河陰大城。

崇化末。又攻拔晉州。而北齊滅矣。此其相攻之大勢也。故自東西魏之後。天下

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神武之時。與宇文氏抗敵。十三

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大抵西則姚襄城。通鑑地理。郡

縣志。在慈州。吉昌縣。西二十五里。本姚襄所築。其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

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城高二丈五里。周廼五里。武平二年。斛律光破周兵於此。城遂

立碑表其功。又於此。洪洞。城在晉州。洪洞縣北。六里。東魏北齊鎮也。通典。洪洞。故

置鎮案。在今隕州。此。洪洞。城在晉州。洪洞縣北。六里。東魏北齊鎮也。通典。洪洞。故

控據要險。案今隕州。此。洪洞。城在晉州。洪洞縣北。六里。東魏北齊鎮也。通典。洪洞。故

志。西。洪洞。縣。今。晉州。武平關。通典。絳州。正平縣。通。今。山。西。絳州。治。平。柏崖。郡。通。釋

故。城。南。府。河。清。縣。西。有。柏崖。軹關。縣。通。東。南。高。齊。拒。周。使。斛。律。光。築。關。於。此。河。

陽。通。此。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並。今。城。也。南。則。虎。牢。通。陸。子。章。增。築。武。定。中。河。

隋。志。水。縣。色。曰。成。泉。唐。志。有。虎。牢。關。洛。陽。北。荆。門。通。東。北。今。河。南。府。是。陣。淮。孔。城。守。中。

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唐。志。有。虎。牢。關。洛。陽。北。荆。門。通。東。北。今。河。南。府。是。陣。淮。孔。城。守。中。

國朝輿地紀勝 史篇

第二十五期

塢城亦名高齊汝魯城東北釋汝州魯山縣高齊於周置兵以防周寇通典自襄

城北汝陰齊有宇文克平漢中通典白梁侯景逆亂又遣軍平蜀通典將尉後又

西征至姑臧平江陵于詳平之殺梁元帝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

至于江矣其河南白洛陽之東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宇文邕建德中

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于晉州城下通典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

又破齊後主軍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通典將王軌破陳將其東南

之境盡於長沙當全盛戰爭之時則玉辟通典州志絳州稷山縣有後周荆二

里即大統四年王思政所築再攻圍不克遂置勃州郡齊子嶺在河南郡縣志

並臨深谷周氏重鎮高歡再攻圍不克遂置勃州郡齊子嶺在河南郡縣志

處通典縣東二里今屬孟州即宇文周伐齊遣韓明守之通洛防城保定函谷關

名通洛防以備齊在河南府新安縣志此新安縣本黃櫨三城通釋河南府

黃櫨同軌永昌三城以備齊隋志後周軌置同宜陽郡陝州土剗長水縣在河南府

軌郡舊唐志武德三年永寧齊隋志後周軌置同宜陽郡陝州土剗長水縣在河南府

又長水縣蓋古關之塞垣後周置南陝縣後略定北荆州即今齊河

今東荆州改曰淮州今唐州以西魏齊北史獨孤信都督三荆州三鷓鎮魯通山縣後

周晉三鷓鎮在縣西南十九里亦名平陽城以禦齊百重山在鄧州句城縣北
卽三鷓之第一又北分嶺山嶺北卽三鷓之二其第三鷓入魯山縣界章孝寬
陳伐齊三策其一廣州義旅出自三鷓其二鷓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爲貯積是也今鄧汝二州於此分境荆豫徑途斯爲險要張景陽詩云朝登魯
陽關狹路峭且深魯陽關置兵以備東軍卅東西魏相攻之大勢周齊繼之而
水谷謂之三鷓水是也

其禍益劇則吾土地人民之受其禍者亦益劇嗚呼神州陸沈百年邱墟民則
何辜罹此重咎矣

黃史氏曰綜其所爭奪之地大抵在長河南北典午東渡洛陽未復則長
河南北爲異族竊據故虛之州聚而爭也恒左右於洛陽沿河之民獨苦
矣是故洛陽不復長河南北必無復寧之日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
守乃舉中原腹地委諸異族嗚呼恫哉梁大通中魏亂北海王顥奔梁梁
使陳慶之將兵納之卽位洛陽立爲魏主王船山曰洛陽爲中國之故都
而委諸元顥危其自主以洛陽爲拓拔氏之洛陽惟其子孫應受之而我
不能有也嗚呼由是以觀則江左之視長河南北久已爲虜之湯沐又何
惜邪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老成凋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

船山曰。豈徒士民之生長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也。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盡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爲寇仇。而戴異族爲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以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斃。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耶。黃史氏曰。船山之言。何重愛江左矣。中原爲誰氏之土。宇文高氏之互相吞斃。而受其禍者。皆吾之土地人民也。南朝不能收復故都。以撫有兩河。乃使異類盤據。以爲其草薶禽獮之所。江左雖百年不亡。其于吾內地之民。何補哉。昔者唐之亂也。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

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然。則。張。駿。所。言。老。成。凋。謝。後。生。不。識。慕。戀。邪。抑。中。國。君。臣。視。陷。虜。子。孫。已。爲。域。外。之。人。也。夫。以。大。陸。之。國。一。隅。陷。虜。其。痛。有。如。此。若。夫。神。州。萬。里。旣。盡。塞。塗。驅。吾。民。人。俱。彼。孟。賊。舉。無。有。陷。虜。子。孫。稍。念。父。祖。者。非。人。心。之。不。古。若。蓋。河。湟。雖。失。而。唐。朔。猶。存。足。以。繫。之。也。東。西。魏。周。齊。之。相。攻。當。日。中。原。之。民。必。有。動。念。江。表。者。猶。夫。足。以。繫。之。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至。於。繫。無。可。繫。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予。舉。當。日。相。攻。大。勢。以。著。彼。之。爭。奪。實。席。吾。土。地。人。民。而。爲。戰。場。蓋。無。幸。乎。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齧。而。藉。紆。江。表。之。亡。矣。

(未完)

學篇

○○羣經大義相通論

(續第十二期)

劉光漢

○○○左傳荀子相通考

劉向別錄叙左傳師承也。謂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

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著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左傳正義引陸氏經典

釋文亦曰。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

椒傳趙人庭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卿名况。况傳武威。按張蒼係陽武人。此云張蒼。

蒼傳洛陽賈誼。則春秋左氏學固荀子所傳之學矣。故荀子一書于左傳大義。

或明著其文。或隱詮其說。今試舉之。

成公十五年傳曰。春秋之志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近而不污。懲惡而勸善。

非君子誰能修之。

案荀子勸學篇云。春秋之微也。楊注云。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

也。與左傳合。此荀子發明左傳大義之語也。又勸學篇云。春秋約而不速。楊注云。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義。據楊注觀之。亦與微而顯。志而晦之旨合。

莊十七年傳曰。古者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成二年傳曰。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以出信。信以守禮。

案荀子勸學篇云。國家無禮則不寧。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執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則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又曰。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又曰。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富國篇云。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議兵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禮論篇曰。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餘與富國篇同又曰。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正名篇曰。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大畧篇亦多此義皆與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相合。亦卽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惟器與名。不可假。

人之義也。蓋左氏深于禮。而荀卿亦深于禮。故幽合之禮。亦荀氏所傳也。宣四年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

案荀子正論篇云。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

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又議

曰。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者。誅桀紂也。故太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此卽弑君稱君。君無道。

之義也。荀子之說。與孟子對齊宣王之說合。又左傳襄十四年晉師曠曰。天

之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以縱其上。以肆其淫。亦爲荀子之說所本。而左傳

此語。後儒集矢紛紜。抑獨何與。

隱四年傳云。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案荀子王制篇云。君者善羣也。王霸篇云。合天下而君之。又曰。天下歸之謂

之王。又曰。君者何也。曰能羣也。大畧篇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

爲民也。此皆君由民立之義。左氏之說。與公穀二傳相合。得荀子而證之。其

說益明。蓋左傳所謂衆。卽荀子所謂羣也。

隱元五年傳云。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案荀子禮論篇云。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削。失禮者。卽不道于其民之謂也。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是也。案晉執衛侯。亦因衛侯不道于其民之故。

襄二十六年傳云。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案荀子致士篇云。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謝氏塘曰。此數語全本左傳。案由此數語觀之。足證荀子曾見左傳全文矣。

隱元年傳云。天子七日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日。同位至。士踰日。外姻至。

案荀子禮論篇云。天子之喪。動四海。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楊注云。屬

謂自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修士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案楊注引左傳以釋荀子，則荀子之文即本於左傳。蓋此乃古代相傳之禮制也。禮記王制篇亦有此文禮論篇又曰：故雖備家，必踰月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修板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過五十日。楊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案楊注甚確。荀子此文所以釋左傳士踰月而葬一語也。禮論篇又云：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由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殯足以容弔，弔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爲道矣。楊注云：此殯謂葬也。案荀子此文所以釋左傳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三語也。蓋荀子言禮固大率本於左傳也。左氏亦深於禮

隱元年傳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案荀子大略篇云。貨財曰賄。輿馬曰賄。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與公穀隱

元年傳同。賄賄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

禮也。揚注云。皆謂葬時。案此亦荀子引左傳之確證。荀子大略篇又云。故吉

行五十。奔喪百里。賄贈及事。禮之大也。揚注云。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而

宜行遠也。據揚注觀之。則荀子此文亦引仲左傳之說者也。蓋荀子言禮多

本左氏。餘可類推。

昭元年傳云。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揚注云。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

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蓋荀卿說詩

即用左傳之說。

昭三十一年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

地畔。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章。懲不義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畔人名。以懲不義。警非禮也。

案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賊與盜同。左傳文十八年云。殺人不忌。爲賊。亦可互證。此

卽指齊豹等之事。言也。又曰。竊貨曰盜。盜地猶之竊貨。此卽指三畔人等之

事。言也。又曰。保利棄義。謂之至賊。蓋保利棄義。與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者。相

背。卽左傳所謂不義之人也。故荀子謂之至賊。又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

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此卽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之說。又君子篇云。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此卽左傳

義爲利之。蘊之說也。蓋義利之辨。始於論語。邱明授業。孔門故君子曰。以下皆邱明所

述之語也。荀子傳左氏之學。故於義利之別。辨之甚精。其旨畧與孟子同。又

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鱸。不如盜也。此卽左傳或求名不得之義。

所謂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也。

昭二十八年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徧也。楊注引左氏此文。謂與此數畧同。又謂言四十人。蓋舉成數。案傳云。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兄弟之國者亦姬姓之諸侯也。合以姬姓四十人。則爲五十五人。此云五十三人者。郝懿行曰。三當作五。其說甚確。蓋荀子此語亦多左傳之說也。

隱三年傳云。是故賤坊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近。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案荀子富國篇云。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案少陵長一語。既本左傳而下。違上一語。即左傳賤坊貴之義也。不以德爲政。即左傳淫破義之義也。此亦荀子用左傳之證。

桓十五年傳云。諸侯不貢輿服。天子不私求財。

案荀子大畧篇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此即天子不私求財之義。又王霸篇云。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此

卽左傳譏田賦丘甲之旨也。

桓三年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案荀子富國篇云。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逆送無禮。楊注云。聘問名

也。內納幣也。送致女也。逆親迎也。又大畧篇云。親迎之道。始也。又曰。以男下女。考左氏。凡例有逆

女之例。王逆女使卿。見桓八年。桓君有故。亦使卿逆女。及桓三年。為君逆女。則稱女

上卿臣逆女。稱字。及僖二十五年。此卽親迎之禮也。有送女之例。如單伯送

王姬。莊元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成九年。是此卽致女之禮也。有納幣之例。如公

如齊納幣。莊二十二年。公子送如齊納幣。是文二。此卽聘內之禮也。桓三年傳所

言則僅致女之禮耳。

成十二年傳云。凡自國無出。

案荀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又引詩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為證。考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杜注云。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天子

無外與荀子合。惟天子無外。故其臣出奔者亦不書國境也。

文三年傳云。民逃其上曰潰。

案荀子致士篇云。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又曰。無人則土不守。即民逃其上之義。

莊三年傳云。過信爲次。十年傳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三十一年傳云。凡師輕曰襲。

案荀子議兵篇云。不潛軍。不留衆。蓋過信爲次。即留衆也。覆敗敵軍。輕襲敵國。即潛軍也。故荀子戒之。

莊三十一年傳云。凡物不爲災。不書。

案荀子天行篇云。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常有之。又曰。雩而雨。何也。曰。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其說最確。昔左傳載內史叔興之言曰。陰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又子產有言：天道遠，人道邇，皆與荀子之

說相合。蓋左傳一書素無災異五行之說。一誌國災如兩三月以上為零平

地尺為大雪。隱九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桓元年凡火天火曰火，人火曰災。桓十年

是也。此皆因有害於民而誌之。若無害於民，則弗誌。故曰：凡物不為災，不書

也。凡春秋書旱書飢皆指有害於民也。故此其確證。一誌典禮如龍見面等。桓五年非

日月之眚不鼓。莊二十六年是也。蓋左傳之例，君舉必書，大等諸禮既為君主所

躬行，故亦必書之。史册以存舊史之真，此即荀子所謂君子以為文也。若左

傳記鸛鶴來巢，以書所無釋之。此即荀子所謂物之罕至者也。故左傳亦誌

之非若公穀二傳之深信災祥也。

以上十八條皆荀子立說本於左傳者。且王霸篇之論齊桓管仲臣道篇之記

咎犯孫叔敖解蔽篇之論賓孟。解蔽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楊注成相

篇之溯昭明。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楊注云左氏傳曰關

也。邱地亦莫不本於左傳而論禮。禮論曰刑餘罪人之喪棺槨三寸語為證。引詩篇如正名

義不愆何恤考樂禮論篇云故錦鼓管磬琴瑟笙韶夏傳武均桓簡象楊

於人言是左傳之文則荀卿深於左傳學明矣况荀卿所著之書有春秋公子

血脈譜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荀卿撰素譜

能為至宋猶存案公卿世系三傳之中惟左傳記之較詳則荀卿此書必據左

傳之文而參以世本姓氏篇世本亦邱明所在杜預春秋世族譜前不可謂之

非奇書也惜其書湮沒不存耳此亦荀卿通左氏之旁證故荀卿之學一傳而

為韓非毛公韓非子一書既導源左氏見本册而毛公作詩傳亦多引左氏

遺文此荀卿之學所由為古文家言之祖也且楊倞注荀子亦廣引左傳計十

餘條如勸學篇引陽虎與其軸引中聲以於百泉王霸篇引以仲尼篇引策

公引衛侯使工尹問子其以弓成相筮引宋祖帝乙大畧篇引叔肝衛侯之弟

秋傳或曰左氏傳以證荀子之文本於左氏則荀卿學術之淵源楊倞就能識

之特荀卿雖傳左氏於公穀二傳亦舍短取長與後儒執一廢百者迥異此其

所以集學術之大成也

○典禮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考

劉光漢

禮訓為履又訓為體故治國之要莫善於禮三代以前政學合一學即所用用

即所學而典禮又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故一代之制作悉該入典禮之中

非徒善為容儀而已史記云禮者善試觀成周之時六藝為周公舊典政治學

術悉為六藝所該而周禮實為六藝之通名左氏昭二年傳云韓宣子觀書魯

太史見易象謂周禮盡在魯鄭賈皆以為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此周易可稱

周禮之證故周易一書詳言喪見大坤小祭如象言殷薦之上帝配祖考鼎言

帝萃言王假有廟觀言盟而朝覲如觀初九言往有尚鄭氏亦以朝聘之禮注

不薦隨言王享歧山是也朝覲王豐初九言往有尚鄭氏亦以朝聘之禮注

釋聘見旅卦初享如損卦二是也會盟有廟句鄭注之儀旁及田狩

言田有禽田獲三品是也出征如師卦所言及同人大師克相遇豫卦利建

折首之禮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此張氏虞氏易禮所由作也又張氏鄭氏

制詳禮左氏昭二年傳云韓宣子觀書魯太史見魯春秋亦曰周禮盡在魯杜注

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孔疏云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此春秋可稱

周禮之證蓋春秋一書立周禮以為標故春秋之加筆削也咸視其合禮與否而定以褒貶之詞凡春秋之所褒者皆事之合禮者也凡春秋之所貶者皆事之失禮者也此則春秋三傳之所同且春秋記即位記告朔此吉禮也記公葬記天王崩記大夫卒記會葬此凶禮也記滅國記侵伐記出師此軍禮也記朝王記王使記聘魯此賓禮也記納幣記逆女致女記歸寧此嘉禮也故五禮之

條目悉散見於春秋此凌氏公羊禮疏侯氏穀梁禮疏所由作也鄭康成六藝論曰左氏新

于禮故左氏所載典禮往往與三禮相合惜左氏禮疏至今未有其書他日當竭力為之左氏文二年傳云是以魯頌曰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罔我

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此周詩可稱周禮之證案詩大

序云正得失莫善於詩又曰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詩教通於禮教之證

故詩經一書與儀禮十七篇相表裏芄蘭之枝刺冠禮之不存也素冠樂樂刺

喪服之違禮也關雎桃夭諸篇乃昏禮之大綱鹿鳴四牡湛露南有嘉魚諸篇

乃燕禮聘禮覲禮及公食大夫禮之大綱也推之躋公堂而稱兕觥七日酌大

酌大

大斗以祈黃耆行葦即鄉飲之禮角弓其球闕宮四鍤既鈞行葦即大射之儀

而鳧鷖閼宮長發諸篇舉虞禮饋食有司徹諸禮悉寓於其中此包氏毛詩禮

徵所由作也又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則為盜盜器為姦主藏

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注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

書孔疏云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為此誓耳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蓋左

傳所引之語係佚書之文也此周書可稱周禮之證且尚書一書首列二典典

與則同即一代之禮制也試即尚書觀之則堯典一篇詳於觀象授時旁及測

日觀星之法乃辨方正位之禮也禹貢一篇詳於隨山濬川旁及任土作貢之

制乃體國經野之禮也又泊作九共篇序亦言帝登下堯典篇之記命官周官

篇之詳改制乃設官分職之禮也又案史記周本記云成王歸在豐作周官與

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而鄭衆謂周書故古代

典禮多賴尚書而僅傳推之康王之誥吉禮也堯典記嬪于虞嘉禮也誓太

教通於禮教矣。漢志謂孝文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之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

樂章。周官亦名周禮。見下是相傳之古樂，亦具於周禮之中。又樂記一篇附入

戴記，雖因樂經失傳之故，然古樂之用，析為樂歌、樂舞、咸輔五禮而行，故戴氏

合樂記於禮記之中，則樂教通於禮教矣。又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周官

傳四篇。按鄭興賈逵傳俱云受周官于歆，今觀班志載傳四篇，則傳出歆前，非馬鄭作。經傳直名周官，然班氏列之禮

家，則周官僅列為周禮之一，非周禮之名，僅屬周官也。攷王莽傳凡四稱周禮

唯云周禮司馬無徐梁一語，是周官明文，其餘無徵。又言徵天下有佚禮，古書

毛詩周官通知其意者，周禮與周官分列，則所謂周禮當兼周官佚禮及禮緯

而言。禮緯有斗威儀莽居闕城中及劉歆鄭玄始易周官之名為周禮，因學記猶持威斗則所信皆緯書也。

錄謂歆始建立周官，惟王建國，注謂鄭玄始名周官，經為周禮。然隋書經籍志載三百注，監周官，惟王建國，注謂鄭玄始名周官，經為周禮。

馬鄭諸儒之注，沈重諸人之疏，皆冠以周官禮，即孫畧之駁難，陳邵之異同，評

亦冠以周官禮之名。顏氏注班志云：周官禮也。則今之所傳周禮，乃僅周代之官禮。

耳。官禮猶尚書之官刑，官刑為衆刑之一，則官禮亦為衆禮之一耳。至唐賈氏

耳。官禮猶尚書之官刑，官刑為衆刑之一，則官禮亦為衆禮之一耳。至唐賈氏

作正義始定爲周禮。豈知周禮本六藝之通名哉。况儀禮十七篇卽古禮經。亦周公所造。彼周禮之名尤當分屬於儀禮。豈周官經所得專哉。故知周禮爲六藝之通稱。則知六藝皆記禮之書矣。六藝爲周代政學之大綱。則知周代之政治學術無一非出於典禮矣。又考左傳隱七年傳云。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閔元年傳云。魯猶秉周禮。僖二十一年傳云。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三十五年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文十八年傳引太史克曰。昔者周公制周禮。由是觀之。則周代典章法制。凡垂爲一代之典。則者無不被以周禮之名。觀左傳隱公十一年傳云。夫禮經國家定社稷和民人。後世者也。非典禮與政治合一之證哉。孟僖子之言曰。非禮無以立。孔子亦曰。不學禮無以立。禮記曲禮篇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叔向之言曰。夫禮王之大經也。言以老典。典以誌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閔馬父之言曰。文詞以行禮也。又曰。無禮甚矣。文詞何爲由。是觀之。則周代之論人也。其有學無學。悉以知禮不知禮爲憑。知禮者爲禮者爲故禮教備學校教民之用。如王制云。訓詩書禮樂以教士。文王世子云。無學禮執禮者。詔之。荀子亦云。終於讀禮。

非典禮與學術合一之證哉不惟此也周代學術悉出於官而官學悉源於禮

如爾雅一書外史掌之以達書名而魏張楫上廣雅表曰周公制禮箸爾雅一

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據張氏之言觀之則爾雅亦禮

教之支流而漢代之初爾雅之書即附入禮記之中也王懷祖廣雅疏不知通

撰置禮記乎且文氣不相貫蓋班志列爾雅於小學而小學之中若少儀弟子

職咸近禮記故爾雅亦屬禮經之類觀漢儒之引爾雅者或稱為禮記白虎通

篇孟子帝館甥趙注咸引釋親之文並稱為禮記公羊宣十二年解詁則小學

亦源於古禮矣更試即周末諸子之學術觀之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而周禮大

司徒之職掌施十有二教有治禮陰禮陽禮樂禮又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是五禮統為司徒所掌司徒於道為最高司徒為衆家學術所從出以

也辦十二壤之物以教稼穡樹藝此農家學也以鄉八刑糾萬民此法家學也祀五帝享

先王奉牛牲此墨家學也大軍旅則稽萬民此野修道而委儒家出於司徒故儒家亦以

五典為教以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衆禮所由生凡戴記之所列者大抵皆

成於孔門弟子且曾子之書列於大戴禮荀子之書列於小戴禮荀子為儒家

無一語不及於禮觀勸學富國禮論諸篇可知皆儒家精於言禮之證也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考之周

邦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而祭天祭地享先王皆該於吉禮之中而

墨子亦敬天明鬼其學術出古祝宗則墨家所言之禮乃五禮中之吉禮矣禮記

經解篇云恭儉莊敬禮教也墨子之節用節葬近于儉而明鬼敬天則敬于恭故墨子精于禮意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考之

周禮馮相氏掌辨四時之序保章氏掌觀天星以十有二歲之象觀天地之妖

祥以辨吉凶而大宗伯所掌凶禮有喪禮荒禮弔禮禴禮郵禮諸儀蓋保章氏

所辨之凶即宗伯所掌之凶禮也則陰陽家所言之禮乃五禮中之凶禮矣縱

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考行人之職在周禮雖屬秋官然宗伯亦以賓禮親邦國

有春朝夏宗秋覲秋遇諸典故春秋之時行人之聘於他國者皆以達禮之臣

充其選聘享之際悉引古禮相辨爭則縱橫家所言之禮乃五禮中之賓禮矣

兵家出於司馬之官考宗伯之職以軍禮同邦國而司馬法一書即為古代之

軍禮班志列入禮家鄭君注禮多引之而春秋之時知禮之臣始為將帥如晉郤缺

以說禮樂將中軍是也。知禮之民始服兵役。如晉子犯謂民未知則兵家所言之禮乃五。

禮中之軍禮矣。若嘉禮一門亦為司徒所兼掌。如慈幼養老聯兄弟聯師儒及

則又儒家所崇之禮矣。且名家出於禮官而宗伯以九儀之名正邦國之位。辨

其名物。左氏成二年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荀子正名篇

亦曰：文名從禮而孔子推不正名之弊。至於禮樂不興，蓋名家之綜核名實，即

禮家之彰疑別微，則名家非不崇禮矣。法家出於理官，然戴東原阮芸台凌次

仲皆以古人所謂理，即指禮言。又周禮宗伯屬官，厥有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

詔王治。又掌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詔政治。則古代之法令悉該於典禮之中。故

德刑與禮義並言。左傳僖七年管仲語而明刑適以弼教，出乎禮斯入乎刑，則法家非不

崇禮矣。道家出於史官，然太史亦為宗伯之屬官，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

六典者，即六官所司之禮也。故吉凶軍賓嘉五禮咸為太史所司。正歲年頒告

同朝覲書協禮事賓禮也大師抱天時此軍禮也大抵屬于嘉禮厥後老莊之

流雖放棄禮法，然老子實以知禮著聞。故孔子從之問禮，其言具載於曾子問。

篇則道家無不崇禮矣。推之農家出於農稷之官。然蜡祭之儀。勞農之典。咸見於禮經。則下達之禮。乃農家之支流也。禮記有月令亦多言農家之禮雜家出於議官。然秦漢以降。凡國家有大典禮。必下議郎會議。以采擇羣言。如漢議園邱議配享議七廟是則議禮之書。乃雜家之支流也。即術數。如班志所列禮家有明堂陰陽數十篇方技。如封禪之禮是而之學。亦與古禮相表裏。故諸子之學。各得古禮之一端者也。然溯其起源。悉爲禮家之別派。且諸子之書。莫不有體有用。體也者。各尊所聞。著書立說。屬於學術者也。用也者。各尊其學。以措之當代之君民。屬於政治者也。禮教而生。則周代之時。政學該於典禮。益可見矣。蓋古代之時。學掌於官。政屬於官。而官以秉禮。禮以經邦。政也者。治民之具也。學也者。教民之具也。官也者。兼政教之權。而施之於民者也。故政學皆出於典禮。而所謂禮者。無一非見之實行。豈若後世以虛文末節爲禮。復以典禮爲束縛人民之具哉。後世禮與政分。而政與學分。以習俗爲禮。以科條爲政。以章句爲學。此後世之政教。所以殊於古代也。世之考古代政教者。若能以禮爲綱。分類區列。以考古代政學所從出。則

○漢○周○之○治○法○又○何○難○按○籍○而○稽○哉○

學篇

○○羣經大義相通論

(續第十三期)

劉光漢

○○○穀梁荀子相通考

楊士勛穀梁疏云。穀梁子名椒。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授

荀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顏氏師古亦曰。穀梁授經於子夏。傳荀

卿皆荀卿傳。穀梁之證。特楊疏有脫文。魏麋信注穀梁以穀梁子與秦孝公同時而漢桓譚新論亦曰左氏傳世遭戰國寢滅後百餘

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違失。則穀梁子必非親授春秋於子夏矣。惟應邵風俗通以穀梁為子夏門人。蓋古人親授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

穀梁子乃子夏之再傳弟子。猶之孟子之於子思也。又楊疏謂易傳申公似亦失之。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為荀卿再傳弟子。其證見下文。不然公

羊由子夏至江翁。僅歷四傳。此必無之理也。據漢書儒林傳。謂申公少與楚元王

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卒以詩春秋教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詩即魯詩春秋

即穀梁。則荀卿以穀梁傳浮邱伯。而浮邱伯復以穀梁傳申公。凡西漢穀梁之

學皆荀卿所傳之學也。故漢儒說穀梁者。若韋賢、榮廣、夏侯勝、史高皆係魯人。

則魯學多出荀卿之證也。今觀卿所著書有引穀梁之文者有用穀梁之說者皆荀卿傳穀梁之證。試述之如左。

大畧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舉行使仁居守。

案穀梁隱二年傳云。會者外爲主焉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荀子此文正與義者行仁者守二語合。

大畧篇云。親迎之道重始也。

案穀梁隱二年傳云。逆女親者也。范注云。親者謂自逆之也。使大夫非正也。是穀梁以親

迎爲禮。以不親迎爲非禮也。而荀子亦以親迎之道爲重始。則荀子亦以親迎爲禮矣。又說苑修文篇亦以親迎爲古禮。且歷陳諸侯親迎禮以補昏禮之遺。劉向傳穀梁此必穀梁之佚禮也。公羊亦曰。譏始不親迎。是荀子之說亦與公羊合。

大畧篇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贈。衣服曰綈。玩好曰贈。玉貝曰含。

案穀梁隱元年傳曰。賻者何也。乘馬曰贈。衣衾曰綈。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與

荀子略同。貨財之中。又說苑修文篇說贈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遂禮之數云。天子文繡禮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蹀。士到髀。向傳穀梁則此亦穀梁之佚禮。足補荀子之缺。公羊之說亦與穀梁同。

大略篇云。賻贈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

案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與荀子同。惟荀子賻贈二字。係賻贈之訛。贈襚二字。係賻贈之訛。斯與穀梁義合。蓋賻訓爲覆。當是覆彼亡人之義。乃歸死之物。非歸生之物。故知荀子有誤文也。且賻贈字形相近。故傳寫顛倒。又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賻贈。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贈所以佐生也。向傳穀梁所記。應與穀梁同。則苑說之有誤文。亦與荀子同矣。

大略篇云。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

案穀梁隱八年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與荀

子同惟穀梁僅指桓文言而荀子則指桓文及秦穆宋襄楚莊言耳又荀子此文與禮記雜記篇所載周豐語相合

議兵篇云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案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案伐不踰時者卽荀子不留衆師不越時之義也戰不逐奔者卽荀子城守不格兵格不擊之義也誅不填服者卽荀子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之義也又隱十年傳云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又卽荀子不潛軍之義也

君子篇云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 大畧篇云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

案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卽利也蓋穀梁區言義利已開荀孟之先

王制篇云君者善羣也 君道篇云君者何也曰能羣也

案穀梁隱四年傳云。衛人者衆辭也。其稱人而立之何。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也得衆與能羣義同。

王霸篇云。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賈而販。百工分事而勤。士大夫分職而聽。王制篇云。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案穀梁成元年傳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工民。有農民。與荀子合。管子始分商賈爲二。則曰五民。又荀子解蔽篇云。農精於田。而後可以爲農師。賈精於市。而後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後可以爲工師。亦荀子重視農工商之證。

君道篇云。請問爲人君。曰。以禮爲始。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

案穀梁莊十七年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父之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案穀梁言義無適而非君。即荀子忠順而

不解之義也。言愛親不可解於心。卽荀子敬愛而致文之義也。可解讀如懈之也。謂蓋荀子偏重綱常。故致士篇云。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亦荀子君父並崇之證。

也。禮論篇云。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

案穀梁傳十五年傳言天子七廟。又言是以貴始。德之本也。與荀子符。得德古通。楊倞注云。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此言得之。

君子篇云。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霸篇云。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

案穀梁桓三年傳云。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故不名也。與荀子天子之尊。無上。語同。蓋荀子之尊君。權固穀梁有以啓之也。又穀梁以大上爲天子。范注云。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而荀子君

君子篇亦曰莫敢犯大上之禁。大上二字即本穀梁亦荀子傳穀梁之證。注

改大爲太
其誤失之

解蔽篇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

案穀梁僖九年傳云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楊倞注荀子即引穀梁爲證而不引左氏公羊明荀子此語本於穀梁也。

以上十二條皆荀子傳穀梁之證。且穀梁之文多引論語如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穀梁引論語之證據。鄭君論語序則論語一書爲仲弓子夏所撰而穀梁既師倂子夏荀子並師倂子夏子弓故穀梁引論語而荀子亦多引論語也。觀二書之皆引論語則知二家學術之相近矣。蓋荀子之傳穀梁其善有二。一曰發穀梁之微言。一曰存穀梁之佚禮。惜穀梁古誼近儒多未

證明。儻能。卽荀子。以考穀梁。則魯學淵源。多可攷見。此則後儒之責也。又荀子

孟子攻齊王邪心之語案邪
二字亦見穀梁隱元年傳

○○古學出於官守論

劉光漢

序曰周代學術掌於官守會稽章氏論之詳矣然吾觀上古之時政治學術

宗教合於一途其法咸備於明堂明堂者合太廟太學為一地者也凡教民

宗祀朝覲耕籍舉賢饗射獻俘議政望氣治曆告朔行政之典皆行於其中

以上見惠棟堂大道錄阮元明堂論其詳見第八冊學校厚始篇中而有周一代之學術即由此而生儒家之

學即教民之遺法也墨家之學即宗祀之舊典也名家之學即舉賢之遺制

也法家之學亦行政之大綱也推之縱橫家之學出於朝覲陰陽家之學出

於治曆望氣農家之學出於耕籍雜家之學出於議政兵家之學出於習射

獻俘即道家之學亦從此起源如素問言黃帝接萬靈於明堂正天綱史記厥後明堂

各典掌以專官及官失其傳私家著作乃各執一術以自鳴惜章氏未見及

此耳然章氏之說未及備者尚多今作古學出於官守論以補之

上古之時學術之權操於祭司之手以巫官為最崇醫卜二官皆巫為之論語

子路篇子曰南人行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而禮記緇衣篇亦云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同一孔子述南人之言。而有巫醫卜筮之異。其故何哉。則卜筮與醫皆古代巫者之事矣。按說文云。

醫治疾工也。工字疑即巫字之訛文古者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及郭璞山海注引世本亦同又太平御覽

引世本云。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王充論衡云。巫咸能以祝延人之

疾。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云。皆

神醫也。又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旂。巫彭。巫姑。巫真。巫禮。

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注云。羣巫上下此山采之也。周書

大聚解云。武王既勝殷。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周禮巫馬云。掌養疾馬而

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淮南說山訓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精藉。

所救鈞也。高注云。醫師在女曰巫。在男曰覡。石針精藉。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

曰救鈞。此皆古代醫屬於巫之證。又案初學記引世本云。巫咸作筮。藝文類聚

引譙周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巫。其後殷時巫咸作筮。太平御覽引歸藏云。

黃帝與炎帝爭涿鹿之野。將戰。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荀子王制篇云。

相陰陽占履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以擊之事。此皆卜。

筮屬于巫之證。蓋巫主治疾。故醫字或從巫。如爾雅醫無閤。釋文云。醫李本作

醫。管子權修篇云。好用巫醫。楊雄太玄玄數篇云。為醫為巫。祝是也。巫又主卜。

筮故筮字亦從巫。又周禮占人職云。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

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注云。巫為

筮字之誤。此亦巫筮通用之證。案此文巫字不必改為筮字。以巫咸例之。則九

經之巫彭。巫式。疑即巫即巫。盼惟巫。則巫參不可考。此亦筮出於巫之證。目則古

代之時。僅有巫官醫卜諸官。咸為巫官。所兼攝。周代之時。荆楚之地。猶然。何法

焉。注云。言繇死後化為黃熊。巫醫所復能生活。活此楚人以巫治疾之證。招魂

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離散。汝筮予之。注云。筮卜問也。使巫

陽筮問求索而予之。使反其身。又離騷經云。索筮茅以筮。命靈氛為予占

卜筮所引巫醫之文。禮聖所引也。厥後醫卜之官與巫官分職。故周禮一書于巫官

則有司巫男巫女巫于醫官。則有醫師食醫疾醫瘍醫于卜官。則有卜師筮人

占夢視祲三官之分。自此始矣。案古代巫官兼醫術。而太卜則為專官。厥後巫

官之學流為墨家醫官之學流為道家而下官之學則流入陰陽家考班志謂墨家者流出于清廟之守今觀周禮司巫之職謂祭祀則共匱土及道布及藉亂凡祭事守瘞之職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是有事于廟者巫官之職也墨子之學遠祖史佚近宗史巫則以角官之職多為史職所兼故知墨學出于巫官也試攷墨子之書侈言巫官之職迎敵祠篇云靈巫或稱焉給禱舍必敬公舍又云必敬神之巫祝餘證甚多敬其著書之旨又皆主于宗廟鬼神或言宗廟之宜先如王必先置宗廟是也或言宗廟之貴潔女節用下篇言蠲潔可以為祭祀是也或言告宗廟之必詳如迎敵祠篇言素服誓於太廟是也或言鬼神之前知如耕柱篇言鬼神之神明智於聖人是也或言鬼神之中篇所言察如明鬼神之儀是也又尚於祖戮於社是也或言事鬼神之禮如尚同中篇所言事鬼神之福可得也又尚於利中篇云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以祭祀天鬼之福可得也又尚於利云其事上尊天中事鬼下愛人非樂上篇云故上者天鬼弗戍下者萬民弗利必他言鬼神及天鬼者不可枚舉即墨子非其證歟又周禮春官之末凡以神弟子如無巢子之流立說亦與墨子同仕者無數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鄭注云此即男巫之俊有學問才智者蓋周禮所謂凡以神仕者皆清廟之巫官有官即有學有學即有書墨子得其師承雖非處巫官之位然學術淵源出于巫官固彰彰可考也

且晏子春秋後儒亦列之墨家今考其所言或言楚巫之事內篇一或言祝史

之官內篇一或言河伯內篇一或言慧星外篇七之異亦大抵出于巫官若唐人北

夢瑣言謂楊千條得墨子術竟能役使陰物說雖不經亦為墨學出于巫官之

旁證此可考者一也班志謂道家出于史官而先祖伯山公則謂道家兼出于

醫官今觀老子一書多養生之妙論以抱一專氣為宗第十以塞兌閉門為要

第五十以長生久視自期第五十九而第四十九章言可以常久七十二章言無厭其

所推之玄牝谷神之喻第六虛心實腹之箴第三章云為腹不為目謂冲氣斯能致

利第四十二章又第二十一章言赤子至精者也攝生斯能自愛第五十二章言攝生第

凡茲遺說咸為有裨于衛生若夫莊子之書以全形抱生為指歸如養生祖經

作身全生人間世篇言素樸得性在宥篇言安性命言愛身天地篇言形全也各

適其適馬蹄篇言素樸得性在宥篇言安性命言愛身天地篇言形全也各

以損性殘生為大戒見研初篇又在言篇言喜怒毗陰陽櫻心愁五藏天以

平氣順心為養體庚癸以納新叶故為樂刻意斯皆醫學之精言如則陽致

疾外物篇言治幽憂之疾是也非復寓言之譎詭又莊子逍遙游篇言彭祖又言

馮夷西王母上仙曰雲帝鄉皆長生之論也列子亦然如天瑞篇引黃帝書黃

言至人純氣而陽問篇復舉篇鵠之治疾力命篇言有我為貴則亦以養生為主矣

而淮南子如厚道訓則多言治疾之方及藥物之作用抱朴子如對俗篇言藥

術又有金丹之書亦言醫藥之妙用試推其故則以黃帝發明醫學後世言方

技之學者又莫不始于黃帝而黃帝之書列于道家故凡道家之言養生者必

以醫學為嚆矢即韓仲所謂必欲長生且先治病也後漢書劉根傳引仙推之

河上公注道德經備言治身之要見經典班孟堅叙神仙學亦與醫經並言文

志柱下之史職主方書黃庭諸經兼治疾非道家兼出于醫官之證哉孰謂

道家與醫家有別歟物理論謂醫家有別此司考者二也班志謂陰陽家出于羲和又

謂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雖周代馮相保章所職掌然論衡有

言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蓋羲和之官以司曆之臣兼司占

之職故占卜之事亦掌于羲和觀周禮太卜之職云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注

云。運當作輝。是視稜所掌十輝也。王者于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

占其吉凶。太卜職又云。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占人職云。以八卦占筮之

八故。以眩吉凶。筮人職云。以九筮辨吉凶。占夢職云。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

陰陽之氣。又視稜職云。掌十輝之法。以觀此。即陰陽家望氣占氛。識廢興之數。

班志陰陽家又南公三十一篇而虞喜推五德之運之說也。又占夢所言掌其

歲時亦與義和之職。掌相合所云辨陰陽之氣。尤為陰陽掌于卜官之明徵。且

周代之時。易經掌于大卜。曰周禮太卜職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以辨陰陽之理。備載于周易。云一繫辭上

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以辨陰陽之理。備載于周易。云一繫辭上

兩儀生四象。所謂兩儀者。即陰陽是生兩儀也。故史公言易以道陰陽。傳是陰陽

家言。又為易經之別派。者流其原。蓋出於易。又云。易為陰陽諸家作叙例。當云。陰陽家

甚。今易經既為卜官所掌。則陰陽家言亦當為卜官所掌。故知陰陽家出于卜

官也。又陰陽家言多言五行。始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為行。又云。今德終

之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而卜筮家亦尚五行之說。水適火。服虔注云。兆南

行適此火下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
 為水此卜筮家崇尚五行之證又周禮龜人有東龜西龜南龜北龜各以其方
 之五色辨之與五德配五色說畧同陰陽之書兼掌于史官出於史官論而卜筮之書亦為史
 官所掌守如史官兼掌卜官之職見况雜占形法之學咸與陰陽家言相輔而
 太卜掌三夢之法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此即雜占學所從出也太
 卜之職國大遷則貞龜既授掌安宅叙降則又形法學所從出也此皆陰陽家
 出于卜官之旁證即後世六壬風角推命之說亦為卜官之支流此可考者三
 也又術數之學班志謂其出于明堂義和史卜之職明堂即清廟祭崑明堂論
子太廟取其宗祝此與墨家同出一源者也義和兼掌卜官此與陰陽家同出
之清貌則曰清廟一源者也又班志方技一門醫經與神仙並列此與道家同出一源者也由是
 觀之則中古學術皆上古巫醫卜三官之職掌矣惟騶衍以陰陽家兼神仙鬼
 神家見史記為古代醫卜出于巫官之確證惜後儒昧其源流耳

(未完)

學篇

○○古學出於官守論

(續第十四期)

劉光漢

禮記王制篇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大戴禮記文王親人篇云。六徵既成。乃徵九用。又謂平仁而有謀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都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以治父子。直貞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順直而察聰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城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而主賞賜。好謀知務者。使是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廣衆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竟。案此即王制辨論官材之法也。三代之時。即有所志。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又孔子與弟子言志。子路以軍旅對。則治軍事為邊竟之事也。冉有以足民對。即長鄉邑治父子之事也。公西華以禮樂對。則治諸侯待賓客之事也。即孔子對孟武伯之問。亦言子路可使治賦。冉有可使為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可見古之學者。雖同習六藝。而各趨所志。以有成若武伯所問之仁。則又戴記人各有能有不能。故淮南子言士不兼官。訓治國

家長。百姓者。周官太宰之職也。長鄉邑。治父子者。司徒及鄉師黨正族師之職也。莅百官。察善否者。即司士辨貴賤。內史主吏治之職也。長民之獄訟者。即司寇及士師之職也。守內臧。治出入者。即大府司會之職也。分財臨貨。主賞賜者。即虞人及司財之職也。治壤地。長百工者。即司徒屬官及司空之職也。治諸侯待賓客者。即大行人賓客之職也。治軍旅為邊竟者。即司馬之職也。周代既衰。職官曠廢。由是士之抱經邦之畧者。不克施用於朝。乃立說著書。以各抒所志。儒家之說。總政教之大綱。班志謂其出於司徒之官。而不知其兼出於太宰之官也。觀荀子儒名家之說。綜核名實。出於司士之官者也。班志謂其出於禮官兼出於司士之官。其說見後。法家之說。明法飾罰。出於司寇之官者也。故班志謂法農家之說。用以治壤地。則為司徒之職。所該縱橫之說。用以待賓客。則為行人之職。所該兵家之說。用以治軍旅。則為司馬之職。所該若夫管子之言理財。墨子之明節用。咸為太府諸官所職掌。而管商申韓之書。咸言賞賜貴均。祿賞貴平。則又周代虞人司勛之職掌也。蓋古代之時。學貴致用。九流之說。各得其一端。故知

諸子之書皆古代官學之遺說也。又荀子王制篇云：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數。

司馬知太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

敢亂雅太師之事也。修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絨，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

使農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相高下視憲養山林藪澤州木魚鼈百索，以時禁。

使使國家用而財物不舛虞師樂處鄉卿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辦功。

化超孝弟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卿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辦功。

苦尚完利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取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修採易道路諱盜兆鑽。

龜陳卦卜讓擇五卜知其吉凶采不取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修採易道路諱盜兆鑽。

平室刑使暴悍以變茲邪不作司寇之通治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職而時稽之度。

以五刑使暴悍以變茲邪不作司寇之通治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職而時稽之度。

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之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家宰之事也。案司徒者。

儒職爲陰陽家所從出也。司寇之通治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職而時稽之度。

所從出也。陰陽家所從出也。司寇之通治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職而時稽之度。

皆治民之官而非司神之官。若夫司神之官，則有醫巫卜三職爲道家墨家陰陽家所從出而戴記所以不舉者，則以司神之官固與司民之官不同論政者。舍神事而言民事，則治學術者亦當舍空言而求實用矣。學術虛實之分不可不察也。三代以來司神之官起源甚久。

六藝九流之學。掌於官府。非徒周代。惟然也。即古代亦然。禮記曲禮下篇云。天

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君注云。此蓋

殷時法也。其說甚確。惟訓典為法。則以周禮之六典。釋戴禮。恐未可從。六典者

即六藝也。蓋尚書春秋二經。掌於太史者也。詩樂二經。掌於太士者也。太士即

太師之訛文。鄭注云。太士以神。易也者。掌於太卜者也。禮也者。掌於太宰。周書

則殷代之太宰亦。太宗。太祝者也。典字從册。在。上。書。在。上。世。子。云。典。書。者。謂。之

五帝之書也。從非在。下。上。尊。閣。之。也。徐氏繫傳云。典。尚。書。所。謂。大。訓。與。經。同

在。東。序。司。馬。遷。所。謂。金。匱。石。字。之。書。則。典。乃。書。籍。之。至。可。寶。貴。者。也。訓。與。經。同

鄭君周禮注。觀章氏學誠以六經皆周公之舊典。則六典猶言六藝。彰彰明矣。

又案尚書舜命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即掌禮之官也。命夔典樂。即掌樂之官

也。命臯陶作納言。夙夜出入君命。則又尚書之起源也。又書云。明四目。達四聰。辨

漢助曰。王者方使一人。采風。詩謂之四聰。又左傳引夏書云。適人。以木鐸徇於

路。漢書食貨志。謂行人。以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陳於天

子。則適人。即行人矣。此亦六藝之學。始於虞夏之間。則古代之典禮篇。又云。天子

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士司五衆。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殷代既

設五官。則儒家之學。分屬於司徒。兵家之學。分屬於司馬。農家之學。分屬於司

空。觀堯典命禹作司空使之平水土管子論治田先設水官水官即冬官乃司

田之事。古代屬為司空不屬於司徒彰彰明矣。故常州莊氏周官記取管子及

也。名家之學分屬於司士法家之學分屬於司寇。古代雖無九流之名。然九流

之學則固。古代職官所分掌也。後世以降。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六曹。雖曰沿周

官之舊典。實則諸子學術之見諸施用者也。故官吏曹者當守名家之學。官戶

曹者當通儒家之學。官禮曹者當悉墨家之學。官兵曹者當知兵家之學。觀刑

曹者當習法家之學。觀工曹者當參知農家之學。蓋學古入官。必洞明諸子一

家之言。斯為致用之學。則天下豈有空言之學哉。

後世以降。史家各體。史部各類。咸出於古代之史。官上古之時。左史記言。右史

記動。鄭君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文亦倒誤。案周書史記言同。恐文有倒誤。玉藻云。動則

召三公。左史則右史書之。文亦倒誤。案周書史記言同。恐文有倒誤。玉藻云。動則

於右史。彰彰明矣。故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也。又荀悅申鑒云。古記者。天子諸侯

有。確玉。藻之。文。當。作。動。則。右。史。書。之。言。左。史。記。動。也。又。荀。悅。申。鑒。云。古。記。者。天。子。諸。侯

史之前也。又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亦曰：此即史册之權輿，亦即書籍之權輿也。

右史記事，左史記言。此蓋未說之本也。今考周禮內史之職，掌書王命；而外史之職，掌書外令。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

其令，御史之職，掌贊書。此即記言之史也。言為尚書，故魏王肅有言：上所言下

為史所書，故曰尚書。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厥後，晉孔衍作漢魏尚書，隋王邵作隋書，尋其義例，皆準尚書。見史通。若夫實錄

成書，備載敕令，郡邑修志，首列王言，皆古代史官職掌之一也。周禮太史之職

凡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內史掌叙書之法。左傳亦曰：君舉必書。禮記亦曰

史載筆。又說苑云：周舍對趙簡子，願為諤諤之臣。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此

即記事之事也。事為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編年之史，本之。古如竹書紀年，即

正史之本紀。以及實錄起居注，諸書皆以年為綱，以事為緯。班志春秋家有漢

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亦古代史官職掌之一也。又太史之

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內史掌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其政。而後

世史書咸有書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考其所記，多係政法之大綱，即太史之

掌之邦典內史所執之國法也。而會典會要之體咸由此而生。即杜氏通典馬氏通考亦屬此類。此可考者一也。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志。外史之職掌四方之志。此卽國別史之濫觴也。如國語國策二書記言記事以國爲綱而司馬彪九州春秋崔洪十六國春秋旁及郡志邑乘之書孰非周代四方之志乎。此可考者二也。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頌之於官府及都鄙。頌告朔於邦國。馮相氏掌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由是史部有歷數之學。故史記有歷書。漢書以下均有天文志而歷數一類別列於別史之中。謂非頌朔辨時之遺制。與此可考者三也。小史之職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系昭穆之俎簋。由是史部有譜牒之學。故世本一書劉向以爲古代史官所記錄。亦多記用而史記列王侯爲世家。唐書詳宰相之世系。譜牒一類亦列於別史之中。謂非奠繫世辨昭穆之遺制歟。此可考者四也。推之內史掌三木之法。後世律例之書本之內史掌納訪讀四方之事。書後世奏議之類屬之。大史掌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即史書紀傳之體所從出。亦史書論

贊之體所由昉也。又如內史逆會計贊制祿由是史書有平準食貨之書。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是史書有經籍藝文之志。則史家各體史部各類孰非出於古代史官所職掌哉。故略述之。

九流之學出於史官。舊作古學出於史官。論述之詳矣。今觀韓詩外傳云。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則有司過之史。則教育之事兼掌於史。與司徒聯職。此儒家兼掌於史之證也。月令命太史學龜筮。口兆審卜吉凶。則太史兼掌太卜之事。此陰陽家兼掌於史之證也。逸周書言殷代太史叱太史。昔掌祭祀之事。而呂賢亦言命祝史禱四望山川。則太史兼攝祝宗之事。此墨家兼掌於史之證也。王制言太史典禮。而班志謂名家出於禮官。此名家兼掌於史之證也。周詩詳藉田之典。言太史贊王。此農學兼於史之證也。魯語謂天子少采。采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此法家兼出於史之證也。史記言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御史書事。則史官與行人聯職。此縱橫家兼出於史之證也。左傳言趙鞅救鄭。呂諸史墨。則史官兼司用兵。

之事此兵家兼出於史之證也。若夫道家出於史官，明著於班志，此又彰彰可考者也。由是觀之，則九流出於史官，信而有徵。此史官所由爲一切學術所從出歟。

三代之時，以尊祖敬宗爲重，典故以先例爲最重，載之文字，謂之法藏之。故府謂之書，是卽一代之政典，亦卽一代之史冊也。故當此之時，有官史而無私史。史記周本紀云：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陳杞世家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又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三國志蜀秦宓傳書非魯君子左邱明故因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爲太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

蕭侯相兼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然則史記乃古代史官紀載之通名。故子長之書仍稱史記。山陽丁氏壽昌曰：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觀馮商續太史公可見。稱爲史記。或始於漢以後。又云東平王蒼傳亦言求太史公書。是東漢不稱史記。夫子長之書稱史記。自是後人所題。然史記之名則春秋前已有之。蓋列國之史撰記列國之事也。抱朴子論仙篇亦稱太史公書史記燕世家云：今王喜立此。必沿燕史記舊文而失於改易。六國史記原文見於史遷書者。此爲最顯。至於竹書紀年。即魏史記。然多後人竄易。非其原文。周書有此皆列國之史記也。非惟列國有之也。卽上古亦然。史記大宛列傳贊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與爾雅釋地同疑足證史冊之書起原甚古。且足證古代記事之書皆史官所記。此亦古學出於史官之一證也。周代之時學術掌於官府。周代既衰。官失其職。由是秦漢以降。於史官以外。別設掌握學術之官。蓋各官咸有專職。故學術亦掌以專官。試詳攷之一曰博士。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漢官儀同案史記循吏列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漢書賈山傳。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是博士不始於秦。趙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漢舊儀。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史記儒林列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又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魯國先賢傳。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楚元王交傳。載劉歆書。言孝文皇帝始使掌故。胡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黼傳。黼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是漢立博士。不始於武帝。特文。景不甚崇儒。諸博士未有顯者。至孝武始進用。故以爲武帝置耳。崔黼傳注。武帝建武五年。

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補之此言不知何據。按補言孝文之

事與元王傳不合。章懷未之審耳。不得謂武帝前未設博士也。蓋博士之職專

司六藝。博士既立。則所傳之經。即為官學。否則仍為私學耳。此可考者一也。二

曰文學。考西漢之時。學校之官。名文學。學校官。韓延壽。傳令文學。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是也。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儒林。傳申公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其治

百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高者。以

亦稱文學。官王尊。傳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者。是

也。亦稱文學。梅福。雋不疑。韓延壽。蓋寬饒。諸葛豐。張高。諸傳並云。為郡文學。翟

方進。傳父翟公。亦為郡文學。匡衡。傳調補文原文學。是也。常璩傳。以文

學為官。按董仲舒。傳亦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名也。仲舒。傳云。以賢良對策。宏。傳云。以賢良徵文。法與錯。傳同。其為科目。非官

矣。又能文章。有學業者。亦稱文學。儒林傳云。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廷尉所屬。此古文。學非官名。亦非科目。傳所以有文。學之士。是也。又大鴻臚。少

為大尉所屬。承。現。次。補。大。鴻。臚。文。學。是。也。若。諸。少。孫。補。廷。衡。傳。稱。文。史。平。當。史。補。

滑稽傳稱文學卒史王先生不言廷尉所屬蓋別有文學卒史之比也漢書儒林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此即文學卒史之比其選補之

法史記儒林傳云公孫宏請曰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漢書儒林傳同如淳曰漢儀弟子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漢書儒林傳同射策甲科百人補

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按此謂士有學行者詣太常受業與詣博士受業稱第者相同漢書蕭望之傳詣令以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

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案如淳即約舉儒林傳文長下常補二字是也其高第為郎中太常奏聞馮奉

世傳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是也其次或補文學或補掌故掌故則鼂錯匡衡

房鳳並為太常掌故是也云房鳳傳為太史掌故案史乃常誤下文學則嵩不疑

諸人是也嵩不疑傳治春秋為郡文學專言春秋儒林傳所謂通一藝以上也

掌故遷文學匡衡傳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是也文學

超遷或由制科蓋寬饒由郡文學舉孝廉為郎再舉方正遷諫大夫是也或由

大臣薦嵩不疑以暴勝之薦由郡文學拜青州刺史韓延壽以霍光薦由郡文

學擢諫大夫張禹以蕭望之薦由菑文學久之試為博士是也諸葛豐為郡文

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匡衡為平原文學樂陵侯史高為大司馬辟衡若隨

牒遷次不過郡屬梅福傳為菑文學補南昌尉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師古曰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是也匡衡傳樂陵侯史高為大司

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漢代學官卑故不

載百官表然教士之官在京師則博士及太常在郡國則文學學行兼備之人

能通一藝以上乃與斯選未可畧也而東漢郡縣學官亦稱文學博士馬武傳

高密侯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是也學官弟子亦稱校官弟子明帝

紀召校官弟子作雅樂是也亦稱學生左原傳為郡學生是也學官之尊者亦

稱學官劉寬傳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是也李賢注云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

案李注非也博士祭酒乃朝廷官學官祭酒乃郡縣官學官稱祭酒者謂學官

之長者爲衆所尊敬也。考史記荀卿傳。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祭酒之名。當出於此。此可考者二也。又考之。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守文學椽。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臣輟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祀祀。餘曰。賜先生執事。史晨饗孔廟後碑。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漂陽長潘乾校官碑。漂陽長潘君諱乾。構修學宮。學師宋恩等題名。師宋恩云云。史口通云云。孝義椽王山云云。業椽口口云云。易椽口口云云。易師張口云云。尙書椽呂口云云。尙書師張口云云。詩椽楊口云云。春秋椽常寵云云。議椽劉幼云云。文學孝椽劉幼云云。文學孝椽周治云云。文學椽猶玉云云。文學師胡通云云。中部碑。齊大云云。校官云云。師云云。校官祭酒云云。書椽云云。墨祭酒云云。以上二碑多刊缺案潘乾以邑長稱校官。則漢之校官無專官。中部碑校官雜於嗇夫椽之間。則校官亦椽屬。後漢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又云。漢舊注。東西曹椽比四百石。餘椽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椽比

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椽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據此，則漢時椽史之尊與令長相等。故凡掌學校事者，令長椽屬皆得稱校官，與後世學官異也。孔龢碑師孔憲、宋恩題名師、宋恩及易尚書文學諸師皆屬於椽史之中者，此師亦椽屬。後漢志於司隸校尉下云：孝經師主監視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是椽屬亦得稱師也。鄭氏注禮謂鄉先生為大夫，致仕教學老人，此即史晨二碑所稱先生。後世學官仿於此，夫學官之職雖與掌學之官不同，然亦教育權掌於官府之證。教育之權既掌於官，則學術之權亦掌於官。蓋自秦人以吏為師，仍沿周代官師合一之制。漢代亦設官掌學，故名臣多出於經生。更由此而上溯之，則古代學術掌於官，守更何疑乎？

周代之時六經皆為官學，故古人之稱六經不稱為六經，其稱為六藝如論語言游於藝，藝謂詩書禮樂也。周易春秋時皆變太史非民間所有也。且游即息焉。游焉之游，漢書司馬相如傳游於六藝之圃是也。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此六藝

謂六經者也考六經之爲六藝徵諸史漢其証甚多史記封禪書孔子論遊六藝孔

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

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列傳秦焚詩書六藝從

此缺焉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節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漢書同馬又仲尼追修經術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漢書藝文志曰歆於

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畧神古曰六又曰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

義之際董仲舒傳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

進公孫宏傳贊孝宣承流纂修洪業亦論六藝招選茂異王褒傳講論六藝

羣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其學舉六藝神古曰此六公孫賀等傳贊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章賢傳六藝所載皆言不神古曰六匡衡傳臣聞六經

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

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神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

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莽傳贊恭誦六藝以文

姦言師古曰以六經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博貫六藝李賢注周

之六藝禮樂射馭書數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為六藝案保氏教

元傳博稽六藝又著六藝論賈逵傳游惰六藝班彪傳服膺六藝又講論乎六

藝注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張衡傳逵通五經貫六藝又河洛六藝又思元賦御六藝之

珍駕兮皆以六藝為六經也夫六經所以稱六藝者豈有他故哉亦以古代六

經為專門之書即有專門之用藝字之義與事字之義略同故古代六經各設

專官以掌之如易經掌於太卜詩經掌於太師樂掌於大司樂禮掌於宗伯尚

書春秋掌於太史外史其最著者也惟六經掌以專官故王陽明有言五經亦

史誠以一代之大經大法莫不記於六經之中以六經為致用之書故稱六經

為六藝此亦學術出於官守之旁證也後世以降視經名為至尊視藝名為至

卑無亦未之深考歟

秦代焚書僅焚民間之書耳而官府之書其珍藏則如故故為蕭何所得漢代

立有官書如古文。今文。尚書之外。又有中文。尚書。卽後漢書劉向傳。劉向推三家。尚書及古人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是也。其在秘閣者。亦稱中書。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又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盧植傳。典馬曰。碑。蔡邕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注言。中書以別於外也。是也。亦稱中經。晉書荀勗傳。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是也。蓋官府所藏之書。與民間所藏之書。有別。仍古代設官掌學之遺制也。

三代之書。各分派別。有同屬一書。而掌以數官者。故漢代以來所藏之書。仍篇傳單行。如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其所謂通保傳傳者。乃賈子書中一篇。又藝文志。弟子職一篇。應邵注云。在管子書中。後漢書竇融傳云。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宗魏其侯列傳。此皆篇傳單行之證也。夫一書之中。所以篇傳單行者。則以各篇之爲用不同。山陽丁氏壽昌曰。保傳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

也。光武因竇融爲西漢外戚，故獨取世家賜之。其言甚確。又漢代之初，竇公得大司樂一章，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此亦單行之証也。又篇傳單行之書，會稽章氏學誠作校，僂通義稱爲裁篇別出之法。然溯其原因，則以學掌於官，官各分職，故學亦援類而分。卽六經亦然。考之前漢書，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對使者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爲免中。徐公及許生弟子同出於魯，申公是毛詩，魯詩均亡六篇。梓君文燦曰：都人士首鄭禮記注以爲毛氏有毛氏已亡而三家猶存者也。夫詩之所以只亡六篇者，則以篇各單行之故此亦裁篇別出之旁證也。故漢代治經之儒，一經之中或僅治數篇。文選上林賦云：揜羣雅注引張楫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案此當指治小雅大雅之人。言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歆言一人不能獨盡其經亦裁篇別出之證。使非三代之時官各分職，則書各爲部，必不篇各單行。故知篇各單行亦古代舉術掌于官守之遺制也。故特卽其義而申之。

(未完)

學篇

○○羣經大義相通論

(續第十四期)

○○○公羊荀子相通考

劉光漢

昔汪容甫先生作荀卿子通論謂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以證卿爲公羊春秋之學又惠定宇七經古誼亦引荀子周公東征西征之文以證公羊之說則荀子一書多公羊之大義彰彰明矣吾觀西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學然春秋繁露一書多美荀卿則卿必爲公羊先師且東漢何邵公專治公羊學所作解詁亦多用荀子之文如莊公三十一年傳解詁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而荀子亦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其引用荀子者一定四年傳解詁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而荀子亦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墨弓禮也其引用荀子者二隱元年解詁云禮年二十見正而冠荀子亦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職治其教治也義亦相近其引用荀子者三

國朝通志卷之六
若宣十五年。初稅畝。傳解詁。雖多引班志之文。然與荀子王制篇之文亦多相合。則公羊佚禮多散見於荀子書中。昭然無疑。故邵公多引荀子以釋公羊也。今舉荀子用公羊義者。凡若干條。試述之如左。

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又曰。尚賢使能。則等位不遺。君子篇云。先祖當賢。後子孫不賢。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也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

案公羊傳云。春秋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故於尹氏卒。則譏之於崔氏出奔。則貶之於任叔之子來聘。則書之。皆公羊譏世卿之義。荀子所言。咸與公羊相合。

王制篇云。桓公劫於魯莊。

案此即公羊傳所記曹沫劫齊桓事。左氏穀梁二傳均未記此事。惟公羊有之。故知荀子之說本於公羊。

王制篇云。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過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

案道不過三代。即公羊存三統之說。法不過後王。近於公羊改制之說。

王制篇云。四海之內若一家。

又云。北海則有羽。鳥。角。會。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

而財之。北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君子篇云。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聖王在上。分義行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

案此即公羊傳大一統之義。公羊傳之言大一統也。必推本於正朝廷。正百

官。尤與荀子義合。

王制篇云。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案公羊傳四年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涉之時也。蓋周公於用兵之際。兼行黜涉之事故。四方望其來。荀子言周公

南。征。足。補。公。羊。之。缺。其。事。見。呂。覽。古。樂。篇。

王。霸。篇。云。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傷。國。之。大。災。也。

案。此。即。公。羊。傳。譏。邱。甲。譏。稅。畝。譏。用。田。賦。之。義。

君。道。篇。云。君。者。何。也。能。羣。也。大。畧。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案。此。即。公。羊。傳。善。衛。人。立。晉。之。義。

正。論。篇。曰。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又。曰。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歲。享。時。貢。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案。公。羊。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又。言。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荀。子。此。言。皆。與。公。羊。義。合。又。王。制。篇。云。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其義亦同

禮論篇云。郊止於天子。而社止於諸侯。

案公羊傳言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祭天者卽郊。天之禮也。祭土者卽祭社之禮也。

禮論篇云。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並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案公羊傳言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注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四伯。兩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是郊爲合祭之典。與荀子義近。

禮論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案公羊傳云。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與荀子同。

大畧篇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賻。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賵。賻贈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

案公羊傳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與穀梁傳相同。亦與荀子所言。

相。合。前餘見冊

大略篇云。易之成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又曰。親迎之道重始也。

案公羊紀履踰來逆女傳云。議始不親迎也。又據五經異義。謂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則公羊亦重親迎之禮矣。

大略篇云。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案公羊秦伯使遂來聘傳云。遂者何。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其能變也。荀子之說本于公羊。足證荀子親見公羊傳。且確認公羊爲說春秋之書矣。

大略篇云。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案春秋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不退。公羊以胥命爲近正。卽以胥命爲善也。故荀子言春秋善胥命。其說亦本于公羊。

由是觀之。則荀子一書多述公羊之義。彰彰可考。故楊倞注荀子亦多引公羊。

傳之文。如衛侯會公諸條是也。特近人之疑。此說者以為荀卿治春秋為穀梁左氏二家。

之先師。公羊師說多與穀梁左氏不同。而卿復雜用其說。似與家法相違。不知。

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試觀。

西漢劉向為穀梁之大師。兼通左氏春秋。其所著說苑一書亦多刺公羊之義。

如說苑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

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意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

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詞。人主不以此。

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此之謂也。此非。

用公羊閔二年傳之義乎。按閔二年傳云。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之。

曰秦穆惠塞叔而傷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也。蓋為國家謀公益。

而戰者則褒之。為人君行私欲而戰者則貶之。故孔子言以不教民戰是為棄。

聖人重民之旨。不從此可見乎。不然何以說苑又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於齊衰復仇。則美之。季子偏戰。則善之。乎說苑又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遺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
 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重貴本而重立始。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
 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
 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
 必達。公族請問必與。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
 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執
 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非用隱元年傳之義乎。按隱元年傳云元
春者何歲之始也。愚謂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
也。而繁露王道篇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即說苑之所
本觀說苑之所謂不失民衆。不權勢。即公與中也。此聖人之微言。而春秋之大義也。
說苑之所謂不失民衆。不權勢。即公與中也。此聖人之微言。而春秋之大義也。
 觀於劉向治穀梁左氏而兼探公羊則荀子兼用公羊之說。夫何疑乎。惜近儒
 之治公羊者。以為卿治穀梁為魯學之大師。多與公羊立異。故於荀子之述公
 羊者。不復一引。此則拘於班志之說者也。何足以測通儒之學哉。
 (未完)

○○○中國哲學起原考

劉光漢

大鈞茫茫大塊搏搏欲溯學術之起源必溯宇宙之起源太古之初萬物同出

於一源由一本而萬殊地球之初僅有渾沌火氣而已萬物無固體液體之分厥後由同質之中散為異質而物之為物遂各不同

故古人之言哲學也亦多窮究此理西儒布列氏云全世界者一個之完全有西儒也磨特氏云宇宙本體無形無質比

多古羅氏曰宇宙本體乃絕對之理體也揚可拉茲氏云宇宙本體即神也又近人溯宇宙本體者或曰元素或曰勢力言哲學者以此派學術名曰非物非心論

是為哲學一元論大抵謂宇宙真理無質無形僅以不可思議之妙理顯不可

思議之作用而已故以絕對之名詞定物質之本體即中國亦然如伊字乃天

地元聲生民之初即具此音伊字轉音為網緼上古人民渾渾噩噩即以網緼

二字為形容宇宙之詞故易言天地網緼說文引作網緼二字之合音即為元

字元字從一從兀即兼從一兀二字得音一兀者即網緼之轉音也見前冊小

觀說文訓元為始而元字之詞莫詳於周易上經曰乾元亨利貞周易述曰

初為道本故曰元六爻發揮旁通於坤故亨利貞者六爻皆正成既齊定也乾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述云資取統本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元也故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爻又坤卦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乃順承天。述云乾由坤相並而生也。天地既分，陽升陰降，坤為順，故順承天。又乾

卦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述云：始息於子，故曰善之長。蓋元字固有始字之

義也。又尚書召誥曰：其維王位在德元。公羊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者何？君之

始年也。何休注云：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

始也。疏云：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者，始也。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

形以分，在地成天，形也。疏又云：春秋說云：元者，始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

始也。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

原在春上春在王上矣。文選注引元命包曰：元

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又公羊言公何以不言即位何

休注云：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

端正王之政。又云：以王之政則正諸侯之位，以諸侯之位而後言即位，內之治諸侯

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即位。言王而後言即位，言王而後言即位，言王而後言即位

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

為統攝衆事衆物之詞。古人以元為氣之始，非以元為陰陽也。呂氏春秋名類

味居賢因於同威與元同氣王故者同義勤賢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力者同名同

同力者同居則薄矣。同力者同居則薄矣。同力者同居則薄矣。同力者同居則薄矣。

不名則精矣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
 微與之先見者也同義若易通卦驗曰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莊子大宗師曰
 伏戲得之以製氣母司馬彪云幾人也氣母元之先與乾曜合元莊子大宗師曰
 則皆以元故元訓為一又訓為初通典魏侍中繆襲義曰元者一也首也氣之本
 為氣也元命包曰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
 以統三元又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
 華也元命包曰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
 天。渾。沌。無。形。體。宋均註云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
 老為道義不殊也其說最確若說文无字下云奇字无通於元則元與無同不
 知元為有無所自生非與無字同義夫老子道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注云
 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故元又訓原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故
 事安民含光藏曜匿迹滅端不可稱道故元又訓原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故
 不。及。地。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變。故。元。者。猶。原。也。其。義。以。故
 隨。天。地。終。始。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死。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猶。原。也。其。義。以。故
 而。人。之。元。在。焉。又。三。統。歷。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善。之。始。也。又。曰。陰。陽。合
 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又。曰。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始。也。又。曰。陰。陽。合
 為。善。又。曰。元。體。一。元。故。因。元。而。九。三。之。以。原。故。曰。元。於。春。三。月。一。以。統。始。書。王。元。之。三
 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而。九。三。之。以。原。故。曰。元。於。春。三。月。一。以。統。始。書。王。元。之。三
 首。而。祀。曰。元。祀。年。曰。元。年。何。休。公。羊。成。入。年。注。云。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帝
 也。而。祀。曰。元。祀。年。曰。元。年。何。休。公。羊。成。入。年。注。云。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帝
 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謂。之。稱。皇。皇。符。瑞。威。天。下。名。歸。孔。子。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
 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稱。皇。皇。符。瑞。威。天。下。名。歸。孔。子。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

氏云言皇天之德象合元矣道遙猶勤動行其德與術未有文宇之教其德盛明者
 為其論矣天者二象分矣道後之稱故其德與術之相合者謂之帝帝者諦也言
 審諦如天矣當爾之時河出圖洛出書可以受而行之本行合於仁義者曰河洛
 受瑞可放耳二當既分人乃生焉人之行也正其為行本行合於仁義者曰河洛
 行合人道者符瑞應之而為天下所歸從耳是以王字通於三才得為歸往之
 義淮南秦族曰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紀則古人之言元猶佛家之
 同力者霸無之一焉者易乾鑿度曰一元氣向陽為天紀則古人之言元猶佛家之
 鄭注云天地之元萬物所紀和圖曰一元氣向陽為天紀則古人之言元猶佛家之
 言真如言不可思議也為一切絕對名詞之代表故說文列元字於天字之前
 也若夫與元字義近者則為道字易經繫詞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猶指道
 之用而言之若夫古人之言道體也莫詳於范蠡越不粗范子曰道者天地不名巧
 故謂之道道生氣星辰陰生陽陽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地立然劉安淮南天文曰道者
 後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者天地之意也始於一而不可
 生故分而為陰陽陰及韓非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紅以知善敗之端故
 陽合和而萬物生及韓非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紅以知善敗之端故
 處靜以待合名自命也合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也以為道也者不可思議者也
 之恬靜則知動者正解老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為道也者不可思議者也
 鄭長者曰體道不生不滅者也管子曰道者天地正篇曰陰陽同度曰道
 無為無見也道不生不滅者也管子曰道者天地正篇曰陰陽同度曰道
 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
 俱生不見其形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
 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韓非子揚權曰夫道者弘又無所不被者也莊子天地
 大而無形德者數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弘又無所不被者也莊子天地

夫道覆載萬物者其用甚大其體甚微。買子新書道術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也洋洋乎大哉。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者所從則道之為物界乎有形無形之間亦絕對。

之名詞也故阮藉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

道此又道與元同之確證也蓋古人以道體為難見欲觀其形容求之於恍惚

之中則有玄學玄為黑色。易文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地玄而地黃說卦

曰玄黃考工記曰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個祭幣章十

六年九月爾雅曰玄九月為引仲之則為幽冥深遠之義。說文曰玄幽遠也

玄象幽而入覆之也漢書郊祀志亦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皮曰十月陰氣

在者乾陽也。故稱者為玄王彌曰玄冥無有也。故楊雄作書名曰太玄。新論

曰幽冥晦昧故稱者為玄王彌曰玄冥無有也。故楊雄作書名曰太玄。新論

因附緘萬類王政以人為玄法度故必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

雄謂之玄又類王政以人為玄法度故必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

妙常欲以觀其微又老子以玄為衆妙之門。老子道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之根。張衡先色合道德搆掩乾坤索鑰元氣稟受無原始莫而玄字之訓遂與天

字。相。同。矣。公。老。子。道。經。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與。天。通。也。河。上。又。古。人。形。容。道。體。所。用。

之。字。有。與。玄。字。相。類。者。一。曰。隱。易。文。言。曰。初。九。潛。之。為。言。也。用。何。謂。也。子。曰。龍。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言。也。案。上。曰。易。无。思。也。寂。然。不。動。謂。之。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中。也。與。於。此。虞。注。云。寂。然。不。動。謂。之。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謂。易。隱。初。入。微。知。其。神。乎。又。曰。探。索。隱。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探。索。隱。則。幽。贊。明。而。生。著。中。庸。曰。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又。曰。是。故。君。子。不。賞。而。民。亦。不。怒。而。民。威。如。於。毛。錘。詩。曰。不。顯。惟。德。百。其。刑。之。

按。不。顯。謂。隱。也。詩。烝。民。曰。人。亦。有。言。德。輒。如。毛。錘。詩。曰。不。顯。惟。德。百。其。刑。之。

前。舉。之。愛。莫。助。之。二。曰。微。易。繫。詞。下。曰。幾。者。動。之。微。復。私。元。吉。吉。之。見。者。也。虞。注。云。陽。

毛。傳。曰。愛。隱。也。姚。信。注。云。二。曰。微。見。初。成。震。曰。動。之。微。復。私。元。吉。吉。之。見。者。也。虞。注。云。陽。

顏。氏。之。子。微。知。殆。庶。幾。乎。虞。注。云。二。曰。微。見。初。成。震。曰。動。之。微。復。私。元。吉。吉。之。見。者。也。虞。注。云。陽。

幾。乎。又。曰。夫。易。章。往。而。察。來。而。微。顯。幽。顯。之。注。云。神。以。知。來。幾。知。以。藏。往。微。者。顯。

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幽。顯。之。注。云。神。以。知。來。幾。知。以。藏。往。微。者。顯。

果。注。云。初。則。事。微。故。難。知。又。曰。顯。之。微。可。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古。因。成。天。下。之。故。

君。子。慎。其。獨。也。又。曰。夫。微。之。顯。誠。之。聲。不。可。揜。如。此。夫。又。曰。致。貞。大。而。盡。精。微。又。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又。曰。顯。之。微。可。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古。因。成。天。下。之。故。

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又。曰。顯。之。微。可。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古。因。成。天。下。之。故。

猶。微。也。禮。經。解。曰。三。曰。潛。言。曰。龍。初。九。曰。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言。也。隱。而。未。見。行。文。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弗。用。也。中。庸。曰。詩。人。之。潛。也。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郭。注。云。測。地。亦。水。深。而。不。測。名。法。言。問。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潛。

地。而。測。地。亦。水。深。而。不。測。名。法。言。問。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潛。

四曰幾之虞書皋陶謨曰安女止兢業惟康一日二日萬幾微以保其安又曰帝庸作歌

曰勅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口貞於非幾注云暴者吉之先見非幾顧命王曰

易繫上曰夫易聖人之上交不諂下交不流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也先見者

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流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也先見者

也君子見幾而五日深浚恒初六恒貞凶象曰浚恒初為淵故深矣失位變

作不俟終日故曰夫易聖人之上所無有遠曰浚恒初為淵故深矣失位變

謂正乾為始故曰夫易聖人之上所無有遠曰浚恒初為淵故深矣失位變

云入故曰鈞也深致遠謂乾又曰精義人神姚信注六曰遠德經曰少德深矣遠矣

立學初興隱含六義無以名之曰一一訓為初從一而終也虞注云貞吉

初又訓為專天下一曰陽氣以下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注云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

一而百慮又曰天地網一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

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其已壹也信由已壹而

戴禮引此詩云君觀古人之書有以一字代誠字之用者五所以下者三曰道

者有天下之德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致誠也。鄭注曰：致之謂至也。一者，誠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也。鄭注：三百三千皆由誠也。正義曰：其致一也者，誠也。雖三千而不由戶也。鄭注：三百三千皆誠也。云：微也。若損大益小，有以一字代仁字之用者。孟子曰：梁襄王曰：天下惡

揜顯大微也。皆失至誠也。益小，有以一字代仁字之用者。孟子曰：梁襄王曰：天下惡

嗜殺殺人者能一仁，即一也。故曰：不復有以一字代道字之用者。中庸曰：天地之道

嗜殺殺人者能一仁，即一也。故曰：不復有以一字代道字之用者。中庸曰：天地之道

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荀子曰：井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曰：滕文公為

淮南子曰：世子謂道也。三者夫道一而已矣。老子曰：氣也。生二二生三三三二

也。鬼谷子陰符曰：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又曰：道者神明之固，易謂神曰：盡善

一為道之所由生。荀子謂神效曰：道出乎一，易謂之一執神而固之，易謂神曰：盡善

曰：生也。老子曰：德經曰：道生一，主此方氣漸生之始。即物之極也。故以一字為

絕對之詞，與真空相同。說文一字下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

成萬物。又文子曰：一也者，無敵之謂也。淮南子曰：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

謂也。非一為絕對名詞之確證乎？若道家法家之書，詮明一字之義，其說尤精。

老子道經曰：聖人抱一為天下之極也。式河上公註云：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一

天下法式。王弼注云：抱一少之極也。式河上公註云：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神數得一始物之極也各是一萬物所以為生也各以其一為天
 下真玉弼注云一者數之一始物之極也各是一萬物所以為生也各以其一為天
 清甯真管子兵法曰明一者王內業曰此乎執一不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
 不甯氣變不子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
 泰初有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追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有積
 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追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有積
 之注云無外不可一以太一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呂覽論人曰游意於無窮之司馬
 彪注云無外不可一以太一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呂覽論人曰游意於無窮之司馬
 事之心謂得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後成高注云矣無身也一道也道知精知精則知
 神之後成也准有原道曰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陰陽合和而萬物生際
 乃地又天文曰道曰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陰陽合和而萬物生際
 又精神曰一元氣也二生三三萬物生矣是故陰陽合和而萬物生際
 或說一者元氣也二生三三萬物生矣是故陰陽合和而萬物生際
 乃生韓非子楊權曰用一而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而呂覽大樂篇全謂一不
 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而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而呂覽大樂篇全謂一不
 可形亦不可名太一故樂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一以知萬物
 之終其壽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
 災暑適風雨時為聖人則一字之義與元字玄字相同彰彰明矣故先儒之詮
 故知一則明明兩則行則一字之義與元字玄字相同彰彰明矣故先儒之詮
 元字玄字也或以一字代其用者何元宜謂一曰陽數起於一而成於三又曰元年
 太玄曰一生神莫先履靈武以一玄耦萬終不稷則日戴神墨體一先形也又謂數
 曰常初一生戴神墨履靈武以一玄耦萬終不稷則日戴神墨體一先形也又謂數

始於一之元固述律歷初九之元也又本數始於一太極元氣含三為一又曰始於數
 始而三極之又曰十一月二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
 也於四時雖亡也必書時以目歲易節是故元始有象也春二也
 統三也四時雖亡也必書時以目歲易節是故元始有象也春二也
 四十九所性始於一元命包曰陰陽之分性以謂起人命於道一故生性春秋氣始
 當用也性始於一元命包曰陰陽之分性以謂起人命於道一故生性春秋氣始
 於一子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注云天一地者元氣之始兵始於一曰六韜武王問太公
 曰凡兵之道莫過於氣降仰注云天地者元氣之始兵始於一曰六韜武王問太公
 之在於幾道之莫過於氣降仰注云天地者元氣之始兵始於一曰六韜武王問太公
 易與春秋亦莫不起於一氣從下生也漢書載仲舒對策曰春刊大統者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統皆歸於一師古曰是則古人之言哲學也與歐僖一元論之說
 相同此固不易之確論也

(未完)

學篇

○○孔學真論

劉光漢

周室既衰。史失其職。官守之學術一變而為師儒之學術。集大成者厥唯孔子。然孔子所以集學術大成者。亦有數因。一曰孔子六藝之學得之史官也。孔子以前已有六經。孔子著書不著一經。龔定安六經正名已言之。觀莊子言邱以六經干七十二君。可以見矣。然六藝之學大抵皆得之史官。周易春秋得之魯史。詩篇三百得之輶軒。推之問禮於老聃。見禮記問樂於萇弘。見禮記而百二國寶書。則又孔子與左邱明如周。親之者也不有史官。則孔子雖有記六藝之心。亦何從而得其籍乎。龔定安云。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見古史論是則孔子者。固得周史學術之正傳者也。此其所以言述而不作。與述而不作。為劉歆所纂入。非孔子之言。其說非是。又觀禮記經解篇。記孔子論六經之文甚析。蓋孔子以溫柔敦厚為詩教。又謂詩之失愚。以疏通知遠為書教。又為書之失誣。以廣博易

良為樂教。又謂樂之失昏。以絜靜精微為易教。又謂易之失賊。以恭儉莊敬為禮教。又謂禮之失繁。以屬辭比事為春秋教。又謂春秋之失亂。蓋既推六藝。應用之方。復推六藝末流之失。觀此可以知六經之旨矣。故孔子之傳六藝也。授易於子夏。商瞿復由商瞿傳。橋臂周醜孫虞授書於漆雕開。及伯魚數傳而至。孔惠詩分齊魯。韓毛均至荀卿。而大明毛詩則受之子夏。子夏由子夏傳。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以至荀卿。春秋分為三傳。公穀皆起子夏。以穀梁授穀梁赤。以公羊授公羊高。而左傳則始於左邱明。由曾申吳起吳期鐸椒虞卿而授荀卿。推之禮授子游。樂授子夏。則傳孔門六藝者以子夏。子夏傳於詩。有序以樂授魏文侯。以春秋授公羊高。穀梁赤。而於書。荀卿。注容甫荀卿子通論謂荀子之學復有五誥諸問。予另有子夏傳經論。荀卿出於孔子。尤有功於諸經。凡毛詩魯詩韓詩左傳。殺梁曲。為集其大成。六藝之亡。賴此焉耳。此孔學可考者一也。二曰孔子兼明九流術數諸學也。後世之儒。但知孔子為儒家。術小孔子學。莫此而不知孔子所明者。實不僅儒家之學。觀漢書藝文志。於名家引孔子。必也。正名於縱橫家。引孔子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於農家引孔子所重。

民食於小說家引孔子雖小道必有可觀於兵家引孔子為國者足食足兵所以證諸子學術不悖孔門然即此而觀可以知孔門不廢九流學矣且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孔子兼明道家之學觀史記老子告孔子曰子之所言其人與骨老子已作易以言陰陽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類是則孔子兼明陰陽家之學言殊塗同歸見周易繫辭言審法度則孔子兼明雜家法家之說韓昌黎言孔墨相為用以兼愛即孔子之泛愛眾以尚儉即孔子稱禹無間然之義說雖未確然謂孔必用墨墨必用孔固屬不刊之確論則孔子兼明墨家之學唯其兼明諸子之學故孔學之末流亦多與九流相合田子方受業於子夏而子方之後流為莊周見韓昌黎文而孔學雜於道家禽滑釐為子夏弟子見記儒治墨家言而孔學雜於墨家觀孟子亦儒墨雜治者告子嘗學於孟子見林傳治墨家言而孔學雜於墨家諸人亦儒墨雜治者告子嘗學於孟子見子趙注及朱竹兼治名家之言而孔學雜於名家荀卿之徒流為韓非李斯法有二派一本道家一本儒家非斯之說而孔學雜於法家陳良悅孔子之道其乃本儒家定名分別尊卑之說者也而孔學雜於法家陳良悅孔子之道其徒陳相為神農之言而孔學雜於農家曾子之徒流為吳起起為曾子弟子則

孔家雜於兵家由是言之孔門學術大而能博此南郭惠子所以有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之說也豈區區儒家一端所克該哉惟孔學傳於後世者僅儒家之

一派此秦以後之儒學非孔學之真是可歎耳此孔學之可考者二也今欲知孔學之真宜注

意者凡二事一曰兼具師儒之長也周禮之言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又

宰以九兩係邦此為師儒分岐之始阮雲台曰儒序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

合兼備師儒案阮氏宗旨大約謂周禮在魯儒術為盛孔子之後顏曾所傳以

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盛無少差謬者此也荀卿以降

乖違與廢儒術漸焚其說誠發前儒所未發予按孔子徵三代之禮訂六經之

文徵文考獻多識前言往行凡六藝諸書皆儒之業也即中庸所謂道問學孔

子衍心性之傳明道義之蘊成一家之言集中國哲學之大成西儒稱孔子為哲學家凡

論語孝經諸書皆師之業也即中庸所謂尊德性蓋述而不作者為儒之業自

成一書者為師之業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書者也其後為宋學之一派子

夏荀卿皆傳六經之學者也其後為漢學之一派此宋史道學儒林分傳之本近世以來毛西河萬季野乃

斥宋史立道傳之非玩雲台亦謂有宋一代有師無儒而方植之又謂占代儒名甚卑不如師名之重其立說各不同皆由於力守漢學與力守宋學之不同然皆此孔學之徵者又一也二曰政教之途合一也孔子之教無非實踐故非定論

阮雲台云聖賢之教無非實踐學者實事求是不當空言窮理大學集注格亦

訓至物亦訓事唯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為

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云孔子之道皆與行事見非徒以文學為教又曰

曾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貫行也事也猶言一是皆以行事為教其告子貢與告

曾子義同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也其說甚確蓋孔學既崇實踐故其

書皆經世之書孔子之初本求行其道於世及世不見用乃垂之空言六藝者

皆古聖王之政典也即自著之書亦專以事理為主而即基事理以發其道者

也此孔教所後儒不知孔子之學於是有楊雄王通之擬經有宋明儒者之空

說唯關學有實用闕學重躬行王陽此皆徒得孔學之迹者也莊子曰夫迹履

之所出而迹豈履也哉後世諸儒均蹈此弊惟近世顏李顏習齋之學頗能於

孔教之中求其實用力斥宋儒空說以格蓋中國學術之最徵實者然考顏李

所○言○亦○多○崇○孔○學○此○孔○學○之○可○徵○者○又○一○也○觀○此○二○事○可○以○知○孔○學○與○諸○子○不
同○之○故○矣○特○孔○子○之○學○術○豈○能○盡○美○而○無○小○失○哉○試○卽○其○最○著○者○言○之○一○曰○信
人○事○而○並○信○天○事○也○孔○子○之○言○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意○者○孔○學○固○以○人○事○爲○重○乎○然○孔○子○曰○畏○天○命○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
矣○乎○而○易○與○洪○範○皆○言○天○人○相○與○之○學○雖○非○孔○子○所○作○然○既○爲○孔○子○所○編○輯○亦
足○證○孔○學○之○信○天○若○春○秋○一○書○尤○信○變○異○如○日○有○食○之○星○字○入○北○斗○梁○山○崩○隕
石○於○宋○六○鷗○退○飛○星○隕○如○雨○有○星○孛○於○大○辰○之○類○是○近○儒○據○公○羊○以○天○統○君○之
義○大抵以孔子因限制君權不得不謂孔子非不知天變無與於人事特利用
之○以○警○人○君○其○說○是○矣○然○當○春○秋○之○時○民○智○未○開○科○學○未○明○舉○世○之○民○悉○惑○於
變○異○五○行○之○說○孔○子○雖○聖○無○物○理○學○爲○之○證○明○無○機○械○以○助○其○觀○察○安○能○具○知
天○文○學○之○精○微○哉○後○人○據○公○羊○之○義○以○證○孔○子○無○所○不○知○明○爲○尊○聖○實○則○非○其
實○也○中○庸○言○聖○人○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則○不○知○變○異○五○行○之○非○何○傷○於○孔○子
之○學○乎○特○自○孔○子○創○天○變○之○說○以○來○於○西○漢○則○爲○變○異○學○如○易○學○之○有○京○房○易

書經之有洪範五行傳春秋之有董子繁露是也見漢書五行傳於東漢則有
織緯學此派亦由變異學而生西漢末年已有之如陸孟之流皆由變異說織
緯光武卽位其說大興何修公羊解詁乃織緯學之最著者浸淫至今遂爲民
智進步之一大阻力今日變異五行猶未盡此固孔子所不及料者也其失一
二曰重文科而不重實科也凡學術思想之進步咸由實驗與窮理如太
近世以來培根主實驗笛卡兒主窮理中國科學之興較西人尤早然至周公
二派並行而西人之學遂日以進步時其用已衰至孔子時其學並失何則孔子之學固以實科爲末業者也觀其
言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以藝爲末以道爲本其言溢於言表矣惟
周易繫辭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爲道藝並重之詞然樂記言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二者並言復加軒輕於其間則孔子仍以道爲重矣又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蓋孔子之學殫精於人道治事之
中所謂實踐之學也與希臘校格拉氏同今梭氏亦稱然梭氏病藝學繁蹟高
遠而置之孔子以藝學卑微下賤而輕之唯其輕藝學故物理學未能發明而

中國實科之學至孔子時悉已消滅無聞矣不然梭氏數傳之後何以有亞里

斯多德梭氏弟子柏拉圖高弟諸賢昌明物理之蘊今太西科學大抵出於亞氏而孔門之弟子則舍

傳六藝儒書之外無一能言及名數質力者矣雖大學言格物朱子以窮知事

物之理解之為物心同體論之祖中庸言不誠無物又言盡物之性啓中國唯

物派哲學之先然但託之空言亦未能言其方法以是知孔子之不重實科矣

相傳至今儒教遂高談性命視科學為無足重輕科學有二益一足以助哲學之考驗二足資工藝之發達

中國科學不興故哲而唯物派之學術於中國遂寂然未聞不亦大可悲耶其

失二三日有持論而無駁詰也王充論衡問孔篇云世儒學者好師而是古以

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用意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

盡其實况食粹吐言安能皆是不能兼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

不知問又曰七十子之徒於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軋形宜問以

發之不能盡解宜難而極之又曰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

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傷於理論衡之說誠中孔學之弊哉近人錢竹汀以論衡為非

聖無法子按周末以後具懷疑之想者唯論衡及劉氏史通二書史通感經篇
疑孔子以十二事爲中國思想最發達者而錢氏斥之特甚此可見中國百年
前之思想雖然此不可徒責孔門弟子也孔學有持論無駁詰者其故有二一由
論理思想之缺乏印度有因明法今佛經相宗一門歐洲有歸納演繹法法者
由寫殊本之也後釋故持論圓滿精微合於理論中國上古之初本無
論理之學雖孔子創正名之說童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名生於真然亦
僅記空文未能實求其用有惟荀子正名篇中故辯詰之法杳然無聞而理論之
是非亦無從而辨別此其一二由孔門之專制孔子之於弟子也雖多謙遜之
詞如啟予者商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類是也然弟子質疑問難者頗爲
孔子所不取於顏子之不違如愚則稱爲好學於宰我子貢飾口辯者悉以尙
口斥之故樊遲問仁問智而未達反問之子夏曾子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
未知反問之有子則弟子之問難爲孔子所不樂聞明矣有聽受而無問難是
爲教育之專制此吾不能爲孔子諱者也孔子之於弟子無此其二就此二事
觀之則知孔門有持論無駁詰之故矣其失三四曰執已見而排異說也時無

論古今地無論中外凡學術能自成一家言者孰不排外說而伸己說乎然未

有不依論理不察是非徒遂一己之私如孔學之甚者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或攻擊異端斯害可以止是說也為儒教排外之鼻祖蓋禁言論思想之

自由仍沿官學時代之遺法故凡遇學術稍與己異者即排斥不遺餘力觀孔

子之誅少正卯可以知其故矣此因與孔子論政不合厥後孟子斥楊墨而並

及兵農縱橫諸如善戰者服上刑驍諸侯者次之闢艸萊任土地者次之即

慎子即闢兵家之學也惟於楊墨尤甚耳荀子非十二子而並及於子思子游不

性惡論與不獨於學術相異者斥之為異端即學術同而派別異者亦斥之為

曲說不能以理相勝而徒欲以氣相凌其既也荀卿之學流為李斯之焚書蘇

坡荀卿論以李斯之焚書孟子之學流為宋儒道統之說自孟子言由堯舜至

係荀卿之議論有以致之孟子之學流為宋儒道統之說於湯一章而唐韓愈

本之遂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之說而宋人道統之義遂由是而生周

則孔學所以不能無遺憾也然以周秦諸子較之則固未有出孔學之右者矣

○補古學出于史官論原論見第一期內意

劉光漢

上古之時學掌於史。今推其原因而知其故有二。一曰史官普設於列國也。周

代之時不獨王朝有史也。即列國亦有之。所謂君舉必書也。觀春秋一書。晉有

史趙。史墨。又韓宣子言史莫齊有南史。史隱。魯有史克。韓宣子觀魯於太衛有

史華。皆列國之史也。而魯之初封。又有祝宗卜史之賜。左傳定四年則列國皆置史

明矣。故有周一代凡一國之事跡莫不詳書。則置史官之效也。見汪容甫春秋

曰史官為世襲之職也。籍壓司典籍。而其為籍氏。左傳昭公十五年倚相為左史。而

其後為左氏。據王安石鄭樵諸人皆以左傳非邱明所作所謂左皆史為世官

之證。史記太史公自序言司馬氏故史墨曰官宿其業。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左

傳昭二年可以知上古之重史職矣。且史為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

著者也。即班彪班固父子亦然。有此二因。遂生書管保存之善果。莊子言孔子

欲藏書。周室子路言周室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後世道教之書有道藏。佛教

之書有佛藏。意上古藏書當亦如是。則書之保存賴有史官明矣。故夏代學術

保存于太史終古終古因商殷之學術保存于太史辛甲道抱器歸周周之學

術保存于史儋老儋見周之表人歸周與辛甲同意推之秦之圖籍藏於長安

秦人於書乃知學術有於民故不以為愚漢之圖書存於秘府如漢

民之策視蕭何入關收秦圖籍則余未嘗不重藏書

文志曰言秘書之屬皆此意也此非史官之益乎

台諸地皆漢代藏書之所皆此意也此非史官之益乎

古代之時學術掌於史官亦不能歷久無弊試即其最著者言之曰上級有

學而下級無學也觀民字之訓命語鄭注訓為冥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訓為

賈子政篇訓為旨則民為愚昧無知之稱此下級無學之實證蓋上古之時

學術為貴族所專有不能普及於平民且文字未備學術之流傳未廣文字皆

簡故學術之權悉為史官所握欲學舊典者必以史官為師猶之秦人欲學法

令者必以吏為師也由故章氏校讎通義云以史為師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

以司樂為師詩以太詩為師書以外觀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于萇弘得百二

國寶書於周史則舍史官之外無一傳學術之人矣蓋當時之學術專歸全國

之一部分猶印度學術之歸婆羅門也印度當上古之時學術之權悉歸於婆

古代職守殆與婆羅門同兼天事厥後學之權由史官傳及貴族太西各國當上古之

族為第二級中士故春秋之時學術雖盛然多才藝潤文學術者仍屬之卿士一級貴

大夫故有周一代之學術以之保守則有餘以之發揮光大則不足皆此故也

管子云士之子恒為士不見異物而遷亦古代學術專制之遺故民智不開不

自秦人焚書始其弊一曰有官學而無私學也凡專制之時代不獨政界無

自由之權也即學界亦無自由之權今文明國之憲法莫不載明言論思想出

利故威權極盛之世學術皆定於一尊與歐洲宗教龔定菴曰周之世官大者

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古史鈞

實齋曰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校上則有

周一代為學術專制之時代明矣學術專制具政體之專制相表裏周代之政

體漸趨專制故學術亦然管子任法篇曰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此管

民之策斯語也誠明周代學術之用意者矣無識陋儒皆以學術進步於一尊為治

原因此觀彌兒自由觀王制言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

殺立非聖無法之罪。夕託道一風同之盛治。而豈知禁思想言論之自由。為周

代愚民之第一政策。哉。漢武帝斥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為學術定於一尊之

始。蓋用周代之陳法。周王用詩書以愚民。秦皇焚詩書以愚民。按古代學術即

之政典法令為秦之政典故周以詩書教民而秦以法令教民其學術專制一而已矣其弊二有此二弊此西

周學術所以無進步也。西周一代之學術大抵與西維然當西周之時文字未

備交通未廣。交通之廣自後始而史官者竟能保有典籍勿使失墮以延古學一綫

之傳。昔西人嘗羅馬黑暗之世學術保存賴有教士中國當西周衰微之日學

術保存亦賴有史官。則史官之功豈可沒耶。

近儒尚匡衷云。周禮序官太史下大夫二人。諸侯太史壹上士。其說非也。案太

史之職同於內史。禮盛德篇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序云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

夫二人。則太史下當脫中大夫一人五字。周詔叙農祥之事曰大史告稷稷告

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即大史陽官即春秋傳之日官。春秋誤傳曰

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官已居卿職而太史帥之下文叙徇農之禮太史

八亦在大師七宗伯九之閒則太史為中大夫可知矣諸侯

孔穎達曰諸侯無內史魯之外史謂身居在外非官名也一說諸侯無內史為史官不修也魯有外史則有內史可知黃以周曰案左傳一說諸侯無內史為

史掌惡臣孔疏引周官職文謂魯亦立此官而疏杜序則不以外史為官名同

確攷附錄且太史為中大夫特周代之制耳若古代則其位尤尊試攷之周禮

序官既云太史中大夫一人據改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保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夫此數官

者皆周官之掌天文者也然上古重麻麻以故少皞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而別

有鳳鳥氏等官主麻唐虞亦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四時夏殷亦於五

官之外別建六太以掌天官皆卿官也夫左氏傳既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杜注亦曰日官不在六卿之

數而位從卿則古代史官為卿官至於周代始以史官屬之宗伯而以中大夫

為之與古制異或者反以之議曲禮未通於古豈可信乎蓋古代之尊史官非

尊其官也尊學術耳古代學術以天文術數為大宗而天文術數亦掌於史官

此史職所由尊也。

史官之職。至周代而始輕。而史官之事。則又以周代爲最煩。考大戴記記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熊安生云。按周禮太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太史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諸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鄭注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動。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一說太史居左。書言。內史居右。書事。一說記事者宜內史。記言者宜外史。太史爲史官之長。內外史左右於王。黃氏以周曰。案盛德篇。內史太史左右手也。謂內史居左。太史居右。覲禮曰。太史是右。是其證也。蓋古官尊左。內史中大夫尊。故內史左。太史右。玉藻篇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右字。今互譌。漢藝文志。鄭六藝論並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證熊氏謂太史左。內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誥。

鄭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謂太史記行內史記言是已鄭注玉藻云其書春秋尙書具在謂右史書動爲春秋左史書言爲尙書也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鄭注合書洛誥云作冊逸卽史尹佚以內史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與春秋傳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薨之蓋尹佚卽內史也孔巽軒云國語訪於辛尹謂辛甲尹佚並周史也左傳以辛甲爲太史則尹佚爲內史矣此說是也大戴禮保傳篇云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誥之正凡此甚屬少師之任也賈誼新書曰古者史佚職之是史佚爲內史主言誥之事觀史記言成王削桐珪與叔虞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是史佚爲內史而記言也服虔文十五年傳注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蓋失攷矣周書史記篇云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興戒俾戎夫言之此卽內史職所謂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左史爲內史明矣古今人表作右史戎夫右乃左之誤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命左史戎夫作紀春秋時列國皆有太史而別有左史晉有左史謂

魏莊子。楚有左史。倚相則左史。非太史。明矣。至戰國。則御史之名顯於左史。獻書者多曰獻書於大王。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命御史書事。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後。執法在旁。周之御史。中士本小臣也。至時尊於內史。漢御史之權。並丞相。號爲兩府。而內史又分爲二。一曰京兆尹。一曰右馮翊。而與右扶風。號稱三輔。而內史御史。均非掌握學術之官。此則古今官制變遷之迹也。

莊子天下篇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於一。此卽易經天下同歸而殊塗之說也。又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而自好。此卽易經一致而百慮之說也。其言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屈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忤。與之俱。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逢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俱。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罪。願天下之安寧。以

活民。今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有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淵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有莊周聞其風而說之。此皆莊子論諸子之詞也。此五家外。尚有惠施一家。莊子但言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蓋墨翟而與。宋尹二派皆爲墨家。逢田慎及關老莊周三派皆爲道家。此出於古人道術者也。惠施一派則爲名家。乃離乎古人道術而特創之學也。若漢書藝文志所言。更可以補莊子所未及其言較莊子爲尤公。

周末之時。諸子之學。各成一家言。由今觀之。殆皆由於周初學術之反動力耳。一曰反抗下民無學也。歐洲當十五世紀以後。學權由教會散於民間。中國當東周以後。學權由史官散於民間。故孔墨之徒。以誦學爲己任。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數十。卽許行之徒。亦有弟子數十人之衆。又如顏涿父以大駟之賤而學於孔子。段干木以大盜之名而學於子夏。孔子言有教。有類。誠當時學術之確評哉。學興於下。一掃學術專制之風。而當時諸侯之間。亦頗知重學。

如齊稷下談者千人。呂不韋召集學者是也。故學者之聲價頗重於當時。國君分庭抗禮，卿相擁篲迎門，不獨可以破學術專制之風，亦且可以破政界專制之級。其故一二曰：反抗私門無學也。東遷以後，周室權衰，不足以干涉民間之學術。於是士之有才智者，無不自成一家之言，或本於性之所近，或本於素之所習，雖純駁不同，然皆各是其所。是由官學之時代一變而為私學之時代。官學貴合，私學貴分。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荀子曰：當今之世，飾邪說之姦言，以誦亂天下。喬宇、嵬瑣蓋言論思想之自由。至戰國而極，此不獨九流各成其學也。卽學術相同者亦多源遠流分，如儒分為八，墨流為三，是也。思想日昌，人才日盛，其故二。由此二者觀之，可以知諸子學術興盛之由矣。況當此之時，史學昌明，則以周代學術雖出於史官，而史則未有專書。自周末學術競爭，而史始為專門之學。如左傳為編年史，國語為國別史，以及虞卿作虞氏春秋，鐸椒作鐸氏春秋，則當時史學別為一科明矣。故魏有竹書紀年，周有譜牒記事，既詳則考古知今，得所依據，此周末之學所以非後世所可及也。

學篇

○○羣經大義相通論

(續第十六期)

劉光漢

○○○周官左氏相通義

昔周公作周官經以致太平春秋之時賢士大夫多親見其書故所言禮制多與周官經相合又魯秉周禮故周官經一書又爲魯史所藏邱明爲春秋作傳亦親見其書故左氏一書多載周官經之說西漢之時周官左氏同爲古文家言考河間獻王得周官又請立左氏春秋博士劉歆立周官於學官復昌明左氏春秋之學鄭興受左氏於劉歆傳至於衆衆作左氏條例章句馬融賈徽賈逵皆爲左氏學而鄭興復受周官於杜子春亦傳至鄭衆馬融賈徽賈逵復並治周官經是兩漢巨儒治周官者皆兼治左氏則二書微言大義多相符合可以卽彼通此彰彰明矣又許氏作五經異義所舉古文家說多左氏與周官並言此尤二書相符之確證故彙輯左氏之文若干條而證以周官之說凡治古

文家言者或亦有取於斯歟

左傳隱七年所云禮經即太宰所掌建邦之六典

案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注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式也

哀三年以象魏為舊章即太宰所司懸法之象魏

案太宰乃縣治象魏曰舊章不可忘疏注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

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疏注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

魏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

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疑卓或解闕中通門

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運遊於

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云云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云運遊於

僖四言五侯九伯與太宰所言設其監之制合

案太宰立其監疏周之法使伯伯是牧下之伯

昭十七年言出火之期與宮正所掌修火禁之制合

案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注於星門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戊疏火

昭十六年言祭有受賑與膳夫所言致福之禮合

案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賜之也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賑謂歸賑彼注云受賑謂君祭於王疏按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賑謂歸賑彼注云受賑謂君祭於

昭四年言出冰藏冰與凌人所言頒冰之制合

案凌人夏頒冰字韋注釋秋傳曰古者日在北時而藏冰於北陸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月古者日在北陸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陸昂也初始用之今此鄭注引朝餽而謂在姑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陸昂也初始用之今此鄭注引朝餽而謂在姑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

昭二十年晏子所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一節與大司徒所掌分地職奠地守之制合

案大司徒乃分地職奠地守之疏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荏蒲再峻守之較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所學守之澤之荏蒲再峻守之較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所學

融后土食於火土疏起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為祝

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無有代者

傳元年言救患分災與大宗伯所言哀邦國之憂合

案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注哀謂救患分災討罪者救患即邢有不信元年文

行侯城之是救相伐是罪人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案救患分災

即宗伯所言禮哀邦國之禮哀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

莊十八年言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與大宗伯所言以九儀辨位合

案大宗伯以九儀命正邦國之位注每命異儀

傳三十三年言烝嘗禘廟與鬯人席用修之制合

案鬯人廟用修注元謂廟用修者謂始禘時疏謂練祭後遷廟為土祭故云始

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為遷廟以祈死者木主入廟特為土祭故云始

文二時也穀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修禘故云始也禘者案

禮同義與穀祭禘禘祭之是廟許慎云左氏說凡君薨與禮同鄭無注用此

文六年言朝廟與司尊彝所言朝享之制合

案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注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天子不告朔猶朝於廟疏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春秋傳曰天子告朔於明堂而云受政於廟亦謂之受朔同但是受明堂受朔別也故名明堂彼大

謂行山引之者見告朔與郊亦別也

定四年言祝奉以從與小宗伯所言立軍社之制合

案小宗伯若大廟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太祖春秋傳曰王出軍被先有事於祖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王出軍被先

之夢鼓祝奉以從社

昭二十三年言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與司命所言公孤之命合

案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既小國之君注視小國之君春秋傳曰列國大夫之

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大夫之

當小國之君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大夫之

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大夫之

襄十八年言歌風與太師所言執同律以聽軍聲合

若然其孤則以卿為之故叔孫諾自立比於孤也

案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注鄭司農說以帥曠曰吾驟歌又歌南風南風姑洗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疏案襄公十八年冲云北風來鐘無時以北南風南風姑洗
南呂以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與風者
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與風

桓十七年言天子有日官與太史所掌之事合

案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注太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官以御
日官居卿以底邦之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
日禮也卿之職疏桓十七年服氏注云日官日御與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
重歷數也按鄭注居卿來居之治太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太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太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之使卿亦歷數至周使下大夫為之故云
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使卿亦歷數至周使下大夫為之故云
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

桓十七年又言不告朔官失之也與太史所掌頌告朔合

案太史頌告朔於邦國注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
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頌讀為班班布也以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
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春秋之義天子班曆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
不班歷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書日者由天子歷於諸侯日不班曆

昭二年言周志與小史所言掌邦國之制合

案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史官主書故
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疏左傳周志有之春曰則寄上引韓宣子者証史

官掌邦國之志此經小史掌志引太史証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

僖五年言必書雲物與保章氏所掌之事合

案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役象注物色也視日旁氣之色仰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黃為

陽書得秋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注云分春秋分冬至夏

僖二十八年言策命晉侯與內史所掌之事合

案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列策命之注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所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叔父敬服王命以紛四國糾逃王愍晉侯云叔父辭從命受策以出疏孩之故也此即左傳證也周禮

襄十四年言軍制與大司馬所記之制合

案大司馬凡軍帥不特置皆於六官十卿之自卿以下德何者使兼官與鄉命則凡軍帥不特置皆於六官十卿之自卿以下德何者使兼官與鄉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軍大者三軍可也又云春秋傳曰王使公孫

軍可也晉能為侯爵以其為霸王得置三軍故為禮也云以一年為晉侯莊

甚

莊二十九年所引侵伐例與大司馬所言滅國之事合

案大司馬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疏按春秋公羊左氏傳比征戰有六等謂
侵戰伐圍人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疏按春秋公羊左氏傳比征戰有六等謂
兩陳交方戰而不服則伐之謂人其四郭取人而聲鐘已謂之侵而不服則戰而謂
四郭固而不服則入之謂人其四郭取人而聲鐘已謂之侵而不服則戰而謂

君取其

襄九年言以出內火與司燹所言出火之制合

案司燹季春出火注火所以三月陶治民隨國而為之何人
而司燹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陶治民隨國而為之何人
昏心早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納火疏心星始時未必出見卯
也三月諸星復在本位心星本位在卯三月本之昏心星始時未必出見卯

必猶在戌上皆据月半後而言

成十七年言在外為姦在內為軌與司刑所言寇賊之名合

案司刑注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畧奪攘橋虔者其刑死疏按舜典云寇賊姦
軌鄭注云強聚為寇殺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
臣聞亂在內為姦在內為軌故反覆見之德或後人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
亦得為軌在內亦得為姦故反覆見之德或後人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

攘。傳。度。注。云。有。因。而。盜。曰。攘。物。以。相。撓。撓。也。春。秋。傳。度。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撓。也。

僖二十七年言用夷禮故曰子與大行人所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合

案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注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祀伯也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年朝貢執玉瑞者是以及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以其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昭九年以殷聘為禮與大行人所言殷相聘也合

案大行人殷相聘也注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積而相能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疏聘義王制皆云三年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自襄二十三年也昭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久無事及殷聘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三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為記也此中

定五年言歸粟於蔡與小行人所言槁楡之制合

案小行人若國可役則令槁楡之注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賈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

昭十七年鄭子所言官制與鄭氏叙周禮之說合

按序云春秋傳又云白顯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之紀於近是以少尊以前因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微顯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之紀於近是以少尊以前因天下

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顓頊至高辛也

以上所言皆左氏與周官經相符之證也。而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則曰考周禮

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疎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

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

帛。繼子男。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

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却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

折服強敵也。却至聘楚。而金奏作於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

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於皇武子。

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

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強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

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既行

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皆惜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身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顧氏之說。大抵以左傳不引周官。經遂定周官。經爲僞書。今得二經相通。大義若干條。則左氏不引周官。經之說。可不擊而自破矣。

學篇

○○公羊春秋補證後序

廖平

學堂私議以尊經分官為指歸賈子帝入五學所上不同賈子引學禮曰帝則入

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

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人北學上貴而尊得則貴有等

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學記春秋教以詩書冬夏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教以禮樂是援六藝立六大學東詩上親南樂上齒西書上賢北禮上貴太

學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學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惡相反各因

所短以施教每學分經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要易為道春秋為陰陽分六學

專門獨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學兼包六藝事雜言龐教學皆困王制左

學右學有互移法蓋左右分經異教性情才思不合於此必合於彼使兩學重

規經矩何必互移此立學分經之說今以七經分立五學蒙學孝經禮樂容經
小學王制中學春秋高等詩與周禮大學易方言實業別立專學聽資性相近

書學之不與各學相媿。蒙學修身。凡俊秀士農工商之子弟。皆入焉。孝經標宗。禮容治身。不但仕宦齊民。皆必學小學以上。爲仕學立官。治人屬焉。主王制統。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學屬焉。王制爲普通專業。則分擇一門。如司徒司馬司空冢宰樂正司寇市擇性。所近爲專習。蒙學詳不再立課程。蓋考典章如識字記。識功多用思事。少於小學相宜。卒業後入中學。以春秋課之。春秋如會典律例。先師決獄。皆所取入。中學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詳。當世成敗。全經爲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門推考得失。治國齊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論經權。君臣父子夫婦鄰國外交。分門求之。王制如陣圖。春秋則操縱變化。在乎一心。古無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書。讀不勝讀。然精華全。包春秋。或分書治一人專。分官事。取史書所有本既已貫通。餘力可以涉獵。凡國家以下綜攬無遺。春秋治法基礎。董劉公孫專經文章。事業燦炳。史冊春秋。既通治術。思過半矣。然後升之高等時局。合通不似漢唐。但治春秋已無餘事。故必進以周禮。尙書周禮大統。王制尙書小統。春秋驗小推大。簡易易行。藉證大統家。

國。因。天。下。而。益。顯。故。雖。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勞。逸。者。天。下。勞。者。家。國。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知。人。善。任。使。其。要。領。也。學。問。於。此。觀。止。補。吏。授。職。不。再。入。學。京。師。秦。學。專。爲。易。教。皇。帝。法。天。調。濟。損。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學。飾。飭。盛。德。篇。有。獄。則。飾。辨。不。孝。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淫。亂。之。獄。則。飾。朝。聘。之。禮。也。闕。也。故。曰。刑。法。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六。官。分。司。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馬。不。成。則。飭。司。寇。貪。則。飭。司。空。分。職。任。事。尊。法。無。爲。又。六。儀。有。禮。樂。帝。學。亦。有。禮。樂。六。儀。爲。治。身。帝。學。爲。化。民。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俗。治。民。莫。善。於。禮。宗。旨。不。同。取。效。自。別。以。蒙。學。萬。人。計。入。小。學。不。過。百。入。中。學。不。過。三。十。入。高。等。不。過。五。人。大。學。不。足。一。蒙。學。成。散。歸。實。業。之。農。工。商。賈。中。學。成。皆。補。吏。攷。漢。博。士。多。補。吏。郎。後。由。吏。郎。至。宰。輔。不。仕。而。任。教。職。者。或。爲。博。士。或。教。授。鄉。里。當。時。儒。吏。不。分。秦。本。紀。凡。學。者。以。吏。爲。師。吏。郎。博。士。之。入。仕。者。人。才。由。閱。歷。而。出。學。成。必。先。爲。吏。以。練。其。才。識。印。證。其。學。術。既。有。登。進。之。路。又。無。學。織。之。患。後。世。儒。生。初。得。科。第。遂。授。故。小。學。以。上。皆。爲。仕。官。學。分。官。分。學。終。身。不。改。

人才多。取效易。後世數易官。官如傳舍。故相率不學。權歸書吏。由學仕分途於事功。外別有所謂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當釐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準。又以年時兼皇帝之說。原始要終。其道畢矣。方今中外交通。羣雄角立。天下無道。政在諸侯。然小大不同。迥異前軌。所謂撥亂世俟後之堯舜者。固爲今日言之也。讀是書者。先通王制。攷悉國家巨細之政。故推衍經傳以觀其變化。與等差經常。應變方畧。所有京師國都邑野山川。卽今之萬國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傳。征伐勝敗滅國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戰奪攻取也。朝聘盟會。各國條約會盟國際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綱常以爲萬國法。孝教也。誅絕之亂臣賊子。撥亂世以爲當世法。樂教也。世卿同姓。婚三年喪不親迎。郊祀宗廟。不以禮立新制。革舊弊以改良禮教也。彰王法。嚴討賊。明適庶。辨等威。強幹弱枝。謹小慎微。以絕亂原。書教也。內本國。外諸夏。內諸夏。外夷狄。用夏變夷。民胞物與。天下一家之量。詩教也。張三世。別九旨。通三統。明六歷。隨世運。升降以立法。循環無端。百變不窮。易教也。大之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小之一家一身一言一行無所不具也舉廿四史典章制度成敗得失大無不包也地球百春秋之地興利除害革故鼎新損益裁成之法不啻疊矩重規也春秋据魯史爲王伯方伯卒正連帥五等之中五學以春秋居大學高等小學蒙學之中蒙學小學修身之禮容治國之典章始基來源也高等大學皇帝之大同推驗其歸宿也舉春秋以括終始得其中而首尾備故中者握要之圖身家細小不求詳皇帝高遠所不迫一年綱領條流可以大通再以二年仿董劉舊法洗滌普通據一經以應萬事左右逢原泛應曲當始終三年上下俱達大高魯以一年化小爲大取效不難小學之功寬以三載蒙學以後統計八年平治修齊通可卒業得所依歸效可操券且諸學蟬連事同一貫提綱挈領成教自速庶可洗寡要少功之恥存此私議以張舊法野人食芹而甘願共同好易危爲安轉敗爲勝其機括或在是歟

○○公羊驗推補證凡例

廖平

六經象六合易爲天春秋爲地三統歷以易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比春秋

春秋四時八節以易與春秋爲天人之道人事屬小統爲王伯年月屬大統爲皇帝傳以元年春王正月爲大一統小中見大藉年時月日以明天道三統歷蓋本傳說

傳曰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今之世界說者比於大統春秋詩易皇帝之說皆在昇平以後文明程度未能及此惟公羊借方三千里之禹迹以寓皇帝規模與今世界情形巧合撥亂反正小大相同欲考全球學術政治故莫切於公羊也

經學傳於齊魯魯學謹嚴穀梁魯詩篤信謹守多就中國立說齊學恢宏公羊與齊詩多主緯候詳皇帝大一統治法公羊多借用詩說鄭君所云穀梁善經公羊善識皇帝說於詩爲本義於春秋爲假借然本傳就時令一門推論皇帝如三統歷則春秋本自有大統義專明本傳天道並非假詩易以立異鄒子遊學於齊傳海外九州之學與公羊家法同源由中國以推海外人所不睹由當時上推天地之始所謂驗小推大即由伯以推皇帝由春秋以推詩

易公羊以伯王爲本義故凡推衍皇帝商權實事者悉見於疏正注多同穀梁推驗之說實與詩易相通以驗推名書齊學家法本來如此所以與穀梁並行不悖

公羊舊有新周王魯故宋黜杞通三統改文從質諸說中國無所謂質家所云親親尙白兒事與中制相反者惟泰西爲然故以中西比文質又泰西文明程度與中國春秋以前政教風俗曲折相同諸國會盟征伐尤爲切合春秋撥中國之亂反之正中國不足以爲世界傳所謂亂世者正謂今日世界春秋之際天生孔子由春秋推詩易爲萬世法今日世界但以撥中國小統舊法施學全球進退維谷其基礎不外公羊矣

古文家以史讀經芻狗糟粕爲列莊所預防古難治今小不可治大故廢經之說中士亦倡言不諱本傳特表春秋之作非樂道堯舜特爲後之堯舜作與西人先蠻野後文明進步改良諸說符合知六經專爲俟聖而作非古皇帝王伯之舊文所有譏世卿不親迎同姓婚喪娶君臣上下名分混淆弑殺奔

逐不絕於史。古爲中國言者。今乃爲西人言之。推方三千里之制於三萬里。此春秋所以爲六經託始也。

論語論因革損益百世可知。先儒以春秋爲救文從質。質敝之後必再作救質。從文之春秋而後可。蓋春秋所言典制綱常皆百世不改者。所有文質循環皆在其外。立春秋以撥亂名教。昭著於禹州。以春秋統全球三萬里。中爲春秋。王國者百諸侯。家者百萬卿大夫。身者不可縷數。由中推外。其王伯各用一春秋。以自治修身齊家治國。一以春秋收其功。所有大學裁成損益顛倒反覆。乃皇帝無爲無不爲。以道德爲平天下作用。必世界九十九禹州皆如中國用春秋改良進步。方足以盡春秋之量而躋太平。

學堂古分小大。皆治平事。王伯爲小統。屬小學。故春秋以內州爲中國。外四州爲夷狄。疆宇不出三千里。推之尙書三王五千里。皆爲小學。至皇帝四表詩。易土圭三萬里。爲大學。平天下事。諸經年代最久。惟春秋僅二百餘年。故古學堂以王伯爲小學。蒙學至於修身國家治人之法。皆屬小學。皇帝乃爲大

學。學。堂。立。法。宋。人。誤。以。大。學。爲。入。德。之。門。今。以。王。制。春。秋。爲。小。學。詩。易。周。禮。爲。大。學。必。小。學。已。明。然。後。可。讀。大。學。先。詳。小。近。然。後。推。之。大。遠。故。孔。子。經。說。惟。春。秋。最。詳。漢。儒。經。學。亦。惟。公。羊。獨。盛。

以。皇。帝。王。伯。分。配。六。藝。則。齊。晉。屬。伯。然。未。出。皇。王。先。詳。二。佐。齊。晉。早。在。三。王。之。先。周。公。已。詳。尚。書。之。末。皇。統。之。周。公。卽。春。秋。之。齊。晉。春。秋。人。事。詳。伯。王。而。天。道。屬。皇。帝。尚。書。詳。三。王。而。及。堯。舜。周。公。皆。帝。也。往。來。行。志。爲。小。大。之。分。而。尚。書。周。公。篇。閒。居。以。通。其。意。据。周。公。以。讀。詩。而。後。託。比。有。準。則。据。周。公。以。讀。春。秋。而。後。德。力。有。比。較。所。有。皇。帝。王。伯。之。說。或。錯。出。或。蟬。聯。或。屬。專。篇。或。備。本。末。此。旨。明。羣。經。迎。刃。而。解。

天。下。天。子。爲。大。統。正。名。小。統。借。用。其。說。久。假。不。歸。每。多。蒙。混。如。中。國。對。海。外。言。爲。禹。服。定。名。非。指。魯。舊。說。每。以。中。國。爲。天。下。又。傳。之。諸。夏。指。南。方。四。州。內。本。國。而。外。諸。夏。爲。春。秋。說。內。諸。夏。而。外。夷。狄。則。爲。尚。書。說。凡。屬。此。類。悉。於。疏。中。分。別。解。明。以。還。各。經。師。法。

春秋禮制盡本。王制與周禮小大不同。由王制以推周禮。務使皇帝之學可藉。公羊考見。以爲讀詩易之先導。使學者以六藝包括海外。非西說所能逮。廢經之說。庶可以息將來學堂。以王伯爲小學。蒙學萬人中入小學者不過五百人。小學五百人中入大學者不過二三人。故西書詳於蒙學。小大二學。王伯皇帝皆在中學。循序以求學半功倍。故學堂章程必須改良。

春秋主桓文。爲伯統。以春秋立名。即乾坤陰陽爲二伯之義。由是以推合一年爲皇四首。時爲四岳。月日爲諸小國。洪範以歲月日屬王。與卿士師尹。緯皇法太乙帝法陰陽王法。四時此傳以年時月日爲大一統之師說。六經於歷法無所表見。惟春秋編年序次二百四十二年。故史記論春秋譜牒以爲凡歷人取其歷法也。經以春秋名書。見比月日食皆爲明歷法。皇帝大統六歷全球十二小。王藉天道以明大統。兼有皇帝王伯之學。亦如詩之兼有興觀羣怨。公羊名家多不詳此義。初開此派。未能詳備。

漢師以傳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今以王制爲王伯。周禮爲皇帝。不用今古。但別

小大。据王制。以說人事。据周禮。以詳皇統。公羊於天時。寓皇統之義。必求典制。燦明傳文。多借用詩易師說。如大一統。王者無外。王謂文王二伯。言周召樂道。堯舜之類。皆爲皇帝之學。又春秋以天統王。天子天王皆歸本於天。所有郊祀及記日食星孛災異。皆奉天之事。正如顧命之言。皇后小中。寓大所謂大道不止。道不可須臾離。皇帝之法。未嘗一日絕於天壤。

皇帝統天下。王伯統國家。春秋王爲主。詳其成敗。爲治國立法。諸侯各有社稷。人民備五長。體制由盟主。世守以及弑亡滅入奔走執囚。以爲法戒。所謂有國家不可不知。春秋內而公卿大夫。外諸侯之卿大夫。其賢才保家世守。與殺身覆宗。昭明法鑿。卽大學齊家修身事。春秋爲小學。兼明王諸侯公卿大夫士得失成敗。凡仕宦學取材。春秋無不足。皇帝專詳大學。庶人專詳蒙學。蒙學統於容經。以修身爲主義。凡農工商賈伎藝實業。自謀其身。不與治平者皆屬蒙學。故蒙學宜多。大小學宜少。必千蒙學始得立。一小學合天下。惟京師立五大學而止。故仕宦之學全在春秋。

識緯之說專為微言俟聖之作不能不言符應所有諸識皆為百世以下全球
皇帝言之春秋小九州不能言五帝與三皇近賢於緯說已通其義皆知尊
奉唯於識則未得本義故說者皆欲存緯去識先師所引識緯凡切合春秋
者細為證明凡為詩易專說於春秋無干者皆不引用王占言春秋大一統
駟氏春秋即公羊駟

帝說
衍之皇

三傳本同自學人不能兼通乃閉關自固門戶既異矛盾肇興先有自異之心
則所見無非異矣今於三傳同異化其畛域凡本傳文義隱者時取二傳以
相發明舊解互異者亦取印證以見滙通至於差迕之條更為異同表以明
其事疏中於此例頗詳

先儒有公穀詳例左傳詳事之說實則二傳事實為左傳所無者甚多蓋古有
事傳傳不言事者因其事顯著故弟子不發問今按上下文義可以意起者
於疏中用左氏史記說以補之至於與左氏異者亦於疏中詳之又傳說非
出一師文字不無脫誤其有未安者皆於疏中立說以明之其本傳有義未

安者多屬細節。則但於疏云二傳以爲云云。以示其意。不加駁斥。其途雖殊。其歸一也。

自來注不破傳。舊稿采引。但取義長。多與傳立異。同今輯錄師說。以爲正注。以本傳爲主。其先師異說。與本傳相違。及移傳就經。不與本傳相次者。別爲補例。附於注中。其有先師誤說。本傳無文者。則於疏中正其得失。非爲破傳。固自不嫌。

三世例。舊有三科。九旨。亂世。昇平。太平。諸說。今審訂三世例。隱桓爲一世。定哀爲一世。自莊至昭爲一世。九旨例。則於有伯百八十年中。分爲七等。以剛後皇帝。王伯爲經。隱桓爲古三。皇世。莊爲古五。帝世。僖爲古三。王世。文爲古二。伯世。宣十八年爲所立。世成爲侯。後伯世。襄爲侯。後王世。昭爲侯。後帝世。定哀爲侯。後皇世。九世異辭。爲全經大綱。今於卷首立九世異辭表。隱但六合圖。定哀六合十二次圖。莊僖襄昭八伯圖。文成二伯中分圖。世九變文義。各有異同。其中以周禮官府邦國都鄙爲之。緯舊解全用邦國一例於官府。

都鄙變文。少所究心。必分九世。而伯王帝皇前後之故。可明也。

今以補證爲名。凡佚傳則補傳。師說則補例。解詁未備者。務詳之。其所已明者。則概從略。自注自疏。以自信精粹者爲注。餘文爲疏。疏義別出。不定解注。與古注疏體小有異同。

公羊與二傳異禮異例二事。先師多主分說。遂至歧異。今立參差詳略二例。以統之。悉歸一律。至於異事一條。則如釋文例附記各傳之下。

春秋義例有必須圖表方能明悉者。舊刊有圖表二卷。今於本傳大統獨有之說。別爲十圖五表。列之卷首。先讀圖表。則剛領易尋。又改制大統利益問題。及大統春秋凡例。皆附於卷首。

中外開闢情形。大抵相同。中國至春秋文明。略同。今西國孔子儒經。以出制度。爲大例於春秋時事。進以新禮新制。如親迎三年喪。不內娶。譏世卿之類。是也。今以中法推之。全球亦引春秋以譏西人之不親迎不。

春秋以謹禍亂。辨人皆主天之誤。春秋如良藥。中國病已愈。則藥可廢。故中外。

有廢經之譏。不知留春秋以醫外證。若止一人服之。今則九十九人專望此藥。非惟不可廢。且當廣行。三年喪不立廟。

春秋以謹禍亂。辨存亡爲要義。所有安危禍福舊說多闕。今悉采錄以得失。

成敗之數。春秋爲外
交之基礎

傳文出於授受。實爲孔子所傳。唐宋諸儒好出新意。號爲彙傳。從經實則師心自用而已。其風半開於范注。所有攻擊二傳皆范倡之。今彙爲一卷名曰刪例。凡後世盛行之說。間於疏中。其謬誤以端趨向。

此編推廣春秋以包舉百代。總括六經宗旨。與漢唐以下多所不合。故不盡采。用其有同者。亦係偶合。不敢攘人之美。至於師友舊聞。亦錄姓氏焉。

通經致用爲立學本根。近今文學愚人。害貽王國。大抵經說不能折中。一尊明白切實人才。所以日卑。今以中外分畫典制。務求切實。詳明開列異同。以相印證。使不至採異說以相難言。此編者須於此三致意焉。

董子之說精美。過於邵公。又詳於陰陽五行。卽公羊大一統師說文義深奧。未

能詳。絀徵引。又傳善於識。今亦從略。擬約同人。專撰董子及緯說。蓋非著專書。不能深入推闡。此本問策既繁。不能再詳。二學亦勢所必然。又傳以大統歸之年時。推盡其義。文當與人事相埒。此學新起。亦如西人化電。非百年後不能美備。大美元酒。將來大明精進。以此篇爲識途老馬可也。

漢師所有遺說。其明條散見史傳各書者。多至數十百見。如悉採附經傳之下。殊嫌瑣碎。今不盡錄。仿陳左海例。別爲先師遺說四卷。以取簡要。

公羊日月例。爲唐宋以後所詬病。譏者固不知本義。而說者亦殊失修理。穿鑿游移。何以爲定。今分爲三表。一不爲列表。一有正無變表。一正日正時表。去前二表。則以例說者不過百條。事既簡明。義亦精密。

公羊舊多可駭之論。影響之說。今立求本義。務歸平實。凡舊有爲詬病。與義未安者。十不存一焉。

孔子繙經改制。以空言垂教。自亂法者。依託傳義。海內因噎廢食。羣詬公羊。作俑甚至。以爲教亂之書。今於卷首刊改制宗旨三十問題。以明旨趣。舊刊春

秋圖表大統天道地球皇輻帝域與配歲月官府六合都鄙十二風九旨異辭之類既爲新義非特表不明故別以大統專圖十附卷首又撥亂世反之正於今日時務最爲深切既以政治範圍中外倫理教宗風俗性情凡足以引導外人開通中智者亦發皇帝學補救利益三十題先得全書綱領庶得迎刃而解。

○○○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問題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所稱天子即五百年間知之王

藉帝王垂空言以俟百世公羊其諸君子樂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

天生德於予即天子惟天子乃可言天生

仲尼不有天下即素王素王所謂空王故佛稱猶素王耶無臣而爲有臣即素臣

左氏所以有素臣之說

素王又當讀爲素皇伊尹告湯以素皇九主之說即商頌之方命厥后奄有九

有以王法皇九主即九洛

受命制作以爲萬世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六經盡美盡善孔子以後無須再改

匹夫爲百世師天命木鐸惟孔子一人乃言改作近七十子遠之孟荀亦不敢以此自號於衆何論餘子

參用四代以成一家之言非孔子自述微言後人幾不得其踪跡與指刺時事忿爭鬻辯者不同

素王兼用四代以成一統如與顏子論時輅冕韶

制卽王制周禮非尋常文質過不及之殊

論語文質卽今中西卽詩之魯商二頌樂記之齊商二歌

改制爲聖人微言自明心迹非教人學步後儒以已律聖人已所不敢爲

譯改之制全在六經空言立說非干預時政

雅言卽繙譯繙譯卽改制述而不作掩其瓶作之意故以述

繙經自託好古敏求聞見擇善

周無公田詩有公田即素王新制於三代取善爾後大同學貧富兼其時矣

公田非數十年後地球中亦不能行

浮海居夷指今時局而奮從周從先進即今中西非謂姬周以新周為大統皇

周公即皇之伯

論語行志行為上伯小統志為皇帝大統

詩為志為思即今泰西思想家之說王伯不重思但求力行

餽羊親迎陰聞短喪即弟子商定改制之事

孟子諸侯去籍所聞即孔子之制

孟子見禮聞樂即孔子之制

春秋講不親迎讓滅國託始以為作俑所以貫通各經始春秋

古之三代後之秦始漢高著之律令行之當時乃真為作者因時立制為史與

垂法百世之經不侔

賈治樂策董天人策良法美政獻之時君孔子則為後世立法非為一時一代

立言

董待訪錄顧日知錄指陳以備採擇孔子託之帝王以為古人陳述但為好

後世開國元勳中興舊佐垂為典章行之當世與孔子以庶人緒經立教情事迥殊

開創帝王因時立法後來修改多失本意故堯舜禹湯其初立之制皆為後人所亂使孔子主於當時必不能流傳後代

後世私家論述一知半解多為後王所採用無位無德與孔子契於堯舜道貫百王師表中外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學篇

○○諸子學略說

章 絳

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于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爲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爲宗。強相援引。妄爲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眞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自宋以後。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于素王。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爲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各爲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或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
 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爲眞。孔墨不可復生。誰使定世之學
 乎。此可見當時學者。惟以師說爲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
 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佛
 家有言。何等名爲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
 力强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
 所及。無爲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
 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黨同門而妬道眞者。劉子駿之所
 惡。以此相責。得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
 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跡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
 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
 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

爲記事之書。其學惟爲客觀之學。黨同妬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已者。亦必睹其籍。知其義趣。惟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爲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爲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爲其宦寺也。所謂御者。謂爲其僕御也。故事師者。以洒掃進退爲職。而後車從者。纓比于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老爺耳。孔子爲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爲學。所謂宦于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爲魏文侯師。當戰國時。仕學分途久矣。非古義也。）秦丞相李斯議曰。若

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亦猶行古之道也。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見史記歷書）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之謂也。（近世阮元作疇人傳以疇人爲明算之稱非是）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畧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爲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爲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爲徵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爲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于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爲文史星歷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惟其各爲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多兼名。此表裏一體互爲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于孟氏。而墨子亦謂告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隱以爲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墨子公孟篇。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謂調和者之戒矣。

今畧論各家如左。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爲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爲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爲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鉅子李克。寧越。孟子荀卿。魯仲連輩。皆爲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

傳經之士大都載籍無聞莫詳行事蓋儒生以致用爲功經師以求是爲職雖今文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惟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于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捭汚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見非相篇）此云腐儒卽指當世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于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爲少愈以其淡于榮利云爾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爲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張敞皆有其說）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旣難行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丈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爲無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爲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復述太公詠華任事（見

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心求得讎而後意歉故曰沾之哉沾之哉不沾則吾道窮矣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不知譁衆取寵非始辟儒卽孔子固已如是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僞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於封侯富貴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微生畝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者之真可見矣孔子七十二君已開游說之端其後儒家率多兼縱橫者（見下）其自爲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綽則綽時仲而仲也（見仲尼篇）然則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時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孔丘窮于陳蔡之間藜藿不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褻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

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音語汝。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汗邪詐僞，孰大於此？

其詐僞既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于鄉愿。彼以鄉愿爲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于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貫于徵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乎不徧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于函胡之地。彼耶蘇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殺亂人之思想。此程朱陸王諸家所以有權而無實也。雖然，孔

氏之功。則有與。變。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人。世。實。之。學。爾。及。平。民。此。其。功。亦。覺。絕。于。古。二。千。年。來。此。事。已。屬。過。去。獨。其。熱。中。競。進。在。耳。

次論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爲儒家之先導。（道家如老莊輩。皆無崇信鬼神之事。列子稍近神仙。亦非如漢世方士所爲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等語。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說。推爲教祖。實于老子無與。亦以愧于利害。瞻爲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無爲。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者。實以表其瞻怯之徵。蓋前世伊尹太公之屬。（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爲輔佐。不爲帝王。學老氏之術者。周時有范蠡。漢初有張良。其位置亦相類。皆惕然于權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學老聃。故儒家所希。祇在王佐。可謂不背其師說矣。老子非特不敢爲帝王。亦不敢爲教主。故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抵爲教主者。無不強梁。如釋迦以勇猛無畏爲宗。尊曰大雄。亦曰調御。而耶蘇穆罕默德輩。或稱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奮迅。有愍不畏死之風。此皆強梁之最。

也。老子膽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膽怯者權術亦多。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勢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論老莊諸子以爲歸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義。諱由其博覽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爲主。雖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羣龍無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權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詐取人。使彼樂于從我。故曰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老氏學術盡于此矣。雖然老子以其權術擬之孔子而微藏。故書亦悉爲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于老子者。孔學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爲本師。（亦如二程子之學本出濂溪。其後反對佛老。故不稱周先生直稱周茂叔而已。東原之學本出婺源。其後反對朱子。故不稱江先生直稱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權者子發其覆也。于是說老子曰。烏鵲鰓魚。傅沫細嬰者。化有弟而兄曉。（見莊子天運篇。意謂已述六經學皆出于老子。吾書先成子名將奪無可如何也。）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

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徧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藉令其書早出。則老子必不免于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見論衡講瑞篇。猶以爭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駕其上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憤奔走游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篋。以絕之。其術似與老子相同。其說乃與老子絕異。故天下篇歷叙諸家。已與關尹老聃裂分爲二。其褒之以至極。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說爲己所取法也。其裂分爲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權術自汗也。或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氏。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于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爲莊子所取。稱彼亦莊子師耶。

(未完)

學篇

○○諸子學說略

章 絳

次論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儒家公孟言無鬼神（見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儒家後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災之術。似爲宗教。道家則由方士妄託爲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於清廟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論道必歸於天志。此乃所謂宗教矣。兼愛尙同之說。爲孟子所非。非樂節葬之義。爲荀卿所駁。其實墨之異儒者。並不止此。蓋非命之說。爲墨家所獨勝。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於持論者。神怪妖誣之事。一切可以推陷。廓清惟命。則不能破。如論衡有命祿氣等。幸遇命義等篇。是也。其命義篇舉儒墨對辯之言曰。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

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事。死者數萬。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彼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人。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臨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凡言祿命而能成理者。以此爲勝。雖然。命者孰爲之乎。命字之本。固謂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則天命亦無可立。若謂自然之數。數由誰設。更不得其徵矣。然墨子之非命。亦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說。使其偷惰。故欲絕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能其煩。』

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紵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謂於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無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謂其能福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爲無權矣。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天。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樂莊嚴之具。感觸人心。使之不厭。而墨子貴儉。非樂。故其教不能逾二百歲。（秦漢已無墨者）雖然。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次論陰陽家。陰陽家亦屬宗教。而與墨子有殊。觀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

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蓋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爲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爲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或疑七畧以陰陽家錄入諸子。而數術自爲一略。二者何以相異。答曰。以今論之。實無所異。但其理有淺深耳。蓋數術諸家皆繁碎占驗之辭。而陰陽家則自有理論。如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子十二篇。觀史記孟荀列傳所述。鄒衍之說。窮高極深。非專術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卽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者。是爲豫言之圖讖。亦與常占有異。如楊雄之大玄。司馬光之潛虛。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皆應在陰陽家。而不應在儒家。六藝家此與著龜形法之屬。高下固殊絕矣。

次論縱橫家。縱橫家之得名。因於從人橫人。以六國抗秦爲從。以秦制六國爲橫。其名實不通於異時異處。漢志所錄。漢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蒯勸韓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鄒陽仕梁。值吳楚昌狂之世。其書入於縱橫家。亦其所也。

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一篇。身仕王朝。復何縱橫之有。然則縱橫者游說之異名。非獨外交顯對之事也。儒家者流。熱中趨利。故未有不兼縱橫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記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數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

越絕書內傳。陳成恒篇。亦記此事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則田常弑君。實孔子爲之主謀。沐浴請討之事。明知哀公不聽。特借此以自文。此爲詐諛之尤矣。便辭利口。覆邦亂家。非孔子子貢爲之倡耶。莊子胠篋云。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舉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竊

鈎者死。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卽切齒腐心於孔子之事也。自爾以來。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余觀漢志。儒家所列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此外則有酈生。漢初謁者。稱爲大儒。而其人皆善縱橫之術。其關於外交者。則魯仲連。說辛垣酈生。說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諭南越。是也。其關於內事者。則劉敬。請都關中。是也。吾丘壽王。在武帝前。智略輻湊。傳中不言其事。壽王既與主父偃。徐樂。莊助。同傳。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則爲辟陽侯。審食其事。游說嬖人。其所爲愈卑鄙矣。縱橫之術。不用於國家。則用於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謁於季布。樓護。傳食於五侯。降及唐世。韓愈以儒者得名。亦數數騰言當道。求爲援手。乃知儒與縱橫相爲表裏。猶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豪。及滿洲而稱理學者。無不習裨。固知避就矣。孔子稱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由今觀之。則聞者與縱橫稍遠。而達者與縱橫最近。達固無以愈。

於聞也。程朱末流，惟是聞者。陸王末流，惟是達之。於今日，所謂名臣大儒，則聞達兼之矣。若夫縱人橫人之事，則秦皇一統而後業已滅絕，故隋書經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補闕子與湘東鴻烈二書，不知其何所指也。次論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種：其一爲術，其一爲法。韓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然爲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爲法者，則與道家相反。莊子天下篇說慎到之術曰：「椎拍輓斷，與物宛轉，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此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也。此爲術者與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史公酷吏列傳亦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之說，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爲法者與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術法者，則管子韓非是也。漢志管子列於道家，其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其術也。任法法禁

重令諸篇皆其法也。韓非亦然。解老喻老本爲道家學說。少嘗學於荀卿。荀卿隆禮儀而殺詩書經禮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韓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說。亦與管子相類。惟管子幼官諸篇尙兼陰陽而韓非無此者。則以時代不同也。後此者惟諸葛亮專任法律與商君爲同類。故先主遺詔令其子讀商君書。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後周之蘇綽唐之宋璟庶幾承其風烈。然凡法家必與儒家縱橫家反對。惟荀卿以儒家大師而法家韓李爲其弟子。則以荀卿本意在殺詩書。固與他儒有別。韓非以法家而作說難。由其急於存韓。故不得不兼縱橫耳。其餘則與儒家從縱橫。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內篇曰。奚爲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此兼拒儒與縱橫之說也。斬令篇曰。六蟲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此專拒儒家之說也。韓非詭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群。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六反篇曰。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語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

尊之曰辯智之士。此拒縱橫家之說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顯學篇曰：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拒儒家之說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此拒一切學者之說也。至漢公孫弘、董仲舒輩，本是經師，其時經師與儒已無分別。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術，仲舒爲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應廷尉張湯之問，儒家法家於此稍合。自是以後，則法家專與縱橫家爲敵，嚴助、伍被皆縱橫家，漢武欲薄其罪，張湯爭而誅之，主文偃亦縱橫家，漢武欲勿誅，公孫弘爭而誅之，而邊通學短長之術亦卒譖殺張湯，諸葛治蜀賞信必罰，彭萊、李嚴皆縱橫之魁，桀故崇誅而嚴流，其於儒者則稍稍優容之，蓋時詘則詘，能俛首帖耳於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縱橫家皆以仕宦榮利爲心，惟法家執守稍嚴，臨事有効，儒家於招選茂異之世則習爲縱橫，於綜覈名實之世則觚於法律，縱橫是其本，眞法律非所素學，由是儒者自恥無用，則援引法家以爲己有，南

宋以後尊諸葛爲聖賢亦可閔已然。至今日則儒法縱橫殆將合而爲一也。次論名家名家之說關於禮制者則所謂「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也。關於人事百物者則所謂「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也。韓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貶損益而已。穀梁傳曰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西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石鷓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說曰隕石記聞也。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是關於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學然後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皆名家之真諦。散在餘子者也。若惠施公孫龍輩專以名家著聞而苟爲鈺析者多其術反同詭辯。故先舉儒家荀子正名之說以徵名號。其說曰

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

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慾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則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按此說同異何緣。曰緣天官。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徵之佛書。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緣。一曰因緣。識種是也。二曰所緣緣。塵境是也。三曰增上緣。助伴是

也。四曰等無間緣。前念是也。緣者是攀附義。此云緣天官者。五官緣境。彼境是所緣。緣心緣五官見分。五官見分是增上緣。故曰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時有五俱意識。爲五官作增上緣。心非五官不能徵知。故復藉五官見分爲心作增上緣。五官感覺惟是現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覺。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覺時。猶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徵之而無說徵。而無說人謂其不知。於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級。其一日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觸。此能令根（卽五官）境識三和合爲一。三曰受。此能領納。順違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齊。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與觸。今稱動向受者。今稱感覺想者。今稱知覺思者。今稱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謂口呼意呼者也。繼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謂考呼者也。凡諸別名起於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諸共名起於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狀異所。如兩馬同狀。而所據方分各異。異狀同所。如壯老異狀。而所據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狀異所者。謂爲一物。亦不能以異狀同所者。謂爲二物。然佛家說六種言。

論有云。衆法。聚集。言論者。謂於色香味觸等事。和合差別。建立宅舍瓶衣車乘。軍林樹等種種。言論有云。非常言論者。或由加行。謂於金段等。起諸加行。造環釧等異。莊嚴具。金段言捨。環釧言生。或由轉變。謂飲食等於轉變時。飲食言捨。便穢言生。（見瑜伽師地論）然則同狀異所考物。雖異而名可同。聚集萬人。則謂之師矣。異狀同所考物。雖同而名可異。如卵變爲雞。則謂之雞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鑒有未周也。次舉墨經以解因明。其說曰。

故所得而後成也。（經上）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經說上）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術。要待墨子而後明之。何謂因明。謂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爲三支。於喻之中。又有同喻異喻。同喻異喻之上。各有合離之言。詞名曰喻體。卽此喻語。名曰喻依。如云。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同喻如瓶。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異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卽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後成。宗故曰『故』。

所得而後成也』小故大故皆簡因喻過誤之言云何小故謂以此大爲小之
 『因』蓋凡『因』較宗之『後陳』其量必減如以所作成無常而無常之
 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電光無常起滅豈必皆是所作者則無
 一不是無常是故無常量寬所作量狹今此同喻合詞若云凡無常者皆是所
 作則有『倒合』之過故曰『有之不必然』謂有無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
 然於異喻離詞若云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則爲無過故曰『無之必不然』
 謂無無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體喻寬量以端喻狹量故云『體也若有端』
 云何大故謂以此大爲彼大之因如云聲是無常不徧性故不徧之與無常了
 不相關其量亦無寬狹既不相關必不能以不徧之因成無常之宗故曰『有
 之必無然』二者同量若見與見若尺之前端後端故曰『若見之成見也體
 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近人或謂印度三支卽是歐洲三段所云宗者當彼斷
 按所云因者當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體者當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順彼
 此相反則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歐洲無異喻而印度有異喻者則以防其

倒合倒合。則有。或。量。換。位。之。失。是。故。示。以。雜。法。而。此。非。爲。之。清。耳。村。上。專。精。據。此。以。爲。因。明。法。式。長。於。歐。洲。乃。墨。子。於。小。故。一。條。已。能。知。此。是。亦。難。能。可。貴。矣。若。難。三。足。狗。非。犬。之。類。詭。辯。繁。辭。今。姑。勿。論。

次論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本出於議官。彼此異論。非以調和爲能事也。呂氏春秋淮南內篇。由數人集合而成。言各異。指固無所。害及以一人爲之。則漫羨無所歸心。此漢志所以譏爲盪者也。韓非子顯學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儉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日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

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謬行同異之舉。安得無亂乎。韓非說雖如是。然欲一國議論如合符節。此固必不可得者。學術進行。亦藉互相駁難。又不必偏廢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異趨。則學術自此衰矣。東漢以來。此風最盛。章氏文史通義謂近人著作無專門可歸者。率以儒家雜家爲蛇龍之菹。信不誣也。

次論農家。農家諸書。世無傳者。汜勝之書。時見他書。徵引與賈思勰之齊民要術。王楨之農書。義趣不異。若農家止於如此。則不妨歸之方技。與醫經經方同列。然觀志所述云。『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猶有存者。韓非顯學篇云。『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是卽近世均地主義。斯所以自成一家歟。次論小說家。周秦西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篇。七篇。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與近世雜史相類。比於西京雜

記四朝聞見錄等蓋差勝矣賈誼嘗引青史必非謬悠之說可知如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則其言又兼黃老莊子天下篇舉宋鉞尹文之術列爲一家荀卿亦與宋子相難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祇入小說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見莊子天下篇）蓋有意於社會道德者所列黃老諸家宜亦同此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也笑林以後此指漸衰非翦莖之議矣

上來所述諸子凡得十家而漢志稱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觀蓋小說特爲附錄而已就此十家論道一本同源而異流與雜家縱橫家合爲一類墨家陰陽家爲一類農家小道家爲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完）

學篇

○○正名隅論

劉光漢

自伏義作八卦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此即象形文字之始也說文序以畫卦為文字之祖禮含文嘉諸書皆言伏羲有文字孰謂三皇之世無文故及

黃帝造書契以代結繩結繩即指事用蒼頡制誦諸人正名百物明民共財

而百官以治萬物以察及孔子論為政以正名禮記祭法篇為先蓋名者所以別

同異據荀子正名篇則名有大共有小共有大別有小別又曰凡所見者以目異所聞者以耳異所味者以口異所臭者以鼻異所思慮者以心異

五官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又曰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異則異之單足

後止鳥獸者大別小別即今之所謂公名專名也故名所以別同異明是非辨

嫌疑也名麗于物物生有形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故形以定

名名以定事以驗名尹文則名與實相實漢書昔同文之世諭言語諭書名

周禮小行人職注云凡散名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谷山期荀子正名書之字也古曰名

俗舊俗可言也曲期謂委曲而遠方殊俗因是為通則君子之於名豈可苟

焉而已哉夫物不自名名起于言言起于意意起于心人心有感物之能心

物相感則致我之知以及于物所感既多隨物因形各從其類即所錫之名

各殊特古人之名物或名實相應或名實相違或名不足以該其實則以古

人之觀物也未能真實無妄故訛名以生然文字相沿歷載千百雖欲革之

亦無及矣今觀古今小學書析為三類一曰訓詁之學二曰文字偏旁之學

三曰音韻之學謝啓昆小學考凡例首錄救撰之書次訓詁之書則續經義

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

文字聲音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然後小學正焉謝氏之說如此蓋以

訓詁文字音韻三類為小學正宗訓詁者研究字義之學也文字者研究

字形之學也聲韻者研究字音之學也必三者俱備然後可以言小學而

名學家言則另為一家之學周代以降澆失其傳惟字義字形字聲則賴小

學之書而不墜夫論事物之起源既有此形乃有此義既有此義然後象其
形義而立名是義由形生聲又由形義而生也論文字之起源則先有此名
然後援字音以造字既有此字乃有註釋之文是字形後于字音而字義又

起于字形既造之後也。光漢治小學粗有撰述。近復探求中國文字之起源。作正名隅論一編。先考字音。繼考字形。繼考字義。凡若干條。以心得為主。雖或與舊說相戾。然勦說雷同之失。庶幾免矣。

中論引子思之言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貴驗孔穎達尚書疏曰。言者意之聲。

書者言之記。程子遺書亦有言。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自然之理。音聲發于其氣。遂有此名。此字近儒陳蘭浦東塾請書記申其意。謂天下事物之象。人自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則文字爲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也。又曰。聲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氣象之也。自注云此復引釋名訓天訓風之文。以證其說。又言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說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說氣象之也。其說甚精。今試卽其說引伸之。陳氏之說新奇而未盡

蓋人聲之精者為言古人之言非苟焉而已既為此意即象此意製此音故推考字音之起源約有二故一為象人意所製之音一為象物音所製之音而要之皆自然之音也例如喜怒哀懼愛惡古人稱為六情而喜字之音即象嘻笑之聲怒字之音即象盛怒之聲哀字之音即象悲痛之聲孝經言笑不復懼字之音即象詫怪之聲人當適意之時以笑代言其音近愛人當拂意之頃發音自嘆其聲近惡不惟此也凡事物之新奇可喜者與目相值則口所發音多係侈聲在多大二音之間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曰練若應今俗語猶然又以為即吳語之那尔吾謂此江淮之間驚訝大物之餘音也其音在阿耶二字之間多字之音由此而轉大字當讀如太亦在夥字之餘音也凡委蛇委迤委佗等字皆夥頤之轉音也故多字大字之音出于口吻仍傳驚訝之情凡事物之不能償欲者心知其情則口所發音多係歛聲在鮮淺細少數音之間所細一音證阮芸台釋鮮籍小字秒字之音由少音而生熟字菱字賤字信字之音由鮮淺之音而生稱人之賤者為廝由細字之音而生要之皆人當嘆惜時所發之音故鮮淺細少數字之音出于口吻仍傳不滿足之情推之食字之音象噉羹之聲當音吐字之音象吐哺之聲咳字之音驗以喉膈字之音出于口象吐食

斥字驅字之音象揮物使退之聲止字至字之音象招物使來之聲即作此聲

又如人當注意事物時其神凝其齒歛復弇口以吸其氣其音近思思字之音

本之魚象其吸物之音人當誹謗他人時其氣揚其齒弇復以舌抵齟作聲其

音近譏譏字之音本之略舉數端以見其例彼父母二字之音為孩提之童所

發爸爸媽媽為兒音初發音時所成之音各地皆然爸爸之音轉而為父蓋爸爸

二字之音也或謂爸爸媽媽之音皆出于阿音其說亦可信彼我二字之音為普通指示之詞我音出于開口呼

其音之起源已見前冊小學發微惟我彼天地四天地之音由舌音而生一二

之音由鼻音而成以舌抵上作聲則為天以舌抵下作聲則為地天即顛音顛

二即氣氣之轉音即元字之發聲元猶其顯然者也若夫齒字之音象以舌象兩齒相

即日本Y音已見前冊小學發微然非語以人音則此義不易明蓋人意所製之音即唇舌口氣所出之音

也意蓄于中賴唇舌口氣為之達昔樂記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焉又曰感

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蓋意由物起既有此物即有此意既有此意即有此音及

聲音演為言語而言語之音即象唇舌口氣所出之音迨言語易為文字而文
 字之音復本于言語所發之音其理至微其故甚深若夫字音之象物音者則
 舊作小學發微言之已詳茲于鴉之聲所木言者袖之如左如鳥鴉二字之音近
 音象踏艸之聲菓字之音象擊釘之聲板字之音象擊板之聲此皆字音之象物
 象學凡之聲釘字之音象擊釘之聲板字之音象擊板之聲此皆字音之象物
 證甚多餘茲不復贅

上古之民因物立名而命名之不同不以質體區分只以狀態區別已於舊作
 小學發微言之矣由今觀之則古代之名詞非具體之名詞也僅抽象之名詞
 耳何則古代造字既以字形象物形復以字音象物音而物之質體若何非所
 計也例如日字為名詞其界說甚廣有形有光有質有用而古人之製日字也
 僅象其圓形古人之呼日名也僅呼日為實則僅就日字之一體言之耳月字
 為名詞其界說亦廣有形有光有質而古人之製月字也僅象其缺形古人之
 呼月名也僅呼月為缺則僅就月字之一體言之耳又如古人之呼鵝也僅象
 其聲故其製鵝字也亦僅象其音以製字音復援音以定字形而其字從我特

後人復加鳥旁以別其爲羽族耳。古人之呼鴨也，僅象其聲，故其製鴨字也，亦僅象其音，以製字音復援音以定字形，而其字從甲，特後人復加鳥旁以別其爲羽族耳。夫鵝鴨同爲羽族，有形可象，有色可指，有性可別，而古人之製字也，則僅象其鳴聲，非今人所謂抽象名詞乎？不惟此也。古人見菱實之多角也，呼之爲菱，僅就其角言之也。而後人卽加艸於其顛，以作菱字。菱字亦然，菱字從支亦象其多角之菱與古人見柑味之適口也，呼之爲甘，僅就其味言之也。而後人卽加木于其旁，以作柑字。柑字亦然，此就艸之味言之耳，則菱字柑字何得稱爲具體名詞乎？蓋古人之名物也，僅就其一端名之，當上古之時，非必以此爲名詞也。僅靜詞動詞及感嘆詞耳，及相稱既久而昔之所謂靜詞動詞感歎詞者，遂一變而爲真實之名詞。然所命之名，奚足該一字之界說哉？故就中國之名詞觀之，大抵詳于外延，而畧于內容，非惟專名如是也。卽公名亦然。例如人字，象臂脛之形，僅就人之形象言之耳。然人爲靈智之動物，未嘗言也。天字，訓爲顛，卽天高在上之義，僅就天之方位言之耳。然天之形象及功用，若何未嘗言也。惟其詳于外延，故有物

異而名同者而丐詞以生如樹石為碑有麗牲之碑有識日景之碑有誌墓之
 碑而古人以其石形相似也不復究其用之異同概稱之為碑橫木為梁有橋
 梁之梁有棟梁之梁而古人以其用木相類也不復究其用之若何概稱之為
 梁其故何哉則以因物立名詳外延而略內容故此物形狀與他物形狀相類
 者概錫以相同之名且古人之丐詞不僅此也一日古人名物用名詞以代靜
 詞如天本蒼穹也而理稱天理漢書復言食為民天則天字即尊大二字之義
 耳極本屋梁而易言太極書言皇極則極字即中正二字之義耳又如物之大
 者古人不稱為大或稱為王如爾雅王蛇或稱為蜀如爾雅蜀蜀或稱為戎如爾雅戎
戎戎是或稱為牛如爾雅牛或稱為馬如爾雅馬或稱為如爾雅
龍及龍為是或稱為虎如爾雅虎或稱為鴻如爾雅鴻物之小者古人不稱為小或
稱為童如爾雅童或稱為妾如爾雅妾或稱為荊如爾雅荊或稱為楚如爾雅楚
鹿如爾雅鹿或稱為羊如爾雅羊或稱為菟如爾雅菟或稱為鼠如爾雅鼠
燕如爾雅燕或稱為雀如爾雅雀略舉數例餘可類求推原其故則以古人名物僅

稱其一體其名。類于靜詞。故既易靜詞爲名詞。復可易名詞爲靜詞。則名詞非
 眞實不易之名矣。二由古人名物用專名以代公名。如物字從牛。從勿。因牛爲
 大物。而物字遂爲一切衆物之總稱。寶字從貝。貝爲水族之一。因古人貨貝而
 寶龜而寶字遂爲一切珍物之總稱。又如朋爲古鳳字。因鳳鳥羣飛。假爲羣類
 之稱。而朋字遂爲朋友之朋矣。羣字從羊。因羊性善羣。假爲團體之稱。而羣字
 遂爲人羣之羣矣。朋與羣二字均公名。皆由他義假用。禮字從示。從豐。則古代禮字僅該祭禮。一
 端。而古籍所言禮字。則該五禮。而爲言樂字。從樂。從木。則古代樂字僅該木器
 一端。而古籍之言樂字。則該八音六律。以爲言夫公名者。所涵義類最廣之字
 也。若中國之所謂公名。研其字形字義。則涵義甚狹。或由專名引伸。如貨字物
 或爲專名中抽象之名。其義近于靜詞。如朋字是。而今皆用爲公名。則所謂公名
 者。乃抽象之名。而非具體之名矣。公名且然。況于專名。故觀此二例。則古代之
 名詞。一當知其由他詞轉用。二當知其含意甚偏。特後人習焉。不察無由。考古
 人造字之原耳。

上古之字以右旁之聲為綱右旁之聲既同即可通用舊作小學發微言之甚
 詳並有不必拘右旁為聲之本字任取同聲之字亦可用為同義高郵王氏等
 論之詳矣蓋古人以聲載義聲近而形殊則其義不甚相遠古代以音類字分
 部別居各有定制而韻書不存近儒言古音分部者說各不同今姑以姚氏說
 文聲類為主以證同韻之字義必相近之說如之類之之字義訓為出引伸之
 則為由下上騰之義又為挺直之義故同部之字若寺為寺廷為禮法所出之
 地此從出字而峙特峙持從寺得聲均涵挺直之義於其間又下為下基下居
 有物之基故下義與之字相為表裏寓萬物萌生之義箕字從下說文思從心因寓
 思想發生之義滋孳從茲得聲寓滋生之義茲孩該垓從亥得聲寓孩大生長
 之義魏默子義同滋說文以陽氣動哉胎之義同基爾雅均皆其確證若夫已
 未成形莖字有字均有胎同均與若夫民之秀出者為士土之特高者為邱艸
 木之初生者曰才亦象麥穗之形蓋目之上舉者為頤說文云舉目視人皆含
 上聳之義司者臣司事於外之稱也之義引出字去者不順子突出之稱也耳字

有輪廓之形絲字象蠶吐物於外之形龜字象龜外骨之形皆含外出之義能以訓爲外用之義即才留字篆文作

外之形龜字象龜外骨之形皆含外出之義能以訓爲外用之義即才留字篆文作

立之義此之類同部之字義皆相近之證也又如象字亦具緜飾隆起支類脂

類之字義多相近均含由此施彼之義引伸之則爲平陳如施爲旗貌

爲開口適發之聲引伸之則爲施舍之義爾雅云矢雉戶陳也

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于彼又人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雉

野雉也其飛形平直而去又雉有度是之義爲用長細平引度物之名雉有度

皆含平直二字之義詩工傳云豈弟易若豸義同雉從得聲豸雉古同屎義

同矢使字爲古尸字更無論矣水音近矢水訓爲準準爲平引而去之義即平

引之義引伸之爲辟爲律律貴分析則八字析字又通火字彖字解字畫字派字

之義生矣必兩物相衡而後平則比字次字此字取互相二字之義生矣齊之

義近于平規癸之義亦近于平言齊也皆之義近于均計字類字一字絜字之

義亦近于均若夫鳥形之平直者爲飛飛即古鳥之安居近安者爲西字即柄皆由

平。齊。之。義。引。伸。平。地。為。履。禮。者。平。者。入。行。又。是。訓。為。直。而。案。字。直。上。之。義。位。字。與。立。示。

字。提。引。義。出。字。發。字。兀。字。突。字。近。字。均。字。皆。均。由。直。引。之。義。引。伸。亦。然。尾。字。帶。字。亦。取。

之。義。更。由。施。舍。之。義。引。伸。之。則。為。遣。字。昇。字。夬。字。夬。卦。象。施。祿。之。義。自。此。而。言。則。為。自。

自。彼。而。言。則。為。至。均。由。此。施。彼。之。義。也。其。象。為。直。其。義。為。平。此。支。脂。二。部。之。字。

義。皆。相。近。之。證。也。歌。類。魚。類。之。字。義。多。相。近。均。含。侈。陳。于。外。之。義。如。多。訓。為。踵。

增。益。之。義。也。齊。謂。之。衆。為。大。物。盛。多。之。義。人。多。為。侈。故。諸。字。廣。雅。諸。庶。字。庶。衆。

也。侈。射。字。射。通。作。敦。爾。雅。云。射。也。即。衆。多。之。義。加。字。各。字。詞。不。一。之。互。字。交。錯。之。形。也。午。古。字。日。

多。識。也。皆。含。衆。多。之。義。侈。字。又。為。侈。陳。之。義。故。物。之。表。為。皮。均。有。侈。張。之。義。威。

儀。之。見。于。外。者。為。義。義。之。為。也。虎。文。之。見。于。外。者。為。虫。鳥。毛。之。形。于。外。者。為。羽。人。

聲。之。越。揚。於。外。者。為。呼。又。花。之。開。放。者。為。華。故。華。又。訓。榮。訓。敷。蔓。之。外。引。者。為。瓜。

之。秀。木。華。葉。華。者。為。華。穀。城。之。向。外。者。為。郭。皆。即。侈。陳。於。外。之。義。若。夫。分。噴。若。呵。亦。象。氣。外。出。之。

形。加。口。為。可。亦。即。此。義。夸。字。從。夸。之。字。有。誇。有。麗。字。麗。有。邁。有。驪。皆。其。顯。然。者。也。

即。嬌。旄。阿。那。猗。儺。委。蛇。夥。夠。磊。珂。諸。詞。亦。由。侈。陳。之。義。引。伸。且。物。之。多。者。必。大。

故假假溥訐憮字格奕廓諸字爾雅均訓為大又吳大言也從吳之字虛太邱

同而亦訓為大者為遠麥壺從大象無而燕字瞞字亦有大屋為廡甫之字有誦從甫

專之字有博有大夫從一大普徧也莫亦均有大義于芋大也而大言為竿皆此義也

巨大也鉅也夏大諸字亦與大字之義同胡從者之字有都字從古之字有祐夫

與夏字同均歌韻魚韻之字訓為大之義物之大者必擴張故旅字也陳布字

之義生也音之弛字它音之抽字蘇字余聲之徐字叙字子聲之舒字

必多分布故如字予字與字合字均在魚類即此義物之大者必粗惡故且字

之義生為阮芸台曰且姑也粗也又與鹽通皆不工緻之義即節于外者中必虛

故偽字之義生訐字即古為字皆近此義與聲之誣字昔聲之借字乍聲之此歌魚二

類之字必相近之證也從火夫山者衆多之象見詩序火者發揚於上之謂也氣魚字

大而化之之意侯類幽類宵類三部之字義多相近爾雅釋訓篇云凡曲者為

雷故凡字之含有曲義及與雷音相近者均入此三部之中蓋曲字為詰屈之

形與曲義近者如卑古由屮相糾繚也又艸之相屮者為糾皆此義九象其

木九屈曲

究盡之形如杏旭究尻勾軌殷般省屈也又籀字或謂從疇疇象耕屈之形而屬

舟古通作旬詩傳訓為帶象國統屈丑屈曲之義有巧此象出氣屈曲之形于一也

皆從之攷字史東縛左推與者右把也走屈也朱氏駿聲之說斗象曲柄之形蓋

天喬喬小枝上線白繚從聲勺諸字均與曲字義近句字句曲也從一口九聲蓋古代

者為筍金之曲者為鉤肉之屈者為胸介之曲也其顯然者也如刃枝其柄曰

不指之卷者曰手皆此義也又有上屈下屈之分上屈者為喬為就為飄為傲

此堯聲為齒從削聲挑為掠為雀為擢喬所生之聲為高飄從票聲傲從敖聲翹

字亦然為浮象曲形水上之兩相抱合者疊其形為流字從之即象攸形故句滿同聲

凡物之曲折者必有角即曲股二字之聲義角及曲物之稜故其角有隅從出聲

義訓為角即取義于曲區陬邱隙諸字並與隅通元見黃存谷四皆即曲字之義

軀為有稜角之物若蜀為桑中蠶首向上之形即向上觸之告告防牛角觸諸字

亦角字引申之義也亦然凡物之曲者或一橫一縱或一橫兩縱一橫兩縱其

象為門月字從之故字義訓為重覆從月之得聲其音亦與覆字同壳象帳從月

朱駿聲云凡物之郭甲在外屋案此字亦象上有蓋下覆之形握字從厂屬字

者曰壳殼字均從甲之屋又侯字從厂象張弓矢于其中原字從厂屬字

蓋之形由省聲皆象覆兜其首朱氏云冒三字皆其義也置字由聲之宙字亦即此

義又物之曲者必入入之音義均由曲而生形有所包裏故包字象人裹妊形

苞字胞字均與有裏字之義孚字訓為卵孚有外包之形孚與抱同孚又與全字均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保字通從保之字若裏葆皆象外裹之形其音義均與曲同即爪字谷從爪聲

字。從義就有。戚字。從未感也。聚也。湊字。從奏。縐字。從爲。蹇字。從蹇。越字。從越。局字。從局。也。

也。戚字。從義。湊字。從奏。縐字。從爲。蹇字。從蹇。越字。從越。局字。從局。也。

字。亦。又。愁。義。及。肅。義。小。字。凡。物。之。縮。者。必。微。小。之。義。也。故。在。此。部。之。義。亦。由。此。

而。生。若。夫。泉。出。通。川。爲。谷。室。中。幽。隱。之。處。爲。奧。亦。然。均。有。曲。義。曲。直。曰。木。不。撓。

而。折。曰。玉。亦。均。含。曲。義。且。物。之。曲。者。性。必。脆。故。柔。字。弱。字。之。義。生。物。之。曲。者。形。

必。密。故。周。字。之。義。生。此。侯。類。幽。類。宵。類。之。字。義。必。相。近。之。證。也。蒸。部。之。字。義。多。

相。近。咸。爲。進。而。益。上。之。義。蓋。聚。而。升。者。謂。之。升。字。與。昇。陞。同。義。上。升。聲。又。丞。

訓。爲。翊。從。升。又。從。山。翊。有。掖。義。丞。又。與。拯。通。從。丞。得。聲。者。若。承。奉。也。陵。也。香。也。

丞。火。氣。上。蒸。或。通。諸。字。均。爲。上。義。故。乘。有。所。加。也。奔。字。從。升。勝。字。從。升。得。聲。而。騰。

高。字。加。再。也。并。舉。也。偁。揚。曾。詞。之。舒。也。借。爲。屏。字。重。也。高。也。又。謂。興。起。也。從。昇。又。

也。出。也。發。也。越。也。從。再。聲。曾。加。也。增。益。也。借。爲。屏。字。重。也。高。也。又。謂。興。起。也。從。昇。又。

諸。字。其。字。在。蒸。部。者。亦。與。升。字。之。義。同。若。兢。訓。爲。競。與。陵。字。乘。字。義。同。欲。有。所。

亦。與。陵。字。之。義。相。表。裏。弓。有。拓。張。之。義。朋。有。翊。掖。之。義。互。阻。均。有。大。強。義。故。其。

亦。與。陵。字。之。義。相。表。裏。弓。有。拓。張。之。義。朋。有。翊。掖。之。義。互。阻。均。有。大。強。義。故。其。

同部則所謂進而益上者乃發達之義亦即進步之義此蒸類同部之字義必相近之證也耕部之字義多相近均含上平下直之義如丁字則其形也

丁字均象山下直之義引伸之則為抽萌之形故生字之義起木生進也象艸性

旌擗諸字均從牛聲青字精信端情清清結諸字均從生丹葉菁請星字云緯書

星為亦從生得聲王象萬物出地挺生之形呈皆從之鄂字廷字廷字廷字

從之二字從王得聲之字有挺直及暴發之義其義相似至字亦從王省聲莖

從莖聲寓上擢之形際字均有直義若爭訓為引文幸亦訓引說文選注故粹字

并與併通併象對峙之形均從并諸字均與直挺之義相表裏又平字亦列耕部

正字從一從止一即象上平之形均從正寧字為平字引伸之義與平近

項平二字義相反而實相成項項不正也從工工之言偏也即傾即壬聲之廷

字之廷月天下非聲之形字刑正也亦由平義引伸且物之下直上平者其下形

為植立上形為虛懸植立為伶俦之形俦從粵聲義與梵同巧亦斜直上平之

形故爾雅曰虛懸為空形故磬字為懸虛之象訓空從缶為磬器中空也說文

之義也。凡物之聲皆從目。目之聲出者，國語中自經聞說，文聲香之，其聞

者，聲又曰，欲聲也。從欠，男聲。讀若聲，若其聲，則其聲亦空。

賢之義，其說甚確。又案，凡字象，構韓形，則其聲亦空。故辨訓，為近聲，亦有空。

開之義，引伸，即古用字，亦象。孤，于外，心虛也。盈字，從之，得聲，鳴字，名字，則由聲。

相是皆丁字引伸之義。又如，崎，古字，真鼎，通用，真者，餘也。亦有直義。此耕部同。

類之字義必相近之證也。陽類同部之字義多相近。均有高明美大之義。易字。

北出，凡從，與鄉同。又訓，為仰。故有，高義。尚字，從印字。漢書注云：上向也。爾雅：長。

字，凡從，與鄉同。又訓，為仰。故有，高義。尚字，從印字。漢書注云：上向也。爾雅：長。

有，大義。永字，引伸，之。生，江，二，字。又，有，象。高，形。往，字。從，之。岡，字。釋，名。曰：充也。

若，剛，字。則，有，均，含有，高，字，之，義，者，也。高，形，望，字。從，之。義，與，仰，相，同。桑，亦，高，木，象，光。

字，說，文，云：明，也。兄，亦，訓，明。若，杭，號，沈，三，字。均，有，放，義。古，字。黃，或，通，光。固，字。也。明，字。從。

之，萌，字。從，明，聲。丙，字。爾，雅，云：炳，炳，明，也。釋，名：炳，也。炳，有，明，義。均，含有，明，字。慶，字。之。

義者也。羊字。周禮：注：有，高，也。又，與，同。從，大，義。良，字。有，善，明，義。固，有，高，義。均，含有。

美字之義者也。義亦近美。諸字央字。從大與旁同。義故左傳曰泱象字。說文南方

字從壯字。說文大也。狀莊裝將均含。莽字。占字作。莽大也。干字。訓大從皇之字均

有大有明義芒字。從亡聲。詩傳大貌也。忘亦從亡聲。廣雅方字。訓大從皇之字均

兼有明義芒字。從亡聲。詩傳大貌也。忘亦從亡聲。廣雅方字。訓大從皇之字均

唐大言也。均含有大字之義者也。詞皆由博。大之義。引伸又強字。從省聲。亦

訓為大。又兩訓為再。並訓為併。若夫。字訓。為周。偏。又。為。終。極。之

字也。說文大明。章字。禮記江章。明也。蓋章與彰同。又章。義。同。方。齊。大。字。兼。高。字。大。字。

之義者則有亢字。亢。說文。大。義。沈。有。高。義。抗。亦。有。長。義。抗。亢。孟。字。注。大。

也。說文云。猛。健。大。也。又。京。字。說。文。云。高。邱。也。從。高。省。又。爾。雅。云。天。也。又。景。兼。美。

字。大字。明。字。之。義。者。則。又。有。昌。字。盛。也。閒。從。昌。聲。淮。南。子。注。開。大。也。昌。是。高。明。

美。大。四。字。之。義。足。以。該。陽。部。之。字。而。有。餘。此。陽。部。同。類。之。字。義。皆。相。近。之。證。也。

東。類。侵。類。二。部。之。字。義。亦。相。近。均。有。衆。大。高。闊。之。義。先。聲。突。聲。元。聲。羊。聲。音。

談。聲。占。聲。集。聲。十。聲。合。聲。之。字。似。官。入。侵。類。同。字。通。作。爾。若。侗。字。則。兼。合。大。字。之。義。故。

也。乘有。充字。統從文高也。亦乘有大義。竦字。凡從立上也。又作得。高貌。皆含有高字。

之義者也。由高義引伸之。則為尊顯之義。如公君也。又廣也。翁從公聲。亦尊稱。

高也。又峻大之義。與崇字。又融從虫聲。亦有高義。工字。巧飾也。象勾股形。與

亦象。開長之形。唯自鴻從工聲。皆訓人。蓋窮字。從躬聲。近也。亦開義。皆含。

有潤字之義者也。由潤義引伸之。則為推闡之義。字如送。由是觀之。則東部之字。

略與陽類字義相同。故同部之字音出于口。其聲洪大而遠。聞蒸字含洪大之。

義者。其字亦必洪大也。此東類同部之字義必相近之證也。和字訓日。真類元。

類之字義亦相近。均有抽引之義。如申聲辛聲。凡聲昔聲寅聲胤聲聲聲。民聲。

也。玄聲千聲文聲。薰聲雲聲允聲巾聲屯聲。辰聲孫聲命聲先聲。川。

聲。全聲算聲元聲原聲善聲并聲爰聲員聲毋聲崩聲且聲彖聲曼聲番聲。絲。

聲。算聲山聲虫聲展聲延聲穿聲泉聲前聲連聲之字均含有抽引上穿之義。

者也。門音亦含抽引之義。阮云台言之詳矣。談類之字義亦相近。均含有隱暗。

狹小之義。如架聲音聲今聲人聲耳聲羅聲澀聲兼聲。字如噉字。僉聲。儉字。儉。

類字是也。成聲占聲夾聲弁蓋也聲奄聲如晚字掩炎聲如戔字淡尸聲自

也。聲監聲欠聲弓聲川字任之甘聲如祖字甜字厥聲敢聲芟聲斬聲龜聲集

聲也聶聲小國聲柔聲亥聲鼠聲益聲劫聲之聲如缺字是也。甲聲狎字

也。鼻聲之字其音義大抵相同。則同部之字義必相近。豈不彰明較著哉。蓋古

人制字義本于聲。即聲是義。字音訓詁本出一原。由一聲而散為衆音。聲從其

類。既為此義。即為此聲。凡字皆主聲音。不主形跡。故有字形不同而字義相同。

者。其聲均不甚相遠。夫字聲字義所以相同者。則以古人之名物。凡物象之相

近者。則寄以同一之音。復訓以同一之義。後世方音錯雜。流而不反。致失本源。

故各本方言造文字。而字形以殊。後世韻。隨流逐波。而古音以失。後人不明

古音。遂寔失古義。徒據字形立部目。而同音之字義必相近之說。遂無有解之

者矣。惟王氏經義述聞有云。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

形跡。宜乎其說之多謬也。又經籍纂詁序云。取古人之傳注。可以得其聲音之

理。而知其所當然。戴東原亦有言。訓詁聲音。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以

辨所見案戴氏之說較王說尤精明于同部之字音義相近之說宜於每部之中擇一字以爲衆聲之綱以音近之字爲緯立爲一表參互而觀以證其字義之相同則明于此字之聲義凡彼聲之字同于此聲者其義亦可遞推卽中國之音母亦可援此而酌定矣且同部之字所以音義相近者則以古人之區物象也僅有三類黃氏春谷曰凡字同聲者卽同綱義綱之統同者云何曲直通之聲義象是也綱之分別者云何逐事逐物由曲而直而通之聲義象是也而義象一皆係屬於聲其說甚確蓋之部支部脂部蒸部耕部眞類元類之字均含直象者也侯類幽類宵類之字均含曲義者也歌類魚類之字義近于侈陽部東部之字義近于大侈義同張大義同放均有通象談類之字則與通象相反故知王氏之說確不可移故先卽此義證明之若引而伸之則俟之異日可也

(未完)

同本學幸

學篇

○○中國哲學起源考

(續十六期)

劉光漢

古代哲學既成。持一元論。厥後則由一元論之說。易為二元論。左傳韓簡子之言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夫所謂象者。即前文所謂隱微深潛之象也。隱微深潛之象。即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象也。即象萬物歛藏未發之形。亦象物未區分之形。夫萬物何以區分。由于由一而二。由一

是之謂滋。說文茲字下云黑也。從二立。茲字下云草木多益也。從絲省聲。

益也。此三字均即一字。案茲字所以為滋益之本字。其從水之茲。益此為艸木

音亦由讀如猶。隋唐人不解此義。妄分茲與茲。為二音。後儒遂收二字。為兩義矣。故特辨之。甚茲從二立。立字從幺。說文云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案幺字之

義。乃假乎人以喻道。其言象子初生者。即象道初生之形。引伸之。則為象萬物初生之形。萬物之初生也。由于媾造。故幺字之義。與包字諸字之義。相為表裏。

包者人之胞胎。孚者鳥之孚卵。均象物藏于中。句曲。斂密之形。亦即隱微深潛之象。包孚以人物未生之形。寓道未生之形。猶玄字以人初生之形。寓道初生之形也。然物之初生必由無而有。由隱而現。故玄字從玄。從一。一象文作八。與元字從一相同。其象為覆。几人字在上者所以象高。所以象上高。故知人。有覆義。即物之甫有而未現之形也。一上加一即端倪稍露之形。即象生氣上觸之形。劉歆爾雅注云：角觸也。物出地而出。戴芒角也。白虎通云：角躍也。陽氣動躍則玄字之從一。殆象角形。此玄字之精蘊也。特萬物之區。由于由一而二。玄者一元之形也。茲者二元並見之形也。玄象一物初生之形。茲即象二物並生之形。生與生並。故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老子亦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之又玄者。即茲字從二玄之象。猶言生之又生也。易言生生之謂易。猶言二物並生。易道乃見也。惟物之生也。由微而著。故說文于玄部。茲部之後。即次以虫部。其釋虫字曰：小謹也。從玄省。案謹僅二字。古通。即蔚見之象。與虫義同。小謹之義。人即謹。小其義。又與微隱同。說文又曰：虫者如虫。馬之鼻。其以鼻喻虫者。

蒸以萬物之生無不由于抽引而抽引之象必喻以氣而後見蓋氣有通止有

用伸也故氣之通止呼吸必喻以鼻且鼻非僅指鼻也鼻而而言如今日一切

銅鐵竹木之物作厶形俗語均謂之鼻是鼻字自象厶形也厶象萬物即生之

初故鼻字有訓為始又宅字從重說文訓為礙猶之玄字上有覆形也且坤

之括囊即象厶形而象詞釋之曰蓋言謹也此亦可以證重訓為謹之義

之抽引必驗以鼻而後明物既抽引亦其象為生物之生也由于崩故

玄字古作玄其字作兩口形乃渾然未生之形即宋儒所謂未分之太極也

字從乙象口字之缺形缺之象為開開則分判即宋儒所謂微剖之兩儀也凡

物之由合而開者古人或喻以口或喻以門喻以口者如玄字厶字之字形是

也喻以門者如易經乾坤為易之門道義之門及老子所謂衆妙之門是也阮

芸台釋門曰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是門字不獨有開

義亦且有生字之義矣方言云器破而木離謂之門字與門特古人之言生字

也其界說有二一曰萬物非開則不生一曰萬物非交則不生如大地陰陽人

己諸名詞皆對待之名詞也然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是言天地不交則萬物

不生也卦否又云一陰一陽之為道又云陰陽合德而中國五字即象陰陽錯綜

之形是言陰陽不交則易道不成也。仁從二人而仁。二字古通。曾子亦曰：人非人不濟。是言人已不交，則人道廢絕也。茲字象二立相竝之形，卽象二物對待之形。二物對待中有所隔，則其象爲不交；不交則不生。試觀幽幾二字從兩立，猶茲字之從兩立，何以彼二字之義均訓爲隱微？茲字則訓爲益，則以幽字兩立之間，界以立形，幾字兩立之間，界以人形，故兩立雖相竝而不能交互，仍與未生之象相同。若茲字于兩立之間，中無所界，不惟象兩立對待之形，且象兩立交互之形。物交互則生，故茲字含有益義也。交互之義，其象爲通。易經元亨並言，由元而亨，亨義訓通，卽彰衆物由立而通之說也。且滋者，物之由一而二之謂也。試更證之以說文：夫物有兩則有彼此，故定字從此有彼此，則有井承。故界鼻從井而秦，卦秦字古亦從井。惟有所井承，則有所交互，故能萬物相通。秦卦之言包言孚者，所以證萬物未通以前，其象混成也。與秦相反者爲否。否字以口字置不下，卽象未開未生之形，故其象與通相反。凡物必由合而開，由開而生，茲訓爲黑，黑卽幽暗隱微之象，就未開以前之象而追溯之也。故

訓字亦滋茲訓爲益卽滋生增多之義就既開以後之象而確指之也實則二義
互相成卽二元論生于一元論之確證後漢書方術傳注云元氣者爲開闢陰
陽也元卽一元陰陽卽二元易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太極爲一元論之代
詞以陰陽兩儀爲二元論之代詞此古代之哲學所以深微也且物之中隱而
生亦有二象一曰大生一曰廣生大生者挺出之形也如艸木之出廣生者啟
闢之形也如卵而出是其在易曰天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也夫坤其
靜也翕其動曰闢是以廣生也夫大生者挺出之義也故其象爲直廣生者啟
闢之義也故其象爲闢其生雖殊其由隱而生則同靜之象爲隱卽中庸所謂
未發之中易經所謂寂然不動亦卽西儒所謂儲能也動之象爲生卽中庸所
謂發皆中節易經所謂感而遂通亦卽西儒所謂效實也惟儲能然後效實故
物必由隱而生然效實儲能之義均該於茲義之中則謂茲字一字之義可以
該古代之哲學可也與茲字相輔者惟元字元爲一義然元字之音卽氤氲兩
字之音亦卽一二兩字之音見前故一二之字由元而生茲訓爲黑與元畧近

而。又。訓。為。益。則。亦。由。一。而。二。之。象。故。知。元。益。二。字。同。義。也。其。曰。滋。而。後。有。數。者。由。二。以。上。推。而。至。于。十。百。千。萬。其。數。雖。多。然。皆。茲。益。之。所。積。說。文。謂。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太。始。即。立。道。立。于。一。即。茲。均。物。生。而。後。有。象。之。義。也。造。分。天。地。即。象。而。後。有。滋。之。說。也。化。成。萬。物。即。滋。而。後。有。數。之。說。也。數。即。萬。物。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二。即。茲。義。二。物。交。互。則。孳。生。于。二。物。之。外。別。為。一。物。合。二。物。而。並。計。之。其。數。為。三。由。此。互。增。其。數。無。量。故。曰。三。生。萬。物。萬。物。者。亦。即。韓。簡。所。言。之。數。也。又。即。易。繫。辭。觀。之。其。言。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象。即。韓。簡。所。言。物。生。有。象。之。象。立。之。義。也。一。元。之。說。也。有。象。而。後。有。彖。彖。訓。為。材。義。與。分。同。有。區。別。之。義。此。即。由。一。元。區。為。二。元。之。說。茲。之。象。也。故。音。亦。與。茲。近。說。文。云。方。言。曰。茲。分。也。茲。尙。訓。為。分。則。彖。字。本。訓。為。分。可。知。矣。彖。攬。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訓。彖。為。材。即。財。成。天。地。之。財。亦。即。三。才。之。才。今。人。但。知。寫。化。而。為。之。茲。方。謂。取。刀。裁。物。不。知。占。人。音。茲。同。有。彖。而。後。有。爻。易。言。六。爻。相。雜。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是。爻。之。義。取。於。雜。即。交。互。旁。雜。之。義。即。象。衆。物。

叢生之形數之義也。故韓簡之說。雖與易理相符。又老子衆妙之門。卽繫辭所謂妙萬物而爲言。言出于口。古人以口象通與門義同。故言義卽與口義相同。易經立象以見意。其曰衆者。卽由茲所生之數。由一元分爲二元。充之至于十百千萬。故曰衆物衆物。與萬物同言。與門通言。萬物由茲而出也。惟萬物由茲而出。故易以乾坤爲易門。又言易列乾坤之中。試觀中字之形。以一口剖爲二。口卽二立也。內列一形。卽象萬物由二茲抽引之象。若去此直立之一形。則抽引之象不見。而萬物不生。易言乾坤成列。易列其中。卽以乾坤二字表二元。以易表衆物之形。故曰生生中字之形象之。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幾息。此言萬物不生。則二元不能施其用也。息卽止義。兼含閉塞之義。卽易經否卦之象也。權字亦從兩口中。守界以蓋化而爲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古代之言哲理。未有不本裁與通之二義者也。特其義于茲字。附著之耳。且易經之言哲理。主於相通實則主於相生。古人之言生也。非主遞次而生之說也。略主往復而生之說。如易經序卦首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終言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

即言衆物之生生無盡而其生生也則周而復始故終于未濟復始於乾在秋

世反之正易之由說文亦然故分別部居始一終亥蓋以生機既盡之後即生

機復萌之時陰極小陽剝極反復如說文亥字下云亥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

從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一象褻子亥之形也春秋傳曰亥

有二首六身又云豕古文亥亥為豕與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始案亥字之義

略與亥茲義同陰陽相接即二物相交互之形下從二人猶茲字之從二幺也

至於象褻子之形則又與老子二生三之義相輔亦與包孕之義相同亥而生

子猶茲字從幽陰之象一變而為滋益之象也故說文子字下云十一月陽氣

動萬物滋人以爲孺象形凡子之屬皆從子是子即從茲得義並從茲得聲淮

南子云子者茲也史記云子者茲茲益大也皆其確證蓋亥義同茲子義同滋

滋茲二字即生機既盡而復萌之義也不惟此也凡數以九為極以九以上復

歸於一與十支之出亥而子者相近說文九字下云易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

之形蓋生機既盡而復萌其象焉山九為數之終一為數之一非九曲則不能

轉一故茲字。立字。其字形皆詰屈。所以表萬物由曲而生之象也。前文所言深遠隱微諸字。均含有曲義者也。略與幽奧之義相同。古人以物由往復而生。故以曲字形容道體。易言曲成萬物。而不遺中庸言致曲言萬物非曲不成。即明萬物非曲不生。故包孚之象。即曲之象也。包孚之聲亦曲之聲也。而包孚之象則與車字諸義相符。茲車均從立字。故知古人之言萬事萬物也。均主曲生之說。曲生者。即事物之由微而顯。由伏而著之象也。其象悉爲茲字所該。此吾所以引伸茲義以證古代哲學之深微而立學之非僅托空言亦于此可見矣。又案茲字之義。非證以字學則不明。蓋物之由微而顯。由伏而著。均曲直通止之象也。古人從立制車。從車制憲。以明天地萬物之道。無一不主于通止。車有通義。而憲則有止義。蓋物之通者。均直通而遇止。則曲。故說文以氣之通止。即小喻大。以明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往復周流。伸屈無恆。其可證者一也。若憲字從此。此訓爲止。又從止。從匕。匕者相比。次也。蓋物有二。則相比。次資。貴等字。從次。此得聲。咸有滋益之義。蓋有比。次而後。形爲彼此。惟比。次。彼。

此然後有次第。夫使有立而無茲，則止於一元而止。何從而有所次第乎？又兄訓爲滋，蓋長者爲兄。由此次第而增益，故次者爲弟。兄弟之義亦由滋義而生。故知一切對待名詞而中含遞次之義者，皆由滋義引伸也。又差池參差是也。柴字亦然。此可證者二也。黑爲五色中最深之色，故凡表一切深暗之義者，或均用黑字。如淄緇黼黻諸字，義皆訓黑。其音皆與茲近。故茲字亦訓黑。卽以表一切隱伏幽暗之形。此可證者三也。若夫茲從絲聲者，則絲字從二系。系亦從立。試觀從立之字，若幼字訓小，廣字訓細，幽字訓微。旣從立得聲，卽從立得義。系旣從立，亦必與立同義。故說文訓系爲細絲。廣雅復訓系爲微。兩系爲絲，象蠶絲滋益之形。且絲爲抽引之象。又爲牽引之象。陸機文賦云：絲軋軋而若抽，抽引者卽由微而顯，由伏而著之象也。有抽引之形，斯有萌生之象。故茲字從絲聲，亦與滋生之義相表裏。此可證者四也。說文又部，爵字下云：立子相亂，又治之也。讀若亂。案治絲而棼，謂之亂。辭字從又。又字從爪，與孚字所從之形同。孚有包義。說文所謂立子者，立卽立義。子卽茲。

義言二元本包於一元之中欲別二元于一元猶之治亂絲者使之一一就緒也易言至賾而不可惡惡與亂同猶言雖至微之象而其中已具條理也宋儒之言太極近儒戴東原之言性理均明此義蓋二元之條理已隱具于一元之中此可證者五也茲義所以與滋同者以其同取義于黑也滋字從留留字從𠂔𠂔字之音與轉𠂔拳旋相近取象亦同乃畫成一一曲形古代溝漣畎畝之形皆象之故畎字古作𠂔川字字形亦同蓋川者水之由曲而通者也故說文訓川爲貫穿通流漙字從𠂔卽表由曲而通之義夫漙字既含曲通二義則茲字與漙同音同義其取象亦必同此可證者六也又緇亦訓黑周禮考工記注云染六入爲立而鐘氏職云七入爲緇夫立色加一則爲緇故立字增一則爲茲茲字或從緇得聲此亦二立爲茲之旁證此可證者七也若夫萌爲植立之象亦象抽引萌出之形說文畜子引淮南子曰立田爲畜其重文復有替字云從田從茲茲益也夫畜字既從立田則重文之茲田必爲從二立之茲而亦訓爲益足證說文訓益之茲與從二立之茲實爲一字一義此可證

者八也。要而論之。茲字本有二義。因茲爲黑義。故潘縉、鷺、鷺等字皆由黑義引伸者也。因孳爲益義。故孳、滋、資、賁等字均由益義引伸者也。凡與茲聲相近之字均含有茲義之一部。則以古代文字通用存乎聲音。音近之字其用皆同。不足異也。特今之所欲證明者。則以茲字所訓兩義義相反。而實相通。一就事物儲能之態言。一就事物效實之態言也。故觀于茲字同部之字。其義象大抵相同。如之者出也。象艸枝。益大有所之止。基也。象草木出地。有址才爲草木初生。從一。直爲正。貝之義從一。從十。從目。均由茲字效實之意引伸者也。已字台字息字亦然已象萬物誦藏之形。母象女。襄子形。廣雅訓匿爲藏。史記注訓伏爲隱。均由茲字儲能之義引伸者也。意字亦然若字字從子。義訓爲生。而孳字從子。又從孳。均爲蕃滋之義。其義亦與茲字相表裏。非明于茲字之音義。則之部古韻之字義象均近。何從而證明哉。朱駿聲謂從草之茲與從二支之茲聲義俱別。不亦惑乎。

(未完)

○○正名隅論

(續二十二期)

劉光漢

古代名物一物僅有一字之名其一物而有二字三字之名者則音讀疾徐長短不同之故耳後世象音而造字實則有聲無義之字也爾雅所記歲陽歲名諸稱大抵皆然邵補二疏強據字義解釋之可謂望文生訓矣顧氏亭林音論

云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案周禮士師一曰誓用之

田役蓋徐官之則為之乎疾言之則為諸故小爾雅曰諸之乎也鄭樵謂慢聲為二急聲為一慢聲為者焉急

聲為旃慢聲為者歟急聲為諸慢聲為而已急聲為耳慢聲為之矣急聲為只是也愚嘗考之蓋不止此又引蒺藜為茨胡蘆為壺鞠窮為芎丁寧為鉦僻倪

為陴奈何為那和同為降句瀆為穀邾婁為鄒此非是明旌為銘終葵為椎大祭

為禘此條亦非是不律為筆蘘蕪為湏子居為朱以證反語不始于漢末郝氏懿行

又引禮說之言謂不來為狸并夾為籥勃鞞為披不可為叵又謂韎字即茅蒐之合聲緝字即頭曼之合聲籬字即鴻管之合聲蟻字即齧桑之合聲以證顧

氏之說。文集書堂。吾觀古人雖不言反切然緩讀則成二音急讀則成一字均以

一字一名者為正音而二字一名者則為別語故往往有聲而無義試推一字

駢為二音之起源則以古人名物有合聲又有發聲合聲者所以比方字音也

恐世人不識此字之定音乃以彼二字之音證明此一字之音即後世反切之

祖也韋昭謂茅蒐為韎字之合音夫韎字從韋自為正字茅蒐則非正字也推

之不聿為筆於菟為虎亦筆字虎字為正字而於菟不聿非正字也發聲者乃

方言中自然之音音出于口別加一音於名詞之上而所名之字亦變正音與

二字一名者相等如春秋吳子乘卒左氏傳作壽夢服虔注云壽夢發聲吳蠻

夷言多發聲數字共成一言蓋壽字為發聲之詞因首字為發聲詞遂變乘音

為夢又禮記少儀篇夫撓鄭注云夫撓劍衣也夫或為煩皆發聲案說文訓韜

為劍衣則夫撓即韜夫字為發聲之詞因首字為發聲詞遂變韜音為撓又孟

孟施舍注以施為發語聲蓋施舍二字亦當為一字惟無考蓋發義訓疾詩箋云發發疾貌也皆其明證凡音之

有發聲皆因語音急疾而成則亦有音無義之字也若後世反切之法均以音

爲主上字必與本字爲雙聲下字必與本字爲疊韻前人言之已詳茲不復贅
惟茲之所欲證明者則以古人一義僅有一音亦僅有一字凡有二字相聯者
均非本音本字如詩漸漸之石維其卒矣箋云卒者崔蒐也謂山巔之末也卒
卽爾雅之萃崔蒐卽爾雅之屨屨又卽甘泉賦之摧確又卽秦右軍戈之加陞
蓋長言之則曰屨屨崔蒐摧確加陞而短言之則曰萃以萃字爲本字也爾雅
釋魚左倪不類郭注云不爲發聲而周禮龜人則曰西龜曰雷屬蓋有發聲則
音爲不類無發聲則音爲雷以雷字爲本字也爾經釋艸蔞靡蕞冬注云一名
滿冬而本艸則有天門冬麥門東蓋長言之則爲天門短言之則爲蕞以蕞字
爲正字也詩經吁嗟乎鄒虞爾雅作倨牙而尙書大傳作虞蓋長言之則爲鄒
吾倨牙短言之則爲虞以虞字爲正字也方言鷄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鷄鷄按
鷄鷄爲長言鷄爲短言以鷄字爲正字也爾雅釋艸遼蕞注云或呼商陸或呼
當陸蓋就蕞字長言之轉爲商陸當陸以蕞字爲正字也爾雅釋鳥鷲黃楚雀
而陸璣詩艸木虫魚疏云黃鳥黃鷲留也或謂之黃栗留蓋長言之則爲栗留

鷓。留。短。言。之。則。爲。鷓。以。鷓。字。爲。正。字。也。說。文。瀟。水。名。在。京。北。杜。陵。括。地。志。云。瀟。水。又。名。石。壁。谷。水。又。作。坎。谷。水。按。石。壁。谷。三。字。沉。谷。二。字。均。矯。字。延。長。之。音。以。瀟。字。爲。正。字。也。不。惟。名。詞。惟。然。也。卽。虛。詞。亦。然。如。詩。不。承。權。輿。爾。雅。注。引。作。胡。不。承。權。輿。蓋。短。言。之。爲。不。承。長。言。之。卽。爲。胡。不。承。不。字。亦。發。聲。也。蓋。方。言。有。輕。重。緩。急。長。短。之。不。同。故。往。往。於。一。字。之。音。讀。若。二。字。相。承。之。音。然。二。字。相。聯。均。有。音。無。義。在。雅。言。之。外。公。羊。傳。言。春。秋。譏。二。名。二。名。非。禮。夫。人。名。既。以。一。字。爲。限。則。事。物。之。名。古。代。亦。必。以。一。字。爲。限。其。有。合。二。字。成。一。名。者。乃。音。讀。之。異。耳。特。古。人。本。方。音。造。文。字。故。往。往。象。音。讀。之。聲。而。造。字。遂。以。所。造。之。字。著。之。竹。帛。然。皆。正。音。以。外。之。音。正。字。以。外。之。字。也。後。人。不。明。其。由。于。音。讀。強。據。字。形。字。義。以。解。之。亦。可。謂。之。穿。鑿。者。矣。且。古。代。形。容。之。詞。雖。多。重。語。然。單。舉。其。文。亦。與。重。語。無。異。如。爾。雅。釋。訓。明。明。察。也。單。舉。明。字。亦。爲。察。義。肅。肅。敬。也。單。舉。肅。字。亦。爲。敬。義。便。便。辯。也。單。舉。便。字。亦。爲。辯。義。癡。癡。和。也。單。舉。癡。字。亦。爲。和。義。溫。溫。柔。也。單。舉。溫。字。亦。爲。和。義。矯。矯。魯。也。單。舉。矯。字。亦。爲。魯。義。桓。桓。威。也。單。舉。桓。字。亦。爲。

威義悠悠思也。單舉悠字亦為思。義惴惴懼也。單舉惴字亦為懼。義僂僂舉也。單舉僂字亦為舉。義遲遲徐也。單舉遲字亦為徐。義丕丕大也。單舉丕字亦為大。義存存存在也。單舉存字亦為在。義懋懋勉也。單舉懋字亦為勉。義炎炎熏也。單舉炎字亦為熏。義瑣瑣小也。單舉瑣字亦為小。義畧舉數例則知古代形容辭單辭為用與重語相同。所謂重語者亦僅發音時延長之語耳。短言之則為一字。長言之則為重語。凡重語之義與單語之義無殊。此可以知一字一名之為正例矣。若兩字合成一名者是猶以兩字之音切一字之音也。以兩字之音切一字之音者如中字為丁仲反否字為方有反皆反切也。謂丁仲二字之音即中字一字之音。方有二字之音即否字一字之音。此固確不可易。然謂丁仲之義與中字同。方有之義與否字同。雖愚者皆知其非。彼一字而有二字之名者即古人之反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豈可謂此二字之名即彼一字之名。如胡盧卽壺字之義。窮卽苛字之義。是而謂二義不甚相遠哉。惟曉然于古代一物皆一名並證明反切不始于漢末。試舉其證如孔安國尙書云時直留反見毛詩釋文毛公詩音云施以鼓反珍徒典反說之六反均見毛詩釋文

而馬融注易鄭衆注周官則此義可以瞭如矣鄭樵謂中國有二合之音此之謂也

又案宋景文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
鯽溜凡人不知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架燮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
勝舉吾謂蒺藜胡盧鞠窮丁寧諸詞與鯽溜架燮鯽令窟籠相同謂之有音
無義則可若並舉其義而釋之則惑之甚矣

滿洲文字出于蒙古蒙古之文出于畏吾而字形間與梵文相近見趙子函石墨鐫函故

各文字頭均以阿字為首蒙古以司為首汪師韓韓門綴學曰當人之始生開口曰阿

轉聲曰額再轉曰伊曰鄂曰烏五者不學而能斯真天地元音矣所舉元聲五

字略與日本字母相近皇朝通志曰阿字古讀若嬰而開口呼之即為本音其

音在喉而清乃天地之中聲李光地亦曰韵部當以麻支齊微歌魚虞為首字

母當以影喻為首此亦仲明阿字為元音之說也案邵子聲類以歌韵首列而

辭曲家每字收聲皆歸影母則阿為元音之說古人亦有知之者在滿洲文字

未入之。前且未。必盡襲。梵文之舊。試即中國之古韻考之。各韻之音。未有不由歌韻出者。如而聲之腰。或作鬱。摩字讀若溷水之溷。此之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菱字。或作菱。杜林說輓。或作輓。被。或作犍。緹。或作祇。柴。古作稭。錫。或作鬆。弛。或作彌。又詩經斯于地。楊儀。罹。協音。周語引詩支。壞。協音。楚詞離。知。協音。秦刻石。易書協音。儀禮士昏禮。今文阿爲。戔。此支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厥。讀若移。媿。讀若唾。媿。讀若陸。沙。從尸聲。嵩。从山聲。按從妥聲。地。或作墜。黷。或作麋。推之。易經內外義。協音。擅弓。頽。萎。協音。楚詞雷蛇。協音。此脂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垂字。古文作。駕字。籀文作。魚字。從養省聲。奢字。古或作。推之。大戴禮引詩。駕路。協音。楚詞加虧。協音。漢韋孟詩。過霸。協音。此魚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邁。讀若住。而歌類之字音。轉入侯部。四或作。而歌部之字音。轉入侯部。勺。有沙音。而歌部之字音。又轉入宵類。此侯幽宵三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贏。贏二字。均從羸聲。此耕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穡字。讀若靡音。儼字。從難得聲。此真部字音。由歌部字

音轉成之證也。萑字從萑聲，裸字從果聲，鏃字從獻聲，脂字古禮經作舐，援字古讀若搗，驛釋二字均從單聲，瑞，楷，瑞三字均從崑聲，讀若捶，嬰從般聲，推從犬聲，推之詩竹竿，左瑳，儼叶音東，門之粉，差原，麻，娑叶音桑，扈，翰，憲，難，那叶音隰，桑，阿，難，何，協音生，民，嫫，何叶音儀，禮，鄉，射記今文皮作繁，士喪禮古文麗作連，既夕記今文披作藩，周禮司尊彝獻讀若莎，左傳繁氏之繁音步，何切，漢書鄴縣之鄴音才，何切，陳宋之俗言桓聲如何，疼，疼之義與痺，痺同，此元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杏字從可省聲，向字亦從可省聲，此陽部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郟從冉聲，雕亦從冉省聲，此談類字音由歌部字音轉成之證也，推之蒸部，東部，侵類之字，其字音亦多由歌部字音轉成，則歌部當爲中國韻部之首，夫何疑哉，歌字既爲中國韻部之首，則阿字爲中國之元音，又何疑哉，近世李光地，王蘭生諸人均以阿字爲元音之說，附會滿文而不知其實出于梵文，卽中國古代之音亦大抵若此，故卽邵子之說申明之以見古人審音之當焉。

又案近人之說。頗有于此說相證明者。茲並錄之如左。李光地榕村韻書論翻切法曰。支微齊魚虞歌麻七韻。乃首攝之字。生天下之萬音者。故可以切他部。而他部不能切七部。蓋七部之字。乃天然揚音。非兩聲合成者也。中間惟麻韻雅蛙等。元是支魚反切。麻部所生。而歌與虞聲韻開閉同類故也。此外凡七部中字。皆應借本字之上去入爲上一字。而下一字歸本字。影母切之。影母之字。仍借曉喻可也。皇朝通志云。支微魚虞數韻。並各韻影喻二母。皆闡音之字。不能合聲。欲得正音。必婉轉以求其相近。四庫全書提要曰。凡定字母。當取支微魚虞歌麻數韻。以此數韻能生諸音也。凡定字韻。清聲當取于影母。濁聲當取于喻母。以此二母乃喉音。凡音皆出于喉而收于喉也。其說均有可采。故附著于此。以爲互證之資。

(未完)

學篇

○○漢代古文學辨誣

劉光漢

嗚乎。經學之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夫六經均先王舊典。先王用之以垂型。後儒賴之以考古。睹往軌而知來轍。舍此末由。然六經之所記者。事也。舍事則無以爲經。然記事之最詳者。莫若古文之經。如周官經。左氏傳。是也。書之稍完善者。亦莫若古文之經。如毛詩。是也。故近日欲考三代之史。書缺有間。而載于百家諸子者。又記載互歧。或言不雅馴。爲摭紳先生所難言。惟見于古文之經者。則大抵近于徵實。至近人創僞經之說。扶今文而抑古文。于漢代古文之經。均視爲劉歆之僞作。而後人人有疑經之心。於典章人物之確然可據者。亦視爲郢書燕說。吾恐此說一昌。則古文之經將廢。且非惟古文之經將廢已也。凡三代典章人物。載于古文經者。亦將因此而失傳。非惟經學之厄亦且中國史學之一大阨矣。故即今人之疑古文經者。陳其說而條辨之。以證古文經之非僞。

世有君子庶幾不爲謬言所奪乎。

一辨明漢代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

孔子以前久有六經。孔子之於六經也。述而不作。此固徵之古籍而可信者也。然三代之時。文字勒書于簡。畢有漆。其刀削之勞。鈔竹。匪易。傳播維艱。學術授受。多憑口耳之流傳。孔子之以六經教授也。大抵僅錄經文。以爲課本。而參考之語。銓釋之詞。則大抵以口耳相傳。而講演之時。或旁徵事實。以廣見聞。或判斷是非。以資尙論。或雜引他說。以證異同。弟子各記所聞。故所記互有詳略。或詳故事。或舉微言。詳于此者。略于彼。所記既有詳略。因之而即有異同。然溯厥源流。咸爲仲尼所口述。此春秋所由分爲三。詩經所由分爲四也。試考春秋分三家之源。蓋因春秋一書。有義有事。義有。儒傳說之。歧。由有古籍記載之。歧。孔子僅以經教授。而其事其義。均未及著之。竹帛。又孔子春秋成于獲麟之歲。下距孔子之卒歲。僅二周。故弟子之于春秋所得。亦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劉歆傳。謂歆以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漢書藝文志云。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谷梁赤爲春秋。又有齊人公羊高。援經作傳。由以上所言。觀之。則邱明之時。說春秋者。已各自不同。此由所聞有詳略。或以臆解。測經。邱明作傳。于孔子所講演之事。參考百二十國寶書。以傳示來世。然孔子所述之言。其有不關經旨者。則邱明多從缺。如而孔子之門人。或于邱明所記。而外間有所聞。或見他書所記之辭。與邱明異。亦以之互相教授。此公穀二家所由起也。故公羊說經。多用蓋字。以示傳疑。又公羊多引魯子。子沈子之說。穀梁多引沈子尸子之說。則所授不僅一師。成書亦非僅一時。况公羊傳由周至漢。始著竹帛。更閱五世。口授之語。豈無損益于其間。故知三

傳同出于孔子公穀二傳乃左傳之拾遺故其義有爲左傳所有者如五始之說是蓋因左氏未將此意筆于書故公羊補其缺有與左傳稍異者如左傳譏世爵而公羊則言譏世卿是蓋由所聞有同異故采異說以存疑是則春秋三傳其分歧始于漢初漢代以前同爲說春秋之書治春秋者或並治其書以同條共貫子夏者公羊穀梁之先師也而韓非子外儲說引子夏之言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子夏此言卽左傳弑君稱君君無道之旨言明主不能絕姦不得爲明主不得爲明主卽爲無道此與左傳之例互相證明足證子夏傳春秋未嘗與邱明立異且戰國之時荀卿兼通三傳劉向別錄叙左傳師承也謂邱明傳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著鈔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是荀卿傳左氏之學也故正名之旨本于左傳名不可假人王霸篇言公侯失道則幽本于左傳諸侯相執稱人之義而致士篇言賞僭刑濫則全引左氏之文皆卿通左傳之證

楊士勛穀梁疏云。穀梁亦授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授荀卿。卿傳魯人申公。是荀卿又傳穀梁之學也。故大略篇言誓誥不及五帝。言諸侯相見使仁。戶守均本于穀梁。而區分四民說土者。不壞太祖廟。均用穀梁之義。皆卿通穀梁之證。汪容甫先生作荀卿子通論。謂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以證荀子爲公羊之學。今觀王制篇言桓公劫于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事。悉合于公羊。此卿通公羊之證。荀卿以一人而兼通三傳。足證三傳之學同出一源。故荀子大略篇所言賻贈。佐生贈襚。送死則三傳之義均同。君道篇言君者善羣。卽春秋善衛人立晉之義。亦三傳之義相同。是三傳當戰國之時。所記有詳略。而其義不甚懸殊。故觀荀卿之兼通三傳。足證春秋先師于三傳。無所軒輊。非若後儒之執一廢百也。是漢代以前。春秋無今學古學之分。又如詩分四家。亦出于漢初。夫四家之說。自後世觀之。似各不同。然孔子之編詩。未嘗分爲數派也。大抵孔子編詩。只著經文于竹帛。而說詩釋詩之詞。則多憑口授。故弟子所聞各不同。夫所聞所以不同者。亦自不故。魏源詩古微。雖排斥毛詩。然其論四家異同之

故則確實可憑其言曰。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者引詩者之義也。卽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所自也。諷上而作。但漸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于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卽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朦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已詠人之法。而百世勸懲觀感興也。案卽魏氏之說。申之則古人之于詩。自作。者謂之作諷詠前人之詩。亦謂之作。故左傳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詩。此作詩。指廢詩言。與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之作字不同也。見政篇自作。者謂之賦。諷詠前人之詩。亦謂之賦。故左傳鄭七子賦詩。此賦詩。亦指廢詩言。與鄭人爲之賦。清人之賦字不同也。四家詩序。所以記載互歧者。非互歧也。以一指作詩之人言。而溯其起源。一指廢詩之人言。而指其作用。如關雎美后妃之德。作于文王時。毛詩與齊韓同。齊義見匡衡奏疏而魯詩復言其爲畢公作。蓋詩本文。王時代之詩。而畢公復誦其辭耳。商頌爲正考父作。以祀先王。見于毛詩及國語。而

韓詩復以那詩爲美襄公蓋詩本正考父所作而襄公之臣復誦其辭耳凡四家詩序不同之故皆可援此例以類推時代在後者爲誦若夫說詩之不同則左傳有云賦詩斷章孟子有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足證古人說詩均取古人之詩以寓己意不必泥于本詩之文亦不必泥于本詩之旨故說詩之語不同孔子以詩教授大抵作詩之人與廢詩之人並舉惟口耳相傳故後儒各記所聞互有詳略有記作詩之人而遺廢詩之人者有記廢詩之人而遺作詩之人者後世見其所記之不同遂疑其立說互歧由是四家各立派別然吾合四家之序觀之若韓詩序以常棣爲燕兄弟之詩伐木爲文王敬故之詩賓之初筵爲衛武悔過之詩抑爲衛武刺王室以自戒之詩雲漢爲宣王遭亂之詩均與毛詩相合齊詩說伐檀謂刺賢者不遇明王見張揖文選注魯詩流載駟以爲許穆夫人作亦與毛詩相符足證四家詩之同出一源也竊疑子夏傳詩所聞最博所傳之說亦最多凡作詩之人廢詩之事兼收並采今四家之詩雖有詳略然當子夏之時則合而未分觀毛詩大序爲子夏所作而唐

書亦載韓詩卜商序。夫以一人而序一書，無立義互歧之理。故知大序爲四家所同也。四家之序既同，則知四家之說在子夏時本同。列于一書，且非惟子夏之時惟然也。卽荀卿之時亦然。觀經典釋文叙錄引徐整說，謂毛詩爲荀子所傳。漢書楚元王傳復曰：浮邱伯傳詩于荀卿，則魯詩亦荀子所傳。又據韓詩外傳計引荀子之說十餘條，則卿又兼通韓詩。且荀子之說詩同於毛義者固多。如說卷耳殊於毛義者亦多。必係三家之說，故知荀卿之時四家之詩仍未分。說鳩是立其所以分立者，蓋由荀卿弟子所記，各有所偏。復各本其所記之詞，互相教授。由是詩經乃由合而分。故四家之中有同有異，其所以異者，乃記者詳此而略彼耳。非孔子刪詩之時卽分四派也。且春秋三傳詩經三家之同出一時，非惟可證之荀子，亦可證之於孟子。孟子一書論什一而籍論効死勿去論以小事大，又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於公羊。故近人以公羊微言多散見於孟子。然觀孟子言仕者世祿與古左氏卿大夫得世祿之義，合未嘗用公羊譏世卿之說也。又言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未嘗用公羊伯子男合爲一等之說也。

其對齊宣王也。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此即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之旨。則孟子曷嘗執公羊而廢左傳哉。又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鄭君詩譜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仲昆弟。學於孟子。而毛公維天之命。閔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又釋文叙文引徐整說。謂子夏以詩授高行子。高行子蓋卽高子。孟子告子篇既記高子說詩之詞。而絲衣小序小弁毛傳均用高子之說。則毛詩淵源多見於孟子。故孟子所作書如虞舜大孝。太王遷邠仕者。世祿以及引從事。獨賢論盛德。不爲衆引泄泄。猶杏沓均爲毛詩之古義。而毛公詩傳卽用孟子之文。此孟子通毛詩之證。及觀韓詩外傳引高子詩載馳之詩。于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其餘。引孟子之交者。尤不勝縷數。則孟子兼通韓詩。若就漢儒所分今古文言之。則毛詩爲古文。韓詩爲今文。左傳爲古文。公羊爲今文。使立義果歧。孟子何以兼通之乎。故知漢代以前。春秋詩經僅有一家之學。無古文今文之分也。若夫佚書佚禮。周官經則當周代之時。無所謂佚。亦無所謂潛行於民間。

佚書之文引於周代古籍者不下千百條必係漢代之古文尙書無疑故梅氏所呈之尙書可以謂之僞而孔安國所得之尙書不得謂之僞使書經欠二十八篇豈周人所引之書在二十八篇之外者均僞託之辭耶乃漢博士以今文尙書爲備何其陋也禮之有佚篇猶尙書之有佚篇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古禮經本有饗禮篇而今本無之非佚篇而何然在秦火以前則佚書與廿九篇並存佚禮與十七篇並存無所謂存佚也亦無所謂古文今文也至於周官經一書則春秋之時卿大夫多見其書故管子言五侯九伯與太宰所言設其監合梓慎言出火之期與宮正所言修火禁合申丰言出冰藏冰與凌人所言頒冰之制合史墨言五官之神與大宗伯所言五祀之典合凡左氏所言之禮均係周禮而所用周禮均據周官經卽荀子序官篇亦與周官之說合足證周官經爲周人共見之書非若漢初之時其書隱匿也故諸經之分今文古文分於西漢而非分於東周若據古文言之則漢儒所謂今文尙書三家詩公羊穀梁在秦篆未興以前其書亦皆古文也若據今文言之則左氏傳周

官經西漢之末未嘗不書以今文所謂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後之殊非以其義例亦有不同也詳見下文而今人以爲古文係孔子早年之學今文係孔子晚年之學今文言改制古文言從周立說本不相同一若今古文之分始於孔子然觀於荀孟之治經舉漢儒所謂今文古文者兼收並采則今文古文當周代之時未嘗剖分兩派彰彰明矣乃今人復以今經皆孔子所作古經多學古者潤色之詞傳今經者皆受業弟子傳古經者不盡受業今學出於春秋時古學出於列國時嗚乎何其附會而無據歟夫三傳之中左氏成書最早而公穀二家均晚出則古學出於春秋時而今學轉出於戰國班志謂齊魯韓詩多采雜說則古經多孔子所作而今經轉多學者潤色之辭而乃今人之說適與相反焉得謂爲持之有故乎况佚書與今文尙書本係一書佚禮與禮經亦本係一書豈一書之中本寓二派而當秦火之時一若有造物主宰其間使屬於此派者均存而屬於彼派者均亡耶亦可謂之附會也矣惟明於今古文同出一源則今人之謬說不擊而自破矣或者曰今古文既同出一源何以三

傳之經文。各自不同。四家之詩。其文亦不同。曰此義也。許君說文序已詳之矣。說文序謂列國之時。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各異章。則當時之國。不惟有特別之語言。亦且有特別之文字。既有特別之文字。而經書又以口耳相傳。有定音而無定字。故其著於竹帛也。字各不同。或代以方言之字。蓋以上古之時。字義皆起於字音。故音同而形不同者。其義均不甚相遠。故其用亦可相通。况中國文字。惟假借之用。不窮假借之字。不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也。亦有本有其字。臨文取用。或假他字代之者。釋文序引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趣於近之而已。蓋受之者。非一邦乙人。人由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斯遂生。凡古經文字之不同。皆由於此。而後人解之者。乃各望文生意。如魏曼多之作。魏多明係脫文。而公羊家因春秋有譏二名之例。遂疑曼多之作。多由於譏二名。譏二名本當從左氏說。而公羊家則開其說。而以訛傳訛。此望文生意者一也。君氏作尹氏。由於君尹古通。且係省文。而公穀因周有尹氏。遂以尹氏爲周卿。此望文生意者二也。三家之詩亦多類此。若明於古經本同一源。凡經文此本與他

本互歧者均由傳寫之訛。後人緣字生訓，又不見古本之文，故異說日多。然非孔子訂經之時，卽用兩說也。西漢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此固今日所可遙想而知者矣。

二論今古文之分僅以文字不同之故

今人之論今古文者，以爲今古文之異在於宗旨。其宗旨本分兩派，故立說多歧。不知獨體曰文，合體曰字。古代之所謂文，猶今日所謂字也。字有今古，故班志所謂古今文者，均指文字而言。今文者，書之用。漢代通行文字者也。古文者，書之用。古代文字者也。就漢志觀之，則經之立博士者，皆今文。以其便於民間誦習也。如易經有施孟梁邱京氏學，尚書有夏侯歐陽學，詩有齊魯韓三家禮有禮經禮記，及后蒼二戴之學，春秋有公羊穀梁二家。班志皆言其立於學宮。則其爲今文無疑。若古文則有二種：一爲秘府所藏之本，一爲民間私行之本。班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文校施孟梁邱輕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得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六
十篇。安國獻之。未立學宮。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脫簡甚多。文
字異者二百餘。脫字數十。又謂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孝經經文皆同。惟孔子壁
中古文爲異。又志中所載有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
六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其所謂古者均指文字而言。又許君
說文序有言。其僞易費舊作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
皆古文也。夫古文猶言古本。乃經之書以古字者也。即魯恭王所得張蒼所獻
之書。若五經異義一書。于博士之經。加以今字。以別於古文。故有今易。京孟說
有今尙書。夏侯歐陽說有今魯齊韓詩說有今春秋。公羊穀梁說有今戴禮說
有今孝經。今論語說。今學而外有古周禮說有古尙書說有古毛詩古左氏古
孝經說。夫異義所言今說古說猶言今文說古文說耳。不言文者省辭也。蓋今
文古文爲漢儒之恆言。猶今日所謂舊板書新板書也。說文序言孔子書六經
皆以古文。則秦代以前六經只有古文。無今文。漢代之所謂古文經乃秦代之

時未易古文爲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漢猶存。考史記秦本紀云。同一文字。說文序云。秦並天下。罷其本與秦文合者。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曰。秦撥去古文。蓋秦之所以撥去古文者。則以秦代書尙同文。古文之字。殊于秦代之字。卽所謂不與秦文相合者也。故爲秦廷所罷。秦既去古文。則博士所藏之經。必易古文爲秦文。而漢代通行之文字。卽秦代通行之文字。漢書藝文志云。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十六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當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八十九章。據此文觀之。則漢代通行之字。卽襲用秦書之舊。故漢初之傳經者。若伏生。

韓固韓嬰之流均易經文爲漢字以便民間之誦習厥後復得古文由是以民間誦習之經別稱爲今文以與古文區別其所以區別之由均以文字之殊異故劉向以古文校今文以證其訛文脫簡猶匠人之據宋板書籍以證坊本之訛耳故當時之有學識者均貴古文係記言總之不離於古文者近是說文序言合以古籀則以古文係舊時之本足以證今書之誤也或者曰如今古文之殊僅以文字何以說經者有今文古文二派而其說亦相懸殊乎曰此由所見之文不同援文生訓遂致所解之義不同耳昔歐州中古之時耶教經典皆用通行之文及路德起據經典古本之文以攻其謬由是教宗分新舊二派夫新教之別於舊教因所據之本不同致所解之義不同耳非耶蘇創教時卽含有新舊兩派之旨也豈得以後人解釋之歧遂疑創教時本分二派乎援此例以證今古文則今古文立說之歧由於後儒非孔子訂經之時卽含有古今兩派之旨也況今古文之說並非劃分兩派乎見下冊若謂今古文宗旨本殊豈可信歟

(未完)

學篇

○中國哲學起源考

(續二十三期)

劉光漢

一元二元之論雖各不同然咸屬於有元論與有元論相反者則為無元論儒

家貴有不貴無故所持之說一曰誠易曰閑邪存其誠大學言誠意中庸言存

證也誠訓為實則其說異於虛靈黃以周曰聖賢之學而誠明誠者實也惟其

明則誠矣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二曰積易言積善積不善又言善不積不

千古相傳之正旨確乎其不可易也集義故惠定宇周易積義為增則其說異

於寂滅易言易有太極未嘗言無極也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未嘗即天地

未有之前而追溯之也故又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均言萬物之次第而有也孟子言有諸己之謂信信與誠實義同惟其有故實

充其實則美大聖神可以循序而進此即誠字之義證明有字之義者也中

唐言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以天地之道爲博厚高明悠久。復歷舉天地山水以明萬物由積累而成。此卽以積字之義證明有字之義者也。故易道主於生生。此卽西儒所謂積極之論也。昔晉人祖尙玄虛。裴頠作崇有論以辨之。梁武帝問魏人李業興云。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此固。儒家相承之誼。足證儒家咸主有元論之說矣。或曰。六藝之書。儒家之語。咸言虛言不言無。虛字之義與誠字相違。則儒家非不言虛。靈不字之義與積字相違。則儒家非不言寂滅。無字之義與有字相對。則儒家非不主無元。不知論語言實。若虛易咸卦言君子以虛受人。皆謂虛其心以受物。非絕物而空之也。禮記祭義篇曰。孝子將祭。虛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所謂虛中者。卽敬以將事之謂也。荀子解蔽篇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有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滿也。又曰。不以所已臧否所將。是之謂虛。又曰。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是則所謂虛者。卽不以所實者自足而

益求其實則言虛仍以求實為主也故知儒家之所謂虛含有謙字之義者也
與虛靈之義不同詩言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中庸篇
引其文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本於古諺此言文王不導民以奢侈不威民
以嚴刑雖以無知無識之民均能各順其天則此所以形容文王之德也若論
語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特指視聽言動之非禮者言
之所以去惡非謂所聽言動之均可廢也故知儒家之所謂不含有禁止之義
者也與寂滅之義不同易言神无方易無體此指易道之變化而言即變動不
居之義且所言之無係抽象而非具體故仲言無方無體未嘗言無易無神又
繫辭言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所謂无思无爲者
即事無虛假之謂也車無虛假是之謂誠黃以周曰易謂善卦善卦无欲思爲寂
然不動而有感之即通其故此以易之
神言非言人心之本
體也其說亦可備考易又言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此言全理當前不待思索非言不思不慮以自靜其心也黃
周曰此謂聖人成人不分爾我往來之界何思乎其感何
感乎其不成同歸一致而已非言人心之本體其說似偏詩言上帝之載無聲

無臭。中庸引詩。稱爲至德。此言文王以誠化民。無聲臭之。可擬然。論語言堯之

爲君。民無能名也。無名。非老子所言之無名。無聲。亦非老子之聽而不聞。學故大

視不見聽不聞食且只言無聲無臭。未嘗言無載。若論語言無爲而治者。其舜

也。歟。吾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一節。互相證

明。蓋舜既得五臣使之分理國政而已。則恭己無爲。不必躬親政務。非謂遺事

絕物也。禮記孔子閒居篇以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爲三無。惠定字周

易。述據之以爲聖人。亦以無言道。不知此文當合孔子燕居篇觀之。所謂言而

履之。卽無體之禮。言升降酌獻以外。別有所爲禮也。所謂行而樂之。卽無聲之

樂。言鐘鼓管磬以外。別有所謂樂也。無服之喪。亦言喪禮之大。非僅喪服所能

該。非謂樂可廢。聲喪可廢。服也。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此言世人均泥禮樂之末節。忘製禮作樂之本源。與問居之旨相符。亦

非離事物而求空理也。要而論之。儒家之言。無非指銷極之意。言不以無爲禁

止之詞。必如無固無我無適無莫是卽以無爲簡約之詞。如無爲無是與道家之說

殊科。又无字。古與元通。說文无字下引王育說。天闕西北爲无。又引古文奇字曰。无通於元。就前說。觀之則无爲不足之詞。就後說。觀之則无爲事物未生以前之象。故道家之言无字也。約有二說。一曰有之先爲無。道德經曰。天下萬物生于有。道生于無。河上公注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也。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又道德經云。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爲本。淮南子說山訓云。有形出于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高誘注云。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此皆有生于無之說。既以有從無而生。則無先于有。故卽以無爲道本。管子四時篇云。道生天地。又形勢解曰。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內業篇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率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管子之說。蓋出于古道家言。所以申明無爲道體之說也。析而言之。約有數端。一曰無形。卽管子所謂虛而無形。謂之道也。選文

引注淮南子亦曰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惟無形故無聲色。即老子所謂視之不

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也。無色曰夷。無聲曰希。河上公注

說惟無聲色故無名。即老子所謂道常無名也。莊子天地篇亦曰太初有無無

有無名。呂覽大樂篇云道者至精也。不可以形。不可以名。蓋物者合形聲色三

者而成者也。今並形聲色三者而無之。則是並物且無。何有於名。故老子僅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鄭長者書亦曰體道無為無見。別志道家有此皆就事物

未有之前而追溯之也。故不言有而言無。此一派也。曰有之外為無。以有之

外為無者。蓋以道體無窮盡而無極之說。與先儒或說極為中。或訓極為至高

無上不知極也者。窮極之謂也。洪範言皇建其有極。有極者即有限止之謂也。

凡物莫不有界。界與極同。而有極與無極並言。始于佚周書命訓。解其言曰正

人莫若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正人無極則不信。有極者有盡

之詞也。無極者無盡之詞。而示人以不可測也。易言與時偕極乃言隨時立界也

于界限也。又言不知知亦言其昧無極二字與無邊際之說同。老子曰知雄守雌。復

于界限故易之言極均有界矣

歸于嬰兔。知白守黑。復歸于無極。朱子謂老子所言無極。乃無窮之義。黃東發謂老子無極二字。指茫無際極而言。可謂道老氏之旨矣。又管子云。慌慌乎若游于無極。莊子云。入無窮之門。而游無極之野。列子曰。無極之外。更無無極。其所謂無極。亦指無窮之義。言蓋道家之意。以爲道體不必附有物。物有形而道無形。有形者有界域。有起訖。無形者無界域。無起訖。若滯于有形者。言道則道字之義。日狹。惟于有形之外。別求道體。則道之體無窮。莊子論老子以本爲精。以末爲粗。末者有形之物也。本者無形之道也。又言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俱。以有積爲不足。卽求道不。僅以有形者爲限也。與神明俱。卽求道體于玄虛之義。莊子又曰。至大無外。謂之六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一由有限無限之說引伸。故道家所言方內方外。均指有極無極言也。持方內之說者爲儒家。持方外之說者爲道家。故儒家合事物以言道。而道家則合事物以言。道此又一派也。此二派者。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謂有生于無。驗之。甲物固莫不皆然。然有已。合于無之中。譬如鑽木得火。敲石得火。未敲木。鑽火復何有。既敲。既鑽。

火即呈形則火非生于無也未有之先其用已具是爲儲能惟其儲能于未有之先斯能效實于既有之後故物未呈形可以謂之無形不可謂之無物以物本具于有形之先物先而形後也謂有外爲無其說尤合于物理學蓋有居無中有該于無無爲具體有爲抽象試觀天地之元始造化之眞宰有形之外孰非無形之物有形則有盡有內有外無形則無盡有內無外然有形無形互相對待非無則有不呈如地球之外空氣流行布護六合上下四方莫知其極則無極爲氣而有形之物則爲質體有片無中是猶以芥爲舟浮于海洋耳故物理學家於物體下落之時驗其墜地之遲速體愈輕者度愈遲體愈重者度愈速則以空氣有軒舉萬物之能也則有形之外悉屬無形之物彰彰明矣佛言無量世界殆亦有見于此乎厥後漢宋諸儒不明儒道二家立說之殊乃舉道家所陳之二說移以釋經漢儒之說襲有生於無之說者也何休公羊隱元年解詁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說曰元者端也氣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慮之不聞又曰天渾沌無形

體厥後韓伯注易繫辭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劉巖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又
道絕天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謂之爲妙有者欲言則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
之妙欲言其無物申之而生則非無故言其有也孫氏又云忽即有而得玄注
云工以凡有皆以爲本無以有爲功將欲無必資于有故云即有而得
義最精則取道家有生于無之說以釋儒書若宋儒言先天亦漢儒太始太初
之變詞後天由先天而生即有生于無之義近儒以宋儒易圖出于道家非無
稽也而宋儒析理又襲行外爲無之說如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厥後朱陸二子
各執一詞夫周子之說本宋易四夫無極而太極豈以先有無極而後有太極
耶抑以無極即爲太極耶又言太極本無極豈以太極本于無極耶抑以太極
猶之無極耶朱子答陸子書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物之
根抵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爲萬物之根本又曰某謂周先生之
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
極即是有理據朱子所言觀之仍係有先爲無之說惟以太極指無中之有而
言則與老莊之說稍歧陸子答朱子書則以無極出于老子爲聖人之書所無

又以極爲中。朱子辨之。以極爲至極。謂太極之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故謂之極耳。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景響之可言。則是直以無極卽太極矣。蓋朱子此說。本于佛書。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之說。而小變其詞。亦與莊子齊是非之旨相近。惟學者不易察之耳。故朱子又曰。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無極而太極。猶言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又如曰無爲之爲。是朱子之釋無極。以爲無方。所無形象。本係有外。爲無之說。特又襲佛家之說。欲以有無爲一物耳。實則陸子之說出于儒家。而朱子之說出于老佛。此皆中國無元論發明之證也。

（未完）

○○漢代古文學辨誣

(續二十四期)

三論古經亡于秦火

劉光漢

古書之亡。非僅亡于秦火已也。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頌爵祿如之何。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又其對滕文公也。引詩兩我。

公田。遂及我私。謂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失戰國之時。古籍已。

多殘缺。故觀于孟子答北宮之問。可以知說經鮮參考之資。觀于孟子答滕文。

之問。又可知說經多揣測之辭。彼說詩說春秋者之互歧。孰非由于鮮參考之。

資乎。又孰非由于多揣測之辭乎。况秦之焚經。不僅從始皇始也。韓非子云。商。

君教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和氏篇○何義門云商鞅所焚是焚書始于商鞅。

姚姬傳洪稚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韓非亦云

群臣為學者可亡。亡微則秦之禁學。有由來矣。而今人乃謂秦代焚經。係劉歆。

之偽說。夫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紀。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

十日不燒。黔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李斯傳略同。並謂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論。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據史記所言。觀之。則民間之書未焚者。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舍此三類。僅博士有收藏之本耳。博士所藏而外。民間之書盡爲秦火所殘。故史記儒林傳云。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又曰。秦焚詩書。書散亡亦多。六國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夫六藝既從秦而缺。此尙書禮經之所由有佚篇也。書既從秦而散亡。此太誓所由得於河內也。書或藏於民家。此孔壁所由有古經也。若以史記之文爲劉歆所竄。則賈生過秦論有云。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豈亦劉歆所僞作耶。且史記儒林傳云。孝文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又云。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十數篇。獨得二十九篇。此尙書至秦而缺之證。又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時。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此禮經至秦而缺之證。六國表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夫春秋亦諸侯史記。

之一此春秋至秦而殘之證然今人言六經不亡於秦者所持厥有二說一曰秦代多儒生二曰書籍爲蕭何所收夫張蒼叔孫通均秦代之官職秦代之詩書藏於博士禁民間私閱未嘗禁官之私閱也若陳餘劉交申公伏生酈食其陸賈之通儒與或係在秦火以前至史記儒林傳言至于始皇儒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高帝圍魯魯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此指儒術而言非指儒學而言學與術不同學載於書術寓於器古代之治學也惟讀書必悉典冊讀書而外禮貴講習詩樂皆尙弦歌一則身體力行一則口耳相傳均不必憑之於典冊汪中講學曰義曰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傳曰宵雅正學干大得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誦必皆有言故於文皆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傅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謂群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觀於中諸儒所講誦講指習禮言誦指弦歌言故下文

又曰。漢興以後。諸儒乃得講習。大射鄉飲禮。孔子世家云。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誦禮鄉飲大射於其所。則講指習禮而言明矣。秦代之所焚者書也。所未焚者器也。書焚故儒學亦亡。器存故儒術亦存。觀孔甲抱禮器而歸。陳涉史記言漢興魯徐生善爲容。則魯中諸儒所習者。不過用禮器而習容儀已耳。若其書則固殘缺也。不得據此爲秦不焚書之證。至於蕭何收圖籍其說亦非。考史記蕭何傳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所。何獨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夫蕭何所藏之圖書。卽張蒼傳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之圖書也。圖猶周禮職方氏所掌之圖書。猶周禮小行人所獻之書。蕭傳以律令與圖書並言。張傳以計籍與圖書並言。則圖書卽有秦一代之版籍。故漢高祖得之。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見史記而今人以圖書卽六藝。豈可信乎。夫蕭何爲刀筆吏。固不知詩書爲何物。若高祖者。溺瀆生之儒冠。憎叔孫通之儒服。又言乃公。虜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則六藝之籍。雖藏於秦宮。必不爲漢軍所取。彰彰明矣。蓋漢兵入關。秦博士所藏之經。猶存而未亡。厥後

乃亡於項羽之火。史記曰：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
寶，燒宮室，皆已燒殘破。夫宮室既焚，則六經之藏於其
間者，亦必同歸於烏有。是民間所存之經，亡於秦火，而博士所存之經，又亡於
項羽之火也。經安得而不殘？書又安得而不缺乎？若謂六藝爲蕭何所藏，則史
記儒林傳又云：於是漢興，與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爲章程，叔孫通定朝
儀，則文學彬彬進，詩書往往聞出矣。是詩書之出，在蕭何次律令之後，則六藝
非藏于蕭何，使誰何果取六藝，則漢代應見六藝之全文，何以說書猶欲徵伏
生問禮，猶欲徵申公乎？則蕭何收典籍之說，不足信也。明矣。要而論之，秦代之
時，禁民間私習六藝，其藏于秘府者，亦大抵改古文爲秦文。故太史公自序言
秦撥去古文，而漢代之時，今文之經傳之者，尙多，而古文之經傳之者，尙少。見
冊卽此故也。若謂秦既焚書，何以至漢時而經復出，則試引近事以證之。昔乾
隆之間，焚毀禁書計千百種，民間藏之，以千。禁例然，故藏之家，亦奇之。其則有
藏匿其書，故至于近歲，禁書之亡者固多，而禁書之出者亦多。然皆殘缺不完。

之。秩。太。代。之。焚。經。猶。乾。隆。時。之。焚。書。也。禁。書。經。之。燬。而。存。猶。六。藝。之。燬。而。火。而。存。也。然。書。因。焚。燬。而。殘。猶。六。藝。之。經。六。火。而。殘。也。且。是。言。之。則。六。藝。之。燬。由。于。秦。代。之。焚。書。又。何。疑。乎。

四。辨。明。今。古。文。立。說。多。同。非。分。兩。派。

今。人。某。氏。謂。今。古。學。宗。旨。全。不。同。同。今。學。祖。孔。子。古。學。祖。周。公。今。學。以。士。制。為。主。古。學。以。周。禮。為。主。今。學。主。因。重。古。學。主。從。周。今。學。司。質。家。古。學。用。文。家。今。學。多。本。伊。尹。古。學。原。本。周。公。今。學。多。孔。子。晚。年。之。說。古。學。多。孔。子。壯。年。之。說。今。學。皆。孔。子。所。作。古。經。多。學。古。者。潤。色。史。册。又。謂。今。為。經。學。派。古。為。史。學。派。今。學。近。乎。下。古。學。師。乎。伯。今。學。意。主。敷。文。繁。古。學。意。主。守。時。制。並。以。大。小。戴。記。各。篇。首。今。有。古。王。制。諸。篇。為。今。學。玉。藻。諸。篇。為。古。學。亦。若。今。文。之。於。古。文。立。意。同。其。猶。明。三。朝。要。典。之。有。新。舊。者。然。鳴。乎。何。其。固。也。夫。戰。國。之。時。諸。儒。治。學。雜。取。今。古。已。見。而。西。漢。儒。生。之。說。經。以。古。文。之。經。參。以。今。文。之。說。以。今。文。之。經。參。以。古。文。之。說。尤。更。僕。難。終。見。後。至。于。東。漢。鄭。君。注。周。官。經。多。用。王。制。箋。毛。詩。多。用。三。家。

之說注古文尙書多用尙書歐陽氏說則今文之說未嘗不可注古文也何修
公羊解詁多本毛詩而徵引佚禮者尤多則古文之說未嘗不可注今文也漢
儒易言則分古今二學若冰炭之不相容或且五經異義一書於今文古文辨
之最嚴於先儒之說必著明某說爲今文家言某說爲古文家言今就其書所
引者觀之則今文之說同於古文而古文之說同於今文者計有九條五經異
義云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
禮說亦與之同夫韓詩之說今文家言也周禮之說古文家言也據異義之說
觀之則韓詩之說同於古周禮此古今文立說之相同者一也又五經異義云
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廟周成王廟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
隕其廟宗而不毀禮記檀弓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絕筆於此宗而不毀宗而
不毀者此韓詩之義夫古文尙書古文家言也公羊之說今文家言也據異義之
說觀之則公羊之說同於古文尙書此古今文立說之相同者二也五經異義
又云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禮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

為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以下三三二字外此句無義也。此句止言春秋左

氏說周家分夏殷二王之代。以上言其真常法舜之化。謂之三曰。其家而為

詩。丞用。離元。故治。其。樂。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其得門也。子曰。三皆所討。三

代。而已。而。元。左。氏。謂。言。大。在。於。之。語。之。知。言。也。云。其。之。此。言。也。據。其

義之說。說之則左氏之說同於經。詩之說此。之。又。立。說。之。相。同。者。三。也。五。經

異義。又云。妾母之子為君。得尊其母為夫人。不。亦。快。矣。幸。說。妾。子。立。為。君。母。得

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廟。下堂稱夫人。曾行國。則士庶起為入。言。其。亦。不

得稱夫人。孔廣林云。十四字當在此。不父。者。子。之。入。也。子。不。得。得。命。父。母。至

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

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

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尚書舜為天子。替股為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

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

夫公羊之說。今文家言也。左氏之說。古文家言也。據異義之說。觀之。則左氏之

說同於公羊而公羊之說轉異於穀梁亦足證今文家言此今古文立說之相同

者四也異義又云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案是年傳赴於隣國亦嘗稱薨經書

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

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慎謹案士虞禮云尸

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則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沒之辭也案士虞禮之

說今文家言也左氏之說古文家言也據異義之說觀之則禮經之說同于左

氏異于公羊此今古文立說之相同者五也異義又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

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

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嘉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慎謹案左氏

穀梁說以為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案穀梁之說今文家言也左

氏之說古文家言也據異義之說觀之則左氏之義同于穀梁而公羊之說轉

異于穀梁此今古文立說之相同者六也異義又云公羊說雨不克葬案宣八年

年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

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
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兩面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
說案公羊之說今文家言也左氏之說古文家言也今據異義之說觀之則公
羊之說同于左氏異于穀梁此今古文立說之相同者七也案論語此說亦爲
引此以證左氏之說則今
論語之說亦不殊於左氏異義又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
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慎案月令春
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案古文尚書古文家言也
月令今文家言也據異義之說觀之則月令之說同于古尚書此今古文立說
之相同者八也異義又云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
說麟是西方毛虫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
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案禮運之說今文家言也左氏之說古文家言也
據異義之說觀之則禮運之說同于左氏此今古文立說之相同者九也舉此
數端則今古文非謂分兩派彰彰明矣今人謂今古文宗旨互歧夫豈然哉